

第一章 蒙面玉姬怜收无名氏

时值隆冬，又下着毛毛细雨。虽是在江南地面，仍然冷得怕人。位处湖州西南数里的乾元古寺，平素香火甚盛，近日因天冷雨湿之故，寂静异常。到了中午时分，细雨中但见三骑缓缓驰来。驰到乾元古寺山门，马上的人纷纷下马。

这三人都戴着斗笠，其中两个年轻男子身上披着英雄学，都长得猿臂蜂腰，气宇轩昂。还有一人却是个女子，身上罩着雪白鹤毛斗篷，脚下登着纤小的鹿皮靴，踢蹬下马之时，动作虽是敏捷，但仍然优美动人。

他们把马系在山门外，脱掉斗篷挂在鞍上，这时可就见到那位姑娘敢情用一条雪白丝巾笼住云发，并且把面庞的下半截用丝巾围住，是以只见到她那双细长入鬓的翠眉和翦水双瞳，以及纤巧挺直的鼻子。但光是上半截面庞，已经美艳绝伦。

他们走入山门，沿着石板路进去，但见苍松古柏夹植两边。一旁还有水池假山，四周种有各式各样的花卉，浮动着一片幽雅情趣。

这一女二男经过一座小亭时，那个姑娘脚步微滞，向小事注视。那儿有一个蓬头垢面的人坐在亭边，上身靠着亭柱，双腿却伸出了亭外，因此被蒙蒙细雨打湿腿脚。

这人上边穿着一件破旧的老羊皮袄，下身的裤子甚为单薄，此时因被雨淋湿，都贴在腿上。脚下一对破鞋，显出十分落魄潦到的样子。

他的头虽是靠着亭柱仰起，但由于头发蓬散，面上污垢不堪，所以到底长相如何？谁也看不出来。

那姑娘右边的男子道：“这厮八成是个疯子，玉姬小姐请吧！”此人声音宏亮，虽是平常说话之声，却已震人耳膜。

另一个男子也接口道：“祈兄说得不错，玉姬小姐虽然天生一副菩萨心肠，但这么一个疯子却无法帮助！”他的话声柔和缓慢，与常人大不相同。

玉姬小姐点点头，轻叹一声，便举步当先向前走去。走了七八步之后，那个姓祈的男子突然碰一碰并肩而行的人，道：“辛兄瞧见没有？那厮一直没有睁开眼睛，倒像是病得没有一点气力！”

姓辛的男子道：“等会儿给他一点银子就是，不过一个疯子就算再活一百年，也没有一点意思，祈兄以为对也不对？”

正说之时，已到了大雄宝殿前面，那两个男子突然分开绕向殿后，刹时消失踪影。

那位玉姬小姐自个儿步入大殿之内，一直走到佛像的供桌旁边才停住脚步。

转瞬间寺中突然升起嘹亮的钟声，悠扬地响了五下。于是寺内四处出现了不少和尚，不久，大雄宝殿中聚集了八十余个僧人。这些僧人虽然都讶异地望着那遮住一半面孔的美女，但没有一人出声询问，很快就排列好，分为两边，当中留出—条道路。

片刻之后，四个身躯雄伟的和尚拥着一个年约五旬的僧人进来。他们在当中的通道走过时，两边的和尚们个个合十向他行礼。

那个年约五旬的僧人凝目望着玉姬小姐，面上流露出迷惑的神色。他

一举手，后面四个大和尚登时停步。只有他独自走到玉姬小姐面前，缓缓道：“本寺规矩是钟声五响，全寺僧侣均须集合在大殿中。但贫僧并无下令召集全寺僧侣，这五下钟声的由来，请问女檀秘可得知么？”

玉姬小姐的眼光一直瞧着每一个进殿来的僧人，此时突然答非所问地道：“全寺僧侣都聚集在此殿之中了？当真没有一个不到的么？”

后面那四名大和尚其中之一应声道：“禀告方丈大视、本寺大小僧侣，一共八十七人，全部到齐！”

玉姬小姐颌首道：“那么真对不起，我捐助本寺香油五十两，猜想我骚扰之罪！”她取出一张银票，递给面前那个僧人。

在当时五十两银子非同小可，但正因这笔银子数目巨大，更加令人感到惊诧不解。

那方丈大师并不伸手来接，道：“女檀樾只须说出原因，贫僧如若认为有理，便无须破费！”

玉姬小姐把银票放在供桌上，道：“对不起，我要走啦！”她果真举步走去。那方丈大师竟不移开身体，因此她只好停住脚步，不然可就撞到僧人身上。

那僧人双眉一挑，双目中射出光芒，冷冷道：“女檀技如不说出原因，贫僧决不闪开！”他说完这话，在他身后那些和尚突然纷纷移动，把当中的通路缩剩两尺宽；这一来她如果要冲过去的话，势须把那僧人推开，然后还得连闯四关。

她长眉一皱，样子却十分好看，道：“你们是出家人，脾气何必这么执拗？我可不想跟你们动手……”

那方丈大师突然仰天冷笑道：“女檀樾既敢来小寺生事，定然身负绝技，不把贫僧放在眼内！贫僧只想请教一句，女檀樾是冲着贫僧而来？抑是冲着贫僧师门金陵甘露寺而来？”

她摇一摇头，道：“都不是，好吧，我把原因告诉老师父你，但你听了之后可得让我出去！”她不等人家答话，又接着道：“我只是要看一看贯寺所有师父的面貌，实情如此，老师父让我走吧！”

那方丈大师愣了一下，道：“为什么要看本寺僧侣的面貌呢？”

玉姬小姐道：“对不起，我不能再奉告了！”

那方丈大师口中嘿嘿冷笑，眉头皱了又皱，总是想不出一道理，目光一掠，忽然有了主意，道：“就算你说的都是实情，那么女檀樾的面貌也让贫僧看一看如何？”

玉姬小姐眼中射出惊慌之色，连连道：“使不得，使不得……”僧人冷冷道：“为何看不得？”玉姬小姐定一定神，道：“真的不行，你看了之后，立刻就死！”那僧人冷笑道：“岂有此理？贫僧非看不可！”

那玉姬小姐双眉颦蹙，样子显得既美丽而又楚楚可怜，道：“老师父，请不要迫我，我……求求你……”她简直是向那住持僧人哀求起来。

那僧人似乎被她哀求打动，神色之间弛缓下来。但突然面色一冷，道：“不行，贫僧如果就此罢手，人家一定以为我乃是怕死之故！”

他迫前一步，又沉声道：“女檀松自己解开，抑是要贫僧出手强行揭开？”

玉姬小姐连忙道：“不要你出手，如果你一定要看，我自己动手就是！”她的话声之中，流露出惊慌之情，似乎生怕对方逞强动武！

那住持僧人大惑不解地凝视住她，他虽然已是出家人，心中没有情欲之急。可是这个神秘的女孩子实在是越看越美，因此对于她何以一定要遮住一半面庞之谜，怎样也猜想不出一点头绪。

他道：“女檀樾贵姓大名？是何人门下？”

王姬道：“我姓凌，名玉姬，谈不上是什么人的门下，这句话老师父你大概不相信！”

请问禅师法号？”

那僧人点头道：“不错，女擅秘的话难以置信，贫僧法海，系金陵甘露寺第六代弟子，现任乾元寺住持之职。女檀樾纵然不识得贫僧之名，大概总知道甘露寺这个地方吧？”

凌玉姬道：“甘露寺的鼎鼎大名，我当然知道。但法海大师你让我离开行不行呢？”

她的口气之中已表示不识得法海禅师的声名，同时提到“甘露寺”三字之时，虽然加上“鼎鼎大名”这一句，却显然是随口恭维之言，并无丝毫崇拜敬畏之意。

法海禅师因此心中大感不快，不过这凌王姬屡屡哀求，却又使他有意放弃看她全貌的企图。他沉吟一下，道：“贫僧请问一句，女檀樾才说，如果看了你的面貌，立刻就死这话可是当真？”他心中已经决定，假如她回答不是当真的话，就让她离开。只因她到底是个美貌女子，而他却是一个出家人，假如硬是迫她揭开面巾，到底不成礼统。

凌玉姬毫不犹豫，颌首道：“当然是真的，我从来都不骗人！”

法海禅师气往上冲，冷冷道：“这样说来，女檀樾苦苦哀求之意，竟是为了贫僧的性命着想了。”他故意讽刺她几句。

谁知凌玉姬居然点点头道：“禅师说得太对了，我就是这个意思……”

法海禅师登时怒形于色，疾跨一步，已迫到她身前三尺内，沉声喝道：“贫僧偏不怕死，非看不可！”伸手就向她面上抓去。

凌玉姬发急地道：“请不要这样……”话声中仅见她轻快得有如行云流水般绕到法海身后。她动作迅快绝伦，全殿僧人都看不清她怎会忽然就站在住持大师后面。

法海禅师疾然掉转身躯，目光锐利地凝视着这个奇怪的美女。

凌玉姬眼中流露出惊慌的光芒，道：“禅师不要动手，我……我让你看就是啦！”

法海禅师实在闹不清这个美女到底是真的惊慌呢，抑是故意戏弄他？是以并不置答。

凌玉姬颦敛黛眉，显出一副被迫无奈的样子，忽然间星眼中涌出两点泪光。低声缓慢地道：“我想杀死你，但你定要迫我这样做……”法海禅师冷冷道：“贫僧不相信列得这么容易！”凌玉姬含泪道：“那就请你搞起这丝巾吧！”

法海禅师暗中运功行气，护住全身要穴，然后伸出右手，小心翼翼地站住那条缠搭到她颈后的白丝巾，轻轻揭了开来。

全殿八十余名僧人都瞧见那美女的背影和住持大师的面孔，忽见那法海禅师露出十分惊讶迷惑的神情，伸出舌头舔一舔嘴唇。

突然间，法海禅师两眼一翻，咬牙闭嘴，向后便倒。全殿登时一阵大乱，那四名大和尚疾如星火般扑过去，两个看守住凌玉姬另外两人却俯身查

看法海大师。其中一个吸声大叫道：“师父已经归西啦！”

这一声嘶叫，立时把全殿的骚乱都压下去，那八十余名僧人全都鸦雀无声。

凌玉姬见那四名壮健僧人气势汹涌，她虽然早就已经掩住下半截面孔，可是那对葛水双眸之中，仍然把内心的惊慌凄楚表露无遗。

殿门外陡然出现两人，迅如飘风般急掠人来，转眼之间已超过众僧，纵落在凌玉姬身侧。这两人落地现身，原来是陪她入寺的那姓析和牲辛两男子。

姓析的男子洪亮地大喝一声，殿瓦为之震动，众僧但觉耳鼓嗡嗡而鸣。那姓辛的缓缓道：“哪一个不要命的就动手！”

他说话声虽然不高，但全殿近百名僧人无不听得清清楚楚，而且被这阵话声震得耳膜生疼。

那四名大和尚虽然知道这两人内力造诣不同凡响，能够惜声传力使屋瓦震动及令众人耳鼓生疼。但此时个个热血沸腾，仇恨填膺。四个人倏地分为两组，分袭析辛两人。

那四个大和尚身手不凡，拳掌上招奇力猛，而且奋身扑攻，一上手就把析辛两人迫退七八步之多。

那个姓辛的稳住阵脚之后，冷冷一笑，道：“析兄可要兄弟帮忙？”

姓析的男子洪声大笑，道：“辛兄自家多加保重，兄弟自会打发他们……”

这两人的对话不但针锋相对，甚且出手之时也似是在比赛武功。但见他们齐齐逞勇反击，迅发数招。只听两声惨叫起处，一边一个大和尚齐齐横飞开去，坠落在丈半以外的地上。

凌玉姬自他们现身后，就收敛了惊慌之色，但仍然悲哀地注视那法海禅师的尸体。

这时候被惨叫之声惊动，转目一瞥，急忙叫道：“他们都是甘露寺的僧人呢！”析辛两人听了这话齐齐长笑，那笑声都是表示不怕甘露寺的意思！

狂笑声中，那姓析的男子左掌划个圈子，右手一拳从圈中掏出，手法迅快绝伦。那大和尚既不能闪避，又不能招架，眼睁睁的让对方一拳打中心窝，登时口中狂喷鲜血，身躯飞坠于寻丈以外的地上。

同时之间，那姓辛的男子双手齐出，使出一招诡异招数，双掌忽拍忽拿，令人眼花缭乱。那个和他对敌的大和尚登时心神大乱，姓辛的男子底下突然飞起一脚，踢中胯下要害，当场惨叫一声，人也腾空飞起，跌坠九尺以外的地上。

这两个男子几乎是在同时之间先后结束了那四个大和尚的性命，看来似乎武功不分高下。

凌玉姬眼光扫过地上几具尸体，心想这些人刚才还是龙腾虎跃的活人，现在却都变成毫无知觉的死尸。心中突然一阵惨然，双眼泪水有如珍珠般直掉下来。

殿中八十余名僧人个个面色如土，脚下都是有退无进，不知不觉之间，腾出一大片空地。

姓析和姓辛两个男子威风凛凛地环视众僧一眼，姓析的洪声喝道：“你们哪一个去甘露寺报告的话，可说这五人乃被我析北海所杀，听见了没有？”

姓辛的男子立刻接口道：“析兄一个人出尽风头，未免太把兄弟冷落

了！”

祈北海洪声大笑道：“辛兄敢作敢为，胆力过人，竟不怕得罪金陵甘露寺，兄弟自然不敢掠美！”他转面又向殿中群僧道：“这一位是辛龙孙兄，我们都在江湖上走动，不愁找不到我们！”

全殿僧人噤若寒蝉，没有一人胆敢答腔。

那辛龙孙祈北海杀人之后，意气飞扬，忽见凌玉姬泪珠大滴大滴地掉下来，不觉迷惑愕地相顾一眼。辛龙孙道：“玉姬小姐何放这等伤心？”

凌玉姬翠眉微皱，长叹一声，道：“人死不能复生，事至如今，我也无须再责怪你们手底毒辣。不过听说甘露寺的能人甚多，我们还是赶快走吧？”

那祈北海辛龙孙两人虽然都露出不以为然之色，但似乎都不敢违拗她的话，默然跟着她走出大殿。

在蒙蒙细雨中，他们又经过那座小事，但见那个蓬头垢面的男子仍然闭目倚住而坐，动也不动。

他们已走过去四五步，祈北海突然想起来，探囊取出一锭银子，大约有三四两重，扬手抛在那男子身上。他出手豪阔，毫无吝惜之色。

那蓬首垢面的男子这时动弹一下，睁眼见到那锭银子数目不少，顺手放在口袋里，格日向那一女两男的背影望去。一望之下，这个毫无生气的男子眼中突然射出奇亮的光芒，蓦地跳起身，向那三人追去。

这时那辛龙孙和祈北海都抢先数步，准备出山门后好香凌玉姬解马取笠。那男子追到凌玉姬身后，陡然伸手搭住她的香肩，把她身躯扳转过来。

祈北海、辛龙孙听到凌玉姬惊叫之声，齐齐回顾。这两人动作迅快绝伦，目光到时，人也纵到那男子两边。

那男子瞧见凌玉姬半截面庞之后，眼中光亮早已消失，面目间又回复先前那等呆板和没有生气。

祈北海和辛龙孙一人扣住那男子一条手臂，暗运内力捏去。他们指上功夫非同小可，这一扣就算是铁石也得凹裂。那男子登时惨叫连声，疼得头颅直向后仰。一庭玉姬眼中泪痕未干，此时见了这种情形又例然动心，连忙道：“两位别这样，放了她行不行？”她的一声一笑，片言只语，俱蕴含着如水柔情，自然有一种令人不忍抗拒的力量。

祈北海和辛龙孙果然放开手，辛龙孙道：“这个疯子本该处死，若不是玉姬小姐吩咐，马上就要他的命！”

祈北海道：“不错，目下太便宜了他啦！”

凌玉姬望着那男子，柔声道：“你可是住在这里？”

那男子摇摇头，双目低垂，望着地上。

凌玉姬道：“你这样子会招凉生病的啊？你贵姓大名？是何处人氏？”

那男子仍然垂低眼睛，一言不发，只摇摇头算是回答。祈北海勃然大怒，扬手就给他一个大嘴巴子。他的手力何等雄浑，一掌过处，但听清脆一响，那男子身躯不由自主地旋了两圈。

辛龙孙好像不肯让那祈北海占一点便宜，突然一脚踢在那男子屁股上。那男子踉跄直掣出去，扑通一声，一交跌在七八步外的水池之内。

那水地并不深，只有四五尺水，那男子沉下之后，一会儿就站起来冒出水面，恰好高出池边两三尺。他似是被他水弄得眼睛作疼，所以不住用双手擦去面上的水珠，又拨起头发，压干发中的池水。

凌玉姬等三人但觉眼前一亮，原来这个蓬首垢面的男子一拨起头发，

抹净脸上污垢，居然变成一个唇红齿白，面如冠玉的美少年。看他的年纪，最多只有二十三、四岁。

由于这个变化太大，所以予人的印象特别深刻和有力。凌玉姬是以传惜起这个丰神俊逸的少年，竟然沦落到这种地步，不觉伸手摸出一张银票，走到地边，道：“这儿是一百两的票子，你拿了去就可以好好过日子啦……”

那男子站在水池内，缓缓抬起头来，看一看她手中那张银票，然后再把头抬高一点，望住她开口道：“承蒙姑娘矜怜，盛意心领就是，银票清收回去吧！”

他一开口又使凌玉姬大感震惊，只因这人不但谈吐典雅，而且态度从容大方，显然属于斯文一脉，必曾饱读诗书，绝不是疯癫之人。她惊奇地嗯了一声，道：“就算你不肯收下这一点银子，你也得赶快爬上来啊！是不是？”

那男子苦笑。下，又会低目光。凌玉姬柔声道：“快爬上来，我拉你一把……”祈北海、辛龙孙闻言一齐跃过来，一人揪住那男子一条手臂，一下就把他弄出池外。

辛龙孙沉声道：“你叫什么名字？快说！”祈北海接口道：“你识相的话趁早回答，不然的话，哼，哼……”

凌玉姬生怕他们又出手打他，甚至杀死他，忙道：“算了，算了，我们走吧！”那男子忽然自语道：“名字？我叫什么名字呢？”说时皱住眉头，当真是一派苦思冥索的样子。

这个沦落风尘的美少年在自言自语和寻思之时，表情都十分真挚，一望而知出自肺腑，绝无一丝半毫的虚伪。

凌玉姬等三人无不听人耳中，那祈北海和辛龙孙两人都讶惑地瞪住那个美少年，眼珠不住转动，显然都在推索内情。只有凌玉姬默然摇头叹息，说了一声：“我们走吧！”转身当先向山门外走去。

辛祈两人连忙赶出去，分别上马，不久就回到城内一家最大的客店福升老店。他们早已定下三间上房，凌玉姬在居中的一间，祈北海在左边，辛龙孙是右边的一间。

辛祈两人把凌玉姬送回客店之后，两人匆匆再次出去，不过却是分头而走。

直到回来，一齐走入凌玉姬房中。凌玉姬瞧瞧他们的面色，就失望地叹口气，道：“今日又白白使两位辛苦了！”

祈北海道：“抱歉得很，我虽然踏遍半城客店，细细访寻，却毫无消息！”

辛龙孙道：“玉姬小姐不可过于焦虑，这湖州府不过是第三个地方，并非最后一次，何须失望？照我们这个办法严密搜查，天下虽大，总有一日可以踏遍。除非那人已经不在世上，不然的话，辛龙孙担保给你找到！”

祈北海接口道：“我祈北海拼着一生不干别的事，也要陪着小姐继续搜寻……”

凌玉姬听了这些话，细细想了一阵，眉黛稍费，道：“两位这样帮忙，日后不知如何报答才好，不过我忽然想到，你们这次抛乡别井踏入江湖之中，为的是要在武林中奋发争雄，如果为我误了前途，实在令我难以安心……”

辛祈两人异口同声说“不要紧”，那辛龙孙似是擅于窃伺颜色，立即改变话题道：“今日上午在乾元古寺殿外那个男子，起初说话之时不似疯子，但后来忽然变得迷迷们俩，竟又和疯子一般，想起来真令人感到奇怪！”

祈北海道：“是啊，这厮看上去虽似快要死掉的人，但倒也十分捱得住”

揍……”

凌玉姬道：“我自幼略曾涉猎过医术之道，看他的神情言语，似是患了健忘症。因此他连自家姓名都记不起来！”

辛祈两人听了恍然大悟，辛龙孙道：“原来他什么事都记不起来，怪不得他跌落地中之后，忘了爬出来！”

祈北海道：“一个人到了这等地步，生不如死，早知道我给他一下重的，教他早点脱离苦海！”

凌玉姬道：“他还有得医治，不过也许医好之后比现在还要痛苦！大儿患上此症的人，有些是脑袋震荡过甚，有些却是受到极大的刺激而致！假如他属于后者，一旦恢复记忆，岂不更感痛苦！”

辛龙孙道：“这话大有道理，那么说到最后，教他毫无痛苦地死掉也是对的啦！”

凌玉姬翠眉轻蹙，道：“你们两位老是提到杀人之事，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是生性残酷嗜杀的人！唉，今日在乾元古寺大殿上那一场情景，我此生此世都不会忘记！”说到这里，美眸中已涌现出泪光。

祈辛两人都不知说什么话才好，隔了一阵，凌玉姬幽幽叹息一声，道：“今日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杀人，这滋味真难受，假如那法海禅师不是出家人，家中还有妻子儿女，杀死了他真不知怎么办？”

房中的三人沉默了一会儿，祈北海突然道：“以前我本来不相信小姐所说凡是揭开你面上丝巾的人立刻就死的话，但从今日之事看来，却不能不信了！”

辛龙孙接口道：“我也有此同感！尤其是那法海禅师乃是甘露寺派出来独当一面的人，武功定然相当高强，却也在眨眼之间便自倒毙，实在教人无法不信小姐的话！”

祈北海道：“玉姬小姐既然不肯示知不许窃看全貌的原因，可否惠告如何杀死那个和尚之法？”

辛龙孙接着道：“祈兄的话正是我心中的疑团，我们分明见到小姐你手不抬身不动，法海和尚就自行倒毙。而他尸身之上也没有一点伤痕……”

两个人瞪大眼睛，等那凌玉姬回答。凌玉姬转眼瞧瞧他们，忽又移开，黯然道：“我本来一直以为你们到后面敲钟，所以来不及赶回来制止那法海禅师的行为，谁知你们都在外面偷看！这样说来，你们不能算是好人……”

她说到这里，忽然情绪激动起来，提高声音急促地道：“你们迫我杀人，我再也不要看见你们啦！”

祈北海和辛龙孙都显得垂头丧气，又见她十分激动不安，只好悄然退出房外。

翌日，凌玉姬却命茶房去把他们叫到房中，一同商量下一站该如何走法，祈辛两人言炎之中可不敢再提起乾元古寺之事，当下商量定向嘉兴进发。

凌玉姬坚要由她付帐，赏银一给就是四两之多。祈辛两人在这数日来虽然见惯了她出手豪阔，但每一次见时仍不免为之惊讶震动。

三人走出店门外，正要上马，辛龙孙忽地沉声道：“那个小子在那边鬼祟祟的不知有何打算？”

凌玉姬抬目望去，但见一个穿着旧长袍的青年男子站在大街对面转角之处。正是那个潦倒不堪的美少年。这刻他虽然不算齐整，但比起昨日污垢破烂的样子已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更令人觉得他丰神俊逸，宛如玉树临风。

她想了一想，道：“这人不似是低三下四出身的人，今日沦落到这等地步，实在可怜。我很想设法子把他医好。”

祈北海怀疑地道：“你有把握医得好他么？”

辛龙孙道：“王姬小姐如果想试一试，不妨叫他一道走！”

祈北海听辛龙孙这等说法，连忙改变口风，道：“我早有此意，却怕玉姬小姐不愿意被此人阻滞了行程！”

凌玉姬道：“我们反正不是赶路，既然两位都同意共襄善举，等我自己去问一问他……”

她走过去，向那俊美男子柔声道：“请问你已经把名字想出来了没有？”

那美少年垂下目光，轻轻道：“我一直都没有去想过！”凌玉姬微微一怔，又问道：“你可是知道我们住在此店？这么早到这儿来有什么事呢？”

这个落魄的美少年神情一片萧索，似乎不大愿意跟她说话。对于她的问话，只摇了摇头，算是回答。

这一来凌玉姬可就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她本是一片好心想替他医治健忘症，哪地知对方冷冷淡淡的，直是拒人于千里之外。于是，她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自我解嘲地笑道：“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只好随你去吧！”

她转身横过街道，那个奇怪的年轻人突然间眼中发亮，痴痴地瞧住她的背影。

凌玉姬等三人上马向东面缓缓驰去，出东门走了数里来路，祈北海和辛龙孙一起哼哈作声，凌玉姬回头望去，只见他们已勒住跨下骏马。她再向后面瞧去，但见那个奇怪的年轻人站在数丈外的大路旁边。

祈辛两人不约而同地甩蹬下马，齐齐向那年轻人走去。凌玉姬远远望着，只见那年轻人虽然瞧见祈辛两人汹汹来势，但面上竟没有一丝畏惧之色，不过也不是从容应战的神态，而是一派漠然无动于衷的神情。这一下倒是大大出乎祈辛两人以及凌玉姬的意料之外。因此祈辛两人迫到那年轻人身前，却都没有出手攻击。

祈北海皱皱眉头，突然道：“喂，我们给你的银子呢？”那年轻人想了一想，谈谈道：“都花掉啦！”

辛龙孙口中“啧啧”连声，大表惊讶道：“你的本领倒是不小，一百零三两银子在普通人已经是个小财主啦，你有什么本领一夜之间花光？我倒要请教一下！”

年轻人缓缓道：“昨天下午我吃了一碗面，又买了身上这件皮袍……”

祈北海不觉提高声音，道：“那样要不了半两银子，但你只换来这么多东西么？”他的声音本来十分洪亮，这一放大嗓子，连数丈外的凌玉姬也听得一清二楚。

辛龙孙也忍不住骂道：“真是混帐东西，你以为日后还有这种发财机会？”这祈辛两人虽然是浪迹江湖的武林人物，一向视钱财如粪土，但像那年轻人这等花钱法子，当真是闻所未闻。是以不禁大为生气。

那年轻人一任他们光火责骂，面色丝毫不变，仍然是一片落寞萧索的神情。祈辛两人得不到任何反应，因此发作不出来，那辛龙孙鼻子中连连发出哼哼哈哈之声，祈北海却连骂数声“疯子”。

之后，辛龙孙突然又问道：“你跟着我们干吗？”那年轻人淡然道：“那

我回转头就是……”辛龙孙登时大为冒火，扬手就是一个嘴巴子，脆响一声，那年轻人跌倒在尘埃中。却见他缓缓爬起身，不但毫无反抗之意，甚且没有一点温怒之色。

这种人当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是以折辛两人虽然见多识广，此刻也不禁微征，一时难以决定是过去再给他几个嘴巴？抑是不再加以理会。

蹄声响处，凌玉姬已纵马驰到，道：“你们何必再折磨他？他已经不是正常的人，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辛龙孙颌首道：“这一回我真相信啦！”

凌玉姬下马走到那年轻人跟前，道：“他们刚才还不相信你患上了健忘症，所以那样对付你，你千万别放在心上！”

那年轻人漠然地笑一下，道：“没有关系！”

凌玉姬道：“你虽是记不起从前的事，但现在的状况却像常人一般，这倒是很奇怪的现象！”

祈北海插嘴道：“这有什么奇怪的呢？”凌玉姬道：“试想他既然和常人一样，自是具有喜怒哀乐之情。可是他却没有一点火气，岂不奇怪？”

辛龙孙道：“也许他单单就是不会发怒。”

凌玉姬道：“我却觉得他不是不会发怒，而是对世事淡漠到了极点，所以懒得发怒！”

不信可以问问他自己！”

祈北海向那年轻人喂了一声，道：“你怎么说？”年轻人点点头，道：“这位姑娘说对了！”

辛龙孙当真不信，迫近去骄指如戟，指住他胸前紫宫穴冷冷道：“我的手指戳下去，你立刻就死，现在我且问你，是否连死也懒得怕？”

祈北海道：“你用的点穴手法，他哪里识得厉害？”

那年轻人苦笑一下，缓缓道：“实不相瞒，我有时也会提起劲，并非永远这个样子，不过现在却好像连死也懒得害怕，我晓得你所点的是人身十二大穴之一的紫宫穴，点中非死不可……”

他随口就说出属于奥秘武学的点穴法中一处死穴之名，这一下连凌玉姬也瞪大眼睛，惊讶不已！

辛龙孙怔了一下，怒道：“你这种阴阳怪气的人，我真想再给你几个大嘴巴！”

祈北海道：“这厮可不简单，竟然是武林中人，怪不得熬得住我们的拳打脚踢，并且显然功力相当深厚，要不然就算不死在我们手下，昨天也得冷死啦！”

凌玉姬温柔地道：“请问你怎会记得那穴道名称呢？”

他不经思索地应道：“我时常偷偷地走入乾元寺的藏经阁中看书，其中有些书是关于武功的，有一本叫做点穴秘诀，我看了之后不知不觉就记住啦！”

凌玉姬道：“原来如此，关于你失去记忆之症，我因自幼涉猎过医术，并懂得针灸之法，或者可以为你治愈，你跟我们一道去，到嘉兴以后再动手！”

祈辛两人听了都想出言阻止，谁知那年轻人已经道：“谢谢小姐这番美意，不过我却觉得此事不关重要，我还是回到乾元寺去……”

祈北海本来不赞成凌玉姬为他医治之举，但一听到那厮竟敢不接受凌玉姬的好意，忽然大怒，厉声道：“你这厮简直不识抬举，当真想找死是也”

不是？”

辛龙孙冷冷地道：“你不跟我们走也不行，祈兄，把他架走如何？”

当下三人分别上马，辛龙孙摘下鞍边丝鞭，扬手一挥，丝鞭末梢缠绕住那年轻人的脖子，就当如牲口一般拉着进发。

凌玉姬本来想劝，后来见他非拉不走，便不言语。那辛龙孙和折北海两人轮流拉走，直到下午时分，他才肯自动跟着走。晚上他们便到达嘉兴。

四人入城后，凌玉姬首先替那落魄的年轻人购置了一批衣服，里外俱全，还有鞋袜等物。

祈北海和辛龙孙表面上虽然没有什么，但内心中都妒嫉之极。却因那年轻人并非正常之人，是以不便发作。

投店之后，各据一房。晚饭后凌玉姬迫着那年轻人洗澡换衣。祈辛两人不但无法反对，还要替凌玉姬监视，硬要他换上新买的衣服，然后两人架住他一同走进凌玉姬的房间。凌玉姬抬目看时，只见那个没有名字的年轻人已换上一袭淡青色长袍，头脸全都梳洗过，显得唇红齿白，俊逸风流，当真是人间罕睹的英少年。

祈北海抱怨道：“这厮太别扭啦，依我的性子早就把他挨个半死！”

辛龙孙这时竟和祈北海站在同一阵线，接口道：“兄弟也有同感！这厮被我们担着洗澡换衣之后，竟不肯到这边来，真教人伤透脑筋，最后只好硬架了来！”

凌玉姬啊了一声，不安地道：“我倒没有想到你不愿意到我房中，若是早点晓得，就不会让他们两位勉强你了！”

那年轻人轻轻叹口气，在角落的椅子坐下。

祈北海道：“关于这厮还有一件讨厌之事，那就是他连个名字都没有，太不方便了！”

辛龙孙眼珠一转，突然笑道：“这一点兄弟倒有办法，那便是我们替他暂时起一个好了！叫他做无名氏如何？”

凌玉姬大为赞成，道：“好极了，我们暂时叫他做无名氏……你自家可愿意么？”

那年轻人面上仍然一片淡漠萧索，似是对于人生一切事情都不感丝毫兴趣。这时既不赞成也不反对。

祈北海见那辛龙孙的主意大受凌玉姬赞美，甚感懊恼，连忙也动脑筋想别的主意。

辛龙孙扬扬得意，向那年轻人叫道：“无名氏，你到底是哪儿人？为何忽然记不起从前之事？”那无名氏应道：“我也不晓得……”

祈北海突然洪声道：“玉姬小姐不是说过要替他医治么？是否现在就动手？”

凌玉姬笑一下，道：“幸亏你提一提，不然我几乎忘掉此事……”祈北海登时也大为得意，却听凌玉姬又道：“哦刚才想了一想，关于医治之举，须俟数日之后方可着手。”

这几天等我观察一下，方敢对症下药！”

他们开始移转话题，谈了一些别的闲话。这时那无名氏靠在墙角，双目半瞑，似乎已经睡着。祈北海和辛龙孙两人一直暗暗对他注意，见他的确对一切都十分冷淡，从不看那凌玉姬一眼，因而渐感放心，都泛起这无名氏只是一件东西而不是有血有肉的活人的感觉。

不知不觉已到了亥时，那析辛两人各自夸说自己的英雄事迹、谈兴正浓，凌玉姬忽然起身道：“对不起，现在已经夜深，我们明天再谈好么？”

祈北海浓眉一蹙，道：“目下才不过亥时，哪能说是夜深？再谈一会儿如何？”

辛龙孙接口道：“玉姬小姐每晚都撵我们离开，其实我们武林中人，浪迹天下，何须拘泥小节，只要尚有余兴，大可通宵剧谈，祈兄以为对也不对？”

祈北海道：“对。对，玉姬小姐虽是平生第一次踏入江湖，但在外边总不比家中那等拘礼，再说我们只要心中磊落光明，不须理会别人闲话。”

凌玉姬并不反驳，只是坚持道：“对不起，实在太晚了，明日再谈吧！”

辛祈两人毫无办法，只好起身告辞。顺便把木头人似的无名氏架回他的房间。

翌日早晨，祈北海和辛龙孙一齐出门。照例他们一出店门就分道扬镳，这一回却没有立刻分手，辛龙孙首先道：“请问祈兄今日是否还像过去数日一样，我负责东南一带，你负责西北一带的所有客店，仍然详细查询一个化名为皮水灵的老头子的下落！”

祈北海自嘲地笑道：“辛兄问得好，兄弟正想请教此事呢！老实说我每日都到大小各种客店去查问，心中顿得要死！每一回总是那么一套先塞给那掌柜的一块银子，然后对那厮说：贵店可有过一位皮水灵老客人投宿过？这位老客人一头银丝白发，身材高大，左颊上有一颗比拇指还大一点的朱砂病

辛龙孙接口道：“小的已查过最近几个月的客人名册，没有这位皮水灵老客人，小的也从未见过，真对不起……”他说罢晒然一笑，又道：“兄弟何尝不是烦透了，但你我都是一样，以前既是答允过管她访查，却又不便反悔离开她……”

祈北海寻思一下，道：“说起来我真不知为何会慨然答允为她效劳，事实上我连她的全貌也没有见过一眼！”

辛龙孙道：“谁不是这样，兄弟时时刻刻总在猜想她面孔下面的一截到底有什么秘密？老实说光是看她上半截容貌，可以当得上‘艳绝人寰’四字……”

祈北海道：“兄弟对于她下半截面孔也是朝思夕想，总猜不透有什么秘密非遮住不可，甚至不惜用怪邪手法杀死窥见全貌之人……”

辛龙孙沉吟道：“那法海禅师不是等闲之辈居然在眨眼间就倒毙地上，身上毫无伤痕，这等事情当真是闻所未闻，祈兄称之为‘怪邪手法’倒也很对，以折兄高见她会不会是因为嘴巴丑恶惊人，所以才遮掩住？又怕别人传扬出去，所以用邪法杀死窥见的人？”

祈北海搔搔头皮，想了一阵，道：“这个自然有此可能！不过看见她上半截面孔之后就令人无法相信她下半截会长得丑恶，而且她心地善良，感情丰富，瞧见猫狗冻饿也会侧然落泪，又怎会为人不让别人传扬出她面上秘密而杀人呢？”

辛龙孙见他说得慎重，因而未敢立即答复，深思片刻之后才道：“目前还不至于达到这等急不可待的地步，但总有一日会性起逼她说出来，如果她不说的话，那就对不起，我亲手揭开那条丝巾瞧瞧……”

祈北海苦笑一下，道：“到时务请辛兄通知兄弟一声，但目下我们还是分头办事吧！”

这里两人分头自去，那边客店中凌玉姬已走到无名氏房门，轻扣数下，

道：“我可以进来么？”侧耳听时，房内毫无声息动静。

凌玉姬暗暗感到不妙，但仍然不肯立刻推门，再轻扣数下，唤了几声。最后，她终于自行推开房门。

但见房中圆无人影，凌玉姬吃一惊，急急奔出店门之外，但这时辛龙孙和折北海都分头去了。她张望一下，不见人影，当下忖道：“李龙孙、折北海他们两位早有不满我携带无名氏同行之意，因此无名氏失踪之事，就算告诉他们，料他们也不肯真正为我找寻。看来不如我自己出去找一找，也许能够碰上……”

主意一决，便命店伙备马，登上马背之后，想到无名氏自家说过要回到乾元寺去，因此纵马向西走。

不一会儿已出了西城，街道上均没有发现那无名氏的踪迹，因想那无名氏如果从此处出城的话，大路边的小店中人一定瞧见。所以下马到路边一家小吃食店向那掌柜询问道：“请问大掌柜可曾瞧见一个长得很俊的年轻男子，身穿淡青长袍，步行着出城？”

那小店中有不少客人，一见她进来，个个都眼睛发直地瞧着她。她莺声方歇，一个身量高大的汉子站了起身，大声道：“小娘子怎的大清早就找小白脸啦？”

此言一出，店中尽是一片笑声。那掌柜的为人倒甚和气，低低道：“姑娘快请吧，我可没有留意过往的人！”

凌玉姬泛起两颊红晕，却益发显得娇艳。她涉世不深，所以询问人家时没有斟酌过字眼，原也怪不得那些男人们调侃取笑。因此她没有着恼，只感到十分窘，忙忙转身走出这间小店。

外面的冷风一吹，玉颊上的红晕稍褪，她也稍感平静，牵着马走开数步，正要认楼上马，忽然一阵步声传来，跟着已有四五个汉子包围住她。

她认得其中的一个正是方才出言调笑她的高大汉子，劳心不禁扑通扑通地大跳特跳，不敢再看他们，忙又牵马走开。刚一举步，突然玉手觉得被人捏住，匆匆扬目一瞥，敢情就是那个高大汉子所为。

她还未有所反应，那高大汉子已经道：“小娘子不要骇着，我们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官道上面调戏良家妇女……”

这话说得人情入理，因此凌玉姬果然胆子壮了不少。那高大汉子笑了一声，又道：“不过我们这些吃闲饭的人，自然要管一管闲事！小娘子你且告诉我们，要找的人叫什么名字，和你是什么关系？”

那高大汉子说到后来，已把捏住她玉掌的手移开，因此凌玉姬竟然相信他们果真是管闲事的人，所以会自告奋勇要替她打听。不过他所提的问题却使她无从答复，呐呐道：“……她……船有名字，就叫做无名氏……”

那些汉子听了都发出哄笑声，那高大汉子忍住笑问道：“你这话可怪不得我的弟兄们哄笑，你想想是也不是，现在就算他叫做无名氏，那么他和小娘子有什么关系呢？”

凌玉姬长眉轻颦，表情美丽之极，把那一干汉子都看得呆了。她缓缓道：“没有什么关系！”

那高大汉子打个哈哈，道：“这话好生令人不解，你既然要找他，总得有点关系啊，譬如说是你的丈夫……”

凌玉姬连忙摇头，他接着道：“兄弟？”她又摇头，他道：“亲戚？”她仍然摇头。

那高大汉子一口气问下去，不但朋友、世交等都问了，连师长、学生、主人、仆人甚至仇人等所有的关系都列举出来。可是事实上根本没有这种关系，故此凌玉姬一直摇头。

这一来不但那高大汉子问得心头火冒，凌玉姬她也摇头摇得颈子也发酸了。

旁边一个汉子忍不住怒骂一声，道：“什么关系都不是，莫不成是你的父亲？儿子？或是姘夫？”

这些话本来难堪之极，但凌玉姬自家也为了对方白白花了许多心力还问不出一点头绪而觉得怪抱歉的，所以并不生气，仍然认真地否认了。

那高大汉子双手一摊，道：“好吧，小娘子你自己说，但一定得给我说出个道理来！”刚才骂她的汉子又接口骂道：“这个屁道理，去他娘的……”

那高大汉子怒哼一声，突然转身一拳迅击在那人面上，只打得那人直掬出五六步之外，昏死地上。

凌玉姬立刻觉得这一千人都十分凶恶似的，眼中不禁露出惧怕之色。那高大汉子道：“你说吧，什么关系？”

她吨呐道：“我们是在路上碰着，因见他有病，想替他医治，就是这种关系。”

那几个汉子全都仰天狂笑起来，有人甚至抱住肚子，笑得前仰后合。只有那高大汉子面色铁青，狠狠地瞪着凌玉姬。凌玉姬看见他的面色便感到害怕，面上不禁流露出畏惧之容。可是后来见到其他那些捧腹狂笑的汉子们，又觉得这事确实可笑，于是微微眯眼而笑。

那高大汉子冷冷道：“我镇山虎李强一生走南闯北，见过无数人物，想不到今日却被你这小媳妇作弄，哼，拿开面纱，待我瞧清楚你的样子，然后好好收拾你……”

他火气越说越大，突然一拳打在那匹马的头上，那马急嘶一声，登时跌倒地上，一时爬不起来。

凌玉姬大为着急，连忙要拉那马站起身，那镇山虎李强左手五指如钩，抓住她的手臂，右手便去揭她的遮面丝巾。这刻因那马倒下时把旁边的汉子都撞开，是以没有一人在侧。凌玉姬连声“不要”中，面上丝巾已被那高大汉子拉掉。

却见他双目猛一发直，伸出舌头砸舔一下嘴唇，突然双眼一翻，嘴唇紧闭，高大的身躯向后便倒。凌玉姬连忙取巾掩面，拉起马匹，纵上去疾驰入城。

她急急驰回客店，下马时，一个店伙上来接过缓绳，满脸含笑道：“刚刚有客人来访姑娘哩！”

凌玉姬心中一震，慌道：“有客人？是谁？姓析和牲辛两位已经回来没有？”

店伙道：“析辛两位大爷还没有回来，来访姑娘的客人是本省最大的三义镖局一位贾全镖头，带着两个伙计，听说是老东家们要请姑娘赴宴呢！”

凌玉姬本是个聪明姑娘，听了这话，已付出这些客人绝对不是城外那一伙人的党羽，因此心中一块大石放了下來。不过她却想不透为何本省最大的镖局的老东家们要请自己赴宴？

她一直走入那座跨院中，只见一个矮小精悍的汉子站在院 t i，让她进去之后，却拦住那店伙，问明就是他们要找的女客之后，便命店伙退下。

院内另外有个中等身量紫面膛的中年汉子，这人上前向凌玉姬拱手行礼道：“凌姑娘你好，敝东家特派在下来接姑娘，祈北海、辛龙孙两位已经被请去了！”

凌玉姬颌首道：“原来他们已经在那边，尊驾大概就是贾镖头了？”

那紫面膛的汉子道：“在下姓郭，贾镖头因见姑娘不在，是以赶紧出去找寻姑娘……”

凌玉姬因刚刚杀死一个人，心中情绪震荡不安，实在不想去，便婉言拒绝。但那姓郭的汉子和院门站着姓冯的矮小汉子卑词坚请，使她感到难以回绝。转念一想，关于杀人之事，也得早点告诉辛祈两人，于是便跟了他们出去。店外已备有一辆华丽的马车。

她上了车后，那两名精悍的汉子便登上车辕，驱车疾驰而去。

马车刚刚驶了十来文，忽然有个劲装大汉跃上辕边，与那姓郭的汉子说了几句话，姓郭的汉子便和他一道跳下马车，那汉子扬长自去，姓郭的却贴着马车放步疾奔，一面把帘子放下来。

凌玉姬道：“不要放下帘子，我顺便找一个人！”

姓郭的汉子道：“姑娘可在帝缝中向外面瞧着，在下是怕公人们瞧见，追了上来……”

凌玉姬吃一惊便没有言语，那姓郭的汉子又道：“那镇山虎李强在西门一带横行霸道，却不过是个大地痞而已，不知姑娘为何要对他下毒手……”

凌玉姬道：“他……他一定要找死，我有什么办法？唉，想起这事我心中就难过死了……”

姓郭的汉子又跃上车辕，马车加快速度，不久已出了南门。城外山明水秀，风景甚佳。凌玉姬此刻无心欣赏景物，那颗心七上八下，十分不安。

忽然瞧见一个人在大道上踏踏独行，正是那突然失踪的年轻人无名氏。

凌玉姬连忙叫他们停车，掀开车帘招手要无名氏上车。姓郭的汉子双目炯炯瞧着无名氏，见他大有不想走过来之意，便跳了下车，把他拉到车边推他上去，口中道：“快点，不然被公人跟上来就糟啦！”

凌玉姬虽然从他的行动中发觉他好像已知道无名氏的一切，却以为那是拆辛两人所说，是以并不感到奇怪。无名氏上了车，端坐不动，什么都不询问，凌玉姬忽然觉得这个使美的男子十分可怜，像他这样对一切都不感兴趣，活着又有什么意思？

她越是可怜他，就越是想知道他以前究竟被什么事情打击？以致心神剧烈震荡之下，不但丧失了记忆，同时消沉得任何世事都不感兴趣！

突然间马车停住，并且晃悠悠离地而起。她掀开帘子一看，只见马车已被姓郭和姓冯两个汉子抬起来向旁边一条岔道走去，另外有个陌生汉子把马牵了过去，在岔道上再套上缰索。另外在大道中又有一部式样完全相同的马车停住不动。那牵马的陌生汉子回到那部马车上，挥鞭驱车沿着大道向前继续驰去。

凌玉姬看得莫名其妙，同时又为姓郭姓冯两人巨大的臂力大感惊讶。

姓郭的汉子最后跨上车辕回头大声道：“这一下别的人就算想跟踪我们也办不到啦！”皮鞭一响，马车又开始疾驰。

且说嘉兴城中此时大批公人纷纷出动，首先向全城客店调查那杀人女凶手的来历。

在凌玉姬他们投宿的客店门前，忽然出现祈北海和辛龙孙两人，他们

一碰面，祈北海首先急急道：“况弟碰见公人查店，生像是玉姬小姐又杀人啦！”

辛龙孙道：“不错，兄弟也是见到公人才急急赶回来，听他们的口气，似是死者迫她动手！目下公人生像尚未查到此店，我们快把她带走……”

两人急急入店，那店伙走上来说道：“太爷们来迟一步啦……”祈北海虎目大睁，洪声道：“怎么样？”他声如巨雷，把周围的人都骇了一跳。

那店伙结结巴巴道：“刚才三义镖局的贾镖头已把那位姑娘接去，他们的态度都很恭敬……”

辛龙孙道：“三义镖局？我烧得在哪里，祈兄走！”

两人转身就走，也不骑马，疾奔而去。转眼间已到了城东的一条街上，但见一间插着大旗的镖局门前，车马淤塞，十分热闹。

祈北海道：“原来有趟镖要出门，但我想不出他们在百忙中把玉姬小姐请来干什么？”李龙孙接口道：“也许玉姬小姐和他们有极深的渊源，我们上去问就是！”

他们排开忙乱脚夫和镖局伙计，走入局子内，里面有六七个镖师打扮的壮汉，其中一个白面长身的镖师迎上来含笑问道：“两位找谁？”

辛龙孙道：“找你们的老板！”祈北海接口道：“快点，我们还有别的事！”

镖局内所有的镖师忽然停止谈话，十余道目光都聚集在他们身上。那白面长身的镖师笑容一敛，道：“两位贵姓大名？找敝局东主有何贵干？”

他的态度显然不大友善，因此空气陡然紧张起来。

祈北海面色一沉，但仍然忍住怒气，道：“我们团听说玉姬小姐到了此地，故此前来！”

辛龙孙冷冷道：“这位镖头贵姓名啊？”言语词色之间，大有记住他的姓名，留待日后报复之意。

这些镖头们个个久涉江湖，日日在刀枪上打滚，谁肯忍气吞声让人欺上门来。于是有人发出冷笑，有人发出怒哼，其中一个长得甚是粗壮的镖头仰天打个哈哈，大声道：“这一位是赵德赵镖头，兄弟我姓胡，我先告诉你们，此地没有什么小姐不小姐之类的女人来过！两位如果想要‘磨揽讹崩，延皮赖脸’的手段，这儿有得出卖……”

一众镖头听他说得利落有力，都痛快地笑出声来。

祈北海性情较暴，怒喝一声，宛如平地起个响雷，震得众人耳中生疼。那些镖头们方自吃惊之时，祈北海已快如闪电，一晃身欺到胡镖头身前，扬手就是一个嘴巴。

那胡镖头正要向右闪开，忽见对方左手一抬，似是要发出直劈的掌势，动作不觉微滞。但听脆响一声，他脸上已热辣辣挨上一记，踉跄退了三四步之远。

辛龙孙也展动身形，快若飘风般直向镖局后面奔入去，那一众镖师口中吆喝连声，但没有一人来得及拦阻。

祈北海根本不把这些镖师放在眼内，双足顿处，身形纵起丈许，径从众人头上飞越过去。

他双脚甫一沾地，突觉脑后一阵金刃劈风之声袭到，心中微惊，心道：这些镖师之中也有这等好手？转念之际，虎躯霍地急旋回来，左掌猛劈敌人兵刃，右掌一招“投鞭断流”，急袭对方胸前要穴。他出手之际，目光一闪，

已看清突袭之人，正是那白面长身的赵德镖师。

赵德手中使的鬼头刀，一见敌人出手反击，不但招数奇险凌厉，而且功力深厚。疾忙健腕一翻，撒刀变招。

他施展开独门刀法，刷刷刷一连十余招，仅是连环相套，接衔严密，简直不让对方有还手之机，祈北海浓眉一挑，一面使出泥奇手法封拆，一面洪声大笑道：“原来是鲁南刀怪湛百亥的门下，怪不得有点门道，但今日碰上我祈北海，算你倒霉……”

笑语声中，倏然手法一变，掌力如山，招招硬劈出去，五招不到，只见他左掌一下听在鬼头刀上，登时把刀砍跌地上，同时右手疾发如电，掌锋劈在赵德背上，只是轻轻一触，倏即收回。

赵德面色一变，自己退出七八步远，忽然双腿一软，栽倒地上。祈北海睁眼大喝道：“哪一个还敢上来？”这一喝，声震屋瓦，威势迫人。那些镖头没有一个胆敢上前，都装着察视赵德伤势，争相聚拢搀扶他起身。

祈北海傲然一笑，道：“我要留他活口，好去报与刀怪湛百亥得知此事，所以不取他性命！哼，若然不为此故，我祈北海向来掌下无情！”他的目光射到那胡镖头面上，厉声问道：“你说玉姬小姐没有来过，这话可是当真？”

那胡镖头心中大凛，但面上勉强装出不怕，答道：“当然是真的，本局三位老东主两位不在本城，一位在后面养病，他就是三义中的老三霹雳火卫煌……”

祈北海利眸一转，已看出此人所说之言大概没有虚伪，这一来心下不禁着忙，迅速忖道：“玉姬小姐如果到此地来，那么是谁藉名把她骗去？”

他还未想出头绪时，辛龙孙已匆匆出来，道：“祈兄走吧，她不在此地……”

祈北海道：“辛尼怎生知道？”辛龙孙道：“后面另有住宅，我一闯进去，就有两个少年出来拦阻，口气不善，因此，被兄弟赶开。这时又一个头发蓬松的中年大汉出来拦阻，这厮武功还不错。兄弟动手中两次三番问他玉姬小姐可在宅内，那中年猛汉只答等擒住我之后再告诉我。因此兄弟怒火上冲，一脚把他踢死！之后进去到处一搜，又拿住一个妇人追问，竟没听说曾经清玉姬小姐到此！”

那一干镖头听说三东主霹雳火卫煌已死在来人手下，个个面色如土，都不敢妄动。

祈北海道：“一定是有人冒名这三义镖局骗走玉姬小姐，不知是何居心？你们这儿可有一个姓贾的镖头？”

一个镖师答道：“有，但他昨夜就不知去向，我们正派人找他，马上就要动身出门！”

辛龙孙哦一声，道：“姓贾的一定被胁到过店中，只要找到他就好办。”

外边忽然有个趟子手冲进来大声道：“贾镖头出了事啦，他的尸体刚在城外发现……”

辛龙孙和祈北海互相望了一眼，祈北海摇头道：“这场架打得真冤枉，竟然中了别人诡计！会不会是甘露寺的人设下圈套？”辛龙孙沉吟道：“很难说，不过甘露寺在武林中声名甚著，大概不会使用这等诡计！可是目下只有这个线索了……”

祈北海突然大笑道：“刚才只有辛兄自己进去，经过情形没有别人瞧见，不知你所说的话是真是假？”

辛龙孙怒道：“祈兄竟是有怀疑兄弟之意了？”

祈北海冷笑道：“不敢不敢，俗语说得好，知人知面不知心，兄弟如果尽信辛兄之言定必反被辛兄暗笑和愚蠢！”

辛龙孙阴沉一晒，倏地出掌迎面击去。祈北海左手急封，右手五指箕张疾扣手臂脉穴。辛龙孙掌势一沉，错步转开，顺势疾袭敌肋。祈北海一面发掌攻敌，他掌势出得快极，但辛龙孙底下突然一脚踢出，两人受威胁相等，因此招数只发了一半，就齐齐纵开。

他们动手相搏间掌力激旋呼啸，手法变化尤快，虽然双方都历经数度死生一发的危机，但其实只不过动手了片刻工夫。只看得一众镖头个个瞠目结舌，惊佩交集。

两人正要再斗，忽听另一个趟子手进来大声报道：“现有十余公人迅疾向本局奔来，不知发生什么事故？”

祈北海一愣，立刻向后面奔去。辛龙孙冷冷一笑，径自先行离开这三义镖局。

第二章 绝壑天率习武斗狂人

且说那凌玉姬和无名氏坐在马车之内，眼看起初尚有道路，后来竟是在荒野中驰骋。

她轻轻对无名氏道：“我觉得好像有点不妥！”无名氏嗯了一声，既不望她，也不答话，她皱皱眉头，便不再和他说话。

马车中十分颠簸，因此他们的身体时时互相碰触。无名氏好几次尽力移开身躯，但一来马车内地方狭窄，二来他移开之后，只过了一阵，就忘记拉紧自己的身体，因此车身一颤动，他就震移过去。所以仍然无法避免碰到凌玉姬的身体。

这种情形一直继续重演，凌玉姬实在忍不住，道：“我的身上又没有刺，你何必这么害怕呢？只要你不是故意，我仍然会认为你是君子之人……”

无名氏第一回开腔，道：“我一碰到你，心中就发烫得难受，所以我怕碰着你！”

凌玉姬万万想不到他说出这种奇怪的理由，吃了一惊，但觉双额一片滚热，大概已泛起红潮。

无名氏又道：“玉姬小姐你对我太好了，可是你实在无须这样做……”

凌玉姬定一定神，道：“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这世上一切都无聊得很！”他侃侃道：“活下去或者死掉都是一样！”

像我这样的人，岂不是白白糟塌你的好意！”

凌玉姬缓缓道：“那么你为何不死？”

无名氏道：“有时我也感到奇怪，因为我既不愿活着，但也不愿自杀！不过假使别的人要杀死我，那又变成无所谓了，我绝不反抗！”

凌玉姬道：“你的话很奇怪，我一生从未听过！我想，你未丧失记忆之前，一定是个雄辩的才子！”

他怔了一怔，好像权力去回想以前的事，凌玉姐不敢扰乱他的思路，所以默不做声。

过了许久，她忽然发觉无名氏靠在自己身上，转眼一看，原来他已经睡着。她怜悯地微笑一下，凝望着他俊秀白皙的面庞。

又过了不知多久，她偶然揭起帘子向外望去，只见已处身在群山之中，前面地势变得陡峭难行，因此马车的速度已减缓许多。

凌玉姬感到十分惊讶，便大声询问还有多远，前面那个姓郭的汉子指一指前面，应声：“就快到了！”

无名氏被话声惊醒，发觉自己枕在凌玉姬的香肩上，连忙移开身躯，讪讪道：“可是到了！”

凌玉姬道：“我也不知道，奇怪的是祈北海和辛龙孙他们怎会跑这么远的路去赴宴？”马车驰上一个山坡之后就停住，前面两人跳下车把马系在树上。凌玉姬和无名氏也下来四面瞧着，但见空山寂寂，并无人家村落。正在惊异之时，那个矮小精悍的姓冯汉子指着前面一座山岭道：“越过那座山岭，就到达目的地了，两位可走得动么？”

他的话声中隐隐含有讥嘲的意味，凌玉姬皱一皱眉头，当先走去，无名氏见到她们娜的背影，突然双目发直，开步跟去。

好不容易越过那座山岭，但见一道深不可测的幽壑横亘面前，四下没有人家房舍。

凌玉姬停步道：“两位究竟要带我们到什么地方去？”

姓郭的汉子阴阴一笑，道：“这也难怪姑娘疑惑，敝上就在下面居住，”他指一指前面的绝壑，又接着道：“在上面看不到房舍，但下面美仑美美，担保姑娘此生从未见过！”凌玉姬愕然道：“你们住在下面？有路下去么？”

那两个汉子领着他们向左走，穿过一片密林，外面是一块碎石平地。他们一径走到壑边，在地上抬起一个人字形的木架，架上有个巨大的辗转。在那木架脚下，摆着一个巨大平底竹篮，篮内堆放着一大盘坚韧绳索。

凌玉姬走到壑边向下俯视，但见崖壁峭立光滑，寸草不生。底下深不可测，只见一片黝黑，看不出是何情状。

那两个汉子已迅速把篮中绳索取出，穿过辗转；然后将人字形木架搭出绝壑之外。

姓郭的汉子道：“敝上就在下面大丈左右的洞府之内，两位请坐在竹筐内便可安然到达！”

凌玉姬按住胸口，道：“由你们吊下去么？这么深的绝壑如果失手掉下去，还能活么？”

姓冯的汉子道：“姑娘放心，我们都是熟手，决不会发生意外！”

凌玉姬十分踌躇，一时委决不下要不要让他们吊下去。她瞧瞧绳索，道：“这绳子只有拇指大小，恐怕不大牢靠吧？”

姓郭的汉子把一截绳索递到她手中，道：“姑娘尽管试一试，这绳索乃是特制，普通的刀也砍不断！”

她无话可说，看看无名氏，道：“你怎么说？”无名氏淡然道：“随便，你要下去，我就下去！”

凌玉姬缓缓跨入竹筐内，无名氏也跟着地跨进去，两人对面挨住筐边坐好，姓冯的汉子一下子把竹筐推出崖外，姓郭的汉子迅速地放绳，转眼间竹筐已落下两丈。

凌玉姬侧眼向下面望去，只见一片空茫，深不见底，心中一慌，抓住无名氏的手道：“我们不该让他们吊下来，若果他们失手的话，我们都粉身碎骨……”

竹筐忽然停住，同时上面传来大笑之声，凌玉姬举头望上去，只见那姓郭的紫面汉子俯身伸出崖外望着她大笑。她真怕这人突然跌下来，忍不住道：“喂，你小心点，别掉下来啊！”

那姓郭的汉子一怔，陡然停止笑声，跟着缩回去，那竹筐开始又向下降。

转眼间已降到六丈左右之处，光滑的石壁上果然有个丈许方圆的洞口。那竹筐停在突出洞外的岩石上，她连忙拉了无名氏出筐踏在实地上。

此刻间，竹筐悠悠向上升起。在崖上那姓冯的汉子一面收绳，一面道：“郭老三，你猜这次回去那老的会赏多少银子？”郭老三答非所问地道：“这女孩子心地真好，可惜……”姓冯的汉子突然冷笑道：“你觉得可惜么？”郭老三身躯微微一震，连忙堆起笑容道：“现弟是可惜没有见到她的全貌，我猜一定非常美丽！噫，那是什么？”他的目光疑惑地向崖外望去。姓冯的汉子不觉转头瞧看，郭老三突然一掌击在他后背心，这一掌势猛力沉，姓冯的汉子惨叫一声，身躯飞出崖外，向深壑疾坠下去。郭老三右掌击出之际，左手迅即抓住飏飏急溜的绳索。

绝壑下暗影沉沉，冯姓汉子的身躯已经被暗影吞噬，无影无踪。郭老三抓住绳索，透一口大气，自言自语道：“老冯你在九泉之下可别怨我手黑手辣，凭你回去那么一说，那狂人势必取我性命……”

他说到此处，墓地如有所觉似的倏然扭转头向右后侧一块巨大山石处望去，目光到处，但见一个身躯高大的中年汉子像石头雕成的塑像般赫然屹立。

郭老三打个寒呼，五指一松，绳索从手中溜掉，那个巨大的竹筐飞坠壑下。

那个突然出现的高大汉子身上衣服整齐华丽，左臂目时以下断了一截，左边面上有一道长长的刀疤，左边眉毛只剩下一点，左眼已瞎。此人神情虽是冷如铁石，但面目间有一股狂野残酷令人心悸的味道。

郭老三面上泛起发白之色，眼睛中流露出凛骇畏惧的光芒。那断手少目的高大汉子，突然间张嘴狂笑，笑声有如狼嚎，四山皆应。他狂笑之声一发，便生似不能制住。那副张嘴露齿全身乱颤的样子，不但狞恶骇人，而且有如疯狂的野兽。

郭老三震惊得失魂落魄地向后退避，猛可一脚踏空，登时惨厉大叫一声，人已向组壑下飞坠。

那个华服高大汉子陡然笑声一收，单臂一振，魁伟的身躯宛如飞絮般飘到崖边。他侧着头用那只独眼向下面望去，形状怪异之极。望了一阵，便无声无息地离开崖边，穿入密林中身形顿时隐没。

石洞中的凌玉姬和无名氏怔怔地望着外面，他们都见到冯郭两人相继飞坠绝壑之下而死，因此感到十分茫然不解。

凌玉姬惊怖地道：“刚才那阵骇人的声音不知是人抑是妖魅？你听见没有？”说时抓住那俊美少年的手臂。

无名氏淡淡笑道：“是人的笑声，我想大概是个疯狂之人！”

凌玉姬向洞内望去，忽然骇得拖住无名氏，颤声道：“哎，你看，那是

什么？”

无名氏若无其事地向里面瞧看一眼，道：“那不过是几具死人骷髅骨骼罢了，用不着害怕……”但他暗暗用温柔的眼光匆促瞥一眼这个美丽的半面女郎。

那石洞甚是宽敞，只有两丈深，因此洞中甚是光亮。在两边洞壁下，一共有八具骷髅，全部都完好无损，身上还穿着衣服，但尤其是这样，露在外面的骷髅头和双手的骨头更增加了恐怖之感，生像是有人替这些骷髅穿上衣服似的。

这八具骷髅或坐或卧，姿态不一。此刻因肌肉全消，是以瞧不出他们死时是何表情。

凌玉姬抓紧无名氏，忽然泛起一丝安全之感，心中渐渐没有开始那么惊慌，游目四望，攀然发现在绝壁的上面横刻着“绝壑天牢”四个斗大的字，左边另外直题着一行拳头大的字迹，写的是“东海狂人题”五字，这些字个个都写得奔放不羁，当真予人一个疯狂之感！

凌玉姬啊了一声，道：“原来是东海狂人栾洛所设的天牢，怪不得这等恐怖骇人……”

无名氏漫然嗯了一声，并不向她询问那东海狂人来格的详细来历。凌玉姬已经有点习惯他消沉冷淡的态度，接着又道：“听说这东海狂人栾洛是近二十年来武林中一怪，但究竟他如何怪法我也不晓得……”

他们在靠洞口处坐下，过了一阵，凌玉姬幽幽叹息一声，道：“想不到我活不过二十岁，就死在这种可怕的地方，真是死不瞑目……”

无名氏眼珠转动了几下，缓缓道：“一个人生或死都是平常之事，有生必有死，这道理千古永不变易！”

凌玉姬望着这个年轻人俊美英挺的侧面，忽然已忘掉自身的烦恼，道：“你的话很对，尤其我是一个女人，生与死都很平常，可是你堂堂一个大丈夫，却似乎不该贱祝你的生命……”

无名氏道：“为何男人就不该漠视生死？”

凌玉姬想了一下，道：“我也说不出来，不过我有时在退想中常会假设自己是个男人，那时候我一定练好武艺，在武林中闯荡，最少也要名列爵位，受尽江湖豪杰的尊敬，才不负这短短数十载光阴……”

无名氏微笑一下，道：“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听起来蛮有趣的！”凌玉姬第一次见到他微笑，不觉怔住，痴痴地望着他。

无名氏接着道：“你说名列爵位是什么意思？”

凌玉姬突然间心头狂喜，暗自忖道：“他既然对世上一些事物发生好奇之心，就是表示他渐渐要振作起来啦……”

但她抑压着心中狂喜，一点不流露出来，仅仅微笑道：“那是武林中一种尊荣的封号，爵位共分‘公。侯。伯。子。男’五等，等级虽然不少，但以天下之大，能够封爵称尊的人寥寥无几，现在尚存于世的大概只有~百零几个人，试想南七北六及关外八荒地域网何等广漠，这一百零几个人在恒河沙数的武林人中简直有如沉石海中，一辈子也难得碰上一个。因此，武林中的人只要有一日能够名列爵位，就算是登峰造极，名垂不朽了……”

无名氏听得很有兴趣，这时接口道：“你这~说我好像感到这些都很熟悉，但又想不起来！”

凌玉姬道：“假如我们能够活着回去，我会设法尽力替你医治，等你回

复记忆，那时就想得起从前的事……”她不知不觉露出欢愉之色，接着道：“你如果记起那些令你不快乐的往事，我一定尽力安慰你，使你振作起来……”

无名氏若有所思，过去那种消沉冷淡的神情已经消逝不见。凌玉姬一方面感到欣喜快慰，因为她总算把一个年轻的男人鼓舞起来，而这个男人又是优美英挺。但一方面又感到心头沉重，因为此刻好像已经太迟了，从洞中这些骷髅看来，谁也逃不出这绝壑天牢的噩运。

过了一会儿，无名氏忽然轻轻问道：“玉姬小姐，你为何用丝巾遮住一半面孔？”

凌玉姬好像不愿回答这个问题，但她又不愿使无名氏失望及困窘，想一想道：“你猜猜看？”

她故意这种避实就虚的答话，先叫无名氏猜猜，然后就可以含糊混过去，无名氏却一本正经地猜测道：“是不是丝巾遮住的部分很难看？”

凌玉姬本着女子爱美的天性，对于这一猜测可不敢含混，连忙道：“不是，绝对不是！”

无名氏正正经经地深思一会儿，道：“既然不是面上有缺憾，那么是不是自幼就遮惯了，所以不肯除下来？”

凌玉姬含糊道：“是的，是的……”无名氏接着道：“可是这里面有一点疑问，那就是假如你因为自幼遮惯的原故而不肯取下来，那么为何被人看了全貌之后就要把对方杀死？”

她怔一下，忽然笑道：“你聪明得很，我有点怀疑你是真的想不起以前的事呢？抑是装假骗人？”

无名氏好像被她当胸打了一拳，面色陡然泛白，沉重地道：“我可以骗任何人，但绝不愿骗你……”

她想不到他对自己的话如此认真和重视，心中感到非常歉疚，连忙道：“我并不是不相信你，只是因为据我所知，凡是患上健忘症的人，通常都变得痴呆，所以我跟你开个玩笑，你不要当真行么？”无名氏面色顿时恢复正常，道：“伽果你只是向我开玩笑，那么我不当真就是……”

凌玉姬道：“现在让我告诉你，我真的自幼就用丝巾遮住一半面孔，一直到现在除了我的家人之外谁也未曾见过我的全貌。任何人要是揭起我面上丝巾，一定不能活着，除非是我的丈夫，我曾经这样立下誓言！”

无名氏道：“你的意思是说，只有你的丈夫能够在看到你全貌之后活下去么？”

凌玉姬道：“正是这样！”

无名氏道：“这个规矩很奇怪，假如有个人武功很强，揭开你丝巾之后，你杀不过他，那怎么办？”

凌玉姬毫不思索，道：“哪我只好嫁给他！”

无名氏道：“人家如果已经是七八十岁的老头子，孙女儿都比你大，你不能嫁给他，又杀不死他，那又如何？”

凌玉姬道：“我一定能够杀死他，假使真的杀不了他，又不能嫁给他，那么我就找个隐秘的地方自杀！不过我一定能够杀死他……”她再三强调必能取对方性命这一点，使得无名氏不大相信，当下问道：“你究竟如何杀死敌人？”

凌玉姬笑道：“这是我的最高机密，不能告诉任何人……”她歇了一下，

忽然叹口气，道：“我们一定逃不出这组壑大牢，既然如此，告诉你也不要紧！”

无名氏摇头道：“不，说不定那东海狂人米洛会放我们出去。退一步说，假如我们都死在此地，我知道或不知道你如何杀人的秘密，都没有一点分别……”

凌玉姬道：“吸如你不愿意听，那就算了！”

无名氏道：“你肯告诉我的话，我当然愿听！”

凌玉姬缓缓道：“我虽是没有练过拳脚兵刃，但我却练过内功，因此我能够吹落两丈外的树叶，而我杀人的秘密，就是在嘴里。我有一种特制的毒针，细短如眼眉毛，可以安装在一支极幼的金管之内，衔在嘴内，如果有人揭我面上丝巾。我就吹出毒针，五尺之内，无形无声中可取人性命。假使敌人太过高明，我拼着露出形迹，早一步透过丝巾吹出毒针，袭他伸过来的手臂，这种毒针任何气功都抵御不住，而且侵入皮肤之下就立刻化掉，极难查出。假使要杀死的是普通的武林人，我就攻击他的舌头，这样他死后嘴巴紧闭，纵然是神仙也查不出他的死因了……”

无名氏道：“这种办法果然十分奥妙，可是你日夜衔住那支金管不难受么？”

凌玉姬道：“你猜错啦，在这条丝巾之内一共缀有三枚细小金管，要用的时候才用舌头卷入口中，所以如果揭开我的丝巾，也就等如抢夺我的武器！”

无名氏茫然地想了一会儿，忽然冲口道：“假如你的面貌很正常的话，何以一被人家看见，就要杀死那人？我老想不通这道理！”

凌玉姬眨一眨美丽的眼睛道：“我不会骗你，假如我们一定活不成的话，我就会开丝巾给你瞧瞧！”

无名氏摇头道：“不行，我看了之后岂不是变成你的丈夫？我这个不死不活的人怎配得上做你的丈夫？”

凌玉姬笑道：“既然都活不成了，还讲究什么？我如果在死去之前，能够有个丈夫看过我的全貌，也是很有意思的事……”

他们谈到这里，便都沉默下来，无名氏面上不时闪掠过兴奋的神色。凌玉姬因为害怕那八具骷髅，所以要无名氏和她对面坐着，以便她一抬眼就瞧见他，稍为冲淡心中的恐怖惊惧。

但因此她发现了她生气勃勃的样子，那是他第一次表现得像正常的年青人一般，使得她十分惊讶，也感染到他的兴奋而快乐起来。

她坠入飘渺的还想中，过了不知多久，忽然发觉一对充满男性扭力的眼睛凝瞧着她。

她微笑道：“作为何这样看我？”

无名氏道：“我突然感到奇怪为什么以前没有发现你长得这么美丽……”

他说得十分坦然，凌玉姐一点也感觉不到被人调戏的温怒不安。

她又笑一下，柔声道：“何不把我面上的丝巾揭开来看看？”

无名氏开朗地笑一声，道：“对啊，为什么不看看你的全貌？”

他伸出右手，徐徐移过去，轻柔地拉住丝巾，缓缓揭开来。

一张美丽绝世的面庞呈现在他眼前，那对眸子闪动着快乐无邪的光芒，不过她整个容颜却有一种令人心荡神移的妖媚艳丽！

无名氏定睛看了一会儿，忽然摇了摇头，叹息一声。

凌玉姬诧异万分，问道：“我长得很难看么？”

无名氏道：“不，正好相反，你长得太好看了！”

凌玉姬道：“那么你摇头叹息干吗？”无名氏道：“我是忽然想到，像你这么一位倾国倾城的美人，其结局却是活活饿死在这个石洞中，岂不可怜可惜？”

凌玉姬反而笑起来，双颊泛起桃花，娇艳无比。无名氏道：“你笑我说得不对么？”

她含笑道：“假如在你眼中我真的很美丽的话，那么我们就算能够生出这绝壑夫率，但我的容颜只有你一个人看得见，世人哪能得知？现下我总算有过一个丈夫看过我的全貌，心中觉得很满足……”

无名氏惊道：“玉姬小姐，你当真认为我是你的丈夫么？”

凌玉姬道：“当然是真的，我们不是已经讲定了？”

无名氏怔怔地瞧着她艳丽媚人的面庞，心中无端端怔忡不安起来，生似“丈夫”这两个字使他如此。

凌玉姬含羞地垂低眼光，忽然眼皮一扬，美眸中神采飞扬。说道：“我很欣赏美人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这两句话，衷心极愿意在青丝变白，容颜转衰之前死掉。

只要你勋名震武林，身列爵位，那时候我们携手一齐离开尘寰，便再也没有遗憾了……”

她的语声柔情蕴藉，话意却豪壮洒脱，无名氏只觉得胸中充满壮烈之气，热血沸腾，奋然道：“你的想法好极了，如此生涯，就算只活十年，也比庸庸碌碌活到一百好得多！”

凌玉姬美丽的眼睛中流露出欢愉兴奋的光芒，她眼见这个已经成为她“丈夫”的人的身上完全没有消沉和冷漠的气息，显然已证明她有鼓舞他振起雄心重新做人的力量。

她自然而然地投身在他怀中，让他拥抱，同时接受平生第一次男人的爱吻。

过了不知多久，她忽然发觉一回事，便道：“你的手臂力量真大，几乎把我箍扁啦，你可是练过武功？”

无名氏导思一下，道：“以前有没有练过，已想不起来。在我记得起的三年中却没有练过武功，仅仅有时感到心中焦烦苦恼时，打坐一会儿。我从乾元寺藏经阁中所见有关武功书籍之内得知我那样打坐入定，完全是内家调息运气打通全身经脉的上乘功夫。

所以我的臂力较强，无足为异！”

他的话声顿一下，又造：“以前我不但对任何事都冷淡，而且有时身体上蒙受痛苦时，心中就觉得舒服快慰。所以我明明能运气全身，足以抵御任何外来的打击而不会受伤痛苦，但我却不愿运气相抗。”

凌玉姬惊道：“这样说来，你的内功已经很高明啦！现在你只要锻炼身法和学一些奇奥手法，就可以和一些普通的武林人争雄了！”

无名氏道：“目下的情况如果不能解决，就算一身本领也没用处！”

凌玉姬拉他起身，道：“反正我们没有事做，就当是排遣时间也可以吗！来，我把家传的修罗七式和十二散手告诉你……”

无名氏果然起身，道：“你先比一趟，我就学会牢记心中！”

凌玉姬道：“我自己没有练，我爹他不准我学，只教我记熟在心中……”

无名氏道：“这就奇了，你爹为人很怪是不是？”

凌玉姬道：“他一点不怪，而且最疼爱我！他说不准我露出全貌和不准学武功有很深的用意……”

“是什么用意？”

凌玉姬眼珠一转，似是思索，接着答道：“他没有告诉我，但我相信他的话决不会错，所以也没有问他！你如果不问我，我大概一生一世都不会去想是什么用意！”

无名氏笑道：“你既是没有问过他，那就算了，我也相信他必是一番好意！”

当下凌玉姬先告诉他修罗七式，虽然是七种身法招数，但内含七种妙诀，这七式就是将七快变化运用的七个最基本架式。练熟了之后，可以回环变化，无站无终，而且生生不息，默察对手武功的路子而侧重七诀之中的秘诀去克敌。由于手法奇重辛辣，动辄取敌性命，故此名为“修罗”，取佛家称阿修罗为十界之道之一，居众相山中又将住大海之底，好斗争常与诸天战恶神之义。

无名氏依照她的话试演这修罗七式，足足练到傍晚时分，才弄对了三式。原来这修罗七式看似简单，但每一招都包罗万象，变化极多，举手投足间如若差以毫厘，便将失之千里。

这时因天色已黑，两人同意停止，他们也不去移动那些骷髅，就在靠洞口处靠着墙壁坐下。凌玉姬偎依在无名氏身边。这时经过一番腾折，感情反而交流得十分融洽，大家心中都泛起温馨之感。

天黑齐之后，山风凛冽，气候变得寒冷异常。无名氏三年来惯于流浪生涯，兼且身怀内功，一点也不感到寒冷。这倒不奇，奇的是凌玉姬也毫无畏冷之象。

他们互相偎依着，凌玉姬忽然道：“你肚子饿不饿？”无名氏忙道：“不饿，不饿，我常常数日不进饮食，习以为常，倒是怕你受不了……”

凌玉姬道：“你不必设词安慰我，我早听见你肚子里咕咕嘻嘻直响。”

无名氏微笑道：“你这么聪明，我真瞒不了你！不过，没有办法的事不去想他就是了！”

凌玉姬道：“我有办法！”她从怀中掏出一个小瓶，打开倒出十余粒翠绿的丹药，接着道：“这是我自己配制炼的忘忧丹，眼下一粒，可以整日不饥不渴……”

无名氏笑一笑，不加评论，凌玉姬道：“你可是在想这些丹药总有服完的一日是不是？但我却认为足够了……”

无名氏疑惑不解，道：“我不懂得你的意思！”

凌玉姬道：“这十几粒丹药我们每人虽然只分得七粒，但节省一点，再凭我们运功生津止渴和抵受饥饿，最少也可以活上半个月至二十日左右，我们每日由晨到晚上都寸步不离，虽然半个月后总是要死，但试想假使我嫁给你之后，居然能有这一段时间两个人可以相依，虽不同年同月同日生，却能同月同日死，世上的人只怕很少有这种福气，所以我觉得有这十几口时光，已经很满足了……”

无名氏道：“你的想法真是超凡绝俗，我这个无用之人，居然有幸获得像仙子一般的娇妻，真是死也无憾了！”他略为一顿，又道：“在碰见你以前，

我见到任何女性都不知不觉会泛起僧厌之感！谁会想得到现在居然还娶了妻子……”

凌玉姬道：“你第一次见到我时，会不会憎厌我？”

无名氏望出洞外，这时天上虽有星月，但月光却被对面的悬崖峭壁遮住，只觉得一片漆黑。

他寻思一下，道：“你赠我银子之时，我已感到你一定是个宅心仁慈的姑娘，不过那时候仍然谈不上好恶之感，只是后来我无意中见到你的背影……”

凌玉姬何等聪明，登时已知道在他深心中必是另外有个女人，而自己的背影适好与她十分相似，所以他当然会忽然追了上来，把自己身躯扳转照看面貌，她这时也禁不住涌生醋意妒念，酸溜溜地道：“我的背影像谁啊？”

无名氏定睛想了一阵，道：“我也不晓得，只是感到眼熟得很。”他们都沉默下来，无名氏好像潜心追忆旧事，凌玉姬则是被满腔醋意塞住喉咙，说不出一句话来。

过了一阵，凌玉姬忽然道：“咦，我好像闻到一种特别的气味……”

无名氏被她的话声惊醒，仰首向空中深深喷了一下，点头道：“不错，真的有一阵怪味……”

两人起身走出洞外，打算换换空气，谁知外面清冷的山风也含有这种奇怪的气味。

凌玉姬拉住他的手臂，轻轻道：“这气味好怪，使人感到头脑有点昏涨，心里渐渐难过起来！”

无名氏睁大眼睛，四下张望，一面道：“我也有这种感觉……”凌玉姬忽地想起洞中那八具骷髅，心中突然一动，缓缓道：“以你的看法，洞中那些人死了多久？”

无名氏道：“大概有一两百年吧？要不然骨头不会那样枯白……”

凌玉姬又缓缓道：“既然时间这么长久，他们身上的衣服为何不会朽坏？”她的声音中透出紧张的意味。

无名氏道：“有些事情很难找出道理，但我认为并非没有道理，只不过人的智慧见识有限，所以找不出其中奥妙。许多荒诞不经的神话也就是由此而产生……”

凌玉姬道：“你这个见解令我十分佩服，我爹也说过这种话，他也不相信冥冥中有什么鬼神之类！不过我还有个疑问，那就是这些骷髅如果在二百年以前，纵使身上衣服能够不朽坏成灰，但这绝壑天牢既是东海狂人染治所辟，假定来治当时发现此处可以设置天牢，他断乎不会让这些骷髅留存！其次，我不相信这些人不是被东海狂人来语所害，可是奕洛成名至今只有二十年，他大概只是个中年人，如何能在一两百年之前害死这些人？”

无名氏疑惑道：“这些见解都极合乎道理，我猜那两个骗我们到此的人必定被东海狂人奕洛推落绝壑，后来我们所听到的疯狂笑声，不用说也就是东海狂人奕洛所发。但你虽然列举出许多理由认为这些骷髅不是死于一两百年前的人，却是何用意？”

凌玉姬潜思冥索一会儿，沉重地道：“俄是被这种令人难过的气味使我想起那些骷髅，我记得爹爹对我说过，深山大泽之中，特别是形势险恶，猿鸟绝迹的地方，往往有些奇奇怪怪的猛兽毒物，或者有奇毒的瘴气。因此我方才在想，这些人会不会因毒瘴毒死，所以死时姿势都很自然，而且身上血

肉很快就化尽，衣服却丝毫不毁？”

无名氏点头道：“你总是有道理的，我们进去查看一下，就知道他们身上衣服的详细情形！”

他们转身进去，凌玉姬取出一枚制作精巧的火折，擦地打亮点燃，洞中登时甚为光亮。无名氏道：“你这个火折精巧得很……”说时，已蹲下去伸手触摸一具靠坐在壁下的骷髅身上的衣服。

凌玉姬答道：“这个火折是我爹给我的，是他自己特制之物，任何地方和风势再大也点得着！”

无名氏道：“我想你爹爹一定是个了不起的人！”凌玉姬道：“你怎会晓得？他真是当世之间最了不起的人物！”无名氏道：“你的智慧见识都是你爹传授，因此我感觉你爹一定十分了不起，他老人家在家中么？”

凌玉姬没有立即回答，生似是迟疑一下，才答道：“是的，他在家！”

无名氏忽然讶声道：“这些衣服都结实得很，就像新的一般，难道真是由于瘴毒之气，使这些人的血肉很快都化尽……”

她迅速地从怀中掏出一个碧玉小瓶，大概像拇指一样大小，道：“我有一种药物，是我爹传授的秘方，据说可以抵御各种奇毒，我们试一试看有没有效力！”她倒出瓶中的药，却是像粗砂般的红色丹丸。无名氏伸出手掌，凌玉姬却用纤美的指甲慎重地挑了一粒，亲手放到他嘴中。无名氏道：“这些药很宝贵么？”凌玉姬道：“当然啦，我爹虽然把药方传给我，但其中有些药物，除了我爹之外，谁也无法寻觅得到！”

她自家也服了一粒，这时他们感到空气中怪味越来越重，传人头脑昏涨，胸闷欲呕。

无名氏眼光扫过那火折，突然讶道：“你看，火焰的周围现出一圈光晕……”

凌玉姬定睛一看，面色微变，道：“这种毒瘴好像就是化骨神雾，如果真是的话，我们是死是活就说不定了！”无名氏茫然道：“化骨神雾竟然这么厉害么？”

凌玉姬蹙蹙一下翠眉，却平添万种风姿，道：“这种毒瘴到底如何厉害法，详细情形我可说不出来。但我爹平生曾踏遍天下名山大川，什么奇毒瘴岚都亲自经历过，单单只有这化骨神雾未曾见过。而这化骨神雾却是毒瘴中最毒之一，我爹曾经特别向我提起，说是他的乾清涤毒丹独未试过用来抵御这化骨神雾，所以能不能抵抗这种奇毒瘴气，还在本可知之数！”

无名氏忖想一下，道：“他许我们一面闭住呼吸，一面运功相抗有点用处！”

凌玉姬道：“对，对，快点运功……”

两人立时盘膝趺坐，暗运内功，一方面又闭住呼吸，期收双管齐下之功。

凌玉姬收起火折，因此洞中一片黯黑。深夜山风越见强劲，摇撼得四山树林发出狂涛般的呼啸声。

漫漫长夜，终于在心胆征冲不安中逝去，晨光蒙蒙，从洞外透进来。无名氏和凌玉姬两人早已依偎着睡熟，直到洞中完全明亮之后，方始一齐揉眼醒来。

但两个人都不约而同地想保持这种温馨的片刻，谁也不愿先移开身体。这样又过了许久，洞口突然传来“咻”的一声。

他们齐齐婴然警觉，向洞外发声之处望去，只见一条长仅尺许金黄色的小蛇，盘在突出洞外的石上，昂首作势。这种小蛇颜色夺目，头颅特大，作三角形。一望而知必是毒蛇中最毒的一种小蛇！

无名氏立刻跃起身，凌玉姬玉手一伸，拉住他的手臂，道：“你可知道这是什么蛇？”

无名氏摇头道：“我不晓得，但最好趁早把它打落绝壑下面，免得被它游过来就难办了！”

凌玉姬柔声道：“你千万不要冒险，这种罕见毒蛇一定十分难惹，纵然是专门捕蛇的人，等闲也不敢招惹……你最好不要惹它……”

无名氏道：“但你看见没有，那蛇盘在最外面的岩石边缘，较易将它击落，否则一旦进来，假使又是十分难惹的话，那时就无法可施了……”

他们正在辩论之时，上面危崖边一个人正俯身向壑下瞧看。此人身穿华服，身材高大，但头发蓬散，敢情正是那东海狂人奕洛。

他倒着头用仅有的眼睛怪形怪状地俯视着相隔六丈的洞穴外面，那条小小金蛇正闪闪发光，目标甚为显著。

洞中的二人哪知此蛇另有阴谋，竟是东海狂人奕洛故意掷在洞口，估计洞中之人如果居然未死的话，势必出来趁早把金蛇劈落壑下，这样他就可以探测出洞中之人是否业已死在化骨神雾之下。假使不是由于那竹筐已经掉了下去，他就不用此法探测而亲自下去瞧瞧。

无名氏仍然坚持要出去把金蛇劈落壑中，凌玉姬拗他不过，只好放开手。

无名氏运聚内力于掌上，向洞口缓缓走去，就快到达洞口之际，凌玉姬忽然道：“快回来，我有法子……”

无名氏脚步一停，头也不回，双目紧紧盯住那蛇，口中道：“有什么法子？请告诉我！”

凌玉姬道：“我有一粒珠子，我爹说这珠是雄黄之精凝聚而成，能够镇辟天下一切毒虫恶蛇。我爹的话一定不错，你何必出去冒险。”

无名氏转念忖道：“我何必一定要使她感到不安？”当下面向洞外缓缓退回，凌玉姬一手把他抱住一手解开衣领，露出颈下娇嫩细白的皮肉，道：“你把颈链取出来，那雄黄珠就镶在链上。”

无名氏转眼一瞥，那嫩白娇肤映入目中，不觉心神迷荡，居然忘记把白金颈链取出来，凌玉姬自然晓得他为何凝视住自己，心中一半娇羞一半高兴，眼睛轻轻闭起，依在他胸前。

上面危崖边缘处的东海狂人来洛瞧了一阵，见洞内无人出现，蓦地发出狼爆似的狂笑。这阵笑声在绝壑中回荡不绝，有如山鬼齐哭，听起来恐怖之极。

无名氏和凌玉姬两人同时被这阵刺耳难听的声音惊动。无名氏赶快取下她的颈链，一面把她抱住，凌玉姬惊怖地道：“东海狂人奕洛又来了，他若果下来，我们就不堪设想啦，啊，你听那笑声多可怕！”

无名氏柔声道：“他不会下来的，现在我可明白啦，那条金色毒蛇一定是他丢下来的，以便查深我们已经死掉没有，幸而你屡次阻止，我不曾出去，不然的话，那东海狂人奕洛就算不亲自下来，也必定另有花样……”

过了一会，四山都恢复静寂。洞外那条小金蛇仍然毫不动弹。因此他们随即发觉那蛇竟是假的，但因制作精巧无比，目中居然有红信伸出，稍

有风力便摇颇不休，当真像是真的毒蛇吐出红信。

凌玉姬道：“他一定走了，我们快点开始练那修罗七式和十二散手，你练会了之后，就不怕那东海狂人了！”话虽如此，她的眉宇之间似乎蕴有隐忧。

无名氏反应灵敏，聪明过人，立刻就察觉出来。但他却不说出来，因为他已明白凌玉姬的隐忧乃是在于她自家也不认为他练会修罗七式及十二散手之后，就抵得住东海狂人栾洛。

既然如此，他说也无益，为了安慰她起见，果然又开始用心研习。

这一天，他只练会了两式。但这一来却激发起无名氏一种狂热，不论是坐立或卧倒，脑海中都尽是修罗七式在打转，潜心索求其中变化奥妙。这一晚他们各嚼一粒乾清涤毒丹，直到天亮，居然仍无事故发生。于是确知这种毒瘴可用乾清涤毒丹克制。无名氏因此对凌玉姬的父亲越感佩服。

翌日无名氏兴趣勃勃地习练修罗七式，下午时已经把七式练会，进步十分神速。凌玉姬满面欢愉之色，道：“据我爹说，这修罗七式是武学中一种经高的基本要诀，懂得这七式之后任何手法一学就会，一会就精，妙用无穷。但也极为难学！他说数十年来尚无人堪以传授，主要原因是没有这种天赋资质的人，纵然学上一辈子也不成功！”

无名氏道：“你爹也是武林高手了？他的大名是……？”

提起她的父亲，凌玉姬登时神采飞扬，更觉艳丽迷人。她望着洞外遥远的地方，道：“我爹的名字很奇怪，听过一次之后，谁也不会忘记，他的名字就是波父。据他自己说，有些人嫌父字不顺口，所以只叫他凌波……”

无名氏因以前的记忆已经丧失，近三年来的记忆中却没听说过此名，当了点头道：“不错，的确听过之后就难以忘记！”凌玉姬又道：“他长得高大漂亮极了，任何女人见到都要被他迷住，那些女人真可怜……”

无名氏道：“我也猜到他一定长得很漂亮神气，他为何肯让你一个人出来江湖呢？”

凌玉姬寻思片刻，才缓缓道：“你已经是我的丈夫，所以我不必瞒你，我爹他虽是时时出门，但最长久也不过两三个月就回来了，但他这一次离开了三年之久，没有一点音讯消息，所以我出来找他。好在家中最近的人也只有个奶娘，守在家中徒然日夕想念我爹，更觉日子难过！可是如果我找到他的话，一定会被他责骂！”

无名氏陡然焦急起来，道：“假如你出门后你爹就回到家中，他不是要急死了么？目下我们被困此地，看来凶多吉少，他老人家岂不是永远都不会知道？”

凌玉姬微微一笑，道：“这一点你大可放心，我爹只要回到我家，他就有法子找得着我，而且很快就会找到这里来！不过我一切的经过他也就全部皆知，不知会不会怪我杀人之事……”她似是想起那两个死在她口中无形毒外的两人，登时泛起哀伤之色，黯然垂泪。

无名氏道：“你怎会认为你爹曾躲在寺庙之中？”凌玉姬过了好一会儿，才道：“他为人很奇怪，有时会到寺庙去住上三两个月，日日和和尚与道人谈经论道！所以我猜他说不定忽然出家……”她的神色间仍然哀伤未息，无名氏不敢再谈论此事，便道：“现在尚有两个时辰才天黑，你传我十二散手如何？”

凌玉姬精神一振，欣然道：“只要你愿意练，我当然乐于陪你！”她颦

笑说话间莫不真情流露而美艳动人之极。她接住又说道：“这十二散手都是独立的招数，每一招之中变化无穷。我爹说这七式十二招如能参透揉合变化的话，天下任何兵器及所有交手时的情况都包罗在内，亦如剑有刻的长处，刀有刀的厉害。再者对方或者只有一人，或是二人以至千军万马，不论任何情形，这七式十二招都具备有应付之法，把握的住的话，举手之间就可退敌突围……”

无名氏自从练过修罗七式之后，再也不敢自以为聪明颖悟，反之，深觉武功之道深不可测，除了禀赋和悟力必须超人之外，还须时间来细细参透。因此他万分郑重地记住她说的每一句话。凌玉姬继续口授要诀和手法方位，无名氏依照着比划出架式，只学了第一手“天马行空”，天色便黑了。

翌日他整整练了一天。只不过多学了一手，原来他还须抽限练习那修罗七式，以免遗忘。

山中岁月在忽忧忽喜中匆匆过了十二日，凌玉姬的忘忧丹又用了大半。无名氏总算是学会修罗七式，那十二散手只会第一手“天马行空”和第二手“千军辟易”。这十二散手由于都是独立招数，宛如香象渡河，羚羊挂角，根本无迹可寻。所以他虽然十二散手都学过，却只记得两手。

又过了两日，无名氏正在苦练十二散手中第三招“玉钩斜”，忽然上面传来异响；凌玉姬连忙接拉他，两人侧耳而听，听出似是辘转和竹筐探到石壁之声。

凌玉姬心中大惊，眼中不禁流露出骇色，无名氏挺起胸膛向她微微一笑，比个手势。

凌玉姬贴住他的耳朵道：“那东海狂人奕格在十年前已得到爵位，他的武功非同小可……”无名氏轻声道：“你说过爵位有公候伯子男五种，他是什么爵位？”

凌玉姬道：“他是男爵。”无名氏接口道：“原来是最低的爵位……”凌玉姬骇然道：“你万万不可小觑他，试想普天之下多少武林人物，但名列爵位的不过是一百零几个人。这些人多半不在江湖上走动，因此等闲之人一辈子也见不到一个，东海、狂人奕洛在武林中名气甚大，如果折北海辛龙孙他们在此，就会告诉你这奕洛多么厉害了！”

无名氏刚想问她关于她父亲凌波父是否也列名爵位？因为听起来好像她很怕这东海狂人奕洛似的！但这时那阵响声已至洞口，转瞬间一个巨大竹筐吊下来，筐中飞起两条人影，刷地纵入洞中。

这两人身形迅疾不凡，凌玉姐为之一震，躲在无名氏背后。那两人落地现身，都是身穿劲装，背插兵器的大汉，满面凶悍之色。他们见到洞中站着一男一女，都不禁惊讶瞧着。左面的汉子道：“咦，居然还没有死掉，若然被那姓析和姓辛的找到他们就麻烦了！”

右边的汉子道：“大概他们有点门道，要不然姓析和姓辛的两人怎会胆敢闯入甘露寺，不少和尚死伤在他们手下？我看还是向头儿报告为是！”

这两人一径谈论，生似是不把面前的一男一女当做活人，狂态可掬。无名氏突然遭：“东海狂人奕洛可是你们的头儿？”

在边的大汉斥道：“好大胆的东西，居然敢叫出我们头儿的名字……”右边的大汉接口道：“我得瞧瞧这小子有什么道行，免得报上去头儿亲自下来，这小子却是个窝囊废，那时我们吃不完兜着走……”他陡然劲扑上来，“砰”的一拳向无名氏当胸击到。

无名氏本能的一手把凌玉姬拨开，自家向相反方向闪去，那大汉这一拳没有击中，沉雄的拳力疾然击在四尺外一具倚壁直立的骷髅上，“砰”地一响，那骷髅登时碎裂四散，飞溅得满地白骨。另外那个大汉突然向凌玉姬冲过去，口中喝道：“妞儿长得还不错，让大爷看清楚一点！”无名氏心中火气幕然升涌，疾然抄截，随手一掌劈去，那大汉回手一架，却没架住，砰地斜撞在洞壁上，登时倒下。

无名氏万万想不到随手一掌，就打倒一人，不由得楞了一下。另外那个最先向他动手的汉子急扑过来，口中招呼道。“小李快快起来，打死这厮……”右掌一招“排山运拳”向无名氏腰肋间击去，劲急绝伦。

无名氏见过他早先的拳力十分沉雄，这刻虽是第一次与人动手，但心中也明白这人功夫了得。因此不敢封架，连忙侧闪开去。那汉子变化迅速，顿时化为“旋风扫叶”之式，掌势横扫过去。这时无名氏已不能闪避，不然凌玉姬就得挨上敌人这一掌。他一念及凌玉姬，就忘了自身安危，修然踏中宫，走洪门，左手骄指轻轻一敲，右手急发出去。

那汉子掌势本来猛急异常，忽然被他左手轻轻敲中，登时软垂下去。跟着左腰中了一掌，闷哼一声，滚开五六尺远，动也不动。

第一个倒地的大汉挣扎着爬起来，无名氏冲过去，凌玉姬失声道：“不，不，别再动手……”声音中充满惶急意味。无名氏脚步立停，却见那个大汉刚刚拱起上半身，突然呻吟一声，就仆倒地上，再也不动。无名氏检视过那两个人，道：“奇怪，都断气啦……”

凌玉姬以手掩眼，喃喃道：哆可怕啊，又是两条生命死在我眼前……”无名氏走到她身边，缓缓道：“假如我们没有打倒他们，那就是他们杀死你和我……”凌玉姬爬伏在他胸前，颤声道：“我不是埋怨你的意思，但这种事情多可怕啊……”

无名氏向洞外望一眼，那条金蛇还在原处，闪闪生光。还有那个巨大的竹筐，还吊在洞口当中。此时，他已不恼凌玉姬的举动，叹了一口气道：“我们无须可怜这两人，马上又有人下来啦……”

凌玉姬被他提起此事，登时忘掉那两人惨死之事，抬头道：“是啊，就有人要下来啦，怎么办呢？”

无名氏道：“我现在已不觉得那些人有什么了不起，你看我一出手就大获全胜，纵然东海狂人来洛亲自下来，我也敢和他一拼……”

凌玉姬道：“不行，不行，修罗七式对付普通人还可以，但一定赢不了东海狂人米洛！”

洞口那个竹筐突然剧烈跳动，发出声响。无名氏忽然道：“我们如果把竹筐格下，他们暂时就没有法子下来……”说时，缓缓移步走近洞口。

那竹筐又剧烈跳动起来，无名氏伸手比一下高度，只差一尺就摸得到。他弯膝欲跃，凌玉姬忙道：“不，不要跳起，不然他们会把你吊上去……”

无名氏点头道：“你说得不错！”当下直举双手，向着那个竹筐自语道：“来，来；放低一点，对了，再低一点我就抓得到了……”

那竹筐摇摆甚剧，不时晃入洞内，但仍差一点就抓到。凌玉姬紧张得呆呆地注视着无名氏的举动，她真想不透一个人如何能转变得那么快，十几日之前，无名氏对生死根本不放在心上，但此刻求生的意志热烈坚强无比，只因即使他格下竹筐，也不过挨延片刻工夫，人家弄来一条绳索马上就可以下来。可是他却不肯放弃这片刻的时间，这是何等强烈的对比？

无名氏忽然抓住晃入来的竹筐，用尽气力往下猛拉。那竹筐急坠下来跌在地上，无名氏一把抓住那条拇指般粗的绳子，使出全身劲力，陡然一扯。顿时又扯下六六尺之多。

他快如闪电，又来一下，飕飕之声响处，那条索整条飞坠下来。

无名氏转身抱起凌玉姬，转两个圈子，一面叫道：“终于抢下来啦……”凌玉姬也满心欢愉，笑声不绝。生像他们已经过了一次生死大关。

上面再没有动静，过了顿饭工夫，忽然传来惨厉刺耳的狂笑声。凌玉姬毛发皆竖，怯怯道：“哪狂笑来了！”无氏道：“不要怕，他下来我就跟他以死相拼……”

狂人之声不仅刺耳惊心，而且由于绝壑中回音激荡，更觉声势骇人，淹没了其他一切的声响。

无名氏立即推开凌玉姬，抢到洞口处，阻挡住他们进来之路。那四人高矮肥瘦都有，个个手持兵器，杀气满面。

上面狂笑声陡然收歇，那四人之中的一个汉子仰头大叫道：“小李他们已经被害，看似男的动手！”

狂笑之声忽然又起，在这空山绝壑之中，实在令人闻而心悸。

那四名汉子生似接到指示，个个挺举兵器，逐步向洞口移动脚步。无名氏虎目扫处，但见两侧的汉子较前，当中的两个稍稍落后，心念电转间，已想起十二散手中第二手“千军辟易”的手法正好用来对付这种敌众我寡的场面，同时可操合修罗七式中的“借势”及“圈打”两大块的变化。

转念之际，那四人突然一齐发动，刀剑齐施，同时猛扑过来。无名氏已来不及再思忖刚刚想到的手法有没有破绽，急忙施为。但见他掌劈肘撞，膝顶脚踢，一出手间，那四人分为两批，先后凌空退飞七八尺远，倏然向无底细壑星泻电坠。

上面狂笑之声骤歇，那妙目独手的东海狂人栾洛呆呆俯视下面。转眼间他高大的身体震动一下，如从梦中惊醒，急急把手中握住的四条长索收回来。

他再向下俯视时，只见身穿淡青袍的俊美少年第一次走出洞口，仰头上望。双方互相瞧见，东海狂人米洛蓦然咧嘴狂笑数声，接着叫道：“好利落的手法，痛快，痛快，痛快，不过我看着有点眼熟，你是哪个人的门下？”

无名氏正要答话，凌玉姬尖声道：“别把我爹的名字告诉他！”无名氏迅即醒悟，如果把岳父的名字说了，岂不是等如教那狂人去找他晦气？于是嘿嘿冷笑两声道：“你就是东海狂人栾洛么？若是要知道我的来历，何不下来亲自出手？”

东海狂人栾洛侧着头连声狂笑，形状甚为可怖，然后道：“好主意，我马上就下来……”说罢，攀然转身急奔而去。

下面的两人等了好一会儿，仍然未见那东海狂人来泪下来，不禁大感惊异！

两个人都在惊疑紧张中守到傍晚，眼看渐渐暗黑。洞中光线已经朦朦胧胧，看不真切景色。凌玉姬忽然掩面哭泣起来。无名氏莫名其妙，柔声问她为何哭泣，但问了几次，她都不回答。无名氏一面要注意上面的动静，一面被她困扰的心神不定。突然气恼难遏，大声道：“我不管啦，最好那狂人立刻下来把大家都弄死……”

凌玉姬吃一惊，停住哭泣，投身在他怀中。她娇躯依偎的情态，实在

可怜可爱。无名氏叹一口气，缓缓道：“你究竟为何要哭呢？”凌王姬幽幽道：“我说出来你会生气么？”无名氏道：“你不先说出来，我怎知道会不会生气？”

她默然半晌，道：“你杀死这么多的人，心中不难过么？”无名氏道：“我若不杀死他们，那就只有被杀，那时你难不难过？”凌玉姬道：“天啊，假如你被他们杀死，我马上就跟着你死……”

无名氏征一下，道：“你这话可是当真？”

凌玉姬道：“到时你就晓得啦！”

无名氏道：“我们不算是真的夫妻，你何必陪我死？”凌王姬道：“不行，纵然你不当我是你的妻子，我仍然把你当做我的丈夫，爹爹一定会说我对……”

无名氏急忙道：“我没有不承认你的意思，但事实上我们只是嘴上说说，怎能当是真实之事？”

凌玉姬忽然哭起来，无名氏为之手忙脚乱，连忙道：“别哭，别哭，你肯嫁给我正是求之不得的事，既然你是真心，我也当真就是！”

他总算使凌王姬安静下来，沉默中两个人情感交流，比以往更觉热烈缠绵。无名氏时时刻刻记挂着危险，很快就从清施温馨的幻梦中醒来，皱起眉头道：“那狂人为何等了一天还不下来？莫非他也害怕被我推落绝壑之下？”

凌玉姬只摇摇头，无名氏寻思一会儿，道：“他会不会等天黑才动手？”凌王姬点点头，道：“他一定想等我们睡着之后悄悄下来……”

无名氏想了一阵道：“不对，他如果有把握赢得我，为何不立刻下来？一定是另有阴谋，也许等到半夜才发动！但也可能去找帮手，所以还本赶回来！”

他话声顿一下，又接着道：“我们先想想他们用什么毒计对付我们。若是找帮手的话，他找得到比他武功更强而又肯听从他出手杀死我们的人么？”

凌玉姬道：“相信不容易找得到！”

无名氏道：“那么他可能去取什么东西来对付我们，此洞离上面有六丈之高，而且突出洞外的石头面积甚小，不可能用水火攻袭……”他向洞外望去，忽然醒悟道：“你看到那条金蛇没有？他一定用蛇虫之类奇怪毒物来对付我们……”

凌玉姬衷心佩服万分，道：“你的智慧真是高人一等，那狂人一定打这个主意！”

无名氏搔搔头皮，又道：“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他再去找几个人来；先行冲入，他跟在后面，趁我对付其他的人时，乘机抢人来……”

凌玉姬大叫一声，道：“你真是聪明极了，我怎的想不到？”

无名氏被他连声称赞，更加用心深思，突然叹一口气，道：“那狂人如果用第一个计策，你有那颗珠子，不怕任何蛇虫，我们可以置之不理！但如果他是用第二条毒计，那就糟了！我刚才细细想过，如果他命四人同时下来，我绝对无法把四人一齐击落壑下，那时势必被那东海狂人栾洛冲了进来……”

凌玉姬害怕地望着他，无名氏接着道：“他一冲入洞，我就无法再对付先下来的人。”

但如果那狂人一出现就和他拼命，希望和他同归于尽，一齐滚下绝壑。可是其他的人就会对付你……”

凌玉姬挺胸道：“我会对付他们，就用这个……”她指一指面上丝巾。

无名氏摇摇头，叹了一口气，默然不语。

过了许久，凌玉姬见他十分焦虑，问他又不肯说，只好暗暗揣测。无名氏烦恼地在洞中走来走去，凌玉姬柔声道：“你可是怕我对付不了别的人么？”

他摇摇头，仍然走来走去。凌玉姬道：“可是怕我不敢杀人？”他又摇头，走了几步，道：“你要晓得，我当真把你当做妻子之后，就十分认真……”

此时此地，这几句话的意思特别真挚感人，凌玉姬情不自禁过去搂住他。两人拥抱了一阵，凌玉姬轻轻道：“俄如果对付不了那些人，一定剩下一支毒针给我自己使用！”

无名氏点点头，沉声道：“这样我就放心了！”

他们成惧的坐到天亮，几乎以为那东海狂人栾洛不会再来。正想睡一会儿，突然一阵惨厉狂笑之声传下来。

上面的危崖边此刻出现了许多人影，东海狂人俯身向绝壑纵声狂笑，在他身后一共有十八个人，个个身穿华丽衣服，带着兵器。面目间都有一股凶悍狂厉之气，教人感到这些人好像都不大正常。

人丛中有个人突然也发出尖锐的疯狂笑声，跃到崖边，和东海狂人染洛并肩向下面望去。此人笑得浑身摇动，个子虽矮，却似乎已站不大稳。

其余的人也陆陆续续发出骇人的笑声和叫声。东海狂人染洛突然用断了一截的左臂扫在身边那矮子的身上，那矮子一连打几个科斗才停住，缓缓爬起来。

所有的声音尽皆沉寂，东海狂人染洛侧着头，缓步向那矮子走去，生似要上去杀死他。

那矮子却没有一点惊恐之色，早先那种狂态也完全收敛，生像是被东海狂人染洛这一下打得清醒过来。他仰头望着天空，凝眸思索。

东海狂人染洛用那只独眼向其余的十七个人缓缓凝瞧，那些人都垂头默然，流露出一种绝对服从的态度。

那矮子眨眨眼睛，道：“属下已想出三条计策，请寨主裁夺赐教！”他说话时一派文质彬彬，和刚才他的狂态判若两人。

东海狂人架格点点头，矮子冷静的接着道：“目下狂人寨二十四疯神除了六个已死，其余十八人均在此地，属下第一个计策是利用我们十八疯神使那一男一女无力抗拒！”

东海狂人染洛阴森森地哼一声，道：“我狂人寨中二十四疯神以你军师余宇为首，你这第一计听起来果然有点门道……”他虽是奖励之言，但如叫旁人看来他那等凶恶可怕的神态，却似乎没有一点善意。

军师余宇冷静的如同铁石，缓缓道：“承蒙寨主夸奖，属下愧未敢当。这第一策进行步骤分为两部份，第一部分由四名兄弟无缘绳下去，绳子末端系在身上，如此纵然他们丧命，仍然不会掉落壑中。接着第二部分是其余的人三三两两下去不断进犯，以属下想来，被杀人数不会超过十四五人，他们就心寒手软，再也无力反抗我们……”

东海狂人染洛狰狞大笑，道：“好，好，此计古今以来闻所未闻，你堪称天下第一军师！哈……哈……”他笑声陡收，接着道：“还有什么计策？”

军师余宇冰冷逾恒，缓缓道：“第二策是由寨主施展驱遣毒虫大法，把一巢毒蜂投在洞口，等两人被毒蜂侵袭之后发狂而死！”

东海狂人来洛口中发出刺耳的嘿声，道：“还有别的妙计没有？”

军师余宇道：“前两策一是拼着全寨二十四疯神全数折丧以克敌致胜，一是不损一兵一将，亦可消灭敌人。第三策则是中庸之道，先由两人至四人一起缘绳而下，寨主亲自命驾出战，跟在后面，只等前面的人开始进犯，寨主立即飘落洞口，如此可免被敌人抢制先机，趁你双脚尚未踏实之时就出手猛攻……”

他说完三条计策之后，突然仰天狂笑不已，后面那十七个面目凶悍的华服汉子，忽然都跟着他狂笑厉叫起来，登时变成一片凌乱可怖。

东海狂人思索一阵，右手一举，围绕在四下的人全部突然沉寂，他们虽然忍住疯狂之态，但面上肌肉不停地抽搐，全身也不时颤动。

“军师你想出的三策，其中中庸之计我甚感烦厌，决定用~二两策对付敌人！”

那一十八个华服汉子包括矮小的军师余宇在内，突然又狂呼厉叫起来。

东海狂人来治走到左侧~口箱子旁边，俯身掀起箱盖，箱中登时涌起数十点马光。

他俯身伸手向箱中一措，捧起一个大如堵格的灰黑色蜂巢，缓步向崖边走去，所有的华服汉子都冲到崖边俯首瞧看，有些身躯前倾的很厉害，教人十分担心会自行掉下无底绝壑。

东海狂人奕浴五指一松，那个蜂巢带着一群身黑光芒直向下飞坠。

洞中的无名氏和凌玉姬正等得心中烦闷，忽听洞外石上砰地~响，四道目光一齐望去，只见五上多了一个拷诸般大的蜂巢，四周数十点乌光电急飞逐，竟是一群体积巨如儿拳的黑蜂。

那群巨大的黑蜂在飞舞之际，不时互相猛碰急撞，呈现出一种狂乱的现象，生似这些巨蜂也像那些疯神们一般，完全在疯狂状态之中。

凌玉姬见了这等可怕的巨蜂，当真比见到挥刀抡剑的敌人还要害怕，掩眼尖叫一声。

第三章 情海恶魔情陷石榴裙

无名氏全身毛发皆竖，但他还能咬牙忍住，运足力量，准备扑击这些巨蜂。

那群巨蜂飞行时发出刺耳惊心的振翅声，焕然有七八只电急向洞内飞来。

无名氏急不及待，相隔尚有六七尺远，就双掌齐发，“砰砰”两声，掌力冲处，那七八只巨蜂一齐坠跌，在地上翻滚爬动，生似人类濒死之前的挣扎。

无名氏眉头一皱，道：“奇怪，好像还没有击中他们……”

话一出口，突然如有所悟。这时洞外又飞入四五只黑色巨蜂。无名氏这一次蓄势聚力，却不轻发。

那四五只巨蜂带着强烈刺耳的振翅声电急飞入来，这一回没有掌力阻挡，转眼间已飞到四尺之内。

凌玉姬虽是掩住双眼，但耳朵还是听得巨蜂飞行之声，这时恐怖的心碎胆裂地尖叫一声。

无名氏急急发掌，一下子把那四五只巨蜂都击出洞外，但见这些被掌力击中的巨蜂都束翅敛足，向壑下跌坠。

这一来他就弄不清楚这些巨大的毒蜂到底是因别的原因而死？抑是完全由于被他的掌力所击毙。

他一手探到凌玉姬前，手指伸入她衣服之内。凌玉姬此时哪有心情和他温存，口中连声说出“不”。但她禀性温柔。到底没有用手去推拒。转瞬已被无名氏的手伸入衣服之内。

无名氏的手在她嫩滑富有弹性的胸前双丸间略一摸索，随即缩了回来。但见凌玉姬胸前衣服之外，已多了一颗暗赤色的珠子。原来无名氏并非在这等危急关头对她施以禄山之爪，只是把挂在胸前的雄黄珠取出来，露在衣服之外。

洞外的巨蜂群陡然振翅向壑中飞去，“嗡”的一声，全部去得无影无踪。

无名氏抹抹头上冷汗，一手把她抱过来，道：“不要怕，那些恶虫都跑了，你爹给你的雄黄珠真有用……”

凌玉姬余怖未息，紧紧搂住他，连连娇喘。她越是这等可怜的样子，无名氏胸中雄心豪情更加飞扬，觉得自己身为丈夫，必须尽力保护这个娇柔的妻子！

在崖边俯视下面的一群疯狂之八个个都目瞪口呆，只因那一巢毒蜂乃东海狂人栾洛的至宝，从来是见人就争相扑去，飞行特快，就算武功极为高强之八，也无法逃得出这一群巨蜂的毒刺。

米洛厉声狂笑中，突然又在箱中取出最后的一个蜂巢，急急投在下面洞口，俯身下视，只见那些巨蜂刚一飞舞相逐，倏然间全部飞向绝壑，竟连蜂巢也不要了。

东海狂人栾洛失去至宝，气得厉啸连声，随手向人丛中一指，四个华服汉子狂呼怪叫地冲过来，军师余宇迅速地把绳子系在他们腰间，另一头却缚车在水架之上。

其余的人狂笑狂叫，闹成一片。这种气氛感染到那四名最先下去的疯神，因此这四个人不唯毫无丝毫惧色，反倒狂乱大呼，全身剧烈额跳。

军师余宇在一旁迅快地量度那绳索的长度，然后向东海狂人米洛点点头。

栾洛厉声道：“下去！”那四名华服汉子疾地纵出危崖。他们口中衔着兵器，双手扯住近木架那一端的绳索，快速地双手交替缘下去。

下面的无名氏和凌玉姬都隐隐听到上头杂乱的声响，最后听到东海狂人栾洛发出命令的声音。无名氏迅速地吻她一下，道：“等会儿如果情势不利，我们就没有时间告别了……”

凌玉姬两眶清泪直洒下来，咽声道：“夫君放心吧，我会处理自己！”

无名氏听到“夫君”两字，不觉如有所感，愣了一下，缓缓道：“啊，对不起，我记得好像是已经结过婚的人，唉，此时脑筋混乱的很，仍然想不起来！不过假使我本是有妻子的人，对你就太不公平了，我现在光和体约定，假如我死你活的话，那么我们就解除婚约，好在我们只有夫妻之名而无夫妻

之实，同时我虽然见过你的全貌，可是死掉的话，就不成问题了！”

凌玉姬打开首时听到他说记得好像有妻子的话，登时就像被霹雳轰顶，采若木鸡。

因此无名氏其后说的话，她虽然听见，但一时却说出一言半语。

洞外忽然传来声响，无名氏回头一瞥，只见四个面目凶悍神情疯狂汉子，都持着兵器，站在洞外的石头上。

无名氏疾然跃到洞口，那四个汉子倏然同声厉叫，举起兵器凶猛扑过来。

这些汉子们个个武功高强，身法迅快，展眼之间，刀光剑气已笼塞住洞口。

无名氏毫不犹豫使出十二散手中第二式“千军辟易”，同时揉合修罗七式中“借势”及“圈打”两大决。但见他掌劈肘撞，膝顶脚撞。把式一发，迅疾如风般冲入刀光剑气之内。这时双方动作均神速如电，那些华服汉子感到形势不妙，刚刚变招换式之际，无名氏的掌力脚影已袭上他们身上。

但见那四人分为两批，挟着数声惊心动魄的惨叫，先后退飞开七八尺远。

按照常理，这些属于二十四疯神内的四名汉子，既然均已惨死，应该向绝壑中急坠才是，但这时但见那四人退飞七八尺远之后，突然又一齐急补回来。无名氏虎目一瞥，只见这四人次序先后不一，那一手“千军辟易”似乎已不合用，心头掠过“天马行空”这一式散手，却又仍然不切合目前情势。

说得迟，那时快。四名汉子先后急扑回来，第一个已冲了入来。

无名氏所学到的武功手法只有修罗七式及十二散手中的两把，此时被迫自由变化，由于来人冲势太猛，因此他一掌劈出之时，按照修罗七式中“拦劈”大决的手法，掌中力量后吐先发，跟着五指倏然一按。

那名汉子来势虽猛，可怪的是他全然不出手发招。因此无名氏更加省事，手掌一发即收。那名汉子呼地又飞出外面。

人影相继闪动电急扑到，无名氏潜心敛意全力施展修罗七式的奇奥手法，“嘭嘭嘭”连响三声，那三人又被他震出洞外。

凌玉姬突然尖厉地叫了一声，无名氏听出声音不对，匆匆回头一瞥。只见她双手掩目全身发抖。

无名氏虽然知道她又是为了敌人惨死之事以致如此，但她的确十分可怜可悯，不由得纵退到她身边。

耳中但听“呼呼”风声，敌人又复扑入洞中。无名氏随手一掌劈去，忽然感到不对，转头一望，只见那敌人竟然又是那四名汉子之一，乃是第二次来袭时最先被他劈出洞外之人。而他居然作三度进犯，这是可惊可怪理由之一，其后这汉子冲入洞内之后，突然来势一挫，又向后退飞出。

他刚好看清楚，凌玉姬掩面悲惨地道：“他们是被缚在绳上，所以死了还会荡回来，天呀，多么可怕啊……”

无名氏恍然大悟，因此急忙纵到洞口处，连发数掌，把那四人摇荡之势抵住。

转眼间上面三名汉子缘绳疾溜下来，刷刷数声，都落在大石之上。东海狂人奕洛在上面忽然发出令人惊怖的狂笑声。那三名华服汉子跟着齐齐放声大笑，一派惨厉骇人的景象。

无名氏因一心一意潜心冥思用什么手法御敌，所以丝毫不被这些可怕

的声音景象所动。

那三名华服汉子急扑进来，无名氏一招“天马行空”，闪电般迎上去，先发制人。

最左边的汉子手中利刀急使“夜战八方”之式，荡起一片刀光。无名氏猿臂一伸，骄指敲处，已击落他的利刀，跟着健腕一挥，那名疯神胸口挨上一下，腾腾直退开去，一脚踏空，厉叫一声，人已向无底绝壑栽倒落去。

无名氏这一招“天马行空”变化尚多，这时脚下错开两步，铁掌双飞分头劈去，那两名汉子或闪或架，都没有成功，“嘭嘭”两声响处，一齐栽坠壑中。

无名氏屡次得手，胆力大壮，恨不得再有几个敌人下来让他细加试验。

凌玉姬浑身发抖，满心悲惨之情，她虽然掩住面庞不想看见这种可怕的面目，但又忍不住在指缝中偷觑，是以一切经过仍然看得清清楚楚。

突然间又有两名华服汉子狂呼纵下，无名氏施展出修罗七式的奇奥手法，拳打掌劈，一照面间就把那两人劈落绝壑。此时他不但手法利落，而且掌上真力越见威猛。

那些疯狂般的汉子们分批相继下来，不久工夫，被无名氏连续劈落绝壑中的人一共已达十人，加上四个缚在绳上的共是十四人。之后，隔了好一会儿工夫，没有人再缘绳下来。

无名氏突然想到上面可能只剩下东海狂人栾洛自己，所以隔了片刻尚无动静。

心灵一转，倏然冲出洞去，右手疾出，抓住一个已死汉子头上绳索，运足全身之力，向下猛拉。第一、下生似拉得松动一下，第二次竭力、扯，那条绳索飞坠下来。由于那四个已死的人棋是虚悬大石之外，是以无名氏一撒手，那个尸体就带着一条长蛇般的绳索向绝壑中电急飞坠。

无名氏一旦得手，立刻向第二个尸体身上的绳索抓去，如法炮制。

这一次连着猛扯三下，忽见那三具尸体一齐向绝壑中飞坠。转瞬之间，那个人字形的木架擦过洞前大石，在石上撞了一下，随即翻落杳冥无底的壑下。眨眼间已隐没在沉沉暗影之中。

原来这四条绳索均是缚牢在木架上，第一条是绳结松散而下坠，第二次他连木架拉折，故而所有的尸首一起深葬于无底绝壑之中。

无名氏除去洞口的可怖景象，不觉志得意扬。抬头一瞥，只见崖边突出两个人的上半身。其中一人认出是东海狂人栾洛，另外一个则是矮小个子。

东海狂人栾洛厉声道：“你叫什么名字？”

无名氏道：“我无名无姓，就叫做无名氏！”

东海狂人以为他不肯说出姓名，突然发出惨厉可怖的狂笑。

在他旁边的军师余宇直起身子，自言自语道：“无名氏……他叫无名氏……哈……哈……这厮八成是个疯狂之人，如果加入狂人寨，我的位置非让给他不可！哈……”

他虽然不可抑遏地狂笑起来，那种惊人的狂态，比东海狂人栾洛有过之而无不及。

仅仅是笑声不及米洛那么响震四山般骇人而且！

栾洛对他的话大大不以为然，厉声道：“就算此人已经疯狂，但难道那凌玉姐也发狂了？”

他的声色暗蕴一股阴毒的意味，军师余宇狂笑中似是掠过惊恐之色。

但仍然狂笑不止，生像是已经无能自制。他这种狂态似乎具有传染性，以致后面的三名华服汉子都发出“格格”笑声。

那军师余字向壑下望去，狂笑声中加上手舞足蹈。突然间厉吼一声，耸身向下面的无名氏直扑下去。

无名氏见他不须绳索便自凌空跃下，心头大凛，疾然退入洞中。人影一闪，已落在大石边缘，突然发出“砰”地一声巨响，只见那条人影弹起数尺之高，复向石外绝壑急坠。

无名氏此刻才知道那矮个子敢情不是有凌空飞下的能为，而是狂乱得难以自制之故。

深心中不由得泛滥起一阵寒栗，浑身毛发告竖。

转眼一看，只见凌玉姬倚在墙上的双手下垂，两目紧闭，敢情已经昏厥过去。无名氏过去把她抱在怀中，过了一会儿凌玉姬回醒过来，眼光一落在他面上，忽然惨厉地尖叫一声，用力推开无名氏，自家退到一隅。

无名氏呆呆望着她，定一定神，道：“你怎么啦？可是哪儿不舒服？”

说时，移动脚步，向她走过去。

凌玉姬尖叫连声，掩面道：“不要走，不要走近我……”跟着哭泣起来。

她这种厌恶拒绝的态度，大大损伤无名氏的自尊心。他脚步一倍，定睛望着她。

这时他已明白她为何这样对待他，自个儿俯首望一望双手，陡然感到手掌上似乎已染满血迹。

他开始感到十分不安，要知道那十几个人之死，他并非对此毫不动心。但保护凌玉姬安全的意念支持住他的勇气和决心，所以一直浑然不觉。目下她那种厌恶的情绪，使得他怀疑起自己所作所为是否没有错失？同时他忽然想到，今日之局纵使解决，但他还能不能和她在一块儿？

外面突然传来两下细微的声响，他转目一望，只见两个华服汉子凶悍地并肩站在大石之上。

无名氏犹疑一下，那两个华服汉子已纵扑进来。

凌玉姬惊叫一声，无名氏登时一声虎吼，迎扑上去。那两名华服汉子虽是狂态可怖，但似乎也晓得对方厉害，攀然分开，使无名氏不能兼顾。

无名氏果然大受牵制，左右为难。

洞外人影一闪，候地响升起震耳的狂厉笑声。无名氏向外面望去，但见那东海狂人荣洛高大的身躯，屹立在洞外那方大石之上。

此人相貌丑陋，左颊上一道刀疤斜伸至左额之上，一眼已瞎。左手下半截衣袖随风飘摇，气派厌恶已极。

无名氏脑海中倏然闪过要与这狂人同归于尽的话。另外的两个汉子凌玉姬如果收拾不了，恰好剩下一支毒外可以留给自己使用！

此念掠过心头时，但觉一阵极强烈的刺激侵袭全身，蓦地咧嘴发出一阵狂笑。

那两个汉子本已伺机欲动，突然被他疯狂的笑声引发起狂性，不由自主地格格地而笑。

无名氏不理那两个汉子，一径举步向洞口走去。东海狂人奕浴冷静得有如石人，动也不动。

等到无名氏走出洞口，狂笑停止之际。荣洛才冷冷道：“你如肯投技效我狂人寨中出力，我可饶那妞儿一命！”

无名氏哼一声，仍然缓步向他迫去。东海狂人来格定睛望着他，那只独眼之中射出一股奇怪的光芒。但无名氏脚下依然不停，转瞬之间已离他不及五尺。

东海狂人收敛起奇怪的目光，冷冷道：“可是那妞儿不要你了？”他的外号虽是狂人，但应敌之际，却冷静逾恒，而且料事如神，每句话都足以使敌人心乱。

无名氏身体一震，眼珠微转，东海狂人栾洛蓦地大喝一声，左手衣袖一拂，右手一拳当胸击去。一收一发之间，迅疾如电。这一拳的凌厉攻势登时把无名氏逼得退入洞内。

这两人的拳风掌力劲力无比，激荡得整座石洞内潜力旋卷。凌玉姬及另外两个华服汉子因此不得不各自靠向墙壁之上。

无名氏突然间劈出一掌，手法奇奥。东海狂人栾洛因料想不到，右手经脉要穴险险被他击中。此时不由自主向后撒闪，那股凌厉的攻势登时化为乌有。

无名氏这奇特的一掌乃是修罗七式中一记基本手法，用的是第五大诀“扣曲”要旨。

这修罗七式他已练得十分纯熟，加之早先已有过相搏的经验，这时因势利便施展出“锁掌”大诀手法，双手忽而硬锁，忽而巧拿，手法精奇巧妙之极。

这一路手法施展出来，顿时扭转战局，转瞬之间，已把东海狂人米洛迫出洞外。

那东海狂人栾洛平生未曾遇见过这等厉害的对手，尤其是目下他自家一身惊人功力，竟因对方手法巧妙奇奥，以致无法拼斗内功。

他急得大吼连声，好不容易才在洞外大石边缘处稳住后退之势。

洞中的两个华服汉子被这两人迅快精奇的激斗吸引住全部心神，竟然忘了向凌玉姬出手。

东海狂人栾洛厉声喝道：“混帐东西，你们站着不动干吗？”

那两个华服汉子一怔神，口中呼啸连声，一齐向凌玉姬移步迫去。

凌玉姬害得尖叫一声，差一点就昏迷过去。

无名氏耳中听到凌玉姬尖叫之声，心神微乱。那东海狂人栾洛何等厉害，修然抢到先机，“呼呼呼”一连发出三拳，快如电掣，威如雷霆。无名氏抵挡不住，脚下踉跄急退，眨眼又退回洞中。

那两个华服汉子一来有点惧怕那无名氏的武功厉害，二来洞内地方有限。栾洛及无名氏一进来激烈搏斗，就迫得他们无法走动，都紧紧靠在墙上。

无名氏打开始和栾洛交手至今，都是仗着修罗七式的奇奥手法。居然已与这名满天下的狂人激战了三十来招。这时倏然疾出左手，施展“黏引”大诀，轻快一黏一引，东海狂人栾洛刚猛无传的秦力登时歪开一分。无名氏身形忽然跃起数尺，掌劈脚踢。不但攻势凌厉的无法抵御，而且招数诡奇迅快，令人眼花缭乱。

东海狂人栾洛自觉无法招架他这一招，疾快后退。无名氏抢到机先，毫不放松，掌劈脚踢，转眼间又把东海狂人栾洛迫出洞外。

他这一招“天马行空”乃是十二散手中的第一招，奇奥之中，并非纯以巧妙手法克敌制胜。因此这一招可就把东海狂人栾洛打得有点心服

两人就在洞外的大石上迅快绝伦地连换五六招，无名氏终究是初学之

士，这一招“天马行空”的无穷变化到后来已感到有点来不及运用，亟须时间加以思索。

他手法微微一滞，东海狂人米洛疾然一拳劈向他胸前。无名氏左掌一拍，拳掌相交，突然黏住不动。

东海狂人米洛运力一迫，无名氏退了半步。

凌玉姬远远瞧见无名氏内力稍逊于东海狂人米洛，心中大惊。但她有了上一次的教训，因此不敢出声，以免扰乱他的心神。

东海狂人狞笑连声，复又运力猛迫。无名氏抵挡不住，脚下又退了半步。

但多退了这半步，登时触忆起修罗七式中的第一招，右手骄指遥遥一点。

东海狂人来沉心头一凜，急急撤回三成真力，以备应付对方隔空点穴手法。

这一来无名氏大大迫前了一步，把东海狂人米洛挤到大石边缘。若然再退半步，就得掉落绝壑。

但那东海狂人米洛右拳上内力陡增，登时把无名氏迫退一步。无名氏右手遥遥一点，便又把他迫回原位。两个人此进彼退，总是一步上落。

他们每一进退，都令人看得惊心动魄，紧张异常。凌玉姬但觉头皮发炸，血液运行加速，心脏狂跳得几乎从口中迸出来。

东海没人米洛渐渐了上风，他不但功力深厚，而且机诈多智，阅历丰富。无名氏连接五六次没有把他迫落绝壑之后，局势就稳定下来，危机也减少许多。他单眼中的凶睛一转，狂吼一声，喝道：“你们快把那妞儿的皮剥下来……”

他不说杀死凌玉姬，却下令剥她的皮。这句话果真使得无名氏心头大震。要知无名氏早就认定今日之局如果能够同归于尽，已经十分满意。因此凌玉姬纵然死在敌人手上，他也不至于这等震动。可是老然她被敌人们强脱衣裳，施行剥皮的手段，这种凌辱当真比死还要难过。

东海狂人米洛厉啸一声，左袖一拂，卷住无名氏右臂，身形疾然急旋，登时变成无名氏在外，他自家在内的有利位置。

凌玉姬惊得魂飞魄散，但觉头脑昏涨，情不自禁的尖叫一声，身形摇摇欲倒。

那两个华服汉子双双挡了上去，倏然间已分别抓住她的玉臂。

凌玉姬双眼露出昏昏沉沉的神色，向后便倒。但被那两个华服汉子抓住双臂，倒不下去。

这两个华服汉子狰狞啸号中，其中一个猛然伸手去抓她面上丝巾。

无名氏虽是危急万分，但因面向石洞，因此瞧见所有情形。凌玉姬昏迷的神态落在他眼中，顿时知道她不但无法用口中毒针伤敌，只怕连自尽也来不及。他心神一分，东海狂人米洛把握时机，拳头上运足全力，猛然推去。无名氏无法相抗，倏然后退。脚下蓦然一空，身已有一半倒出大石之外。

米洛狂笑一声，接着运力猛然推去。

无名氏上身已倾出大石之外，哪禁得起东海狂人米洛这一下全力猛推？身形又复向后移动半尺左右。

这时他们两人的左拳仍然黏在一起东海狂人米洛一时之间无法立刻收回拳头，生怕被对方借势用力，扳回这等不利的形势！

只见无名氏的身躯宛如拗弯了的树枝一样，倒伸出石外，下面就是杳冥无底的绝壑。

东海狂人栾洛右拳紧紧抵住对方左掌，突然又迫前半步，下面双腿已碰着对方的两脚。

这时洞中的凌玉姬似是已经从昏迷中回醒而见到无名氏危殆万分的情形，发出一声尖叫。

无名氏突然精神一振，右手闪电般抓住东海狂人栾洛断去一截的左臂，朗声大喝道：“玉姬小姐，你已经把以前一切都忘掉，我目下与敌偕亡，等如没见过你的全貌……”

话声甫歇，他右手已使出修罗七式中“借势”大诀，巧妙无比的借力猛拉。只见东海狂人米洛高大的身影横族过去，两个人一齐坠向无底绝壑。

这两人向壑下跌坠之际，立刻分开，转眼之间已飞坠六七丈之多。东海狂人栾洛独眼间闪动着奇光，猛可吸一口真气，略略缓住下坠之势，右臂一振，手中忽然飞出一条长长的黑影，射向峭壁上一块形状奇古的磷岫怪石上。

那条黑影竟是一枚特制的飞抓，此时扣住那块怪石，牢固异常。东海狂人栾洛身形大震一下，便荡向峭壁。居然停住下坠之势。

同时之间，无名氏已宛如星泻电坠般消失在冥冥幽壑之内。

石洞内的凌玉姬先是被那两名华服汉子拉住双手，昏沉中被一个华服汉子伸手揭开她面上丝巾。这个华服汉子陡然感到手背上微风一拂，念头尚未转过来，已经失去知觉，当场身死。

这时凌玉姬恰好见到外面无名氏危殆的形势，不由得尖叫一声。眨眼之间，无名氏已拉了东海狂人李洛一道跌坠向无底绝壑。

她脑中轰的一声，但觉眼前发黑。而另外一个华服汉子这时也大大一愣，原来他忽然发觉同伴已经无声无息地断送一命，同时东海狂人栾洛也偕同敌人跌落绝壑之中。这些奇特的变化使他一时愣住，呆若木鸡。

转瞬间这华服汉子清醒过来，随手一推僵立不动的同伴，那人应手倒下，发出“隆”的一声。

他转眼瞧见凌玉姬美艳媚人的容颜，突然发狂地放声大笑，伸手去摸摸凌玉姬的玉面。

凌玉姬心中迷迷们们，直到对方要把她抱起之时，才突然惊动，本能地以口中毒针向那汉子面上吹去。

那支细如眉毛，无形无声的毒针虽是打中对方，却刚好打中他的牙齿。因此毫无用处，凌玉姬此刻什么都不会想，只有一个意念，便是设法杀死这个想污辱自己的人。她擅口微张，吹出一股微风。

那华服汉子突然眼神一定，接着便倒在地上。

石洞中只剩下凌玉姬一个，遍地仅是尸首骷髅。凌玉姬心中一片麻木，举步走出石洞，向绝壑下面望去。

但见十多丈的石壁上，生像有个人附在其上，但一来相隔太远，二来壑下光线幽黯，若是平常之人，根本无法瞧得见有人。凌玉姬虽是炼有内家功夫，目力强于常人甚多，但要她辨认那条人影究竟是什么人，却也无法看出。

那道模糊的人影好像吊挂在石壁上，动也不动，是否已死也无法猜测。

她呆着一阵，心想也许是被击落绝壑的华服汉子的尸体恰好挂在石壁上。

当下仰头上望，石壁上还有两条绳索挂着。她目光沿着绳子向上望去，只见崖上有个人正俯身下望。

她见了大吃一惊，原来那个俯身下望的人双目亮如明星，几乎能够瞧清楚她的面貌。

但她因天上光线强烈，所以无法看清那人是什么样子！

凌玉姬芳心一震，急急退回石洞内，找回那条白丝巾，蒙住面孔。

她口中三支毒针业已用完，但这等毒针细如眉毛，要重新装上不大容易。况且凌玉姬此刻心情怔忡悲惨，脑海中一片混乱，除了下意识地找回那条白丝巾蒙住面孔之后，就不晓得应该做些什么事。

忽然洞外传来一声轻咳，她转目一看，只见一个身穿华贵长衫的人站立在大石之上。

此人面目秀朗，年纪约在二十五六左右，双目神光炯炯，锐利之极，生似能够透穿别人的内心秘密。

她呆滞地望着那人，不言不语。

那人目光迅速地扫过洞中，但见尸首遍地，此外还有几具骷髅，景象惨厉可怖，不觉皱皱眉头，冷冷问道：“这些人都死在你手中的，是不是？”

凌玉姬望住他特别明亮的眼睛，歇了一会儿，缓慢地点头，现在她已知道这个突然出现的人必是早先在崖上俯望的那个。这可以从他那特别明亮的眼睛中辨认出来。

那人鼻子中哼一声，举步入洞内，他举手投足之间，洒脱中显得甚是沉稳有力。

他似乎并不因凌玉姬能够杀死许多的人而稍有戒惧之心，仍然若无其事地走到凌玉姬面前。

凌玉姬不知此人将要如何对付她，直到这时她才突然记起自己忘了装上毒针，因此等如组上之肉，只有束手任人宰割的份儿。

那人缓缓抬起左手，掌心肉色著然地发生变化，转眼之间，已变成紫青色。

他作势欲拍，忽然凝止不动，哼了一声，道：“看你的外表，实在想不到这么恶毒！”

凌玉姬娇躯一震，脱口道：“你已经瞧见我的面貌？”那人冷傲地望着她。既不否认，也不点头。

凌玉姬突然移动左手，探入怀中。那人鼻孔中哼一声，迅快如电光石火般伸手一点，凌玉姬但觉左膀一麻，五指已失去知觉。

那人道：“你有什么厉害暗器？不妨把名字说出来让我见识见识……”

凌玉姬嘴巴微张，话到口边，忽然忍住不说。她本想告诉他不是取暗器对付他，只不过打算摸到毒针，用以自杀毙命。

那人又冷冷一笑，道：“你也不睁一睁眼睛，看看我是什么人，竟敢出此下策……”

凌玉姬感觉出这人好像有意要用恶毒的手段凌辱折磨她，心中十分惊惧，再者想到无名氏已葬身绝壑，自己理应陪他一死，心念一转，登时放步疾向洞外奔去。那人冷然望着她的背影，竟不出手拦阻。

凌玉姬脚下颇快，转眼间已冲出洞口，毫不停滞，涌身向深壑纵出去。

那人见她当真寻死，不觉露出十分惊讶之色，迅决无伦地俯身拾起绳索，猿臂一振，一条长影飞射出去，绳头那一段恰恰缠住凌玉姬的纤腰。

凌玉姬双脚一离开大石，顿时闭起双目，蓦地腰间一紧，一股强劲无伦的潜力逼到身上，猛然间已把她拉回洞内，落在那人面前。

那人望她一阵，道：“你为何不向上面逃生？”

凌玉姬睁开双眼，道：“我不要活，只求一死！”

那人听了这话，两道剑眉不觉紧紧锁起来，缓缓道：“我晓得你想死，目下就是问你为何不想活之故！我劝你老老实实说出来，免得我用不客气的手段对付你，你大概从我这只手掌的奇功上看出不容易消受，所以想干干脆脆求个痛快，是也不是？”

凌玉姬点点头，叹息哀求道：“那么你让我跳下去死吧，行不行？”

那人道：“你把原因说出来，我可以考虑答允，痛快的结束你一命！”

凌玉姬立刻道：“因为你已看见过我的面貌！”

那人听了大惑不解，道：“你的脑袋大约有点糊涂不清！”

“不，不，我清醒得很。”

“那么你真心为了我看见你的面貌而必须一死了？”

“是的。”她简短地回答。

“你的面孔为何不能让别人看见？”

凌玉姬道：“不行，因为我知道没法子杀死你，就只好寻死了……”

“这些人可是因看见你的面貌而被你杀死？”

“是的，但只有两个是这样……”

那人忽然大怒起来，厉声喝道：“狠帐，你的面貌既然不能被人看见，何故又在人间走动？”

凌玉姬怔一下，道：“我说的是用丝巾遮住的部分，哪一个要是揭开丝巾，我就非杀他不可！”

那人摇摇头，道：“岂有此理，岂有此理，我偏要揭开你的线巾瞧瞧……”

他突然伸手揭开她面上的丝巾，动作迅快异常，以致凌玉姬根本无法躲避。再者她的左手完全麻木，也影响到她的反应。丝巾一旦揭开，凌玉姬的面庞便全部呈现出那人眼前。

她的容貌在艳丽中隐隐蕴含着一股依骨消魂的姑媚，使人看了之后，无法忘怀。

那人不知不觉张开嘴巴，伸出舌头舔唇。凌玉姬暗自叹口气，毫无办法。若然此刻口中有毒外的话，就在他初次得睹全貌，惊为天人而愣神舔唇之际，便可用毒针吹射在他舌头之上，这样他死后再也验不出半点伤痕。

那人手指一松，丝巾掉下来，挂在她肩上。凌玉姬连忙用右手把丝巾弄好，恢复遮住半截面孔的原状。

他皱皱眉头，道：“你长得很好看，为何要遗起来？”

凌玉姬低下头，缓缓道：“你不用多问，我如果没有法子杀死你，我就自杀！”

那人现出气愤的样子，道：“我就不信有这等事，冲着你这句话，非让你活着不可，看你有什么法子取我性命……”

突然洞外传来“叮”的一声，两人不约而同地向外望去。转眼上夫一条人影突然从大石下面翻了上来。此人身材高大，断臂砂目，形态十分凶恶可怖，正是那个和无名氏一道坠落纳壑的东海狂人米洛。

他的目光扫过洞中的两人，似是感到十分意外，怔了一下。厉声道：“你

是谁？”

那人冷傲地望着他，道：“区区不过是无名之辈，何劳你东海狂人栾洛下问……”

来洛杀气满腔，疾然冲进洞内，“呼”他一拳向那人劈去。那人左手一拍，化开对方凌厉的一拳，跟着举起右掌，作势欲劈。掌心的颜色倏然之间变为紫青色。

东海狂人栾洛料不到对方这等高明，轻描淡写的一掌就化开自己拳势。登时攻势一挫，正要查问此人来历，忽然见到他那变成紫青色的右掌，于是狂笑一声，道：“听说近数年来江湖上出现一个后起之秀，武功深奥，手法诡奇。你这灭神掌虽然算不得惊人绝学，却是一桩极好的记号。你就是那后起之秀蓝岳么？”

那人剥眉横剔，双目发出异光，冷冷道：“不错，区区就是蓝岳，这灭神掌算不算惊人绝学，你试上一试便知分晓……”

东海狂人栾洛厉声狂笑，震得凌玉姬耳中生疼，甚是难受。但蓝岳却若无其事地傲然屹立，架洛试出他的功力甚深，心念一转，道：“若是必要的话，我自然要试一试你的灭神掌。但目下此女杀死我手下二十四疯神，此仇未报之前，决不轻易节外生枝，另行惹事。你与此女有没有瓜葛？”

蓝岳道：“我蓝岳可不是怕你，但事实上与此女的确没有一点关系！”

东海狂人久颌首道：“很好，那就请依江湖规矩，暂时避开！”蓝岳想了一想，终于移步走到一边。

东海狂人染洛口中发出刺耳的笑声，举步向凌玉姬走去，转眼已到她面侧。

凌玉姬屡经惊怖凄惨的场面，这时反倒变得甚为平静，美丽的眼睛笔直望着对方，毫无一点畏缩惊伯之意。她这等表现，使东海狂人米洛暗中感到甚是奇怪，蓝岳则越发相信她当真想死。

实治举起右手，正要向她的劈去，忽然感到一缕微风袭到背后要穴，心头一凛，疾地转身，一拳硬劈出去。独眼一瞥，只见那偷袭自己的人，正是相貌英挺的蓝岳。

那蓝岳暗袭时只不过是个虚势，这时一掌横扫，化开对方拳力，跟着双手齐出，擒拿劈扫，手法奇奥异常。东海狂人来洛也是以快攻快，晃眼间一连击出六七拳，拳拳凶猛凌厉。

这两人各自施展快逾闪电的手法，错阳间已换了七八招之多。由于洞内地方有限，而且彼此以快对快，惊险处当真是一羽不能加，脚下简直没有移动的工夫。

蓝岳手法越出越奇，忽而大开大阖，横攻直劈，忽而诡奇毒辣，巧锁神拿。一轮快攻，只迫得东海狂人栾洛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

晃眼又换了七八招，蓝岳似是变化之势已穷，手法陡然一滞。东海狂人栾洛急忙抓住机会，右拳力量陡然排发，“呼呼呼”一连数拳，把蓝岳迫到洞口外面。

蓝岳陡然朗声长笑，双手如风急抓过去。这一招奇奥异常，迫得栾洛回拳自保。但见人影倏然闪动，蓝岳已经从他身侧闪过，抢到内面的位置。

东海狂人栾洛这才知道对方刚才手法忽滞乃是诱骗自己出洞，以便堵截在他与凌玉姬之间，免得自己落败临危之时，拉同她一齐死去。

他最感到震撼之事，便是今日这两场激战，都是他生平罕逢的对手，

特别是这个蓝岳，不但手法奇奥精妙，可以比拟那无名氏。而他的内功造诣，更远在无名氏之上。心念一转，立刻趁对方尚未出手之际，猛然一拳隔空劈去，接着电急向峭壁上面纵去，左袖一拂，已卷住一条绳索，然后以右手替换向上面急急揉升。

蓝岳随手一掌化开对方的劈空拳力之后，眼见对方遁走，便冷笑一声，仰头看他用奇特的方法深升。

凌王姬突然道：“此处是架洛开辟的绝地，称为绝壑天宇，落在此间，谁也逃不出去！”

蓝岳心中一凛，猛吸一口真气，双足一顿，身形纵起两丈余高，伸手抓住另一条绳索，双手如风般迅速交替向上攀升。

那栾洛转眼已揉升到离崖顶寻丈左右，突然低头一看，只见那蓝岳已追到他脚下一丈之内。原来栾洛虽是他先行动身，但由于只有独手，虽然左臂衣袖操作灵活，总不比双手迅快，是以转眼工夫就被蓝岳追上。

来港狂笑声中，左袖卷在绳上，挂住身躯，右手拉住蓝岳那条绳索，陡然向外面甩去。

蓝岳骤出不意，吃他荡离峭壁，无法可施，只好紧紧抓牢绳子。

栾洛手上真力化为拽甩之势，先向左方荡去，跟着又顺势甩向右边。蓝岳吊在绳子上，宛如钟摆一般，仅仅离开光滑的峭壁尺许，向左右迅急摆荡。

蓝岳咬紧牙龈，双目射出奇光，盯住对方握住绳子使自己摇荡的右手。迅速地转动脑筋，寻思对方一旦运力捏断那绳子时，将如何应付。

转眼间他已被东海狂人栾洛荡了七八下之多，如果换了常人，早就头昏脑涨，掉下绝壑去了。

栾洛开始之时用右手握绳处作轴心，渐渐那只右手尽量移动，增加对方摇荡的幅度，因此轴心移到崖上，蓝岳于是越荡越远。那绳子擦在悬崖边缘，发出刺耳的声音。

蓝岳无法可施，只好紧紧抓住绳索。忽然感到那条绳子虽然幼细，但坚韧异常，似乎不易弄断。暗运指力一试，果然无法捏断。

于是他顿然明白对方的毒计，原来有两个用意，一是荡开自己，焊可以腾出时间向上读升。二是希望这条绳子会忽然松脱，大约上面只套在石头上，十分容易脱出来。

正在转念之时，忽然感到荡得更远，仰目一瞥，只见那东海狂人染治果然放开右手，改抓自己头上的绳子，向上移升两尺余。

他瞧看之际，身形已荡回来，但这一次速度较慢，因为栾洛没有加上力量之故。

蓝岳灵机一触，暗暗运功聚力，觑准时机，突然分出左手向峭壁抓去，他出手迅快准确，虽然晃荡之势甚是急速，仍然一把抓住东海狂人染治脚下的绳子。他立时松开右手，沿那条绳子迅快地缘攀上去。

他双手并用，转眼已追上东海狂人米洛。这时染治离崖顶只有两尺，只须一振臂就可跃了上去。但蓝岳疾追上来，五指带起几缕劲风，猛扣他脚踝穴道。

来洛急急一据双脚，变成头上脚下之势。可是他的右手握住绳子，来不及腾替出来。

只好左臂一挥，袖子急排敌手。

蓝岳朗声一笑，健腕扬处，五指已扣住那只衣袖，指袖相触之际，但感一股奇强劲力震得手腕一阵麻木，不觉暗暗大为震凛，运足内功猛扣下去，只见那只衣袖忽然软瘪，一如泄了气似的。

架格功力敌不过蓝岳，迅疾用双脚钩住绳子，腾出右手，厉声喝道：“目下的形势，我如用足全力，必可同归于尽，你怎么说？”

蓝岳微微一愣，付度形势，知道他这话并非虚声恫吓，不由得眉头轻皱，道：“你有什么打算？”

菜洛冷冷道：“你是聪明绝顶的人，自然明白我的用意……”

蓝岳缓缓道：“你一向是以凶角狠毒出名，教我如何能信得过你？”

他们附在峭壁上，一面对答，一面运功聚力，形势紧张万分。

东海狂人栾洛口中骂了一声你奶奶的，捏拳头，欲发未发，满面俱是凶厉之气。

蓝岳因在下面，形势不利。是以运功凝神戒备对方拼命，朗声又道：“区区间的话料你心中亦暗暗佩服，假使你的意思真是来个君子协定，彼此罢手伸便安然离此绝壑，则只有一法，那就是我先上！”

来治狞笑道：“你蓝岳在江湖上的名声也不见得很好，虽然你不似我一般随意杀人，但听说你却是个情海恶魔，不知多少女人为你受磨难，因而致死。嘿，嘿，你对女人尚且如此，试问我怎能信得过你？”

蓝岳对他的话也不加否认，冷冷道：“你如果信不过我，就没有办法，我们只好同归于尽！”他眼中透射出坚决的光芒，教人一望而知他心意已决，不能更改。

两人僵持了一阵，菜洛突然厉声狂笑，“呼”地一拳向蓝岳击去。蓝岳出掌一引一扣，迅快无比，先是巧妙地引卸对方拳力，接着疾扣他腕上脉穴。

东海狂人栾洛见他手法奇奥异常，只好缩回拳头，厉声道：“你到底是何人门下？”

蓝岳道：“我出道以来，从不说出师门来历，以免有仗势欺人之嫌，如果你没有本事查出我的家数渊源，那就不必多此一问！”

东海狂人栾洛略沉思一阵，突然道：“我让你先行上去也使得，但下面那个女的归我带走！”

蓝岳决然摇头，道：“不行，我起先错以为她是个恶毒的人，谁知事实不然，目下我已对她发生兴趣！”

杂洛怒声恫吓道：“你的性命尚且不保，对那女的有兴又诗如何？”

蓝岳不予置答，菜洛与他僵持了一会儿，无法可施，只好让步，道：“好吧，你先上去！”蓝岳忖度一下形势，道：“我只右手握住绳子，松开双脚，我马上上去！”

杂洛冷冷笑道：“喻用有一只手；如果用来握住绳索，岂不是任你施为？嘿，我不上这种当……”

蓝岳道：“你既然敢让我先上，自然是信得过我。否则我到了屋上之后，仍可对你加以袭击，有何不同？”

米洛语塞，默然半晌，果真照他的话去做。蓝岳迅快如猿，打另一条绳子疾深上去，擦过来格的身体时，彼此都万分戒备。

蓝岳刚刚翻了上去，菜洛也就到了边缘之处。蓝岳退开几步，道：“你放心上来，要对付你的话，不须乘你之危……”

栾洛疾翻上去，凶厉地望他一眼，道：“这上面本来还有一人，你可曾

把他杀死？”

蓝岳道：“他只吃了一点苦头，便急忙遁走……”

栾洛长啸一声，放步疾奔而去，片刻之后踪迹已杳。蓝岳查听了一阵，便担心地向下面望去。原来他记得凌玉姬刚才几乎投壑自杀，目下如若她萌生死志，便没法加以拦阻了。但他又不敢缘绳再下去，生恐那东海狂人来治还匿在附近等候机会，于是只得抖丹田朗声叫道：“核玉姬……凌玉姬……”绝壑中回声摇荡，但听一片“凌玉姬”之声

她从洞中出来，抬头上望。蓝岳接着道：“你用绳子缚牢腰身，我拉作上来！”说完之后，紧张地待她的反应。凌玉姬凝目仰望了一阵，忽然动手拉过绳子，缚在腰上。

蓝岳暗中透一口大气，等她缚好之后，连忙收索把她吊起来。且喜那东海狂人栾洛没有趁此机会来袭，不久工夫，就把凌玉姬弄出绝壑。

她的面上仍然蒙住丝巾，眼中闪动着奇异的光芒。蓝岳隐隐觉得有点不对，但又说不出什么不对。默想了一会儿，忽然忆起她曾经说过要杀死自己的话，心中无端端感到一阵寒凛，缓缓道：“我救了你一命，你还要杀死我吗？”

凌玉姬垂头解开腰上绳子，口中应道：“当然要杀你，不然我就不会让你救上来！”

蓝岳听了气恼得很，冷笑道：“这样说来，我竟是不该救你性命了！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手段杀得死我！”

他的话声一顿，接着忍气问道：“精教我有什么死罪？”

凌玉姬道：“我早已告诉过你，你看过我的全貌，如果我杀不死你，我就自杀！”

蓝岳觉得又气愤又好笑，故意装出正经的样子，道：“请问没有第三条路可走么？”

她迟疑一下，“不是没有，但已经太迟啦！”蓝岳更加莫明其妙，正要开口。凌玉姬已接着道：“第三条路就是我嫁给你，但现在已经不行啦！”

蓝岳大感意外，征了一下，道：“这第三条路倒是有趣得很，敢问为何现在不行呢？”

凌玉姬因他问得客气，所以有问必答，道：“因为我已经有了丈夫……”蓝岳中露出失望之色，道：“是不是也因为他见过你的全貌你才嫁给他？他的人呢？”

“是的，他已和东海狂人栾洛一道掉下绝壑，却不料来洛还能爬上来……”她心中已有了决定，因此提起此事之时，毫无悲戚之容。

蓝岳默默看着她，过了一会儿，问道：“尊夫贵姓大名？”凌玉姬道：“我不晓得，管叫他做无名氏！”蓝岳眼中流露出希望的曙光，接口道：“你连他的姓名都不晓得，大概是刚刚嫁给他的吧！”

她坦然道：“只有十日之久……”

蓝岳皱皱眉头，忽又问道：“你们怎会掉在那个洞中？你的家在哪儿？”

她简略地把栾洛手下之人如何骗说李龙孙和祈北海在下面等候的经过说出来，最后道：“我的家在哪里都没有关系，因为我爹爹离家失踪，所以我出来找他。”蓝岳道：“令尊也是武林中人么？我刚刚游遍天下，从大漠回来！”

凌玉姬道：“他离家就用皮水灵的名字，长得高高大大……”

蓝岳忽然插嘴道：“你这一说，我倒是想起这次在大漠中曾经碰见一个奇怪的高大老人，不过他叫什么名字我就不晓得了……”

凌玉姬道：“那位老人头发可像银丝一般雪白？”

蓝岳点点头，她立即兴奋地接着问道：“他左颊上可有一颗指尖般大的朱砂痣？”蓝岳沉吟片刻，道：“我不能骗你，他颊上没有红痣！”

凌玉姬失望地哦一声，忽然：“不过我爹时时会改变形貌，你可曾和他说过话？”

蓝岳道：“当然有啦，不过他不大愿意说话就是了。当时我曾经问他为何独个儿在按漠中居住？他们然想了许久，才答了一句天若有情天亦老。我虽然听不懂，但没有再追问话中之意，另外问起他是不是打算终老于那座破庙之内？他道：‘帝乡不可期’，这话我也听不懂，便不理睬他，休息完就离开那处……”

凌玉姬眼中露出激动的光芒，蓝岳瞧出有异，道：“你怎么啦？难道那奇怪老人就是令尊？他的话你听得懂么？”

她徐徐地颌首，移目望着遥无，道：“第一句话他说天若有情天亦老，天尚如此，人类更是难免。所以他摆脱一切情缘，独自隐居在沙漠中。第二句他说帝乡不可期，则是说他已是老迈之人，无力作名利之争，所以他不肯答复你说要终老于破庙之中……”

蓝岳道：“难为你居然懂得这些机语，老实说我真懒得动这些脑筋！目下你是否断定那位老人就是令尊？如果是的话，我可以带你去找他！”凌玉姬低头想了一阵，道：“我想多半就是我爹，他平生最爱在寺庙道观盘桓，也喜欢说这种常人摸不着头脑的话！”

我一定要去见见那位老人，只不知是在什么地方？”

蓝岳笑一下，道：“哦就算把地名告诉你也找不着，有一段路要穿过沙漠，甚是悠长难走……”

凌玉姬道：“你真心这样想的么？”

蓝岳迟疑一下，才道：“有一半夏有一半假，我愿意带你前往，但不愿在路上被你暗算而死！你怀中的暗器平时害不死我，但这一段悠远的旅程中，却不敢说没有给你暗算的机会！”

凌玉姬沉默了一会儿，道：“你何故肯带我去？”

蓝岳耸耸肩头，道：“我也不知道，日后发现了原故才告诉你！”

于是两人举步离开这片平崖，向山外走去。在路上凌玉姬问他从嘉兴到沙漠中的破庙要多少时间。蓝岳道：“走得快的话，总要两个月光景。若是在沙漠中迷了路，那时可能一辈子也走不到，一辈子也回不来……”

凌玉姬道：“唉，太长久啦，我恨不得立刻插翼飞到爹爹身边！”

她说得情真意切，令人无法不信。蓝岳虽不答腔，但眸子连闪，似乎有所决定。

蓝岳此人不但武功高，相貌英挺，而且眼光锐利，心思细密。走出山外之时，他已发现凌玉姬在十余里路中好像丢过两三次东西。

两人来到官道上，蓝岳特别注意她的举动，只见她指甲一弹，一粒细如尘沙之物掉落在草丛之中，蓝岳看了感到十分不解，却没有出声询问。

将近到达嘉兴城时，凌玉姬便把那天杀死镇山虎李强之事说出，蓝岳认为官家必定尚在缉捕凶手，便不入城，绕过城池向西北进发。

走了几日，一路上蓝岳对她没有丝毫失礼之处，因此凌玉姬对他渐感放心。

这蓝岳在江湖上名气颇大，识得他的人极多。因此每到一处，几乎必有当地的武林有名人物设宴款待。但蓝岳都一一婉拒，尽量设法赶路。

这天已踏入豫境，蓝岳算了算行程，向凌玉姬道：“我们在路上已走了一个月，这等走法，实在太慢，何况前面的路越来越不好走，只怕再走上两个月还到不了目的地！”

凌玉姬道：“哪怎么办呢？真要把我急死了！”

蓝岳道：“办法有的是，不过对我太过不利，所以我想了许久，都下不了决心！”

“对你怎样不利呢？”

蓝岳道：“你不要问我，让我再想想看……”

中午时分，他们抵达中州边境的新蔡。蓝岳一径带她投店，辟室着她休息等候，临出门时，他忽然回转身，严肃地道：“玉姬，请你把面上丝巾解开，给我再瞧瞧你的绝世容光！”

凌玉姬感到他话中含有深意，大有诀别的味道，不觉为之一怔，道：“你要到什么地方去？”

蓝岳叹口气，道：“你别问我，只须照我的话去做，我就会获得无上勇敢！”

凌玉姬听了益发感到他此行必有大危险，因此不由自主地想假如他一旦死掉，便无人知道那破庙的位置，岂不是永远找不到？她几乎冲口向他询问，可是转念又想到人家此去冒险，为的也是要自己早点到达目的地，岂可出口相询，伤他之心？

她的手缓缓抬起，手指已触摸到面上的丝巾。但并不立刻揭开，却道：“作此行如果有很大的危险，最好打消此念；我们最多耽误一些时间而已！”

蓝岳摇头道：“不然，我们如要安然迅快通过沙漠中那一段路，非得走这一趟不可！”

凌玉姬眨眨眼睛，终于默然揭开丝巾，蓝岳立时看得双眼发直，呆如水鸡。凌玉姬见了他这副形状，不知不觉记起无名氏来。在她的经验中，只有无名氏一个人见到她艳绝人寰的容颜不会露出这种形状。因此，她轻轻叹口气，觉得自己今日还活在世上实在很对不起他！

蓝岳直到她遮住面孔时才突然惊醒，长笑一声，大踏步去了。

过了半个时辰，有人轻轻敲门，并且有人问道：“我可以进来么？”

这声音是个女子嗓音，凌玉姬觉得很奇怪，便走过去拉开房门。

只见房门外站着一个俏丽的青衣传婢，面上毫无笑容，冷冷地望着她。

凌玉姬道：“请问你是谁？有何责干？”

那青衣传婢道：“俄找的是蓝少爷！”

“他刚刚出去了！”

“几时回来？”

“我也不知道，你有什么贵手？”

青衣传婢冷冷地皱一下眉头，道：“我家夫人说过，如果蓝少爷不在，就把你带回去！”

凌玉姬道：“你家夫人贵姓？她认识我么？”

青衣传婢都不作答，只做了一个要她走的手势。凌玉姬一肚子不高兴，

道：“你回去告诉你家夫人，说我恕难从命！”

那青衣传婢冷冷一笑，道：“你如果不听话，我就只好无礼动手了！”

凌玉姬瞧瞧她的身体和自己差不多一样地娇小玲珑，因此一点不感到害怕，微微一笑，道：“你也是女儿家，最好不要动手动脚！”

那青衣诗婢似是想不到她这等说法，微微一愣，接着道：“这话有理，好在我已经带了人来！”

凌玉姬这时才惊慌起来，那青衣传婢口中叫了一声，登时有四名劲装大汉跃到门边，来势迅快而又没有丝毫声息。那青衣传婢又开口道：“你到底要坐轿子抑是要他们扛着走？”

凌玉姬连忙道：“好，好，我跟你走就是！”

那四名劲装大汉面上都露出想笑而不敢笑的神情，那青衣侍婢转身向店外走去，凌玉姬跟着，但见店中杳无一人，连掌柜也不知去向。她本想向店家说一声，此时也无可奈何，只好跟她走出店外门口。挂着一匹红马，四匹白马，还有一顶华丽的软轿。

那诗婢看着她坐在软轿内之后，自家跨上红马，其余四名大汉都跃上白马。只听蹄声大作，软轿也被人抬起。由于帘子深垂，所以凌玉姬瞧不见外面情形，只好十分纳闷地等候事态发展。

那两名轿夫健步如飞，一忽儿就出了新蔡，向荒野中走去。

凌玉姬听着马蹄声忽而在前，忽而在后，紧紧跟着轿子，毫不放松，因此完全放弃设法逃走之念。

走了一顿饭时间，前面传来那青衣诗婢的声音道：“停在门口，我先进去向夫人禀报！”

于是轿子停了下来，过了一会儿，轿帘突然被人撩开。她转眼一瞥，瞧见这个撩开轿帘的人正是四名劲装大汉之一，同时发觉目下停在一座巍峨的门楼之前。

那劲装大汉道：“喂，你把丝巾拿开！”

凌玉姬慌忙摇头道：“啊，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她的叫声相当大，因此那劲装大汉突现怒容，狠声道：“你鬼叫什么，快拿下来！”

凌玉姬想起已经有许多人死在毒针之下，心中实在不忍，禁不住悲惨的尖叫起来。

那劲装大汉忽然露出骇色，摔下帘子，急急走开。

凌玉姬惊魂未定，蓦地眼前一亮，原来轿帘又被人撩开。她转眼看时，却是那青衣传婢，这才松了一口气。那青衣传婢眼中射出凶光，叫她走出来。然后喊了一声，那四名劲装大汉一齐跃到她面前。

那青衣传婢冷冷向他们望了一眼，道：“是哪一个，自己走出来！”

其中一个劲装大汉像龟孙子一样跨前一步。那青衣传婢将目望着凌玉姬，道：“刚才是你么？”

凌玉姬这一次踏入江湖，已经得到不少经验，目下一看这等阵势，便知道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那颗心不禁像小鹿般乱撞乱跳，呐呐道：“刚才没有什么呀……”

那青衣传婢征一下，道：“俄亲耳听见你的叫声，这厮也招认了，你反倒替他隐讳么？”

凌玉姬一味摇头道：“我不知道你说什么……”

那青衣传婢冷笑道：“算你这厮命大……”突然一掌推去，那个劲装大

汉应手飞开寻丈，叭哒一声摔在地上，一时爬不起来。

另外那三个劲装大汉本来面如土色，这时都透一口大气，好像紧张关头已经过去。

那青衣传婢向门楼内走去，并且命凌玉姬跟着。两人走入门楼时，凌玉姬偷偷回头一瞥，只见地上那劲装大汉正缓缓爬起身。

在她前面的青衣传婢没有回头看她，却忽然遭：“有什么好看的，那厮不过摔了一个筋斗而已！若不是你出言否认，他早就死在当场了……”

凌玉姬打个寒噤，回转头向前面望去，入眼景象又使她吃一惊，原来在她眼前竟是一座连云甲第。但见画栋雕梁，飞檐云亮，那气派说不尽多么的壮丽豪华。

大门处有四名穿着整齐的下人，见到那青衣传婢，都哈腰敛手，十分恭敬。

凌玉姬望着那个娇小的背影，真猜不出她到底是什么身份？这府第中的夫人又是什么人？

她们穿过许多庭院廊榭，到了一座暖阁前面，但见无数撞仆丫鬟穿梭往来，都十分肃然走动，竟不闻一点杂乱之声。

青衣诗婢领她走入暖阁，只见厅中有七八个人高高列坐。她走入厅中之后，那些人都没有瞧她，依旧低声倾谈或者捉子对养。

她迅速地扫视这些人的面孔，发觉个个都是中年以上的人，身上装束各异，甚至有憎有道，但没有一个不是长得眉清目秀之士。

那青衣诗婢一径转入厅后，顷刻间但闻三下悦耳的著声，厅中的人全都痴目向厅后的门口瞧去。

凌玉姬也禁不住跟着他们的目光向那道门户张望，但见那道门户垂挂着珠帘，此时似乎可以见到，隐隐有人站在帘后。

厅中所有的人都肃然站起身，帘后的人影等了一阵，才拨帘走了出来。

此人是个女子，身上衣着彩色缤纷，夺人眼目。宛如突然飞人来一只凤凰。只见她宫髻难鸦，肤光胜雪，媚眼未唇，妖艳无匹。体态风流，烟视媚行，真是一代人间尤物。

她大约已在帝后看清楚厅中之人，所以出来之后，并不再看，袅娜地走到上首的大师椅上落座。两个聪明伶俐的丫鬟侍立在椅后，那青衣侍婢却站在椅侧，腰间多了一把镶金嵌玉的短剑。

凌玉姬几乎比其他的男人更加凝呆地凝望着那个妖艳无匹的彩衣女人。

这时那七八个中年人都各自施礼，都称呼她为“美艳夫人”。那彩衣美女仪态万分地微微颌首，道：“各位请归座……”

凌玉姬听到她的声音，不由得又是一惊。却瞧见青衣诗婢指一指她，示意要她在旁边的椅子上落座，她依着指示，悄悄坐下。

那个被称为美艳夫人的彩衣女子向座上众人扫了一眼，媚态横生，缓缓道：“诸位不约而同地赶到蜗居，真是蓬革增辉……”

众人都欠身逊谢，只有凌玉姬呆呆端坐。

那美艳夫人又道：“诸位一向天南地北，各居一方，相信难得碰头，不知可都相识么？”

坐得最靠近她的一个武士打扮的彪形大汉粗豪地道：“兄弟虽然未曾会过座上诸位，但从装束外貌上却认出大半……”

众人都同意的颌首，只有凌王姬一个人越感迷惘，宛如五膏一般动也不动。

那美艳夫人秋水般明澄的目光突然停在座中一僧一道面上，微微一笑，露出一排洁白的贝齿。她的一颦一笑，都妖艳无伦，不但那一僧一道神情痴呆，连其余的人也看得双眼发直。

第四章 美艳夫人媚功迷天下

她忽然变得凄迷怅惘地轻叹一声，道：“二十余年以前，两位还是英姿挺发，雄心万大的少年豪侠，想不到今日再逢，你们已投身空门，看破红尘。唉，年华正如流水，一去不返，回首前尘往事，无不如梦如幻……”

她的声音似是激起诸人心中的梦幻惆怅，个个都流露出伤感的神情。

凌玉姬这时反倒清醒过来，忖道：“这些人好设道理，怎的她一个人说话，却个个都生似是沉湎在首年旧梦之中一般？难道座上每个人都曾经和她发生过感情？她到底是谁？”

那个中年僧人合十道：“贫僧虽然已是方外之人，但夫人这一番话，却正是贫僧时刻难忘之情。贫僧今日甘心情愿犯规破戒，赶到夫人府第，第一件事就是再瞧瞧夫人芳颜，看看和二十多年前有何分别！”

座中请人突然颜色更变，忽而转头望望那和尚，忽而凝视那美艳夫人。

那美艳夫人眼光闪动，生似心中正在盘算一件极为重大的事。

左侧一个秀士打扮的人突然朗声道：“甘露寺素以禅功精奥，戒律谨严著称，苦行禅师你曾以十年苦关扬名天下，哪知道依然未曾堪破情关，可怜可笑！”

凌玉姬得知这个和尚竟然出身金陵甘露寺，想起那法海和尚，不由得暗暗凛惧。

苦行禅师肃然望那中年秀士，缓缓道：“博驾想必就是丰都秀士莫庸了？久仰得很……”

丰都秀士英庸冷冷一晒，道：“排师法限好利，兄弟早已打算今日见过美艳夫人之后，就南下赴甘露寺向排师请教清教……”

这两人虽然没有剑拔夸张之态，但面色口气中透出一片杀机，宛如怀有深仇大恨的人一般。其余的人个个神情冷漠，似乎这两人必会如此，因此无一感到惊讶。

那美艳夫人突然哼了一声，登时全厅皆寂，所有的目光都投注在她面上。

她的神情阴冷已极，扫观众人一眼，最后落在苦行禅师面上，缓缓道：“你如今已经见到我，可看出和二十余年前有何分别？”

厅中一片沉寂，显然大家都等候那苦行禅师回答。却见那苦行禅师垂眉阖目，过了一阵，还不说话。

座中一个身穿白衣的人忽然起身，大声道：“夫人可允许我说话？”

大家都转眼看着此人，美艳夫人道：“这一位可是齐鲁五雄的老文范彦？有话请说。”范彦离座走到厅中，环视众人一眼，道：“我不知诸位有没

有同感，但在兄弟眼中，美艳夫人已经老啦……”

美艳夫人神色微变，不知不觉举油障面，好似要遮住迫人而来的衰老。

众人都被她这种神态所动，个个不约而同地站起身子。凌玉姬更觉不解，心想这美艳夫人看上去不过三十许人，尚有倾国倾城之貌，哪得言老？

范彦趁这机会，刷地纵到美艳夫人身边。他的身法快疾绝伦，宛如一缕轻烟。看他迅急的去势，似是想对美艳夫人有所不利。

美艳夫人这时反倒突然变得十分冷静，斜脱范彦一眼。她椅侧的青衣传婢刚刚移动脚步，想拦截那范彦，却见她微一抬手，下令阻止，因此那青衣情婢便不再动。

但在美艳夫人另一边有一人影却倏然掠到，拦在范彦面前，冷冷道：“范老五你要怎样？”此人落地现身，却是个身材矮小，身穿短打衫裤，颈子上系着一条红丝巾的中年人。长得五官端正，却甚是普通。

他的身法快逾掣电，教人几乎看不清楚。范彦双眉一挑，厉声喝道：“在这长妇之前，你我多年交情何在？”

那矮小精悍的汉子五指箕张，迎面抓去，出手迅决之极。范彦左手疾封，右手欲劈未劈，底下却忽然飞起一脚，快如电光石火，直向对方裆下踢去。

那短小汉子手法一变，五指灵活变化，每一个指头罩住敌人左手上的的一处穴道。另一只手却骄指向下面戳去，身形横移两步。

范彦手脚齐收，也模移一步，右掌“呼”地劈出。那矮小汉子右手五指聚拢，向他掌心啄去。范彦口中咒骂一声“你奶奶的”，掌势急收，身子也退开数尺。

这两人动手时只不过转眼工夫，已拆换了数相，当真快如电光石火，每一招都是精奥武学中的险恶绝着，随便哪一个人失手，势必立时尸横就地。

美艳夫人曼声道：“神指丁岚威武更甚于当年，不知属何爵位？”

神指丁岚转身向着美艳夫人，躬腰俯首道：“了某侥幸名列伯爵，倒叫夫人见笑了！”

范彦突然无声无息地冲上去，拳掌并施，向神指丁岚后背大穴击去。神指丁岚刚刚旋过半个身子，范彦拳掌已打到，因此只凭一只右手封拆抵御。两人迅快绝伦地连拆五六招之多，那范彦抢制了机先，手法越发险恶凶毒，迫得神指丁岚连退七八尺，局势险急异常。

美艳夫人突然曼笑一声，道：“丁岚虽是屈居下风，但他一出手时已失去先机，加以只能侧身用一只右手应敌，说起来不算落败……”

美艳夫人接着道：“吹日之局，仍未能引起我亲自出手的兴趣，但如若不露一麟半爪；想来你们必会大感失望……”

她这话自说自答，没有一个人能够插嘴搭腔。

美艳夫人媚笑一下，众人但感满堂生春，个个都呆呆凝视住她。生似从她倾城媚笑之中，勾忆起音年的绮旅旧梦。

只见她左手轻拍，那青衣诗婢立时举步移到椅前，躬身道：“婢子恭候玉旨！”美艳夫人道：“去分开那搏斗中的两人，但不许伤了他们！”

那青衣传婢应了一声，转身走去。这时厅中众人都露出不能置信的目光，上下打量那个青衣诗婢。只见她长得俏丽纤巧，眸中威煞外露，年纪最多是二十左右，以她这等年纪，居然要出手分开范老。丁岚两人，当真万万难以令人置信。

但见她忽然疾出左手，向那屈居下风的丁岚胁下大穴点去。众人看了大感惊讶，凌玉姬不禁失声而叫。美艳夫人听到她的声音，突然凝目瞧她，眼光不住闪动。这时了岚两面被攻，只好竭力侧开一点，青衣传婢倏然一掌向范彦劈去，恰好碰上他的拳势，嘭的一响，范彦竟被震退两步。

这青衣诗婢果真一出手就分开激斗中的两个名家，全厅之人无不骇讶交集。

范彦厉声道：“姑娘的卸势借力法虽然十分高明，但到底不是真才实学，范某要请姑娘再度指教……”他疾跨两步，当胸一拳劈去，他右拳为主，左掌为辅，务使青衣传婢无法后退或闪开。

青衣传婢冷冷一晒，玉掌疾出，硬拍在范彦拳头之上，“嘭”的一响，范彦这一回仍然震得退了两步。只见那青在诗婢揉身欺上，左手忽点忽拍，迅快奇诡，范彦拆解不开，急急退了寻丈。

她这一手更把厅中诸人镇住，就在大家都错愕中，这青衣诗婢已珊珊走回美艳夫人椅侧。

范彦长长透一口气，仰天大笑一声，笑声甚是凄惨。那长身玉立的道上挺身走出，朗声道：“夫人座下那位姑娘，一身所学似是帝疆绝艺之一，不知贫道猜得对也不对？”

凌玉姬可听不懂那道人口中“帝疆绝艺”是什么意思，环视诸人时，只见他们个个都聚精会神望着美艳夫人，似是急于得到证实。她眼睛连眨，忍不住想开口说话。

丰都秀士冷笑一声，道：“兄弟前几日刚从江南经过，听说甘露寺屡遭挫败，最近的一次是该寺第三位高手嗔尊者率同数名好手，围攻一个叫无名氏的人，被那无名氏连伤两个僧人，突围而去……”

他的话声忽然顿住，两眼望着苦行排师，嘲声道：“你可知道此事？”

苦行禅师摇摇头，莫庸接着道：“你是否真不知道，那是另一回事。且说这无名氏的武功路数，据说就是帝疆绝艺之一，以兄弟猜度，正是美艳夫人座下那位姑娘同一家数……”

美艳夫人哦了一声，苦行禅师已接口道：“莫庸你如是猜度之言，怎知无名氏的手法与这位姑娘一样？”

莫庸诡笑一声，道：“就算兄弟当场目击，禅师又待如何？”

苦行禅师缓步上前，沉声道：“你承认就好办啦！”莫庸面上虽仍挂着诡笑，但眼中神光凝聚，分明已蓄势运力戒备对方。

坐在最侧边的凌玉姬一直想不通这些人何动不动就出手以命相搏，同时又被“无名氏”三个字震得心神大乱，倏然起身叫道：“你们不要打，请不要打，无名氏在哪里？”

丰都秀士莫庸和苦行禅师本已到了弩张剑拔之际，突然都各自退后一步，转眼望着凌玉姬。其余的人个个都似是受到巨大的震动，齐齐向她瞧去。甚至连美艳夫人也从椅中起立，面上露出惊讶之容。

丰都秀士莫庸道：“老天啊，这声音多么惊人……”他环顾众人一眼，只见人人都微微颌首同意，于是又道：“无名氏目下在何处，谁也不知道，我是七。八天以前在江南嘉兴附近见到他的！姑娘就是凌玉姬么？”

凌玉姬听见他说七八日之前还见到无名氏，可见得无名氏虽是掉落无底绝壑，目下仍然未死。这消息太过出人意料之外，因此她生像失魂落魄似的，哪里还会回答莫庸的问话。

神指丁岚大声道：“喂，你可不可以把丝巾拿掉，让大家瞧瞧你的面孔？”

凌玉姬神思恍惚地坐回椅上，恍如不闻。

众人征得一怔，美艳夫人突然曼声道：“这个小姑娘是我座上宾客，你们为何不向我询问？”

范彦应声道：“不错，不错，假如凌王姬的面貌正如我们想象之中一般，夫人哪还有立足之地？”

那虎头燕颌的楚姓大汉和铁胆赵七同声叱道：“混帐东西，竟敢侮辱夫人……”

范彦厉声大笑道：“我有什么事不敢做？为了这个妖妇就曾亲手把四位兄长杀死……”

厅中之人尽皆愕然，美艳夫人曼声而笑，道：“范彦你疯了么？这等事怎可明说乱道……”

范彦接口道：“怎么不可说，若然你还像首年那等年轻美艳，我自然不说！”

姓楚的大汉跃到他面前，厉声道：“姓范的接我三招再说！”此人虽是怒不可遏，但仍不肯出手暗袭。等到范彦凝神戒备，方始出拳向他胸口击去。他拳发连环，力道奇重，只激得满厅风力旋卷。

范彦也是双手并用，忽拳忽掌，接住对方开头第一招。那楚姓大汉继续出拳猛劈，拳力越劈越重，一连数拳，把范彦震退五六步远。神指了岚突然斜跃上来，楚姓大汉明知这丁岚乃是武林中有数高手之一，怕他出手与范彦一道夹攻，疾忙侧闪数步。

丁岚指影一拂，数缕寒风，已袭到范彦面门。范彦本来就居于劣势，被他乘虚攻入，登时手忙脚乱，奋力封拆。丁岚十指如风，忽弹忽戳，攻势宛如长江大河，滔滔不绝。

这两人均是一时名家，手法迅快异常，错眼间已攻拆了七八招之多。只听了岚大喝一声，左手五指倏然拂中范彦肚腹之上，范彦惨呼一声，忽然跌倒地上，身躯结缩如虾，似是肚上剧疼难当，因此失脚都抽缩在一处。

凌玉姬早被这场搏斗惊动，此时目睹惨状，不禁骇然尖叫一声。

丰都秀士莫庸跃到范彦身边，俯身看了一下，挺起身躯阴声道：“丁岚兄的牵机指力名不虚传，但以兄弟想来，你今日虽想仗着牵机指力独占夫人，却也不易尽杀此地群伦……”

神指丁岚冷冷道：“哪一位如果不服气，不妨出来向兄弟挑战……”

那长身玉立的道人这时已移步走到凌玉姬面前，缓缓伸手揭她面上丝巾。

凌玉姬心头大震，跳起来向厅外奔去。突觉眼前一花，那长身玉立的道人已拦住她去路。凌玉姬见他身法这等神速，顿时愣住。这时但觉面上一凉，那条丝巾已被道人揭开。

那长身玉立的道人突然间目瞪口呆，露出一派错愕的神色，似是凌玉姬的面上，有什么东西使他心弦大震。众人正在惊疑瞧看，却因凌玉姬背向大家，因此看不见她的面孔。

但见那中年道人面上惊震错愕的神情尚未收敛，忽然双眼一翻，嘴巴一闭，登时栽跌地上。

众人都不知怎么一回事，那凌玉姬已急急忙忙返回面孔，向外奔去。

苦行禅师和丰都莫庸一齐移动身形，跃到那中年道士身边。苦行禅师迟疑一下，没有俯身检查，让给莫庸查机。

丰都秀士莫庸弯腰伸手移动那中年道士一下，立即起身宣布道：“玉虚官浮尘子已经死啦，但原因不明！”

苦行禅师道：“啊弥陀佛，浮尘道见死状正如贫僧的师侄法海，乃是中了一种无色无嗅的剧毒……”

凌玉姬刚刚奔到大厅门口，忽觉身边劲风飒飒掠过，扬目瞥去，但见门外已站着两人，一个是虎头燕颌的楚姓大汉，另一个就是神指丁岚。

她亲眼见过这两人的武功十分高强，不禁骇然停步。那神指丁岚冷笑道：“本人偏不信邪，你的剧毒尽管向我施展……”话声中欺到她身前，举手向她面上丝巾拂去。他口中虽是这等说法，但到底不无戒心，是以拂去的掌势甚是缓慢。

凌玉姬又多杀了一人，心中尽是悲悯不忍之情，眼看又有人要丧命，突然一阵激动，不知不觉横移半步，伸手向了岚小臂点去。

丁岚凛然一惊，急急收回掌势。凌玉姬移前半步，手法化模点为推拍。丁岚但感这一招奇奥无比，脑海中电急掠过平生所学，竟没有一招足以封拆化解，这一惊非同小可。

只好就着对方手势，大弯腰，斜栽柳，颯地斜蹿开去。这一蹿足足纵出两丈余远，可见得他心中的凛骇！

楚姓大汉虎目一睁，洪声道：“好高明的手法！”凌玉姬惶然四顾，只见厅门外的走廊下肃立着几个劲装大汉，这等形势万万冲不出去，慌乱之中，直觉感到唯有那姓楚的大汉或者不会对她用强施暴。顿时如小鸟受惊般投向那姓楚大汉怀中。

姓楚的大汉做梦也想不到这个小姑娘居然有此一着，以他这等武功高强之士，眼力感觉都敏锐异常，是以凌玉姬投入他怀中之际，倒不会引起他以为此女向他动手的误会。

这时他双臂虚虚一拢，心念急急转动，不晓得应该如何处理。凌玉姬已哭泣道：“我不要杀人……但他们想欺负我……”

她的声音传入他的耳中，使他突然间勾忆起铭心刻骨的情思，顿时激起满腔侠义之气，左臂把她抱紧一点，右手已蓄势运力，凛然大喝道：“哪一个想欺负她，先问问我楚南宫的拳头！”

厅中的人都为之一拐，丰都秀士莫庸阴笑一声，道：“大和尚你听见没有，楚兄居然摇身变成护花使者，大概以为仅着那对铁拳；可以打平甘露寺呢！”

苦行禅师面色一冷，道：“莫庸你这等从中撩拨，不知是何居心？”

楚南宫趁他们说话之际，俯视凌玉姬一眼；道：“凌姑娘你有什么打算？”

凌玉姬仰头望着他，美眸中泪光莹莹，道：“我……我不知道……”

楚南宫微微一怔，道：“你自家也没有打算，我可就无法替你安排啦！”

攀然一阵兰席香气飘送入他们鼻中，接着一个柔曼的声音道：“我自会替她安排，凌玉姬，你过来……”

楚南宫沉声道：“夫人切不可伤害他……”言下之意，已表示不拒绝凌玉姬过去。

美艳夫人笑道：“我自然不会伤害她！但假如我对她不利，你怎样对付

我？”

楚南宫一时答不出来，顿了一顿，才道：“那就要等到那时候才知道！”

美艳夫人轻轻哼了一声，敛去笑容，道：“她在你心中居然这等重要么？”

楚南宫放开凌王姬，叹了一口气，道：“夫人不必生出妒恨之心，我见到此女，听了她的声音，就不由得触忆起前尘往事……”

凌玉姬望住美艳夫人，忽地举步向她走去。美艳夫人玉臂一伸，把她搂住，柔声道：“我可不可以看看你的面貌？”

楚南宫接口道：“夫人何必出题目难她？”

美艳夫人道：“不关你事，还有你们……”她举目向神指丁岚、丰都秀士、苦行禅师。灵隐山人、王靖西等人望去，接着道：“你们请回到厅中落座。还有范彦和浮尘道人的尸体叫人移开……”

她的话似乎有莫大的魔力，那一干武林豪雄迟疑了一下，便都回到厅中。那青衣诗婢命一个俏丫鬟出去叫了两人进来，分别把两具尸体移掉。

美艳夫人温柔地搂住凌玉姬的腰肢，缓缓道：“好孩子，让我瞧一瞧你的面孔！”说时，伸手去揭开她面上的白丝巾。

她们站在靠近大厅门口处，因此厅内之人听不见她们的话声。

但那美艳夫人伸手去揭凌王姬面上丝巾的动作，却逃不过厅内请人的目光，只听数声大喝，此起彼落，都是喝叫“夫人不可造次”这句话。

美艳夫人尽管另有把握，胸有成算，此刻连听请人厉声警告，也不觉心中手指拍住她面上的丝巾，却不立刻揭开。

她柔媚地笑一下，轻轻道：“好孩子，请告诉我，这丝巾可以揭开么？”

凌玉姬但感自家宛如偎依在慈母怀中，心情舒畅平静，因此不忍拂逆她的要求，于是轻轻点头。

美艳夫人道：“这才是我的好孩子……”说着话时，把她面上丝巾揭开。

凌玉姬但觉她身躯陡然一震，同时瞧见她眼中射出讶骇的光芒，不禁嫣然一笑，举手把丝巾接回来，重新遮住面孔，轻声道：“夫人，你可是觉得迷惑奇怪么？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也有同感。”

美艳夫人定一定神，左手把她接得更紧，右手抬起来柔缓地抚摩她如云秀发，动作中充满一片自然流露的慈爱之情，宛如抱着的是她的小女儿。

厅中之人见到这等情形，都大惑不解，面面相觑。

美艳夫人轻轻道：“你一定是我的女儿。”

凌王姬悦偷地笑一声，道：“如果我有一个像你这么美丽、本事又大的妈妈，多么好啊！”

美艳夫人微微一怔，道：“你当真有亲生母亲么？她在哪里？”

凌玉姬感出她话声中隐隐含有失望之意，不禁暗自奇怪，但又不愿骗她，答：“我的亲生母亲已经逝世多年。”

美艳夫人眼中射出光辉，衬起那花容月貌，当真美不可言。但此刻却没有那种骚荡妖媚的味道。她道：“啊，你真不幸，只不知你还记得你生母的样子么？”

凌玉姬道：“她……他长得很美很美，人人都说我很像她……”

她这句答话，不啻表示她还记得生母的样子。但美艳夫人却觉得有点疑窦，不过此刻却不便再穷究此事，于是话题一转，道：“会尊现居何处？”

凌玉姬一想起父亲，顿时不知不觉流露出笑容，道：“他……他在家中……”目光一转，只见美艳夫人定睛望住她，容色之间似是对自己无限关切。这使她突然间觉得不该骗她，于是接着道：“对不起，我刚才没有讲真话，我父亲三年前离家出外，至今未返，所以我出门找他。”

美艳夫人眼中射出兴奋之光，但表面上却装出同情的样子，道：“那多危险，你一个女孩子，又长得这么美丽可爱”

凌玉姬笑~笑，道：“我看了夫人的气派之后，忽然觉得女人不一定不如男人，那些都是武林高手，但个个都不敢不听你的吩咐，我如果有夫人的本领的话，那就不怕有人敢欺负我了。”

厅中忽然传出阴森森的口音道：“夫人可曾查出她暗算浮尘道人用的是何种毒物？”

美艳夫人望凌玉姬一眼，道：“这个丰都秀士莫庸心地最坏，阴毒多计，他说这句话不外是想挑起我对你的仇恨，但他们哪里知道，纵使全厅之人个个部死掉，我也不放在心上！”

凌玉姬眼中露出骇讶之色，美艳夫人又道：“你一定是觉得我太过冷酷无情，是不是？但你要知道，一个女人切切不可多情，不然的话，马上就会苍老。”

凌玉姬道：“啊，你说的话和家父一样，他说天若有情天亦老。”

美艳夫人道：“不过我老实告诉你，说话是一回事，但去做又是另一回事，我也不是完全无情，只不过这一批人都不中我的意而已。”

厅中突然又传出一个人的语声，道：“区区虽然不知道夫人与那妖女说些什么，但该女的一身武功，实在不可轻视，手法之奇奥神妙，绝不在夫人座下这位姑娘之下……”

美艳夫人眸子一转，轻轻道：“他说的有理，他就是刚才被你一招迫开的神指丁岚，你一定知道这人的名气，他已经是荣封伯爵的高手，因此你一出手就能够把他迫退这件事，实在教人震惊。不久份的名气就将传遍江湖！你到底是何人门下？”

凌玉姬讶道：“那怎么办？我其实不会武功，刚才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动手，而且居然把他迫开！”

美艳夫人默然望着她，过了一阵，凌玉姬道：“如果你不相信，那也没有法子，我爹爹只教我记熟几个架式，但却不准我练！”

“令尊传授的武功招数你看像不像我那个婢子？”

凌玉姬道：“有点儿像，又有点不像！”

美艳夫人点点头，若有所思。当下与她一齐走出厅外，道：“我有好些话要和你……”

她们走出暖阁，另外转入一道长廊，左旋右转，不久走入一间宽大精美的上房，里面还有套间，布置得富丽堂皇，美仑美奂。

两人在一面巨大的镜子前停住，美艳夫人道：“这里没有别的人，你不妨把丝巾拿掉。”

凌玉姬望着镜子竟不违拗，缓缓把丝巾取开。

明亮的镜子中出现两个丽妹，面貌一模一样，全没半点分别。

这两个绝色美人呆呆凝视住镜子，过了一阵，左面的一个叹口气，道：“我的确老了……”

突然一个丫鬟急急奔入来，道：“夫人，外面……”她目光一扫，忽地

讶然住口。

美艳夫人纤手一挥，那丫鬟应手倒地。

凌玉姬不知不觉中又用丝巾掩住面庞，惊道：“你……你把她杀死了？”

美艳夫人眼珠一转，道：“没有，她昏过去而已！”但她马上就把她拉到另一间卧室去，不让凌玉姬有机会查看地上的丫鬟。

卧室内布置得华丽无伦，每样陈设家具都是极为贵重之物。

凌玉姬似是从未见过这等高贵富丽的房子，讶然地看来看去。她踏在厚厚的地毯上，感到甚是柔软舒适，低头看时，那地毯上的图案十分美观悦目。耳中但听美艳夫人道：“这地毯是从波斯国运来，你也许从未见过……”凌玉姬点点头，只听美艳夫人又接着道：“唉，这些本来你也可以从小享用，可惜你一直都不在我身边。”

凌玉姬大感惊讶，举目望望房中，但除了自己和她之外，没有别的人。

美艳夫人又遭：“孩子你不用迷惑，我的话是跟你讲的。”

凌玉姬道：“夫人之意竟是当我是你的女儿么？”

美艳夫人道：“你刚才在镜子中不是看得很清楚了么？假如你不是我的女儿，怎会这等相像？”

凌玉姬道：“我们虽是长得很像，但以天下之大，人物之众，偶然相似也不足为奇！”

如果你和我一道出去，别人一定会以为我们是一对姊妹！”

美艳夫人听了这话，心中很是受用，顿了一顿，道：“但孩子你也许不相信，我今年已经是快六十岁的人，平生只生过两个女儿，大的今年二十二岁，小的只有十八。这个十八岁的小女儿在裙裾中已经失去！你今年几岁？”

凌玉姬双眼睁得大大的，道：“我……我今年十八岁！你的大女儿呢？”

美艳夫人道：“她么？你早就见过了，就是把你带来的那一个！”

凌玉姬怔一下，忖道：“那青衣女子不但一身侍婢打扮，而且口中也对她自称婢子，若果真是她的亲生女儿，怎会沦为婢仆？但她也没有必要欺骗我啊！”

美艳夫人微笑道：“孩子你心中想的什么，我都知道。我把大女儿这等安排，自有道理。”

凌玉姬冲口道：“我不相信！”

“我一说你就明白了，第一，她自小长得不大好看，目下虽然不算丑，却也无法与你我相比。她既然没有天赋的利器，因此也无法传承我的衣钵。”

凌玉姬道：“天赋的利器是什么呢？”

美艳夫人道：“就是美丽！”

凌玉姬道：“难道掌管产业钱财，也要长得美丽才行么？”

“我的衣钵不是产业钱财！”

“是什么呢？”

美艳夫人默然片刻，面上露出深沉的笑容，一个字一个字地道：“就是媚惑天下男人！”

凌玉姬明明知道她的话没有半点虚假，但当她瞧见美艳夫人艳绝当世的容颜，心中突然泛起不忍把她当作淫荡卑贱的女人念。不知不觉娇婉一笑，拉住她的手臂，道：“不，那不是真的……”

“傻孩子，这有什么不妥呢？我知道你的心意，不过，女人堆一的武器

就是美丽，这项武器天下任何男人都无法抗拒。所以，你不必锻炼武功，只要学会我胸中一套学问，包管天下男人都在你裙下称臣！”

凌玉姬感到十分茫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只听她那柔曼的声音又在耳边道：“孩子，你有像我一样的容貌，也有我的血液，因此我深信我那套媚惑男人的绝学，你很快就会精通……”

她的话声顿了一顿，又接着道：“你想想看，我的小女儿十八年前失踪，而你刚好是十八岁。你的面貌长得和我一样，你的声音也和我毫无分别，所以早先作一出生，就使得厅中那些男人个个向你惊视。还有最重要的一个证明，假如我说得不对的话，你可以不认我做母亲。”

凌玉姬但感无限迷们，随口道：“塔什么证明？”

美艳夫人曼声道：“我记得你还在裙襖时，你左右两乳之下各有一颗小痣，现在长大了，这两颗痣应该更加显明，告诉我，你有没有这两颗小痣？”

凌玉姬娇躯陡然一震，缓缓抬头望她，目光中流露出万分迷惘之色。

美艳夫人的神色也变得凝重起来，定睛和她对望，也不开口催促。

隔了一阵，凌玉姬轻启来唇，道：“我想先知道一件事，不知你肯不肯回答？”

“你说吧，凡是我答得出来的问题，总会教你满意！”

凌玉姬道：“谢谢你，我想知道的是假如我真是你的女儿，你有什么打算？”

美艳夫人眼中露出兴奋之光，道：“这么说来；你身上真的有那两颗病了！”她顿一下，接着道：“你既是我亲生女儿，我自然要把能使天下英雄俯首称臣的绝学传授给你。那时节，尽管江湖上高手如林，却都是你裙下的飞鹰走犬。你的享用，不论是衣食住行，可以比当今皇帝还要奢华，你的权势，在武林中无人可及……”

她本来越说越兴奋，但忽然瞥见凌玉姬并没有一丝一毫的羡慕响往之色，不禁打住话头。

凌玉姬眨眨眼睛，缓缓道：“对不起，我……我身上没有那两颗小痣！”

美艳夫人翠眉微剔，沉着道：“你别想瞒得住我！”

凌玉姬退开两步，提高声音，道：“我绝不骗你，的确没有像你说的两颗病……”

美艳夫人颌首道：“或者你真的不是我亲生女儿。不过，或者你长大之后，那疾移了地方……”她温和地说着话，一面走近她身边，突然间玉手一抬，已点中凌玉姬的穴道。

凌玉姬本想喝问她出手点住自己穴道有何用意，但忽地发觉连开口说话也办不到。

只见美艳夫人迅快地解开她的上衣，顿时露出凝脂般雪白的铜体。

她在这具铜体上细细查看，但见丰若有余，柔若无骨，阵阵女儿幽香送人鼻中。胸上两个乳房宛如新剥鸡头肉，雪白无瑕，当真没有她所说的两颗黑痣。

美艳夫人大失所望地凝眸望住凌玉姬裸开的前胸，自言自语道：“奇怪……真出乎我意料之外！这么说来，这孩子当真是天生长得和我一样，却不是我那自小失去的亲生小女儿了？”

她抬手替她整理好衣裳，玉掌一拍，解开了她的穴道。

凌玉姬吁一口气，道：“我想出去！”

美艳夫人摇一摇头，道：“不行，外面不知发生什么变故。再说你已知道我不少秘密，怎能让你出去泄露于江湖上？”

凌玉姬露出惊恐之色，道：“夫人可是要把我囚禁起来？”

“那也不一定，只要你听我的话，那就暂时失去自由而且。”

“但我并不知道夫人有什么秘密啊！”

美艳夫人面色一冷，道：“你已知悉我两件最大的秘密，第一件就是我曾经生育过两个女儿，其一尚在，其一失踪的秘密。第二件，我的岁数从来无人知道，你也知道了……”

凌玉姬道：“那我记着以后不对任何人说就是了，请你相信我！”

美艳夫人摇一摇头，仰首望着天花板，沉思了一阵，缓缓道：“我本已猜出你父亲是哪一个，但你身上竟然没有两颗小痣，却又使我迷惑起来。但无论如何，只要消息传到他耳中，他一定会亲自来此把你要回去，那时候我就知道你父亲到底是谁了！”

她这番话似是对凌玉姬说，又似对自己说。凌玉姬搭不上胜，游目四顾，但见房中所有的家具陈设，无不精美名贵，见所未见。还有许多玩珍首饰之类，散放各处，珠光宝气，眩人眼目。

忽然外面有人敲门，美艳夫人走出内室，只见外间门口站着那个青衣诗婢。

她举步走过去，突然心中一阵激动，伸手按住那青衣传婢的肩头，柔声：“瑛媛，以往我可曾亏待你么？”

那青衣传婢眼珠微转，道：“夫人一向对婢子推心置腹，深恩如海，婢子不知何以为报！”

美艳夫人凝目望着她，寻思道：“这孩子当真城府极深，我这等态度虽是突如其来，但她仍然不动声色。”

那青衣侍婢动也不动，面上不露一丝喜怒之情。美艳夫人心中余波荡漾，叹了一口气，道：“你一向只有名字，我觉得不大妥，以后你可对人说姓宋，名字仍用瑛媛。”

那奇在传螺面色忽然颜色变动，连忙低下头去应一声是，掩饰住面上的表情。

美艳夫人仰头凝想了一会儿，又轻轻叹一口气。

那青衣传婢宋琅媛抬起头，面上已恢复原状，道：“启禀夫人，蓝岳已经到府中，曾经和丰都秀士莫庸及神指丁岚动手，先后把他们迫退！”

美艳夫人哦了一声，道：“这人真了不起，但你为何不阻止他们动手？”

宋瑛媛道：“婢子刚好离开暖阁，等到回去时，他正与神指丁岚动手，是婢子把他们分开……”

她点点头，道：“你先出去，把蓝岳带到晴碧馆去，我立刻就来！”

于是她又转身走向内室，凌玉姬注意地看着她，道：“蓝岳来了？”

她点点头，道：“你要见他，是不是？”

凌玉姬摇头道：“不，我希望永远不再见到他！”

美艳夫人大感惊讶，想了一想，道：“那样也好，你安心在此地等候，我不久就回来看你！”

凌玉姬忽然问道：“你的大女儿一向都不知道自己的身世么？”

美艳夫人面色一沉，道：“你以后最好不要再问及这件事！”

她转身走了出去，凌玉姬呆了半晌，便向房外走去。只见房门都没有

上锁，心中觉得十分奇怪，便不客气，一径向外面走出。外面却是一座花厅，她举步踏出厅外，只见廊上一片静寂。

这时，她反而有点迟疑不决，心想如果美艳夫人存心囚禁自己，定然派人严密防守。

目下从这情形看来，她分明对自己十分信任。

于是，她转身回到厅内，只见对面另有一道房门，便随步走过去瞧瞧。

那房间布置得清雅绝俗，壁上挂着名家的书画，还有琴剑卷轴之属。

她走入内间，只见窗下摆着书桌，文房四宝均全，窗外是个院落，植满奇花异卉。

她凭窗外望，忽见~丛树后露出一个人头，把她了骇了~大跳，定睛看时，那人头只不过是有人在树后探首出来，并非悬挂在那儿，这才定下神来。

那人露出牙齿向她笑一下，凌玉姬觉得很是面熟，忽然记起这人正是到客店去的四个汉子之一，并且就是那个要揭开她面上丝巾的人。

只见那汉子眼珠骨碌碌向四面转动，似是查看有没有别的人，神态诡祟神秘。这一来可就把她弄得不敢开口说话，怔怔地望着那神秘的汉子。

那劲装大汉突然一扬手，只见一点白光疾射而到，凌玉姬吃了一惊，赶快闪开。那点白光疾而不劲，打在窗框边，只轻轻响了一声，便掉在地上。

凌玉姬低头看时，原来是一枚小纸四。顿时醒悟，忙忙拾起打开一看；只见白纸上写着：小可华奎，深感姑娘救命之恩，欲效犬马之劳，请姑娘吩咐。字迹甚是潦草，显然是匆忙中写下。

她凝目想了一下，在她感觉之中，那劲装大汉面貌端正，似乎不是诡橘阴毒之八，大概可以信任。当下取起桌上根毫，就在那白纸背面写道：我想离开此地，可有法子？

她将白纸捏成一团，从窗口掷了回去。

那个名叫华奎的劲装大汉看毕白纸，面上流露出为难之容，沉吟一下，突然从树后跃了出来。

此人身法迅快异常，飏地纵火窗内，急急贴身墙上，以免被窗外之人看见。

凌玉姬见他这等举动，心知外面必定另有埋伏，不由得也紧张起来，她为人天生慈爱，时时替别人着想而忘了自我。这时低声急道：“假如你被人发觉的话，后果怎样？”

华奎用手掌在预子比一下，道：“简单得很，这样一刀过去就了结啦！”

凌玉姬忙道：“那多么危险啊，你快点走开吧！”

华奎坚决地摇摇头，道：“姑娘不必为小可担忧，只不知姑娘要逃到何处去？”

凌玉姬道：“我也不知道……”

华奎讶异地瞧瞧她，略一寻思，便：“那么出去再说吧，目下是唯一的会了！”

凌玉姬这时倒不想冒这个险了，只因她晓得假如被美艳夫人手下发觉的话，她本人多半不会有事，但这个华奎定然逃不了一死。

但那华奎已纵出窗外，转身催她快点。凌玉姬生怕他在窗外现身太久，被人发觉，不暇多想，赶紧爬上窗户。华奎眼睛不禁睁得大大，似是想不到她连窗户也纵不出来。

他本想伸手扶她，忽又缩回手掌。凌玉姬跳落院中，华奎立刻转身向树丛走去，她跟在后面，转入村后，这时才发觉树后地方不小，地上还躺着两个劲装大汉。

华奎轻轻道：“他们都被我暗暗点了穴道，姑娘不必害怕……”他一面说，一面向墙上开的一道小门钻出去。

凌玉姬默然跟住他，左弯右转，走得头昏脑涨，好不容易才见他停下步子。

她放眼一望，只见处身在一条冷僻的暗巷之内，四面没有门户，倒不知他打算怎样走法。

华奎向那塔高达文半的石墙指一下，道：“出了此墙，下面就是一条河流，过河之后，翻过河边峭壁，就是天险之地，谁也不敢追来！”

凌玉姬道：“那是什么地方？你何以不怕？”

华奎道：“等会儿再慢慢向姑娘禀告，目下情姑娘伏在小的背上，以便越墙出去！”

他眼中闪动着奇异的光茫，因此使得凌玉姬忽然感到疑心，暗忖这厮会不会借这题目以亲近自己？不然的话，他为何露出奇异之色？再一深想，忽然发觉若果这厮乃是诱骗自己到荒僻之所，才向自己横施强暴，岂不是自取其咎？

她心中疑虑一生，眉眼中便流露出迟疑之色。

华奎突然道：“凌姑娘可是对小的生出疑心？”

凌玉姬虽默然半晌，才点点头，道：“我觉得你的神色有点古怪，所以使我不安起来！”

华奎道：“这也难怪姑娘生疑，小的早就想到姑娘会考虑及孤男寡女的问题，所以心中感到十分不安，因而面色便有点不大正常！”

凌玉姬道：“我听不懂你话中之意！”

华奎道：“因为小的说出一件秘密之后，姑娘定必放心信任，但那件秘密小的实在难于启齿，所以心中甚是不安，神色也因而显得不正常了！”

凌玉姬哦了一声，觉得很有道理，便道：“既然如此，你就不必把秘密说出来，省得心中不安，我相信你就是了。”

华奎征一下，然后道：“姑娘居然肯信任我，小的感激万分，那就请姑娘准备！”

他蹲低身子，凌玉姐望望他宽阔的后背，付思一下，咬咬牙趴伏在他背上，华奎两手抄住她的大腿，提气用力向上蹿去，唳一声已纵上墙头。

凌玉姬忍不住道：“华大哥你的武功真好，背着一个人还能毫不费力地跳这么高！”

我真奇怪你为何肯屈居厮仆之列？”

华奎长叹一声，道：“小的心中的苦衷，一时也难以说得明白！”

凌玉姬听他这么说，不便再问，放眼向前面望去，只见墙下只有数尺石地，过去就是滚滚河水。河流的那一边峭壁耸立，少说也有五六丈高，形势甚是险恶。

地道：“华大哥，我们怎生渡过此河？”

华奎跃落墙下，急急向左方奔去，转眼间已奔出六七文远，然后停步把她放下。纵到一颗大树后面，转眼间已拉出一艘梭形小船。

他把小船举起走到河边，然后才放在水中。这艘船虽然不大，但少说

也有数百斤之重，足见华奎育力十分惊人。

他一只脚踏在河岸，一只脚踏在船中，河水虽是急峻异常，但那艘小船动也不动。

凌玉姬走过去，伸出玉手。华奎竖起三指托住她的臂弯，运力一托，凌玉姬乎平稳稳走落船中。

这时她更加被这华奎的一身精深武功所迷惑，只见华奎脚尖一蹬，小船便向河中急射开去。华奎从船中抬起木桨，略一拨划，便即冲到急河中心。

华奎长透一口气，道：“现在就算有人追到，也不用怕了！”

凌玉姬道：“为什么呢？”

华奎道：“第一点，左近没有船只可供渡河之用，等到他们在数里外找到船只，我们早就到达彼岸，翻过峭壁了！”

凌玉姬大感不解，道：“夫人的府第既是背河而建，为何没有准备船只？”

华奎指一指对岸峭壁，道：“姑娘请看，那边都是数丈高的峭壁，无路可通！船只要来无用，再说峭壁那边地势险恶，被江湖上公认为有数的天险之一，就算有船只划过去，也无人敢翻过峭壁！”

凌玉姬面上露出迷茫之色，道：“我太笨了，仍然听不明白华大哥你的话！”

华奎道：“这是小的不对，一时没有想起姑娘并非江湖中人，难怪不知夫人府后有所谓九疑天险一事！我们从峭壁翻过去，就可以见到无数断壑危崖，当真是乱石崩云，栈道接天。任何人走了进去，都无法找到出路。”

凌玉姬微微一笑，道：“这样说来只有华大哥一个能够通过这九疑无险了？”

华奎谦然道：“那也不一定，天下人物多的是，也许认路本领比我更强的人还多的是！不过，到目前为止，就小的所知，的确只有我一个人能够进出自如！”

凌玉姬不觉由衷赞美道：“想不到华大哥除了一身惊人武功之外，还有这种天赋的本领！”

华奎轻轻叹了一口气，道：“实不相瞒，小的往昔身列夫人座下四大高手之一，这四人之中，要数小的年纪最轻，天赋最高，可是……唉，不提也罢。”

凌玉姬见他说得十分伤心，不敢再问这事，连忙转回话题道：“华大哥你一定在那九疑天险内出入过许多次，是也不是？”

华奎点头道：“不错，单就是夫人下令的次数已在十次以上。你大概不晓得夫人一向居无定所，但自从七年前听武林太史居介州提及此地有一口古井，井中之泉用以沐浴，能够青春长驻，容颜不衰。此泉称为‘凝脂泉’。夫人便搬到此地来，大兴土木，修建这一座‘夫人府’。初时她因不放心府后的九疑天险，故此曾经命小的过去细细勘察，另外加上小的自己有时兴过去瞧瞧，次数已难以估计了！小的昔年跟随夫人走遍字内，任何地方都不会迷路，但这九疑天险占地太广，路又难走，几乎把小的难住……”

凌玉姬听得十分出神，只见华奎木桨连划，转眼间这艘梭形小船已冲抵峭壁之下。

华奎先把凌玉姬扶上壁下一块石上，跟着自己上去并且把船也弄到石头上。

然后他又蹲低身子，凌玉姬这时已不能多加考虑，立即伏在他宽阔的

背上。华奎提口真气，便向峭壁纵起。他确实熟悉路径，身形忽左忽右，转眼间已盘旋跃升峭壁顶端。

凌玉姬无意中回头一瞥，只见河流那边的围墙上隐约有人影一晃。她急忙告诉华奎。

华奎道：“姑娘不用理会，我们已经到了这边，他们纵有通天能为，也无可奈何！”

他迅快奔落去，到了平地上便把凌玉姬放下。凌玉姬向他道谢一声，华奎道：“姑娘不用向小的客气，目下我们先走火险地，以免被府中之人追上来。”

他放开大步，疾向前奔。凌玉姬虽然不会纵跃，但脚下极为轻灵迅快，稳稳跟在他后面。

两个人一口气爽了五六里路，一路上越过许多危崖断壑，不但路径曲折，而且歧路极多，华奎有一次指着那些歧路道：“若果追兵误入歧路，前面越走越险。走了半天，最后却是一处绝路。那时他们必须循原路回来，可是回路上仍然极多路径，一不小心，又转入险恶绝路，因此这九嶷天险从来是有进无出。”

凌玉姬微微一笑，好像不大放在心上。

到了一处狭谷中，华奎停步清凌玉姬休息一阵，并且问道：“姑娘目下已从夫人府脱身，不知打算到何处去？”

凌玉姬道：“我本是准备到大漠中访寻家父，但那地方只有蓝大哥去过！”

华奎道：“姑娘既不知地方，那就只好送姑娘回家……”

凌玉姬证了一阵，颦起翠眉，道：“我的家……已经没有人啦！自从家父离开，家中只有一个奶娘，但去年奶娘也去世了，只剩下我孑然一身”

华奎愕然道：“这么说来，姑娘等如是无家可归了？这么只好继续访寻令尊大人……”

凌玉姬道：“看来只好如此，啊，好像有脚步声呢？”

华奎侧耳一听，面色微变，立刻轻声道：“姑娘快跟我走。”

两人奔出狭谷，只见谷外有三条去路。华奎向当中的狭窄栈道走去，凌玉姬紧紧跟着。大约走了七八丈，地势越高，道路越窄，一边是险峻岩壁，高不可攀，另一边是陡峭危崖，若然掉了下去，纵有一身武功，却也难免伤亡。

又走了两三丈，这时已是昏暮之际，光线黯淡。华奎突然停步道：“前面有一段路十分危险，小的想请姑娘伏在我背上。”

凌玉姬突然感到有点疑虑，是以迟疑不答。

华奎伏在地上倾听了一阵，随即匆匆起身，道：“来人已追到附近啦……”他忽然发觉凌玉姬疑虑的眼色，登时面色一沉，似是寻思一件重大之事。

凌玉姬轻轻道：“华大哥，我自己走得动，你放心好了。”

华奎默然不语，过了一会儿才道：“那段路实在险恶无比！”

他接着又迫：“姑娘心里对我发生疑虑，这本是人情之常，但小的实在与常人大不相同……”

凌玉姬听不懂他这话之意，随口道：“我不是信不过华大哥你，只不过我认为可以自己走而已！”

华奎一面与她说话，一面留神倾听追兵的动静，忽然露出大感奇怪之色，道：“他们有本领追到附近，却不知道为什么都停办那儿，难道也像我们一样，正在讨论一件难以解决之事么？”

凌玉姬道：“也许他们见到那三叉路口了后，难以委决该想哪一条路走，是以停步讨论。”

华奎道：“根据小的以往的经验，从无人能像他们那样到达近处。而且他们有本事很快地一直追来，那么多的歧路也无法拦阻他们，可见得其中必有擅长追踪之士……啊！”

我想起来了，神指丁岚正是追踪蹊迹的著名高手。他这桩绝技久已胜炙人口，是以武林中人谁也不愿意轻易得罪了他。一来他武功高强，已是江湖上有限几个高手之一，二来他又擅长追踪之术，谁若是得罪了他，纵是逃到天涯海角，也很快就被他追上！”

凌玉姬想起那神指了岚，心中一阵作恶，同时也惊慌起来，连忙道：“我们快走吧……”

华奎领着她向上走去，沿着峭壁转个弯，只见前面通路更加狭窄，左边是光滑的峭壁，右边却是一道深不可测的绝壑。

华奎停步道：“这就是九疑天险中极为危险的一段路，当真步步危机，而且一旦失足，立时就粉身碎骨！”

凌玉姬看不出有什么危险，但也不愿率直驳他，缓缓道：“我只要小心一点，大概可以过得去。”

华奎道：“姑娘可看见那条路上的石质没有？那是一种极为奇怪的岩石，有的地方松脆得像细沙一般，只要一点点重叠加上去，立刻就崩掉数尺甚至一丈长的那么一块，纵是武功极高之上，如果不是诸知这种奇异的石质，一旦踏了上去，准得挣落那无底绝壑……”

凌玉姬这才知道此段路险恶至此，不觉打个寒噤，望着那条路道：“我此生还是第一次听到世上有这种奇怪可怕的岩石，怪不得这条路忽高忽低，我想低的地方就是以前崩掉的地方了？”

“姑娘说得不错，这种岩质的怪异处还多着呢，譬喻那些从未崩过的地方，过两日就可能变得松脆如沙堆，又或者刚刚有人走过时，尚是坚硬如石，但第二个人一踏上去，就立时崩散。又或是身体轻灵的人走过没事，但较重的人一踏上去，就忽然崩坏，把人掉落绝壑之下！”

凌玉姬凝目瞧了一阵，忽然遭：“这样说来，我们两人就是安然走过，后面的追兵多半要毁灭在这条险路之上了。”

她口气之中，流露出无限悲悯之意，华奎证了一怔，本想提醒她不可对敌人存有矜传之心，不然的话适足反而害了自己！可是他又感到这种仁慈为怀的德性，世上已极为少见，尤其是在自身处于危险中而尚能为敌人生出悲悯之心，这等胸怀，可就不能用“妇人之仁”去形容，应该称为“大仁大勇”才对，是以他噤口不言，钦佩地望着这位年轻貌美的姑娘。

凌玉姬接着又道：“华大哥！还有别的路可走么？”

华奎摇摇头，道：“只有这一条路！”

凌玉姬道：“既然没有第二条路可行，我们最好设法留下警告之言！”

华奎望一望光滑的峭壁，突然叹一口气，道：“若果我的武功不曾失去，就可以用手指在壁上划石留字！”

凌玉姬讶道：“你已失去武功么？但我看你身法十分快速，一点也不像

失去武功之人！”

华奎道：“小的上半身经脉中有三处大穴被夫人禁闭住，因此双手最多只有过去的一半功力，但下盘却不受影响。”

凌玉姬道：“啊，原来是夫人所为。”

说到这里，忽然如有所觉，两人都一齐凝神倾听。

华奎一面探手入囊，取出一条绳子，一面道：“神指丁岚当真名不虚传，居然又找对了路径！”

他把绳子的一头交给凌玉姬，请她缚在腰上，另一头则缚在自己腰身。两人之间最多只能相距一丈。他看着凌玉姬缚好之后，就当先向前面走去。

只见他跨出步子极大，去势却甚缓慢，那等走法，当真像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凌玉姬跟随在后面，侧着身子，极力靠着石壁，脚下认准华奎踏过的地方，慢慢走去。

大约走了丈许，一点事故都没有。她觉得华奎的话似乎有点夸张，渐渐松弛戒心。

又走了两步，右脚刚刚迈跨出去，忽听“沙”的一声，脚下那条石路忽然有三尺长的一节化为细沙滚散，登时凹陷了一截口子。凌玉姬眼看石块忽然变化成一堆细沙崩散，不禁骇得出了一身冷汗。想到假如自己这一脚已经踏实，势必倾跌下去。这条石路虽然只崩了三尺长两尺深的一道口子，但由于细沙崩散十分滑溜，就算武功极高之士，也无法停得住身形。

她骇得入也束了，左脚悬空，动也不动。华奎回头瞧见，道：“姑娘不必惊慌，可放胆跳过这个缺口！”

凌玉姬道：“假如那边也忽然崩散，我下坠之势一定十分急剧，那时恐怕会把你一齐拖了落下去！”

华奎面色微变，显然凌玉姬所说的正是实情。但他的神色却没有被凌玉姬瞧见，沉声道：“姑娘别考虑太多，况且你身体不重，小的一定支持得住！”

凌玉姬果然放心，用力一跳，越过那书缺口。

两人又继续走了数步，凌玉姬忽然感到脚下一虚，整个人直向绝壑落去。这一下把她骇得亡魂皆冒，尖叫一声。华奎位胸一沉，已抓住腰间绳子，急急拉紧，跟着放松寻尺，化掉她下坠的冲力，凌玉姬的身形总算停止，变成吊在华奎脚下的绝壁危崖旁边。

华奎十分沉着，双手收绳，很快就把凌玉姬拉上来。凌玉姬的双腿发软，但勉强装出没事的样子。于是两人又继续向前走。

他们沿着弯曲的峭壁向前走，因而丈许之后，又转了弯，是以追兵即使追到三丈之内，彼此仍然瞧不见。

华奎全神鉴别落脚的石质，慢慢大步向前走去。好不容易又走了十几步。

凌玉姬忽然问道：“华大哥，这段路还有多长啊？我觉得好像老是走不完。”

华奎向前面望去，查看片刻，应道：“还有十二三步就可以脱离险境啦！”

他只顾查看前面，因此脚下略有疏忽，倏然间“沙”的一声，整个人向绝壑滚坠落去。

凌玉姬在这等惊险万分的情形之下，陡然间忘去惊惧，变得沉着异常，迅快地抓住那条绳索。

但华奎下坠之势甚是急猛，加之他身躯沉重，凌玉姬但觉手中一紧，不由自主地移动了半步。这时在她双脚脚尖之处，就是陡峭的危崖绝壑，只要再移动一点点，便得掉了下去。

凌玉姬身形向前一倾，上半身已俯出危崖边缘，目光一掠，只见华奎有如钟摆般沿着光滑的峭壁荡过去。只要等他去势一停，荡了回来，她就再也挺不住而和他一起掉向深不可测的壑底。

她觉得这真是惊心动魄而又十分神奇的～瞬，只等这一瞬消逝，她便将结束有生的一切……

就在这生死一线之际，忽然听到一声惨叫，这声音就在他们来路三丈左右发出，带着弱弱余音，直向那无底的组壑飞泻急坠，显然是有个人恰好因脚下石路像沙子般崩散而掉坠下去。

凌玉姬耳中听着这声惨叫，自家也被一股力量扯了一下，身形快要冲出崖边。这一刹那间，她忽地自然而然地吸一口真气，扯着绳子的双手轻轻一颤。说也奇怪，她这么一下工胞轻震，不仅把那股力量卸掉，还能够借势你回身躯，恢复了直立的姿势。

下面的华奎自从跌下去之后，一直都忘了自身生死安危，只仰头瞧着凌玉姬的动静。

本来以为她这一下必定一齐掉了下来。谁知她居然仰回上身，因而在下面已瞧看不见她的情形。他更不怠慢，提一口真气，双手迅快交替缘绳攀升。晃眼间已升到狭路边缘，他舍下绳索，双手搭在石上，一下子便翻了上去。

凌玉姬见他脱险，心力一懈，反而全县百骸都发软颤抖，靠在石壁上，不会动弹。

华奎看看这情形，知道她已经不能举步，势须由自己背负她继续前进。不觉叹一口气，垂头道：“小的数年前惨遭宫刑，目下外表上虽然仍是男人，但其实非男非女。姑娘用不着对小的疑虑。”

凌玉姬听到这话，心头大震，顿时把自家的惊惧都忘掉，怔怔道：“你……你说的可是真话？”

华奎默默不语，凌玉姬发觉自家失言，连忙道：“我不是怀疑作的话，而是觉得这等事实在难以令人置信，华大哥不会生我的气吧？”

华奎透一口大气，道：刘、的惨遭宫刑之后，从来求对第二人提及，这等事情本来不该对姑娘齿及，但形势迫得我不能不说，请姑娘不要见怪，目下追兵已近，那些人个个身负绝技，很可能全部安然渡过这一段险路。适才那个坠崖之人乃是府中一名好手，并非外来之人！我等还须急急离开为是！”

于是凌玉姬由他驮起，向前大步跨去，这两人每走一步都捏一把冷汗，好不容易走了十多步，华奎把她放下，长长吁一口气，道：“我们总算脱出险地，前面就是最迂回曲折的乱石峰矿。”

两人向前奔去，走了半里左右，放目尽是乱石山峰，京回起伏，处处景色都十分相似，无怪人其中之八，难以找到出路。

走了一阵，天色已暗黑下来，他们停步查听一阵，后面已无追兵声息。

华奎领她走入一个石洞，道：“此洞十分宽广，少说也有亩大小，里

面石笋林立，最好藏身，我们且在洞中等到天亮再行上路如何？”

凌玉姬自然没有意见，随他进去。这时洞外还有一点光线透射入来，因此还略略可以见到此洞形势，果真宽广无比，那些石笋高矮粗细不一，宛如幢幢鬼影。

过了一阵，洞外天色已完全黑暗，因此洞内一片黝黑，真是伸手不见五指。

洞外忽然传来一阵低微的声音，过了一会儿，一个雄壮的嗓音道：“丁兄怕是找错路径了吧？目下天色已黑，不知还认不认得出返府之路？”

这声音一听而知乃是那位胸怀磊落的楚南宫，接着神指丁岚阴声道：“楚兄故意大声说话，敢是有意警告那位凌姑娘？”

楚南宫哼了一声，道：“兄弟本来没有想到这一点，但丁兄这一言可就把我提醒啦！”

接着有人插嘴道：“两位谈之无益，目前当急之势，应该是决定继续前进或者径行回府！”此人语气和缓，正是甘露寺高手苦行禅师。

稍远处有人接口道：“兄弟主张继续追查，哪一个不敢冒险，不妨滚回去！”

楚南宫朗声叱道：“莫庸你口中干净点，否则别怪楚某对你不客气。”

神指丁岚接口道：“兄弟不信楚兄的铁拳能够在此地称霸，嘿，嘿！”

语声一歇，传来“嘭嘭”两声，想是楚南宫已经动手，被人硬接了两拳。

第五章 九嶷天险古洞计脱身

凌玉姬在黑暗中，拉住华奎的手臂，细声道：“我们在这洞中，有如瓮中之鳖，不如由我自家挺身出去，谅他们不会伤害我。”

华奎也悄声道：“小的对姑娘存着感思图报之心，是以不辞万死带姑娘离开夫人府，假如姑娘觉得回府亦无妨碍，姑娘尽管出去，小的自会找路边走。不过有一点小的必须先禀明姑娘，那就是你们回府时，小的已不能现身带路；如若迷失在这九嶷天险之内，那时因小的已远远离开，再也不能相助。”

凌玉姬道：“不妨事，我有法子找到路径回去！”

华奎怔一下，道：“这样说来，姑娘必是留有暗记之类以供认路了？”

她在黑暗中回答道：“你猜得不错。”

华奎接着道：“这就怪不得那神指丁岚有本事一直跟缀在我们后面！他是武林中著名擅长追踪的高手，不论何等隐秘的暗记，都瞒不过他的眼睛！”

凌玉姐也啊了一声，道：“如果我早点想到，那就不会这样做了！许久以前，我爹给我一小袋交趾国特产异草的种子，细如沙尘，一个指甲中就可以嵌藏十余粒之多。这种异草我爹定名为‘相见欢’，意思说循着这些异草找寻，便可以和自己要找的人相见，因而欢乐。这种相见欢的种籽不论气候寒热，也不论是泥土沙石，只要附落其间，不到半个时辰就长一粒，哪怕我走到天涯海角，他都能够循着这相见欢追查到我的下落……”

华奎静静地听完，然后道：“令尊大人一定是曾经踏遍天下的高士奇

人，请问他是不是一个身量高大，五官端正，但头发和须眉都呈黄色的老人家？还有他的声音有时沙哑，有时清亮异常，足足可以传出数里之外，是不是这个样子？”

凌玉姬道：“不，他在家中时的真面目是须发全黑，没有一银白发，面白如玉，修眉朗目，长得十分俊美潇洒，看上去似是三十左右的人，身量十分高大这一点倒是不错。

离家出外之时，他就扮成一个须发如银的老人，面颊上有一颗很大的朱痣。”

华奎喃喃道：“这就奇了，这就奇了！”

“怎么啦？”

“小的若是说出心中疑惑，只怕姑娘听了会生气！”

“不要紧，我怎会生你的气呢！”

华奎寻思了一下，这时因四周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所以就算要说的话大大得罪对方，在这种情形之下也较易启齿。

他缓缓道：“小的一直以为姑娘乃是夫人的亲生骨肉呢，请你听了不要生气！”

凌玉姬娇躯轻轻一震，口中柔声道：“不会，我不会生气，却很想知道你何以有这个想法？”

华奎道：“小的早在客店第一次见到姑娘之时，就有这种感觉，你不但身材高矮和眉眼手足都极似夫人，尤其是说话的声音，唉，此刻在黑暗中和姑娘说话，时时会以为是跟夫人说着话一般！”

凌玉姬沉默了一会儿，才道：“俗语有说是‘人有相似，物有相同’，我纵是和夫人长得一模一样，也不过是巧合而已，怎见得就是她的骨肉？”

华奎道：“姑娘的话不是没有道理，但据小的服侍夫人多年，却记得十八年前夫人为一个人怀孕生了一个女儿，其时小的一方面妒忌那个人，但一方面又替夫人欣幸。只因她既肯替那人生下孩子，自然是决心改邪归正，不再以色相布施天下之人，然而过了几个月，那个人突然失踪，连同夫人所生的女婴也不见了！夫人为此事曾经痛苦了几年之久。”

凌玉姬接口道：“那个人一定就是你刚才描述的人了？他姓什么？怎的不会被夫人迷住？”

华奎道：“小的初时以为那人就是令尊大人，而姑娘就是夫人失去一十八年的女婴，但姑娘既说令尊须发全黑，那就相去太远，自然不会是他了！至于那个人的姓名小的也不知道，只知道那人的武功是夫人生平所识的武林高手中第一人。十年前武林太史居介州向天下武林发表封爵金榜后，小的曾向夫人探询那人名列何爵，夫人说他的大名不在金榜之内，因此小的一直无法探出那人的姓名，大概他就是帝疆四绝之一。”

凌玉姬问：“我只听说过‘封爵金榜’之事，却未听说过帝疆四绝，他们是谁？可是比金榜上的人还要高明么？”

华奎道：“据武林传说帝疆四绝的武功远超于金榜诸爵之上，但这四绝的武功家数无人叫得出名字，只能就他们所擅长的路数约略分为刻刀掌脚四种……”

他说得语焉不详，凌玉姬也听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但她似乎已有所了悟，默然沉思。

忽听那丰都秀士莫庸根很骂道：“这可恶的小妮子当真有点门道，我若

是找到她，非点她五明绝脉教她吃点苦头不可！”

楚南官应声道：“莫庸你滥用五阴绝脉这种恶毒手法，日后必将死无葬身之地！”

远远有人叫道：“喂，喂，苦行禅师你跑到哪里去了？”这声音宏亮洪大，一听而知乃是铁胆赵七的口音。

神指丁岚冷笑道：“这些人不听兄弟劝告，一定要亲身查看，若果再走远一点，包管他们连这处也找不回来。”

楚南官听了这话，付思片刻，引吭大叫道：“喂，我们在这边，诸位请即速回来……”

他一连叫了七八声，不久就听到铁胆赵七和灵隐山人的声音，神指丁岚冷笑道：“苦行禅师再也找不回来啦，哪一位如果不怕迷失，不妨去找找他！”

楚南官哼了一声，道：“你不能去找他么？”

楚南官接着道：“兄弟有句肺腑之言，那就是今日之事，虽然美艳夫人曾经许下重赏，以她的身体为酬，不论死活，都要抓回凌玉姬姑娘。但兄弟却觉得美艳夫人未免把那小姑娘看得太重了。”

丰都秀士莫庸这时忍不住插嘴道：“楚兄这话太以不通，如果夫人不把那妖女看重的话，怎肯以她无价之宝的香躯玉体作为酬赏？”

楚南官哼了一声，道：“那要看诸位的想法如何了，夫人的香躯玉体诚然令人迷恋，但试问此地诸位哪一个没有获得过？”

灵隐山人道：“楚兄的话虽然很对，可惜她的魔力天下无人能够抗拒，除非是个被官阔过的太监。”

众人爆发出一阵笑声，这些话在男人难中，本是极为平常而又最感兴趣的话题。但洞中的凌王姬情窦初开，一生都未听过这种话，此时不觉心如鹿撞，面红耳赤。可幸黑暗中不会被人瞧得见。

她同时也感觉到华奎微微震动，大概是灵隐山人提及“太监”二字正好击中他的心病，恰好也说明了他为何晋反叛美艳夫人的理由。

凌玉姬不觉对他泛生起无限怜悯之念，可是又没法子去安慰他。

只听洞外又传来那些人的话声，这回是丰都秀士莫庸道：“兄弟今日可以对诸位说句实话，以前每逢兄弟我拥抱着美艳夫人，欲仙欲死之际，突然间又会生出极护极恨之心，几乎把她杀死……”

神指丁岚冷冷接声道：“这话有理，诸位也许以为我了岚太不讲交情义气，居然用李机指力把范老五杀死，嘿，嘿！其实此念早在他成为美艳夫人人幕之宾时已经深藏心底。兄弟尚嫌那牵机指力不够恶毒哩！”

众人忽地都沉默无声，过了一阵，铁胆赵七道：“适才好像听到苦行禅师的叫声！”

诸位可曾听见？”

楚南官突然长叹一声，道：“诸位的话忽然勾挑起兄弟满腔根火妒意，是以竟没有发声指引苦行禅师。以苦行禅师的脚程，这一会儿已不知奔出多远，再想发声指引地点，已来不及啦！”

灵隐山人干咳一声，道：“山人建议诸位最好别再提起旧事，免得哪一位突然冲动，先就在此地互相残杀起来！”

楚南官接着道：“不错，且让兄弟把早先未完的话说出来。那就是假使凌姑娘藏在此洞之内，以我等五人之力，她势难逃出此洞。因此我等不妨来

一个君子协定，哪一位首先发现了她，并且下手擒捉之时，别的人不许插手抢夺争功。如果大家都允诺的话，那就不用着一发现她就急下毒手了！”

另外的四人默然思付，过了片刻，铁胆赵七首先遣：“兄弟赞成楚兄高见！”

其余的人也陆续答允，于是开始行动。照理说应该留下一个人把守洞口，但目下情形不同，人人都存有宁可让凌玉姬逃走也不能落后之心。是以一旦行动，就不约而同一齐抢入洞内。

这时洞中黑暗异常，这五人一进了洞内，立刻就各自分散。

他们个个都是身负绝技，经验极丰的高手。是以跃入洞内之际，就已感觉出此洞地方极宽。同时他们各自分开之际，也不会碰在一起。

凌玉姬在黑暗中忖思一下，忽然打个寒噤，想道：“这些人个个都怀着炉根猜疑之心，目下分散在这黑暗如漆的洞中，只要互相碰上，一定互出毒手相搏。假如找到，他们势必也全力出手。一来他们不晓得我是谁，必须先下手为强。二来他们口中虽是互相允诺不向我下毒手，但到底怕别的人反悔，是以唯恐我会出声惊动其他之人。”

她越想越觉得危机重重，不禁伸手向前面摸去，正好搭在华奎肩上。

华奎背向着她，面向外面，两人都是盘膝而坐。此时他轻轻拍一拍她的掌背，暗示要她不必惊慌。

蓦地洞内传来“嘭嘭”两声，跟着听到楚南宫宏亮的叱道：“莫庸你怎的出手就用全力？”

莫庸的声音已移开文许，冷冷道：“兄弟如果不出全力，只怕别的人不肯放过……”

楚南宫勃然大怒，运足真力呼地一拳隔空劈出，忽听莫庸的声音已横移寻丈，道：“楚兄白费气力啦！”

这些人不但个个武功高强，兼且诡橘多智，不论是斗智斗力，都讲究抢占机先，这时楚南宫一击不中，顿时横跃开去，缄口不语。

那丰都秀士莫庸只说了最后那句话，以后就毫无声息。原来在这等漆黑所在，彼此用尽自力，视线都不能超过三尺。他们这~移动之后，很可能不知不觉中凑在一起，假如胡乱发出声音，对方恰好在数尺之内，岂不是一伸手就可以制自己死命。

因此偌大的石洞内丝毫声息皆无。

凌玉姬抽回自己纤手，无意中触到旁边的石笋，顺势向笋报处摸去，果然捡到一块拳头大的石头。

她掂一掂石头的大小重量，忖想片刻，便使劲向空中掷去。

她虽然没有练过腕劲，但由于练过上乘内功，是以科腕之际，一股真力自然涌到腕指之间。这块石头破空飞去，居然飞出四丈之远，方始坠地。

石块击在地上，发出“僻啪”一声。这声音虽然不算响亮，但在万籁俱寂之际，却宛如霹雳横扫。洞中诸人无不矍然震动。

但见火光突起，缓缓飞到石头落地之处。火光一视之际，一道人影倏然闪开，一望而知这人正是发出火光之人。但因身法迅疾无伦，谁也瞧不清楚此人是谁。

那道火光敢情是个火折，此时平稳地滑过黑暗，宛如有个看不见的精灵拿着住穿过空气，接着四平八稳地笔直落在地上，居然直立不倒，火光也不熄灭。

这一手实在高明之极，只看得洞中几名高手个个暗自猜疑，不知是谁练有这等至高无上的暗器手法。

凌玉姬对于这个人的高明暗器手法只感到略略惊讶，最使她担心的是那些人既然会这样子利用火折，实在不难查出她和华奎藏身之地。

那火折在数丈以外，是以火光射到这边时，已经黯淡已极，虽有也等如无。

不过凌玉姬藉这一点点微光，却可依稀见到华奎盘膝坐在她前面的身形，但见那宽阔的后背，竟然故侧向右边，好像右边肋骨少了几根，所以支持不住身体的平衡。

她看了但觉心中别扭得很，怎样也不懂得他为何坐得这般难看？

转瞬之间，不知从何处飞出一粒小石，恰好去在那枚火折的火头上，登时把火光击灭。于是，石洞中仅有一点微光也因而熄灭。

蓦地但听有人大吼一声，接着很声道：“丁兄好高明的指法，等出了此洞之后，兄弟一定要正正式式向丁兄请教……”说话的人正是铁胆赵七。他虽然是接续说了几句话，但声音忽东忽西，并非老是在同一地方。

神指丁岚在黑暗中出手得利，却一直没有做声。

凌玉姬感到紧张万分，可是她空自瞪大眼睛，却瞧不见一点景物或人影。

过了片刻，洞内远处传来石头滚动之声，不知是哪一个搜到里面，不小心碰着垒起来的石堆，所以才发出这种声音。

又隔了一阵，凌玉姬忽然听到左前方不及丈半之处，发出石子碰击之声，虽然十分低微，却足以教她入耳惊心，花容失色。

这种声音分明表示已有人潜入她和华奎藏匿的禁区之内。原来华奎早在洞外传人话声之时，就迅快地抬了许多石头，环列在前面丈半远的地面，尽量把这道警戒线推得高高，最上面的自然是很细的石子，只要轻轻沾到，也会滚移而发出声音。他告诉她说这就是禁区防线，如果被敌人侵入的话，以那些人的敏锐感觉，一定会发觉附近有人而加以搜查。到这种地步时，他只好伺机出手一拼了！

因此，凌玉姬紧张得浑身发抖，忽然感到喉咙发痒，需要咳嗽一下。

在这等时候出声咳嗽，那简直是开玩笑。她拼命压抑住这种欲望。但越是用心压制，就越发觉喉头痒不可耐，非咳不可！

她也明白这是下意识中的反抗，越是压制，抗力越大，目下唯一的方法，就是转念去想别的事。

这等事说来容易，做却极难。她迅速地忖思许多别的事情，刹那间无名氏、蓝岳、美艳夫人。辛龙孙、祈北海这些人的面影一一掠过她心头。可是她觉得仍然非咳不可。

这时她当真急得出了一身冷汗，陡然间想起她父亲高大英伟的影像，同时他那威严而慈爱的声音也在她耳中荡漾。其中有几句话，忽然使她顿悟了一件事。

她暗暗吸一口气，按照平日练习内功的心法，将丹田间那股热流传到手臂，然后传到腕掌，最后，那般纯明真力传到手指指尖。

在她前面一尺不到的华奎尽量运聚他仅有的功力在双掌上，准备一有敌人迫近，立刻暴起暗算。他预算纵然杀不死对方，反而可能被敌人以绝强的内力震伤，可是只要自己不死，急速障开匿伏起来，凌玉姬就暂时可保无

事，至于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他正在全神戒备，忽觉凌玉姬的手掌贴在他后腰“命门穴”上，不轻不重地连台三掌，顿时间觉得经脉大舒，生似那几处久被禁制的穴道，仅已解开。

华奎这一喜非同小可，连忙运功调气，穿行全身经脉。这时又发觉凌玉姬的手掌移上后背的“至阳穴”，稳定地按贴不动，一阵热流从她掌心中传到穴道内，转瞬间这股热流已和他体内真气混凝，迅快地穿行全身经脉。

他的上半身数年来都无法坐得正，此时却渐渐挺起，恢复了正常的姿态。接着从丹田发出的内家真力，已经可以杨顺运到臂掌之上。

凌玉姬的手掌不知何时收回，华奎连忙吐纳几口真气，忽觉一阵劲风直袭面门。他疾地一事劈出去，正好劈在一股潜力之上。陡觉那股潜力由弱而强，迅疾压到。他问声不响，运力猛推回去。双方推拒了几下，那股潜力倏然撤回。

在华奎后面的凌玉姬也感到风力激荡，知道必是华奎与人较量内力，倒不知他受了伤没有？

那个突袭华奎之人已销声匿迹，不见再来。华奎料想那人必是误以为他华奎乃是另外数人之一，方有如许深厚功力，是以跃升之后，生怕自家反遭暗算，于是远远避开。

这种形势目是对他们有利，可是他又想到黑夜纵然悠长，终会逝去。等待日出天明之际，那时再无法隐匿身形，势非被这些人合力擒回夫人府去不可。

他寻思片刻，赶快起身，拉了凌玉姬向前缓缓走去。这华奎擅长认路，此时虽是在黑暗之中，但在他却毫无一点不便。

凌玉姬跟随着他左绕右转，从大大小小的石笋间缝中悄然而行。

不一会儿，两人已走到离洞口不到两丈之处。

华奎停步疑虑地看着洞口两侧黑暗之处，寻思一下，便要凌玉姬贴着一根石笋站着，他自家一提气，飏地向洞外纵去。

斜刺里一道人影闪电般横截纵出，身形尚在空中，竟自发掌向华奎右肋劈去。

华奎身形微侧，右掌顺势使出大摔碑手凌厉扫劈，但听“嘭”地微响，华奎身形震得模移数尺，落在黑暗之中。那人口中冷嘿一声，身形直直坠落，脚尖一点地，又向华奎那边扑去。

黑暗中仅听“嘭嘭”两声，接着双方都无声无息。想是双方都分不出胜败，随即各自跃开。

洞外天色虽是黑暗无光，但身在洞内之八，到底觉得还有一点光亮。凌玉姬藉着淡淡的光影，看清华奎被那人震开数尺，显然功力不及对方。她从那人冷嘿声中，已听出此人正是丰都秀士莫庸，在所有的人之中，她最怕的就是这莫庸和那神指丁岚。因此，她惊惧恐怖地紧贴在石笋上。

过了片刻，忽然有只手掌碰到她肩膀，她骇然地不敢动弹，心想如果这个人就是华奎的话，那就不必惊慌。

那只手碰到她肩头之后，很快就缩了回去。凌玉姬放下心微微一笑，蓦地感到臂上一紧，生像是上了一道钢范似的，尤其是那五指分别扣在她血脉穴道之上，使她感到半边身躯突然麻木不仁。

这时，她才知道这个人绝对不是华奎。她不觉闭上眼睛，预备迎接死

亡的一举。

猛觉劲风潜卷，那个捉住凌王姬的人似是受到暗袭，一面出手抵御，一百揪住凌玉姬迅快闪开。

转眼间已移到另一根石笋旁边，可是这一来离洞口更远了，凌王姬忽然又生出希望，暗想如果这人不是华奎的话，定然迅速地冲出洞去，万无反而运入洞内之理！可是假如他是华奎，为何要用这种大擒拿手法抓住自己的手臂。

她正在忖思之际，忽听两丈外传来对话之声，接着有人沉声叫道：“凌姑娘……凌姑娘……”声音忽东忽西，可知此人游走不定，口音却是华奎。

凌玉姬方想出声回答，突然感到臂上一紧，疼得她翠眉一皱，却不敢做声。

那华奎身形迅快之极，口中连连唤着“凌姑娘”，在附近数丈之内奔来卸去。有一次贴着凌玉姬面前掠过，那个抓住凌玉姬的人身躯微动，似是想出手暗算。但不知何故却没有发招。

忽然间一条人影纵出了洞口之外，朗声喝：“哪一位业已擒住凌姑娘？为何不赶紧出来？”

凌玉姬一听人竟是楚南宫，不由得大感失望。她原本还希望抓住自己的人就是他，目下既然证明不是，顿时明白自己已陷入万分危险之中。

洞内一片静寂，没有一人回答。连华奎的声音也消失了。

黑暗中谁也查听不出一动静，楚南宫看看形势不对，疾然又跃入洞内，转瞬隐没不见。

忽然间一声惨叫响升起来，却是凌王姬的声音，生似是她被人一掌击毙似的。

七八股沉雄无比的内家劲力从四方八面一齐向发声之处击去，但听“脸嗷”连声，那根巨大的石笋齐腰震断，翻滚在石地之上，发出“隆隆”巨响。

紧接着一片拳掌劈撞之声，此起彼落，黑暗中只听楚南宫吐气开声，呼呼呼一连劈出五六拳。另外有人冷哼，有人怪笑，这些人连同楚南宫在内，一面发出拳掌护身，一方面迅急移宫换位。在漆黑一团中往来互搏，谁也不知道碰上的敌人是谁。不过个个都存心杀伤别人，只要减少一人，自家就多一份得手的机会，因此无一不是全力出手，个个用尽平生最毒辣的武功手法。

这时四周虽是一片黑漆，但战况越觉激烈。原来一则这些人都聚集在三丈之内奔来跃去，人数一多就易于碰上。二则大凡走动之时，身形无不带起微风。他们这些武林一等高手个个感觉敏锐异常，根本不用眼睛去看，就可出手攻敌，所取部位分毫不错。

华奎已跃上附近一根石笋笋尖，侧耳细听这几个高手剧烈搏斗。默计人数似乎有二三十人之多，初时不觉大感惊讶，随后便醒悟这几个人因武功大强，身法迅快，故此虽然只有四五个人，但在这等混战情形之下，左攻右拒，一个人可等如几个人一般。

拳风掌力激旋中，砂飞石走，声势甚是惊人。转眼间又有两根石笋被他们击断，发出震耳欲聋的“轰轰隆隆”之声。

华奎倏然跃下笋尖，摸到旁边一根石笋，暗暗运功聚力，突然向上跃去，发掌疾劈。

这一掌劈个空，他飞越过笋尖，落地后有奔向侧边另一根石笋，如发炮制。这一回掌势劈去，倏地一股潜力猛撞回来。华奎借势一沉身，双脚脚

尖勾住石笋，上半身倏地横顾过去，反掌疾扫那人双胜。

他掌势只发了一半就突然吃惊煞住，原来上面忽然传来凌玉姬“哟”的~声。

他原本以为凌玉姬已遭惨死，是以搜查凶手之际。无所顾忌。由于那凶手要用凌玉姬的尸首返府报功，可知他势必把尸体抱在手中，这一来便不能参加激战。此所以他灵机一动，猜出凶手如果不是逃到洞内深处，就必定跃上石笋上面。

目下凌玉姬忽然传出哼声，华奎发觉她居然未死，心中真是又惊又喜，陡然煞住掌势，人也顺着石笋滑落地上。

这一瞬间，但觉头顶飒飒风声，几个人已快逾电闪云飘般从四万八面围扑而至，一齐向石笋上面攻击。

但石笋上的人业已失去踪迹，这四人互相碰在一起，彼此均从内力及招式中认出是什么人。

楚南宫朗声大喝道：“铁胆赵七兄！”丈许外赵七应了一声，楚南宫接着喝道：“灵隐山人！”不远处回报一下悠扬响亮的金铛声。

“神指丁岚兄！”

右面寻文处传出阴森森的声音道：“兄弟在此！”

楚南宫接着道：“诸位俱在，那就是丰都秀士莫庸擒捉住凌姑娘无疑！”

话声甫毕，他后面七八尺之处有人应道：“那也不见得，兄弟在此。楚兄放是施展疑兵之计？”

这一来局势又变得混淆不清，谁也不晓得凌玉姬到底落在何人手中。

神指丁岚冷冷道：“如果凌姑娘乃是落在我们任何一入手中，哪也好办，怕只怕她仍然是自由之身，这一回如果吃她脱身，兄弟先坦白各位，再也无法追踪她了！”

其余的人听了这话都明白他的话是什么意思。丰都秀士冷冷接口道：“丁兄自甘砸了天下第一追踪能手的招牌，旁的人自然无话可说！”

这时候人人都站着不动地说着话，显然大家都极力表示自己并非擒住凌玉姬之八。

楚南宫接口道：“丁兄之言必有其他缘故，他岂甘自砸招牌。”

神指丁岚应声道：“诸位不论怎样想法，但兄弟从无虚言。凌玉姬如果再度脱身，我们大家只好滚回去！”

灵隐山人缓缓道：“山人有个提议，只不知诸位有没有兴趣听听？”

其余的人没有答腔，灵隐山人接着道：“山人提议大家一起退出此洞；再行商议！”

这话十分有理，这几名高手相继跃出洞外，这时天色虽是墨黑一片，光线黯淡，但总不比在石洞内那等伸手不见五指，众人互相瞧瞧，果真个个双手空空，凌玉姬不知何往。

神指丁岚胸有成竹，因此若无其事一般。要知目下只有他一个人有本事带领大众回府，因此不论是那一个擒捉住凌玉姬，他也不愁没有机会在路上争夺。自然最好是他自己擒住凌玉姬，设法溜走，那时这些人全部都不能生出九疑天险，当然是最好不过之事。

灵隐山人首先道：“山人对今晚之事有两种看法，一是凌玉姬早先并未遭擒，故意与那府中下人华奎布下疑兵。一是我们五个人之中，有一位当真擒住了她，目下把她藏匿起来。”

铁胆赵七接口道：“如果此举是凌玉姬的假局，不知对她有些什么好处？”

灵隐山人道：“她此举可教我们疑神疑鬼，目相残杀。纵然不致全部伤亡，但只要我们大家互相猜疑，她总有机会易于逃走！”

神指丁岚颌首道：“你这算命先生说得有点道理，若然是后一情势又会怎样！”

灵隐山人微晒道：“假如是我们之中某一位已把她擒住，收藏起来，则此人的用心更为狡橘。他只要等到大家离开之后，再来此处，把凌玉姬放出来，要她带路返府，那时丁兄的绝艺毫无用处。”

他顿了一顿，接着又道：“丁兄如果不见怪的话，山人才能直言无隐……”

神指丁岚征一怔，道：“山人请说！”

灵隐山人冷笑道：“目下我们五人之中，要数了兄你最为危险，那个藏起凌玉姬的人势必千方百计想先杀死了允，以免其余的人能够回到府中，除了此人之外，其他的人也莫不想尽先除去丁兄，这样一来大家都背水为阵，非找到凌玉姬不可。二来也容易查出到底是谁藏起凌玉娘。”

他话声甫歇，丰都秀士英庸。楚南宫、铁胆赵七等三人都缓缓移步逼近神指丁岚。

灵隐山人自家也随众前迫。

神指丁岚转目一瞥，已知危机四伏，一触即发。他虽是名列金榜伯爵，但身外这四人也无一不是封爵金榜中的高手，以一敌四，非死无疑。

但那四人没有一个首先出手，丁岚明知他们都怀着鬼脸，要瞧瞧哪一个首先忍不住出手，藉以推测擒住凌玉姬的是哪一个人。

他目下必须利用这个矛盾所延缓的时间，筹思出脱身之策，不然的话，今晚非横尸在这石洞之外不可。

那四个人棋都蓄势运力，准备联手作致命的一击。形势紧张之极！

神指丁岚想来想去，突然戟指指着丰都秀士莫庸道：“你把凌玉姬收藏在何处？”

莫庸冷笑道：“这等嫁祸东吴之计，实在不大高明！”

丁岚沉声道：“凌玉姬曾经发出一声惨呼，后来又在石笋顶发出声音，可以证明她并非惨死！”

莫庸冷冷道：“我听不到你这些话之内哪一点足以证明凌玉姬是落在我的手中！”

灵隐山人忽然接口道：“山人却听出了一点道理，丁兄放心说下去，山人目下站在你这一边！”

神指丁岚暗暗透一口大气，接口道：“久闻灵隐山人智谋超卓，心思细密，今晚看来果然不假……”

楚南宫道：“丁兄不要扯开话题为是！”

神指丁岚接着道：“兄弟的推测绝对可信，那就是凌玉姬第一声惨叫，定然是被丰都秀士莫庸点中五阴绝脉，全身痛苦难当，是以发出如此惨烈的尖叫！”

楚南宫怒哼一声，例顾丰都秀士莫庸一眼，道：“莫庸你的手段一向恶毒残忍，丁兄推测之言，楚某深信不疑。”

丰都秀士莫庸冷笑道：“如果单单要使凌玉姬痛苦而惨叫出声，此地只

怕不止兄弟一个人办得到！”

楚南宫心中痛恨使凌玉姬吃苦之人，这时向灵隐山人，迫近两步，洪声道：“灵隐山人你可有话说？”

灵隐山人冷笑道：“楚兄如果抢先动手，那就足见你心中情虚。”

楚南宫想不到他居然扯到自己头上，不觉凝身停步，冷笑道：“你的话岂有别人相信？”

灵隐山人道：“那也不一定，反正世上人心隆诈，凡是大好大恶之徒，莫不伪装十分巧妙，你虽是外表上甚是袒护凌玉姬，使大家都相信你不会对地施展毒手，但如若视为一种烟幕手段，何尝不可？”

楚南宫气得七窍生烟，大踏步冲近去，呼地一拳猛击向灵隐山人前胸。

灵隐山人左手金档疾扫出去，右手使出巧妙擒拿手法，扣脉点穴。

楚南宫拳头一收，疾又吐出，这一回拳发连环，不但迅快无伦，而且前拳后拳的力道衔接汇集成为一道不可抵御的力量之流，如崩天狂涛般，向灵隐山人冲去。

旁边请人见他全力出手，当真是勇不可当，威势之强无与伦比，不觉都微微失色。

灵隐山人转眼间已被楚南宫名驰天下的连环铁拳迫得连连退却，他不应在开始之际未曾全力抢制机先，此时已无法可施，唯有藉巧妙身法一面闪避，一面后退，晃眼间已退了七八丈之远，转入暗影之内，两人同时隐没不见。

丰都秀士突然间向石洞纵去，这时神指了岚及铁胆赵七正向动手的两人那一边瞧看，是以直到莫庸已纵到洞口，他们才突然发觉，连忙一齐追了过去。

铁胆赵七首先冲入洞内，破口骂道：“莫庸你这王八蛋滚出来！”

洞内左方传出来一声冷笑，铁胆赵七虽然骂得很凶，但此刻却不敢冒失扑去。

过了一会，洞内更深处传出莫庸的声音，道：“赵老七你看到没有，丁岚已经开了小差啦！”

铁胆赵七发觉此言不虚，转念忖道：“神指丁岚一定潜匿返府路上，等候擒住凌玉姬的人经过，我在此地人孤势单，未必就收拾得下英庸，不如跟住丁岚，还可以分一杯羹。”

此念一决，立刻返身奔出洞外。

黑漆一片的石洞内死寂如故，过了片刻，丰都秀士莫庸的声音在石洞近出口处响起来。只听他冷冷道：“凌玉姬，你如果不出来，被我找到的话，定必施展五阴绝脉，教你死活皆难！”

洞内没有人答腔，莫庸等了一会儿，又道：“我们谈谈条件，假使你目下现身出来，我决不伤你，而且不迫你回夫人府去！”

话声消歇了一会儿，一个柔美的声音道：“不管你是否要伤我，我只想知道你为何不迫我返夫人府？”

丰都秀士莫庸叹息一声，道：“实不相瞒，我这次一到夫人府，见到许多人已凑集府中，便觉得十分后悔。说出来你也许不懂，这种情势，分明那美艳夫人有意要我们火并，死个干净！”

凌玉姬道：“她如果要杀死你们，大可一个一个加一杀害！况且她有什么理由要杀死你们？”“姑娘问得好，第一、她的天性一向残酷之极，喜欢

见到有人为她火并而死！

第二、她不喜欢知道她底蕴太多的人，所以要加害我们。”

凌玉姬听到这话，暗暗打个寒噤，忽然感到一只手掌疾地抓住她的手臂，同时莫庸的冷笑声在她耳边响起来。

她这一惊非同小可，娇躯发出一阵颤栗。

丰都秀士莫庸从手上感觉出来，忍不住得意地冷笑道：“你决想不到我的话声在那一头，人已到了你身边吧？老实说我也不知道用这传声之法，即是将声音撞在那边的石笋上让它反射回来此举管不管用，但我此一冒险，却当真成功了！”

他捏住她娇软的手臂，并不十件用力，接着有问道：“那个叫华奎的人呢？”

凌玉姬顿一顿才道：“他……他已经死了……”

丰都秀士莫庸哦了一声，隐隐有点失望的意味。

这时洞外远处传来一下悠扬嘹亮的金钏声，跟着是楚南宫的大喝声，隐隐随风传来。

但这两人却似乎不在一起。

丰都秀士莫庸沉吟道：“既然华奎已死，那就不能不回府去啦……”他一面说，一面拉着凌玉娘向洞外走去。

两人走到离洞口只有丈半远时，突然一阵劲风侧枝而至，丰都秀士莫庸右掌迅急拍出，口中厉声喝道：“什么人？”

他右掌拍出之际，身子微微一侧。凌玉姬突然抽缩回被他拉住的手臂。丰都秀士莫庸急运内力，五指扣拿她臂上经脉穴道。谁知指上力量发出，突觉凌玉姬的玉臂宛如滑不留手的鲮鱼一般，竟然扣不住她的脉穴，心头一震之际，凌玉姬手臂已经脱出他的掌握。

那个从侧暗袭的人，手法神奇，丰都秀士莫庸虽是武林中有数的高手之一，可是此刻因分心对付凌玉姬，以致被对方攻入掌圈之内，迫得他先求自救，已无暇更理会凌玉姬。

只听一阵轻微步声响处，凌玉姬已经迅速地跑出洞外。

丰都秀士莫庸失去机先，被那人奇奥的手法攻得有退无进，只有招架之功。同时由于那人网声不响，一时真摸不透此人到底是谁？

他退了三四丈远，才算稳住阵脚，这时已经隐隐觉出对方手法虽是奇奥神妙，但时有破绽，双掌上的功力也只有比自己弱。不过他早先因失去机先，况且在这等黑漆一地的地方动手，虽然屡屡察觉对方手法中似乎有破绽出现，却又怕是对方诱敌之计，是以总不敢冒险还击。但目下如果不冒一点险，这场架不晓得要打到什么时候，是以运足内力，候他一掌击出。他这一掌阴辣之极，对方发出一声低哼，蓦地纵开老远，隐没在黑暗之中。

丰都秀士莫庸怒骂一声，急急向洞口奔去。敢情他已从那人哼声听出竟是夫人府内的下人华奎。这时唯恐凌玉姬走远，追赶不上，故此无暇理会那华奎，用足脚下功夫，急急奔出洞去。

他出了洞外，放目一瞥，四下只有怪影幢幢，凌玉姬已不知从哪一方进掉。他方自迟疑寻思追或是不追，要追的话，可能连影子也摸不到，连自己也陷身在这乱五山中。

不退的话，虽是绝对无法擒获凌玉姬，但起码可以堵住洞中的华奎，一方面可令他带路回府，另一方面却可杀他泄恨！

正在转念之际，突然从三丈外传来凌玉姬惊叫之声，也不知她碰上了什么东西。丰都秀士莫庸更不考虑，双脚一顿，凌空扑去。

就在他身形隐入幢幢怪影内之际，洞口闪出一条人影，径向右侧极快地隐没。

丰都秀士莫庸循声扑去，两个起落，已超过三丈有余，放眼但见四下乱石丛积，处处都有岔路，哪里还查得出凌玉姬从哪条岔路跑掉。

他在附近两丈左右查看了一下，心念一转，匆匆返身纵回那石洞洞外守候。

这时，凌玉姬早已从一条岔道向西北方轻捷地奔去，走了四五丈远，便停住脚步。

眨眼间一条人影从左侧石后跃出来。

两人会合在一起，便继续向前疾奔。

他们一口气奔了个把时辰，才停下脚步。凌玉姬喘息道：“我们已经走出九疑天险了，是不？”

华奎道：“还没有，但已离开乱石山的范围。前面就是无数树林和荆棘丛，连绵数十里之长。小的在夜间也没有把握出得去，只好等天亮之后再行找路……”

凌玉姬道：“那就只好这样，我实在跑得双腿发酸，现在正好休息一阵……”

他们在一处石岩下的浅洞落座，凌玉姬斜倚着岩壁，半眯着眼睛休息。

休息良久，凌玉姬轻轻道：“直到现在，我还想不出第一次抓住我的人是谁！”

华奎道：“小的听到姑娘的一声惨叫，还以为姑娘业已遇害，料不到姑娘后来不但安然无恙，而且还恢复了自由，真是玄妙不过……”

“那人在黑暗中忽然要解开我的衣裳，而且被他的手肘碰了一下，全身都觉得十分疼痛，所以才忍不住大叫一声。我叫出声之后，本以为他一定会杀死我，谁知他忽然点住我脑后哑门穴，跟着纵上石笋顶，片刻间他拍开我穴道，另外迅快地点住我的软麻穴，那时我哼了声，忽然感觉那人把我放在旁边一根石笋下面……”

华奎插口道：“原来后来小的听到姑娘的哼声，乃是被他改点你软麻穴时发出的！”

只不知那人既然点住姑娘的软麻穴，后来如何能恢复自由？”

“我躺在冰冷的石地上，心中十分恐惧，生怕那些人在黑暗中动手搏斗一脚把我踏死！我每逢危险恐惧的时候，就会记起我爹，同时他说过的话都涌掠过心头。他曾经对我说过许多奇奇怪怪的武功和破解之法，其中也有自行破解穴道秘诀，因此我照着他的话去做，果然一会儿就打通了穴道，恢复自由。于是我急忙起身走开一边，忽然又记起我爹曾经教我如果被人抓住手臂，可以用毒针刺死他，或者用卸字诀在出手臂。幸而那时我想起这个法子，不然的话，后来被那丰都秀士莫庸捉住的时候，就没有法子挣脱了。”

华奎道：“令尊大人真了不起……”他抬头望望天色，接着又道：“天色快要破晓，姑娘最好再休息一会儿，等到动身之后，就没有想歇的时间了！”

凌玉姬听他这样说，料想天亮后的行程一定十分悠长艰险，便照着他的话，瞑目休息。

到了天亮之际，他们开始动身。这一天一直在树林和荆棘丛中找路前

行，一直走到黄昏时分。凌玉姬实在疲乏已极，好几次想叫他休息一会儿，但又竭力忍住。

暮霭中突然发觉已走出连绵不断的树林，地上也没有令人苦恼的荆棘丛。

华奎长长舒一口气，道：“姑娘，我们终于从九嶷天险中脱身了……”

凌玉姬精神大振，望着这平坦的旷野，面上流露出无限欢欣，叫道：“这外面的世界多么可爱啊！没有树木遮断月光，没有荆棘藤蔓绊住手脚，谁都可以自由地奔跑，随心所欲地眺望远方。”

华奎也感染到这种欣悦兴奋的心情，不住咧开嘴巴欢笑。只听凌玉姬道：“凡是曾经遭受无穷无尽束缚的人，才深深感觉到无羁无绊的可爱！因此，这世上必须有种种羁绊拘束，才会变成多姿多彩……”

他好像有点了悟，但又不十分懂。因此，他对这艳丽绝世的姑娘平添一种崇拜的意念。

这天晚上，他们在一家村舍中借宿。华奎处理这些事十分干练，那些淳朴的农人都以为凌玉姬是世家贵官的千金小姐，华奎则是侍从之人，因游猎而与家中众人分散，迷路至此。

第二日，他们到了商水城。华奎果真十分分子练，只离开她一阵，就买来一辆轻巧美观的马车。于是凌玉姬再也不必跨涉风尘，华奎驾驶马车，向西进发。

路上走得十分迅速，不但两匹骏马脚程甚快，而且华奎擅长驾驭之术，马车走得迅快平稳。

第二日中午就到达辛店，华奎对她说，此地有两条路可以到达西安，一是经汝州。

洛阳、沿黄河而出湾关。一是经南阳。内乡、越山逾岭出像境经蓝关而抵西安。前者路好走而稍为远了一点，后者路较难行。

两人研究之后，都同意这两条路可能都会有美艳夫人派出来的追骑高手。但后一条路因地势荒凉高峻，不大易走。美艳夫人很可能认定凌玉姬以马车代步，所以无疑要检路平易走的道路。纵然美艳夫人仍不肯放弃这条难走之路，追兵的力量定然远比不上另外的一条。于是他们决定经南阳出豫境、越蓝关抵西安的那条路。

华奎久走江湖，阅历极丰，路上的一切都安排得十分要贴，甚至连凌玉姬日用所需的衣服等物，一应办得齐齐全全。

走了数日，眼看西安只有数十里路程。华奎便不再前进，设法把马车推落深谷中之下，又把两马放掉。他告诉凌玉姐说，这辆马车经过这一路已成为最好的线索，因此必须毁掉，另外换上一辆。两匹马也筋力用尽，由西安至兰州这一段路，必须换两匹更好的马。于是他独自到西安走了一趟，回来时已变成一箇道道地地的赶车大汉，那辆马车行动时虽是十分轻巧，但外表上甚为简朴。

当下再向兰州进发，天气越来越冷，所经的地方也越见荒凉，行人稀少。

七八日之后，已到达兰州，这是一路上唯一最繁盛的城市。

翌日，两人商议行程。华奎告诉凌玉姐说，从兰州为起点，有两个方向可走，一是向西经凉州。张掖，出嘉峪关，再向西行，过五门关入西域，五门关外就是一片大漠。

另一条路是从此地折东北行，经靖远出陈西境，沿黄河至中宁、金积抵银川。从树！

酒行百余里，便至沙漠边缘的定远营。

凌王姬忽然欣喜叫道：“就是这条路，我记得蓝岳说过定运营的地名！”

华奎道：“小的也这样猜想，这一路上小的曾经设法打听，据说蓝岳这次去过蒙古，因此他极可能是取道马兰察布盟等地方南下，经阿拉善霍顿特旗而抵兰州。既然如此，路线已可决定，可惜这一条路小的以前未曾走过，否则那儿是否有座破庙，小的一定记得。”

当下驱车上路，华奎购置了许多在沙漠中需用之物。例如装水用的皮囊，露宿用的帐幕毛毡等物。

三日后已到达荒凉的定远驿，再往西走，不久就踏入远接天边的沙漠。黄沙浩瀚，一望无际。

此地因非商路，故此渺无人踪，不似玉门关外时有大队的骆驼商队穿行大漠。

华奎早就从土人口中探悉沙漠中当真有一座破庙，该地本来是一处绿洲，但时至今日，久已干枯。历经百余年来，连主人也不到那边去。因此土人口中的地点也是不大洋确，不过总算查出蓝岳所说的破庙的确就在这块沙漠之中。

凌玉姬带着满怀希望，现在她已骑在一匹擅行沙漠的马背上，华奎另骑一匹，尚有一马驮着各种沙漠用品及两人衣物，两人三马，孤寂地在沙漠中前进。

他们离开定远驿的次日，有第三批人先后抵达这个小地方，第一批是一个年轻人，骑着一匹通体火红色的名种龙驹，马身一直冒汗，白雾腾腾。这年轻人长得十分英俊，马鞍上只挂着两个水囊及一包干量，此外别无长物。他闻知昨日果然有一个蒙面美女及一个男人向沙漠去，便乘马匆匆向沙漠赶去。

下午时分，第二批是一女三男，都骑着上好的马匹，他们向上人问出凌王姬、华奎经过，还有那么一个英俊青年。那个女的柳眉轻轻一剔，道：“蓝岳仗着火龙驹日行千里的脚程，居然后发先至，比我们还早了半日，快走！”这一批人停也不停，匆匆向沙漠中赶去。

第三批人数最多，一共有六个人，一女五男，那些男的其中有出家僧人，有算命先生、秀才，还有劲装大汉，个个都是中年之人。那位女的只有二十岁左右，长得刚健婀娜，翠眉朱唇中透出一股热气。

她年事最轻，却似是这一批人的首领。他们人数最多，也到得最晚。

当他们问出在凌王姬、华奎等人之后尚有两批人经过，都不禁露出讶异之色。

但其时天色已暗，在沙漠地方，白天因有太阳，可能酷热不堪，但晚上气温却骤然降低，寒冷已极。除了寒冷之外，风大天黑，无法认准道路，是以这一批人就在定远营一块空地上支起几个帐幕，当中生起熊熊烈火。

天亮之际，这一批人就悄无声息地卷起帐幕毡裘等物，由七匹马组成的马队发出一阵铃声，直投沙漠而去。

且说凌玉姬和华奎两人踏入沙漠之后，大约走了二十余里路，突然起了一场大风，顿时黄沙蔽日，目不能睁。在狂风中走了许久，华奎突然拉住马匹，躲到一座沙丘之下。

等到狂风平息，已经是下午时分。他们继又上路，一直走到天黑，便找一处背风之地支起帐幕，在寒冷中度过一宵。幸而他们均是身怀上乘内功之士，所以不用生火取暖，也可以支持。

第二日又走了一整天，晚上华奎显出心神不定，沉默之极，凌玉姬猜他一定是因找不到那座破庙，所以显得有点不安，是以并不在意。

次日，又遇到狂风，在风沙中走了许久，风势越来越大，他们只好又躲起来。

等到狂风过后，华奎对她宣布说，他平生第一次迷了路，不但没有把握找到破庙，连回去的方向也迷失了。

凌玉姬在这种情况下，反而显得十分沉着勇敢，毫不在意地笑一笑，道：“既然已经迷失，那么我们不必改变主意找寻归路，还是尽力找寻那座破庙。总之，依我的看法，今日只有三个结果，一是误打误撞找到那座破庙，一是走出抄漠，最后也是最坏的一条路顶多倒毙在沙漠之中……”

华奎叹气道：“小的本以为纵然找不到那座破庙，但总可以安然返回定远营，哪知居然迷失了道路方向，这沙漠中的旋风不仅使人无法行走，而且还会改变地形！唉，小的纵然有千百个理由，但事实上已迷失在这茫茫沙漠之中，姑娘就算肯宽恕小的，但小的心中觉得虽是粉身碎骨，也不能补衍赎罪……”

凌玉姬平淡地道：“华大哥你把世事看得太认真了，我先此已屡经危险，假如那时已经死掉，又该如何！倒是我的出现在夫人府，因而牵累了你，才是最令我感到不安……”

两人说着，已走了不少路，极目前瞻，但见平沙漠漠，晴朗的天空中，只有极高处偶然掠过一两只兀鹰。

华奎突然惊道：“姑娘快看，这里曾经有人走过呢，那是几匹马遗下的蹄痕……”

凌玉姬看了看，道：“如果你不提起，我真的瞧不出来，只不过是一堆浅浅的凹痕而已……”

“这就是马蹄的痕迹，在沙漠上虽然是最易留下痕迹，但也消灭得最快。目下看这些遗迹，那些人最多是在几个时辰以前走过！”

凌玉姬疑虑地道：“我们要不要追上去？”

华奎沉思一下，故意装出轻松的样子，道：“为什么不？我猜这一定是客商留下的遗迹。他们久走沙漠，纵然遇到狂风，也不会迷路！”

凌玉姬看出他的伪装，忍不住道：“假使这些人正好是我们的对头，我们追上去岂不是自投罗网？尤其是你，一定难逃毒手！”

华奎淡然道：“小的决不相信有这么巧的事，他们如果有本事追到抄漠来，小的只好认命。”

凌玉姬拗他不过，只好随着他追赶。他们时时会找不到任何遗迹，后来学得精乖了，两人分头去找，谁发现之后就大声叫唤，以免两人一齐绕圈子，浪费坐骑的力量。

这样一直追到黄昏时分，他们又分头找寻。四下沙丘起伏，目光无法望得远，因此他们分开时约定不要走得太远，以免等会儿找不到。

凌玉姬随意向东面走去，她一直都不大热心追上那些人，因此没有十分四神查看地上，走了一阵，她突然记起不能走得太远的约定，便勒住马，低头向地上瞧去。

触目但见一堆蹄印，十分鲜明，而且道通地越过一座小丘。

她大吃一惊，呆住在那儿，心中思潮起伏。

想了一会儿，她才下了决定，先跳下马，在沙子上划了几个大字，嘱咐华奎追上来时千万小心，暗暗在后面跟随，看清前面那些人不是敌人之后，方可现身。她写完之后认楼上马，顺便把绑在鞍边的水囊解下来，丢在地下。然后策马循着蹄迹追赶上去。转眼间她的身影已消失在沙丘之后。

那边厢华奎也突然发现一路清晰的踪迹，但似乎只有一匹马。他正在狐疑之际，忽又发现不远处另有数匹马遗留下的蹄印。当下想到必是此人分开查探，所以才留下单独的蹄印。

他连忙策马赶回去，等了一阵，凌玉姐还没有回来，这刻因怕叫喊会被分人听见，只好又驱马赶去，不一会儿已发现地上的水囊，还有字迹。

华奎大大凛骇，心想目下在这附近已发现了不少踪迹，看来绝不似是路过客商，必是美艳夫人派出大批高手，分道追蹑查缉。因此他不得不小心从事。

他感激地抬起那个水囊，小心地循迹赶去。半个时辰之后就远远望见前面一群马在移动。华奎跳下马，徒步追赶，这样比较容易隐匿身形。迫近一点之后，已看清那一群人竟是由美艳夫人贴身那个青衣传婢率领着五位高手，凌玉姬也在其中。

那青衣传婢在夫人府中权力甚大，府中下人包括四大高手在内，均要听她节制调遣。

由于她的聪明机智以及武功都高人一等，加之心肠如铁，冷酷异常，是以她在府中威权极重。许多人宁可对美艳夫人阳奉阴违，却不敢在她面前闹鬼。

那美艳夫人叫这青衣传婢为被媛，府中数十人上上下下都称她为摸姑。此刻，华奎一见到竟是袁姑亲自出马，不知不觉打个寒噤，顿时完全打消冒死出手之念。

那青衣传婢摸姑不但威镇府中之人，连神指下岚、丰都秀士莫席。苦行排师、灵隐山人、楚南宫、铁胆赵七等六位武林中享有盛名的高手都对他极为忌惮。

凌玉姬的出现，这六名高手个个都泛起警惕之心，竭力抑住心中波动，暗中筹思计谋。只有楚南宫表现得十分高兴，笑脸相迎，问她这几口可曾吃了苦头。

摸姑只冷冷地问她华奎何在，凌玉姬回答说已经在风沙中失散。她没有表示，因此，凌玉姬猜不透她究竟信是不信。

神指丁岚的坐骑在最前面，走了一会儿，突然转回来向摸姑道：“前面一直去才是赴那天龙旧寺的路程，但那些人已经转了回去，以了某的猜测，此处所留踪迹当在昨日以前，但早先所见的踪迹却是今日才留下，因而可知这一批人大概是碰上风沙，在附近转了一日，然后又横过曾经走过的路程，改向别的方向去了！目下请姑娘决定一下，如果要追踪那些人，就得循原路回去。如果要到天龙寺，就从这一方直走！”

摸姑沉吟一下，道：“那一批人既是走错方向，那就不必再理会他们，你说天龙寺就在前面，大概还有多远？”

神指丁岚忖思一会儿，道：“相信不会超过五十里路。只须一直向西北方走去，就可到达！”

瑛姑颌首道：“很好，诸位暂且停留在此地，等我和凌玉姬先行，诸位等到我们离开七八里路之后，方可随后赶来！”

众人莫不流露出愕然之色，楚南宫首先道：“瑛姑这样安排是何用意？”

瑛姑阴冷地笑一下，道：“你猜猜看！”

楚南宫浓眉一皱，道：“区区只要知道一事，那就是瑛姑你是否藉此单独机会加害于她？”

瑛姑哼了一声，道：“笑话，我如果要取她性命，莫非还得向你请准？”

楚南宫面色一沉，道：“你要不要征求我们同意，那是你自家的事，但我不会出手阻止，那又是我自家的事！”

丰都秀士莫庸接口道：“浪姑何须与楚南宫一般见识？你如果要先走，那走就是了！”

灵隐山人道：“楚兄你何须疑虑，山人看瑛姑的意思，不过是想避开大家，以便揭开凌玉姬面上丝巾，瞧一瞧她的真面目而已！”

瑛姑冷笑道：“这话无聊得很，你想我受激而当众揭开她的丝巾，是不是？”她的目光转到莫庸面上，又冷笑道：“还有你，用意无非是挑拨我出手对付楚南宫。我老实告诉你，如果我心中要对付哪一个，绝对不受任何阻挠，但如若不想对付他，谁也别想撩拨！”

她的口吻冷傲异常，严然高出于众人之上。

丰都秀士莫庸哼了一声，正要出言反击，但苦行排师已接口道：“瑛姑你身负帝疆绝艺，诚然值得脱视天下之人。但目下处境不同，你何苦得罪多方，反而耽搁了正事？”

瑛姑俏眼一睁，光芒四射，缓缓扫射众人一眼，但见这六位高手个个神情收敛，看不出一丝表情，因而也无从窥测出他们内心作何想法。

她纵然傲视一世，不把天下之上放在限内。但面对这些狡橘艺高的武林豪雄，倒也不敢不小心已应付。当下冷冷一笑，转眼望着凌玉姬，道：“跟我走！”说罢，当先向前驰去。

凌玉姬只好骆马跟随，走出老远，回头一望，只见那六骑危立原地，当真不敢违她的话。

行行重行行，前后左右均是一片茫茫黄沙，凌玉姬不由得感到一阵茫然，心中也像是沙漠一般荒凉。

大约走了七八里路，瑛姑侧顾她一眼，道：“你有什么心事没有？”

凌玉姬摸不着头脑，却坦白地道：“我心事可多啦！”

瑛姑举手拂掸着衣上的灰尘，淡然道：“那你就把心事都告诉我，或者可以帮你一点忙！”

凌玉姬道：“你真的肯帮助我么？”

“为什么不？你先把面上的丝巾取下来，让我瞧瞧！”

凌玉姬并不违抗，只因她不能把丝巾取开的禁条只适用于男人。因此，她服从地把丝巾揭开。

瑛姑眼中射出一阵光彩，道：“啊，简直和夫人长得一模一样，我相信你一定就是她的女儿！”

凌玉姬眼光在她身上移动一下，只见她仍然是诗婢的装束，心中突然一阵激动，道：“那么你就是我的亲姊姊……”

瑛姑面色一沉，狠厉地喝道：“潮说，谁是你的姊姊……”

凌玉姬墓地警觉，记起美艳夫人就是因自己已知道她的秘密，所以多方设法要生擒或杀死自己以便灭口。目下一时不慎，泄露了她的秘密，这瑛姑分明不晓得自家身世，是以厉声否认。但她返府见到美艳夫人时，只要提及现下之事，美艳夫人自然心中有数，那时，更非取自己性命不可！

她习惯地把面纱重复遮住面庞，双目失神地瞅住瑛姑。只见她满面杀气，神色不善，不禁退了两步。

政姑缓缓举步迫近她身前，举起玉孝迎面拍去。口中厉声喝道：“这一回看你如何逃得一命……”

这时，大漠茫茫，四下杳无人影，自然没有人能够赶来及时把她救出险境。

凌玉姬自然也晓得不会有人来救她，在这生死俄顷之际，突然激发了她求生的本能，左手骄指如前，向她掌心迅快点去。她本是练过上乘内功之人，这时运力出手，不但动作迅速，而且指上风力劲锐，不同凡响。

要知道凌玉姬自从历经几场却难之后，胆力已非昔日初出困门时可比。加以迫日耳德目染，已经对武功之道由理论化为实际。若是音时，她明知对方一掌拍过来，可用什么手法破解，可是由于未与人动过手，便只能在脑海中想出破解手法。无法付诸行动。

目下因经验已多，一旦激起求生潜能，便能不顾一切，疾地发招拆解应敌。

莫看她这一指简简单单，但加上时间以及部位的配合，可就变成一招奇奥无伦的招数。尤其是她的指力，劲锐惊人。瑛姑面色微变，脚尖轻点，但见她上身不动，双膝不弯，已倏然退开六七尺远。

她面色严寒如冰，冷冷道：“好一招‘金指渡厄’，可知你必是帝疆四绝其中之一的传人，但你手法功力虽佳，应敌经验不足，尚未足以与我抗衡……”

凌玉姬连忙道：“琅姊姊清等一等，我知道决不是你的对手，但是我……”

瑛姑冷哼一声，一面举步迫近，一面沉声道：“你今日纵然舌涌莲花，也难教我罢手放你逃生！”

“但是瑛姊姊啊，你可知道自家的身世？”

“当然知道，”她峻声答道：“若果我等到你从夫人口中听知再转传给我时才晓得，我日后还能在武林中出人头地么？”

凌玉姬连连后退，竭力叫道：“不，不，你绝不晓得自己身世，更不知道我……”

瑛姑突然仰天阴笑一声道：“你不过想告诉我说，夫人就是我的亲生母亲，而你自己也是夫人的女儿，是也不是？”

第六章 十二散手瑛姑伤元气

凌玉姬目瞪口呆，呐呐道：“你早已知道夫人是你的亲生母亲的了？”

“当然啦！”她冷硬如石般说：“前几日你们在房中谈话之后，她出来见到我，忽然感情激动，亲口对我说我姓来，因此，我连父亲是谁也晓得啦”

凌玉姬接口道：“是谁呀？”

她的声音表情教人一望而知她的的确确想知道这件事，并非借着对答而拖延时间。

来被媛沉默了片刻，缓缓道：“我父亲就是甘露寺苦行禅师，他俗家姓宋。在夫人所有的面首中，只有他一个人姓来……”

凌玉姬叹一口气，道：“你能够知道生身之父是谁，总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她一提及对方的父亲，自家也不禁想起爹爹，顿时间勇气百倍，争取最后时机，细想爹爹对自己说过的种种奇谋应变的故事，看看其中有没有适合当下危急的情势而可以借用以脱身！

被姑似是因平生未曾与别人谈过自身父母之事，是以这时反倒不急于取她性命，道：“假如苦行禅师乃是帝疆四绝之一，那时我就会认他为父，但他不过是位列子爵的武林好手，连我武功也及不上，哼，哼，知道了又有什么用处？”

这些话使得凌玉姐大吃一惊，道：“胆父亲总是父亲啊，他的武功纵然比不上你，又有什么关系？”

被姑不屑地哼了一声，道：“你懂得什么，武功就是一切，试想你如果目下武功高强于我，怎会落得这等狼狈地步？而且，只有练武运功之际，才可以忘却世上的所有烦恼忧虑……”

凌玉姬蓦然得到一个灵感，她自家慎重地考虑了一阵，不禁暗暗露出笑容。

被姑收摄心神，举步向她迫近，蓄势欲发。只见她满头秀发微微建起，身形也乎涨大了许多。就算是不懂得武功的人，看了这等行将出手的威势，也会知道这一击必有惊天憾地的威力。

凌玉姬心头一阵寒凛，连忙道：“被姊姊我只问你一句话，然后就死而无憾！”

被姑果然没有立即出手，两道锐利如剑的目光在她面上盘旋了一下，冷冷道：“说吧！”

“请问被姊姊，你既叫得出我刚才出手的一招是‘金指渡厄’，自然晓得我家传十二散手的来历了！”

她说到此处，略略一顿，被姑眼中闪掠过疑惑的光芒，峻声道：“你到底要问什么？”

凌玉姬道：“我只知传授武功给我的人名叫凌波父，是我爹爹，但这次出门经历过许多事，现在可就怀疑他是不是真的姓凌。你既然晓得有帝疆四绝以及指得出我的招数名称，自然也知道这十二散手是帝疆四绝中哪一个的绝艺了。”

被姑道：“帝疆四绝的名字除了夫人也许听过之外，谁也不晓得！不过这一把我却可以肯定告诉你，乃是属于拳掌称绝的‘金拳’一脉！”

凌玉姬大感失望地哦了一声，接着道：“原来你也不晓得我爹爹的姓名，那就算了，爹爹啊，如果你老人家知道我惨死在大漠之中，一定会后悔万分。”

被姑迫近一步，接口道：“后悔什么？”

凌玉娘道：“我爹爹一身武功，深不可测，但他老人家却不许我修习武功，以致他的女儿难免有今日的下场，若果他得知此事，岂不后悔？”

瑛姑冷笑一声，拳掌斜拍她左胸大穴，左手已捏住拳头，蓄势欲发。

凌玉姬左臂一抬，右掌从肘下手削出去，乍看生像是双手开弓，手法极为特别及奥妙。

瑛姑陡然感到先劈出去的右掌吃她封住，兼且连左手欲发的把式也吃她这一把封蔽得无法击出。心头一凛，展开迅快身法，错眼之间，已围绕着凌玉姬的身形急走了三匝之多。

凌玉姬但听风声飒飒，眼前人晃动，竟看不清楚瑛姑使的什么招数。因此她无法应付，只好把刚才使出的十二散手中第四式“西风残照”其中变化继续施展出来。

只见她的动作温雅美观，出手不决不慢，但身处局中的瑛姑却感到无懈可击。

这瑛姑也非等闲之辈，继续施展奇快的身法，疾奔迅绕，错眼之间，又走了四五匝之多。

陡听瑛姑冷哼一声，五掌疾拍，“啪”响了一声，她的手掌已击在凌玉姬的左掌之上。顿时把凌玉姬震得脚下不稳，连接退了五六步之多。

等到凌玉姬站稳时，被姑已快逾闪电般抢入她拿圈之内，疾的伸指点在凌玉姬左臂臂弯之上，凌玉姬哟了声，左边身子已经动弹不得。

瑛姑仰天冷笑道：“我看你这一回用何招数可以阻挡得住我的一击？”

口中说着话，双目寒光似移到凌玉姬面上。接着倏然一掌迎面劈去。

这时，凌玉姬虽然左边身子失去感觉，但右手仍能发招护身。可是她却没有抬臂出手，口中轻叹一声，瞪眼等死。

瑛姑掌势快要劈到她面门，这一掌过处，凌玉姬那张美艳如花的脸庞顿时变成一片血肉模糊，同时头骨尽裂而死。

但她却蓦然撤回掌势，冷冷道：“你为何不出手招架？敢是我太快了？”

凌玉姬愣了一下，反问道：“你要取我性命，为何收回掌势？却关心我不出手封架？”

瑛姑并不回答，突然伸手点在她左腹的“期门”“太乙”“天枢”三处穴道之上。

凌玉姬面色忽变，只觉全身一阵痛痒之感袭上心头。疼痛虽是可怕，但这刻却远不及痒令人难熬。她两手向身上播抓，但全身无处不痒，使她无从握起。而且被手指碰触着的地方，痛不可当。

她已忘了左边身于本来麻木不仁之事，双眸中流露出痛苦光芒，娇躯扭动得像条蛇一般！

她一生中过的都是娇生惯养的日子，哪曾遭受到这种折磨？因此她此刻心中的痛苦，比肉体的痛苦还要令她感到难以忍受。

瑛姑接触到她的目光，发觉平生从未见过这等愤怒、绝望、痛苦的眼睛，不由心头一震，一掌拍去，顿时解开她身上的穴道禁制。

凌玉姬的泪珠滚滚流下，把面纱沾湿一大块。

瑛姑一定神，冷冷道：“现在你晓得我的厉害了吧？”

凌玉姬无言地望着地上的沙子，轻轻点头。

瑛姑道：“你把十二散手传给我，我就放过你！”

凌玉姬举手指一指眼中泪水，道：“我本来就想用十二散手向你交换，可是你……”

瑛姑厉声道：“我什么样？”

凌玉姬打个寒噤，心中十分害怕她再用禁穴道的手法来治自己，因此不敢做声。

瑛姑接着道：“你目下可是不愿交换了么？”

凌玉姬突然内心一阵激动，大声道：“不错，我不教你了！”

瑛姑缓缓举起右手，口中厉声道：“不交换就拉倒，你以为我不学作家传十二散手就不能纵横天下么？”

凌玉姐看她的手指渐渐迫近，心中涌起一股寒意，将早先的那阵激动淹没，连忙后退道：“不要点我，不要点我……”

瑛姑翠眉轻舒，眼中掠过一丝难以察觉的笑意。但目中话声仍然十分狠厉，道：“那么你先跪下去，向我乞求！”

凌玉姬的身体和意志上的反抗力量完全崩溃，双膝一软，跪倒在沙堆之中，俯首哀求道：“请你饶恕我吧！”

瑛姑沉声道：“我这人做事向来公平，你只要把十二散手传给我，事后绝不取你性命！”

凌玉姬俯首应一声是，瑛姑又接着道：“你先说一招出来，我看看十二招要多少时间才学得会！”

凌玉姬当下说出第一招“天马行空”，说得条理清晰，十分详尽。

瑛姑听完之后，瞑目想了半晌，面上透出笑容，顿时变回妩媚俏丽的女孩子。

她叫道：“奥妙极了！当真奥妙极了，这一招我虽是练过，但一直没想到其中还有这么多的变化……”她沉吟一下，接着道：“我想十日总够了，对不对？”

凌玉姬茫然道：“我……我不知道……”这时，她还跪倒在沙子中，样子十分惹人怜悯。瑛姑却一丝一毫无动于衷。自个儿自忖了一阵，想好主意之后，才命她起身。

凌玉姬茫然地瞧着她，心中思潮起伏。只听政姑道：“你向天发个毒音，答应在这十日之内，要尽心尽力把十二散手传给我，在十日之内，任何人叫你或发生任何事，你都不离开我身边。任何人跟你说话，我准你说一句，你只能说一句，我不准就不说，听清楚没有？”

这瑛姑筹算得十分细密周到，这一来只要她具有过人的学武资质，十日工夫，定可学会带疆绝艺其中之一的十二散手了。

凌玉姬尚未作任何表示时，瑛姑又接着道：“你家传的十二散手自是武林人梦寐以求的绝艺，因此我也有一样东西作为交换！”

这话确实大出凌玉姬意料之外，因此怔怔地看她，不知她用什么东西来跟自己交换。

瑛姑接着道：“十日期限一过，不论我是否完全学会十二散手，打那时起，我愿屈身充任你的待婢，为期一年。在这一年以内，你可以指令我做任何事情。”

凌玉姬感到十分有趣，道：“假如真的这样，我在这一年之内谁都不怕啦！”

瑛姑道：“当然啦，除非对方比我武功更为高强，不然的话，你一下令我就把对方杀死！但在这十日以内，你还是小心一点为是，若果你没有尽心传授十二散手给我，那就绝不留情！”

凌玉姬当下照着她的话，向天发个毒誓。瑛姑立刻在沙上比划第一式“天马行空”。

这一招变化繁复，越是用心研究，越是觉得奥妙无穷。她比出的招式如有错误，凌玉姬就出声指正，这样练了许久，总算学会了第一招。

她们刚刚上马，那六名武林高手业出现，转眼间已赶上她们。

楚南宫望着凌玉姬，道：“凌姑娘可要喝点水？”原来在众人之中，只有她没有带着水囊。

凌玉姬没有回答，催马跟着瑛姑向前走去。楚南宫碰了一个钉子，不觉为之一怔。

众人走了一阵，陡然间天昏地暗，狂风呼啸，黄沙蔽日。那些马匹都惊嘶不已，人人都赶快勒住马匹。他们这一路上曾碰上几次狂风，经验已丰。当下迅速地把坐骑及驮着行李的三匹马牵在一起，围成一个圈子，人就在圈中蹲坐不动。

狂风劲扫而过，风中那些沙子打在皮肤上甚是疼痛。铁胆赵七随手取了两张毛毡，递给凌玉姬，道：“快点连脸都盖住……”

凌玉姬默然取过，罩盖住全身，赵七定声问道：“现在可觉得好了一点？”

她躲在毛毡内，没有哼声。丰都秀士莫庸阴笑一声，道：“赵兄白费心思啦，她绝不会向你道谢……”

铁胆赵七温道：“哪个要地道谢……”这时，风势更为猛烈，他们一张嘴就吃进不少沙子，因此大家都自动闭口。

这阵狂风一直刮到天黑以后，方始平息，众人纷纷起来掸掉身上尘沙。

瑛姑盘膝坐在地上，动也不动。那边众人已取出干粮和食水各自食用。凌玉姬饥火熊熊，但又不敢扰乱玻姑的思潮，只好自个儿猛吞口水。

苦行禅师缓缓道：“凌姑娘，你当真不饥不渴么？”

凌玉姬没有做声，只向那和尚眨眨眼睛。

神指丁岚接口道：“这样子倒也不错，不然我们还有回去的一程路，食物和水本来就不大够，加上她一个人的消耗量，更感不敷……”

楚南宫早先虽是碰了个钉子，但此刻又忍不住大声道：“凌姑娘，你当真不要吃点于粮？”

她默然不语，并且为了免得他们再出言再询问而把头转过那一边，看都不看他们。

这边六位武林高手都怀疑相顾，苦行排师忖想一下，取了一点于粮和水囊，走过去放在她身前，然后默然退开。

凌玉姬立刻伸手取起来食用，楚南宫低吟一声，道：“她定是被点了瘕穴！”

丰都秀士莫庸阴声：“是又怎样？”

楚南宫一言不发，大踏步走到她身边，伸手抓住她的臂膝，把她提起身。凌玉姬惊讶地“哎”了一声，凝目望着他。

楚南宫一松手，面色苍白地粮踉退了回来。灵隐山人在一旁道：“她如果被点住哑门穴，我们怎会瞧不出来，幸而她叫了一声，解去一个疑团。”

众人只好不再理会她，过了顿饭工夫。瑛姑在沉思中回醒，起身把凌玉姬拉到远处，悄声说起话来。这边一干高手都不晓得究竟是怎么回事，人人暗自纳闷。

瑛姑把帐幕架在数丈以外，和凌玉姬两人一同歇宿。这时天已黑齐，以一众高手的目力，也不过望出文许远。他们在寒冷的黑夜中，时时听到她们唱唱低语之声，偶尔还听到她们钻出帐幕的声响。

翌日起来，但是这一场狂风把他们经行的足迹都刮掉，四周的地形也改变不少。有些地方本是平坦一片，此刻却多了一座沙丘。有些地方本是高高的沙丘，此时却已变成平地。

这等景象，在沙漠中本不足异，因此众人如常束装上道。联姑因过于潜心学那十二散手，以致显示有点神思恍惚的样子。她自家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上道之后，她就要众人在前面走，她和凌玉姬两人在后面跟随。

走了一程，瑛姑故意坠后，离开众人约摸有五六丈之远。她和凌玉姬并骑而行，就在马背上要凌玉姬继续传授那十二散手。

瑛姑照例先行潜思默想一番，因此走了一段路之后，她忽然离开前面的足迹，斜斜岔开。

凌玉姐也没有注意到，故此走了数里之后，瑛姑蓦地醒觉之时，已找不到那六名前行高手的遗迹。

但瑛姑似乎毫不在意，反而更加狂热专注地练习十二散手。

第二日她们仍然没有找回那六名高手的足迹，凌玉姬渐渐感到事态严重，只因她没有带着水囊，而瑛姑马上带着的一个所剩无多。除了食水缺乏之外，于粮根本没有。”

转眼间又过了一日，她们的食水已用尽，凌玉姬饥渴交迫，但瑛姑似乎毫不在意，似乎以异常的热心和专注练那十二散手。但她经过三日两夜的不眠不休，显然精神消耗过多，有点恍恍惚惚的样子。

她们走到下午，两匹马首先因缺乏水草而相继倒毙，于是她们只好步行。

可是由于瑛姑全副心神放在学武之上，所以她们简直算不得走路，整日工夫，也不知有没有走上三十里路。

这天晚上，瑛姑依然像中了疯魔似的继续学那十二散手。她告诉凌玉姬说，练武比吃饭甚至生命还要宝贵和重要，因此，她可以活活干渴而死在按漠中，却不能放过任何机会不去学那十二散手。

第四日早上，瑛姑已把十二散手的招式完全记熟。但记熟是一回事，练时又是另一回事。她当比划这十二散手的架式时，仍须凌玉姬予以指点纠正。

太阳渐觉炙热，凌玉姬已感到十分绝望，尤其是浑身沙尘，使她觉得难过万分。

天上好几只兀鹰盘旋不去，似乎已知道这两个女子已经将要筋疲力竭，因而可以他援一顿。这些兀鹰越飞越低，一直在她们头上兜圈子。

两人捱到中午，突然间听到一阵蹄声。凌玉姬精神一振，游目四看。但四面都有沙丘，故此根本无法看得到远处。

她大为着急，忙忙拉了瑛姑向左近一座沙丘顶奔去。哪知上得丘顶，四下仍然有更高的抄丘断了目光。

她急将起来，向瑛姑道：“瑛姑，你叫一下，也许会被他们听见！”

瑛姑茫然道：“什么？要我叫一下？”

凌玉姬见她恍恍惚惚，连忙道：“有人来啦，我刚才听到蹄声。但如果我们不大声叫喊的话，那些人错过了我们，我们就非死不可。”

瑛姑放声大笑道：“死？我从来都不怕死，我一定要在这十日之内学会那十二散手，我老实告诉你，这十二散手确实奇奥绝伦，我以前只学过其中两招，虽然还有别一种奋疆绝艺搀杂起来，但也是一鳞半爪，然而那一千武林高手就连我这几手也不易招架呢。”

凌玉姬急得顿脚道：“我们目下没有干粮，也没有一滴水，假如错过了那些人，只好活活渴死。那时你虽然学了一身天下无敌的本事，又有什么用呢？快点叫他，那些人已不知走到哪里去啦！”

瑛姑这时才罢然道：“那些人来了么？可是又走了？但不要紧，他们走开也好，免得妨碍我学那十二散手绝艺。”

凌玉姬一面顿，一面叹气道：“依如果不愿叫喊，可准许我叫？”

瑛姑站定一定神，直到这时，她才清醒过来。凌玉姬又说了一遍，她也跌足道：“你快叫，怎的还要我自己叫喊？”

凌玉姬深恐时机稍纵即逝，故此无暇和她辩驳，引吭叫道：“喂，喂……我们在这里……”

瑛姑提一口真气，也高声大喊道：“我们在此……我们在此……”

她们停口倾听，四下毫无声息，恐怕已经过得远远啦！

瑛姑没有做声，面色沉寒如铁，凝目望着她。

凌玉姬突然感到一阵战栗，缓缓道：“你为什么这样子望着我？”

瑛姑默然片刻，才道：“我忽然记起昨 B 两匹马倒毙之时，忘了把他们的血放出来，存在水囊中，那样我们就可以多支持一些时候！”

凌玉姬打个寒噤，道：“你可会放我的血么？”

瑛姑冷笑一下，没有做声。凌玉姬一方面万分困倦，饥渴交迫，一方面受到这等可怖的刺激，忍不住掩面尖叫了一声。

瑛姑正要开口，忽然侧耳而听，接着道：“哦，好像有人叫你的名字！”

凌玉姬登时又泛起求生的欲望，急急道：“在哪里……在哪里？”

瑛姑指一指东面，道：“好像在那边！”

凌玉姬道：“那边有座很高的沙丘，我们走上去眺望，或者会望得见人！”

瑛姑点点头，于是两人一面向那边的沙丘顶奔去，一面尖声大叫道：“我们在这儿……我们在这儿……”

跑上沙丘顶，放目一瞥，只见东边里许外有七匹马疾驰而来，但只有五个人，有两匹只是跃着东西的牲口。

凌玉姬喜极跪在沙子上，喃喃地说出感谢苍天的话。瑛姑遥望了一阵，疑惑地道：“他们是谁？其中还有一个女子！”

凌玉姬道：“叫他们走近来，就瞧得出是谁啦！”瑛姑颌首道：“好，但你得记发过的毒誓！”

凌玉姬大叫数声，那几匹马疾驰而来，不久已驰近许多。凌玉姬突然快乐得像弹簧般跳了起来，道：“那是无名氏，啊！那是折北海，还有辛龙孙！哎！华奎也在其中……”

瑛姑冷冷道：“来的都是你的人，记住你发过的毒誓，不得离开我！”

她说得冰冷异常，宛如向凌玉姬兜头泼了一盆冷水，顿时沉默下来。

瑛姑又冷冷道：“哪个女的是谁？长得倒也不错。”

凌玉姬注意地望了一阵，道：“我也不晓得，以前从未见过她。”

不久工夫，那数骑业已驰近。华奎畏惧地缩在后面，不敢大声哼气。

只见无名氏一身劲装疾服，显得猿臂熊腰，树上那张唇红齿白的面庞，更觉英风飒飒。

那个女子披着一件红色斗篷，珠翠满头，一派富贵气度，长得甚为妩媚，那两道眼光就像闪电一般，明亮锋利。

此外尚有祈北海、李龙孙两人，均是相貌堂堂之士，眼中神光极足，一望而知均是身负绝艺的武林后起之秀。

无名氏见到凌玉姬之后，双眼射出奕奕神采，瞬也不瞬地凝住她。

凌玉姬也欢然一笑，满怀情思，那双美眸也是脉脉含情地看着他。

这些人一驰近沙丘，离瑛姑、凌玉姬两人尚有文两之远，便自感到好像双方之间有条鸿沟，不知不觉都勒住坐骑。

祝北海洪声大叫道：“玉姬小姐，你下来呀！”

凌玉姬转眼瞧瞧瑛姑，只见她面罩严霜毫无表情，于是只好向祈北海淡淡一笑。

辛龙孙哼了一声，阴笑道：“祈兄，我们上去吧，还有无名氏，你身受玉姬小姐大恩，要不要跟我们一道走？”

无名氏缓缓道：“我当然不会落后！”

他旁边那个女子突然挥一下丝鞭，发出尖锐的破风之声，显然她心中甚是暴躁。只听她尖声道：“叫她们下来，你们听见没有？”

祈北海须眉掀动，洪声大笑。辛龙孙却阴冷地道：“她们不肯下来，夏姑娘怎生措处？”

祈北海笑声乍收，接口道：“假如那样的话，是不是要我们上去把她们杀死？”

那个被称为夏姑娘的女子又挥一下丝鞭，道：“我早知道你们见到凌玉姬，就不把我复雪放在眼中。但你们瞧见没有？凌玉姬已不是从前的她了，在她旁边的那个婢子，可比我难伺候得多呢。”

她这些话似是讥讽，又似是指点出凌玉姬的处境。瑛姑心头微凛，忖道：“此女眼力惊人，并且料事如神，如果她的武功不弱，将来倒是我的一大劲敌……”在她脑海之中，眼前所有的男人，全部都不放在她心上。

祈北海狐疑地望凌玉姬，大声道：“玉姬小姐，你到底怎么啦？为何不发一言？”

凌玉姬淡淡一笑，心中却十分不安。她深知祈北海和辛龙孙两人虽然在江湖上称不得好人，因为他们都待着一身武功，专凭喜怒行事。但他们对自己却十分守礼和爱护备至。因此见到这两人，就不禁泛起见到自己的亲人一般的感情。

自然那俊美无传无名氏更加令她芳心颤动，恨不得投身在他怀中，向他诉说分手后种种奇怪可悲的遭遇。

辛龙孙咦了一声，道：“夏姑娘的话有理，看来玉姬小姐已经是不由自主啦！”

瑛姑默不做声，但一直在寻思当前局势应该如何处理，这时，她决定先得露几手给这一干人瞧瞧，然后才能设法折服他们，或者把他们赶走，以免妨碍自己学那帝疆绝艺十二散手。

主意一决，转面向凌玉姬吩咐道：“你站在这里不要动，知道没有？”

凌玉姬点点头，瑛姑缓步向那几匹马走去，在他们前面六尺左右之处便停下脚步，冷冷道：“听说祈北海、辛龙孙你们曾经大闹江南甘露寺，目

下在武林之中名声四播。

还有无名氏你，甘露寺派出七八个高手围攻之下，居然从客突围，现下在武林中也算得上是一号人物了。”

对方的几个人听她当面大棒一阵，倒不晓得她意思何在；个个默然望着她。

更雪冷笑一声，道：“我方才以为你是哑巴，敢情一张嘴能说善适，下面还有什么话？你是谁？”

瑛姑眼中露出杀机，道：“下面的话是他们虽然在武林中薄有声名，但在我面前却微不足道，等我收服了他们，再撕你这张臭嘴……”

她说得十分自信，教人不得不慎重估量。夏雪仍然挂着一丝冷笑，道：“说了半天，你的身份仍然不敢抖出来？”

瑛姑接口道：“我姓来，名成媛，身份只不过是美艳夫人府中侍婢。你呢？”

夏雪好像大感意外地定睛望着她，歇了一下，才道：“原来你是夫人府中的诗婢，我听说蓝系年前曾经到过夫人府，你家夫人对他十分迷恋，是也不是？”

瑛姑翠眉一皱，道：“这是题外之话，我拒绝答复，你的出身呢？”

夏雪道：“我自幼双亲亡故，寄居在表亲家中，没有门第足供夸耀人前，这样你满意了吧？”

瑛姑双眉一耸，厉声道：“蓝岳是你的什么人？”

夏雪冷冷道：“他是我的表弟！”

政姑仰天笑一声，道：“这么说来，你这次踏入江湖，就是为了找寻你表弟，是也不是？”

夏雪谈笑一下，不置可否。

这时祈北海、辛龙孙暗暗商议了几句话，祈北海突然甩蹬下马，纵落被姑面前，洪声大喝道：“我听说美艳夫人一身集当世高手武功之长，她的家数已经自成一派，但想不到夫人身边的区区一个传婢，居然就敢藐视天下之人！”

瑛姑冷冷道：“你如果不服气，不妨当场一试以

祈北海放声大笑，接着喝道：“谅你区区一个传婢如若接得住祈某三拳，也足以称做于江湖之上了。”

瑛姑哼了一声，道：“你把话说反了，若然你接得住我三招，包管武林中在金榜有名的高手们，都得向你刮目相看！”

此言一出，祈北海、辛龙孙都哭然动容，连那夏雪也需出讶然之色。只有无名氏淡漠如故，此时，他居然不再瞧看沙丘上的凌玉姬，恢复了昔日那种特有的淡漠的态度。

祈北海口中啧啧两声，道：“好大的口气，那你就先接祈某三拳，我再尝尝你三招的厉害！”他深深吸一口气，力凝右拳，口中大喝一声，迎面猛击出去。

瑛姑见他拳势强劲得大出意想之外，心头一凛，左手五指疾扫敌拳，右手一招“推云扫月”，化解敌拳上奇重的力道。

祈北海一拳无功，经又连环击出一掌一拳，威势更为猛烈惊人。

瑛姑万万想不到这个粗豪大汉，在江湖上方露头角之辈，功力如此高强，不但拳力之凶猛武林罕见，而出拳手法也精奥难破。

是以她不敢大意，疾地飘身后退。顺势使出刚刚学会的十二散手中的“仙人遁”奇妙招数，双手忽拂忽拍。

祈北海没有一拳能够发得出力量，都是被对方以奇妙手法破解，心中大感不服。接着大喝一声，施展出隔山击牛的劈空拳力，倏忽间又连环疾劈两拳。

瑛姑冷笑一声，左手划个圈子，封住敌人拳力，右手疾地举起，正要隔空点去。忽然间闷哼一声，面色泛白，嘻嘻嘻连退三步。接着吐出一口鲜血，身躯一软，倒在沙堆之上。

祈北海仰天大笑道：“这丫头仅着几下手法，就敢藐视天下之士，愚蠢得可笑！”

凌玉姬急忙从沙丘上奔下来，俯身抱起破姑，按一下脉息。心中明白破姑乃是因为四日四夜来苦练那十二散手，元气精神亏耗过多，加上这两天两夜没有一点水米进口，以致体力衰弱。才会被祈北海雄浑绝世的拳力震得血气翻腾，内脏受伤。若然她不是功力深湛精纯，这一下足可以要了她的性命！

她怀中带有不少药物，其中有一种可以极快治愈她这等硬伤。因此，她赶快探手入囊，摸到那瓶子，一面仰头望着旁边的祈北海，正要叫他把水囊取过来，忽然记起自己定下的毒誓，不由得停口，转眼向无名氏望去。

只见无名氏那双虎目中已消失了早先的神采，面上一派淡漠的神气。不过，这等样子不但无损于他的俊美，反而增添了一种动人心弦凄艳的意味！

她留恋而又害怕地移开目光，暗暗叹一口气，迅快地忖道：“他又不知因为什么事而恢复了他往昔极端的悲观？他这副样子使我迷惘颤栗，但又令我恨不得投身他怀中，细细呵慰他怜惜他……”

这时辛龙孙已经跃到祈北海身边，见她面上流露出迷惘之色，不觉嫉妒地向无名氏投以一瞥。

这一瞥顿时又发觉那个夏雪姑娘，也同样露出迷惘的神色，怔怔地注视着无名氏。

他满腔充满阴毒护恨，进出重重的哼声，然后问凌玉姬道：“你要什么？”

凌玉姬没有开口，右手从怀中抽出来，却没有把药瓶取出来。她用这右手比一下，作出要水的姿势。

辛龙孙道：“你要水么？为何不说出来？”

她摇摇头，用手势催促他，心中却大声答道：“你哪里知道，我的誓言是我至为敬爱的父亲和亲爱的丈夫的性命向天地许诺，我宁愿自己死去，也不愿他们受到毒誓的灾祸。”

辛龙孙耸耸肩，但仍然转身去把水囊取来。

凌玉姬先例一点水，在破姑面上，替她拭去血迹尘沙，自己也大大喝了几口，然后把她上半身抱起来，靠在自己怀中，左手轻轻的替她推揉胸前的“紫宫穴”。

华奎牵马过来，道：“凌姑娘，有什么事吩咐小的去做么？”

凌玉姬抬头向他眯眼一笑，虽只有半截面孔能够被人瞧见，但那种亲热纯真的味道，谁也瞧得出来。

辛龙孙和祈北海两人身体齐齐轻轻一震，四道锐利如电的目光，不约而同地移到华奎面上。

华奎蹲在她身边，望着瑛姑，忧虑地道：“小的可以照顾瑛姑她，可是又怕她回醒之后，会下毒手对付小的。”

凌玉姬摇摇头，华奎便起身去取毛毡。祈北海突然怒骂道：“你是什么东西！”骂声中一掌扫去。

华奎本是侧着身躯，倏地顾势一肘撞出去，正好撞在对方铁掌之上。

“啪”的一声，祈北海因只用了五成力量，这时被震退两步，不由得怔了一下。

辛龙孙冷笑一声，道：“好啊，想不到夫人府中的厮仆，无一不是会家，你且接我几招……”

说到末后，已晃身欺近华奎，手起一掌，迎面拍去。这一掌虚虚实实，似真似假。

只要对方发把封架，他擅长的无形脚就打底下踢出去。

谁知华奎不封不架，却疾如电掣般绕到凌玉姬那一边，身法之快，当真大大出乎辛龙孙意料之外。像他这等身法功力，实在已足以济县武林高手之列而毫无逊色。

马上据较端坐的夏雪发出一声冷笑，道：“我们与这厮同行数日，居然不知他身怀上乘武功，此事传将出去，委实是个大大的笑话。”

祈北海、辛龙孙听了这等撩拨的话，心中更为愤怒。那祈北海仰天洪声失笑道：“依我看来，这厮比那诗婢身手还要高明，刚才我打得太不过瘾了，这所正好让我煞一煞手痒……”

辛龙孙接口道：“拆兄难道忘了和兄弟的约定？这一回该轮到兄弟出手啦！”

桥北海眨眨眼睛，勉强道：“如果辛兄坚持的话，兄弟只好让辛兄大展身手……”

凌玉姬深知这两人当真是好勇狠斗之辈，一向以打架为乐事，但她又不能出言制止，心中大急，连忙起身，居然连体中的瑛姑也抱了起来。

她的动作一向迁徐而优美动人，从来没有这么迅速有力的表现。是以辛龙孙和祈北海都愣了一下。只见她敏捷地把瑛姑交给华奎，然后张开双臂作出拦阻他们两人的姿势。

沙漠中的热风吹掠起她的云鬓和衣袖，那形象美不可言。因此，连那漠视一切神情冷淡的无名氏也看得剑眉微轩，眼中突然又射出奕奕神采。

一道红彤迅快地射到凌玉姬面前，却是那夏雪姑娘，只见她面色森冷，举手向她胸前死穴点去。

这位姑娘出手突袭之前，没有一点警告，同时使若飘风闪电，正是变生仓促，连站在凌玉姬两侧的祈北海和辛龙孙这两个武林高手，也感到无从抢救。

凌玉姬仍然是两臂伸张的姿势，忽见被大红斗篷的夏零姑娘玉指如剑，软着一缕劲锐寒风，袭到胸前，不由得花容失色。这刻，她就算想撤回双臂，保护胸前大穴也办不到，何况她根本连这个念头也没有掠过心中。

这一瞬间的确震撼了在场每一个人的心魂胆魄，所有的眼光中，尽是惊收之情。

凌玉姬倏地左肩微沉，其实也说不上是沉肩，只不过是肩头微微颤动了一下。

夏雪的纤纤玉指已经点到凌玉姬胸前，相隔最多只有半寸。她这一指

势道非同小可，就算是一头健壮的牛，也能立时洞穿。

只见她突然院地煞住去势，一个急旋身，斜掠寻文之外，正是去得快，走得更快。

在场之人无一不是身怀绝技的高手，一见这等情形，个个齐声喝彩。祈北海和辛龙孙双双抢出，拦在夏雪与凌玉姬之间。

凌玉姬透一口大气，此时背上的冷汗方始流了出来。她急急忙忙转眼去瞧她的丈夫——无名氏，但见他面上虽冷淡如故，可是眼中激动之色犹未全消。于是，她似乎得到安慰似地向他微笑一下，然后才转过头去，望住那个忽然想取她性命的娇贵小姐。

辛龙孙冷冷道：“你忽然出手要制她于死地，是何意思？”

祈北海却怒声喝道：“你这个娘儿居然比我祈北海还要心黑手辣得多，刚才如果伤了玉娇小姐，我发誓先把你剥了皮，然后剜出心肝吃掉！”

辛龙孙接口道：“嘿，嘿，玉娇小姐只沉了一下肩膀，你就变成猴子大翻筋斗，可见得你吃亏在疑心病太重，老是疑这疑那，以为玉姬小姐一定是使出脚法，赶紧翻筋斗躲开！我且问你，你到底跟王姬小姐有哪一点过不去？”

夏雪对这两人的话，宛如充耳不闻，一双眼睛，凝住在凌玉姬面上，疑惑地转来转去。虽是如此，但她一点也没有被屈辱而低贱的样子，相反的，更显出她自有一种高贵孤傲的味道，似是不屑与祈辛二人斗嘴。

凌玉姬这时真想走到无名氏那边去，虽然不能说话，但可以和他拉拉手，表达自己的心意。可是，她近日来经历了许多危险灾难，对人性已颇有了解。是以此刻见到祈辛两人维护她的态度，顿时知道自己应该谨慎行藏举止，免得激动起这两人难以遏制的炉火，因而对无名氏不利。

于是，她打消了走近无名氏的意思，反而转身走到华奎面前，低头瞧着破姑的情形。

忽见她眼珠转动，便作个手势要华奎把她放下，由自己捐持着她。

瑛姑轻轻呻吟道：“水……水……”凌玉姬把水囊送到她唇边，让她喝了几口，然后叫道：“瑛姑，被姑，你觉得怎样了？”

她睁开眼睛，向她注视了片刻，才突然恢复神智，想起自己乃是被那祈北海举力震伤，立时暗中运气试一试伤势，发觉相当严重，虽然不会丧命，但暂时已不能行动，否则伤势更重。

凌玉姬道：“那个夏姑娘差点把我杀死，引起祈辛二人的不满，是以发生口角！目下你的伤势还能够支持上路么？”

瑛姑沉吟道：“最好能静养几天，那就较易痊愈！”

凌玉姬点点头，道：“那么我去跟他们要点东西。”

破姑道：“你可以说话，但话题不得超出要东西及表示停留的范围以外！”

凌玉姬凝目望着她，缓缓道：“假如他们要加害于你，我也不能说话么？”

破姑哼了一声，道：“他们早先既然没有向我动手，相信现在和以后都不会对我不利！”

凌玉姬道：“钢材是我把他们拦住。”

瑛姑冷冷道：“你为何不让他们杀死我？”

凌玉姬愣了一下，然后道：“我也不知道是何原因！”

瑛姑冷笑道：“俄可以为你解答，你是希望熬过十天之后，那时我就变为你的诗婢，你便可以在一年之内尽量磨折我，对不对？”

凌玉姬叹一口气，道：“随便你怎样想……啊，他们已经等得不耐烦啦！”

于是她起身走过去，向祈辛两人道：“政姑内伤甚重，暂时不能走动，我想要点水和干量，就在此地停留数日。”

祈北海讶然道：“王姬小姐你终于说话啦！”

辛龙孙道：“水和干粮你要多少就拿多少，通通拿去都可以，但你为何对那传婢这么好？”

凌玉姬没有回答，转面向华奎道：“有烦华大哥你搭起一个帐幕。”

华奎恭谨地应了一声，自去搬过帐幕支架起来，并且在地上铺一层兽皮，摆上毛毡等物。

凌玉姬扶了政姑走入帐中，出来把清水和食物搬入去，就不再出来。华奎倍在帐边坐下，看来他也不打算再走。剩下祈北海和辛龙孙等人面面相觑，夏雪转面瞧着无名氏，轻轻道：“你要留下抑是跟我走？”

无名氏茫然道：“随便怎样都可以！”

这边辛龙孙世和祈北海商量道：“我觉得事情很蹊跷，祈兄意下如何？走或是不走？”

祈北海道：“兄弟不辞万里风尘，闯入这大漠之内，为的是找寻王姬小姐，目下她虽然不与我们说话，但我们也没处好去。”

辛龙孙轻轻道：“或者我们暂时走开，在远处暗中窥探，可能查出她为何这般对待我们……”

祈北海道：“这倒是个好主意，那就走吧！”

两人腾身上马，恰好和夏零、无名氏一齐催骑离开，看起来倒像是四个人一块儿奔前程。

凌玉姬在帐内探头出来，望着无名氏英挺的身影，只见他跟住夏雪策马走开，冷漠得有如一尊石像，走出老远，仍不曾回头看她一眼！

她感到心碎似的一阵痛楚，想起他这一去，又不知何年何月方会相见，心中一阵激动，张口要叫他回来。可是声音一出口，就记起以父亲及他的性命作为许诺的毒誓，登对改变了主意，只发出一声毫无意义的尖叫。

那边的四个人之中，有三个一齐转头瞧着，可是无名氏仍然端坐不动，头颅固执地望着前方。

凌玉姬满腹痛苦，变成两行泪珠，冲眶而出。急急缩回帐幕之内，开始吸泣起来。

过了一阵，瑛姑道：“那四人之中，有谁值得你这等挂念？当然那个女的没有份……”

凌玉姬低低哭泣，没有回答，只听华奎在外面道：“他们又继续前行，现在已转过沙丘那边，瞧不见啦！”凌玉姬顿时大声哭起来，把这面白纱弄湿了一大块。

瑛姑举手替她取开面纱，眼前赫然出现一张酷肖美艳夫人的面庞，尽管此刻泪水纵横满面，可是不但没有减去一分一毫的美丽，反而加添了一种楚楚动人心弦的风姿。

瑛姑呆呆注视她一阵，伸手搂住她的肩头，轻柔地道：“别哭，别哭，我的妹妹……你到底喜欢哪一个？告诉我……我替你想办法……”

凌玉姐听她亲口收自己做妹妹，娇躯一震，忽然忘了其他的事，抬起泪眼向地凝视。

瑛姑立刻把面孔转开，可是凌玉娘已瞧见她充满感情的眸子。

在她的印象之中，瑛姑是个冷酷心肠的人，永远不能在她面上找出喜怒哀乐之情。

尤其是对人，她从来是把人当作她不喜欢的东西一样。想不到她忽然对自己这等关切动情……

帐外的华奎忽然低声道：“有个人骑着一匹全身火红的马来啦！”

帐内的两个女子都移转注意，瑛姑寻思一下，道：“一定是蓝岳来了！”

凌玉姬道：“他单身匹马走入这大漠之中，竟不怕迷路和渴死么？”

瑛姑道：“那匹红马乃是当世神驹，名唤火龙，脚程之快，天下无双。听说此驹在大漠之中，能够自动找到水源，奔跑之际，比狂风还要迅速，因在大漠之中，骑了此驹，不但不怕会渴死，而且连狂风也不必畏惧……”

凌玉姬道：“这火龙驹既然有这等好处，蓝岳不知从何处得到？”

瑛姑道：“这也是我想知道的事，此驹乃是以往情乖僻著称江湖的巫婆子所有，她就居住在夫人府西三十里内的恶石谷之内，那儿因在山阴之地，终年不见太阳，故尔日夕阳风刺骨，地面湿秽，最多虫豸之类，兼且偌大的山谷之内，只有无数奇形怪状的石头，连一根草木也见不到……”

凌玉姬惊叹一声，道：“哪位巫婆子就住在那等地方？想想就足以教人骇死了！”

瑛姑道：“不错，她就住在那座恶石谷之内，任何人也不愿在谷中逗留，而她已数年之久！你一定猜想不出她为何要住在那儿！”

凌玉姬接口道：“我知道……”瑛姑讶然道：“那你就说一说看。”

凌玉姬道：“你不是说她以性情乖僻著称于世么？她既然乖僻不近人情，当然不喜欢与世俗之人交往。住在那恶石谷中，谁都不愿意去，那就是她选择那座恶石谷的理由啦……”

瑛姑冷冷一晒，道：“如果是这个理由，我怎会料你猜不到！哼，哼，她住那处明暗潮湿地方的理由，说出来只怕教人难以相信……”

凌玉姬皱眉道：“我以为一定猜对啦，那么究竟是什么缘故？”

瑛姑道：“她就是为了那匹火龙驹，所以选择了那么一处充增神厌的地方！”

“为了那火龙驹？”她几乎叫起来，接着道：“这个理由听起来真有点荒谬……”

帐外突然传透人来一个清朗的口音道：“不错，巫婆子所作所为都十分荒谬可笑！”

凌玉姬呀了一声，道：“蓝岳你……”

帐外的人接口道：“你躲在帐内干什么？我可不可以进来？”凌玉姬连忙望虞姑，只见她摇头，便应声道：“不，不行……”但说到这里，帐内已出现了一个人头，正是那蓝岳弯下身子向帐内望来。凌玉姬由衷地感到一阵欢愉，向他微微一笑。她此刻没有面纱遮住；是以这一笑直可倾城倾国！

蓝岳被她的滢滢容光迷住，根本无暇转眼去看凌玉姬身边的浪姑。

凌玉姬连忙这回面纱，蓝岳才恢复常态，啊了一声，道：“被姑也在此处？”

瑛姑冷冷一笑，道：“我在此处不会妨碍你吧？”蓝岳俊面上飞起一阵

红晕，呐呐道：“你的话很奇怪……”被姑道：“如果我一定要指出我的话并不奇怪，那么你就更觉尴尬了！现在暂且不提此事，我觉得你本事真不小，居然连巫婆子的火龙驹也弄到手，大概她已毙命在你灭种掌下了？对不对？”

蓝岳潇洒地笑一笑，道：“你猜错了，我没有和她动过手，更没有杀死她。再说以巫婆子武功之高强，杀她谈何容易。”

瑛姑和他说了几句话之后，脸上渐渐收敛了冷笑的神色，道：“难道你有法子使她肯把爱驹借给你……”

蓝岳颌首道：“当然啦！不然这等通灵神驹，任何人就算抢到手中，也没法驾驭！”

凌玉姐在一旁默默听着，忽然发觉瑛姑说话的声音越来越温柔，眼中射出动人的神采。她一直以为被姑这个女孩子绝不会动感情，可是目下才知道不论心肠多么冷酷的人，感情上总有弱点，例如瑛姑，今日已一连流露过两次，第一次就是瞧见自己全貌之时，突然激动地喊她做妹妹。第二次就是此刻，她异常温柔地和蓝岳说话，口气中流露出无限关切。

瑛姑又道：“你怎样借得到巫婆子的火龙驹？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蓝岳的目光迅速地扫过凌玉姬，想了一下，道：“当然可以，内情很简单，前次我经过恶石谷时，曾经和她攀下一点交情，要知道她长年居住在杳无人迹的谷中，自然也会感到寂寞，而她唯一的消遣，就是自己跟自己对奕，我上次曾和地下了几盘棋，费去数日时间，所以这一次去找她借马，可不是贸然乱问。”

瑛姑忧虑地道：“俄猜事情决不会这么简单，否则巫婆子就不能称为乖僻之人了！”

蓝岳道：“你真是精明得很，不错，她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要我事后陪她在恶石谷中住上一年，这一年中我天天与她奕棋谈笑，不得离开。”

瑛姑叫道：“我的老天，如果要我单独对着那巫婆住上一年，我一定要发疯。”

蓝岳转眼望住凌玉姬，道：“咦，你为什么一言不发？难道说我们以前共生死共患难的一段交情，已经像东流的江水一般消逝无踪广”

凌玉姬觉得他说的话很有趣，不禁低鬟一笑，却没法子回答他的问话。

瑛姑眼中陡然迸射出妒恨交集的光芒，望着这一对青年男女，但蓝岳一瞧她时，她立刻收敛起恶毒的眼光，温婉地笑一下。

蓝岳潇洒地笑笑，道：“如果要我跟凌玉姬你这种哑巴的木美人在一起，非把人活活闷死不可，瑛姑你说对不对？”

瑛姑听了这话，如有所悟地嗯了一声。只听蓝岳立刻接着道：“但我警告你……”他用手指着瑛姑，把她弄得怔一下。蓝岳接着道：“我已瞧出你的心思，假如你设法把玉姬弄哑，企图使别人对她生厌，哼，哼，我第一个先找你算帐！”

瑛姑真不晓得自家的心思如何会被对方看破，因此心中微觉慌乱。

凌玉姬唯恐瑛姑老羞成怒，日后找她的晦气，连忙想瑛姑道：“瑛姑，你最好躺下来休息……”

瑛姑嗯了一声，如言躺下，接着道：“蓝少爷你呢？你去借火龙驹的用意，无非是要追查凌玉姬，目下既然找到，大概不再离开了吧？”

蓝岳道：“那也说不定，我倒很想先查看那座天龙旧庙之中，那老人是

否尚在？”他说时眼光斜闪，窥看凌玉姬的神情，只见她露出烦躁焦急之色，可是仍不开口，因此他大大感到奇怪，一时猜不出她为何不与自己说话。

他想了会儿，忽然记起刚才在外面见到许多蹄迹，顿时如有所悟，道：“你们曾经碰上什么人？”

瑛姑道：“我真不想告诉你。”

蓝岳道：“为什么？”

瑛姑道：“因为我一告诉你之后，你就非走不可！”她狡猾地笑一下，住口不说。

蓝岳到眉一皱，道：“到底是什么人？”

瑛姑道：“就是你的表姐夏雪。”

蓝岳似乎大出意料之外，虎目一睁，道：“怎么？她也来了？还有什么人？”

瑛姑道：“还有折北海，辛龙孙和无名氏。”

蓝岳如遭电触，虎躯一震，喃喃道：“无名氏，无名氏……他不但活着，而且也到了沙漠之中。”

瑛姑道：“你凭那火龙的脚程，很容易追上，不过，我可以透露给你一点消息，那就是你表姊似乎对无名氏很有点意思……”

蓝岳面色发白，起身走开去。只听他踏在沙上的脚声走来走去，似乎在思索一个难题。过了一会儿，他在外面道：“凌玉姬，出来，我有活跟你说！”

凌玉姬看看被姑，只见她摇摇头，只好应道：“不，我不跟你说话！”

蓝岳怒声道：“你一定要我把帐幕拆掉么？”说时，用脚踢一下帐幕，几乎把帐幕踢倒。

华奎认后面倏然出来，道：“蓝公子最好不要逞强动武！”蓝岳望他一眼，冷笑一声，道：“凭你也敢管我的闲事？”华奎道：“如果公子不听劝告，小的为势所迫，只好冒犯公子了！”

蓝岳哼了一声，踏前两步，一掌横扫过去，口中冷喝道：“给我滚开！”

华奎迅快出掌封架，蓝岳冷笑一声，掌上内力只有用上六成，硬扫过去。

蓝岳并不把这个夫人府中的仆人放在眼中，是以心中虽然十分不满他的大胆无礼，但如若一掌把他震死，却于美艳夫人及政姑面上不好看。

两掌相交，“啪”地一响，各各震退一步。蓝岳大为惊凛，右手举起，运出灭神掌奇功，只见他掌心颜色倏然变得青紫怕人。

帐幕中的瑛姑道：“华奎走开，你怎敢如此放肆，与蓝公子动起手来？”

华奎跃退丈许，沉声道：“小的已遭命退开！”

这时，蓝岳反而不肯造次，要知他不久之前，曾在夫人府中和瑛姑换了数招，深知她不但功力卓绝，而且手法奇奥，目下她虽是负伤养息于帐幕之中，但若然把地迫急了，强忍伤势出来与华奎联手合击，这华奎已经如此不凡，加上那瑛姑，其势万难讨好。

只听瑛姑又道：“事无不可对人言，蓝公子你和玉姬小姐并无名份，难道也有什么话别人听不得么？”

蓝岳哼了一声，道：“当然有啦……”他接着转口道：“总之你管不着我们的事！”

帐幕内静寂无声，歇了一阵，凌玉姬突然出来。蓝岳一见到她，满腔

火气顿时消失。

两人踏着细沙，走开一旁，蓝岳首先道：“你不是急于到那破庙中看一看那老人是否依的令尊么？为何目下近在咫尺，却反而停滞下来？”

凌玉姬道：“我还得耐心等候几日，待瑛姑伤势稍为好转才能动身。那座破庙在哪里？”

蓝岳指指东方，道：“打那边走，不出五十里就可以见到……”他话声一顿，面色忽然变得十分阴沉，寻思片刻，才道：“你的丈夫不但没有摔死在绝壑之下，而且来到这沙漠之内，你为何不跟他走？”

凌玉姬那对美丽的眼中，流露出痛苦的神色，缓缓道：“你别提及这件事行么？”

“不行！”他提高声音，接着说道：“我要知道一件事，你必须老实回答！”

凌玉姬道：“什么事呀？”

蓝岳道：“你目下丈夫既然未死，我又看过你的全貌，你是不是仍然要把我杀死？”

凌玉姬愣了一下，觉得这个问题实在难以作覆，可是又见他态度十分坚决，情知无法支吾过去。迫不得已缓缓道：“我想不出有什么别的法子可以改变这种情况！”

蓝岳紧紧迫问道：“你是说非杀死我不可了？”

她点点头，不安地望着这个英挺潇洒的年轻高手。

蓝岳仰天苦笑一声，道：“我自踏入江湖之后，不久就博得清海恶魔的声名，这些年来，不知有多少女孩子为我心碎肠断，而我却不屑对她们一顾！想不到我今日也陷入这等狼狈境地……”

凌玉姬没有做声，在她心中此时现出无名氏俊美的面容，若然与眼前的蓝岳比较，却是各有千秋。而蓝岳救她脱险后一路上的殷勤体贴，这一段美妙的日子，却也令她感到无法忘怀。

因此，她内心中感到十分痛苦，但是她又知道自己必须选择其一，这使她更为痛苦……

蓝岳长叹一声，道：“巫婆子曾经对我说过，她这一生虽是这等凄凉寂寞，但并无丝毫遗憾。她说因为凡是她得不到的东西，就亲手毁灭那东西。”

凌玉姬骇然退了一步，道：“你可是要毁灭我？”

蓝岳点点头，道：“不错，她的话大有道理，既然我得不到你？”

凌玉姬惋然一叹，道：“我虽然不愿意被依毁灭，但站在你的立场，却也觉得你是无可如何……”

蓝岳突然露出大喜之色，道：“这样说来，你对我的感情还不错。”

他顿一下，接着说：“我还可以挣扎一番，设法赢得你整个芳心。”

凌玉姬望望天色，道：“我已经跟你说了不少话，现在我要回去啦！”

蓝岳沉声道：“好，我再告诉你一件事，那就是假如我得不到你的话，我就得在恶石谷中呆上十年！”

凌玉姬吃一惊，道：“在那恶石谷中，日日对着那位巫婆子和五头住上十年？”

“不错，你可记得那天我们投店时，我说要出去一趟，就是到恶石谷去她借马，若然没有这火龙驹，我可没有信心能够把你带到破庙去。但火龙驹乃是巫婆子的命根，她怎肯随便借人骑用？”

“是呀，攻姑刚才说起，也觉得很奇怪。但你后来不是说用一年时光与

她交换么？”

蓝岳道：“一年期限也没有错，但另外还有十年之约。巫婆子要我把全部经过告诉她，我为了借那神驹，只好全盘托出。巫婆子当时就讥嘲我说，枉我负有情海恶魔之名，但这一回却在情海中没项。她说你将不会属于我所有……”

他凝望着凌玉姬，却看不出她的反应，于是又道：“当时我和她争辩好久，我告诉她说，你的丈夫已死，而且你为人温柔顺从，只要我帮你找到父亲，就算找不到，你也将嫁我为妻……”

凌玉姬自己没有过这些事，因此她听了之后，一时也不晓得自己是否后来会嫁给他。

自然这种情势是假定无名氏业已坠壑惨死而言。

蓝岳接着道：“哪个老巫婆十分固执，她说就是因为你顺从温柔，所以不会嫁给我！”

凌玉姬忍不住插嘴道：“为什么？我也不懂。”

蓝岳道：“她说，你是个古怪的女孩子，在你心目之中，只能容纳父亲和丈夫两个男人，体越是顺从，就越是固执着你父亲的教训必须从一而终，绝对不会改嫁给我。”

凌玉姬惊道：“我的天呀，她当真这样说么？”

“当然是真的，她可说对了？”

凌玉姬伍了一下下，坦率地道：“我不晓得，我得细细想过，才知道她说得对不对！”

蓝岳轻叹一声，面上泛起忧郁的神情，道：“看你这种反应，至少觉得她说的不无道理。”

凌玉姬心中一阵不忍，连忙道：“也不尽然，我只是感到她说的话很出奇。这位巫婆子现下有多大岁数？她长得怎样？”

蓝岳道：“她大概有五十余岁，身材手脚都很好看，在背后看她，绝想不到她的面孔那么丑陋骇人。还有她的声音，真是悦耳极了。”

凌玉姬惘然道：“多可怜啊，造物总是这等弄人，她若不是面孔丑陋的话，绝不会变得这么乖僻不近人情。”

蓝岳道：“且不管她的事，其时我对她的话极不服气，所以竭力争辩。她见我执迷不悟，便自动答允将火龙驹借我一看，但条件是如果我能娶你为妻，只须在恶石谷陪她下棋一年，如果得不到你，就得在恶石谷陪她十年。”

凌玉姬呆呆地看着这个英挺倜傥的年轻高手，暗忖：“纵然他得到自己，仍然要在那明暗潮湿，死寂可怕的地方住上一年，这种牺牲不可说大，然而自己何以为报？目下无名氏既然生存在世上，而且还亲眼见到，已绝无可能以身相许了。”

她正在替他感到难过悲伤之际，忽然发觉他那对特别明亮的眼睛中，露出一股杀气。

她本是聪明绝顶的女孩子，尤其近日在江湖上屡经艰险，已知道世道人心之险恶奸诈，这时突然有所了悟，寻思一下，知道此事非同小可，用点手段，方可把他的心意诈骗出来。

当下她不动声色，道：“你虽然和那巫婆子有过约定，可是你不理她也就是了！”

蓝岳剑眉一皱，微温道：“你以为我是言而无信的小人么？”

凌玉姬道：“不，我知道你是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但一个人偶尔失信，有什么关系？”

“不行，绝对不行，大丈夫一诺千金，焉可失信？”

凌玉姬装出不相信的样子，道：“你说得这么坚决，那么我问你一句话，看你能不能像个大丈夫般坦白？”

蓝岳此时心中泛起掉落网中的感觉，不过他尚未知道对方要问些什么，是以只好昂然道：“你问好了！”

凌玉姬截然道：“你可是想暗杀无名氏？”

蓝岳怔了一下，蓦地纵声大笑。

凌玉姬道：“我猜错了么？”

蓝岳仍然仰天大笑，可是那阵笑声忽然变得苦涩凄惶，过了一会儿，他收歇住笑声，挥手道：“你何须问我，回到帐幕去吧！”

第七章 妒火冲天蓝岳造情敌

凌王姬道：“你虽然不回答我的问题，但我告诉你，如果我的丈夫在沙漠中出了事，哪怕是死在别人手中，我也当做是你的诡谋，你别想得到我。”

她转身向帐幕走去，这时候她才流露出心中的惊恐和焦虑。

蓝岳掉转虎射，面向着漠漠黄沙，轻轻叹息一声，他想不到这个女孩子居然窥破了他的内心秘密，并且予以无情的打击。

他知道这回当真在清海中触礁，而在对方心中，只有无名氏而没有自己，不然的话，她一定会用比较圆滑的方法解决……想到这一点，他心中一阵痛苦，几乎跌倒在沙地上。

歇了片刻，他奋起精神，撮唇尖啸一声，那匹火龙驹立刻驰到他身边。

蓝岳一跃上马，向西面疾驰而去，经过那个帐幕之时，振吭大叫道：“凡我得不到的，就得毁灭！”

帐幕内的玻姑泛起冷笑，耸耳而听，蹄声很快就消逝无踪。她转眼瞧着凌王姬，只见她背向着自己，双肩轻轻抽动。

“凌王姬，你可听见他的话么？他要毁灭谁？”

凌王姬不理睬她，觉得她太过残酷无情。

瑛姑道：“他一定晓得你钟情于刚才那三个男人中之一，我也瞧出是无名氏，你如果不采取行动，他非死不可！”

凌玉姬吃惊地转头瞧她，疾姑微微一晒，可惜我身负内伤，不然的话，我就可以助你一臂之力，赶去制止那个强徒，现在既然不行，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命华奎立刻赶去，预早警告无名氏。”

凌王姬道：“蓝岳的火龙驹是有名的神驹，华奎怎追得上他？”

瑛姑冷笑道：“你真蠢，试想无名氏和夏雪在一起，那更雪是蓝岳表姐，蓝岳见到夏雪，少不免说几句话，并且起码要告诉她杀死无名氏之故，有这一段缓冲时间，华奎足可以追上！”

凌玉姬顿时大喜，道：“对，对，华大哥！”

且说蓝岳顺着蹄痕，纵马急追，过了一座沙丘，忽见那踪迹分为两路，其一仍然直去，其一却绕向北面。每一路都是两匹马的蹄印。

他顿时为之大惑不解，不晓得应该向哪一路追去。随即冷笑自语道：“凭我火龙驹的脚程，就其追错了，转回来也追得上！我看折向北行的，可能有无名氏在内。”

他策马向北驰去，走了数里，墓地发觉那两骑蹄印又分为两路。

蓝岳焦躁起来，随便抢了一路，急急赶去。

走了里许，忽然感到越走越离那帐幕越近，反而是折转回去的样子。突然恍然大悟地想道：“不错，此人既然兜圈子转了回去，一定就是那无名氏。”

转过一处沙丘，只见一骑拦住去路，马上之人，长得浓眉大眼，豪壮异常。

他不知此人是否就是无名氏，冷冷一笑，策马冲过去，相隔四五尺远，隔空一掌据劈出去。这一拿他已用足十成功力，打算一举毙敌，是以声势威猛异常。

那个粗豪大汉见他一言不发，过来就打，面上现出讶异之色。似并不怠慢，提气聚力，呼地一拳迎击蓝岳的掌力。

双方真力一触，发出“膨”的一声，蓝岳虎躯轻晃一下，那粗豪大汉似是没想到对方功力如此深厚强劲，震得跌落马下。

蓝岳冷笑一声，双臂一振，有如大鹰般凌空飞起，飘落在那大汉身前。

那粗豪大汉虽是被对方掌力展跃马下，但并没有滚坠地下。这时凛然迎面一拳击出，出手迅快凶猛。

蓝岳见他功力不凡，口中轻噫一声，也自施展迅快奇奥手法，先守后攻。

两人展眼间已拆了五六招，那粗豪大汉不独拳法奥妙。而且拳力越打越重，激起呼呼声响，威势甚是惊人。

蓝岳也使出全力搏斗，他的家招身法，亦是极尽奇奥能事：相形之下，毫不逊色。

目下虽因对方拳力已施展开，似乎比他凶猛凌厉，但偶然双方硬接硬架一招半式，蓝岳深厚的功力便显示出来，竟然丝毫不畏对方的沉雄拳力。

他们越战越快，各逞绝艺，宛如百花齐放，争妍斗艳。双方的奇奥手法层出不穷，看来一时三刻之内，不易分出胜败。

蓝岳起初被对方神奇的拳法吸引住全部心神，但互拆了三十余招之后，心中便微感焦躁。

那粗豪大汉则面色凝重，全神应敌。因此从这两人神色之间，一望而知那蓝岳尚有潜力。

又拆了四五招，蓝岳倏忽间已跃开数尺，沉声道：“尊驾贵姓大名？”

那粗豪大汉抢近他身前，厉声道：“你若是不知老子姓名，怎会出手就打？你是什么人？”

蓝岳气往上冲，冷冷道：“本公子姓蓝名岳，可别吓得夹上尾巴逃走！”

那粗豪大汉仰天大笑道：“我祈北海正要找你较量，想不到你忽然会在在我后面出现，并且先向老子动手，真使人感到惊奇。”

蓝岳被他一口一句老子弄得怒火直冒，但他到底不是江湖中那些下流人物，是以急切间无法回骂，当下冷笑一声，道：“本公子要结结实实教训你这厮一次！”

说罢，出手疾拍对方上三路，只见他右手掌心已变得一团青紫之色。

祈北海索未以拳力沉雄见长，虽然见到对方掌力练有外门功夫，但毫

无惧色，依然发拳硬劈。

蓝岳这一次竟不化解，掌势连环疾劈而去。顿时发出“哆嗒”连声，两人硬接硬架连换了五六格之多。

祈北海见他神力天生，居然不怕自己强绝一时的拳力，不禁微觉气馁。但另一方面又激起他好勇狠斗的天性，厉啸一声，拳上力量使出十二成，迅快如风般连环疾劈。

他这一轮猛攻，蓝岳却也不敢大意，表面上虽然仍是硬接硬架，但暗中却以绝妙手法，借力生力。抵住他这勇不可当的六七拳。

接着，蓝岳朗笑一声，揉身欺近，掌势巧快绝伦地横扫直劈。祈北海双拳上下翻飞，但他经过一轮猛攻之后，锐气已失，拳法变化已不如开始时那等灵活，顿时被蓝岳抢制了机先，迫得脚下连连倒退，败象已呈。

蓝岳一边绵绵密攻，一边晒道：“听说你与辛龙孙曾经大闹金陵甘露寺，是以目下武林中已颇负盛名。同时还听说你们传技自傲，胡乱欺人；本公子今日拿下绝不留情，替江湖除去一害。”

祈北海虽是气得七窍生烟，无奈此刻机先被制，正是一子落错，满盘皆错，目下要支撑残局已不容易，莫说怒毙敌人，是以气尽管气，却无法可施。

倏地一阵蹄声传入两人耳中，祈北海精神大振，忽有佳作，一拳巧妙劈出，迫得蓝岳攻势微滞。祈北海顿时挽回不少劣势。不过，如果再战下去，祈北海仍然难逃杀身之厄。

那阵蹄声转眼间已自驰到，接着一个人冷冷道：“好小子，我还打算邀了祈兄你去找他晦气，却不料他反倒来寻事！”这人的声音正是祈北海老搭档辛龙孙。话声甫歇，一道人已飞落他们身边。

蓝岳扬目一瞥，但见来人中等身材，面色白析，长得颇为清秀。看他孤身落马的动作，神速异常，可知绝非等闲之辈。

辛龙孙接着又道：“祈北海已经过足了痛，该让兄弟上场了吧？”

祈北海此时仍居劣势，他们这等高手相持，只要稍有失闪，纵然不死，也得重伤。

是以他不能随意开口，心中却直骂这辛龙孙混蛋，还在一旁说风凉话。但他心中又不愿辛龙孙插手以二敌一，坏了名头。

蓝岳忖度形势，心想如果这两人联手合击，自己定难讨好。是以攸然退开，冷冷道：“姓辛的可是要尝尝本公子的手法么？”

辛龙孙缓缓迫近，哼了一声，道：“你刚才可是跟王姬小姐说过话来？”

蓝岳俊眼一眨，颌首道：“原来你们兜了回来，竟是隐伏在附近窥看凌王姬的动静……不错，本公子确实和她说过话来！”

李龙孙道：“看你的样子，大概就是曾经陪王姬小姐北上的蓝岳了，你是谁门下？”

蓝岳朗笑一声，道：“本公子自从踏入江湖以来，已不知有过多少人问这一句话。

本公子虽然不能将帅门来历奉告，但有一点你们大可放心，假使你武功比本公子高强，有本事取我性命，我师门的人绝不会找你寻仇！”

辛龙孙呖了一声，道：“老子岂是那等婆婆妈妈，前惊后怕之人，只不过见你手法似是帝疆绝艺，故此才动问一声。”

蓝岳迫前两步，冷晒道：“你既然不是婆婆妈妈的人，那就赶紧动手。”

他已运足功力，待机而发。

辛龙孙可不敢小觑此人，小心翼翼地发了半把试探门道，掌势一发即收。

两人拆了数招，蓝岳突然间奋起神威，连发三掌，把辛龙孙迫退四五步之远。

那辛龙孙虽然居于劣势，但面上并无一丝一毫惊惧之色。蓝岳看了心中有数，暗念此人定然在下盘两脚之上练有特别功夫，目下尚未施为，故此他双手功夫稍差，不足为奇。

果然又拆了三招，辛龙孙陡地飞起一脚，快得无影无踪，而且凌厉异常。

他这一脚踢出之际，正是当双手忙于招架之时，任何人都料不到他在这等情势之下，犹能起脚凌厉反攻。

蓝岳飘身侧闪，但觉对方脚尖带起一阵急风从自己鹏边擦过，心中不觉暗暗赞声“好脚法”。他一闪之后，上面两手施展出灭神掌个成功力，宛如急风骤雨凶猛进攻。

辛龙孙一脚无功，微觉胆怯，此时连忙封架。他出乎意料之外地用出硬封硬架的招数，掌上内家真力极是深厚，但听“噼啪”连声，两人已对了四五掌之多。

辛龙孙刚一露出败象，祈北海就用连环拳力冲入自中，接下辛龙孙。如是者又替换了两次，蓝岳虽是武功出众，内力深厚，却也架不住这两名各擅胜场的高手轮番扑击。

但觉元气消耗过甚，不消片刻就将支持不住。当下俊限连眨，寻思破敌之计。

他已看出这两人都是好胜之辈，直到现在，仍然不肯做出联手合击之事。但他们这等车轮战法，也就足够使他感到吃不消。忽然想起如若出声喝破，迫使他们只用一人上阵，岂不是可以逐个击破？当下奋力一掌劈出，迫开辛龙孙，接着纵退数尺，厉声道：“你们这种车轮战法可是师父所传？”

祈北海骂道：“去你娘的，老子就是要亲手取作性命……”辛龙孙接口道：“如若我们存心使用车轮战，何不干脆联手围攻……”祈北海捷臂扑上，口中大喝道：“这一阵该轮到兄弟出手啦！”

辛龙孙也由侧面袭上，口中道：“不行，兄弟只拆了四招……”这一来真变成两人联手围攻之势，蓝岳被他们辱骂奚落之余，怒气填膺，论掌疾劈，恨不得一下就把这两人击毙。

这时但闻风声激荡乱响，周围文半以外的地上沙子，被这三人奇强的拳风掌力括得旋飞激溅。

祈北海、辛龙孙两人近几个月来都在一起，彼此也交手过无数次，因此互相深知对方的手法功力。这时虽是第一次联手攻敌，却配合得神妙异常，威力陡然大增，不出十招，已把蓝岳迫得只有招架之功，形势甚是危殆。

修然间一道红影如掣电般冲入战自中，竟是那匹火龙驹。此驹动作神速得有如电光石火，刷地从祈北海后面闪过，后蹄迅快倒踢出来，直取祈北海腰间大穴。祈北海凛骇中转身旋闪，那火龙驹已冲出数丈之外。他口中骂了一声，刚要转身，眼角却已瞥见红影再度冲到。

这火龙驹一来一去，当真比说话还快。祈北海怒喝一声，捏拳运力劈去。只见那火龙驹灵巧闪开，接着斜掠回来。

蓝岳奋起余力，连劈两掌，把辛龙孙迫开，跟着一纵身，跃起寻文，那匹火龙驹已然驰到，在他脚下停了一停，蓝岳身形恰好坠在鞍上，火龙驹佛拳拳长嘶一声，四蹄翻起一阵尘沙，眨眼间已驰出老远。

祈北海和辛龙孙两人一看这等情形，只剩下瞠目结舌的份儿。再一瞬间，那匹遍体血红的通灵神驹已经转过沙丘，失去踪迹。

祈北海喘息数声，道：“他妈的，这算是什么畜牲，简直成了精啦！”

辛龙孙接口道：“见时也弄到这么一匹坐骑，那就可以横行天下啦！祈兄，我们追不追这厮？”祈北海道：“当然要追，这一回首先弄死那匹混帐王八的马，再动手杀死姓蓝的小子，哼，玉姬小姐居然肯跟他说话？”

祈北海的话不但激起辛龙孙凶野之性，同时他提及蓝岳曾与凌玉姬说话，而凌玉姬却不肯跟他们任何一人答上一言半语，此事当真使他又妒又恨，无法按遏。当下两人腾身上马，循着蹄痕急急赶去。

那火龙驹驰行绝快，眨眼间已奔至四匹马分手之处。蓝岳策马向另一路蹄迹追去，但却放缓了驰行速度，尽量利用这一点时间，调元运气。

他真元耗损极多，加上曾被那祈辛两人的掌风掌力击中，如在平时，倒也不觉怎样，但当时正是筋疲力竭之际，护身真力已不大管用，是以内脏的伤势说重不重，说轻不轻，总得设法将养个十无几天，方能痊愈如常。

但他并不十分放在心上，仅仅尽力调运气力，恢复精力，一面取出三粒灵丹服下。

过了不久，顿时感到精神充沛，气力已经恢复，便纵马急急追去。

大约追了十余里路，他忽然勒住坐骑，凝眸望着地上的遗痕，皱眉寻思道：“看此地蹄痕凌乱，而且还有人脚印，显然夏表姐和无名氏两人曾经下马休息。但令人疑惑的是这短短十余里路程之中，怎的曾经会休息三次之多？”

他大惑不解地沉吟好久，终想不出一点道理，便又驱马朝前疾驰。

这时，就在他前面不出三里处，那夏雪姑娘和无名氏两人又停了下来。

无名氏漠然地坐在鞍上，茫然望着前面，夏雪已挑落马下，仰头凝望着无名氏俊美的侧面，暗忖这个年轻的奇怪的人，心中不知道转些什么念头？

她道：“无名氏，你不下来休息一会儿？”

无名氏漠然下马，面上一片冷漠，生似他的灵魂已经不存在，仅留下一具行尸走肉般的躯体。

夏雪姑娘柔声道：“我如果不喊你下马，你就一直坐在马上，是不是？只不知你能坐多久？”

无名氏漠然地望望她，道：“我也不知道。”他的答话没有多大的意义，只不过是随口敷衍她的声音而已。

夏雪姑娘道：“我们休息一会儿，再往前走，反正坐在马上，也闷热得很……”她歇了一下，忍不住又道：“你怎的不问问我，为何一直停下休息？”

无名氏淡淡道：“你如果要我问；我就问吧！”

夏雪姑娘柔声道：“我此次到这大漠来，为的是要找寻我表弟蓝岳。”她忽然注意到提起“它岳”名字之时无名氏身躯微震，眼睛转动一下。

她接着道：“担这沙漠这等广阔无垠，我们胡乱向前走也不中用，所以我并不想走得太快太远，或者表弟见到凌玉姬之后，会追赶上来！”

无名氏又回复冷漠的神情，使人看了不知道他到底听见她说话没有？

夏雪突然道：“你以前认识我那蓝岳表弟么？”

无名氏摇摇头，道：“我不晓得，不过……”夏雪连忙接口道：“不过什么？”无名氏道：“不过我一听到这个名字，就泛起憎厌之感。”

夏雪微笑道：“你的话真奇怪，假使我不是听祈车两位说过你早已把过去之事完全忘掉，听了你这种话，真会以为你是个疯子！现在告诉我，你为什么对一切都很冷漠？前几日似乎并不是这样。”

无名氏淡淡道：“我也不明白。”夏雪忽然迅快接口道：“我可明白，你是在见到凌玉姬之后，就变成这个样子！她有什么好处，值得你这样迷恋？”

无名氏苦笑一下，道：“你的看法是这样么？”

夏雪接口道：“你们别想瞒过我的眼睛，连祈辛那两人也是的，他们一见到凌玉姬，就狂喜不禁，但她不与他们说话，顿时又失望到了极点。哼，我就不明白她有什么，能使你们这等着迷？下次碰上她的话，我一定要搞起她的面纱，看个清楚！”

无名氏道：“她从来不把面纱取掉！”

夏雪冷晒一声，道：“我不相信，你如果没有见过她的全貌，会那多为她着迷么？”

无名氏怔一下，没有做声。夏雪微笑道：“请你的样子，可见得她全貌已被你见过啦，我想祈北海、辛龙孙无疑也见过。”

无名氏眼睛一睁，道：“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一点！”

夏雪接着道：“这有什么希奇，听我表弟和她同行千里，如果我表弟没有见过她的全貌，那才是骇人听闻的事。你可知道，这也是一种手法，故作神秘之状，对每一个人说，只有他一个人见过，于是这个人一定觉得十分荣幸……”

无名氏微微现出激动的样子，道：“你的话很有道理，我见到祈李两位，一定问问他们曾否见过她的全貌！”

夏雪道：“如果你直接询问，恐怕问不出真话，到时要见机行事，使点小手段才问得出来！”

无名氏道：“姑娘说得是……”他忽然停口，侧耳而听，夏雪轻轻道：“奇怪，居然有许多人来啦！”

片刻工夫，左边里许外出现了一群骑士，他们也瞧见这边的人影，顿时疾驰而来。

那些骑士们个个身手矫健，其中有和尚，也有算命先生，形形色色，看去十分扎眼。

转眼间那群人已驰到夏雪他们前面，一个读书人打扮的人阴声笑：“两位居然躲到这沙漠中谈情说爱，这滋味怎样？”

夏雪面色丝毫不变，两眼却严厉地望着那人。另外一个伟岸大汉道：“姑娘不必生气，我们在沙漠中转了许多天，都感到烦闷不堪，故此这位丰都秀士莫席尼跟你们开个玩笑！”

莫庸突然冷笑一声，道：“楚南宫你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兄弟爱怎样说，用不着劳驾代为解释！”

楚南宫虎躯微旋，侧对着丰都秀士莫庸，宏声道：“人家是一个姑娘，你怎可向她胡说八道？”跟着那个和尚接口道：“楚兄说得不错，莫庸你纵然心中烦躁，却不该胡乱向一个姑娘取笑！”

丰都秀士莫庸一见那苦行禅师发言袒助楚南宫，面上虽然仍然含着冷

笑，但其实已软化下来，不敢多言得罪这两人。

灵隐山人插口道：“这一块沙漠没处可去，他们两位结伴而来，确实耐人寻味！”

神指丁岚焦躁地哼一声，道：“喂，你们两位高姓大名？清说出来！”

夏雪冷冷瞧他们一眼，缓缓道：“诸位都是荣封爵位的人物，地位何等崇高，可惜见面不如闻名，敢情个个都是自傲自傲自大，轻薄浮躁之士！”

楚南宫朗朗大笑道：“姑娘说得好，我们这一群的确都是轻薄浮躁，毫无修养之辈。”

苦行禅师诵声佛号，道：“姑娘之言虽是有理，但这等不留余地的说法，只怕会激起众怒，惹出杀身之祸！”

灵隐山人沉声道：“山人看姑娘言谈举止中，高贵而又冷傲迫人，大概就是年前独力诛灭山左四寇的夏雪姑娘，不知是也不是？”

夏雪冷冷颌首，道：“总算灵隐山人有点眼力，我旁边这一位是谁，诸位可看得出来？”

她特别提了一下，倒使得众人不敢小觑那一脸冷漠之色的无名氏，十余道目光，不停地在他身上转动。

灵隐山人道：“好像人人提过，夏姑娘与蓝岳是中表之余，这一位是不是蓝岳？”

夏雪摇摇头，道：“你猜错了，他不是蓝岳！”

神指丁岚大声道：“管他是谁，走吧！”口气之中，尽是轻视的意味。

夏雪面色一沉，冷然瞅住他，道：“这几位我都认得，皆是名列爵位的武林高人，只有这个张狂之徒不知是什么人？”

她这般奚落，当真比重重打上几拳还要使人难堪难忍。何况神指丁岚在沙漠中转了好多天，性情躁郁之极，此时如何忍耐得住？

他越是怒极要出手，外表越是平静，只微微一笑，道：“姑娘力洗山左四大寇，名扬武林中，自然不会识得我这个无知之辈！”

夏雪一点亏也不吃，冷冷道：“当然啦，谁识得你！”这一句顶撞得了岚胸中几乎要爆炸，登时甩镫下马。不过他下马时神态仍然十分从容，生似只是下去跟她理论一番。

丰都秀士莫庸一直盯着无名氏，但见他由始到终，依然冷漠如故。这等深沉之人，他这一生不要说未见过，连听也未曾听说过。因此他更加希望神指丁岚会与夏雪动手，占了上风之后，再看看这人是否仍然冷漠如故？

神指丁岚下马之后微笑道：“夏姑娘不把天下之上放在眼中，定然是身体惊世绝学，丁某却有点不服气，特意要向姑娘讨教几手！”

这时，没有一个人肯出声拦阻，连楚南宫、苦行排师在内，都因这夏雪的做态而感到生气，巴不得神指了岚出手教训教训她。

夏雪毫不在意，哼了一声，道：“丁岚你要我露几手并无不可，但话要事先说明，你希望点到为止？抑是尽情施展以生死相搏？”

神指丁岚虽是怒不可遏，急于出手大折辱她一番，可是此时听她一口叫出自己姓名，分明她早就晓得自己来历，这一来心中立加凛惕，微笑道：“丁某没有意见，悉听姑娘吩咐！”

夏雪转面向无名氏道：“这一位就是江湖以上狠毒驰名的神指丁岚，听说多年来凡是与他动手之人，除了赢得他的或是与他平手之人以外，都不免要惨死在他手中，最轻的也得落个残废终生。”

无名氏淡漠如故，口中含糊地哦了一声。

夏雪秀眉一皱，决然地把头转回来，面向丁岚。但忽又忍不住转身迫近无名氏，在他身边轻轻道：“我虽是处身极为危险之境，但你似乎仍然无动于衷，难道说我的生死还不能使你稍为动心么？”

无名氏露出茫然之色，道：“你要我怎样呢？”

夏雪软叹一声，低低道：“我故意这样激怒对方，为的是瞧瞧你是否仍然毫不动容，唉，你的心肠当真冷硬得如铁石一般。”

无名氏听了这番话之后，他并非白痴，自然明白了她对自己的心意。可是他却感到无法奉答，只好默然不语。

夏雪又在他耳边轻轻道：“假如我等会儿敌不过对方，你会不会出手助我？”

无名氏道：“你要我帮助的话，我出手就是！”

夏雪被这种无情的答话气得眼睛连眨。却听神指丁岚道：“夏姑娘，你的话可有说完的一天？”夏雪立刻跃到他面前，很恨道：“来，我们这一战必定要分出生死，哪一个逃走的话，就是畜牲！”

神指丁岚可想不到这个姑娘真的和自己赌命，暗暗凛惧，但面上丝毫不动声色，缓缓道：“既然姑娘看得起我丁某人，只好遵命！”

那边马上的数人面面相觑，一时都做声不得。隔了一阵，丰都秀士莫庸才道：“这个女孩子看来比我们任何一人都要毒辣。”

楚南宫道：“这叫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目下江湖上新人辈出，这长江后派一点也不弱于前浪，当真可怕得很！”

他们评论之际，神指丁岚已经和夏雪动手。他们每人互攻三招之后，齐齐跃开。

神指丁岚道：“夏姑娘手法神奇绝世，无怪不把天下之士放在眼内！”

夏雪接口道：“好说，好说，你的神指功力深厚毒辣，果然不愧是名列爵榜之人……”

他们表面上互相恭维，骨子里却是唇枪舌剑，斗个半斤八两。丁岚赞她手法高超，意思是说她功力未臻绝顶，火候有限。夏雪则单单点出他的神指，就是讥讽他别的不行。

这两人对答了两句话之后，焕又近身相搏，争锋斗胜。这一回夏雪双掌连环拍出，力量凌厉异常！神指丁岚却专以灵巧迅快手法，卸敌招，攻大穴。

丰都秀士莫庸最是注意无名氏，这时斜眸一瞥，但见他淡漠如故，甚至显出只想看那两人动手似的。

夏雪全神贯注敌人，数招后，他们都不再赌气，各自用出自家擅长的绝艺。而她虽是奇招迭出，却似乎当真限于功力，无法将招数威力发挥尽致，故此神指丁岚所受的威胁不算太大。

灵隐山人忽然挥手引起众人注意，然后轻轻道：“这一次生死之战，虽然与我等无关，但由于我们一道结伴同行，因此情形与平常有点不一样！”

铁胆赵七道：“山人有什么意见？最好直接说出来，不要猛兜圈子。”

灵隐山人道：“我的意思是丁兄既然与我们有结伴同行的事实，则他的生死我们无法不较为关心，诸位以为是也不是？”

楚南宫道：“这话很道理。”

灵隐山人接着道：“如果诸位看法相同，山人就要提出问题，以便征询

各位意见！”

铁胆赵七道：“这太简单啦，大家公决一下，要怎样就怎样好了。”

丰都秀士莫庸冷冷道：“赵兄的话说了等如没说，如果不提出问题，大家如何选择决定？”

铁胆赵七顿时怒声道：“你说的才是废话，我看你只会一味挑拨别人动手，自己却躲在一旁看热闹。如果你对兄弟的话感到不服气，我们大可在此决个生死！”

丰都秀士莫庸冷笑一声，飘身落马。铁胆赵七也跌落马下，急急运功聚力。莫庸为人阴毒狡猾，明知对方与自己同列子爵，武功极高，火拼之下，并无必胜把握。因此，如果讲定必须拼个生死的话，徒然闹个两败俱伤，兼且让别人瞧热闹。念头一转，便故意装出十分激怒的样子，连话也来不及说似的，疾扑过去，举掌就劈。

眨眼间两人已战做一起，情势之激烈，较之夏雪丁岚这一边有过之而无不及。

莫庸暗暗窥视无名氏，但见他对于夏雪的险状视若无睹，面上不曾流露出一丝一毫的关切神色。他这么阴险毒辣之人，这时也忍不住怒骂一声，道：“他妈的，这小子简直不是人！”

铁胆赵七以为他骂自己，勃然大怒，道：“诸位都听见了么？”说时捋袖攘臂，要向莫庸扑去。

灵隐山人举手拦道：“莫兄好像不是骂你。”丰都秀士莫庸这时已举步向无名氏走去，冷冷道：“喂，你叫什么名字？”

无名氏望他一眼，便把头转开。莫庸气得头顶冒出烟，扬手一掌扫去，口中喝道：“我就不信查不出你的姓名来历。”

话声中手掌已堪堪击中对方面颊，但见他不闪不避，神色仍然淡漠如故，倒似是有恃无恐，不把他的掌力放在心上似的。

莫庸在这一瞬间倒感到难以速作决定，此刻他有两个法子，一是将掌力加到十二成，纵然对方练有奇功护体，相信仍可将他击毙。一是将掌力减缩为两三成力量，这一来对方如若练有什么奇功的话，纵然受伤，也不至于十分严重。再说大凡留力蓄势，在武术上来说，变化迅速，不易受制。

他的手掌已沾上无名氏面颊，只见他淡漠得有如没有感觉的石人一样。这时丰都秀士莫庸不由得心头大凛，疾忙撤回大部分真力。

“啪”地一声脆响过处，无名氏已结结实实地被莫庸打了一个大耳光。

只见他跌跌撞撞，冲开七八步远，方始站定身子。丰都秀士莫庸一阵愕然，瞠目望着七八步外的无名氏。

众人都感到十分惊讶，要知他们无一不是武林高手，故此一望之下，已看出无名氏不但没有反抗莫庸的掌势，甚且没有运功护体，故此左颊现出一个清晰的掌印。

莫庸哼了一声，举步向无名氏走去。他面上流露出阴森肃杀的表情，一望而知他这一回必定对无名氏施展重手法。

正与神指丁岚激战的夏雪，本来处于劣处，此时目光一闪，已瞧见无名氏被辱的情形，顿时娇叱一声，指掌并用，一连劈出数掌。这几掌一把接一招，都是奇奥凌厉绝伦的绝着。

神指了岚此时才知道夏雪敢情武功极强，适才不知何故特意败给自己。他本是阅历极丰，久经风浪之士，一看势色不对，立时改攻为守，稳扎稳打。

夏雪此时方始显示真正绝艺，但见她玉掌忽劈忽扫，招数深奥神奇之极，饶他神指丁岚已经是武林中有数高手之一，居然瞧不出她的掌蕴含何种变化，迫不得已身形疾退。

夏雪玉面凝霜，眼露杀机，倏然间斜掠开去，抄截在丰都秀士莫庸身前，迅快如电般一掌劈去。

莫庸但觉她这一掌神奇无方，自己不论是出手封架或者发掌反击，都难免要吃她先击中自己要害。这一惊非同小可，脚尖一点地面，丹田中一口真气；迅捷如飞鸟般蹿掠开一旁。

楚南宫仰天长笑一声，道：“好呀，在这短短十数日之内，竟已屡次得睹帝疆四绝罕世的武学，看来帝疆四绝乃是有意踏入江湖，打破数十年老例，这倒是教武林兴奋震动的大事！”

这些人哪个不想藉此机会多知道一点关于帝疆四绝的底细。是以连神指丁岚也暂时浑忘了早先与夏雪的约定，冷冷道：“帝疆四绝虽是名不虚传，武学深奥神奇，较之目前武林各家派的心法秘技都高上一筹，但丁某忽然想到，假如目下帝疆四绝亲自踏入江湖，只怕业已年迈力衰，无法与时下英雄一争长短了！”

灵隐山人接口道：“丁兄这话大有道理，想那帝疆四绝早在我等踏入江湖以前约二三十年即已驰誉天下武林中一流高手之间，相传这四绝之中，只有一位为人正大光明，是位超然世外的侠义之士。其余三位，都没有什么善是非之念，只凭胸中好恶行事……”

夏雪听他们滔滔论及帝疆四绝之事，嘴角挂着一丝冷笑，并不做声。

苦行禅师轻叹一声，道：“贫僧已是出家之人，本来不该胡乱说话，但关于帝疆四绝，贫僧却略有所闻，目下趁身为帝疆四绝之一的夏姑娘在此，不妨说出来请复姑娘指教！”

他一直望住夏雪，只见她微微动容，当下接着说道：“听说帝疆四绝之中，有一位是侠义之士，为人行事俱光明正大，但早已隐遁佛门或玄门之中，等闲不管世俗之事！”

此外，有两位性情古怪，却不是不分善恶之士。只有一位意气特盛，喜欢乱管闲事，乃至封爵金榜出世，他按着爵榜人名访寻，一共二百余位榜上有名之士，被他一个人杀死大半。”

这桩旧事大概其余的人都晓得，此刻似是忆起音年武林中百余高手相继惨死之事，人人都流出凜然之色。

夏雪接口道：“蝉师你是甘露寺出来的人，目下在江湖上以甘露寺最负盛名，不知是何缘故？”

铁胆赵七道：“夏姑娘如果当真不知其中原故，可就教人十分奇怪那是因为甘露寺中列名封爵金榜之上的，竟有四位之多。以苦行禅师的深湛武功，却也不过是甘露寺中第四位高手而已！”

楚南宫接口道：“泪下武林仅存的数位公爵级及侯爵级的高手，在甘露寺中便占了三位之多，像苦行禅师名列子爵，当今武林中也不易多睹，但在甘露寺仅仅列入第四，由此可想而知甘露寺的盛名并非幸致。”

苦行排师诵声佛号，道：“敝寺全仗诸位这等捧场，方始浪得虚名，其实不算什么。”

无名氏听他们畅论武林中种种秘辛奇事，竟也十分入神。这时突然问道：“甘露寺有一位大和尚，头如巴斗，身高八尺以上，使用一根比鸭卵还

要粗的纯钢降魔样的是不是前三位高手之一？”

众人都讶然向他注视，苦行禅师道：“正是，贫僧的师弟大力和尚，施主何时见过他的？”

无名氏淡淡道：“我也记不得了！”

苦行禅师双目一睁，沉声道：“施主可是祈北海或辛龙孙其中之一？”

无名氏摇摇头，道：“不是！”

苦行禅师哼了一声，道：“哪么施主必是最近武林大大出名的无名氏了？”

无名氏心中动了一下，寻思道：“想不到我这个死了一半的人，居然在武林中也挣到声名，真真可笑得很！”

他虽没有表示，但既不否认，无疑就是默认。苦行禅师冷冷一笑，道：“贫僧师弟太不成才，竟然动施主不起，今日贫僧倒要会一会儿施主手底绝艺！”

他跨开大步向无名氏走去，夏雪微微一笑，道：“苦行排师如果要与他动手……”

苦行禅师双目一睁，光芒暴射，接口道：“夏姑娘可是仗着帝疆绝艺，包揽此事？”

夏雪道：“我的话尚未说完，禅师何须这等着急？我的意思是无名氏根本不会作任何抵抗，神师纵然把他擒回甘露寺去，也不见得面上光彩……”

苦行禅师愣了一下，道：“这话不无道理，但依姑娘之意，便又怎样？”

夏雪道：“禅师最好容我与他私下说几句话，也许有点用处，你不是想见识他的绝艺么？”

苦行禅师道：“姑娘请，贫僧甚为感激！”

夏雪把无名氏拉到一旁，道：“我记得你在见到凌玉姬之前；那时候你生气勃勃，一点也不消沉颓唐。可是陡然间便变了一个人似的，究竟为的什么？”

无名氏淡然道：“称爱怎样想都行！”

夏雪道：“目前并非我想或你想的时机，要知道这六个人都是获有爵位的武林高手，假如我硬是袒护住你，恐怕激起众怒，连我也性命不保！”

无名氏冷漠地道：“你可以走开啊！”

夏雪嚷道：“好，我就走开看你有什么下场！”

话说得狠，却没有真的走开。无名氏可不作声，夏雪顿足道：“你何苦一定要死在他们手底？”

无名氏道：“你想要我怎样做？”

夏雪化嗔为喜，道：“你既然能从甘露寺许多好手中突围而出，武功自然不错，等会儿那苦行禅师向你动手之时，你就出手反击……”

无名氏淡淡道：“好吧！”

夏雪瞅着他，不大放心地道：“你真的出手反抗么？”

无名氏道：“真的！”

夏雪又忧虑起来，道：“那苦行禅师名列于爵，武功甚是高强，你有把握敌得住他么？”

无名氏淡淡道：“那就知道了！”

夏雪道：“假如你敌不住他怎么办？”

无名氏反问道：“我有什么办法？”

那边丰都秀士莫庸道：“喂，夏雪姑娘作的话说完了没有？看起来你们倒像是临歧分袂，生离死别，一派依依不舍的样子……”

夏雪这一回却忍下莫庸的讥讽，她并非愚笨之人，早已想定不可再得罪任何一人，免得了岚多了一个帮手，便可把自己杀死。

她退开几步，道：“苦行禅师请过来吧！”

苦行禅师举步走去，向无名氏合十道：“贫僧本该六根尽除，四大皆空。但施主与甘露寺有一段瓜葛，贫僧既是碰上，只好尽力将施主擒下送回寺去。”

无名氏淡淡道：“随你的便！”

苦行禅师吸一口真气，抱抽一抖，倏地一掌迎面劈去。出手招数甚是凌厉毒辣。

无名氏犹疑一下，但见敌掌已堪堪劈到，旁边的夏雪骇得沁出冷汗，尖叫一声。

无名氏在这间不容发之际，墓地左肩微沉，接着出掌反击敌人前胸。

他的左肩微沉，生似底下踢出一脚，可就迫得苦行禅师必然侧闪，谁知正好碰上无名氏接着发出的掌拍，连忙运气护胸，双袖翻处，左手一招“金丝缠腕”擒拿敌人脱脉，右手大袖猛拂敌腹。

无名氏使出修罗七该中第二诀“圈打”及第五块“扣曲”奥妙手法，揉合在十二散手中的第三招“玉钩斜”之内。

只见他身形微转，双手疾发，不知怎地，一手已抓住对方大袖，另一手直击对方身上大穴。

众人齐齐大凛，都瞧不出无名氏这一招竟是如何使出来的。

只见苦行禅师也使出绝妙招数，左肘一撞，迎面去中无名氏劈上身来的掌势。

掌肘相交，“啪”地一响，无名氏那只抓住对方衣袖的左手顺势一甩，苦行禅师有如断了线的风筝一般，身形斜旋侧退，一直退出七八步之远，总算武功深湛，下盘根基扎得牵固，终于站稳了身子，没有跌倒在地上。

这一手高深莫测，委实惊人之至，周围的人包括夏雪在内，无不震骇失色。

夏雪面色变得十分难看，只因她从他适才沉肩的虚招里，看出无名氏的武功与凌玉姬大有渊源。而她正好也是被凌王姬这一招吓退。

她一想起凌玉姬，便觉得胸中妒火飞腾，难以遏抑，尖声叫道：“无名氏，我有法子教你不能再装出冷淡消沉的样子！”

众人听了又是一阵讶然，都不明白夏雪为何在这个当儿说出这么一句话。

苦行禅师满面通红，秦愤难当，候他又扑过去，袍袖分作上下拂去，袖影中双掌掩映，欲发未发。

无名氏听了夏雪的话，并未放在心上。这刻他既已动上手，便不迟疑，脚下哥地换个方位，一掌劈出。

这一掌在旁观的人看来，虽然无一不是绝顶高手，但仍然看不出十分奥妙。但身在局中的苦行禅师却泛起无法破解之苦，迫不得已，闪开一边。

无名氏顺势移前，横掌扫去。苦行禅师急急命使出大擒拿手法，扣脉门，点穴道。

无名氏掌势微微变化，掌线一挂，苦行排师甩退不及，被他手指勾着，

跌跌撞撞地闪开数尺。

无名氏一招得手，跟踪又上，一掌向他心口击去。这一掌发得恰是时候，苦行禅师因重心不稳，简直无法举手御敌。

旁边观战的一群高手纷纷厉声大喝，但他们也因想不到苦行禅师立即落败，是以人人毫无准备，此时只能厉声大喝，却无法付诸行动。

无名氏手掌已堪堪击中对方心口上的大穴，这一掌落去，苦行排师非死不可。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突然收回手掌，侧转脸向夏雪愕然道：“你刚才说什么？”

苦行禅师本是当代高手，得到这一线生机，顿时抽出右手，骄指点去。

无名氏话声甫歇，苦行排师指头已点中他腋下大穴，登时倒在地上。

苦行禅师举起右脚，踏在无名氏心窝之上。忽然怔住不动，凝眸寻思。

夏雪冷笑一声，道：“祥师可曾杀死了他？”话声中流露出无限杀机。

神指了岚认为机会已到，倏然跃了上去，站在苦行禅师身边。

苦行禅师似是寻思什么重要之事，因而没有理会夏雪的话。夏雪身形一晃，已欺近苦行禅师，出掌劈去。

神指了岚一指测点过去，迫得夏雪无法不还手封架。

这两人顿时激战起来，夏雪心存根火仇焰，这一回辣手尽出，十把左右，就把神指了岚迫得连连倒退。

楚南宫大喝道：“夏姑娘不可胡乱伤人！”喝声中上前一拳遥击过去，苦行禅师突然回醒，枪上去发招帮助了岚。

夏雪武功再高，也架不住三个高手一齐发招，顿时被迫飘身闪开。

铁胆赵七检视一下无名氏，响亮地道：“苦行禅师并未施展毒手杀死无名氏……”

这时，夏雪乍退反进，双手招数齐发，同时之间，攻袭神指了岚、楚南宫及苦行禅师等三人。见她的手法奇奥，功力深厚，出手非同小可，那三人谁也不敢不发招抵挡。

夏雪翔动灵活地飞旋进退，一招接一招向那三人攻去。

楚南宫欲退不能，勃然大怒，施展出神拳威力，凌厉反击，神指了岚及苦行禅师也齐施绝艺，顿时形成三人围攻之势。

瞬息间已座战了十余招，夏雪已落在下风。丰都秀士莫庸冷冷道：“诸位务必用心将此女击毙，不然的话，今日之事传出江湖，不但成就了她的名，而且后患无穷！”

莫庸为人狠毒，觉得非干不可，立刻展动身形疾扑上去，参加围攻。

铁胆赵七及灵隐山人尽管都感到应该出手，赶紧杀死夏雪，以免生变。但他们究竟都是成名多年的人物。自从出道以来，别说是六个声名相若的人合力围攻一个女孩子之事未曾做过，连两人联手攻敌的情形也没有过。是以不禁犹疑不前。

忽见那楚南宫首先撤出圈子，垂头丧气地走开一旁。接着那苦行禅师也纵开丈许，面色凝重地摇头叹息。

这时只有神指了岚、丰都秀士莫庸双战夏雪，急切间竟占不到上风。

楚南宫大踏步走到苦行禅师身边，苦心笑道：“禅师，咱们今日已栽个大跟头啦！”

想不到帝疆四绝的武功这等深奥玄妙！”

铁胆赵七跃过去，疑惑道：“楚兄几时受伤的？”

楚南宫摇头道：“兄弟虽然未曾受伤落败，但凭我等在武林的身份声名，三个人合力围攻她一人，尚且座战多时，无法取胜，在兄弟的看法，比战攻身败还要羞耻！”

苦行禅师长叹一声，道：“楚兄这等说法，教贫僧更无害身之地了！”

他们谈论了几句，那边已激战了将近二十招，夏雪武功虽是神奇奥妙，但面对的两人皆是当世间大名鼎鼎高手，各具绝艺，这时已居于劣势。

墓地远处出现一匹红马，缓缓驰来。

灵隐山人凝望了一眼，大声道：“诸位请看那匹红马是不是恶石谷巫婆子的火龙驹？”

众人都向那匹红马望去，楚南宫道：“不错，正是巫婆子的火龙驹，但马上之人似是个年轻男子，巫婆子怎肯将这火龙驹借与别人骑用？”

铁胆赵七道：“马上之人大概是巫婆子的门下！”

灵隐山人皱眉道：“这是唯一的理由了，但山人似乎从未听说过巫婆子居然收起徒弟？”

那匹红马倏然扬蹄疾驰，这马不愧是驰名天下的神驹，但见宛如掣电般划过漠漠黄沙，转瞬间已冲到近处。这时马上骑士的面目可就清清楚楚地呈现众人眼前，只见他长得剑眉虎目，唇红齿白，英风飒飒。

这些人在夫人府中已见过年轻高手蓝岳，顿时都蓄势戒备。

那火龙驹来势绝速，眨眼间，已到众人面前，只见那火龙驹竟不停顿，倏然向动手的三人冲去，宛如一道红色闪电般疾掣，“刷”地已冲过那三人，出去两三丈远。

在这一惊而过之际，神指丁岚被蓝岳俯身一掌猛劈之势迫退七八远，那丰都秀士莫庸则被火龙驹铁蹄迫开大半丈。夏雪举目一瞥，面上泛起欢愉之容。

那匹火龙驹去来如电，眨眼之间，竟已兜转回来，宛似星渡虹飞，蹄声乍送入耳，火龙驹已掠过夏雪身边。夏雪但感纤腰被一只强壮的手臂拥住，登时双脚离地；转瞬间已离开了原处五六丈之远。

一众高手只剩下目瞪口呆的份儿，那边蓝岳把夏雪放在身前鞋上，沉声道：“表姐，无名氏呢？”夏雪尚未回答，蓝岳已瞥见地上横卧着的人，接着道：“可就是地上那厮？”夏雪颌首道：“对了，他已被苦行禅师点中大穴……”蓝岳打断了她话，自语道：“是苦行禅师？对了，听说，无名氏曾突出甘露寺高手重围，那和尚无疑要把他带回甘露寺处置。”他快意地笑了一尸。

夏雪听出他口气中隐隐流露出仇恨，立即接口道：“他此刻可能已经死啦！”其实她早先明明听到铁胆赵七大声说他未死的话。

蓝岳哦一声，道：“那就行了，……”这时，那边几位高手正要开腔，蓝岳却倏地勒转马头，疾驰而去。他胯下的火龙驹奇快异常，转眼间已驰出老远。

楚南宫振腕长叹一声，缓缓道：“看来当今武林局面，不久就得落在这一辈后起之秀掌握之中啦！”灵隐山人接口大声道：“楚兄之言虽是有理，但要想挽回大局，压抑这批少年的气焰，却也未尝没有办法！”

正说之时，远处又出现两匹坐骑，疾驰而来，众人都转眼望去，却没有一个认得出他们是谁？灵隐山人道：“哼，又是两个年轻之辈！”口气中颇不自然。

楚南宫记起灵隐山人之言，问道：“山人早先提及要压抑这些后辈的气焰并非没有办法，敢问是何妙策？”

灵隐山人环观众人一眼，道：“这办法说了也没用，眼下咱们这几个人已经勾心斗角，没有一人不存有猜疑忌恨之心，这样不但无法压制别人气焰，适足以予那些后起之辈以可乘之机！”

他们听了此言，若有所悟，铁明赵七沉吟道：“灵隐山人话中之意，似是要我们几个人暂时扫弃前嫌，以外敌为重之意，不知兄弟猜得对也不对？此法似乎不易实行，要我们暂时和好，不再自相掣肘，倒也不难。如果进一步要联手击敌，可就不易办到了！”

灵隐山人沉声道：“这有什么办不到的？试想以我等数人的力量，纵使对方乃是帝疆四绝门下，得到真传，我担保定必难以在我们手下逃生。既然不留活口，则对我等声誉毫无损害。”

那几个人都默然不语，楚南宫不以为然地微微摇头，苦行禅师却似乎在想什么心事，不知道有没有听见他们讨论这件事的意见。

那两骑越驰越近，不久工夫，已到了两丈以内。

众人严肃地瞅着那两骑，只见其一相貌粗豪；体格彪壮。其一面白无须，眉宇间笼着一股煞气。

这两人早就仔细看清楚每一个站着的人，此时四道目光都凝注在地上僵卧不动的无名氏。

那个粗豪汉子扬鞭洪声道：“是哪一位杀死了无名氏？”

苦行排师诵一声佛号，道：“贫僧是甘露寺苦行禅师，两位想来就是祈施主和辛施主了？”

粗豪汉子长笑一声，道：“不错，我就是祈北海，这一位是辛龙孙！弹师见到我们两人，想必已生出擒拿我们回甘露寺之心了！”

辛龙孙用丝鞭轻扫祈北海，道：“祈兄退开一点，兄弟有几句话跟你说。”

他的声音不小，是以那边众人全都听见。祈北海点点头，却先向苦行禅师道：“大和尚你放心，我们只说几句话，绝不逃走。”

当下两人策马退开文许，辛龙孙悄声道：“那几个人都是名列爵位的当代高手，此所以兄弟十分留意他们的表情……”他顿一顿，接着道：“祈兄对此可有什么高见没有？”

祈北海缓缓道：“辛兄之意，可是怀疑他们会联手对付我们，是以预先商定对策？”

辛龙孙道：“正是，正是，若然他们只有三四个人，纵然不顾盛名合力对付我们，尚可不怕。但他们竟有六人之多，我们就不得不多加小心了！”

祈北海虽是粗豪自傲之人，但这些日子以来，也深知辛龙孙的性情为人，其骄傲自大之处并不下于自己。是以目下格外重视他这个猜测。

辛龙孙又接着道：“祈兄请瞧一瞧地下遗迹，蓝岳的火龙驹又像对付你我一样来回疾驰，此刻已古无踪迹，可见得他也因形势不对，所以急急突围而逃！加上那边凌乱脚印，可以证明这些人曾经以众敌寡，对付蓝岳一个人。”

祈北海觉得这个难题无法解决，不禁皱眉道：“以辛兄的看法，我们该怎么办？”

李龙孙沉吟一下，道：“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马上转身离开此处！”

祈北海环眼一睁，道：“这法子也使得么？”

那边人丛中传来一声冷笑，接着一个阴森森的嗓音道：“喂，你们商量好了没有？我们还要起程赶路！如果你们畏惧苦行弹师的威名，趁早夹起尾巴滚蛋，反正苦行禅师今日志不在你们，等以后跟你们算帐！”

正是请将不如激将，那辛祈两人本来商定要走，被莫庸一激之下，不约而同地飘身下马。

两人脚踏实地之后，不由得相顾一笑，辛龙孙道：“我们脾气相似，到底忍之不住！”

祈北海道：“我宁死也不愿被这些匹夫们侮辱，辛兄上啊！”

两人大踏步冲了上去，苦行排师也举步相迎。双方蓄势运力，一触即发。在苦行禅师后面的神指丁岚、丰都秀士莫庸、灵隐山人等都准备出手，只等那两人露出本事，果真不是凡俗之辈，他们就按照早先所商定的法子，来个以多为胜，务必把这两个后起之辈当场杀死。

祈北海道：“这一阵该由兄弟先上……”辛龙孙接口道：“祈兄记错啦，应该轮到兄弟才对！”

两人口中说着话，手脚并不闲着，齐齐抢先发招，顿时形成以二攻一的局面。

苦行禅师虽然上前迎敌，但他似乎怀有沉重心事，是故有点魂不守舍。第一招应付敌人之际，便已露出破绽。

他们这等一时高手交锋相搏，胜负之机，往往系于一招半式之上。苦行禅师第一招应付得不对，登时失去机先，只见辛龙孙、祝北海两人秦掌倏然忽发，每一招都可以立毙强敌。

那莫庸、丁岚、灵隐山人等数人一见苦行弹师形势危殆，登时移步上刚。

楚南宫本来想拦阻众人不可以众欺寡，可是目下情势，一则对方先启其医端，以二敌一。二则苦行禅师方一接触，便自不支。如果拦阻的话，苦行禅师定必立时血染黄沙无疑！是以又不能开口拦阻，方一迟疑，那三人业已跃到战圈之中叱喝连声，一齐出手。

这两场剧战都有山摇地动之势，但见人影免起鸡落，星抛丸掷，迅急处直教人分不出面目。强劲的拳风掌力，刮得周围一文以外的尘沙迷漫飞扬，但在战圈之内却反而天清气朗，点尘不扬。

躺在沙地上的无名氏此时却缓缓睁开眼睛，并且侧转向激战之处望去。此刻他虽是晓得自己被制的穴道业已仗着无上玄功冲开，全身均可活动自如，但他仍旧漠然如故，毫无改变现况之意，更不会想到要不要出手相助的问题。

无名氏他本来连自解穴道也懒得去做，可是忽然被一些尘沙飞溅人鼻孔及嘴巴内，使得他奇痒难过，因此不知不觉运起凌玉姬所传的内功心法，转瞬之间，一股热流从丹田升起，穿行于全身经脉之间，轻而易举地便即冲开被苦行排师制住的穴道。

那祈辛两人尚在竭力苦战，他们若不是所学手法奇奥，使得对方往往无法破解而暂时闪退的话，这刻早就血染黄沙，尸横就地了。

正在危急之际；数丈处的一座沙丘后面陡然传来朗朗笑声，接着一匹浑身血红的神驹疾如电闪般驰出来。

鏖战中港人耳中听到笑声，无不分心转眼去瞧。但见一道红色长虹急

骤飞到，倏忽间已停在众人旁边一文以内。

红色神驹上坐着蓝岳及夏雪二人，这两人的武功不同凡响，莫庸等六人早就戒惧于心。同时那匹火龙驹因脚程特快，并且善知人意，因此几乎也可以当作一个高手看待。

苦行神师一直都显得魂不守舍，这刻忽然跃出战圈，垂头叹息。

祈、辛两人倒没有想到这蓝岳及夏雪会出手相助，不过他们的出现，却刺激得他们奋起余勇，连攻数招，眨眼间把敌人迫开，趁机跃出圈外。

蓝岳朗声道：“想不到位列爵榜中的高手，尽皆是不择手段的无耻之辈！”

夏雪接口道：“祈、辛两位即速上马，我等暂离此地。”

祈北海和辛龙孙跃出圈子之后，登时感到四肢发软，真力消耗殆尽。夏雪之言正中下怀，连忙提一目真气，双双向坐骑跃去。

这四人一共三匹马扬起尘沙，向南而去，远远还听到蓝岳传来朗朗笑声。

那祈辛两人从大难中脱身，都感到如梦如幻，一直走出老远之后，才稍稍清醒。

辛龙孙大声问道：“蓝兄何故现身相助？”

祈北海接口道：“今日既然蒙你解围，你心里想怎样，不妨坦白说出来！”

蓝岳朗笑道：“我料两位必有此一问，实不相瞒，蓝某此举并非仅为两位着想，却是为自己的利益打算，方始匆匆现身赶去！”

祈、辛两人都感到十分意外，面面相觑。辛龙孙道：“蓝兄的话实在教人猜想不透！”

夏雪接声道：“不但两位想不懂，连我听了也觉得莫名其妙！”

蓝岳道：“两位毋须妄加猜测，在我说出理由之前，有一句话先向两位声明，那就是我们之间尚未打出一个结果，这段公案日后总得有个了断！”

他停顿一下，接着道：“俩位可知道那几个名重一时的高手为何会联手合攻，竟不怕同道耻笑之故么？”

祈、辛两人对这问题当真感到茫然，不但是他们，就连夏雪也想不透是何缘故？

蓝岳道：“我在远处一直瞧着你们的情形，忽然醒悟他们竟是因为你我等比他们年轻一辈的人，个个身手不凡，大有压倒他们之势，他们唯恐地位不保，所以联合起来对付我们年轻一辈之人。你们定然记得起初他们以一敌二之际，并未落败，但跟着剩下的三个也一齐出手，便可以测知他们必有此心，故此才以多为胜，非杀死你们不可！”

辛龙孙道：“蓝兄之推测丝丝入扣，兄弟甚感佩服！”

祈北海怒道：“他们这么不要脸，我们也可以如法炮制，要他们之中有人落了单，哼，哼；我们就不跟他客气。”

蓝岳微笑道：“据我所知，凌玉姬要到那天龙！田寺去，而夫人府的破姑率了这一众高手，除了追赶凌玉姬之外，也是要到天龙旧寺去，我们还有机会与他们碰头！目下最好先回转去找到凌王姬；把无名氏的结果告诉她！两侠意下如何？”

辛祈两人都没有意见，他们也想知道这一回和凌王姬见面后，她是否仍然不说话！

第八章 天龙旧寺马痴戏情侠

且说楚南宫那边六名高手怔了一阵后，灵隐山人首先咦了一声，道：“诸位快看！”

众人循着他手指之处望去，只见无名氏仰卧沙上，睁眼呆呆着天空。急切问没有一个人看出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灵隐山人沉声道：“他适才侧面向着我们，就在我瞧他之际，把面转回去望着天空。”

神指了岚哼一声，道：“山人之意，可是说此人身遭穴道禁制之后，居然尚能动弹么？”

灵隐山人道：“正是此意！”

苦行禅师一言不发，大步走过去。其余五人相继纵过来，以防万一。只见这位甘露寺名手弯腰俯身，迅快地伸掌向无名氏拍去。

无名氏虽然睁大眼睛，可是望也不望他一下，更没有出手抵抗。任得苦行禅师一连三掌，迅快如风般拍在身上。

丰都秀士莫庸冷冷道：“此人虽是由苦行禅师擒住，但他释放之时，应该告知大家一声才对！”

众人莫不露出惊讶之色，都想不透若行禅师为何忽然出手解开无名氏的穴道。还有就是灵隐山人刚刚说无名氏头颅能够转动，目下这一来可就不晓得是真是假了！

苦行排师没有理睬丰都秀士莫庸，俯首望着无名氏，道：“施主可以起身啦！”

无名氏冷淡地嗯了一声，果真缓缓起身，苦行禅师指一指他的马匹，道：“施主如要离开此地，最好取回马匹。”无名氏一言不发，举步向马匹走去。

丰都秀士莫庸疾跃上来，拦住他的去路，阴冷地道：“无名氏你可是真的不怕死么？”

无名氏淡漠地抬眼望住他，两人四目相对，过了一会儿，无名氏才道：“你要我如何答复？”

丰都秀士英康道：“我要知道你的想法，并非请你反问我的意见！”

苦行禅师诵声佛号，道：“莫兄怎可迫人回答这种问题？”他说话之时，流露出作势欲上的姿态。

莫庸早已知道无名氏手法奇奥，功力深厚，再加上这个强敌苦行禅师，形势确实不利，不觉退了一步。

神指丁岚疾跃上去，站在丰都秀士莫庸身边，冷冷道：“莫兄这一问正是我等都想知道之事，样师你最好少管闲事。”

莫良得到丁岚支持，登时声势大壮，汹汹踏前一步。

灵隐山人上来排解几句，双方便就此罢休。苦行禅师叹口气，道：“贫僧一直在想，刚才乃是趁无名施主分心之际，突然出手方始点住他的穴道，因此业已证明贫僧武功不足以将无名施主带回寺去。”

楚南宫道：“排师因此把他穴道拍开，此举光明磊落，兄弟甚感佩服！”

苦行禅师及心地苦笑一下，道：“诸位如果还要到天龙寺去找武林太史，恕贫道不能相陪了！”

楚南宫道：“弹师不愿前往，自是无法相强，但目下我们先得找回凌玉姬及疾姑才行！”

苦行禅师颌首道：“我见到破姑，跟她说一声就离开这块沙漠，只不知她们目下在什么地方？”

灵隐山人道：“蓝岳他们也许知道，啊，说不定无名氏也知道，禅师不妨问问他！”

苦行排师如言向无名氏一问，无名氏向南指一指，道：“就在那边一个帐幕里……”

众人都露出欣喜之色，纷纷上马，楚南宫向无名氏道：“你可愿跟我们走么？”

无名氏淡淡望他一眼。楚南宫摇摇头，道：“你是我生平所见最怪的人，随你的便吧，我给你留一点水和干粮。你如果想一辈子流浪在沙漠中，谁都管不了！”

他迅速地留下一个水囊和一些干粮，放在无名氏坐骑后面。之后，这六名武林高手策马向南而去。

无名氏也骑上马，任得那匹马放步走去。晚上他就睡在马匹旁边。他虽是对自己摸不关心，但对于马匹却照顾得很周到。

第二日走到落日时分，忽然在沙堆中发现一只黑白相间的鸽子。

无名氏不知那鸽子是死是活，连忙跳下马，把鸽子抬起来，发觉这头鸽子已经十分僵硬，大概已死了好多天。

他喃喃自语道：“咦！此鸽骨格粗壮，翎毛强劲，乃是信鸽中上佳良种，为何会误入沙漠之中以致力尽而死？”他自语之时，手指已缓缓解下鸽颈的小小信筒，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小卷纸头。

无名氏取出来展开一看，纸上写着：“闻悉有十余高手均赴天龙旧寺找汝，此辈均属封爵金榜上列名之士，可速隐避。二十年如一弹指，此鸽已老，未悉尚能抵达旧地否耳？”下面署着“痴人旧友拜启”，左面画了一匹小小的马，却栩栩如生。

他看了之后，参以刚才听到那六人的对话，顿时明白这封信乃是致天龙旧寺中的武林太史，叫他即速避开这些封有爵位的武林高手。同时也明白了此鸽敢情是年老力衰，因此半途力竭而死。只不知这个写信的人是谁？

于是，他又上马继续那没有目的的行程，手中还捏着那张纸条。

走了一程，他无意中发觉纸条另一面还有几个细字，写着的是：“风闻老柯已逝，痴人旧友零落殆尽矣！”他看了之后，因不晓得是谁，是以无从感慨。不过他对于“痴人旧友”这个名词却觉得很别致，当下随手把纸条放在怀中。

不久，那马驮着他走上一座小丘。他放眼向前望去，陡然大感震动。

但见斜阳夕照之下，一座业已残破的古寺就在前面数里之处。那寺庙虽然大部分已经变为颓墙败壁，但那仅存的一部份仍然掩不住雄伟巍峨的气象，令人想到此寺昔年必是金碧辉煌，气象万千。

无名氏虽然对一切都消沉冷淡，可是在这沙漠之中忽然见到这座巨大破落的古庙，却也禁不住心波荡漾。眺望了一阵，便纵马向这座古庙驰去。

这座古寺只剩下几间还有绿瓦的屋顶，其余都坍塌残破，但因占地极为广大，如果有人躲藏在短垣败壁之内，真不容易找到。

不久工夫，无名氏已经驰到寺门，马蹄踏上方石所铺的路上，发出清脆的声音。

他把马匹随手系在一根石柱上，然后向寺内走去。只见正面的大殿已经毁坍了一半，倒是左边一间较小的殿堂完好无损。因此，他向左边殿堂一直走了过去。

殿堂内光线甚是黯淡，无名氏走过去之后，不须用眼睛去看，已感觉出殿内灰尘堆积，竟是久无人打扫的光景。

他接着穿过殿堂，从偏门出去，但见院落回廊、重重无数。原来他在远处眺望时，虽是觉得这天龙寺破毁了大半，但因此寺极为广大，因此所剩下的一部分仍然不小，不似感觉中只有一两间屋顶尚存。因此无名氏微感惊讶，信步向里面走去。

触目尽是一片荒凉死寂，他几乎每一个梯院都瞧过之后，天已黑得不能再黑。当下他回到殿堂，随便在墙边坐下来，靠着石墙瞑目不动。

不知不觉到了半夜时分，他一直用这个姿态坐着，动也不动。

在这一段时间之内，他偶尔听到周围好像有点异声，但却不是人或兽类弄出来的声音，如果换了常人，必定起身到处瞧瞧。但这无名氏根本什么都不在乎，甚至连挪动一下身体也懒得去做，也不睁开眼睛。

攀然殿堂中出现一团火光，这团火光缓缓移向无名氏，移到切近，可就把无名氏照得清清楚楚。

无名氏不大情愿地睁开眼睛，只见那团火光乃是从一支蜡烛上发出来。烛光后面，出现一个须发如银的红面老人。

这个老人不但面色红润，目光炯炯有神，而且神情间显得活力充沛，如果他把银发白须去掉，那就大概只有三十来岁的样子。

他们互相对望了一阵，无名氏淡淡地移开眼光，既不动弹，也不说话。

那个红面老人持烛望着他，过了很久，见他仍然没有半点反应，忽然间纵声大笑。

殿堂中一时尽是他的笑声。这红面老人不但面貌看来年轻，连声音也十分响亮，听起来生像是二三十岁人的嗓音。

他笑了一阵，把手中蜡烛放在地上，然后走到无名氏身边，蹲下来伸手拍一拍他的肩膀，道：“小伙子，真沉得住气，你叫什么名字？”

无名氏谈谈道：“我没有姓名！”

那红面老人征一下，道：“真的？”五指如钢钩般抓住无名氏的肩膀。

无名氏痛得一咧牙，却没有反抗，甚至连运气护体也没有。

那红面老人立刻放松五指，讶然道：“你大概不会晓得我这千毒措威力不比等闲，肩肿骨碎裂之苦尚可忍受，但我指上千毒侵入体内，却比死上十次八次还要痛苦……”

他说到这里，但见无名氏毫不动容，倏然住口，凝眸望着他。过了一会，哈哈大笑道：“老弟你真行，我平生从未曾见过像你这么深沉之人！”

无名氏别转头，淡淡道：“老人家你老是一个人自言自语也不嫌麻烦么？”

红面老人听得一怔，道：“你不愿跟我说话，是也不是？”

无名氏虽是对一切都不感兴趣，心如稿木死灰，可是毕竟是知书识体

之人，讲究的是尊贤敬老。是以勉强笑一下，道：“老人家猜得不错，我不想说话！”

红面老人道：“你不愿跟我说话没有关系，我只想知道一点，那就是你可是当真不怕我的千毒指的厉害？”

无名氏缓缓道：“我根本不识得何谓千毒指！”

红面老人泛起疑惑之色，道：“那么你为何不辞辛劳，到这天龙旧寺来？”

无名氏摇摇头，没有回答。那红面老人冷笑一声，修然伸出右手，快如电掣般搭在他肩胛之上，五指分开抓住，就像一只强有力的钢爪似的。

无名氏但感一阵剧痛，不由哼出了声。

红面老人冷冷道：“老夫晓得你乃是冲着老夫而来，但目下势单力孤，是以不敢反抗！”

无名氏摇摇头，本想辩说明白，但忽然觉得这一切都无聊得很，便懒得开口，肩上的疼痛虽然不减，可是此刻他陡然觉得这个身体似乎不属于他的，因此，也就不觉得难以忍受。

这一瞬间，他突然记起自己以前那一段推心勃勃，生气盎然的日子。那是自从在东海狂人来洛的绝壑天牢，与凌玉姬在口头上结为夫妇之后。他用尽毕生的精力智慧苦练她传授的武功，此后虽然一直离开了凌玉姬，可是仍旧充满斗志，日夕苦练武功，进境神速异常。

但前天在这大漠中再见凌玉姬之后，他就……

无名氏并没有故意追究自己为何忽然又恢复了过去对人生消沉麻木的态度，但他却晓得这是由于凌玉姬忽然对待他有如陌路之人一般而致。他的脑海中掠过凌玉姬的影子，便不由得泛起一丝苦涩的微笑。

那红面老人似乎也委决不下是不是立刻就下毒手，把这个奇怪的年轻人震死当场。

过了一会儿，红面老人突然松手，道：“当真是条不怕死的好汉，你到底叫什么名字？”

无名氏漠然道：“我没有姓名……”陡然间记起一件事，接着道：“老人家你可是凌波父？”

那红面老人倏然震惊地瞪大眼睛，过了片刻，才道：“你不是来这天龙旧寺中找我武林太史居介州的么？”

无名氏摇摇头，道：“另外有一批人才是找武林太史的！你老既是武林太史居介州，自然就不是凌波父啦！”

那红面白发老人道：“哦？你觉不是和那些人一路的，刚才险些铸成大错！我坦白告诉你，我也不是武林太史居介州，他业已离开此地！”

无名氏随口道：“那么你老就是痴人旧友中……”

那红面白发老人惊讶得大叫一声，道：“好家伙，他怎知道这世上有痴人旧友？怎知道帝疆四绝中凌波父的姓名？这都是武林秘密……”

无名氏见他激动惊讶时，生像天真未凿的孩子，不知不觉对他生出好感。

于是他在囊中取出那张从信鸽身上取下的纸条，交给那红面老人。

那红面老人见了纸条，面色突然变得十分苍白，无名氏注视他一眼，只见这个老人眼中滴出泪珠，接着生像小孩子般哭起来。

无名氏已忘却了自己，柔声道：“你老别哭，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那老人白发乱颤，道：“那只小鸽子跟随我二十多年，可怜它最后还是为我卖了性命……”

无名氏听了征一下，忖道：“这位老人家为了一只信鸽，也流下泪，正所谓不失赤子之心的人……”

当了他向这老人柔声劝解了半天，那红面老人总算悲哀稍减，并且对他的同情表示十分感谢。

老人道：“不知你能不能了解我这么一个孤单的人，陡然间失去忠心的友伴的悲伤！”

我以前养了很多很多的马，但后来有一匹我最喜爱的被人带走，于是我通通都不要了，二十年来，只有这只小鸽子陪伴我！前几日为了要通知老居，只好教它走上一趟，唉……”

无名氏设法撇开“鸽子”这个题目，当下问道：“你老只不过失了一匹马，其他的马都通通都不要了，这是什么缘故？”

那红面老人道：“我平生爱马成癖，所以在痴人旧友群中，称为马痴。那时候我拥有上百良驹，匹匹都是罕见佳种。其中有一匹名叫……”

这红面老人沉吟一下，接着道：“唉，提起来仍然使我伤心不禁。那只小家伙不但有日行千里的脚程，而且善解人意，连武功也学会不少！我日夕和它在一块儿，几乎就等如我的儿子！自从失去它之后，我见到其余的马就想起它，所以干脆通通都不要啦！”

他提起这些旧事，依然是一片深情，无名氏大为感动，忍不住问道：“老人家作既然这么喜爱那匹马，为什么让别人带走？”

红面老人叹口气，道：“当然是不得已之事，你想难道我愿意失去它么？”

无名氏一听就明白这老人不愿把内情说出来，便不再问。兜转话题，道：“你老的好友武林大史居介州可是已经闻风避开了？”

红面老人道：“不，我到此地时已经没有见到他，我正想查个水落石出！若果他乃是被先我而来的人杀死，哼，哼，我这个一生都未曾杀过人的老头子说不得临到老年也得大开杀戒啦！”

无名氏道：“为什么在封爵金榜上有名的人，都要向居老先生寻仇生事？”

红面老人道：“说来你或者不相信，你和那些人无冤无仇，并且由于他的封爵金榜一出，许多人因而一举成名！但他们都像苍蝇见血一般，二十年来苦苦跟住老居，千方百计要谋害他。”

无名氏道：“这话实在令人难以相信。”

红面老人接着道：“皆因老居的封爵金榜上，没有帝疆四绝的姓名，还有方外一神尼与及我们几个痴人旧友均未列名榜上。”

无名氏尚未听出究竟，那红面老人陡然想起一事，眼睛连眨，道：“我把武林中的内幕秘辛都告诉你，可是我连你姓名也不晓得，你看是不是太不公平了一点？”

无名氏呐呐道：“我……我……”他感到自己不能再说没有姓名，因为此事虽属真情，但教对方如何能够相信？

却听红面老人接着道：“林先告诉我，怎会晓得凌波父的名字？那帝疆四绝的武功世上尚有知道之人，但他们的姓名，却没有人晓得。除非你是帝疆四绝的门人或者是我们痴人旧友群中哪一个的后辈？”

无名氏沉吟道：“这个……但个……”他本想告诉这位老人关于凌波父此名乃是听自凌玉姬之口，可是一想起凌玉姬，他就陡然感到心灰意冷，不愿意再提起她的姓名或有关她的话题。

红面老人沉重地叹息一声，道：“年轻人你既然什么都不肯说，那就算了……”

无名氏连忙道：“啊，你老千万别误会，我……我是……”他是为了什么到底没有说出来。

红面老人站起身，道：“你不说也没关系，我总算从你口中得知我的小鸽子的命运，仍然要谢谢你！”

他吹灭了烛光，步声渐渐远去，一忽儿便不知去向。

无名氏自个儿在黑暗中发了一会儿怔，心中充满了歉疚之情。

过了一会儿，他起身向殿后走去。后面地方甚大，院落无数。他仅着夜眼，虽在黑夜之中，仍然可以瞧见周围的景象。

经过好几重禅院之后，眼前便尽是残坍的屋宇。他在废墟中转了一阵，陡然发觉一堵破墙之后，透出微弱的烛光。

无名氏暗忖烛光透出来之处，大概就是那红面老人想息之地，于是放步走去。

转过那堵破墙，但见在墙边烛光之下，有两个人对面而坐，当中有张石几，几上放满黑白色的棋子。

无名氏此刻也不由得感到诧异，走近一点，只见那两人都垂首望在几上棋评，双手支颐，动也不动，似是双双陷入沉思之境。

他晓得凡是善奕之人，每每不分昼夜沉迷在棋局之中，是以反而不感到诧异，走了过去，眼光落在棋杯之上。

只见局棋已到了中局，双方都布防严密，此刻也不晓得应该是黑抑是白的下子。

他瞧了一阵，越看越觉得这局面十分奥妙，无论是哪一方下子，都有无从措手之感。

再看下去，又发觉双方均有危机四伏，无怪这一着如此重要。因为一方面要挽救危局，另一方面又须制占机先。

他瞧来瞧去，觉得双方局势几乎都是一样，这一子下去，直是瞬息烟云，千变万化。

因此，越看就越不知如何下子才对，更由于其中种种奇妙的变化而无法收回眼光，一路路推敲研思下去……

也不知过了多久，无名氏但觉胸中血气翻腾，原来他用心思索过甚，但每一着都无法想得透。因此他一方面烦躁不安，一方面又舍不得随意把任何一着下去时所引起的无穷变化不推研下去，也就是说每一看都不能半途而废。这一来便生出强烈难耐的欲望被抑制的痛苦，以致屡次三番差一点就呕出心血。

这时，已经是曙光破晓，天边微露一片鱼肚白之色。在棋评边的蜡烛却只燃去一点点，看来这种特制蜡烛一定可以点上好多个夜晚。

一条人影出现在无名氏背后，接着转到他的对面。烛光之下赫然可见这人正是那个白发红面老人。

他面上流露出惊讶之容，望着那个俊美的年轻人，但无名氏却似乎根本不晓得那红面老人出现，眼睛转也不转。

红面老人忖思了一下，陡然伸手弹熄那只蜡烛。棋评墓地隐没在黑暗中，无名氏因突然黑暗之故，纵有夜眼也无法立刻就瞧得见，是以任一怔神，抬头望去。

红面老人洪声道：“你在想些什么？”

无名氏震动一下，这时才清醒过来，忽然感到全身乏力，胸口恶闷，喉咙间热血翻腾，整个人难受已极。当下颓然坐在旁边石凳上。

红面老人定睛望着他，露出讶异之容，过了一会儿，道：“你现在觉得怎样？可支持得住？”

无名氏缓缓道：“现在好啦，你老怎会晓得我身体不舒服？”

红面老人道：“我当然知道，而且我还晓得凡是懂得奕棋之人，见到这一局棋，无不沉迷其中，最多一个时辰就呕血而死！”

无名氏心头一震，转眼望着老人，道：“这么说来，那支蜡烛是你点燃的，是不？”

红面老人点点头，道：“此烛经特别制炼而成，可以连续点燃四十九昼夜。”

无名氏眼光投到坐在身边支颐沉思的人身上，缓缓道：“他们已对奕了多久？”

红面老人道：“据我看来，一个最少也有十多年了，另一个是后来参加的，我看大概也有四五年之久！”

无名氏叹了一口气，道：“他们一直坐着不动么？我们讲话他们可听得见？”

红面老人道：“你刚才没有瞧清楚他们么？他们剩下的尽是骨头，血肉全都枯干，早就死掉啦！”

无名氏呐呐道：“哦见他们坐着的姿势，生似都在沉思棋路，谁知道他们早就死去……”

红面老人望望天色，道：“天都亮啦，你最好休息一下，不然的话，你心脏受的损伤永远恢复不了！我真奇怪你为何一直过了三个时辰还没有吐血而死？”

无名氏这时已恢复了他特有的冷漠消沉，但他却不愿意和一个死人坐在一起，便起身走开。穿过一条堆满了败瓦残砖的院子，便又走进一间大半崩塌了的禅房。

他在一张石椅上坐下，习惯地运功行气。凌玉姬所传的内功心法，确实神妙之极，略一运转，便把胸口烦闷驱散，又过了一会儿，但觉身体已完全恢复，再也没有一星半丝不舒服之感。

然后，他睁开眼睛，忽见角落处有张石几，几上也有棋枰，枰上放着的黑白子纵横错综，一望而知并非胡乱摆下，必是尚未下完的棋局。

他漠然地移开眼光，但心里却禁不住想到此处的棋局，无疑也是一个陷阱，只不过少了两个死人对坐而已。

过了一会儿，那红面老人又出现在他面前，无名氏连看也不看他一眼。

红面老人仔细地察看这个俊美无情的年轻人，似乎对他发生极大的兴趣。也许他一直都在暗中察看他的一举一动。

老人拍拍他的肩膊，道：“小伙子，如果你这么冷漠是因为心中有所沉迷的话，那就可以厕身于我们的痴人队伍之中了！”

无名氏嗯了一声，没有说话。

红面老人道：“你要晓得刚才如果我不弹熄蜡烛，再过一阵，你也不免像其他的人一般呕出心血而死！不过你能比别人支持得长久，却已十分难能可贵！”

无名氏又谈谈嗯了一声，仍不答腔。

红面老人道：“小伙子，我问你一件事，你只须回答是或不是，行不行？”

无名氏无所谓地嗯了一声，他此刻心中忽然想到假如他因沉迷在棋局中而死，这种死法倒也可怪！

只听红面老人问道：“你心中有没有泛起昨夜曾经问过我的一句话，那就是想知道我一个人老是自设自话是否感到厌烦？”

无名氏摇摇头，道：“没有！”

红面老人皱眉道：“你真是个很奇怪的人，也许已曾有过许多人对你这样说过，但这话出自我口中，却比旁人不大相同！”

他歇了一下，似是腾出时间让他询问，可是他立刻又知道对方不会开口询问，便接着道：“你要知道我有过一些朋友，都被世人目为‘痴人’，而我们也乐意自称为痴人。

在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不是行径古怪，脾气特别之八，可是比起你来，却又差了一截！”

无名氏淡淡道：“随便你怎样评论，我都不会计较……”

红面老人道：“我不是要评论你，却是要对你表示出我心中对你的钦佩之感！”

无名氏听了这话，仍然冷漠如故，看起来他简直就像是枯木顽石，没有一点感觉。

红面老人眼睛连胜，想了一会儿，道：“你难道真的一点好奇心也没有了么？我可不大相信，来，跟我来……”他拉起无名氏，向残垣败壁中走去，转过一堵墙壁，只见眼前乃是一座宽大的佛堂的遗址，屋顶完全没有了，四面还剩下一点墙壁，地上完全是白色方石所铺，看起来要比旁的地方都整洁。

当中有一座高约一丈的石墩，那石墩乃是用白石凿成，圆墩光滑的表面上，刻着许多图形，都是一些人或蹲或站，或是换拳踢腿的姿势。每个图形人数不一，有的很多，有的只有一个。

在武林人眼中，这些图形一望而知乃是武术图解，由于图形完全用石朱砂涂抹过，所以红白分明，远远就瞧得见。

红面老人指一指那座白石圆墩，道：“你瞧见没有，那圆墩上所刻的图形，乃是天地间一种奥秘武学，曾经害死了我们之中一位痴友！”

无名氏遥遥向圆墩望去，但因相隔过远，看不出详细情形。

只听红面老人继续道：“那位痴友姓陆名凡，他平生酷嗜武功，已成癖好，因此天下各家各派的武学他几乎都识得，连帝疆四绝的武功他也无有不懂！”

说到此处，这老人小心地观察那年轻人的表情，只见他面目虽然依旧那么麻木，毫无表情，可是瞳孔却放大了一下，无疑这番话已有了刺激，因此发生反应。

他微微一笑，继续道：“后来，陆凡千辛万苦，从神尼伽因大师处得到一本达摩祖师手著的武学秘录，当时神尼伽因大师曾经再三警告说，这本达摩祖师手著秘录虽是武林中人人皆欲得到的至宝，但却能致人于死地，尤其

是酷嗜武功的人，死得更快！”

无名氏忽然听不到那红面老人的声音，不由得抬目望去，只见那老人面上一片凄惨之容，铜然遥望着空际，似是想起好友惨死往事，因此泛起无限悲哀……

隔了一阵，无名氏淡淡道：“陆老先生既然谥说天下各家武术，连帝疆四绝的秘艺亦无有不识，这样说来，他得到达摩祖师手著秘录，只有锦上添花之妙，怎的反而送了一命？”

他发问的口气十分淡漠，似乎仅仅是想使对方说话，因而移转悲哀的怀念。

红面老人叹一口气，道：“老弟你哪里晓得，皆因这本达摩祖师手著的秘录经过无数代相传，已经佚失了一半，据伽因大师说，剩下的一半也不连贯。由于秘录中的武功深奥无比，因此历代持有之八，为了推研每一招之间佚失的环节，最后无不心血枯竭而死。”

无名氏道：“陆老先生不该相信伽因大师之言！”

红面老人大为惊讶，瞠目望着他，冲口道：“你可晓得伽因大师是谁？”

无名氏摇摇头，道：“我虽然未听说过她的名字，可是她的话绝不可信！”

红面老人哼了一声，道：“小伙子你怎可对不知道的人妄加评论？她就是当今之世，唯一能使帝疆四绝这四个绝世高手肃然起敬的人，这位神尼不但武功高不可测，同时持戒严谨，大慈大悲。任是最继傲乖戾的人，只要见到她那种详光霭霭的庄严法相，登时就变得现规矩矩……”

无名氏叹谈道：“对不起，我不是有意低毁这位神尼，只是觉得她的话不可信。”

红面老人忿然道：“你以为我们这一群痴友当真是黑白不分的痴人么？那你就想错了，数十年来，我们见过无数人物，但能够使我们心服口服的，只有这位神尼伽因大师……”

无名氏缓缓道：“那么我请问一下，那本达摩祖师的秘录既然这等深奥难解，神尼她为何不因心枯血竭而死？”

红面老人大笑道：“原来如此，你要知道神尼她道德高深，世间一切可有可无，这本秘录虽是奇奥难解，但神尼决不会沉迷其中，再说她也曾告诉过陆凡，这本秘录由于经过无数代流传，其中已添上不少不是达摩祖师的心法，这些鱼目混珠的招数心法，最易令人误入歧途，变成死结。”

无名氏淡淡道：“老人家你安知那不是神尼伽因大师自己加上去的？”

红面老人怔一怔，接着怒声道：“你怎可胡乱诬蔑神尼？”

无名氏淡漠如故，缓缓道：“你老一定从未作此想过，故此怔了一下。但你老尽可以拒绝作此推想，却不能禁止别人这般臆测，因为我不认识神尼啊！对不对？”

红面老人双目圆睁，道：“你再坚持这个想法，我就不跟你说话啦！”

这个老人就像孩子般无真，心中喜怒哀乐之情，毫不掩饰。这一来反倒使得无名氏对他让步，道：“好吧，我不坚持这种想法就是，你老别生气！”

红面老人立刻转变成欢愉之容，道：“你很有人情味，我相信用刀锯拦在你脖子上也不能迫你这样说，对也不对？”

无名氏颌首道：“你老很了解我的心意，实不相瞒，刀锯固然不能威迫我，还有是女人，她就算死在我眼前，我也不肯退让分毫！”

红面老人道：“这就是了，神尼也是女人，无怪你对她没有好评！现在我们不谈这个，哦，刚才我们说到什么地方？”

无名氏提醒他道：“你老说到伽因大师将达摩祖师的秘录赠与陆老先生，并警告他这本秘录能置人于死地，尤其是酷嗜武功的人！”

红面老人点头道：“对了，当时陆凡心中虽然相信，但他一生嗜武成癖，宁愿死掉也不肯错过机会，于是这本达摩秘录就到了老陆手中！”

他停歇了一下，接着道：“这本秘录果然一如神尼所说，确实确实能够害死人，我们这一群痴友得知此事，几乎都赶去找到者陆，帮忙地研思解答秘录上的无穷疑难，但是我们因心中有所畏惧，所以并不入迷，一旦研思不通，便即放弃，然而陆凡却不肯罢手，终于心血枯竭而死！”

无名氏息一声，道：“大凡一个人会痴情于某一样事物的话，此人必定是至情至性中人，只不过偏执一点而已！陆老先生既是嗜武成解，他的下场自然要死在深奥浩瀚的武学之海中。”

红面老人沉重地连连叹息，道：“我一想起这些凄惨的往事，就觉得心中痛楚难忍，同时就觉得头上青丝又有不少变为雪白，现在可连一根黑头发也找不到啦！”

无名氏觉得无法安慰，只好默然不语。

“陆儿死前，已参悟解答了不少疑难，他怕这些心血结晶湮没失去，便请羊森把这本秘录及他解悟的疑难通通雕刻在这座石墩之上！羊森也是我们痴友之一，他平生嗜爱雕刻，如果见到一方好石而不准动手的话，那真比杀死他还要难过！他的杰作已看过不少……”

无名氏迅速忖想一下，道：“没有呀，我在哪里见过？”

红面老人得意地大笑数声，道：“你昨夜至今已看见过有两张石几，几上有个棋坪和黑白棋子，但你却没有看出那棋秤其实是在石几上刻出来，连那些黑白棋子也都是他的杰作，全部都是在一块石头上刻出来的……”

“啊，我真的没有瞧出来，那简直是鬼斧神工，不可思议。我记得有两三个子似乎摆得不正，好几次想伸手把它们移正哩！”

红面老人得意之极，笑容满面，接着道：“那一局致人死命的棋，与及棋子棋秤等，都是我们痴反的杰作，我们都深信可以流传千百世。假如碰上细心的人，他就可以从几下发现我们这群痴友的姓名及简略了，现在且说这座刻上达摩秘录的石墩……”

他举手指住殿堂中央的石墩，接着道：“墩上四周刻满的绝高武学心法，首先使陆凡心血枯竭而死，接着部是羊森，他因本身懂得武功，所以完成这个石墩之后，也就入了迷，终于不幸步陆凡的后尘去世。当时我们几乎想把技石墩及那本秘录毁掉，免得触目伤心。后来却被老柯制止，他赶到这天龙旧寺，把此寺布置一番，你知逼他最酷嗜把本来平凡的地方，布置得离奇古怪，普通人误入其中，一点事故都没有，可是越是聪明不凡之人，那就越发危险！”

无名氏听得大惑不解，可是红面老人已接着说下去，因此无法插口询问。

“老柯现在也去世了，旧友凋零，知交已稀，想到这些事，便觉得活下去没有什么意思……”他频频啼嘘太息，无名氏更不能置喙。

歇了一会儿，红面老人道：“陆凡临终之前，把那本达摩祖师手撰的秘录托我还给神尼，可是神尼伽因大师因多年来已隐去踪迹，我也因失去爱马

而遁世，有什么法子可以交还给她呢！这件事我每一想起，就耿耿于心，觉得有负故友之托，如果忽然去世，那就遗憾终身，无可偿赎了！”

无名氏陡然义愤填胸，冲口道：“你老如果信得过我，那就由我代你设法偿还心愿如何？”

红面老人欣然道：“好呀……”墓地摇摇头，沉吟道：“现在还不是时候，等等再说好了！”

他指一指那座石墩，道：“你先过去看看，若果不着迷的话，我就托你办这件事！”

无名氏暗中觉得好笑，只因晓得自己就像是神尼伽因大师一样，根本对世间的一切不放在心上，那武学纵然奇奥动人，对他却算不了什么，想到这处，陡然也就明白自己为何不会像其他的人一般，在一个时辰之内就因那局谜样的棋而死。”

他大踏步向石墩走去，这座殿堂上盖全部坍毁，地面又是用白色方石铺成，是故无光透射下来，显得特别明亮。

他向石墩走去之时，发觉一路上的地面疏疏落落有好些砖头。不过这些砖头并不碍脚，所以他没有把砖头踢开。

转眼间无名氏已经走到石墩旁边，抬头瞧瞧墩上刻着的人物图形。

看了好一阵工夫，脚下逐渐沿着石墩移动。然后，就是这样地老是沿着石墩转圈子。

到了中午时分，他已经绕了十余围。但见他收回目光，若有所思地垂下头，离开石墩。但他并不一直走开，仍然在石墩丈许之内缓缓绕圈而行，露出一派沉思冥索的模样。

但见他走了一阵，便抬目瞧瞧石墩上刻着的石朱红色的图解，接着就沉思地缓步而走。

红面老人仰天大笑数声，然后举步走开，他的笑声十分响亮，但却没有惊醒那个沉思中的无名氏。

翌日上午，红面老人忽又出现在这座没有顶盖的殿堂内，但见无名氏却已坐在地上，瞑目熟睡。

红面老人霜眉轻扬，自言自语道：“奇怪，这个小伙子当真对世间的一切不放在心上么？”

无名氏好梦方酣，他乃是个把时辰以前才盘膝坐下闭目睡着，忽然被人摇撼得醒来，睁开眼睛，却看不见一点事物，宛如在极浓的迷雾之中。

接着便觉得手腕被人抓住，把他拉来拉去，走了好一会儿，修地眼前一亮，敢情是那红面老人拉着他，这刻仍然置身在殿堂之内。

红面老人含笑说：“如何？这一番经历可曾使你惊讶么？”

无名氏沉吟道：“我看完那石墩上刻着的图形之后，正想走开，忽然间好像已经处身在那广阔无垠的沙漠之中，眼前又有迷雾，脚下道路十分崎岖不平，所以我一直加急脚步，走了许久许久，却没有法子走出这一片沙漠……”

红面老人道：“那是因为你心中觉得世间有如一片荒漠，所以呈现在你幻想中乃是茫茫大漠！”

无名氏转头瞧一瞧那座巨大的白石墩，茫然道：“但我怎的又在此地？”

红面老人道：“假如我不告诉你其中底蕴，你可会感到难过？”

无名氏率直道：“你老不肯讲那就算了，我记得当时我在大漠中走了许久，仍然走不出一点名堂，于是停住脚步，索性坐下来睡觉！”

红面老人道：“你可觉得坐在地上有点不舒服？”

“当然啦，那时候地面忽然都是污秽的水，不过这正是我需要的……”

“你不但不感到难过，反而觉得遍地一片污水，而你要坐在污水之中正是你所需要的？”这红面老人本来一心一意要设法令无名氏表示惊讶，但此刻他自己反而十分奇怪，怎样也弄不懂。

无名氏道：“你老有所不知，我心中时时有一种难以忍受的痛苦，就像海上的浪潮一样，日夜不停地汹涌冲击。因此，我的肉体上如果受到痛苦，心中便觉得好过一些……”

红面老人泛起极端同情的表情，缓缓道：“想不到你年纪轻轻，心中却蕴藏着如许痛苦，这个痛苦一定不是常人所能碰上的，你可不可以向我说说？”

无名氏皱眉寻思，良久没有做声。红面老人举手抚待颌下白须，道：“你看，我已经一大把年纪，说不定哪一天就得归无。因此，你大可以相信我……”他说话时诚恳得教人无法不信，无名氏露出痛苦的神色，原来他无论怎样用心思索，都想不出自家那种深刻难耐的痛苦究竟因何而生？而他对这个时时流露出天真的红面老人，颇有好感，是以感到如果不告诉他的话，那就不免令他太难堪了。

红面老人又道：“我第一眼见到你时，就生出好感，因此当时已决定不杀死你。你一定记得我有许多次机会能置你于死地，即使是早先，我如不引领你出来，再过几日，你非饥渴而死不可！”

无名氏道：“老人家你的好意我岂有不知之理，可是……可是……”

红面老人突然忿怒起来，道：“下必可是啦，你如果不能说，那就不要说，用不着解释！”

无名氏叹口气，道：“这也是我痛苦的原因之一，那就是我无论怎样用心，也想不起过去之事，不但经历了什么事想不起来，就连我的姓名也无法忆起。”

红面老人似是大出意料之外，长长地哦了一声，举目凝望住他。

无名氏道：“我只能记得起近三年的事情，最初的印象是睁开眼睛，发觉全身骨头都似乎散开，身上衣服破了许多处，伤痕累累，有些已经深可回见骨……”

红面老人凝神而听，忽地插口道：“听你的说法，似乎县林巴民计大敌围攻之下，奋力突围而出的样子！”

无名氏道：“我也不晓得是也不是，但当时的的确确十分疲乏浑身发疼，自己也感到好像马上就要死掉似的，鞋子已经磨破了底，脚板走裂了好多处。我痛楚得呻吟出声，很不得有刻死掉。但我懒得动弹，因此，到底没有弄死自己。”

他停口不说，红面老人默然不语，但他却十分专注地望着无名氏。

过了一会，无名氏接着道：“过了许久，我积极忍受不住身体上无限痛苦，便像死人一般躺在冰冷的石地卜。这样过了一日一夜……”

红面老人道：“你当时在什么地方，还记得否？”

无名氏道：“是在一个石洞中，后来我才晓得那是黄山地面之内。不过当时我连自己处身之地是什么样子也没有打量过……”

他叹口气，接着道：“假如那时就死掉，便可以减去许许多多的无谓烦恼和痛苦了。”

而当时我确实躺在石地等死，我时时感到气息欲断，似乎很快就会死掉，故此心中反而很平静，什么事都不想。”

红面老人缓缓点头，道：“我明白了，你因为练过上乘武功，所以躺着等死时，时间一久，就自自然然调元运气，竟然恢复过来。”

无名氏摇摇头道：“啊，不对，那时我的确感到自己快要死了，忽然有人在我身上拍了几下，我本来不愿睁开眼睛，可是顿时又发觉身上痛苦减去了大半，而且呼吸通畅，似乎再销上十天八天也不会断气，因此，我睁大眼睛……”

无名氏又停歇了一阵，生像是溯忆昔日在黄山石洞中所发生的情景。

片刻之后，他接着道：“那时正好是黄昏时分，夕阳照在洞壁上，洞中十分明亮。”

我一睁眼，就看见一位身穿白色府绸长衫的老人，身量高大，头发雪白如银，面色却青紫得十分难看。若果他不是双目射出光芒，我真以为这位老人是个死尸哩！”

红面老人似乎变得更为专心地聆听，而且面色慢慢变得甚为凝重。

无名氏接着道：“这个老人瞟了我一会儿，才道：‘孩子，你怎的变成这副模样？’我只叹口气，懒得说话，事实上我也无话好说，因为我根本不晓得自己是谁，为何会到了黄山石洞中，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我一旦死了，可就比活着好上千万倍。”

“那位老人见我并没有回答，却不生气，忽然也在我旁边坐了下来，缓缓道：‘孩子，你不想说话也没有关系，前两回你走进这石洞时，摔倒在地上，我本来以为你已经死掉，谁知过了一夜，你竟苏醒过来，不过那时候老夫自家正值要紧关头，所以不能助你打通穴道，增强气机。直到现在我已经不行了，才走出来……’”

“我本来对他生出怨恨之心，因为他如果不多事的话，我就可以死掉，免得活在世上忍受无穷苦难。可是我听他说他也不行了，忽然间不生气了，只得苦笑着向他道谢一声……”

红面老人道：“价怪，你好像对老人特别容忍，也可说是尊敬，为什么呢？是不是你对令尊特别敬爱？”

无名氏凝眸寻思半晌，道：“我真的想不起来，可是你老这么一说，我也感到很有道理，我对满头白发的老人家似乎会泛起一阵特别的感情。”

红面老人惋惜地道：“你以前一定是个至情至性的好孩子，”

无名氏微笑一下，显得异常使美滞洒，他的笑容太以罕见，因此更加震撼人心，红面老人证了一下，道：“我这把年纪阅人何止千万，但能像你这般俊逸可爱，却还未曾得睹！”

无名氏似乎不大好意思，道：“称老别取笑了，要不要我再说下去？”

红面老人道：“当然要啦，我想从你的话中，找出一点蛛丝马迹，看看能不能帮助你恢复记忆？”

无名氏道：“那位白发老人忽然取出一个玉瓶，倒出瓶中仅有的一粒药丸，也不先问问我，就放在我的嘴中。我不晓得那是什么意思，但我并不怕死，所以一口咽下，顿时觉得丹田升起一股热流，瞬息间传遍全身经脉，马上就变得精神百倍，身上一点痛苦也没有了。”

红面老人道：“那粒药丸一定是功能起死回生的灵药！”

无名氏道：“不错，那位老人随即对我说，此药是他一生心血所聚，本来要给他一个至亲至爱的人服用的，他说现在他已支持不住，已没有时间去见他那个最亲爱的人，所以不如送给我。他告诉我这颗药丸的好处一时不易发觉，时候长久，功效越著，将来有一天我一定会感激他。”

红面老人哦了一声，道：“这样说来，那颗丹药竟不是治伤续命之用，而是一种功效久远的强筋益气的灵药了。”

无名氏道：“你老说得不错，现在我已觉得体格大非昔比，可是天知道我实在不要他这种药物，试想我越活得长久，就等如多受点活罪而已，唉！”

红面老人道：“这也不见得，只要你对某些人或事物触动感情，你就未曾算得是心死，因此你总有一日会恢复勇气面对人生！”

无名氏道：“你老之言虽是有理，但我自料此生此世大概已没有恢复兴趣的欲望。”

当时那白发老人要求我为他做两件事，我起初不答应，后来终于答允。”

红面老人触动好奇之心，道：“原来他把灵丹给你，竟是另有要求，只不知那两件是什么事？你在万念俱灰之际，怎的又肯答允？”

“那位白发老人第一件要我帮忙的是请我在他死后，为他埋葬在荒僻难寻之处，最好连我自己也记不得在什么地方。”

红面老人恍然道：“原来他要你收葬遗体，这事不比别的，怪不得你终于答应！但你可曾想出他为何要你找一处荒僻难认的地方是何原故么？”

“这个……位个……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提啊，为何他死后还要计较葬在什么地方呢？一个人到了气绝目瞑之后，随便葬在何处，还不是一样？”

红面老人道：“这个原故我却可以告诉你，那就是这位老人家一定是在生前有极多仇家，或者是类似的情形，总之他不能教别人晓得他已经死掉，所以必须找个荒僻难认之地，以免无意之中被人发现！”

“这就是了，我当时问他要不要立个墓碑，同时去通知他那个至亲至爱之人。他坚决拒绝了，因此我根本不晓得他那个至亲至爱之人是谁？”

“还有第二件事呢？”

“那位老人除了要我收葬他的遗骸之外，还有一事，就是要我练进一样坐功，他说这一种坐功心法是他近日方始悟出，可是为时已晚，来不及传给他那个至亲至爱的人，这件心事使他死也难以安心。我说可以代他去传给那个人，但他不肯说出那个人住处，只说假如我有此机会，碰上那个人，那就代他传授……”

无名氏停了一下，接着道：“我当时没有细想，但现在却觉得好笑，因为那个人究竟是男是女我也不晓得，人海茫茫，教我怎生碰上那个人？即使碰上了，又怎会晓得呢？”

红面老人道：“既然如此，你也不须放在心上，也许有一天你会碰上那个人！”

无名氏讶然道：“你老为何会这样说？即使我碰上那个人，却又如何会晓得他就是白发老人至亲至爱的人？”

红面老人道：“我也不晓得，不过，你要知道，那位白发老人既是遇异凡俗的人，则那个人必定不会是一个平平凡凡之人，因此，尽管天地辽阔，人海茫茫，你们却有机会碰在一起，并且会有某种因缘而使你忽然知道他就是那个人。你可懂得我的话？”

无名氏坦白地道：“我听不懂，但不必追究了，若果碰上的话，我就把那坐功心法告诉他。那位白发老人的坐功别的好处我不知道，只有一点使我不得不日日依法去坐，那就是一旦依照口诀打坐，很快就会忘记了一切，所有的痛苦都抛向云霄……”

红面老人笑道：“老弟你还不知道么？这种忘我的境界，正是修练内功上乘境地，这样看来，那位白发老人定是当世异人之一了，可惜不晓得他的名字。你如果有心修炼武功，定有惊人成就！”

无名氏摇头道：“我不要练武，我对这些事已经厌烦极了！我自从离开那个石洞之后，就随意流浪，我必须使肉体受苦，不然的话，我的心就痛苦得无法忍受……”

红面老人怜悯地笑一笑，道：“老弟你这种情形我是有心无力，也许有一天你经过洛阳，可以去看看我一位好友，他姓孙名坚，你不是武林中人，自然不会记得这个名字，可是我却相信他对于你一定大有帮助，必可使你重新鼓起人世的勇气！”

他顺口把孙坚的住址说了，无名氏根本无意令自己恢复任何勇气或野心，是以唯唯以应，并不追问。

他们步回前面的殿堂内，吃点东西，喝了一点水，红面老人催他离开，劝他回到内地去。无名氏无可无不可，红面老人看他的样子，也不敢相信他真会听话回到内地。而在这大漠之中，如若信步乱走，就算是天大的英雄也将在沙漠中饥渴而死。因此想想之后，就决定和他一同离开。

在沙漠中最要紧的是水和干粮，红面老人刚刚出段去取水，忽然跃了回来，身法迅快绝伦，低低道：“有人来了，你先藏起来，免得被他们发觉之后，对你乱下毒手，而我又无暇分身助你！”

无名氏根本无所谓，便依着红面老人的指点，钻入墙边一尊石佛的肚子内。

寺外一共有四骑并驰而至，转瞬间已驰到山门，无名氏原先系在门外的马匹，早已被红面老人牵走。

马上的四人纷纷落马，拴在门外的石柱上，其中一匹全身血红，神验异常。

那四人共是三男一女，女的身穿红色斗篷，面貌俏丽，正是蓝岳的表姊夏雪，其余三个男子是蓝岳、祈北海、辛龙孙三人。

他们一直走进寺内，很快就走入无名氏藏身的殿中，四人游目瞧着，蓝岳首先向佛像这边冷笑道：“什么人？”

夏雪、祈北海、辛龙孙等三人循着蓝岳目光向那座佛像望去，只见佛像侧面闪出一人，那人面色红润，须发如银，身材中等，面容泛起冷笑之害。

蓝岳一望之下，征了一怔，道：“老人家你尊姓大名？”

红面老人反问道：“你们打算找什么人？”

夏雪秀眉轻皱，道：“你老可就是武林大史居介州么？”

红面老人既不承认，也不否认，道：“你们找他可有什么事？”

祈北海洪声道：“你到底是不是居太史？快说出来，免得白白挨揍。”

辛龙孙接口道：“我看这位老人家定然就是武林太史居介州无疑，这一场应该轮到兄弟出手，祈兄你说对不对？”

红面老人听了哈哈大笑，笑声劲烈异常，震得殿顶绿瓦玃籁作响。

他露了这一手上乘气功这四名年轻人顿时都收敛起傲慢自大之心。

蓝岳低声对辛祈二人道：“这居太史一身武功，不比等闲，以我看来，你们两位谁都不是他的对手！”

祈北海和辛龙孙一齐哼了一声，表示心中并不服气。

蓝岳又接道：“两位如果一定要试探武林太史的武功，最好联手合击，以免发生意外。我说的都是出自肺腑的真心话，你们千万别意气用事！”

祈北海辛龙孙对望一眼，都说不出话来，要知他们两人时时刻刻都在争强斗胜，因此，他们之中任何一人都无法先说出赞成联手合击的话。

那红面老人已缓步走到殿中，祈北海和辛龙孙转头瞧他，突然间一齐纵扑而去，出手猛攻。

红面老人迎面一掌拍去，发出一股凌厉强劲的内力，但只能迫使辛祈二人身形微滞，接着已经变成近身肉搏之势。

瞬息之间，已拆了七八招之多。那红面老人手法奇奥，内力沉雄已极，虽然力战两个强敌，仍然略占上风。

蓝岳举步向佛像那边走去，夏雪紧紧跟随住他。蓝岳走到佛像之前，夏雪忽然拉住他，道：“你想到哪里去？”

蓝岳指墙上的侧门，道：“我要到后面去瞧瞧。”

夏雪轻轻道：“那位老人武功精奇博杂之极，他的手法似乎已包罗天下各家派的绝招。尤其是内力绝强，久战之下，祈辛两位恐怕敌不过他。”

蓝岳摇头冷笑道：“这位老人家的武功已经是出乎我想象之外，本来我以为他在举手之间，就可以击毙祈北海辛龙孙他们……”

夏雪愕然哦了一声，道：“你竟是故意撩拨他们上前送死的？那位老人家真是居太史么？”

蓝岳道：“若果我以为他是居大史，就不会唆使祈辛二人一齐上前出手了。居太史虽是名满天下武林，但论起真实武学，绝难赢得祈辛二人！”

夏雪疑惑道：“这就奇了，那么你以为这位老人家是谁？”

蓝岳冷冷一笑，并不置答。

夏雪忽地改变话题，轻声问道：“我猜你急急到后面去乃是要搜寻无名氏的下落，对不对？”

蓝岳剑眉一皱，道：“表姐何故作此猜测？”

夏雪微微一笑，道：“不但是你，连祈辛两人也是一样，都想找到无名氏好把他杀死出气！嘿！嘿！依们这些男孩子个个都被凌王姬迷住，满腔尽是妒火恨焰。不过我提醒你一句，等到无名氏死了之后，你和祈辛二人之间的共同情敌已经消灭，可就轮到他们联合向你下手了！”

蓝岳微笑一声道：“我根本不把他们放在心上，你可知道他们若然分开的话，决非我的敌手，再说我也犯不上和他们火并，这一次在沙漠中与凌王姐见面，她谁都不理睬，一句话都不说，只独独跟我一个人说了不少话，昨日也是这样！可知我在她心中高于其他之人……”

夏雪似乎激起妒忌之心，冷冷接口道：“只除了无名氏，是不？”

蓝岳傲然道：“哪也不见得，无名氏在名义上虽是她的丈夫，但事实上他们只有夫妻之名，而无夫妻之实，这是她亲口告诉我的！再说我与凌王姬的关系，也是和无名氏一样，都见过她的真面目……”

藏在佛像肚中的无名氏听到这里，但觉脑中“轰”的一声，顿时记起夏雪曾经对他说过的一番话，那天复雪和他两人单独相对时，更雪曾经肯定地猜测无名氏一定看过凌王姬的全貌，否则决不会对她那等着迷。接着她又

推测说，祈北海和辛龙孙也都见过她的全貌，而她戴上面纱，只不过是故作神秘，同时不准看过她全貌的人承认见过她的全貌。

当时，他还没有十分深思此事，可是夏雪又肯定地下结论说，听说她表弟蓝岳曾经与她同行千里之遥，因此，如果蓝岳未曾见过她的全貌，那才是骇人听闻之事。

目下她的结论居然已经证实，蓝岳亲口说出曾经见过她的全貌，可见得凌玉姬当真是故作神秘，这一来她的话全部不可相信，说什么见过她全貌的男人如果不变成她的丈夫，就得尽数杀死。眼下已有两个男子都见过她的全貌，说不定还有许多人，例如祈北海、辛龙孙……

他脑海中虽是涌掠过许多思想，但这只是一瞬间之事。这刻，蓝岳环视殿中一眼，道：“他们这一场鏖战还须一段时候方能结束，我先到后面瞧瞧！”

夏雪道：“我也会，若果你要对无名氏下手，别怪我出手助他！”

蓝岳讶道：“称出手助他？为什么呢？”

夏雪道：“因为我喜欢他！”他说这话时，面上表情甚是奇特，似真似假，又好像受到刺激而故意这么说。

蓝岳伍一下，道：“你真的喜欢那个痴呆的家伙？抑是故意气我？”

夏雪缓缓道：“我为什么要气你？”

蓝岳潇洒地笑一笑，道：“你们女孩儿家总是喜欢妒忌，我们这些人个个都被凌玉姬迷住，于是你气不过，故意说喜欢无名氏，对不对？”

夏雪一时没有做声，过了片刻，尖声道：“你比起其他的男人虽是如鹤立鸡群，矫然不凡。但也不可太过自负，其实无名氏他的风度气质并不在你之下，假使我真的爱上他，也不是一件希奇的事。”

蓝岳沉声道：“我还没有和他当面谈过，想不到他居然有资格与我比拟，这么说来，我更是非取他性命不可了！”

夏雪道：“除非我不在场，不然的话，我一定不让你轻易得手！”

蓝岳微笑道：“如果你到时这样做的话，以后我们就算是陌生不相识之人……”他的话中之意是那么决绝严冷，但态度却有如闲话家常般轻松，因此令人特别感到很是不好受。

夏雪垂下头，似是不敢与他顶撞，过了一会儿，蓝岳又道：“我老实告诉你，凌玉姬虽然美若天人，艳色无双，但还迷不住我蓝岳，总有一天她要被我折磨得芳心尽碎，痛苦无限……”

他停了一下，又接着道：“目下我可以忍受她的一切，要我怎样低声下气都可以，只要她一旦掉在情网之中，就是她遭受报应之时……”

夏雪抬头睁大双眼，道：“你这话是真的么？”

蓝岳道：“我并不须要你相信，但就事论事，这番却没有一字虚假！”

他举步向侧门走去，夏雪连忙跟着，一忽儿两人都出了这座殿堂。

无名氏把他们的对话全部听去，这时心中波澜起伏，自家也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近数日来，他业已心如死灰，情感之弦已断，谁知一听到关于凌玉姬之事，他就情不自禁地激动起来。

他没有认真用心思索蓝岳的话，但仅仅是直接的反应，已足够令人难受半天。首先是他听知蓝岳已经看过她的全貌之事，其次就是听到蓝岳的恶毒用心，以凌玉娘这样一个女孩子，如果也会遭人遗弃，实在使人为她觉得

不平。最可恨的是凌玉姐大有跌落蓝岳情网爱讲中的趋势，对于这一点，最使无名氏难过，护恨之情，充塞在他胸腹中，恨不得狂啸数声，抒泄出这股闷气。

第九章 达摩图解无意悟奇招

这时，外面那红面老人和祈北海、辛龙孙两人鏖战方酣。红面老人不但手法精奥，功力深厚，而且生似博识天下武功路数，连祈辛二人的奥奇武功他也生似识得，每每在他们使出凶险绝招之前，先行破解，避重就轻。因此酣战至此，红面老人业已占了上风。

祈辛二人第一次碰上比他们联手合击还要高强的人，不由得都大感震惊。在他们这种高手相争，一点点因素也可影响战局。是以这两人胆气微怯，便更显得不够剽悍灵活。

但见那红面老人指东打西，气势如虹，迫得祈北海。辛龙孙两人如走马灯般团团直转。

无名氏忽然现身，举步走到战圈附近。

红面老人长笑一声，掌挥拳劈，连发数把，把祈辛二人迫退六七步之多，然后倏然收手跃出圈外，道：“你们还不成，一则功力尚浅，二则仍然未能将你们所学的绝艺威力尽数发挥，居太史武功比我更高，你们碰上他的话，谁是有死无生！”

祈北海气得狂啸连声，辛龙孙却阴沉地瞅住红面老人，等到祈北海啸声一歇，开口道：“老头子你到底是谁？”

红面老人道：“你们先报上名来！”

辛龙孙道：“他姓桥名北海，我是辛龙孙……”他的目光移到无名氏面上，接着道：“无名氏，你来了多久啦？”

他一面询问无名氏，一只手疾然抓住祈北海。祈北海本来要向无名氏扑去，这时立时中止前打之势。

无名氏与他们最熟，当下道：“我是昨天到的。”

红面老人转眸望望无名氏，道：“哦！你原来就是无名氏，目下在江湖上你们这几个年轻人名气可不算小啦！早先那个女子就是杀人于无形的凌玉姬么？”

无名氏道：“不，她是蓝岳的表姊夏雪，那个男的就是蓝岳。”

接着，他举步向祈辛二人走去，到了他们面前，停住脚步，犹疑了一下才道：“牢兄你过来一下，我想跟你说句话。”

祈辛两人都为之大诧，一时目瞪口呆，红面老人见他们这股形状，也猜不出是何缘故。

祈北海大叫一声“罢了”，伸手推推李龙孙，道：“去，去，看他有什么话说？”

辛龙孙走开一旁，和无名氏凑在一起。李龙孙道：“你有什么话要说？”

无名氏低声问道：“辛兄与凌姑娘认识了不少时间，可见过她的全貌？”

李龙孙大大一任，摇头道：“没有……”随即国射的光，接着道：“她不是说过哪个人见到她的全貌，她就要杀死哪个人么？”

无名氏道：“你没有见过那就行了……”

辛龙孙冷笑道：“那也不一定，这是我和她之间的秘密，怎肯随便告诉你。”

无名氏婴然道：“是啊！她如若给你看过全貌，必定嘱你不要告诉别人。”

辛龙孙眼中凶光更盛，口气却越是和缓，道：“你忽然问起此事，有何用意？她给你看过全貌没有？”

无名氏迟疑一下，道：“没……没条……”

辛龙孙道：“哼，我看你目中的没有，大概和我的没有一样，是也不是？”

他的话强烈地暗示自己所说没有见过凌玉姬全貌的话并不可靠，正与无名氏一样。

无名氏怔一下，心中泛起一股痛恨的火焰，他乃是痛恨凌玉姬的卑鄙，由于她假借感情为外衣，掩饰她的不贞，欺骗了他。

辛龙孙已经暗暗准备好，马上就要暴然出手，击毙无名氏，哪知祈北海忽然跃过来，距无名氏尚有寻丈，便自一拳劈去。

无名氏没有招架，吃祈北海拳力击中身上，闷哼一声，整个人飞开寻丈，然后结结实实地摔在地上。

红面老人疾地跃到，拦在折辛二人及无名氏之间，怒声道：“你们的武功已属当世高手之列，怎的毫无江湖规矩，以暗箭伤人，你们算得是英雄好汉么？”

祈北海厉声道：“谁要你管？滚开！”

红面老人严峻地瞪住他们，道：“我已活了八十多岁，但平生尚未开过杀戒，可是看这情形，今日却不能不杀死一两个人啦！”

李龙孙冷冷道：“这无名氏纵然不死在我们手上，等会儿仍不免丧生在蓝岳手下，目下他如若已经绝气毙命，那还是他的福气，不然的话，落在蓝岳手中，非教他吃尽苦头之后，才能死去！”

红面老人冷笑道：“这么说来，无名氏虽然惨死在你们手中，还得向两位道谢了？”

他欧一下，接着又道：“以我看来，这无名氏为人忠厚，对世事毫无野心，怎的会结下这么多的仇恨？”

祈北海和辛龙孙无法作答，只因他们乃是为了妒忌而向他下毒手，这种理由说出来未免不大体面。

红面老人估量无名氏中了祈北海一记拳力，大概已经内脏重创，就算尚未气绝的话，也差在时间迟早而已，是以不花费时间去查看他的伤势，一方面也是免被祈辛二人乘机逃走。

当下踏前数步，运功蓄力，修地双手并发，分袭祈辛二人，口中同时冷冷喝道：“这一回你们千万小心，设若能够进出我的掌下，算你命大！”

祈辛二人俱都领教过这红面老人的武功，齐齐运集全力招架。

红面老人一上手就施展出一路诡奇手法，但见他指扫掌劈，毒辣凌厉得不同凡响，只追得辛折两人连连后退，都感到有力难施。

红面老人毫不放松，转瞬间已把他们迫到殿角，两边都有墙壁挡住他

们后退之路，宛如同中捉鱼，形势对祈辛二人大为不利。

李龙孙勉力疾攻一招之后，又跃退两步，背脊已贴在殿墙上，厉声道：“我有一句话要问你！”

红面老人掌势化劈为扫，把析北海赶到角落中，和辛龙孙挤在一起。然后倏然停手，冷笑道：“你问，你问，我不怕你们飞上天去！”

辛龙孙咬牙切齿地道：“我们两人自从出道以来，除了碰上蓝岳时，单打独斗赢不得他之外，尚未逢过敌手。但蓝岳也不是我们联手之敌……”

红面老人仰天大笑道：“你们不过是井底之蛙，焉知天地之大，无奇不有，目下输败在我手下，何须愤愤不平！”

辛龙孙道：“并非只是愤愤不平，我是在想，目下当世之间，除非是帝板，殿堂当中有座白色石墩，墩上现出许多涂着红色的图形。远远一望，就知道是武功图解。”

祈北海未放目四望，同时侧耳静听，都查不出附近有人，当下又向石墩望去，暗自忖道：“听说武林太史居介州自从公布封爵金榜之后，因榜上未列帝疆四绝之名，以此开罪了这四位世上武功最高强之八。他们把武林太史居介州抓起来，请了一个最好的纹身师父，在居介州身上剩下每人得意之三招。据说如果有人学会了这一十二招，能够融会贯通的话，不仅可以称雄武林，并且可以与帝疆四绝争一日之长短。眼下那些在石墩上的图解，莫非就是武林太史居介州特地刻在石墩之上？”

祈北海一边想，一边举步走过去。他双目凝注在那石墩上面，因此无意中踢着地上一块红砖。

那块红砖移滑开去，但只移动了寻尺，便不再动。

祈北海为人粗疏，竟没有发觉这块红砖大有奇怪，要知以他的武功，脚上力量何等厉害，虽是无意之中踢着，但那块小小砖头也应该飞开一丈以上才合理。

他一面走过去，一面忖道：“我猜居介州在这块石墩上留下武功图解，一定不是为了自己修练，我猜他绝对是因为天下武林高手都想得到他身上纹下的帝疆绝艺，为了避免被杀，是以刻在石墩之上……”

他觉得自己清忖很不错，面上泛起笑容，一直走到石墩旁边。

这时，在这废寺中的另一角，无名氏和红面老人已相对打坐，调元运息。

那红面老人不久就站起身，在附近走来走去，似是寻思重要之事。

无名氏身上所受的硬伤及内伤，先是得到红面老人的灵丹化解，接着经过他运起无上内功，打通全身经脉，这刻早已痊愈。

他在极端宁谧平静中，灵台间一片光明澄澈，陡然间他好像忆起一点前尘往事。

无名氏心灵一阵大震，触景寻思时，那一点点前尘往事的影子已毫无下落。

他心中轻叹一声，而想到石墩上刻着的武功图解。那石墩上刻有一十三招，每一招又有若干变化，因此加起来数目繁多。

这些招数之中，仅有几个变式能够连贯，其他的都毫不衔接。即使那几式连贯的变式，开始时也不知从何而来，结束时也不知如何收欧，其实也就等如较长的片段而已。

无名氏此时回想起来，忽然感到那石墩上的十三图解虽是变化繁多，

数目不小，但他细一冥想，登时全部呈现在脑海之中，竟没有一点遗漏。

他冥思片刻，无意中悟出自己所以能够全部毫不遗漏地记住，敢情是目下自己的天资已非昔比，较之昔日在纳壑天牢中，凌王姬传授修罗七诀及十二散手时，又高出许多。

因此，如果是目下学会那修罗七诀及十二散手的话，一定能够很快就记下来。

这些已经过去之事可以不提，目前他却已大有所获。敢情那石墩上的图解掠过他心头时，其中有三个图解居然能够了解，由于他学会了修罗七诀，是以这三个图解，一共十多个变式均可用修罗七诀予以解释，举手投足，都可发挥某种能力。

其余的他感觉不出有什么好用，如是别的人，一定苦苦研思下去，可是无名氏却能够放开，并不固执地推研下去。仅仅反复思索那三个图解之变化，直到他觉得熟得不能再熟，已经可以随意施展出来，方始舒一口气，睁开双眼。

红面老人站在他前面不远处，微讶道：“你竟已完全复原了？看你限内神光内蕴，分明不但伤势痊愈，甚且功力又有精进。”

无名氏道：“在下觉得很好，全仗老前辈的灵药，方始有如今，不知应该如何报答？”

红面老人更为惊讶，道：“哦的丹药也不过助你活血行气，真正还是要靠你自己。”

这一点倒不必多提，却是你整个人生似已恢复了生机，不再是暮气沉沉，这一点令我大惑不解？”

无名氏微微一笑，俊逸潇洒，甚是动人。他从来未曾在红面老人眼前笑过，因此红面老人更是看得呆了。只听无名氏道：“在下其实没有多大改变，只是将以往的消沉藏在内心，暂时换一副态度应付世人而已！”他说话及站起身时的动作都十分温雅洒落，显出他原本的教养极好。

红面老人道：“哦想不透你为何忽然会改变了应世的态度，但我不想深究，总之，这是令我感到欣慰之事就是。”

无名氏衷心地向老人道谢，并且顺便叩问他的姓名来历。红面老人道：“我复姓欧阳，单名铭，原本出身于五台派，我的师父也是一位隐士，不为世人所知，我跟随他多年，也学了习惯，不愿与武林人来往，是以至今武林中没有一个人晓得我的真姓名，反而马痴此名还有几个人知道，不过几疆四绝亲自出手，大概再没有赢得我们的人，你可是帝疆四绝之一？”

红面老人道：“你们一身所学，虽是帝疆绝艺，但只不过是他们一部分武功，焉能就藉此称雄天下？好吧，我不妨坦白告诉你，我……”

他说到这里，修地后面传来一声呻吟，打断了老人的话。

祈北海为人躁急，接口追问道：“你是谁？”

红面老人没有回答，转头望去，只见无名氏已经勉力支起上身，口中犹自发出呻吟之声。

他似乎大感意外，轻轻暖了一声，疾然转身向无名氏跃去，口中问道：“你觉得怎样了？”

无名氏挣扎着坐起来，喘一口气，道：“还好，没有什么。”

红面老人这会儿已不理睬辛祈二人，探手入囊，取出一粒丹药塞在他口中，并且骄指运功，疾如骤雨般连点无名氏上半身十二大穴。

无名氏但觉身体中一阵通畅，接着感到老人所赠的灵丹化为一股气流，穿行于全身经脉之间。

红面老人携住他的右手，低喝一声“跟我走”，暗运真力拉起他腾空纵起，一个起落，已穿出例门。

无名氏放步疾奔，紧紧贴着红面老人，瞬息间已奔到后面。

那天龙旧寺占地极大，屋宇无数，虽然后面的一片均已崩坍颓毁，但仍有许多断垣败壁纵横错列，是以纵然登高了望，也无法一目了然。

他们转入重重廊院间，立时已隐去踪迹。祈北海、辛龙孙两人追出来时，已找不到他们踪迹。

祈北海和辛龙孙并肩向前走去，走了数丈，辛龙孙道：“哦们暂时充分头查视，如果有所发现，就长啸传讯，便可会合！”

祈北海甚是赞同，当下两人分头而走，辛龙孙打左边开始搜查，纵过四五重残败的院落，忽见一个女子背影，坐在一个破院子内的一张石几之前。

她身上披着红色斗篷，因此一望而知乃是夏雪。辛龙孙见她坐得端端正正，动也不动，甚觉奇怪，当下走过去，但见她前面的石几上摆着一局棋，她之所以那等沉默不动，敢情是研究起棋局来。

辛龙孙哑然失笑，大声道：“夏姑娘，令表兄在什么地方？”

夏雪没有理睬他，辛龙孙暗自忖道：“这个姑娘真是莫名其妙，千里迢迢的到了这座天龙旧寺，却研究起棋局来，这算是怎么一回事？”

他走到她背后，一连叫了数声，她仍然没有理会。

辛龙孙讶异忖想道：“这一局棋不知有什么奥秘，居然使得她那等着迷，我若不是心中有事的话，真想花点时间瞧瞧。”

他发觉夏雪确实十分入迷，当下伸手推一推她。可是夏雪依然不理不睬。

辛龙孙索性开玩笑地伸出双手，托住她左右手肘，暗运真力，稳稳地把她整个人托了起来，纵开寻丈，把她放在另一张石椅上。

夏雪仍然凝眸思索，生似连自己被移开了也不晓得。

辛龙孙好奇之心大起，暗想几上的棋局到底有什么奥妙，能够使她这等着迷，于是自家也走到石几前，放目细看。

片刻间，他也入了迷似地俯首研思，身外之事，都付诸不闻不问。

夏雪呆坐了许久，突然眼珠一转，这时似乎有点清醒，原来她的眼睛转动乃是去瞧那几上的棋局，但这刻她已经移离原位，自然瞧不见几上黑白棋子。

她缓缓地抬头望望碧空，眼中是茫然之色，歇了一会儿，忽然张开樱唇，吐出一口鲜血。

祈北海打右边摆过去，他在断垣败壁中走了一会儿，忽地瞧见前面一条人影晃闪。

他疾忙掠扑而去，转瞬间已纵过那堵破墙，只见眼前是一间业已没有屋顶的小型佛堂。

一个人凝洒地在佛堂中缓缓踱步，此人自是蓝岳。祈北海洪声道：“蓝兄，你在这儿干吗？”

蓝岳望也不望他一眼，面上流露出深思冥索的神情，双手交叉在背后，态度洒落俊逸之极。

祈北海又问了一句，蓝岳仍然不理不睬，自顾自负手走来走去。

祈北海以为他瞧不起自己，拒绝答复，是以怒从心起，厉声道：“喂！你可听见我的话？”语气不善，充满挑衅之意。

蓝岳仍然没有转眼望他，却开口道：“不要吵我，这一着棋真难下……”

祈北海起先不知所云，但接着已见到近墙边有张石几，几上摆有许多黑子白子。

他虽然不懂奕道，但听说过酷嗜此道之人，往往可以废寝忘餐地坐在棋枰边数昼夜之久。当下哑然失笑，不再理他，径自向前面继续搜索。

穿过七重院落，陡然见到前面是座宽大的殿堂，地上都铺着白色的石。十年下来，武林中还有没有知道我这个马痴的人，已经难以考证。

无名氏接口道：“老前辈爱马成痴，唾弃世间浮名，这等胸怀，值得佩服！”

欧阳铭道：“你无须对我过誉，你要晓得有些人不宜于在刀枪中建立名气，就像我一般，凡是动手相搏，多半会分出胜败，而在未动手之前，怎知道对方会不会击败你？此所以我一直都放弃在武林扬名的念头，因为我怕面对不知底蕴的敌人。”

无名氏讶然道：“老前辈这话真是肺腑之言，在下相信许多人必有同感，只是他们硬着头皮，不肯承认心中的惊惧而且！”

红面老人道：“话得说回来，固然有人心存畏惧，不愿上阵交锋，但也有些人是这种材料，一生好勇狠斗，不管胜败生死，均以为乐。”

无名氏颌首道：“对，对，像祈北海就是这种人，辛龙孙却比他差了一点，不过辛龙孙已经迫上梁山，只要和祈北海在一起，他就不能不抢着动手！”

红面老人道：“你说的就是那两个小伙子么？根据我的经验，观察一个人是不是生下就是好勇狠斗之辈，不能光看他年轻气盛时所作所为，目下这两人因自负武艺超人，故此养成自骄自大之心。假如多年之后，他们屡经挫折，那时就说不定会发生变化！更不可以就一个人性情来判断哪一个勇敢些，像祈北海生性暴躁，动辄抢先出手。辛龙孙阴沉一些，凡事不会十分着忙。可是也许辛龙孙更为阴狠险毒。”

无名氏听了这番理论，大为折服。红面老人不须听他说出来，光是从他眼中之中，就看出他心中钦佩之情。

老人接着道：“真真正正喜欢以性命相搏，在动手时感到快乐的人，我所知的有一位，他外号称为长胜将军，姓吕名飞，你可听过这个名字？”

无名氏眼睛一睁，道：“晤！好像以前听过。”

红面老人道：“你如果没有听过这个名字，那才怪哩，他虽然近数年已经退出江湖，不再动刀抢枪，可是他的名气，就像是武林中最大的宗派一般，譬喻少林武当等，可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无名氏兴趣盎然，催促道：“你老快说下去吧！”

马痴欧阳铭道：“他自从三十余年以前出道以来，大小几千余战，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因此威名赫赫，如日中天，要知武林中享名甚盛之人不是没有，但由于他以搏斗拼命为乐事，打的次数谁都比不上，是以名声特别响亮，差不多一般武林人都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

无名氏道：“具有这种勇气之人，在下听了也十分佩服！只不知他如何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他当真未曾败过么，他的武功比起帝疆四绝又如何？”

红面老人道：“他当真比不上帝疆四绝，但帝疆四绝不会找他麻烦，因

为他是我们痴友中之一，也就是说他嗜斗成癖，已经是不能自制之事，况且他的武功确实不可与帝疆四绝相比，是以帝疆四绝对他是胜之不武，加之明知他是痴友之一，便不打击他……”

他停了一下，接着道：“吕飞初出道时，由于他以打斗为乐，完全不把生死之事放在心上，故此碰上武功比他略强一筹的，总是被他那种换命的打法骇退，不能再战，久而久之，他的武功越发高强，加之结交了我们这一群痴友，其中如陆凡诸晓天下各派武功，对他大有增益，于是越发厉害，更加找不到敌手。”

无名氏道：“原来如此，在下如果有机会拜识这位老前辈，那真是平生之幸……”

欧阳铭讶道：“奇怪，你变得样样都有兴趣啦，为什么呢？”

无名氏道：“我也不大清楚，有一个时期，在下被一位姑娘鼓励得雄心勃勃，锐志苦心修习武功，准备与天下群雄争一日之长短，可是后来在下放弃这个雄图。也许那个印象太过深刻，所以我听到像目老前辈这等勇士，不由得兴起拜识之心。”

欧阳老人道：“这话也有道理，吕飞听说住在洛阳城外一座小村庄中，目下江湖上已无人知道他的住址，也许老居也到他那儿去了！我可能和你一道走一趟，但如果我改变主意，那就烦你把这本达摩秘录交给吕飞，请他设法代为归还伽因神尼。”

他取出一本比手掌还小的书卷，交给无名氏。无名氏接过看时，但见这一卷武学中最是奥妙的秘录不但体积甚小，而且极薄，每一页薄如蝉翼，是以一共不过像米粒般厚。

他随手翻动一下，只见卷内图解均由朱笔画成，工细生动异常，还多了一些口诀，每个字比米粒还要细小，如非目力特强之士，当真没法阅读。

他虽是随手翻看，但突然间心中却涌起一阵波澜。他感觉到自己业已掌握住宇宙中一种无上秘学，而且这一卷秘录又是武林人无不崇敬的达摩祖师手泽遗著。于是，在他面上流露出一片飞越的神情。

若然要他细加分析，为何捏着这一卷秘录之后，就会情不自禁地激动昂扬起来，只怕他自家也难以解释。

红面老人欧阳铭十分不解地凝视着这个奇异的少年，他越来越对这个俊逸不群的年轻人发生兴趣，极想知道他心中在想什么？他的身世如何？怎会识得帝疆四绝之一的凌波父？他的武功如何？

却见无名氏把那卷达摩秘录珍而重之地收藏起来，同时问道：“访问老前辈，这卷秘录何时须送达目老前辈手中？可有限期么？”

欧阳铭拂一下颌下白髯，道：“时间不须限制，或者你愿意代劳找到神尼彻因大师将租录交还她的话，可以不去找吕飞。不过，我却想知道你为何有此一问？”

无名氏道：“在下想多学一点秘录上载着的绝技，所以如果不限时间的话，在下也许真能够学一些！”

红面老人欧阳铭失色道：“你要学那秘录上的武功？这话可是当真？”

无名氏道：“自然当真的啦！”

欧阳铭泛起化色，道：“我本以为你与常人不同，所以才敢把这卷达摩秘录交给你，但现在看来，你在这一方面也与常人没有很大的区别……”

他沉吟一下，突然提高声音接着道：“漫着，你刚刚说依想多学一点，

难道说你已经学会了一些，只是数量之多少而已，是不是？”

无名氏道：“你老真行，在下果真是如此，早先在石墩上看到那些图解，不知不觉都记在心中，刚才静坐之时，忽然悟出其中三个图解的妙用诀窍，真是奇奥绝伦，若果在下没有瞧见那些图解，一辈子也想不到世上有这种出奇神妙的手法！”

红面老人惊讶不置，道：“像你这种资质颖悟的人，实在是上上之选，你一定要好好利用你的天赋，才不辜负造物主对你的厚爱。”

当下两人向外面走去，红面老人边走边道：“蓝岳及夏雪早就沉迷在棋局之内，只不知析北海和辛龙孙二人下落如何，我们一道去瞧瞧么？”

无名氏道：“在下愿意奉陪！”

他们向前面走去，首先却发现了徘徊在石墩附近的祈北海。

只见他绕着石墩来走去，时时举头向石墩凝望，生似是由于石墩上的武林绝学图解过于奥妙，是以沉迷不去，苦苦寻思。

欧阳铭微笑道：“你看他是不是神迷心醉于石墩上的武功图解？”

无名氏点头道：“不错，相信他已想出一点，所以不肯走开！”

欧阳铭道：“称这就猜错了，他并非在寻思石墩上的武功秘图，却是和你一样，眼前现出种种幻境，按照着他心中所惧和所爱的意念，现出那种景象。在他自然不会知道，因为他已被石墩周围布置的阵法所困，迷失心神，忘记了身在何处，也忘了时间，而在局外的人看上去，他却似是在寻思石墩上刻着武功图解的奥妙。”

无名氏听得目瞪口呆，道：“在下怎的看不见有什么阵法？莫非地上那些错落的红砖，就是形成阵法之物？”

红面老人道：“不错，这不过是师诸葛武侯用石头堆砌八阵图的意旨，并非凭空杜撰。目下我们纵然大声说笑，他也无法听见。”

他停了一下，接着道：“你不妨走过去，踢一踢其中一块红砖，以你的脚力，应该可以踢出老远，但这些砖头，已经形成阵法，成为一个整体，所以你最多只能踢升一尺左右。若果你不懂得破阵之法，怎样用力也弄不走一块砖头！”

无名氏不大相信，缓步走到一块红砖旁边。

他用脚蹴一下，那块红砖滚开半尺，便不再动，无名氏突然若有所思地望着地上错落纵横的红砖。

欧阳铭走过来拍拍他的肩头，道：“怎么样，服气了吧？咦，你在想什么呀？”

无名氏长长吁口气，道：“哦还是不追想的好！你老有所不知，在下刚才望着这片阵法，忽然觉得很熟悉，似乎我以前曾经研究过。这一瞬间，我的脑海中若隐若现地泛起渺茫的往事，说得正确点，那是一些熟悉的感觉，而非具体的往事。当我用力寻思之时，却渐渐消散。”

欧阳铭微笑道：“哦先告诉你破解这个阵法的法门……”

他清晰地仔细告诉无名氏之后，便默然不语。

无名氏又流露出迷们寻思的神态，过了好一会儿，突然长长叹口气。

红面老人道：“是不是当你听到我解说破阵之法时，你又泛起熟悉的感觉？”

无名氏点头道：“不错，啊！原来你老乃是想设法使在下触忆起往事，因而恢复记忆，所以把破阵之法也不吝传授。遗憾的是在下虽然对你老所述

的破阵之法似曾相识，然而仔细寻思时，却竟又徒劳无功。”

欧阳铭道：“你不必心急，照你这样说来，你未失去记忆之前，一定擅长奇门遁甲之学！”

无名氏道：“也许是这样，在下很想去瞧瞧蓝岳和夏雪姑娘，还有辛龙孙，不知他跑到何处去了？”

欧阳铭道：“我们去看一看便知，跟我来。”

两人步离此处，无名氏回头望望祈北海，忽然发觉他跌倒在地上，接着挣扎着爬起身，动作呆滞，生似已经筋疲力尽的样子。

无名氏心中微动，不过这时已走出相当远，方一犹疑，红面老人已领着他转弯，遮断了他的视线。

他们穿过几座残破院落，红面老人举手指一指左边的院落，道：“你看，那厮不是蓝岳么？”

但见蓝岳缓步在院中走动，双手放在背后，头部微微向天空仰起。

他一举一动都十分潇洒，此刻剑眉轻皱，露出焦急的神情，却无碍他俊朗的风度。

无名氏禁不住轻叹道：“这厮长的真帅，无怪女人都要为他着迷。”

红面老人欧阳铭何等老练，已听出一点端倪，但这等事却不便询问，只能旁敲侧击，当下道：“以我看来，他的风度还及不上你！”

无名氏道：“你老不过对在下偏爱罢了，其实蓝岳文武全才，处处都比我强股！不瞒你老说，我对于蓝岳这人本来没有什么，而且毫不相识，可是不知怎的，只要一听到他的姓名，我就抑不住会涌起仇恶之心！”

欧阳铭道：“你想不出其中原故也不要紧，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我是问你何时第一次听见他的名字？”

无名氏忖思一下，道：“就在个把月之前，我第一次从祈北海。辛龙孙及夏雪姑娘口中听起他的名字，那时候我和他们三人一道北行，祈。辛二人还未认识蓝岳，不知为何他们已混在一起？”

红面老人道：“这些暂且不去管他，我说这蓝岳的天赋资质也与常人大不相同，他耽迷在这局棋的烟云变化之中，最少也超过一个时辰了，但他仍然没有倒下。”

这时蓝岳负着双手，洒落地走来走去，暮然间脚步一停，举手按揉胸膛，似乎感到胸中十分疼苦。

红面老人欧阳铭笑道：“他也受不住啦，我刚刚还在替棋痴何钟山难过，因为这一局棋是他毕生心血所聚，据他说纵是一流高手也绝对无法解得开此局而呕血惨死……”

无名氏轻轻道：“啊，你老请看，蓝岳已经开始吐血啦！”

只见蓝岳咯出一口鲜血之后，立即在一个石凳上坐下，瞑目调息。

红面老人讶道：“他居然能从这局迷棋中挣扎出来么？假使他能够一直闭目不看，调元运息，那就顶多将养三五天就可以复原。”

蓝岳瞑起双目调运气机，歇了一会儿，但见他眼皮轻颤，似是要睁开来，但又不想睁开似的。

红面老人欧阳铭道：“无名老弟你看见了么？他此刻内心正如波浪翻腾的大海，一方面想瞑目不管那一局谜样之棋，一方面又受不住那引诱，想睁开眼睛再度研思。”

无名氏道：“老前辈说得是，目下他内心挣扎极为激烈，我想他如果睁

眼再耽迷在棋局之中，怕只非死不可，对也不对？”

红面老人欧阳铭道：“他如果忍不住睁眼，其下场就正是你所期望的，那就是必死无疑！”

无名氏突然迅疾地一掠上前，悄无声息地落在刻棋局的石几边，双手抄住那张石几，猛运真力，把石几托起，然后迅快纵开，把石几放在残垣后面。然后退回红面老人身边。

欧阳铭大惑不解，道：“你为何要打救他？须知这一次让他从棋局中挣脱出来，下一次他就不会再被棋局所迷了！”

无名氏道：“在下也不晓得为何涌起一阵冲动，便这样做了，或者是我不同意他死掉！”

欧阳老人道：“这就奇了，你既说讨厌他，而且此人面貌虽是俊美飘逸，卓尔不群，可是双眼射出的光芒阴险狠毒，决不是个好相与之辈！”

无名氏道：“在下也感到此人心地险毒，不易相与。等在下想出为何这样做的道理，再奉告你老！”

蓝岳的双目忽掀忽阖，面上神情瞬息万变，可见得他内心挣扎之剧烈。

过了一阵，他倏然双目大张，向原先摆着石几立处望去。

红面老人用手肘轻碰无名氏一下，道：“看见了么？他终于没有从这一盘谜棋中挣脱出来。如果你没有移开那个石几，他这一回非死不可！”

蓝岳看不到那个石几，顿时露出惊讶之色，游目回看。这一来就把他的注意力分散，顿时恢复了几分清醒。

他回顾之际，墓地发现无名氏和红面老人就站在右侧两丈之外，当下忘了那盘谜棋，冷冷地凝视着这两人。

红面老人洪声大笑道：“蓝岳，我看你眼中露出不善之色，莫非想对我这位老弟不利么？”

蓝岳冷然道：“原来他已经得到老头你做靠山，是也不是？”

红面老人道：“那也不是，我对这位无名老弟十分钦佩，他何用找别人做靠山？”

蓝岳接口道：“好极了，假如他能够不败在我手下，我也会对他钦佩……”说时，举步向无名氏走来，但走了几步，便已感到不对似的停住脚步。

红面老人道：“你且调元运气看看，我劝你还是打消动手的念头为妙。”

蓝岳怒声道：“你们用什么诡计暗算我蓝岳？”

红面老人哈哈大笑，道：“这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你如果不是得到这位无名老弟打救，这刻哪还能在这里乱冒大气片……”

蓝岳征一下，顿时忆起自家如何沉迷棋局中的情形。他本是聪明绝顶之八，马上就明白这一局谜棋竟能取人性命，只不知是否真的由无名氏打救，把石几移开？更想知道他为何要打救自己？

无名氏忽然开腔道：“哦晓得你想问我为何这样做？”他的声音朗朗悦耳，态度也从容不迫，完全没有迷失心神那种痴呆的样子，而且一开口就说中了蓝岳心中所想之事，是以不但蓝岳为之大讶，立时对这个不共戴天的仇敌刮目相看。连那红面老人也愕然地转眼望着无名氏。

无名氏继续从容不迫地道：“我自家也不知是何缘故会出手救你一命，这一点倒不必再提，单说你想与我动手之事，我也很想向你领教，不过目下你身负内伤，其势不是我的对手。这种乘人之危，胜之不武的事我向不屑为，

你不妨静心调养，等完全康复之后，我们再行动手不迟！”

蓝岳完全被他的气度所慑，一时目瞪口呆，怔怔注视着他。

红面老人鼓掌大笑道：“好，好，从小可以窥大，无名老弟你当真是领袖武林的人才！”

蓝岳听到这话，不由得妒火中烧，冷哼一声，道：“那也不见得，漂亮话谁都会说。

我且在此地调元运气，等到复原之后，必定向无名氏请教一次！”

他举手撮唇长啸一声，啸声尖锐刺耳。红面老人突然间面色大变，身躯地颤抖起来，已经站不住脚。无名氏连忙扶住他，道：“你老怎么啦？”

红面老人欧阳铭连话也说不出来，颤巍巍举手指着蓝岳，道：“他……他也懂得这一下……”

无名氏越觉不解，道：“你老别紧张，他懂得那一下是什么？”

红面老人道：“哪……敏是我早年招呼我的……我的爱马……小火龙的法子……”

无名氏啊了一声，方自忖想这红面老人怎的如此沉不住气，就算大家招呼马匹的方法一样，也不须这等大惊小怪。

蓦地一个念头掠过心上，冲口道：“你老失去的那匹爱马就是火龙驹么？”

红面老人没有作答，他根本来不及说话，目光注定在右面。

陡然间一阵清脆蹄声入耳，接着一团红影出现现线之内。

团红影正是名驰武林的火龙驹，但见它来势神速异常，刚一入眼，便已驰到切近。

来势虽是急骤异常，但要停就停，宛如渊停岳峙。

蓝岳冷笑一声，撩起长衫，正要纵上马去，忽然中止了上马的动作，凝目望住那匹火龙驹，道：“你……你怎么啦？”

但见那匹火龙驹昂扬起头，侧望着那边的两人，颈上的红鬃根根竖起，形态威猛，极是动人。

那火龙驹的眼睛本来就比普通的马大上不少，此刻睁得更大，宛如人类发现了惊讶奇怪的事物那等表情，如果是人类，自然不值得奇怪，但一匹马居然会流露出这么强烈动人的表情，却是闻所未闻之事。

蓝岳顺着那火龙驹的目光望去，只见无名氏身侧的红面老人也像那匹马一般，满头白发蓬须勃竖，双眉斜剔，双目之中，先是精光暴射，转瞬之间，已变成一片潮湿。

那火龙驹低嘶~声，刷地纵起寻丈，凌空飞落在红面老人面前。

欧阳铭缓缓伸出右手，去摸火龙驹的面颊……

无名氏不但见到欧阳铭眼中泪水，同时也见到那火龙驹居然滴下眼泪来。这一幕教他感动得鼻子酸酸的，忍不住侧开面庞。

红面老人头上白发渐渐垂下，恢复原状，顿时变成一个龙钟老努。那火龙驹颈上红鬃也缓缓平复，忽然也流露出老态。

欧阳铭涩声道：“孩子……俄的好孩子，想不到我们在万里穷荒之外居然重逢……”

无名氏眉头一皱，忖道：“既然幸而重逢，岂不是大足欣慰之事？为何还流露出一派生离死别的样子？”

红面老人自然听不见他心中的话，他伸出双手搂住火龙驹的头颅，呼

噓地道：“我一直没有忘记你，你看，我已剩下孤单单一个人！我再也不养其他的马了，你可知道……”

蓝岳剑眉一挑，举步走过来，道：“此驹乃是我向巫老前辈借用，我不能不亲自交还……”

红面老人挥泪道：“我晓得，我不会把它夺走！但你让我们多聚一会儿如何？”

蓝岳冷冷道：“不行，你们再聚下去，势必难舍难分，还是快刀斩乱麻好些！”

他伸手拉住火龙驹的嚼环，拉它走开。火龙驹屹然不动，仍然望着欧阳铭。

欧阳老人征了一下，道：“你说得也有道理，时间一久，我也许不肯让你把它带走！”

小龙儿，你跟他去吧！”

火龙驹突然垂下头，驯善地任得益岳拉走。

欧阳老人眼中泪水泉涌，望着火龙驹的背影，这一瞬间，他变得异常地苍老，眼中尽是绝望的光芒。

无名氏哼了一声，厉声喝道：“蓝岳，你站住！”

蓝岳正要跨鞍上马，闻声不禁一愣，回头瞧看。

无名氏大踏步跟，决然道：“你赢得我双掌的话，尽管把此驹带走，如若不然，此驹就归我所有！”

蓝岳仰天冷笑道：“好小子你也不打听打听，此驹乃是恶石谷巫老前辈的宠物，谁敢动它一根汗毛？”

无名氏摆手道：“不必多说，你如果不敢跟我动手，就把此驹留下，恶石谷以后怎样我自会接着！”

蓝岳气得嘴唇发白，但他自知内伤不轻，非潜心静养数日不易痊愈，是以此时不肯轻举妄动。总算他乃是城府甚深之人，虽然气得要死，却不曾目乱步骤。

他冷笑道：“我辈武林人物，凭一身技艺赌些东西原无不可！刚才作自己说过，恶石谷的一关，之后由你自己接住，是也不是？”

无名氏道：“不错！”

蓝岳道：“还有我这~关，你自己也敢接着，对也不对？”

无名氏道：“这个自然，我决不反悔失信！”

蓝岳道：“目下我身上尚有内伤，这是你也知道之事，因此我一定要占点便宜才行！”

无名氏道：“你尽管说出来！”

蓝岳见他豪气异常，不禁暗暗心折，但另一方面更加嫉恨。当下道：“你刻下先接我五招，若然接得住，此驹暂时归你保管，等到五天之后，我内伤痊愈，我们再决一高下，你道如何？”

无名氏道：“这样甚是公平。”

欧阳老人忽然大声道：“无名老弟，你要小火龙干什么？我……”

无名氏迅即打断他的话头，道：“在下甚是喜爱此驹，反正蓝岳他也同意赌上一赌，你老不必多管！”

他横移数步，屹立不动，等蓝岳来攻。

蓝岳因内力不继，决定采取巧攻手法，纯以变化奥妙克敌。当下走到

无名氏前面四步以内，左手禁发即收，右手同时横扫敌胁。这一招虚实莫测，实在不易抵挡。尤其是出手之际，显示出变化极多，如果被施展下去，势必更难抵挡。但见无名氏迅以右手扫拍，左手沉时捏拳，护住胁下大穴。

两人急如电光石火般一触，蓝岳在这瞬息之间，右手连变七式，却因对方防守严密得如金汤城地，竟无一丝空隙，迫不得已，斜斜绕开两步。

红面老人欧阳铭情不自禁地喝声彩，无名氏含笑遥遥向他点头，口中道：“蓝岳你发第二招吧！”

蓝岳俊脸凝霜，眉宠杀气，双手齐发，分袭他上中两盘。

无名氏左掌作出削劈之势，掌锋罩住蓝岳右手臂弯上的脉穴，右手摇摇摆摆，看似毫无目的，其实封得万分严密。

蓝岳又不得逞，退开一步，重整旗鼓，只见他的右掌倏然变成青紫之色，迎面击去。

红面老人大喝道：“那是灭神掌，无名老弟千万小心……”

无名氏本已出掌抵御，闻言微微一挫，似是因听到警告，想立刻变招换式。

蓝岳哪容他缓手，疾如电闪般踏步迫攻。

无名氏来不及变化，原式封架，“啪”的一响，已换了一掌。

蓝岳面色一变，腾腾腾连退三步。无名氏道：“灭神掌也不过如此，你还有两招……”

蓝岳此刻吃他奇重的掌力震得胸中作闷，真气波动甚剧，竟然无法开口作答。若果开口，势必压不住腾涌热血而吐出来。

他忍住满腔羞耻愤怒及仇恨，全心全意运气压制内伤，歇了一会儿，这才长长透一口气，冷冷道：“火龙驹暂时归你，但你要记着数日后的约会

无名氏道：“这个自然！”举步向那火龙驹走去，伸手拉住嚼咀。

火龙驹鼻中不住喷气，瞧着蓝岳，又转眼去看红面老人欧阳铭。

无名氏微笑放开手，摸摸它的面颊，道：“你可是感到不知适从么？不要紧，你先和旧主人聚首几日，说不定以后你永远都和旧主人厮聚，过去吧！”

火龙似是听得懂他的话，低嘶一声，便向红面老人走去。

蓝岳自觉伤势不轻，连忙取出一粒丹药服下，接着就在墙角盘膝跌坐，再也不理会无名氏他们。

无名氏陪着红面老人，带着火龙驹走开，穿过两座残破院落。欧阳铭道：“川。火龙乃是当世间唯一的通灵神驹，它的脚程也是天下第一，我真想再尝尝御风飞驰的滋味！”

无名氏道：“为什么不？你老尽可以随心所欲，放怀骋驰啊！”

欧阳铭道：“你有所不知，像小火龙这等盖世名马，遇上擅长骑术的人，一旦放辔骋驰，可能连续飞驰数昼夜方始停下。我怕那时赶不及回来，你如何对蓝岳交代？”

无名氏晒然道：“你老太多虑了，如果依在下愚见，你根本就不须回来。”

欧阳老人摇头道：“你虽是满怀信心，估量那蓝岳赢不了你，可是我却不以为然。”

无名氏道：“咖果你老不信，可以试一试在下的武功程度。”

欧阳老人道：“这倒是个好主意，我且试你一试，再说别的。”

他和无名氏对面而立，道：“我看你手法之中，竟有帝疆四绝凌波父的

绝艺，但又有一招似是而非，也感到很是诧异。现在我们动手，你可以全力进攻，我才查得出你武功深浅。”

无名氏点头应了，两人开始绕圈窥伺，待机而发。

双方走了两圈，红面老人修地向身后望去，道：“是谁来了？”

无名氏不觉转头去看，蓦地感到风力压体，这才晓得欧阳老人竟是使用诈语，当时但觉对方出手直如风雷进发，凌厉异常，如果闪退的话，决不及他迅快，唯一死中逃生之法便是设法封架。

说得迟，那时快，欧阳老人双掌已堪击到无名氏身上，但见他身躯微沉，旋了半圈，左手顺着微旋之势骄指疾戳。

欧阳老人如果仍然不变化招式，则纵然能够击中无名氏，可是自家也得被无名氏这一招重手法未死。是以他只好悬崖勒马，陡地停住前劈之势，双手急沉，其中一掌已抓住无名氏手腕脉门。

无名氏运气护住脉穴，五指翻上去拂扫对方腕脉。欧阳老人五指一紧，仍然不能制止对方反击，疾忙向侧推开，件使对方因角度不对，无法拂中自己腕脉。

哪知无名氏正是要他这样，暗运真力，施展出修罗七块中第五块“扣曲”心法，疾如闪电般将受制之手缩了回来。

两人顿时又变回对面相峙之势，欧阳老人微笑道：“你虽是手法奇奥，居然还夺闻出我五指大关，但如果对方的指上练有外门奇功，如那蓝岳的灭神掌或武林太史居介州的千毒指，你早就吃了大亏啦！”

无名氏道：“老前辈说得是，但那也是无可奈何之事！”

欧阳老人挺直身躯，放弃了进扑之势，无名氏也跟着放松了身躯。就在他松懈之际，欧阳老人快如飘风般掠迫到他面前，一掌当胸拍去。同时之间，底下一腿迅快踢出。

无名氏万万想不到欧阳老人故技重施，再度偷袭，慌急之下，本能地一横虎躯。但这一躲得开上面一掌，却躲不过底下一腿。

欧阳老人这一回已十拿九稳，就在快要得手之际，方要撤回真力，那样即使踢中无名氏身躯，最多也不过把他踢开数步，决不致令他受伤。

谁知无名氏居然横侧着身躯发出掌招，底下双脚先提起数尺，恰好避过他一脚，接着连环踢了出来。

只见无名氏整个人横测在空气中，宛如一枚煮熟了的大虾。

这等招数因是出人意料之外，但接下去却难以为继，别说继续抢攻敌人，连逃开也不大易。

欧阳老人经验丰富，不由得长笑一声，一面发招，一面喊道：“你这是哪一门的心法……”

话声未毕，他的一只手掌已经拍中无名氏的鞋尖，另一只手正向他肋下直劈落去。

忽见无名氏身形疾退，在空中一翻身，回复正常姿势，稳稳落在丈许以外。隔了这么一段距离，欧阳老人武功再强，也没有办法接续加以追攻。原来无名氏乃是借他一掌拍中鞋尖之力，陡地借势飘身飞开。话说得容易，其实却甚为困难。

欧阳老人怔一下，道：“啊！这一招叫什么名堂？怎的你的怪招层出不穷？”

无名氏笑道：“这是从石墩上学来的达摩图解中一个变式，在下不知不

觉中，居然用了出来……”

欧阳老人微愕道：“那本达摩手著秘录不知害死多少天下英雄，而你居然能得到益处，真是咄咄怪事？”

他举步向无名氏走去，无名氏有了前次教训，连忙蓄势以待。

欧阳老人摇手道：“不必再试你了，这一回可不是装伪啦！你有这种怪招在身，纵然功力尚未足以教找放心，但想来蓝岳也无法将你怎样。”

不过，他显然不能十分放心，因为他双眼之中仍然流露出优色。

无名氏微微一笑，洒落地道：“纵使他能赢得我，我也不在乎……”

欧阳老人道：“目下这局势变化得连我也无法控制啦！你可知道我为何两次偷袭于你？”

无名氏摇摇头，欧阳老人道：“我为了要你提高警惕，因此不得不这样出手，以后你得牢牢记住，那蓝岳。祈北海。辛龙孙等人对你都怀有很深的敌意，是以随时随地可能出手暗袭。”

无名氏道：“你老放心，在下记住啦！”

欧阳老人点点头道：“那么我这就走了，我尽力赶回来就是。”

他一招手，火龙驹迅速地冲到他身边，欧阳老人飘身纵起，稳坐鞍上，倏然间一阵豪壮之气从他心中泛涌起来，须发飘舞。宛如息影家园已久的老战士，突然间又置身在疆场之上，顿时激发起不能抑制的雄心壮志。

无名氏感动地大声叫道：“欧阳老前辈，你才是这匹千里驹的真主人，去吧！驰骋到天涯海角……真余的事有我代你负责。”

火龙驹昂首长嘶一声，奋鬃扬蹄，骋驰而去，形态雄壮威武异常，转眼之间已经隐没不见，但这动人的景象，却永久印在无名氏心头。

顷刻工夫，蹄声也在空气中消失，无名氏振起精神，面上泛起愉快的笑容，举步向前走去。

他又穿过两座院落，只见身披大红斗篷的夏雪坐在一旁的石椅上，另一角的石见旁边辛龙孙屹立不动，俯首凝思。

他首先发觉夏雪面色泛青，此刻双目紧闭，正在调元运气。

辛龙孙也是流露出痛苦的神色，可是双目却一直盯在石见的黑白棋子之间，瞬也不瞬。

无名氏走到夏雪身边，伸出手掌，贴放在她背心将台穴上。暗暗运聚真元，从掌心透传出去，助她体内真气运行。

片刻之后，夏雪的面色已经好转得多，无名氏收回手掌，夏雪立即睁开眼睛，道：“我早就听到你的声音，是什么事呀？”

无名氏正要回答，夏雪目光掠过宛如石像的辛龙孙，不觉呀了一声，道：“他也和我一样人了迷啦！”

无名氏道：“再过一会儿工夫，他就得吐血而死！”

夏雪眸子一转，想起自家的经过，不能不信，接着她又忖思一下，扬声叫道：“斗龙孙！辛龙孙！”

无名氏道：“你叫他没有用，他根本听不到，不然的话，就不会呕血而死啦！”

夏雪皱眉道：“那怎么行？是他救了我一命。”

无名氏喷了一声，却似乎对此没有什么兴趣。

夏雪放软声音，道：“我不能白白受他救命之恩，你帮忙我把他拉开行么？”

无名氏摇头道：“我对你帮忙太多啦，这一回不行。”

夏雪征了一任，缓缓道：“我却想不起你见时帮过我很多的忙？”

无名氏道：“你自然不晓得，刚才在那边我见到你的表弟蓝岳也是被棋局迷住，当时我因为想起你，才把他救了……”

夏雪大讶道：“是么，他在哪儿？”

无名氏道：“他后来还跟我动手，我本来可以趁他身负内伤，功力大减之际取他性命，可是我也没有杀死他！他此刻就在那边打坐调元运气，急于恢复功力，好和我打出生死！”

夏雪道：“这样他就不对啦，唉，他能够行动，居然不來找我……”

无名氏突然对这个气度高贵，面貌娇美的姑娘泛起怜悯之情，因为他确知假如换了是凌玉姬的话，蓝岳纵然只有半条性命，绝对会不顾一切先找到她。除了这种感想之外，另一方面他又觉得夏雪其实也是不易多见的美貌姑娘，却被命运簸弄，和凌玉姬碰上了，自然要发生许多不如意事在她身上。

他的心软下来，道：“更姑娘作可是要我把辛龙孙拉开么？”

夏雪流露出惶惑不解的神色，抬眼望住他，道：“难道你肯帮助我？”

无名氏微微一笑，那俊逸的丰度登时使夏雪更为发征。

于是他过去拦腰抱起辛龙孙，把他放在另一边的墙角，然后又走向夏雪这边。

夏雪明眸连转，过了一阵，轻轻道：“你真的不讨厌我么？”

无名氏道：“像夏姑娘这么美丽的姑娘，谁都不会对你讨厌。”

夏雪尽量把声音放得柔和，道：“那也不见得，有了凌玉姬，我就算不了什么啦……”

她一提起凌玉姬，无名氏心中就涌起既爱且恨的情绪，当下默然不语，暗想心事。

夏雪静静地看他一阵，道：“可不是么？一提起她你就不由得默认了！就像蓝岳似的，自从遇见凌玉姬之后，前后就完全变成两个人。”

无名氏好在能够淡漠地抛开心中的思想，接口道：“他怎么样？以前对你很好么？”

“也不能说很好！”她说：“但比起他对别的女孩子，那简直是变成公主一样崇高啦！你大概不知道，他一向风流自赏，而事实上凡是和他见过面的女孩子，莫不对他大为倾倒。而他却天生喜欢捉弄那些女孩子，一定要把她们弄得如痴如醉，又痛苦又快乐，最后，他冷冷地走开，再也不回头一顾！”

无名氏眉头一皱，鄙弃地道：“听起来他简直是个恶魔。”

“不错，他有个外号叫做情海恶魔，简单一点就叫做情魔，而他也以此为荣……”

无名氏道：“我该让他呕尽心血而死，免得日后再去害惨别的女孩子。”

他停一下，耸耸肩膀，道：“其实我对女孩子也没有什么好感，假如我有他的本领，也许我会学他一样，叫天下女孩子为我心碎，每晚躲在被窝中痛苦地低泣。”说到这里，他眼中射出仇恨的光芒。看了他的双眼，谁都相信他的话绝对不假。

夏雪茫然地摇头道：“我不能了解你，也不能了解蓝岳！但你比蓝岳好得多，因为你虽然有时变得骇人，但大部分时间都很仁慈，就像起先对待我一样，我奇怪一个人怎会一下子就转变得这么厉害？”

无名氏没有回答，却忽然想起凌玉姬。她的一颦一笑都十分鲜明地从

记忆中浮起来，而且使他永远不能忘怀。可是尤其如此，他更觉得痛恨……

他突然想到假如自己也学一学蓝岳，设法找到凌玉姬，对她低声下气，等到她对自己依恋之后，骤然间丢掉她，就像丢开死苍蝇一样……

这个退想令他感到一阵刺激。兴奋和畅快，不禁大声笑起来。此一意念并非由他自己构想出来，却是昨日他躲在大佛肚中时，听到蓝岳这样对夏雪说的。

那边辛龙孙倏然大叫一声，他们一齐转眼瞧去，只见辛龙孙吐出一口热血，接着茫然四顾。

夏雪道：“你觉得怎样了？”

辛龙孙抚胸道：“难受死了，那一局棋古怪得很，教人舍不得走开！”

夏雪笑道：“你明明见到我的情形，应该晓得厉害才是……”

辛龙孙目光停留在无名氏面上，冷冷道：“他怎会在此？居然没有死掉么？”

夏雪正要开口，辛龙孙举手道：“别告诉我是他救了我的。”

无名氏大感不悦，道：“自然不是我救你的，是夏姑娘她为了报答你救她出险，所以她也这样回报。”

夏雪道：“林刚才怎的说他居然不死？难道他已经负伤么？”

无名氏代辛龙孙答道：“我曾被祈北海打了一掌。”

辛龙孙吟了一声，道：“老祈真不中用，他的武功越来越糟啦！如果当时不被他抢先，你早就到阎王殿报到去了。”

无名氏不理睬他，转身就要走开。夏雪忙道：“林到哪儿去？”无名氏道：“像他这种人……”他指一指辛龙孙，“还是少在一块儿为妙。”

说罢，他一径走开。辛龙孙陡然感到伤势不轻，连忙取出丹药服下，接着跌坐用功，自疗伤势。

无名氏走出寺门外，纵目遥观，但见黄沙茫茫，远接天边，阳光甚是强烈，天上一丝云影都没有。

他把系在寺门外的马匹上的水囊取了一个，走向偏殿，藏在佛像肚中。

然后，又向后面走去，但见辛龙孙自个儿在打坐用功，夏雪已不知去向。

走过蓝岳藏身的院落，也没有见到夏雪。再向后面走去，不久就见到那座特别高大的白石墩。

只见石墩脚下已倒着一人，乃是那暴躁自大的祈北海。此刻他趴伏在地上，连连喘气，生似跋步了千山万水，已经筋疲力飞，不支倒地的样子。

在他旁边不远之处，身被大红斗篷的夏雪呆呆站着，面上一片茫然之色。大概是因为她走了好一阵，还找不到祈北海，所以感到十分迷惘。

无名氏已从欧阳老人口中，得知这座阵法奥妙在于制住间阵者的心灵，从而生出种种幻觉。莫看夏雪现在站着不动，其实她可能觉得自己正在用力飞奔，因此再过一阵，便将因具力竭而引致内伤发作，立毙当场。

于是他走入阵中，一手拉住夏雪，正要出阵，突然又俯首去瞧地上的祈北海，凝眸寻思。

他耳中忽然响起早先听到夏雪说过的话，她当时对蓝岳说：“若果你把无名氏杀死，祈北海和辛龙孙两人便与你正面冲突，不如留下无名氏性命作为缓冲。”这刻他反而想到相反的道理，假如他救出祈北海，则祈辛两人亦等如是他与蓝岳之间的缓冲。

当下他顺手把折北海挟起，一手拉住夏雪，在阵中转来转去，一会儿便走出阵外。

他把折北海放在地上，然后一掌拍在夏雪背心大穴上。

夏雪“暖”的一声，恢复神智，见到无名氏在她面前，地上还有祝北海，不禁霎霎眼睛，随即晓得这是什么一回事。

她微笑道：“你救了我的性命，我很是感激！但这一回祈北海脱出险境，可不是为我而做的吧？”

无名氏道：“不是为你，我自家另有打算。”

夏雪道：“你救了我一命，要我怎样报答你才好呢？”

无名氏本来不想回答，像这一类感恩的话，他只须谦逊一下就是。但突然一个意念掠过心头，微一凝思，道：“你当真要报答我么？”

夏雪道：“当然是真的！你要我怎样做我都依你。”她的眼中流露出一种奇异的柔和的光芒。

无名氏似乎感到不安地避开她的目光，道：“我只要请你答应我一个要求。”

夏雪喜泛眉梢，道：“你尽管说，我无有不从！”

无名氏道：“夏姑娘，你当知你是个很美丽的姑娘……”

夏雪微露娇羞之态，但样子更为愉悦。

无名氏接着道：“但我深感古人所谓红颜祸水之言，真属至理，因此……”

夏雪觉出他的请求似乎并非自己所想，不由得娥眉颦蹙，插口道：“因此怎么样？”

无名氏道：“因此，我请你对男人心存怜惜，不要随便……”

夏雪双眉一剔，温声道：“我几时对男人随便过？你说，你说！”

无名氏忙道：“夏姑娘千万别误会在下的意思，在下并非说你对男人随便，而是请你不要随便使男人为你痛苦。”

听了他的解释，心中顿觉甚是受用，要知如果无名氏不是当其认为她长得漂亮的话，决不会请她不要随便使男人痛苦。换句话说，美丽便是能令男人痛苦的本钱。

她双眉一舒，道：“以后你最好不要把话说断，引起别人误会！你且说说看，我不要使谁痛苦？”

无名氏突然神色一冷，淡然道：“其实这些事完全与我无干，夏姑娘请恕我多言之罪！”

夏雪最怕见到他冷漠的神色，生怕从此又变得像从前一样，连忙支开话题，道：“祈北海会不会就此死掉？”

第十章 混混噩噩被骗窃玉猫

无名氏向地上瞧一瞧，道：“我不知道，大概死不了！你没有见到你的表弟？”

“没。”

无名氏插口道：“你最怕大雾，是也不是？”

夏雪道：“你怎么知道？”

“如果你不方便的话，就不必说了。”

夏雪道：“不，我愿意告诉你。”

她沉重的叹息一声，道：“在外表上，谁都看不出我有这么悲惨的身世。”

“我父母曾经出任封疆大吏，权势显赫。”

无名氏大感疑惑不解，道：“那么你为何说你的出身十分悲惨可怖？”

夏雪又沉重地叹口气，道：“我且把十八年前的旧事告诉你。那时候我只有六岁，有一天拂晓时分，我跟着母亲站在荒僻的郊外，那时候白雾沉沉，周围的景物几乎没法瞧得见，我母亲突然向前面跑去，竟没有理会我，那时大路上雾影中出现了一队人马，有车子也有马匹。我母亲向那队人跑去之后，一会儿雾气更浓，什么都瞧不见了。我耳中只听到母亲尖锐的叫声和哭声。那时我害怕得不住发抖，并且十分恨我母亲把我丢下，因此我转身向后面跑去，但走了一阵，便十分后悔和害怕，因为什么东西都瞧不见，脚下都是草地。于是我又回转去，可是我走了很久很久，一直走到我筋疲力尽，跌倒在地上，那时虽然大雾已散，但四下荒凉僻静，这景象也使我害怕得走不动，躺在一处树丛后面……”

无名氏听到这里，面上露出焦急之色，插嘴道：“你光躺着也不行啊，如果你没有气力站立，你该出声叫喊。”

夏雪悲惨地望着天空，缓缓道：“我躺在树后之时，就是生怕碰上陌生的人或者豺狼虎豹把我害死，加上找不到母亲的恐惧，使我害怕得简直要发疯，现在回想起来，我所以筋疲力尽，一方面是体力消耗过多，另一方面也是恐惧之故。”

她停顿一下，接着道：“这一段噩梦似的遭遇，每每在梦中侵袭我，我每每声嘶力竭地叫喊大哭，直至回醒……”

无名氏异常同情地道：“那真是太可怕了，无怪你无法忘怀……”

夏雪道：“也许我今日向你倾诉之后，以后会觉得好些……且说当时我躺在树丛之后，心中尽是惊惧悲伤之情，过了不久，我就陷入昏迷状态之中……”

无名氏叹口气，道：“你令堂几时找到你的？”

夏雪突然流下两行泪珠，道：“她永远没有找到我，直到今日仍是如此！”

无名氏骇然道：“真的没找到你？”

夏雪苦笑道：“当然是真的，不然的话，这件事怎会变成我平生最隐秘的事？”

“那么你后来究竟怎样？”

“我不知昏迷了多久，忽然醒来，面前有个身穿长衫的中年人望着我，他的样子瘦长严肃，但并不教人害怕。他一只手轻轻按摩我身上枣道，手掌上传出一股热流，传入我体内，不但使我感到十分舒服，而且心神舒泰，不再惊恐。接着，他取出一粒丹药，放在我口中，顿时一阵清香，遍布齿颊……”

她拭去泪痕，想了一阵，接着道：“他就是蓝大先生蓝渊，也就是蓝岳的伯父。位列当今武林至高无上的帝疆四绝之一，这却是我这一回踏入江湖才知道的事，以前我一直都不晓得。”

无名氏听到蓝大先生之名，并无惊异之容，却追问道：“你怎会姓夏呢？”

可是原来的姓氏？”

夏雪摇头道：“我记得我原本姓王，当时蓝大先生问我家住何处，为何会独个昏睡于树后，我只能告诉他像告诉你那么多。蓝大先生把我带到一家农舍中；暂住数日，他独自去查访我的亲生父母。可是查了几日之后，都没有一点头绪，于是他把我带到京师，那时，我义父夏恭正在京师做官，只有夫妇两人在京师居住，并且恰巧他的一个女儿夭折了。蓝大先生要他们把我当做亲生女儿，据他们说我很像那个夭折的女儿，所以果真把我当做亲生爱女看待、我父亲是蓝大先生的表弟，一向十分敬服蓝大先生。此后，也许是蓝大先生暗中帮助，他升迁得很快，几年光景，就做到了两湖巡抚，接着的几年都是出任方面大臣，权势显赫。前几年急流涌退，离开宦海回到老家，家中的人没有一个知道我的身世来历，不过都晓得我得到蓝大先生传授过武功之事，所以这一次我潜入江湖，托词要找蓝岳口去，家人都不觉得吃惊稀奇！我义父母他们得过蓝大先生的嘱咐，不许替我定亲及阻止我的行动，我能够离开夏府，这也是主要原因……”

无名氏愣了一会儿，才道：“你有这种经历，真是难以令人相信！”

无名氏道：“你这次离开夏家，是不是还有访寻亲生父母的念头？”

夏雪寻思一下，道：“当然希望能够访寻到，可是事隔十年之久，这希望太过渺茫了！况且我一直怀疑当年在雾中见到一队人马的景象，乃是官家押解犯人的队伍，我记得有些骑马的人好像是官兵，也许我亲生父亲锁在囚车之上……”

她又流露出恐惧悲惨和耻辱等复杂的表情，可见得她很害怕她的亲生父亲是个罪犯。

相信这个念头最是折磨她，使她不敢多想，也不敢当真去调查寻访。

无名氏怜悯地望着她，道：“我晓得你心中真正的恐惧就是你亲生父亲是不是罪犯这一点上，但你大可放心的是，第一，这件事纵然是事实，也没有任何人能够证实，你可以置之不理！第二，当时雾气已浓，你根本看不清楚，相信是你后来凭着想象，加上这么一笔。第三，假如当日蓝大先生已经查出你亲生父亲乃是车中囚犯，那一定是别有原因的犯罪，不然的话，蓝大先生绝不会怜悯你，他把你送回你母亲不就省事了么？”

夏雪苦笑一下，道：“这些事都不必讨论了！”言下之意，大有她早就详细想过这些问题。

无名氏道：“我也说不清楚，总之你最好停止胡思乱想，一个人没有亲生父母也可以照样活得很好！假使你一定想找到你亲生父母，我可以替你起个卦……”

夏雪哦了一声，道：“你懂得起卦么？那就替我算一算，先看他们可还健在人间……噢，你怎样了？”

只见无名氏面上流露出一副奇怪的神情，这种神情太以复杂，令人无从推测他心中泛起什么情绪。

过了半晌，无名氏叹口气，道：“我根本忘了怎样卜卦，可是我既是忽然随口说出来，自然以前晓此术……”

他逐渐平复下来，回复一片冷淡漠然的态度，似乎他一触忆起旧事的影子，就足以使他心灰意冷，对目下的一切都十分消沉淡漠。

夏雪也沉湎在回忆之中，忽然蹙眉，忽然舒颜。两人默然地对立了一刻，无名氏道：“你跟随蓝大先生学艺多久？”

夏雪道：“说不上有多久，他一共教过两次，第一次是我到了夏府不久，他教我打坐，扎下内功根基。第二次是两年之前，他又来看我。他一见到我，就流露出失望之色。

之后，就表现得有点颓丧……”

无名氏道：“我明白了，蓝大先生让你扎下内功根基，历时多年，这次再见到你，必是感到你的进步不如理想……”

夏雪道：“正是这样，他老人家后来坦白告诉我说，蓝岳和我都是他认为能够造就的理想人选，谁知他这一趟回来，蓝岳和我都令他十分失望。但他老人家随即安慰我说，他晓得我遭遇过十分恐惧之事，所以练功之际，时时会因而分心，无法达到上乘境界，他还说这是他的错误，应该一直把我带在身边才对。至于蓝岳他老人家可就不太原谅，为的是这几年蓝岳在武林中已闯出字号，并且得到情魔之名，正由于蓝岳喜欢在情场中打滚，所以无法参悟上乘内功，因此，他老人家再也不传授更高深的武功给他！当时他逗留了一个月，日日传我武功。到他老人家离开时，曾对我说我的武功虽然只有他老人家十分之四，可是在时下武林中，已难碰上对手。他老人家同时也嘱咐我绝不可向别人提起他老人家。”

无名氏皱一下眉头，道：“这样说来，你真不该告诉我这些事，日后他老人家如果晓得了，一定十分震怒。”

夏雪叹了一口气，道：“你也许心中没有藏过秘密，所以不晓得我的心情。这些年来，我的心被这两大秘密压得十分痛苦，所以今日既然跟你说了，索性都说出来，好教我以后可以有一夜睡得安安稳稳……”

无名氏抬头望着天空，道：“一个人的心被秘密压住，这种痛苦自然是难以忍受。

我好像也有这种深刻的体验，可是，那是什么秘密，现在连我也想不起来啦！”

夏雪突然眼睛一亮，道：“你突然失去以前的记忆，会不会就是因为心中有个巨大的秘密，迫得你无法支持，所以忽然忘记？”

无名氏睁大双眼，道：“这话甚有见地，可能就因此故。唉，如果当真是这样的话，那个秘密一定万分重要，所以我非忘记它不可。既然如此，则我宁可不恢复记忆，以免又得承担那种难以熬忍的痛苦……”

他们越谈越觉投机，不知不觉已到了晚上。

沙漠中冷热十分悬殊，入夜之后，便冷不可当。

蓝岳，祈北海，辛龙孙等三人一直都在运功调气，他们的内功均是当世绝学，是以在练功时丝毫不感到寒冷。

无名氏也不畏寒冷，偕同夏雪在偏殿内过夜。夏雪其实也是身怀上乘内功，本不怕冷，但她却装出奇寒难禁的模样，因此无名氏只好和她静贴坐着坐在一起。

几乎整个夜晚，她都娓娓地告诉他关于她在夏府生活了十八年的琐事。最后，她在无名氏怀中睡着。

此后的四五天，她都和无名氏形影不离地混过日子，运功疗伤中的蓝岳自然也察看出夏雪对无名氏情意日深。这使得他十分妒忌，这一分心，又使得他延缓了进境，更加令他大为恼火。

第五日将近中午之际，蓝岳一跃而起，举步向前面的偏殿走去。才走过两三丈远，就碰到祈北海和辛龙孙两人。他们面上都流露出腾腾杀气，三

人会晤后，彼此都心照不宣，联袂向前面走去。

无名氏和夏雪谈了一整夜，早晨只睡了一会儿，醒后又一齐走到寺门外面晒太阳，接着便在山门外墙根处睡着。无名氏枕在夏雪的腿上，夏雪则靠着石墙，都睡得十分宁恬安适。

无名氏忽然惊醒，睁开眼睛，不由得讶然起身。

原来在他前面出现了许多匹马，化为半月形屏立在他和夏雪前面。而他最先看到的，却是一位面上遮住白纱的女郎。

她踞坐在鞍上，美眸中射出从未有过的怒恨的光芒。在她左边则是美艳夫人的青衣侍婢瑛姑。两边则是爵榜列名的苦行禅师。楚南宫、铁胆赵七、丰都秀士莫庸，灵隐山人，神指丁岚等六人。

瑛姑露出嘲晒的笑容，可是却没有出声。

丰都秀士莫庸首先晒笑道：“呵，呵，好香艳的睡态，我们总算眼福不浅……”

无名氏和夏雪都跳起身，夏雪面泛红潮，尖声道：“你下来，姑娘要教训教训你这狂徒。”

莫庸旁边的神指丁岚冷笑道：“好大的口气，你留点气力等无名氏移情别恋教训他吧！”

众人几乎站都哄笑出声，夏雪气得面色转白，但又斗不过对方刻薄口舌，正要冲上去。无名氏忽然道：“这些无知之辈，不值得夏姑娘生气，待我弄点苦头给他们尝尝，以后就会懂得规矩啦！”他说时把夏雪拉到后面，举手指住莫庸，丁岚两人，意思要他们下来。

众人都露出惊讶之色，尤其以凌玉姬为甚。她记得无名氏业已恢复消沉冷漠的态度，怎的忽然变得词锋锐利，并且居然主动要和别人动武？

莫庸和丁岚哪肯示弱，一同飘身下马，落在无名氏身前。

无名氏踏前两步，双手齐发，招数互异，分攻莫丁二人。他一出手，招数之奇奥使得众人莫不深感惊凛，但似是功力平常，是以没有特别凌厉的风声。

莫丁二人本不想一齐动手，可是对方手法过于奇奥，不得不出手封架。他们均属同一心思，准备架开对方这一招之后，暂且退开，以便商量哪一个出手，哪知无名氏手法变化深奥绝伦，奇幻莫测。双手俱不撤退，只是顺势变招疾攻，一下子就粘住莫丁二人，都无法后退。

数招之后，莫丁二人已被迫得施展全力，但他们越是增强功力，无名氏便也同样增强威势，节节进迫。

开始时众人还瞧不出其中奥妙，但不到十招，便都看出无名氏敢情尚未发挥本身的威力，仅仅是借势用劲，反击对方。是以那丰都秀士莫庸及神指丁岚所施展的功力越强，他们所遭遇到的反击也就更加厉害。

话说得容易，但身在局中的无名氏居然能够独力应付两位封爵高手，并且纯粹借势用劲以反击敌人，这等手法委实高深得不可思议。

是以这时马上诸人，包括凌玉姬、瑛姑在内，都骇讶交集地望着激烈搏斗中的三人。

凌玉姬虽是教过无名氏修罗七诀，其中的第一诀就是“借势”。此诀虽是单独成为一诀，但其余的六诀，莫不蕴含借势生力的妙用，是以“借势”大诀冠于七诀之首。

纵然她明知无名氏学过修罗七诀，可是她却想不到无名氏居然能练到

出神入化的境地，举手投足间，俱把修罗七诀的威力发挥至十足境地。因此，她一方面欣喜这修罗七诀的强大威力，另一方面，却也颇悔将修罗七诀传与无名氏。此外，她感到讶异的，便是无名氏的奇奥手法中，时时夹杂有不属十二散手的招数。从他对敌时看来，他这些不知从何处学来的招数，其威力奥妙一点也不弱于十二散手。

瑛姑从未学过修罗七诀，因此，她只以为无名氏能够借势用劲反击敌人，全是出手招数的妙用。因而她大感惊讶的便是无名氏分明屡屡使出十二散手中某些招数，出手时姿势架式与自己所学并无不同之处，但奇怪的是同样的招数，在他手中施展出来，却变得威力环生，连续不断，使人有神眩目摇之感。

她在惊讶中更加希望深入一点观察无名氏的绝艺，当下向凌玉姬道：“姑娘，婢子意欲命他们增援，姑娘以为如何？”

凌玉姬缓缓道：“随便你，我没有意见。”

夏雪冷笑接口道：“这些人尽是封爵金榜上有名的人物，我劝你别糟塌他们的声名！”

玻姑不理睬她，道：“灵隐山人，铁胆赵七，有烦两位出手增援。”

灵隐山人和赵七本来都发生莫大兴趣，这时应声飘身落马，冲上去出手夹攻无名氏。

他们这一出手，顿时将战圈扩大，夏雪怒声道：“你们当真不要脸了么？居然以四攻一”话声中猛吸真气，蓄势扬掌，便要上前助阵。

那边瑛姑迅速道：“楚南官，苦行禅师两位即速上前阻挡夏姑娘。”

楚南官纵落马下，人未到拳力先到，“呼”的一声，一股刚猛拳力直击夏雪，迫使他出手化解。

夏雪身形因此略略一滞，顿时吃楚南官冲了近身，施拳猛攻。

苦行禅师在马上微一犹疑，瑛姑已接着道：“这位夏姑娘乃是蓝岳的表姐，武功高强，禅师不可怠慢！”

苦行禅师生似无法违拗她的话，随即纵下马向夏雪扑去，出手助阵。

无名氏这边独力奋战四位高手，开始的十多招他仍然十分凌厉，指东打西，迫得那四人宛如走马灯般团团直转。

但十余招之后，阵势便逐渐稳定下来，那四位封爵高手此上彼落，快如闪电，个个出手时都能够攻敌助己，生似一向就习惯联手作战般严密配合。

瑛姑低声向凌玉姬道：“姑娘瞧见没有，无名氏手法虽是奇奥绝伦，可是他一来本身功力未足，二来他的招数有限，变来变去，不出那几招，是以他们四人已掌握控制局势，不须多久，就可击败无名氏了。”

她停顿一下，又接着道：“不管怎样，无名氏能够力敌这四位封爵高手，激战了这一段时候，此事传出江湖，大概不易教人置信。”

凌玉姬默然不语，看了一阵，但见无名氏渐渐落在下风，他的奇奥招数往往尚未发出，就被对方联手攻势迫得改变心意。

她心中的妒恨忽然消失，代之而起的却是担心他会不慎失手立时死在那四人手下。

她轻轻叹口气，道：“玻姑，你打算要他们杀死无名氏么？”

她确有此意，但口中却不便说出来，支吾道：“婢子料想无名氏不会死在他们手底。”

无名氏开始时本是心无旁鹜应付敌人，及至夏雪出手，他就分出一部

分精神注意她的处境，因此虽然表面上看来他是由于招数有限，所以已不能困迫住对方，但究其实他分心旁顾却是重要原因之一。

正因他分心之故，所以也就听见了凌玉姬和瑛姑的对话。

只听凌玉姬用那异常动人的声音道：“我看不出实在情形，但假如你没有存心要杀死他，那就叫他们撤退。如果你一定要取他性命，我也没法勉强你。”

她的话本是无可奈何中的真心话，可是在无名氏的耳中，却变成她一派假装神气，事实上想假手别人取自己性命。

无名氏本来对自己的性命毫不吝惜，可是一旦听到凌玉姬这么说，顿时生出不让她称心如意的想法。

瑛姑突然道：“噢！蓝岳，祈北海。辛龙孙他们走出来啦！”

凌玉姬抬目向山门内望去，只见蓝岳等三人联袂走出来，当先的蓝岳举止潇洒，英挺不群，把祈北海、辛龙孙这两个原本不俗的年轻人都比下去了。

蓝岳的目光有如闪电一般，落在凌玉姬面上。这刻他们因被围墙遮挡之故，瞧不见在墙边激斗中的无名氏和夏雪等人。

夏雪独力对抗楚南宫和苦行禅师，开始时仗着帝疆绝学，尚可抵挡，时候一久，便已陷入危殆之境。

瑛姑看看蓝岳的神情，又看看凌玉姬，眼中突然射出狠毒的火焰。

夏雪突然哎的一声，腾腾腾退了六七步远，娇躯贴在山墙上。原来她在剧战中，吃苦行禅师施展出连环重手法，小腹被他掌力扫了一下，顿时一阵剧痛，人也被苦行禅师震出六七步远。

无名氏转眸一瞥，但见夏雪面色如土，似是伤势极重，可能有性命之忧。突然问一股愤火恨焰从心头冒起，无法遏抑得住。

但见他星目圆睁，威光四射，同时间拳打掌劈，左手使出凌玉姬所传的十二散手“千军辟易”，右手施展达摩秘录石墩图解所学来的其中一招。

他不但双手各各使出一招绝学，同时发挥本身功力，顿时掌力排空扫荡，掌影纵横，举手之间竟把围攻他的四位封爵高手全都迫开六七步远。

众人无不骇然变色，都不知他还有多少绝艺未曾施展出来，正在严密警戒之际。无名氏大喝一声，人随掌去，疾向苦行禅师扑去。

他的身法迅快异常，一扑到苦行禅师身前，更不留情，左拳右掌，迅急猛攻。

无名氏此举大出众人意料之外，尤其是他忽然变得如此勇猛可怕，使得这一群身经百战的武林高手莫不迟疑一下，各自暗下盘算要不要赶过去助拳。

无名氏得到这一线之机，因而能够发挥威力。苦行禅师但觉对方左右两手的招数都奇臭绝伦，这刻不但难以封架，甚且连退走也不行。

苦行禅师也明白无名氏这般大怒，为的是他击伤了夏雪。

他本可大声喝出自己业已手下留情，夏雪目下虽是负伤，其实并不严重。但此刻他如果说出这种话，虽然存心光明，仅仅纠正对方错觉，可是在旁人耳中听来，却会变成他怯惧敌人威势，是以说出此话讨饶。

无名氏一口气迅攻猛击，把个苦行禅师圈在掌影之内，情势危殆异常。

凌玉姬娥眉轻蹙，道：“瑛姑，你竟不出手救一救苦行禅师么？”

瑛姑冷冷道：“我为什么要出手。”

凌玉姬倒抽一口冷气，但见苦行禅师当真十分危险，只要稍一失手，非死不可。她在近数日来对苦行禅师甚有好感，极是不忍他负伤身死，更不愿苦行禅师乃是死在无名氏手中。当下惶急四顾，忽见蓝岳，祈北海、辛龙孙等三人业已走出山门，都站在一边观看。

凌玉姬忍不住叫道：“喂，你们帮一帮苦行禅师行不行？”

蓝岳朗目光芒暴射，长啸一声，振臂纵起，直向战圈扑去。

祈北海，辛龙孙也不肯落后，齐齐联袂纵上去。

瑛姑眼中又射出狠毒愤怒的光芒，这数日来她突然发觉所有男人无不对凌玉姬十分恭顺，人人都尽力博取她的好感。这已使她感到十分妒恨，目下那蓝岳对凌玉姬之言居然也如奉纶旨，这一下实在使得深沉如她的人也忍耐不住。目光一转，突然伸手把所有的马匹缰绳取过来，催动坐骑，向山门内走去。

蓝岳及祈北海，辛龙孙等三人刚刚扑到战圈时，无名氏早就听到凌玉姬所说的话。

左手运足功力横扫出去，苦行禅师拳掌封架，无名氏施展出修罗七诀中第三诀“挑扫”心法，手掌倏地软垂，接着急挑疾扫。苦行禅师但觉双掌俱被敌人震开，同时一股潜力击中胸口，顿时一阵剧疼，瞪瞪踉跄退出七八步之远。

无名氏若然不是急于应付蓝岳等三人，这一招绝对可以制他死命。

这时蓝岳及祈北海等三人先后扑到，蓝岳一出手就是迅急快疾的连环重手法，不特手法奇奥精妙，而且掌力雄浑，武功之强，令人咋舌。

祈辛两人一向是一刚一柔，特别是辛龙孙阴毒异常，一上手就连发三脚，脚脚都足以立毙敌人而又无影元声。

无名氏碰上这三个人，顿时感到他们攻势之强烈较之早先神指丁岚、莫庸他们的更大，部分武功已被他的手法克制住，是以更加感到难以应付。

楚南宫上前探视苦行禅师伤势，苦行禅师用手指一指身上玄机穴，楚南宫自然会意，立时伸手拍在他的玄机穴上，并且运出真气，从他穴道中攻入。

苦行禅师喘过一日气，从怀中取出一瓶丹药，迅速地服下一粒。

楚南宫见他狼狈模样，转眼又见到那几个后起年轻名手已在龙争虎斗，所施展的武功元不是武林绝学，精彩绝伦。不由得心头涌起一股郁闷之气，突然仰天狂啸一声，接着厉声叫道：“我们在自称雄武林，一生练武，如今才知多年心血都是白费，气死我也！”

他大叫声中，放步向山门内奔去，不再观看那一场激斗。

他的话顿时引起所有封爵高手们的共鸣，人人面色剧变。苦行禅师长叹一声，举步走到夏雪面前，递给她一粒丹药，道：“夏姑娘服下此药，伤势立刻就可减去十之七八。”

夏雪已有运一会儿内功，这时冷笑道：“谁要你的丹药……”一手推开苦行禅师，接着向前纵去，纤掌起处，疾向蓝岳后背大穴拍落。

蓝岳倏然旋闪开去，见来人乃是夏雪，不由得又纵开两步，愣了一下。

无名氏好不容易减去一个强敌，趁机连发两招，稍稍迫开祈辛二人。夏雪接着举掌向祈北海攻去，口中叫道：“无名氏你快点走开，这场架值得打么？”

祈北海口身接住夏雪的一掌，辛龙孙恨极这夏雪从中助敌，突然舍下

无名氏，转身向她夹攻。

无名氏听了夏雪的话之后，为之一愣，觉得当真没有什么好打的。

那边厢突然有人大叫道：“大家都活不成啦！”

这话乃是铁胆赵七所发，众人听到此言，都大感讶异转眼向他望去。连祈北海，辛龙孙数跃开数步，看看是什么事情。

只见铁胆赵七站在山门当中，举手指住门内，接着道：“一定是瑛姑把大家的干粮和水囊都带走啦！”

神指丁岚和丰都秀士莫庸齐齐跃了过去，但见好些马匹都散立在山门内沙坪上，但马上带着的干粮食水一概不见。

丁岚和丰都秀士莫庸一言不发，放步向寺内奔去，蓝岳情急之下，一手拉了凌玉姬马缰，便冲入寺内。

祈北海、辛龙孙也跟踪追人，只剩下无名氏，夏雪和苦行禅师三人。

苦行禅师道：“在这大漠之中，如果失去水囊，就算有天大本领也活不成！两位最好一齐走，跟着神指丁兄，相信终会追得上玻姑……”

无名氏向夏雪道：“你追上去吧，我还得等一个人，他把火龙驹骑走了。”

苦行禅师拔步向山门纵去，一面叫道：“要走就得赶快，不然就追不上大伙儿啦……”

夏雪迟疑一下，忽见无名氏脸上流露出淡漠之色，突然感到一阵畏惧，转身向苦行禅师背影赶去，口中一面叫道：“无名氏，你快来吧！”

无名氏没有回答，转眼间此地只剩下他一个人，顿时感到十分落寞空虚。

蹄声渐遥，他缓缓走入寺内，到处巡视了一遍，全寺只剩下他一个人和他的坐骑。

他忽然觉得留在此地也没有意思，当下走到偏殿，从那座佛像肚子里掏出先前藏起的水囊，牵马走出寺外。

在那元边无际的沙漠中，只有他一个人。但他一点也不畏惧，相反的正好愿意置身在这渺无人迹的地方，可以清清净净地度日。

他走了六七日，水囊中滴水全无，干粮也已经吃光，脸上也长出长长的胡须。可幸这天黄昏，居然瞧见炊烟，敢情前面已经是定远营。

于是，他又再次踏入人世，但这一回他却是独个儿，无羁无绊。

他在路上几乎走了一个月，才到洛阳。

这时，他满身风尘，白皙的皮肤多少已变为褐色，加上许多日子没有剃的胡子，谁也认不出他的本来面目。

他的马匹早已卖掉，自个儿步入城中。在闹市中转了一圈，不觉走到一条僻静的街道上。

突然有个仆从装束的汉子，打另一条巷子内出来，凝目打量他。

无名氏也没有理会，径自在墙边一块石上坐下，吁一口气。

那个仆从装束的汉子走到他面前，搭讪道：“老兄可是本地人氏？”

无名氏摇摇头，因觉此人眼中露出狡诈之色，也就懒得开口。

那人又接着道：“老兄离家多久了？是何处人氏？”

无名氏道：“我自家也不知道！”

那仆从装束的人讶道：“老兄你怎会不知道？请教尊姓大名？”

无名氏简短地道：“都不记得啦！”

“老兄真会开玩笑，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穷途潦倒，所以没有心思说话？”

无名氏道：“我当真记不得以前之事！”

那仆从装束之人突然叫声“我的老天”，声音中透出十分惊讶的意味。

无名氏望也不望他一眼，却听那人道：“你老兄当真不是开玩笑么？”

无名氏只点一点头，那人接着又道：“如果是真的话，在下倒是有话奉告！”

无名氏淡淡道：“什么话？”

那仆从道：“在下觉得你十分眼熟，可惜你脸上胡子太多，瞧不出真面目，不然的话，在下也许可以告诉你，你是什么人！”

无名氏默然一阵，缓缓抬头道：“我倒想知道自己是谁，你贵姓大名？”

那仆从定睛望着他，面上尽是惊疑之容，接口道：“小的李保，哎，当真越看越熟……”

无名氏道：“你觉得我像什么人？”

李保道：“你老跟小的走，把胡子剃掉，梳梳头，弄干净了小的就认得出是也不是啦。”

无名氏站起身子，跟他走去，李保边走边道：“小的也是外处来的，乃是随同账房黄先生专程到洛阳来看一样东西，等会儿若果黄先生也认得你，那就不会错啦。”

不一会儿，他们已走到一间客栈，走入房中，那姓黄的账房先生不在，无名氏不免觉得有点失望。他并非一定要知道自己的过去，但目下既然来了，便希望早点晓得事实真相，到底他们有没有看错人，目下还不晓得。

李保张罗着替他准备洗面沐浴及梳头须等事，等到无名氏修饰一番之后，回到房中。

李保双眼发直，愣了一阵这才讶道：“啊呀，当真是二少爷哪！”

无名氏道：“我到底姓什么？”

李保道：“二少爷你姓李名达仁，难道你一点也记不起来么？”

无名氏想了一下，道：“这句字怪生的，但且不管它，我家里有什么人？”

李保正要回答，忽然一个身穿长衫的中年人推门进来，一见到无名氏，立刻震惊地叫了一声“二少爷。”

此刻面临立刻解开身世之谜的一瞬间，无名氏忽地感到有些畏缩。

那个身披长衫的中年人面目瘦削刻板，可是眸子中也隐隐闪动着狡诈的光芒。

这姓黄的帐房先生转面问道：“李保，是你碰上二少爷的么？这功劳可不小！”

李保道：“黄先生也认为是二少爷的话，那就没错啦。二少爷已经完全忘却从前的事呢！”

黄先生道：“这……这……不要紧，回到家里，他就会记得起来……”

无名氏感到一阵迷糊，倒在椅上，帐房先生连忙道：“二少爷想是过于疲累，目下先休息一阵、待会儿再谈话不迟！李保，你先去买些衣服鞋袜之类回来，二少爷如果不换上衣服，怎可见人？”

第二日，无名氏已经扮得像个花花公子，衣饰华丽加上他本来的仪容俊雅，显得更是出众。

他已从帐房先生口中，得知自己出身的家庭富甲一郡，乃是江南望族，

家中人口不多，只有父母及兄嫂，他是四年前突然失踪，但如今的样子似乎更年轻了。

但这帐房先生所说的话，一点也勾触不起他的回忆，因此，他觉得十分迷糊，并且盘算着要不要回去？假如他老是想不起以前之事，纵然回到家中，有何意味？

姓黄的帐房先生并且告诉他说，这次他带同李保北来名义上是出来走走，试着访寻他。但其实是受到大少爷之嘱，设法赶紧把一件家传之宝购回来。那是大少爷去年豪赌之下，输掉十万两银子，因田庄等财产如果售让，势必让老爷晓得，所以把家传一只白玉精雕成的猫儿作抵押。但届期仍然没法偿债，故此这只玉猫就辗转落在别人手中。

黄先生说：“那只玉猫本身虽是贵重无比，但最值钱的还是那一对用猫、儿眼镶嵌上去的眼睛，那真是元价之宝，若是碰上真识主，起码值百万两银子。最近大少爷已积起一笔银子，有一部分是赢回来的，所以嘱我暗中赶来，把家传之宝买回去。”

无名氏听了这番话，仍然想不起一丁点往事，那帐房先生忽然欣喜道：“我记得二少爷最是喜爱这只玉猫，有时人猫相对，一坐就两三个小时。有人说二少爷已经着迷，因此老爷把玉猫藏在库中。”

他歇一下接着道：“我已和那聚珍庄的老板约好，下午到他家中看货，二少爷到时见到那只玉猫，担保你一定会记得许许多多的事！”

无名氏觉得颇有道理，便耐心等候约会时间。黄先生一直教他待会儿见到那个老板之后，要怎样表现气派，不可被他看小，就算因那玉猫勾回记忆，当时也不可谈论，以免被人家知道此事，以后传为奇谈话柄。

终于到了下午未时，他们乘坐一辆华丽的马车，直驶那聚珍庄金老板的住处，无名氏晓得这辆马车也是用来装点门面，所以不曾询问。

不久，马车在一座巨宅门前停下，门外有两名家丁，还有一个带着腰刀，身躯雄壮的汉子。

其中一名家丁飞跑人去禀报，不一会儿，一个大胖子和几个都是掌柜打扮的人迎了出来。

无名氏听了黄先生的话，果真得气派架子都很大。使得那个大胖子金老板不住哈腰弯背，恭请他们进去。

他们在厅中落座，无名氏放眼一瞥，只见厅中陈设十分典雅，华而不俗，不由得暗暗惊讶起来，想不透这个胖子怎会有此眼光胸襟。

那个先前在大门外见到的带刀汉子此时和另一个也是劲装疾服的带刀汉子，不住前后巡视。自然这是由于金老板要出售的是价值极目的奇珍，所以防御严密。

金老板捧出一个铁箱，放在云石桌上，慎而重之地打开来，箱内有个红木制的匣子，再打开这个匣子，只见在红绞垫上，有只拳头般大的白色玉猫，蟠伏不动，神态栩栩如生。尤其是那对眼睛，并似射出猫儿特有的警戒的神情。

无名氏望着那只玉猫，虽是非常激赏此猫的精美名贵，可是脑子中混混茫茫，竟不能从此猫身上勾起一丁点回忆。

金老板见他沉吟不语，便道：“李爷觉得怎样？这只玉猫的确是我平生仅见的第一珍宝。李爷如果能找出一点瑕疵，在下就心服口服！”

无名氏淡淡道：“这只玉猫诚然是罕见宝物，当真没有一点瑕疵……”

黄先生答腔道：“金掌柜的意欲卖多少银子？”

金老板道：“在下用十五万两银子买进来，已经存放了几个月，这笔利息也算不清啦，李爷随便给个价钱，大概总不会教在下吃亏……”

无名氏望着黄先生，道：“你看怎样？”

当下由黄先生议价，讲了老半天，才谈妥以十八万五千两成交。

金老板笑得面上肥肉乱颤，坚要设宴招待这批阔客。黄先生亲手把玉猫放回红木匣中，之后，把红木匣子转放在自己带来的一个漆皮箱子里，然后摆在云石桌上。向主人告个便，就离开大厅。

李保一直侍立在无名氏身后，一方面看管那口箱子。筵席已摆上来，还有歌伎之类唱弹助兴，杯筹交错，宾主欢洽。

席间金老板又取出一样宝贝给无名氏看，那是一支粗如拇指的精钢管，长约五寸，两头嵌着一块水晶。

金老板道：“这件宝贝在下也不晓得是什么名字，虽是非常神奇的宝贝，却不容易卖出，李爷请用这钢管向远处瞧瞧，就知道其中妙用了！”

无名氏取过来，凑在石眼上，闭起左眼，向厅外望出去，只见远在十余丈的屋顶，都缩到眼前，连屋瓦上的纹路裂缝都看得十分清楚，宛如摆在眼前一般。

他不但十分惊讶，而且大感兴趣，立刻询问价钱。

金老板喜动颜色，笑嘻嘻举起一个手指，算是开出价钱。

这个当儿，李保上前一步，在无名氏耳边低低道：“二少爷压低点价钱，小的去瞧瞧黄先生回来了没有，他最会讨价还价。”

无名氏觉得这话有理，颌首道：“你快点去！”

李保衔命而去，无名氏转面向金老板道：“金掌柜不须打哑谜，多少钱不妨直说！”

金老板道：“李爷是敝店的财神爷，这宗宝贝如果是别人的话，起码要付十五万两，但李爷真个想要的话，十万两就使得啦！”

无名氏一听这玩意儿也要十万两，登时愣了一下，道：“等我和帐房先生商量一下、以我看来，十万两似乎大多了一点。”

金老板沉吟一下，道：“李爷当真想要的话，那就减一万两，若然低于此数，实在无法脱手。”

他们谈论了好一会儿，筵席已经到了尾声，可是黄先生和李保还没有回来。

无名氏觉得有点不对，忽然起身过去把箱子打开，只见那个红木匣子仍然在里面，他略感放心，随即又揭开红木匣子，但见匣子空空如也，那只价值连城的白玉猫业已失去踪影。

他心中大吃一惊，思前想后，顿时明白自己竟在无意之中落在骗子计算中，目下已变成人质，押在这个金老板手中。

他表面上仍然不动声色，甚至还微笑一下，回到座上之后，他先发制人地道：“这只玉猫的眼睛好像有一种特别的魔力，看过之后没法忘记，日后我对着此猫，也许能够和它瞪上半天眼睛。”

他顺口把别人骗他的话略加修改，用来掩饰他突然开箱瞧看之故。

金老板深信不疑，当下又命人另行取出一些珍宝，让他鉴赏。

无名氏一面鉴赏珍宝，一面大动脑筋，寻求化解今日的局面。

他心神仿佛之中，竟意外地口若悬河地把那些珍宝好坏之处都一一指

出来，所说的话内行之极，并且眼光独到，使得金老板及几个陪席的掌柜都佩服得五体投地。

于是他忽然发觉了自己居然具有鉴识珍宝的功夫，这一点不免令他大吃一惊，用心想时，脑中一片空茫混沌，找不出一丝印象。

时候已耽误许久，金老板他们都微微流露出着急的神情，无名氏可比他们更为焦急，然而他又不能蹬脚上房，仗着一身功夫开溜。更无法赔出十八万五千两银子，这件事不论从什么角度来看，都无法解决。

他暗暗叹一口气，突然起身道：“我命他们去提银子来，怎的还未来到？我还是自己去瞧瞧……”

金老板面色倏然一变，但立即陪起笑脸，连声说好，暗中去打个手势，并且推一下旁边的人。

他们都一齐起身，金老板旁边那人迅速地走到箱子旁边。

无名氏早就瞧见，这刻要是被那人打开箱子，马上就原形毕露，可是那人已经走到云石桌子旁边，他纵然改口说不出去，也阻不住那人开箱。

情急之下，无名氏再也不能考虑，大踏步冲到桌子旁边，伸手按住那个箱子，厉声道：“你干什么？”

那个掌柜吃一惊，呐呐道：“没有……没有什么……”

无名氏把面孔一拉，道：“你动这个箱子，敢是不相信我么？”

金老板连忙上来道：“李爷不用生气，他太不懂事啦，无怪李爷不悦。”那个掌柜连忙退开，露出不知所措的样子。

无名氏大刺刺地道：“这才像话，哼！哼！我岂肯受这种闲气。”

说着话时，已向门口走去，刚刚走出厅门，金老板追了上来，道：“李爷可认得路么？”他一面堆满献殷勤的笑容，无名氏心中大感歉疚，蔼然笑道：“谢谢你，我只到大门口瞧瞧，并不准备走远。”

金老板见他举止潇洒，风度高贵，顿时觉得自己实在大过多疑，像对方这么雍容高贵的人，怎会是骗子之流。

他连忙应道：“如果李爷只是在大门外瞧瞧，那就是在下过虑了……”

无名氏心中甚为紧张，可是面上仍然从容不迫，转身举步向外走去。他每跨出一步，便不由得沁出一些冷汗。

好不容易走了六七步远，眼看大门就在前面，忽地后面传来一声怪叫，一听而知乃是金老板的声音。

大门外的家人闻声挡住门口，无名氏如果要出此门，其实不费吹灰之力。可是他却站住，徐徐转身。

只见那金老板手中捧着红木匣子，面容大变，嘶声喊叫旁边的人追上来。那两个带刀劲装大汉疾然纵到，一前一后夹住无名氏。

金老板冲过来，口中直喘气，把匣子推到无名氏手中。

无名氏冷静地接过那个空匣，在外表上看来，他仍是胸有成竹，镇定之极。但其实他心中一片空白，根本想不起一点应付之法。

金老板喘了一阵，才能够说话，他已急出满头大汗，呐呐道：“玉猫呢？那只玉猫呢？”

无名氏道：“我老实告诉你，我想出去的原故，正是要去查明此事。”

他本来还要解释，可是话到嘴边，又收了回去，只因有谁会相信他竟然也是受诱骗，谁会相信他失去从前的记忆？何况他刚才还吓唬了人家一顿，在在都显出他乃是知情的同谋共犯！因此，他只好闭起嘴已。

此刻的一切，生像是掉在醒不转的恶梦之中，既尴尬又困窘，任何言语都不能令人置信。

金老板向他说了好些话，他都没有听见。后面的劲装大汉突然怒喝一声，伸手抓住他手臂，运力一扭，扭转他的手臂。

无名氏被人制住之后才发觉，他向金老板望去，只见他面色忽青忽白，一副气急败坏的模样。他看了之后不觉暗暗叹口气。

金老板喝道：“你到底供不供出来？”

无名氏身后的大汉运动劲力，屈扭他的手臂，无名氏感到手臂快生忻断，不由得运功行气，护住手臂，那汉子察觉他运功抵抗，便更加用力，无名氏本能地用臂背时向后碰去，一碰着对方前胸时，立刻发出暗劲。那劲装大汉哼了一声，再也抓他不住，不但松手，同时身形也禁不住飞开数尺，叭踏一声跌在地上。

另一名劲装大汉厉声道：“奸贼子，居然还敢动手抗拒！”喝声中右手抽出利刀，左手使个擒拿手法，疾扣无名氏臂弯脉穴。无名氏发觉此人出手不凡，大有名家风度，真不敢让他扣住脉穴，沉肩旋身，避开对方左手攻势。

这个劲装大汉右手利刀虽是出鞘，却不使用，仍然以左手迅疾擒拿，所取部位更是人身要紧穴道。可知此人一身艺业，的出名师无疑。

无名氏轻而易举地一闪开对方三招，第四招便吃对方五指扣住右手前臂。

那劲装大汉冷笑道：“谅你也无法逃得出我这秘传神拿七式。”

无名氏道：“尊驾出手神奇，不知是何人门下？”

那劲装大汉道：“我杜镇国决不怕你日后寻仇报复，但师门渊源却不能告你！”

无名氏道：“我并无丝毫日后寻仇之念，只不过觉得杜兄手法光明磊落，大开大起，必是名家所传，故尔好奇出口相询！”

金老板见杜镇国已擒住无名氏，忙忙道：“杜师傅快用绳子把他捆起，别教他挣脱跑掉。”

杜镇国道：“他纵然力巨如虎，也挣不脱区区五指，我抓住他经用绳子捆还要受当！”

无名氏淡淡道：“不见得吧，我若是要挣出杜兄之手，却恐怕以后你们更不相信我的话。”

杜镇国愕然道：“这话怎说？”

无名氏道：“杜兄手法虽是奇奥，尚难不住在下，但在下想到今日之享，已经无法取信于金老板，如果强下去，更变成情虚抗拒，岂不是倾西江之水，难洗嫌疑？”

杜镇国这时才听懂了一点，道：“依你说来，你竟不是骗子？同时也是故意让我擒住的？是也不是？”

无名氏道：“杜兄说的不错！”

杜镇国仰天大笑，神态甚是威猛，并且这种威猛神志纯是出乎自然，令人印象深刻异常。

无名氏惊讶地注视着他，暗自忖道：“看他的态度举动，好像是一个有把握赢得天下群雄的高手一般，我虽见过不少奇人异士，都是在武林中享名甚盛，其中也有的以凶残著名之人，但都远比不上他这种自然流露出来的慑人气派。”

杜镇国接着道：“你且挣一挣看，如果我抓不牢你，那时我们再行动手，可就不必留情了！”

无名氏迟疑一下，道：“在下心中纵有千言万语，却知道金老板及杜兄都不会相信……”他停了一下，接着又道：“因此在下只好遵命挣上一下，以便证明在下虽有逃脱之力，却无此心……”

杜镇国嘿了一声，道：“你即管挣一下试试……”

无名氏暗运内力，护住穴道，然后道：“杜兄小心了！”手腕一翻，只见杜镇国五指撒开，手臂震起两尺之高。

要知道无名氏一身内家功力，非同小可，连名列爵榜的高手们出手击中他的穴道，也能忍受，何况杜镇国功力远比不上那些封爵高手，自然扣不住他的穴道。

杜镇国双眉一展，沉声道：“好家伙！当真有一手，你叫什么名字？”

无名氏道：“在下忘了自家姓名，因此目下就叫做无名氏。”

杜镇国嘿嘿冷笑一声，道：“无名氏？刻下在武林中声名虽是响亮，但决唬不住我杜镇国……”

无名氏道：“杜兄不相信在下就是无名氏？”

杜镇国又流露出那种震慑人心的威猛神志，道：“不管你是不是，目下我只要知道你的同谋躲在何处？”

金老板陡然冲上来，劈胸抓住无名氏，气急败坏地嚷道：“你这骗子把我的玉猫弄到哪里去了？”

无名氏愣住不动，自然他如果存心闪开的活，金老板连影子也扑摸不着。

他窘得无法分辩，又不肯逃走，僵在那里，真是进退维谷，恨不得有个地洞可以钻了进去，免得现丑丢人。

金老板情急之下，向他拳打脚踢，无名氏身上面上挨了几下，陡然间这种痛苦窘迫勾起他以往的冷漠消沉的应世态度。

原来大凡一个人碰上解不开的死结时，天生就会激起逃避的本能。无名氏虽然不晓得自己以前用这种态度逃避什么？但此刻却明白了自己以前对世事那等漠冷消沉，敢情真是逃避心中一个解不开的死结的外壳。因此，他才会失去记忆，才会用肉体的痛苦来减轻内心中深沉的痛苦。

金老板喘着气放开手，嚷道：“你虽然肯捱打，也得把玉猫还我。”

杜镇国一直没有哼声，旁边一个掌柜道：“把这厮送到官里去，不怕他不招供出来！”

金老板面色陡然发白，喘吁吁道：“喂，你趁早说出来，我得找回那只玉猫，就不送你到衙门去！”

无名氏长叹一声道：“你们把我送到衙门，我也无法阻止……”他的话声表情都显得十分真挚，令人无法不信他的话乃是出自肺腑。

他接着道：“我有个建议，可是在目下的处境中，你们自然很难相信而听从。”

杜镇国突然插口道：“你不妨说出来听听。”

无名氏道：“我实在是被那两人诱骗，心中也极恨他们，所以也希望能够捉到这两个可恶的骗子，然而他们刻下已鸿飞冥冥，不易查访，除非目下立即由我和杜师父分头追查，假使他们畏罪急急离开此城，我想他们绝对还在路上，也许可以追上，若果你们不肯相信，把我送到官里，再一耽搁，那

时就算把天上神仙请得来，也无法挽回了！”

这一番话诚然有理，可是谁能相信他当真被骗？杜镇国乃是武林中人，听过无名氏的名声，虽会相信，但如果要他担保，他也不肯干。

因此杜镇国摇头道：“此路不通，你不用再说啦！”

无名氏摊一下手掌，道：“我知道你们一定不会相信，只不过勉尽人事而已！”

金老板面色忽青忽白，似是在思忖一件十分重大之享，众人都定睛望着他，等他决定。

过了片刻，金老板突然道：“好，就依你的法子！”

众人都惊讶起来，几个掌柜都纷纷发言反对，只有杜镇国没有做声，无名氏道：“金老板眼光魄力都不是常人可及，在下甚感佩服。目下就请你备一匹好马，以充脚力……”

金老板闻言毫不迟疑，立即命下人备马，那几个掌柜更加反对，都认为此事不值得冒险，更不该多赔上一匹好马。

金老板把无名氏及杜镇国送去之后，才对这些掌柜们说，他作此决定，原因是一来见无名氏武功高强，杜镇国根本不是对手，所以如果他要逃走的话，早就逃掉，可见得他自称被骗的话不无道理，二来那玉猫价值连城，如果闹到官中，怕只怕玉猫未曾找回，先得破去上万的银子。三来他已看出杜镇国业已相信对方，这杜镇国为人精明能干，又是个老江湖，连他也相信了，这事就不算得十分冒险。

且说无名氏和杜镇国各跨骏马，扬鞭急驰，杜镇国熟悉道路，因此着他向北门追去，到达黄河之后，折向东方，赶到孟津，再兜回来。这个圈子可真不小，但那匹骏马脚程甚快，也许还来得及。他自己则西出洛阳，疾驰古幽谷关，再折向南赴宣阳，沿官道兜回洛阳。这几条官道如果都截不到骗子们踪迹，那就可以能尚自潜伏在洛阳城中，或者已经远走高。

第十一章 销愁妃子石室困俊男

无名氏把路线记在心中，急急扬鞭驰去。出了北门，天色已近黄昏，他心中十分着急，催马急驰，一路上尽力运用眼睛及智慧，查看形迹可疑的行人。

不久已走了数十里路，到达黄河岸边，纵目一瞥，河中虽然船只甚多，但其势不能一一查看，只好兜转马头，沿着河岸向东驰去。

就在他转向疾驰之际，突然听到有人喊叫“无名氏”的声音。

他在马上回头瞧看，只见河边刚好有一艘渡船靠岸。渡船上有人有马，急切问瞧不清楚船上之人，由于这艘渡船乃是从对岸驶来，因此他方才略去不看，是以竟不知是谁认识自己。

他仍然纵马挥鞭，急急驰去。在他心中只有追查骗子的事最是重要。其他的事他一概不理。

天色昏暮中他业已驰到孟津，也不入城，径向洛阳折回。这条官道宽大平坦，行人甚多。他跳下马，牵着走回去，好教坐骑歇歇力。

不久工夫，已走离洛阳数里之处，他大感失望，不觉停下脚步，细细寻思。这时夜色已经笼罩大地，但因刚刚入夜，故此路上尚可见到三两行人走过。

他站在林边的黑暗中，宛如幽灵一般，过了许久，已经没有行人，周围一片死寂。

一阵蹄声，倏地从沉思中惊醒，抬目望去，只见一骑从洛阳那边如飞驰来。那骑士身手不俗，虽在黑夜之中，犹自纵马疾驰。

转瞬间这一骑已到了他前面十丈左右，倏地向岔路转入去，片刻间蹄声渐远，不知所终。

无名氏仗着超人目力，隐隐看出那个骑士乃是个劲装疾服的大汉，背上插着长剑，他虽是知道此人身上必有急事，但因与自己无关，所以懒得理睬。

只过了片刻工夫，他又发觉低微的蹄声，当下运足目力瞧去，只见黑暗中有三骑相继驰到，可是蹄声甚轻，大概已经用软布扎住马蹄。

这三骑也在他前面十丈左右处停住。然后向岔路转入去。

无名氏耸耸肩，没有理会，忽然想起自己既然截不到那些骗子，回去也没有用处，倒不如上前去瞧瞧这一批人是什么来路？

他迅即把马系在林内，然后施展身形，快如闪电般向前面赶去。

到达那一处岔道，但见甚是宽阔，可知平日必有许多人出入。

他的轻功不俗，转瞬间已上后至的三骑，走了一程、只见他们都慢下来。

马上的人个个身穿短衣，插着兵刃，头上都用红巾包住，显然是一种记号。

他们在一片林边勒住坐骑，飘身下马。动作迅快轻灵，一望而知他们身上武功都不俗。

其中一个把马匹都牵入林内，接着便走出来，三人聚在一块儿，低声商议。有个身量瘦长的汉子似是领袖，沉声道：“我大师兄再三提醒此事内中可能有诈，因此两位务必小心，如果发觉情形不对，立刻退走，最上之策是不让对方发觉，除非到了万不得已，别使用飞星爆月，以免对方确定我们的来历……”

另一个汉子接口道：“邢兄说得不错，适才那厮不惜露出形迹，催马疾驰，以致叫我们容容易易跟在后面，此中必定有诈无疑，至于尽量不泄露来历一事，令师兄也曾面嘱我们，邢兄毋须担心！”

三人商议既定，一齐向前面走去，动作甚是小心，无名氏隐身在他们侧边的一棵树后，虽然已听清楚他们的话，可是却听不出什么头绪。

当下仍然蹑迹追踪，遥遥跟去，走了一程，但见远处有片黑压压的村庄，背山而建，虽然入夜不久，但灯火寥落，似乎大半业已就寝。

无名氏嫌那三人脚程太慢，于是斜绕开去，迅急抢前，转眼间已赶到那片村庄侧面，耳中便听到击梆之声。

他早已看到人影闪现，心知乃是防守的人，当下觑定其中之一，等他转身之际，便以极快身法纵过围墙，隐入庄内房舍间的暗影中。

入庄之后，尽量隐蔽身形，迅速地闯入庄子中心地区，忽见前面一座庄院射出灯光，并且隐隐传来人声，无名氏打量一下形势，竟自纵到院落对面的一座屋顶上，遥遥观看。

只见院内一问上房此刻门帘高挑，房内灯烛辉煌，有几个人正围坐在圆桌四周，个个面色沉重，似是正在商议什么紧急之事。

无名氏运足耳力查听，恰巧听到面对房门的紫面大汉，怒声道：“此事虽然重要，但你急驰而来，对头定然发现并派人跟缀，我们好不容易找到这一处落脚之所，这一下岂不是前功尽废？”

紫面大汉右边的白面中年人道：“二弟不必太过恼火，李佳师侄虽是一时大意，但二弟他们急需援手也是实情。还是先解决城内的问题为要！”

他们说话时都是南方口音，一听而知乃是从别处来的人。

在那白面中年人左边，却是个身量瘦削，獐头鼠目的人，这时他接口道：“小弟以为此事甚是紧急，如果对方集中全力对付三哥，我们一来与他两地相隔，二来人家总是地头蛇，人多势众。因此大哥最好立刻传令，请二哥立即依第二方案处理，所有足以泄露消息之人，全部杀之灭口！”

白面中年人寻思一下，颌首道：“看来只好这样了，虽然未免可惜了一点……”

他转眼望着对面的年轻人，道：“还是由你走一趟，此后记得行踪务必小心，免得发生意外！”

那年轻人应了一声，行礼后匆匆出房。

无名氏看了半天，还弄不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只有一点可以断定的，就是这些人北上洛阳，一定是找旧时敌人寻仇雪恨。

他等了一阵，忽然讶异地竖起耳朵，敢情过了这一会儿工夫，仍然听不到一点蹄声。

他心中一动，迅快地飘身落地，循着原路出庄，走出半里左右，耳中听到半空发出“波”的一声，口头一瞥，只见空中出现一团彩光，外围还有数十点光华，此时一齐向那彩色光团聚击，又发出“波”的一声爆响，那团彩光全部爆发，化作一天光影，缤纷夺目，煞是奇观。

无名氏心中明白这一下乃是潜入此庄的三人之一施放“流星爆月”火弹，显然他们已被庄中之人发现予以围攻，故此发出火弹求救。

他仍然向前奔去，快如飘风闪电，片刻工夫，已走完岔道，来到官道之上。

接着，他找到自己的马匹，纵身上鞍，径向洛阳城东门驰去。

堪堪驰到城门，突然发觉道旁暗影中一缕劲风疾袭而至。无名氏咕咚一声；跌落马下尘埃之中。

接着一道人影闪出来，停在无名氏身边，迎风晃亮了火折。但见无名氏仰卧地上，双目半开半闭，胁臂之间露出一校长箭。

这个暗算无名氏的人在火折光亮之下，现出满面惊讶之容，低声自语道：“想不到这一箭竟要了他的性命，我本来只想射伤他，好擒住问话……”

他自言自语，弯腰伸手抓住箭杆，用力一拔。

那支长箭牵固异常，这一下不但没有拔出，反倒把地上的无名氏拉起来，变成坐在地上的姿势。

那人咦了一声，运足暗劲，健腕一抖，谁知那支长箭依然纹风不动。

那人方自惊讶，无名氏陡然睁大双眼，冷冷一笑，道：“李佳，你以为我真的死在你的箭下么？”

李佳骇得撒手跃退，连火折也掉落地上。

黑暗中闪起一道刀光，那李佳已经掣刀在手，准备拼命。

无名氏翻身站起来，把长箭扫到他跟前，道：“事实上我是与你们毫不相干之人，但既然挨了这一箭，倒要问一问明白……”

李佳沉声道：“朋友不必装蒜，我本来也没打算取你性命，是以适才发箭只用上三成力量，不然的话，哼！你早就没命了，还能够说长道短么？”

无名氏也不争辩，道：“我且问你，那流星爆月是什么来历？”

李佳怔了一下，道：“你故意这么问我，难道我不敢说不成？流星爆月乃是龙坛派北宗独门信号。”

无名氏接口道：“这么说来，你们就是龙坛派南宗了，是也不是？”

李佳傲然道：“不错，你有什么打算？”

无名氏道：“一点打算也没有，我们就此分手如何？”

李佳愣一下，接着道：“不行，哪有这等便宜之事！”

无名氏道：“你说错了，我赶我的路，无端的挨了一箭，还算是我捡到便宜么？”

李佳缓缓迫上去，无名氏不悦道：“你真想动刀子拼命么？我可不怕！”

李佳沉声道：“朋友你贵姓大名？为何半夜在此地出现？又怎会识得在下微名？”

无名氏道：“你管不着。”

李佳轻喝一声“好”，长刀一挥，当头劈落，无名氏倒也料不到这个年轻人计甚深，处处要争取主动之势。这刻已无法不发招封架，疾忙出掌横劈对方刀身。

他掌势才发，李佳的长刀已变招换式，但见涌起一片刀光，凌厉攻到。

无名氏冷冷道：“刀法不错，但功力有限……”活声中连发数掌，抵住对方攻势，他每一掌发出，都带有凌厉风声，是以李佳不敢忽视他的肉掌而燥急轻进。

本来无名氏学会的修罗七诀及十二散手中前三招，加上达摩图解三招，这些绝世奇学都讲究不动声色，专一借力生力，等到敌人有隙可乘之际，方始当真发力迅击，是以动手之际，不但掌上没有凌厉风声，甚且连一身功力如何，敌人也无法查出。

可是这李佳只不过是普通人物，无名氏也不想伤他，诚恐使出上乘武功时，对方不知厉害，奋身猛攻，那时他随手反击之际，李佳就非死不可，故此他故意发出掌力，一开始就使李佳不敢轻敌。

数招之后，无名氏施展出“借势”大诀，铁掌一动一甩，李佳但觉自己发出的全身力量骤然不知去向，而另有一股潜力托住自己，飞起寻丈，然后不由自主地摔出丈许之外。

无名氏一言不发，放步向坐骑跑掉的方向追去，转眼间已隐没在黑暗中。

他一直追出十多丈，才找回那匹坐骑。这刻业已关闭了城门，坐骑无法入城。因此，他设法找到一间尚有人声的小杂货店，敲开了门。将马匹暂寄存在店后，说明明早来取，许以重赏。那店家一看这比做上几日生意还赚得多，自是满口答应。

无名氏回到城墙边，施展轻功越墙而入，穿过两条长巷，忽见右侧人影闪动，他耸耸肩，暗念莫非又碰上了李佳？当下疾奔过去。

追出巷外一看，前面却有两条人影，其中一个肩上托着一件物件。无名氏运足力查看，瞧出那样物件似是一个人的躯体。

这一来他未免十分惊讶，设法迫近一点，那两个夜行人脚底功夫比李佳高出一筹，走得甚是迅快，不久工夫，已经由东城奔到西城。

那两人忽地在大街上停住脚步，转头回顾，无名氏早就藏起来，看他们于什么。

其中一个伸手把同伴肩上的人搬下，放在街心路面上。

接着两人回转身向原路奔去，无名氏躲起来，等两人掠过之后，看看已经走远，才纵出来，走到那边瞧瞧，地上的人是死是活。

走到切近，恰好听到一声呻吟，他暗暗吃了一惊，低头一看，那人仰天而卧，身上毫无一丝血迹，但双目紧闭，面如金纸。

无名氏听到那人发出呻吟之声时，已经十分震动，再一细看，不由得双目圆睁，蹲在那人身边，轻轻叫道：“杜兄……杜兄……你怎么啦？”

那人敢情就是金老板的护院杜镇国，他呻吟一声，模模糊糊他说了几句话。无名氏一句也听不懂，当下缓缓伸手摸他胸口，陡然间感到一阵毛骨悚然，敢情他手指上一触杜镇国胸口，立时发觉他胸骨尽碎，显然伤势严重之极，并且伤得十分特别。

他不知如何是好，当下在他耳边问道：“杜兄，我是无名氏，你身上伤势很重，我先把送你送口金府如何？”

杜镇国艰困地摇头，口中发出一些声音。无名氏只听最初的一个“不”字。

他只须看看杜镇国的样子，就晓得他此刻是多么痛苦，是以他更感到不知所措，游目四望一下，突然自个儿向一条横街奔去。

片刻之后，他已疾奔回来，在杜镇国耳边道：“我在边的一个后园中，找到一幢空荒的小屋，我先把你安置在那儿如何？”

杜镇国大概陷入昏迷之中，竟不回答，但仍有呼吸，故此无名氏还存心要抢救他一命，迅速地托起他身躯，便向横街奔去。

转眼间他已跃入一座巨大的后园中，在树影中有间低矮的石屋，门扉洞开，无名氏冲入屋内，轻轻地把杜镇国放在一张业已朽坏不堪的木榻上。

他找到一截蜡烛，点亮之后，回身走到床前，只见杜镇国口角沁出鲜血，面色如上，呼吸微弱而急促，眼看就快断气。

无名氏心中大急，伸掌贴在他腹上丹田穴，暗运真元之气，替他吊住这一口气。

杜镇国渐渐恢复正常呼吸，过了一会儿，无名氏收回手掌，道：“杜兄，杜兄，你怎么会变成这副样子？”

杜镇国嘴唇掀动几下，终于吐出几个清晰的字：“玉猫还在城中……”

无名氏大喜道：“在什么地方？可是那两个骗子把你打伤？”

杜镇国摇摇头，发出一阵模糊话声。

无名氏急得打个转，但又不能催迫过甚，勉强抑制住自己的急迫，道：“我听不清楚，你慢慢说……”

杜镇国嘴唇不住地蠕动，可是没有一点声音，过了许久，他的呼吸又变得急促衰弱。

无名氏忙又重施故技，助他提住一口气，许久之后，杜镇国的呼吸又恢复正常。

他缓缓道：“带我……去……龙泉路三号……一位老人……”

无名氏急急道：“老人是谁？”

杜镇国继续地道：“他是……我……师祖……仇人……知道……”

无名氏暗自一怔，连忙问道：“那位老人家到底是你的师祖？抑是仇人？”

杜镇国喉头咯咯连声，想说话而又说不出来。无名氏急得一头汗，赶紧又助他吊气。

过了一阵，杜镇国陡然双目一睁，生像恢复了七八成。

无名氏大喜，道：“哎，杜兄你刚才的情形十分怕人，如你一瞑不视，我真不晓得怎样去回告金老板……”他见到杜镇国微笑一下，便接着道：“你到底要我送你到何处去？那位老人是谁？”

杜镇国面上微笑依旧，烛光却逐渐黯淡，无名氏回头一瞥，道：“啊。蜡烛已经用光啦！”

杜镇国仍然没有做声，无名氏感到甚是诧异，口头仔细一看，这才发觉杜镇国已经死了！

他心中泛涌起一阵难过，同时也对害死这个好人的凶手们大感仇恨。

但这刻他先抑制住心中汹涌情绪，冷静地寻味他最后的一句话。杜镇国说的是“他是我师祖仇人知道”等九个字，但由于间中断歇，有些意义必须加以意会补充。可是这个住在龙泉路三号的老人到底是他的师祖？抑是他师祖的仇人？又或者他是指出这位老人是他的师祖，如今业已被仇人知道了下落，

他呆想了许久，决定先把杜镇国尸体带到那边去，到时一看那老人反应，就可以推测出来。

此念一决，便霍地起身，正要把杜镇国的尸体抱起，突然发觉天边已呈鱼肚白色，竟是破晓时分。

此刻街上已有行人，他若然扛着一个尸体走过，必定会惹起行人注意。因而闹出事情来。

于是，他只好改变主意，先瞧瞧自己身上，并没有一点血污或可疑之处，只是有点略嫌华丽，不似是清早就得起床那种人一样，但他已元处更换，只好急步走出石屋，从后院跃了出去。

早晨的空气十分清新，他感到精神一爽，走到街上，街上果然已有不少人在走动，他问明龙泉路的方向之后，便折向城东走去。

这时他记起昨夜也是在城东跟着那两个夜行人到城西来，因此可知道这些谋害杜镇国的凶手们必是落脚在城东这一带，可惜当时没有看清楚那两人的模样，以致目下就算迎面碰上，也无法认出。

走了一阵；已转入一条窄陋的街道，两边的房屋都低矮简陋，显然此区住户都属贫穷之列。

最后，他在一家外面围住一道低矮围墙的屋宇停步，那道木门紧紧闭着。

无名氏走到那门边，伸手敲门，过了一会儿，便听到一阵沉重的步履声，接着木门打开，一个须发如银的老人蹒跚地走了出来。

这位老人的发须几乎遮住大半面孔，加上头颅龙钟地垂着，因此，无名氏只能瞧见他那双昏暗无光的眼睛，真正面目如何，却无从看出。

无名氏有一点失望之感，可是仍然客气地抱拳行礼，道：“请问老丈，此地可是龙泉路三号？”

那老人有气无力地道：“是的，公子找谁呀？”

无名氏道：“在下专程来访晤老丈你……”

老人怔了一下，缓缓道：“找我？你贵姓啊？我好像从未见过你……”

无名氏道：“不错，在下和老丈素昧平生，这次前来，乃是听杜镇国兄提及你老……”

那老人默然不语，好像有点生气，但却没有发作，过了一会儿，才道：“我不认得杜镇国，而我这一大把年纪的人也不想再认识任何人，公子你回去吧！”

他说完之后，退后几步，伸手关门。他的动作虽然龙钟迟缓，可是当他五指搭住木门边缘之际，手势有点特别，使得无名氏立刻感出这位老人指上曾经过练过深奥功夫，所以单单是抓住门板那一下简单动作，也露出一点头端倪。

他笑了一笑，那笑容和姿势都潇洒之极，白发老人禁不住望他一眼。无名氏道：“老丈不须如此急急闭门，在下也没有骚扰你老的意思，不过杜兄向我提起你，那时他的话已经说不清楚……”

白发老人这时已有足够时间可以关住木门，但他却没有关上。无名氏接着道：“杜兄已经身遭惨死，假如老人真不认识他，我也无法回去找他作证！”

老人眼睛亮了一下，迅即回复原来那等龙钟衰朽的样子，道：“一个人迟早都会死的，公子你年纪太轻，看的不多，所以觉得生死乃是大事！他缓缓关门，口中接着道：“有一天你到了我这种年纪，就晓得我一番话了，再见……”

那道木门关起来，无名氏怅然若失，迷惑地咱站了一会儿，突然举手要敲那木门，可是手指还未碰到，便又缩回，暗自忖道：这位老丈已经退隐出世途，不管人间闲事，杜镇国的话又不大明白，我怎可再骚扰于他老人家？”

于是，他转身走出院子，大步向城南走去。不一会儿工夫已经走到金老板的家。金老板见到无名氏，喜上眉梢，急急询问他有没有消息。

无名氏据实以告，同时请他着人到城外把马匹取回来。金老板听说杜镇国已经惨遭横死，不觉面色煞白。无名氏安慰他一阵，便又向他查问杜镇国的身世，金老板告诉他说，杜镇国到他家中任护院已达三年之久，平日沉默寡言，为人端方正直，武功也极好。

当年由一位镖局的东主介绍来时，那位介绍人直在惋惜他不肯在镖局帮忙，据说以杜镇国的武功为人，保管不出一年，便可在镖行中挣到很大声名。无名氏问知那位镖店东主乃是运通镖局的胡冠章，便告辞出去，直奔运通镖局。

那运通镖局坐落于城北一条大道上，规模甚大，许多人走出走进。无名氏突然寻思道：“这个镖局人手这么多，如果我能够在镖局中找到事做，谁会认出我就是无名氏呢？”

不久，他已被人领入运通镖局，一座跨院里头，接着一个身量矮瘦，身穿长衫的中年人走出来。

那人见到无名氏相貌俊美，衣服华丽都，便客客气气地拱手为礼，道：“鄙人就是胡冠章，公子贵姓？有何指教？”

无名氏还了一礼，随口道：“在下姓卫，是卫青的卫……，说了这么一句，突然间愣了一下，才接着道：“在下乃是杜镇国兄的好朋友，今日实

有要事，特地来拜晤局主，要请局主指教！”

胡冠章泛起笑容，道：“原来卫兄是杜老弟介绍来的朋友，有什么事尽管说出来……”

无名氏正要开口，忽地一个汉子匆匆进来，走到胡冠章耳边，低低说了几句话。

胡冠章面色大变，立刻起身，对无名氏道：“卫兄请暂坐一会儿，兄弟去去就来！”

无名氏看他神色，情知必定发生什么严重之事，只好欠身道：“局主请便……”

胡冠章和那汉子匆匆出去，无名氏自个儿很快就陷入沉思之中。他记起刚才随口说出自己姓卫，而当他愣然注意这个姓氏时，心头起了一阵震动，似是十分熟悉，但又联想不起一点往事。

此刻他就是在推测自己以前是不是姓卫，接着试行追忆下面的名字，可是他越用心追索，就越是想不起来。

过了一阵，他从沉思中回醒，侧耳一听，四下十分静寂，早先门外装货上车的声音已经完全消失，倒像是这个镖局的人完全押车出发去了。

他觉得很是诧异，又等了一下，便起身走出跨院。外面那个大厅之中，闯无人迹，他顺脚走出大门外面一瞧，但见镖局门外排列着十多辆镖车，并没有开走，可是原来那么多的人，此时却都不知去向，无怪突然间静寂得异乎寻常。

他看不出什么道理，便转身要回到镖局内，忽然有人沉声道：“朋友过来谈谈如何？”

无名氏回转头，只见右侧的转角处，出现一个劲装大汉，眉浓如墨，自然而然流露出一股骇人杀气。

无名氏从未见过此人，当下也不晓得他是不是叫自己，便疑惑地望着他。

那浓眉大汉眉毛一皱，道：“怎么啦？你可是没有听见我的话？”

无名氏举手指指自己，道：“尊驾可是跟我说话？”

那浓眉大汉哼了一声，道：“不错，就是你！”

无名氏虽然觉得此人态度强横无礼，可是他这几年来早已受惯了这种闲气，也不放在心上，举步走下台阶，一直走到那人面前停脚微笑道：“尊驾有什么话跟我说？”

他的态度从容不迫，落落大方，那个浓眉大汉反而微微一怔，定睛望着他。

过了一会儿，那浓眉大汉道：“你姓什么？刚才是从运通镖局出来的么？”

无名氏颌首道：“是的，在下姓卫，卫青的卫……”他一提到这个姓氏，心中便泛起一种异样的感觉。

那浓眉大汉点头道：“那么你跟我走！”

无名氏讶道：“尊驾贵姓？为何有此奇怪之命！”

那浓眉大汉指一指面上眉毛，冷冷道：“该死，我这个标记你也瞧不出来么？我就是黑眉墨手沈扬……”他的口气之中，似乎无名氏认他不出，乃是万分不敬无礼之事。

倏地一名劲装大汉从镖局出来，纵到无名氏身边，向那黑眉墨手沈扬

恭身行礼，垂头道：“小的已查遍局内，并无一人遗下……”

这个劲装大汉说话时那种神情，使无名氏想起此人乃是面对着死神说话那种味道，是以他也不由得感到有点不安。

黑眉墨手沈扬嗯了一声，道：“把这姓卫的公子少爷带回去，但不要和那些人在一起！”

那大汉一直低头垂目，连声应了之后，仍不敢举目望他。

黑眉墨手沈扬冷冷道：“如若这厮胆敢逃跑，你给他一刀，带了人头来见我！”

说完，洒开脚步，径自走了，那劲装大汉等到步声消失，才抬头瞧着无名氏，道：“喂，这边走！”

无名氏见他立刻神气活现，和适才大不相同，因此心中泛起鄙视之感。眼珠一转，突然失色道：“呀！黑眉墨手沈扬又转回来啦！”

那大汉露出骇一跳的样子，急急转目四看，无名氏忍不住微笑道：“看来老兄你比我还要怕他哪！”

劲装大汉一手握住刀把，厉声道：“好小子，不但作弄李爷，还敢直呼大阁主外号姓名，你这是成心找死……”

无名氏毫无惧意，道：“你不必大呼小叫，我当他的面也敢这样喊他。再说他只命令你在我试图逃走时，才准许动刀子，你如敢违背他的命令，只怕你吃不了兜着走。”

那劲装大汉怔一下，想想此言有理，只好抑压住一肚子怒气，伸掌推他道：“走！”

少嚼舌头……”

两人一同向北门口走去，不久已出了城外。这条路无名氏在追赶那两名骗子之时曾经走过，所以尚有清晰印象，暗付这厮敢是把我带到黄河彼岸去？”

走了一程，无名氏边走边道：“老兄你放心好了，我是前几日投靠胡局主伯父，承他眷念故交之情，给我在镖局中安插了一个管帐的差事，我的家世清清白白，决不会中途逃走。如果你一路瞪眼竖眉地推我走，路上行人见到多不好意思呢！”

那劲装大汉冷笑一声，道：“原来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雏儿……”他的态度却真松弛了许多。

无名氏又道：“说真个的，我一定请你老兄喝几盅，但你得告诉我那位黑眉墨手沈扬是谁，行不行？”

那劲装大汉道：“谁稀罕你几盅酒，但我警告你，最好不要提起大阁主的姓名！同时你的问题太怪，我也无法作答！”

无名氏道：“怎样怪法？”

劲装大汉道：“你既知道大阁主的姓名，又问我他是谁，岂不奇怪？”

无名氏道：“他的姓名外号是他亲口告诉我的，而我却想知道他是怎样一个出身？为何人人见到他么害怕？生似具有无上威权……”

那劲装大汉狂笑一声，道：“你真是孤陋寡闻之辈，积恨山离魂阁两位阁主不要说是在豫晋一带没有人不为之魂飞胆落，就算在天下武林中，两位阁主的大名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无名氏道：“哦，他们住在积恨山离魂阁！这处地名听起来就教人有点害怕……”

这时，他们已转入一条草木丛生的道路，才走了数丈，无名氏又发现两侧把守之人竟有数起之多。

那劲装大汉面色凝重，闭口不跟无名氏交谈。他们弯弯曲曲地又走了数里，只见眼前出现一片旷地，旷地左侧有片草坪，数十匹骏马正在草坪上啃草。

旷地过去有几间屋子，看去都甚是宽敞，这些屋子都不破旧。可想而知此地必是早经布置的巢穴，绝非临时征用。

旷地上有数名劲装大汉散立，他们走上去，便有一个汉子走过来。经过几句简短的问答之后，无名氏便被带向左边的一间屋子。

从他们对答中，无名氏听出有不少人被拘在右边那座屋子，据他猜想，这些人可能就是运通镖局的人。可是他觉得奇怪的，却是那运通镖局人数不少，为何全部都不敢抵抗就乖乖被他们拘禁起来？

他在一间狭小的房间内停步，那劲装大汉退出去，顺手关上房门，传来下锁之声。

无名氏转眼一瞥，但见这房间光线黯淡，只有一个一尺见方的窗子，窗上安满了铁枝。

他只用耳朵查听周围动静，不久就查出小窗外面一直有人窥伺，假使他贸然爬上窗子向外面瞧看，势必被他们发现。

他感到此地笼罩着一种神秘气氛，他不但隐隐听到有人呻吟之声，宛如在极度痛楚中发出，同时也听到女子娇脆的嘻笑之声。

只见门外站着一个人面陌生的劲装大汉，冷冷道：“姓卫的，跟我来。”

无名氏一言不发，跟他出去，由得他带领着向后面走去。

穿过一座院落，忽见一个婢女装扮的女子站在角门边。那劲装大汉向她拱拱手，道：“这厮就交给姑娘啦！”那婢女点头道：“你可以出去了！”

接着，她惊讶地望着无名氏，上上下下量他。无名氏斯斯文文地拱手道：“请问姑娘，要把在下带往何处？”

那婢女笑一下，道：“你最好少知道点，现在跟我来吧！”

她一转身走进去，无名氏只好跟她走。在走廊的末端，又是一座院子。院内布置得甚是幽雅，可是所植的花卉多半枯死。

在那院子内的台阶上，四个侍婢分作两列肃立不动，个个都是短衣窄袖，脚登蛮靴，背上插上刀剑之类的兵器。

台阶上面是个不大不小的厅子，一个华服女人坐在太师椅上，椅后还有两个侍婢，都带着刀剑。

那个女人厚涂脂粉，眉目都是画出来的，远看倒也甚是艳丽。

无名氏被带领到厅中，那个中年女人细细打量他一阵，道：“伙子长得真帅……”

无名氏不知如何回答才好，那个带他进来的婢女道：“大阁主的眼光一定错不了，这厮不但长得很俊，而且举止斯文，看来不像是练过武功之人……”

无名氏插嘴道：“姑娘错了，在下虽然读书的时间较多，但也练过三四手拳脚……”

那个中年女人缓缓道：“你练不练武都不关重要，我就是离魂阁二阁主销愁妃子范丹。我踏入江湖十多年来，当真还未见过像你这般出众的人才”

无名氏惊讶地想道：“她居然就是二阁主，我从他们手下那等畏惧恭谨”

的神情推测，本以为他们的主人，必定都是煞气腾腾，面目可畏之辈，哪知二阁主却是个女人，外号还称为销愁妃子，只不知还有三阁主没有”

他口中却谦逊道：“二阁主错爱之言，在下愧不敢当。”

销愁妃子范丹微笑道：“现在要转入正题，你留心听着，那就是我们有个任务交给你去做，假使做得妥当，算你造化大。如果做不好，谅你也没有面目见人！”

无名氏讶道：“那是什么任务，值得这等羞愧？”

销愁妃子范丹冷笑道：“那不是羞愧与否的问题，而是我立下的规矩，如果不成功的话，就得处以极刑，免得日后宣扬出去……”

无名氏道：“如若要冒着杀身之险，我宁愿不干啦！”

销愁妃子范丹冷笑道：“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假使你不干的话，我们或者不难为你，可是运通镖局上下四十余人全部处死，并且把首级让你亲手带回去！”

无名氏皱眉道：“二阁主别开玩笑，几十条人命岂是可以儿戏的？”

销愁妃子范丹格格笑出声，起身走到无名氏面前，举手摸摸他的脸蛋，道：“你这个雏儿未曾听过积恨山离魂阁二阁主的毒辣声名，难怪这么糊涂，把他捆起来！”

两名佩剑侍婢应声跃到无名氏身边，一个把他双手扭到背后，另一个取出一条粗如小指的绳索，很快就牢牢绑住他双手，接着绕过他的咽喉，打个活结，那一端再缚在他手腕上。

这样无名氏只好用力扭曲自己的双手，不然一崩紧绳索，套住颈子的活结就会收缩，越勒越紧。

他当时不曾出手反抗，便是因见那条绳索幼细，自忖只须运劲便可震动，所以才不抗拒。但这等捆绑法倒是出乎他意料之外，虽然不至于怎样，但总是令人感到难过。

销愁妃子范丹道：“我正在考虑着两个方法，一是让你和运通镖局胡冠章他们见面谈一谈。另外一法就是教你在邻室瞧着行刑的情况。”

无名氏暗自忖道：“我若果露出真正功力、定然使她惊异得瞠目结舌……”他觉得甚是好玩，便仍然缄口不语。

销愁妃子范丹接着大声下令道：“把这厮带往那边，与胡冠章见面。”

于是，一个佩剑侍婢抓着无名氏走出厅子，穿过院子，向左边走去。

穿过几间屋宇，便在一个房间停住。侍婢退去，过了片刻，有个劲装大汉把胡冠章带来。

胡冠章满面焦虑之容，一见房中之人竟是无名氏，不觉失声道：“卫兄你怎的也到了此地？”

无名氏把经过一说，胡冠章打个寒战，道：“卫兄怎会说是敝局之人，以致遭上无妄之灾，那离魂阁两位阁主出名的心黑手辣，武功极是高强，在豫晋一带的镖行中人，若然碰上他们，就算是垮台完蛋啦！”

他停一下，接着道：“我还未见到他们，想不到卫兄都见到了。唉！这件祸事的起因无疑是我自己惹出来，前此不久，我局中接了一趟生意，途中被离魂阁手下取走。我当时虽不敢抗拒，但暗中却多方设法，联络了几个同道，要找到足以歼灭离魂阁的高手，彻底除去豫晋同业的大害……”

无名氏哦了一声，道：“他们当真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么？”

胡冠章颌首道：“他们不出手则，一出手就务必斩草除根，一个都不剩。”

目下不但敝局上下之人被抓来，连兄弟的家小也无一幸免……”说到这里，胡冠章已经面无人色，可见得他心中之惊怖。

无名氏道：“局主找些什么高人？以致他们对你这等疑忌？”

胡冠章道：“目下他们已知我求援于隐在南阳的十二金钱叶藻叶大侠，但叶大侠只是传闻隐居南阳，事实上谁也找他不到……”

他压低了声音，道：“我其实是苦求长胜将军出手……”

无名氏怔一下，道：“哦，你找的是他老人家……”

胡冠章颌首道：“你是杜镇国的好友，当然也知道这位名撼武林，人人敬仰的英雄正是隐居在洛阳城内……”

无名氏连忙问道：“他老人家现在呢？到底肯不肯出手助你？”

胡冠章叹口气，道：“如果肯的话，我今日就不至于落得这般地步啦！”

他接着又道：“那两位阁主有什么吩咐，卫兄你最好别和他们争执，这是为你着想。

不管你是何等样的铁打汉子，他们都有手段使你屈服！”

无名氏知道他并非瞧不起自己，一定是积恨山离魂阁阁主们恶名太著，是以一般武林中人无不闻名胆落。这时，恰好门声一响，一个劲大汉进来，面上流露出邪恶的笑容，过来一把抓住无名氏。

无名氏本来胸中坦荡荡，可是忽然见到这个大汉的邪恶神色，立时用心寻思其故，顿时有所了悟。他心中一发急，随即运气聚力，将口中声音化为一股劲气，笔直送到胡冠章耳中。

要知无名氏从未练过“千里传声”这种内家心法，但他在情急之下，为了不让对方听见，居然误打误撞地弄对了。

胡冠章双目一睁，望着无名氏。但那劲装大汉似是毫无所闻，冷笑道：“你们谈够了吧，跟我走！”

无名氏赶紧再用传声之法，道：“胡局主，目下我们一分开，他们势必分别审讯，以双方口供对证，终必查出我们所说的话。除非我们及时拟定同样口供……”

胡冠章不会施展这等内家上乘功夫“千里传声”，可是时机稍纵即逝，他又不能不作答，只急得他仰天大叫一声，道：“是啊，我也有此想法……”

那劲装大汉愕然瞪他一眼，叱道：“喂，你敢是发疯了？”

却见胡冠章双目发直，望着屋顶，那样子是在倾听什么，当真很像精神狂乱之人。

接着胡冠章点头向屋顶道：“好，好，我明白了！”

那劲装大汉飞起一脚，踢在胡冠章胯上，胡冠章顿时仆开五六尺远，爬起身时已回复了正常神情。

事实上这一会儿工夫中，无名氏已想出一套简单的说词，告知胡冠章，以便在对头分别审讯时，可以互相吻合而不必将他们谈过的关于十二金钱叶藻及长胜将军之事全部抖出来。

那劲装大汉先把胡冠章赶出房去，接着押着无名氏循原路回去。一会儿工夫，无名氏又置身在那个厅子之内，面对着满面脂粉的销愁妃子范丹。

她异常自信地笑道：“小伙子，现在可肯负起我给你的任务？”

无名氏默然颌首，事实上他也不能不听从她的命令，只因他虽然能够出手对付这销愁妃子范丹，可是除非一举手就把她以及黑眉墨手沈扬一齐诛除，不然的话，运通镖局数十条人命以及胡冠章一家大小的性命势难保存。

那销愁妃子范丹面色一冷，道：“你的任务分作两个步骤，完成了第一步之后，才告诉你下一步如何做。但你必须记着，此举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并且如果泄漏出系奉命而为，不但你个人死无葬身之地，那运通镖局上下数十人及胡冠章一家性命，都将难幸免……”

无名氏无可奈何，只好细心聆听她的命令，之后，他就被一名佩剑婢女带领，向屋后走去。

从后门出去，只见一片宽大旷场，当中却有一间石屋，显得十分孤伶伶屹立旷场之中。

无名氏略一游目，便发觉这旷场四周都有人监守，若然有人想从那座石屋中逃出来，除非身插双翅，不然的话，万难逃出这些监视之人的耳目。

那婢女发出一声暗号，然后着他自己向石屋走去。

无名氏越过旷场，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踏入那座石屋之内。

只见那间石屋全部只有那么一问，大门敞开，门内却有座屏风拦住目光。

屋内一片寂静，他深深吸一口气，举步绕过屏风，走进屋子里。

放目一瞥，只见此屋约是三丈见方，所有家具一应俱全，在屋角的床上，有个人盘膝坐在帐内，因此急切问瞧不真切。

他在一张靠背椅上坐下，大大喘一口气，藉以减轻内心的紧张。

纱帐内那个人影动也不动，但无名氏却感到那人的眼光穿透纱帐，落在他的身上。

这个想法使他更感不安，态度尴尬地浏览屋内布置，不敢再向床上望去。

过了一会儿，纱帐内突然传出话声，道：“你是谁？谁允许你进来的？”

这阵话声甚是娇柔，显然是出自女性口中。

无名氏道：“在下姓卫……”他寻思了一阵，才接着道：“在下并不晓得此屋之中还有别人。”

帐中的女人冷笑道：“真的，他们怎会无缘无故送你至此……”

无名氏接口道：“不是别人把我送来，而是在下自己愿选择此屋。那位二阁主销愁妃子范丹当时沉吟了许久，才答应让在下暂居此屋。若果在下早些晓得此屋还有姑娘居住，就决不会选择此地。”

屋中沉默一阵，纱帐中的女人道：“我也不知你是否选错了地方，但有什么关系呢……”她的话已表示出相信了他的话，可是她居然不询问他为何会被范丹捉来？为何范丹肯让他选择居处等问题，这等态度不免令人感到莫测高深。

无名氏初时也淡然处之，但时候长久了，越想越发生出好奇之心。第一、这个女人到底是谁？她长得怎样？她为何对自己突然出现竟会毫不好奇，但此刻要他先行说话，未免有点难于启齿，因此他只好抑制住自己。

不久，门外有脚步声传来，却只有一个人。无名氏转眼向外面望去，却因有座屏风挡住视线，所以只好等候那人进来才能看得见是谁。那阵步履到门口，便戛然而止，接着传来摆放物件在门口的声音。然后，步声又起，由近至远，转眼便消失不见。

无名氏暗忖那人不知送些什么东西来，便起身走过去瞧瞧，原来是一个食盒，放在门槛之内。

他此时双手仍然捆绑在背后，因此无法把食盒拿起来，即使他想背转

身以使用双手打后面提起食盒，可是由于手腕间尚有一条细绳连结住系在颈子那个活结，使得双手不能下沉，不然的话就会扯紧颈上活结，勒住咽喉。是以他简直没有法子可以去取那食盒。

于是他回转到椅上，自个儿暗暗发怔。

片刻之后，纱帐中那个女人道：“喂，你没有把食盒提入来么？”

无名氏道：“没……没有……”

纱帐中的女人突然轻啊一声，道：“原来你被捆绑住，这种绑人手法称为连环死结，除非有人帮忙，不然的话，任何身上武功多么高强，也无法挣脱……”

无名氏听了这话，觉得不大服气，忖道：“如果我不是要敛隐起一身功夫的话，早就震断腕间绳索啦！”

帐中传出活声，道：“你一定有一点不服气，是不？”

无名氏道：“不，姑娘这次猜错了，在下只是在担心你肯不肯帮忙我解掉绳子而已！”

她冷笑一声，道：“这话大不近人情，大凡是不近人情之事，必定另有用心或阴谋……”

她一口就道破无名氏心中鬼胎，使他吃一惊，但也相当佩服。

她接着道：“我告诉你，你纵使武功很高强，也挣不脱这连环死结，不信就试一试看！”

无名氏无话好说，只好默然不答，也没有试图挣扎。

纱帐内传出那个女人的声音，道：“你为何不试一下？哦！我明白了，你明知这条细绳乃是用南荒特产野蚕丝织成，谁也无法震断，加上万一挣动时勒住喉咙，估量我不肯助你解开，变成自寻灭亡，所以不敢轻试，是也不是？”

无名氏道：“在下因武功有限，所以不必试验！”

她哦了一声，道：“如果是这个缘故，那就是我猜错了……”

无名氏道：“在下凭世交关系，在运通镖局中任管帐之职，才做了数日工夫，便到了此地……”

她接口道：“这样说来，你果真武功有限了……”

无名氏也不晓得她是否相信，只好沉默下来。

过了一会，帐中的女人道：“你走过来，我替你解开那条绳子！”

无名氏如言走到床前，以他的目力那层纱帐自是遮挡不住，但他却没有向帐中瞧看，所以仍然不知道那女人长得怎样。

他依着对方的指示，背转身子，纱帐内便伸出一只皓白的纤手，解开绳子，手法巧快熟练异常。

无名氏双手得到自由，便自行扯开颈上的活结，一面道：“姑娘好像非常熟悉这条绳子的来历和打结的手法，使在下十分诧异！”

纱帐内那个女人回复了盘膝端坐的姿势，道：“我当然熟悉啦，黑眉墨手沈扬是我的师兄。”

无名氏讶然道：“哦？那么他们为何把你幽禁于此，好像幽禁在下一般？”

她缓缓道：“这事说来话长，不提也罢，总之，我在这间石屋之中，已经独自住了三年之久！”

无名氏道：“只有你一个人么？能不能出去散散步？不然的话，岂不是

郁闷得要死？”

“那也是没有法子之事，我如果违抗他的命令，则他说过那些恐吓我的话，便会一一实现。他这个人一向心黑手辣，说得出做得到，我只好俯首服从……”

无名氏低声道：“你可怨恨他么？”

她轻晒一声，道：“你问这个有什么用意？”

无名氏道：“没有……没有什么用意，我只是好奇而已……”

他称谢一声，举步走开，但很快便又回到床边，手中已多了一个食盒。他把食盒打开，里面一共只有两大碗面，于是他捧起一碗，递到纱帐旁边。

纱帐内没有伸手出来接住，却听她道：“你为何不敢望我一眼？可是听他们说过我长得奇丑惊人？”

无名氏道：“不，不，我连姑娘贵姓也不晓得，怎会知道你长得……”

他说到这里，忍不住抬目向帐内望去，目光到处，帐内的一切情形虽是看得十分真切，但仍然瞧不出她的相貌。敢情那个女人用衣袖遮住一半面孔，只露出一双眼睛。因此，他只瞧见那个女人秀发披垂，两道眉毛很长，眼睛灵活好看，露出来的一部份面庞的肤色甚是洁白。

若果照这样推想，这个女郎就莫不是很美，也不会奇丑惊人，无名氏怔一下，暗忖她的鼻子以下的部分一定是残缺伤毁，所以她才用长袖遮住。当下微微一笑，道：“在下觉得一个人的美丑没有什么关系，只要内心不丑恶卑鄙就行了！”

那女郎伸出一只手把碗接住，无名氏便走开一旁。这时，他突然泛起满腔心事，竟无法吞咽那碗美味的面。他本来不是多愁善感之人，但他从这个女郎的长眉明眸上忽然记起凌玉姬，加上目下的处境使他十分不安，所以不想吃东西。

不久工夫，纱帐内递出一个空碗。无名氏正要去接，却见那只晰白的纤手一扬，那个面碗顿时飞起寻尺高，然后向地面砸下去。

无名氏怔一怔，心想：“她突然砸碎这碗有什么意思？正在转念之际，那个面碗已掉在地上，却不闻破碎的脆声。

无名氏转眼一瞥，只见那个面碗平放在地上，生似小心地放好似的，大概是力道平均，所以汤碗竟不破裂。这一手看起来不算得什么惊人绝技，可是事实上用劲之巧，却不是等闲之人办得到。

她冷晒一声，道：“这碗面内没有下毒，你为何不吃？若果他们要取你性命，根本不须使用这等手段！”

无名氏道：“我不是怕他们下毒，只是不想吃……”他接着问道：“姑娘贵姓啊？”

“我姓殷，以前人家一向称我做殷三姑……”

无名氏讶道：“后来人家不这样称呼你么？”

殷三姑道：“我出嫁之后，人家自然要改口啦！”

无名氏哦了一声，道：“对不起，我倒没有想到这一点。那么这三年来你丈夫来过此地没有？”

殷三姑道：“他么？哼，整日沉缅在醉乡中……”她突然沉吟一下，接着道：“其实也很难说，他也许已经死了也说不定！”

无名氏大惑不解，道：“殷三姑为何有此想法？”

她道：“我那师兄心黑手辣，一向又十分不满我那个丈夫，谁知道他会

不会下毒手杀死他？”

无名氏沉吟一下，道：“假如此事被证实之后，你有什么打算？”

殷三姑冷冷道：“那时我就找他们拼命！”

无名氏觉得有点糊涂，心想她如果有力量拼命的话，为何现在不拼？她怎会肯乖乖的住在此地？以她一身武功，其实大可以设法逃走啊！”

他们的谈话到此为止，以后整个下午，两人都没有开口，一直保持沉默。直到第二日的中午时分，殷三姑首先打破这种缄默。

她道：“假如你想逃走的话，我可以帮助你！”

无名氏愕然道：“你有什么妙法？”

殷三姑道：“恕我不能告诉你，但你要逃走的话，我却愿意帮助你！”

无名氏皱眉道：“谢谢你的好意，但我一点也想不通你为何肯帮助我？你帮助我逃走的办法，一定是打算留给自己在必要时使用……”

殷三姑道：“你聪明得很，不错，我本来要留给自己用的。可是……可是你沉默得像一尊石像，而且我看出你有决心可以很久不说话……”

无名氏微笑道：“你一个人孤独地度过三年之久，我虽是不说话，但你当作没有我这个人还不是一样么？”

殷三姑轻叹一声，道：“你自己可知道？你和我平生所见的男人都大不相同。我在未出嫁之前，镇日所接触的男人个个都是一流坏蛋，我已不知上过多少次当，吃了多少亏。出嫁之后，我们夫妇在一个僻静的城市居住，那儿的人，个个顽固冬烘，庸俗不堪，同时我的丈夫开始郁郁不乐，日日酗酒。以往这些岁月，都像是连接不断的噩梦……”

她突然撩起纱帐，第一次离开那张大床。

无名氏举目瞧去，她这一次没有用衣袖障住面孔，但见她长得杏面桃腮，衬上那两道远山似的长眉，水汪汪的眼睛，虽是已有三旬左右年纪的成熟妇人，可是却令人泛生爱慕之心。

她走到无名氏对面的椅上落座，行走举止自然流露出一种荡态，教人一望而知她并非出身良家的女子。

但她的神情却不放荡，一本正经地接着道：“我本来认定天下的男人，没有一个不是好色之徒，只要稍假颜色，立刻就变成馋嘴猫儿见到鱼腥似的莫不流露丑态，但现在我却不这样想了，最少我所认识的男子之中，也有少数真是君子之人！”

无名氏淡淡道：“如何才算是君子之人？”

殷三姑道：“你就是其中之一！”

“我？”他微感惊奇，接着道：“你对我所知不多，怎能如此肯定？”

殷三姑眉毛一扬，道：“我知道，一个人要是用心邪恶不端，眼光一定闪烁不定，任是世上一等的老奸巨猾，也掩饰不住双明的光芒……”

无名氏道：“假以时日，你就晓得我是不是君子之人了！”

殷三姑道：“话说回来，以你这等相貌，就算是个登徒子，相信仍有许多女孩子肯人你毅中……”

无名氏这时反倒感到无话可说，只好淡笑一下。

又过了一大，他和殷三姑已经十分熟悉，大家几乎无话不谈，下午时分，无名氏趁殷三姑没有注意把一条汗巾丢出门外。

过了一会，步声响处，一名壮汉闯入来，向无名氏招手道：“大阁主马上就抵达此地，你跟我走！”

无名氏默默随他出去！穿过广场，走入屋内时，那名壮汉把汗巾还给他，并且指一指前面的院落。

他举步走去，院内有个侍婢接着领他走到前两日会见二阁主销愁妃子范丹的厅子。

一切仍无改变，范丹依然坐在太师椅中，几个佩剑侍婢肃立后面。

销愁妃子范丹好似刚刚发怒，面上仍有不愉之色，无名氏望着她，等她开口询问。

过了片刻，范丹道：“你虽然自称不懂武功，但胆量过人，真使我有点怀疑！”

无名氏淡淡一笑道：“二阁主目下尚有用我之处，我何须因阁主颜色不豫而感恐惧？”

她点头道：“你真聪明，但愿你不是假装不懂武功的人，那就大家都好……你可是已经达成第一步任务了？”

无名氏缓缓道：“我要先见局主，亲自和他说几句话，证明全局之人以及局主家属都无恙之后，才能奉复！”

销愁妃子范丹双眉一挑，冷冷道：“如果不呢？”

无名氏道：“我就不说一句话！”

销愁妃子范丹怒道：“你想找死还不容易，难道我找不到别的人代替你的任务，哼！”

我真不相信，倒要试一试看！”

无名氏淡淡道：“二阁主请便，在下如果没有把握，岂敢这等托大！”

销愁妃子范丹抑住怒气，想了一阵，便传令带胡冠章来，并且当面下令先把胡冠章带去见他的家小，才到这边来，可由他亲口证实。

不一会儿工夫，胡冠章已带到，无名氏刚刚问明他家小手下均无恙时。胡冠章立即被带走。

无名氏向销愁妃子范丹道：“二阁主交下的任务无一少虽未完全达成，但在下只是未曾实行而已。目下她已对我发生非常热切的好感！”

销愁妃子范丹皱眉道：“我要你第一步先占有她的肉体，你未曾做到，怎敢发出讯号？”

无名氏冷静如恒，道：“这一点绝对无问题，在下特地来请问第二步……”

销愁妃子范丹怒哼一声，道：“不行，你先办好第一步，我才能告诉你第二步怎样做。如果你再有违命之事发生，嘿！嘿！我就要教你尝一尝离魂阁的十二种酷刑啦……”

无名氏摇头道：“二阁主此言差矣，在下这样做法自有道理，只因那殷三姑表面上似乎甚是随便，可是如果在下乘她心神迷惑之时，占有她的肉体，等她清醒之后，她会突然自尽。在下察觉她内心甚是贞烈，极是崇拜正人君子，并且也套出她的口气，确乎会发生这等不幸后果！”

销愁妃子范丹似是听到希世奇闻一般，露出既诧异，又想笑的神情。

无名氏接着道：“如果二阁主不肯相信，出了事可不能怪责在下没有事先报告。唯一的方法，就是请二阁主派人在屋后匿守，万一事情不对，在下便扬声叫喊，屋外之人迅即进来制止她自尽！”

范丹摇头道：“不行，她的武功不在我之下，就算是我亲自前往，也难保能逃得过她的耳目，何况是派手下人……”

无名氏道：“既然不行，在下只好遵命去办！”

范丹反而犹豫不决起来，但想了一阵，挥手道：“你回去吧，照我命令行事，不过你记住注意她小腹之处……”

无名氏讶道：“假使你们只是要见到她的小腹，怎须使用这么多的手段心计？”

范丹斥道：“别罗嗦，她在房事之后，势必立刻盘坐运功，那时就会和平时不同啦！”

无名氏恍然地哦了一声，转身正要跟随那个侍婢离开。忽然听到侧房中传来一声惨叫，刺耳之极，不由得停住脚步。

销愁妃子范丹的声音响起来，道：“带他进去瞧瞧，顺便给他三鞭！”

第十二章 黑眉墨手铍羽施邪术

无名氏念头连转，暗忖假如那侍婢使用鞭子向自己行刑之时，要不要反抗？抑是任得她鞭打，根本不运气抵御？

那侍婢不管他在思忖什么，一径带他走入东侧房间之内。

只见地上有个侍婢装束的女孩子平躺着，双手双足均没有捆绑，可是她身体不住颤动，满面冷汗，流露出极度痛苦之色。

她微微睁开眼睛，首先见到无名氏，接着就看见那个侍婢，顿时面容惨变，害怕得全身发抖。

无名氏发觉她的眼光之中，大有向自己求救之意，这使得他心中微感不安，把眼光移开。

那侍婢道：“这丫头胆敢在背后说二阁主的闲话，因此遭受‘魔焰焚心’的毒刑，外表上她是一个好好的人，但内脏已被自身的真火焚烧得多处损坏！”

无名氏嗯了一声，却见她取出一条绳鞭，握在手中，他皱皱眉头，看她如何对自己下手。

那侍婢冷冷一笑，道：“这丫头一向目中无人，如今才知道别人不是尽皆可以轻侮……我这条鞭一击中她身上，用力虽然不重，常人也挨得起。可是她此刻正当魔焰内焚之际，就算用一根草碰一碰，也不啻如被皮鞭猛击，痛苦难当……”

无名氏这时才晓得刚才销愁妃子范丹下令鞭人，并非向自己下手。

地上那侍婢生似无法忍熬，突然又尖叫一声，声音惨烈刺耳，使人闻而心悸。

那执鞭侍婢冷笑道：“你刚才犯禁叫了一声，换来三鞭，现在又叫一声，我看今日足可要了你的性命……”

无名氏这时已看出那个执鞭侍婢平日对地上那个积恨已深，是以上面命

她行刑，她只觉快意而无一丝一毫的怜悯。

他忽然觉得女人的心实在比男人要狠酷得多，因此更为加深了他对女人的憎恶。

门口突然出现另一个侍婢，她冷冷传令道：“二阁主吩咐，再加三鞭。”

说罢，立刻就退了回去。

那个执鞭侍婢冷笑道：“怎么样？我早就说过你今日性命难保啦！”

她举起绳鞭，呼一声抽在地上那个婢女身上。

地上的女孩子身体一震，面色变得极是青白，简直就像个死人一样。

可是她仍须咬紧牙关，不得发出惨号之声。

无名氏走过去，有意无意地挡住那条绳鞭落下的方向。他假装细看那地上婢女一眼，便转面望着执鞭侍婢道：“依我看来，她已经死掉啦！”

他和对方凑得很近，几乎鼻息相通。那个侍婢望着这个俊美绝伦的男子，怔了一怔。

无名氏趁她微感偶然之际，后脚跟一挑，端在地上那个侍婢身上。接着，他便潇洒地走开，道：“这种可怕的情形使我感到胃中难过……”

他走出外面，那个销愁妃子范丹冷冷道：“你会感到可怕就行啦，如果你敢违抗我的命令，我有本事教你比那丫头痛苦百倍……”

片刻间，那个执鞭侍婢走出来，恭身道：“禀告二阁主，那丫头业已断气啦！”

无名氏接口道：“如果我是她的话，宁愿早点死掉，也不愿这等挨痛苦。”

范丹无动于衷地挥挥手，于是，那名侍婢领着无名氏离开厅子。

穿过两重屋宇，有个壮汉守在那儿，那名侍婢把无名氏交壮汉之后，回身自去。

无名氏跟着那名壮汉身侧，走了数步，倏然悄无声息地伸出手指，迅速闪电般在肋下轻轻一碰。

那名壮汉顿时宛如泥雕木塑般停住，无名氏旋身急奔，瞬息间已追上那名侍婢。

他奇快绝伦地纵到那名侍婢身后，一下就抓住了她的手臂。那侍婢惊愕中正要回顾，却发觉头不能转，口不能言。

接着她身形已腾空而起，飞上屋檐边，然后一个倒栽葱直贯下去，头颅首先着地，顿时脑浆迸裂，一命呜呼。

这一下响声不算大，无名氏雷奔电闪般赶回那名壮汉身边，虚虚向他后背背心按了一下。

那壮汉顿时恢复知觉，继续向前走去，由于无名氏手法轻巧绝伦，时间又极是短促，是以那名壮汉仅仅感到自己像是怔了一下，此外别无异状，当下毫不起疑，把无名氏带到屋后的旷地上。

他踏入那间孤独的屋宇时，只见殷三姑满面愉悦，道：“啊，小卫你毕竟回来啦！”

我几乎忍耐不住冲出此屋……”

无名氏讶道：“你为何不那样做呢？”

殷三姑道：“以前我是怕师兄的十二种独门酷刑，那真是世间第一狠毒残酷的手法，而现在……”

她微微一笑，接着道：“现在我却希望能够与你多点时间在一块儿……”

无名氏连忙岔开话题，道：“我也相信离魂阁十二种酷刑一定万分歹毒，刚才我见到一个侍婢被她们施用‘魔焰焚心’的酷刑，我看了也禁不住沁出一身冷汗……”

殷三姑笑道：“如果你懂得上乘武功中隔空点穴的手法，就很快学得会如何施展这种酷刑……”她随口把施刑手法的奥妙及穴道部位说了出来，接着道：“这种毒刑据我看来应属十二酷刑第一恶毒手法，被害之人如若熬住而不死掉，最快也得苦练和休养七七四十九日方始能够恢复功力……”

无名氏耸耸肩头，道：“我纵然懂得武功，但一辈子也不肯用这种恶毒手法！”

殷三姑道：“那也不可一概而论，譬喻你为了要救你至亲至爱之人，却非某一个人说出一些话不可，那时你为了迫供，这种手法便很有用，据我师父说，这种酷刑除非是金刚之身，还须有金刚般的意志，才能熬得住而不供出任何你想知道的话。并且在这等极度痛苦之中，根本无法想出假话应付，所以我觉得这种手法还是有点用处！”

无名氏如有所悟，当下把她适才说出来的手法穴道在心中默默诵习两三次，牢牢记住。

殷三姑接着道：“他们传你去干什么？何以这么快就回来？而且平安无恙？”

无名氏道：“我在那边等了许久，好像听说大阁主有事不到此地来，所以又把我押回来啦！”

殷三姑对他的话十分相信，两人谈了一会儿，殷三姑又提起助他逃走之事。无名氏婉拒道：“我如果独自逃走，沈扬。范丹二人必定迁怒于你，同时也许会用毒辣手段对付运通镖局的人，如果你逃离此地，他们却不能怪我……”

外面忽然传来一阵骚乱之声，他们都大感讶异，移到门边一看。

只见四名劲装大汉在外面旷场上疾奔，在他身后有两条人影，紧追不舍。眨眼之间，双方已追个首尾相衔。

殷三姑哼了一声，道：“离魂阁四名手下没命啦！”

无名氏讶道：“这两人不知是谁？居然敢惹积恨山离魂阁？”

话声中那边已传来两声惨叫，两名劲装大汉分别倒地。那两个击伤他的人毫不停滞，倏又电急向剩下的两人扑去。他们身法比离魂阁手下之人高明得多，是以一下子又追上，就在石屋门前三丈左右，那两名劲装大汉几乎是同时之间惨叫出声，一齐仆倒地上。

这时，那两个人站着不动，游目四顾。只见他们背上都插着奇形兵器，身穿长衫，长得一俊一丑，却都是中年的人。

他们查看过四周之后，丑的一个望住石屋，冷冷道：“你们如果是被高魂阁双凶囚禁于此，可趁此刻离开！”

石屋内没有人回答他的话，长得俊的一个倏然纵身而起，口中朗朗道：

“我到后面瞧瞧……”转瞬间，他已越过石屋，落在后面的旷场中。

屋前那人举步向石屋走去，到了门口，因被门内屏风阻住目光，举手一掌劈出去，“轰”的一响，那座屏风顿时倒下。

无名氏和殷三姑都站在屋内当中，凝目瞧着来人。

殷三姑突然发出一声冷笑，道：“这一记混元掌力还过得去，尊驾可是混元手欧充门下？”

那人怔一下，道：“原来你就是销愁妃子范丹？俺于超听说你范丹又老又丑，终日涂脂抹粉，拼命掩饰老态，但见面却胜似闻名，你还不至于那么可怕……”

殷三姑道：“我不是范丹……”

于超又怔一下，道：“你如果不是积恨山双凶，怎认得出俺的混元掌力？”

殷三姑道：“你去问一问孙骏，他就晓得我是谁了！”

这时石屋后的窗户发出一声巨响，一道人影纵入屋中，正是那个长得较俊的中年人。

那人还未站定，于超已提高声音道：“孙兄可认得此女？她叫得出你的姓名哩！”

那个名叫孙骏的人定睛看她一眼，失声道：“哎，是殷三姑么？据说你早已离开沈扬，怎的又在此地？”

殷三姑微微一笑，转身向他走去，道：“我自家也没想到会来此地……”

孙骏迅快向无名氏瞥扫一眼，突然间仰天大笑。殷三姑道：“你笑什么？”孙骏道：“你和这厮在这座石屋之内么？”殷三姑道：“不错，是又怎样？”孙骏又狂笑数声，道：“想不到你多年后仍改不掉爱俏的本性……”他笑声一收，接着道：“只不知我还有没有作人幕之宾的机会！”

殷三姑冷冷一笑，还未做声，刚踏入屋内的于超哈哈大笑道：“敢情你们是老相好啦，小伙子你会不会吃醋？”

无名氏对于这些侮辱淡然置之，他倒想趁这机会离开，去瞧瞧运通镖局的胡局主那边情形怎样。正要举步，忽地听到孙骏闷哼一声，接着风声呼呼，回头一看，只见孙骏左手软软垂下，似是已经受伤，此刻却单凭一只右手招架殷三姑的毒辣掌招。

于超纵过去，双掌连环劈出，屋内顿时激起更为猛烈的掌风冲荡之声。

无名氏生怕殷三妹不敌，方在盘算要不要过去出手，却发觉那于超的混元掌力虽是凌厉无比，可是殷三姑轻描淡写中便自从容化解。一望而知殷三姑的武功不论是掌力或招数，都刚好克制住于超的武功。

于超连攻数掌之后，骇讶迟开数步，厉声道：“孙兄，她是什么来历？”

孙骏一面狼狈招架，一面道：“她就是黑眉墨手沈扬的师妹殷三姑，是个出名的荡货……”

殷三姑牙龈紧咬，怒喝连声，猛攻过去。那孙骏掌上武功虽不出奇，可是脚法十分奇奥，左闪右避，无不恰到好处，因此殷三姑一时之间无法得手。

于超厉声大喝道：“孙兄你且支持一会儿，俺先把这小子杀死，再过来助你……”

殷三姑蓦地倒纵回来，落在无名氏身边。无名氏沉声道：“三姑不必理会我，只管去对付那厮！”殷三姑道：“你哪里知道，混元手欧充的独门掌力武林中罕有抵御得住的人，只有碰上我师门心法才动弹不得！”

于超似是忍受不住她的奚落，怒骂一声，掣出背上的钢柄虎爪，呼一声劲疾横扫殷三姑。

两人顿时激战起来，殷三姑身上没有兵器，单以双掌应敌，因此只能仗着招数相克之利，抵住对方猛恶攻势。

石屋外突然有人叫道：“于孙两位可在屋中？”这声音虽是出诸女子之口，但甚是冰冷无情。

孙骏应了一声，绕到门口，道：“于兄正与沈扬的师妹激战。”屋外人影一闪，已到了门口，却是个面色冷峻的妙龄女郎，却长得相当姣好。

她的两道目光宛如利剪般在屋内一转，不但见到孙骏二人搏斗，还见到一个男子背转身蹲在地上，因此见不到他的面孔。

孙骏又接着道：“沈扬的师妹殷三姑多年前与沈扬不睦，遂和一个男人私奔离开师门，今日我在此地见到她时，本以为她与沈扬重拾旧欢，哪知她和这个小白脸同居此屋之中……”

那青衣女子哦了一声，缓步向交战中的两人走去。这时于超已经落在下风，防守时多，进攻时少。青衣女子越迫越近，大有出手助他之意。

门外突然间有人冷笑一声，接着朗声道：“诸位趁沈某不在之际，横行无忌，到处杀人，今日你们若是逃得出沈某掌心，积恨山离魂阁的招牌就算是砸啦！”

石屋中的人都转眼向门口望去，只见门口当中有一男一女并肩而立。男的中等身材，双眉其浓如墨，透出慑人杀气。

女的满面脂粉，掩饰老态，但这一来却更显其老，相貌甚是普通，衣着华丽贵重。

这一男一女同时出现，谁都晓得乃是积恨山离魂阁双凶。

殷三姑本是占了上风，此时却忽地斜斜撤开，站在蹲着的无名氏身旁。

于超几乎惨败受伤，自然不敢追赶，暗暗透一口大气，决定不惹那沈扬等人。

黑眉墨手沈扬浓眉一掀，沉声道：“这位姑娘贵姓？”

那青衣女子面上毫无表情，道：“我一向没有报姓名来历的习惯，如果你一定要知道，你最好从我招数武功上查出来！”

黑眉墨手沈扬冷冷道：“你的话虽是骄狂自大，但我不和女流一般见识。”

他旁边的销愁妃子范丹尖声道：“这贱婢真是有意找死，大哥你不愿出手惩戒，小妹可以代劳。”

她轻移莲步间，已到了青衣女子面前，身法之迅快，教人不得不另眼相看。

青衣女子冷晒道：“看来你似乎有点门道，如果要动手的话，漱快点动手，论到口舌上的能为，我自问不会弱于你们。”

销愁妃子范丹作态笑道：“说得好，留神，我要发招啦！”

她左手轻扬，忽拍忽拂，身形疾欺进敌人身前，接着发出右掌，向对方胸口大穴印去。

这一招前后呼应甚是佳妙，以致一招普通的招数，陡然加了数倍威力。

青衣女子衣袖一拂，同时之间，发出右掌，向范丹手腕击去。

销愁妃子范丹迫得收回掌势，那青衣女子玉掌一翻，猛劈出去，手法威猛异常。

这一掌之中，内含无数奇奥变化，范丹一看无法拆解，疾忙旋闪开去，底下一脚如风端出，阻一阻敌人跟踪而至的攻势。

两人乍分又合，各各玉掌翻飞，互相攻拆了四五招。青衣女子掌势一变，奇奥招数迭连使出，把个销愁妃子范丹攻得几乎喘不过气。

幸亏那青衣女子似是没有伤她之心，因此把她迫退七八步之后，就改用普通手法。

销愁妃子范丹喘一口气，出手反攻，她掌上功力十分不弱，此刻但闻掌风激响，招数则忽虚忽实，极是难防，居然把那青衣女子迫退四五步，总

算扳回一点劣势。

那青衣女子稳住阵脚之后，冷笑一声，道：“我只道销愁妃子范丹你天资过人，反应奇快，因此手上招数虚实颠倒，因时制宜，发挥了莫大威力，谁知却是倚仗黑眉墨手沈扬在一边传声指点……”

旁边的孙骏惊噫一声，互相打个招呼，一齐向门口的沈扬扑去。

这三人的转眼间便战在一起，乍看起来生像是孙于二人要夺门而出，却被沈扬阻截住似的。

那青衣女子开始出手反击，招数奇奥神妙无伦，使人目眩神摇。

销愁妃子范丹一生所经的战阵已数不清，但从没见过这么一路手法，闹得手忙脚乱，无法应付。转瞬间被那青衣女子一掌扫中眉头，斜斜旋开数步。那青衣女子急急扑上，正要施毒手取她性命，只觉劲风袭体，回手一掌扫去。恰好迎击上侧面急袭而至的掌势，两掌相交，“膨”的一响，她本身震得退了两步。目光到处，只见袭她之人乃是殷三姑，她也退了两步。

青衣女子冷冷道：“你功力虽然不错，但我刚才见过你的掌法，熟而不奇。你如果抵挡得住我三招，我就任你安然出屋。”

殷三姑怒道：“住口，你虽有出奇招数，我却不信连三招也接不住！”

青衣女子接口道：“可要赌上一赌么？”

殷三姑哼了一声，欺上去，扬掌猛劈，口中叱道：“要打就打，哪有这么多废话！”

那青衣女子五指箕张，似是拿扣脉穴，又似是拂划手臂，迫得殷三姑撤回掌势。谁知对方已迫到面前，五指几乎已抓住她手腕。

殷三姑大吃一惊，身形侧闪，手肘顺势击出。方自闪开数步，对方第二招又粘上身来，迫得她手忙脚乱，封架不迭。

那青衣子第三招甫发，掌力已扫中殷三姑躯体，殷三姑身子一侧，欲跌未跌，那青衣女子已变招换式，改扫劈为擒拿，五指如钩，搭到她左肩之上，其中一只中指落在她“左危穴”上，只要略一运力，就可便她重伤而且终生残废。

殷三姑暗自叹一气，沮丧地道：“你何不一掌把我劈死？”

青衣女子冷冷道：“你还怕死不掉么？”

这青衣女子的声调口气使人不能不信她已是杀机盈胸，是以殷三姑眼光迅速地转在无名氏背影上，忍不轻咽道：“可惜啊！”

她忽然觉得无名氏这种态度十分奇怪，也记得他本来好像什么都不在乎，何以自从这青衣子一现身，他就做出这等模样？

青衣女子冷冷道：“可惜什么？”

殷三姑道：“你有本事要我的命，却没法取出我的念头观看……”

青衣女子哼了一声，道：“你想死还不容易？”中指上内劲一发，殷三姑顿时惨叫一声，身形摇摆不定。

无名氏陡然跳起来，朗声道：“喂，你怎可随便伤人？”

那青衣女子听到他的声音，怔了一下，转首一瞥，顿时流露出骇讶的神情，五指也不知不觉松开。

殷三姑刚才只是被她扣得心血逆冲，难受万分，其实未死。此时运力跃开，落在无名氏身边。但落地时双腿一软，直向地面仆去。

无名氏反手一拉，便把她拉起来。

那青衣女子向无名氏凝瞧了一阵，道：“原来你姘上这个淫妇，躲在此

间，当真是令人想不到的事……”

无名氏道：“你别胡说……”他虽是这样辩说，但自家也晓得没有人会相信他的说话。

那青衣女子冷冷道：“我在此地见到你，总算是一大收获……”她转眼一瞥，只见那黑眉墨手沈扬正与孙骏、于超激战甚烈，双方尽出煞手，招招都是劈戳死穴的重手法。

他们已经移出门外的旷地舍命相搏，青衣女子轻轻一跃，已出了大门。

沈扬见她出来，急得大喝一声，左手那只颜色墨黑的手掌凶猛绝伦地连环劈出，迫得对方略略退开。他乘机纵出圈子，放脚飞奔，眨眼间已隐入那一片屋宇之内。

屋中院内遗留有不少打斗痕迹，还有血渍尸体。沈扬自然知道这一役对他势力损伤惨重，若不是他及销愁妃子范丹出去有事，情形不会这么糟。因此他怒气填膺，满腔仇恨地抑转身，纵入一间屋子内。

这间屋子外面就是那片旷场，他纵到石墙边，伸手向墙上按了一下，顿时出现一个拳头般大的洞口。

沈扬贴着墙壁向外面望去，只见那青衣女子和孙于两人在石屋门外说话。

他正在看时，外面传来步履之声，沈扬立刻转身出去瞧瞧，原来是范丹的两名贴身侍婢。

沈扬沉声道：“小翠，你到秘室中候令……”

那两名侍婢面色一变，其中一个低低道：“但是……但是二阁主还在那石屋中啊！”

沈扬浓眉二掀，冷冷道：“即速前去，不得多言！”那个名叫小翠的侍婢不敢做声，匆匆转身去了。

另一名侍婢则跟随着沈扬走进石屋子内，她在沈扬左侧墙上也推开一个洞口，向外面窥看。

这时，那青衣女子还与孙于二人站在石屋外面，至于石屋中的殷三姑、范丹及无名氏却不见踪影。

沈扬恨声道：“他妈的，在外面谈些什么废话？为何不进屋子去审讯范丹？”

那名侍婢怯怯道：“那些人进屋之后，大阁主你就下令点燃药引，将全屋的人完全炸死么？”

沈扬哼一声，道：“今日我若不消灭这几人，以后还能在豫晋称雄么？”

那侍婢道：“老天，他们好像要进屋去啦，二阁主为什么还不逃出屋呢？”

石屋那边的青衣女子和孙于二人果然向门口走去，但他们没有一直进去，却在门口处站住。

沈扬握紧拳头，显示出他心中十分焦灼。他道：“这一下如果通通都炸死了也好，虽然那青衣女子是什么来历我还不晓得，但事后一查便知。小玉你不用希望二阁主会逃出来，她早就被那女子击伤，虽然我没有时间去查看她的伤势，但以那女子武功之高强，这一下决轻不了，只怕纵然不用火药去炸她，她也活不了……”

他声音之中没有一点感情，生似在谈论一个漠不相干的人命运。虽说是这黑眉墨手沈扬一向冷酷寡情，杀人如麻。但侍婢小玉听在耳中，却也禁

不住打个寒噤。

石屋那边的人谁也不晓得祸迫眉睫，那青衣女子站在门口，凝望着屋内的无名氏。

过了一会，她提高声音道：“喂！无名氏，你当真要耽留此地么？”

无名氏淡淡道：“我高兴留在那儿，都与你无关。”

他身边的殷三姑却惊讶不置，道：“你的名字就叫做无名氏？”

要知她在这座石屋内独居了数年之久，外面武林中发生之事她一概不知，是以听到无氏的称呼，甚感奇诧。

青衣女子哼一声，道：“如果我不是受人之托，我会跟你说话才怪哩！”

无氏双目中陡然射出亮光，但瞬即消失，淡然道：“你不必告诉我受谁之托。”

青衣女子道：“爱不爱听是你的事，但我却非说不可，托我之人共有两个，一个是我的主子玉姬小姐，她要我见到你时，告诉你几句话！”

无名氏情不自禁地轻震一下，然后缓缓抬头，道：“第二个是谁？”

他听到凌玉姬的名字，感情不免波荡，同时听到这瑛姑公开尊称凌玉姬是他的主子，也觉得十分诧异。但这些他都不想知道，只觉得还有别的人托她找寻自己，却真是一件奇事。

瑛姑冷晒道：“你应该知道第二个人是谁……”

无名氏漠然一笑，道：“你如果不愿讲，可以闭口不说！”

瑛姑双眉一皱，道：“我应该杀了你这个狂傲之人才对！”说时，举步走入石屋之内。

殷三姑一向十分自恃自己武功，尤其是在这座石屋内苦修数载之后，可是适才吃过她的苦头，便对她估计得过份一点，这刻生怕无名氏被她杀死，连忙低声道：“无名氏，不要惹她，不要惹她……”

无名氏摇摇头，道：“我不怕她，但我也愿惹她……”

殷三姑道：“她的主人可是要对你不利？我好像从未听过玉姬小姐之名。”

无名氏道：“她是我名份上的妻子，这个女子……唉，不提也罢……”

殷三姑道：“你们吵了嘴？意见不合？还是你们之中有一个做出对不起对方之事？”

无名氏道摇摇头，道：“都不是，我也解释不清楚！”

殷三姑却似乎稍觉放心，道：“这女子是你妻子的婢女，就算武功比你强，也不敢伤了你。我真想知道你妻子的武功究竟高明到什么程度？”

无名氏道：“她么？差得很，还比不上你……”

殷三姑愕然道：“原来如此，无怪这婢女的口气骄横，一点也没有下人应有的礼貌！”

瑛姑在那边插口道：“你们谈论我么？”

无名氏道：“不错，她说你不似一个婢女，态度骄横！”

瑛晒道：“她猜错了，只要是我的主子玉姬小姐吩咐的命令，虽是赴汤蹈火，我也绝对听从！”

她接着又道：“”第二个托我的人就是蓝岳，他要我告诉你，别忘了那个生死之约！”

无名氏点点头，道：“只要碰上他，自会履行！”

殷三姑在后面轻问道：“什么生死之约？”

无名氏道：“那厮与我约好作一场生死立判的拼斗！”

殷三姑道：“你可赢得他么？”

无名氏淡淡道：“我不知道，那厮武功之高，更胜于许多荣封爵位的武林高手……”

殷三姑失声道：“他这么厉害？你如果没有把握，最好别跟他动手！”

瑛姑接口道：“你如果要保全他一条小命，最好劝他去找玉姬小姐，只要她一句话，蓝岳决不会碰他……”

这时，地上昏迷中的销愁妃子范丹发出一声呻吟，身躯转动一下。无名氏走过去，蹲低身子，问道：“你觉得怎样了？”

瑛姑叫道：“无名氏你过来，我有话跟你说！”

无名氏头也不抬，道：“我懒得听啦！”

瑛姑怒道：“你敢不过来么？”

无名氏仍然注视着范丹的动静，并且伸手按在她穴道上，助她运功行气。

瑛姑举步跨入屋内，冷冷道：“无名氏，你可是以为我不敢取你性命？”

无名氏不瞅不睬，却见范丹眼睛缓缓睁开，便向她笑一笑，道：“你的伤势不轻呢！”

范丹眼中闪过感谢之色，随即闭目运功自行调息。

瑛姑跃到无名氏背后，玉掌一扬，作势欲劈，无名氏动也不动，似乎故意让她劈上一掌。

她突然收回手掌，回头叫道：“孙于两位请过来！”

孙骏及于超二人举步入屋，瑛姑道：“你们刚才说过想见识无名氏的武功，目下何不出手一试？”

孙骏和于超闻言大步向无名氏走去，这一回无名氏站了起身，回头望着他们。

孙骏首先一掌拍去，口中喝道：“小心招架，你死了之后，殷三姑决不会替你报仇！”

殷三姑甚是愤怒，可是她此刻身上负伤，无法亲自出手。

于超也发掌击敌，他的混元掌力威势惊人，才一出手，满屋风力激转，发出呼呼的声音。

无名氏随手发出一招，登时将对方攻势全部化解。殷三姑这时才看出无名氏武功高强之极，不由得喝声彩。

地上的销愁妃子范丹突然睁眼，望着不远处的殷三姑，嘴唇动了几下，却没有发出声音，殷三姑因全神观战，也没有见到范丹的表情。

旷场那一头的屋子内，沈扬面露喜色，厉声道：“小玉，快去传令小翠动手！”

小玉迟疑一下，呐呐道：“大阁主可是当真决定这么做？”

黑眉墨手沈扬怒哼一声，道：“你敢违抗我的命令，我教你首先横尸此屋！”

小玉身躯一震，道：“大阁王主请息雷霆之怒，婢子岂敢违抗命令……”，

沈扬挥手道：“快去，小心你的脑袋！”

小玉转身奔出屋去，过了一会儿，沈扬使有节奏地念诵数目，用一开始，只要他数到五十，那座石屋下面的大量火药就突然爆炸。

石屋中的无名氏正在对付孙于二人，他使用的手法都是后来见到别人使用的普通招手，是以看上去平平无奇，甚至予人以散漫之感。可是这些普普通通的招数在他手上使出来，却大具妙用，威力无穷，随手一招，就可把孙于二人凌厉攻势瓦解，或是迫退他们。

转瞬之间已战了二三十招之多，瑛姑和殷三姑都看得目瞪口呆，如何用心也看不出无名氏何以能化腐朽为神奇，使得那些普通招式具有如许威力。

无名氏还是第一次使用这种方式与人动手，因此打了一阵，兴趣转浓。原来他从沙漠回来时，一路上就想到假如他利用一些普通招式，暗蕴凌玉姬所传的修罗七诀，用以对付普通一点的好手，应该没有问题。

是以无名氏他一路上固然是无所事事，随意而行，但偶然碰上有人练武，他总是细心观看，以他目下一身功力，眼光及颖悟自非常人可及，只须看上一遍，就了然于胸，并且能够牢牢记住。

这刻他随意施展普通的招数手法，但每一招之中，总能因势利便地运用修罗七诀，那孙骏，于超二人武功虽是不弱，却如何经受得起帝疆四绝所传的无上心法，二十招之后，就被无名氏打得不知如何应付才好，直是动辄得咎。

地上的销愁妃子范丹突然竭力叫了一声，殷三姑听是听到了，但她被无名氏的神奇手法将全部心神吸引住，懒得理会。

范丹喘了几口气，嘶声道：“三姑，……快点来……”

殷三姑随口敷衍道：“你不用着急，无名氏一身武功远在我们诸人之上……”

范丹断断续续地道：“不是……说他……我要你……来一下……”

殷三姑双目凝注住无名氏，双脚却缓缓移动，走到范丹身边，道：“你要什么……啊，真是神奇莫测，这一招‘白鹤亮翅’，居然兼有攻守之妙……”

销愁妃子范丹大大喘息一下，吃力地道：“三姑你快点去瞧瞧沈扬在哪里？”

殷三姑道：“他已藏匿起来啦！”

范丹眉头痛苦地皱一下，面上满是皱纹，显得甚是苍老。她道：“我知道，你去瞧瞧正对着门口那间屋子……”

殷三姑道：“不要慌，我要看完无名氏这一场激战才替你办事……”

范丹眼中流露出十分焦急之色，道：“等你看完之后就来不及啦……”她连连喘息，大有接不上那口气之状。

殷三姑初时尚无感觉，忽然回味出她的话，怔了一下，这时才低头望住她，于是，她发觉范丹危殆之状与及焦急之容。

她蹲下去伸掌按在她丹田穴上，轻轻揉按，道：“你可是觉得伤势严重，急要师兄救你么？”

范丹经她揉按穴道之后，立时好转不少，用力道：“不，你快到门口看看，如果正对面的屋子墙上出现小小的洞口，也许一个，也许两个，见到的话快点来告诉我……”

殷三姑诧异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呀？”她口中虽是这么说，但见到她焦急之状，却深信此事必定万分严重，当下迅速起身，向门口走去。

瑛姑见她走过来，冷冷道：“你想趁机逃离么？不行，我得有个人质在手，才制得住无名氏！”

殷三姑道：“我不走，只想看看外面……”

瑛姑断然道：“退回去！”

殷三姑无可奈何，站定脚步。

无名氏朗声道：“瑛姑你最好让她走过去……”

瑛姑眼珠一转，道：“好吧，她若果要逃走，三丈以内，我教她尸横当地！”

殷三姑从她身边走过，到了门口，仔细向对面的屋墙望去，果然见到墙上好像有两个拳头大的洞口。

她回转身，经过瑛姑，然后走到范丹身边，道：“我瞧见墙上真的有两个拳头大的洞口！”

范丹面色一变，喃喃道：“沈扬啊……沈扬，你真是无情无义之人……”她又喘起气来，殷三姑赶快伸手替她推揉穴道。

销愁妃子范丹面上尽是老态，沉重地道：“这座石屋之内安装有千斤火药……”

殷三姑一惊，道：“他要炸死我们？连你也在内么？”

范丹苦笑一声，道：“你们赶快走吧！”

殷三姑这一惊非同小可，伸手抱起范丹，觉得十分吃力。但这刻已顾不了这许多，急急忙忙开步向门口走去。

瑛姑玉掌一扬，发出一股潜力。殷三姑离她尚有寻丈，碰上她这股强劲内力，经受不住，一交跌倒。

无名氏双眉一挑，倏然施展达摩秘传刻在石墩上的图解绝招，双掌先后圈扫出去，孙骏和于超同时之间。手腕上都挨上铁指一拂，一齐疼得惨叫出声，分头纵开。

无名氏举手间迫退两名敌人，跃到殷三姑身边，弯腰伸手去扶殷三姑起身。

殷三姑面色如土，道：“快点走出此屋，下面埋有火药，沈扬正在施放……”

无名氏一愣神，道：“你怎么晓得？”

殷三姑道：“范丹告诉我的！”

第十三章 千里神眼洛阳起风云

无名氏好像听见地下传来奇异的声响，这时不由得他不信，面色一变，猿臂一勾，登时把殷三姑拦腰挟起，顺势向门口电急纵去。

瑛姑恰当大路，这刻见无名氏来势猛急，以为他有意向自己动手，趁势夺门而出。

登时面泛寒霜，冷叱一声，凝聚全身功力，一掌横扫出去。

在那边的屋子内，那黑眉墨手沈扬双目吐出火焰，遥望着那座孤伶伶的石屋，他口中已数到四十六。再数三下，那座石屋就将被千斤火药炸成灰烬。这种手法在他还是首次使用，因此，心情异常紧张。不独是眼中吐火，甚至连声音也嘶哑颤抖。

他已见到师妹殷三姑在门口向这边望了一下，好像见到墙上的洞口后

便回转去。他本来认定乃是范丹泄露机密，所以殷三姑出来瞧看。但当他再数了几下，已经到了四十六时，还不见有人逃出来，心情更加紧张，生怕在这最后的一刹那间，石屋中的人都奔逃出来。另一方面，他见到殷三姑之后，突然勾起他多年隐藏在心底的爱情，这股爱焰自从殷三姑私奔离开之后，就被妒恨压抑在心底。然而，不管他此刻是否改变心意，却无法改变已经决定了的情势。

这黑眉墨手沈扬唱出四十八，接着数到第四十九，因这最后的一刹那间，倏见一道人影宛如奔雷闪电般从石屋中飞射出来。

这道人影落地现身，正是那运通镖局姓卫的帐房，在他胁下还挟着殷三姑。

此人身法之迅快，看得黑眉墨手沈扬大大一愣，接着石屋内先是纵出一道人影，也是迅如飘风，眨眼间已纵离石屋四五丈之远。

这条人影却是那个青衣女子，她武功之强，沈扬已曾亲眼所睹。

那青衣女子纵出石屋之后，紧接着又是两道人影。这两人身法远比不上先前的两人，沈扬目光一瞥，便自瞧出乃是孙骏和于超二人。

这未后的两人刚刚纵离石屋两丈左右，便传来崩天塌地般一声巨响，那座石屋顿时崩散倒坍，沙尘蔽天，一时看不清楚那几个逃出石屋之人是否尚遭波及？

只有一点沈扬可以断定的，就是与他搭档多年的销愁妃子范丹已经葬身在石屋之内。

他浓眉一皱，匆匆转身出屋，很快就奔到一座院落内。一名壮汉按刀在院门，沈扬沉声道：“即速传令所有的人设法撤走，潜赴洛阳城内秘巢集合……”

那名大汉恭应一声，急急奔出院外。

上房帘响一声，小翠，小玉两人相继出来。小玉见到沈扬一面忿怒凶狠之色，不由得脚下一停，道：“大阁主，事情怎样啦？”

黑眉墨手沈扬冷哼一声，道：“你们过来，我有话说……”

小玉和小翠虽是感到有点不妥，可是哪敢违拗他的命令，一齐纵落台阶。

黑眉墨手沈扬冷冷道：“我命你们点燃炸药之事，没有旁人晓得，目下此举业已失败，白白牺牲了你们二阁主一命……”

小玉面上变色，呐呐道：“婢子等绝对严守秘密，就算有人用刀架在颈上，也不说出来……”

黑眉墨手沈扬目射寒光，冷冷道：“我看你们还是到地下追随二阁主为是！”

小翠和小玉骇得面如土色，浑身发抖。沈扬铁掌一落，劈在小翠胸口之上，顿时把她震开寻丈，尸身掣落地上。

小玉震惊之下，突然倒纵出去，可是沈扬手法迅疾已极，就在她倒纵而起之际，铁掌业已击到，小玉惨声哎地一叫，倒飞丈许，然后跌坠地上，发出响亮的声音。

黑眉墨手沈扬眼睛一转，记起运通镖局那一干人，立时纵身跃出院落。

且说在旷场上的几个人吃那一下崩天塌地般的巨响震得耳鼓雷鸣，同时强风旋卷起漫天尘沙，迷茫中许多沙石如激矢射到，无名氏挟住殷三姑离那石屋最远，这时放步疾奔，一下子就纵到对面的屋宇之内。

玻姑仗着上乘武功，在那遮天蔽日的尘沙中纵跃闪避，并且发掌劈击。身上只中了有限几颗石头，虽是疼痛，却无妨碍。

不一会儿尘沙消降，她放眼一瞥，只见那于超孙骏二人都躺在地上，生似已被炸死。

她赶过去一看，发现两人俱有呼吸，尚未死去，但头破血流，浑身都是伤痕。

她设法弄醒他们，然后伸手扶着他们向东南方走去，不一会儿就隐役不见。

无名氏和殷三姑纵入屋内之后，殷三姑叹息一声，道：“承蒙你救我一命，我真不知如何报答才好！”

无名氏道：“这事算不了什么！我想黑眉墨手沈扬一定感到十分失望！”

殷三姑道：“哼，这个人太以狠毒无情，真比豺狼还要凶残。如果他不是太过心黑，竟不管范丹也在屋内就施毒手，只怕我们没有一个人能逃得出粉身碎骨的劫难……”

无名氏沉思地道：“原来一个人若是心黑手辣，不管是男是女，都是一样……”

殷三姑诧道：“你说什么？”

无名氏摇摇头，道：“没有什么，啊，我得去瞧瞧运通镖局那些人……”

殷三姑作个手势，道：“你自己去吧，以我猜想，黑眉墨手沈扬若不是去加害你那些朋友，一定已经逃离此地，我在此毫无危险！如果他的手下想暗算我，那就算他倒霉！”

无名氏道：“你当真这样想么？”

殷三姑点头道：“你去吧，别因我绊手绊脚，反而碍事。”

无名氏说声“好”，纵身出屋，一忽儿就奔到那座大跨院之内。

那座跨院本来守卫严密，每处通路都有武装大汉把守，但此刻却一路都不见到有人迹。

无名氏纵落在跨院之内，四下甚是静寂，使他甚感诧异，暗忖莫非运通镖局数十人已经被移囚别处？正在寻思之际，突然听到一阵阵呼吸之声。

他冲入房间一看，只见这间上房乃是与隔壁上房打通，因此甚是宽敞。此刻房中地上坐着黑压压一推人，少说也有六七十人。

无名氏脚步一停，怔怔地警视这一大堆坐在地上的人，只见他们人人姿势都差不多，大都是双膝竖起，双手揽住膝头，头面搁在膝盖之上。

这种姿势最是舒适省力，可是无名氏却想不透他们为何都用这种姿势，同时他们都睁开眼睛，显然并未失去知觉。然而却没有一个人出声，更没有一个稍稍移动一下。

无名氏大声道：“喂，诸位何以坐着不动？”

那数十人其中也有些面部仰高，所以无名氏瞧得见他们的眼光都望着自己。

另外有些面部下俯或偏左偏右的人，却仅仅转动眼睛，身体姿势纹风不动。

无名氏点头道：“哦，我明白了。你们都被敌人点住穴道，是以无法动弹……”

他大踏步走到一个人的身边，低头细察，却查不出此人乃是哪一处穴道受制。

他接着查看了四个人，都是这样。不由得大感迷惑，皱起双眉，不知如何是好。

那数十人没有一个死去，是千真万确之事，只不知他们乃是中了什么点穴手法，以致变成这等模样？他想来想去，知道以自己的经验阅历，委实无法解决。心念一转，转身大踏步走了出去。

旷场上的瑛姑正好弄醒那孙骏。于超二人，忽见无名氏飞奔而至，顿时深深戒惕，转身向着他。

无名氏尴尬地笑一下，道：“目下那黑眉墨手沈扬已经跑掉啦！”

瑛姑道：“你专诚出来将此事告诉我听么？”

无名氏道：“不，有一件事得请教你！”

瑛姑冷咽道：“你那么大的能为，还要请教别人么？别拿我开心好不好？”

无名氏吃她顶撞回来，做声不得，只好讪讪退开。

他走了七八步远，瑛姑在背后高声道：“你急什么？到底有什么事呀？”

无名氏停步道：“那边出了一点事，我也弄不明白，才来请教你……”

瑛姑嘲声道：“敢情你自觉江湖阅历太差，所以虚心下问是不是？”

无名氏怔了一怔，心中宛如打翻了五味架，酸甜苦辣各种味道都齐全。

不一会儿工夫，他们已奔入跨院之内，走到房间内。瑛姑转眼一瞥，道：“叱，这么多的人？好像是被点住穴道呢……”

无名氏道：“初时我也这么想……”说时，已经迅快地查看了几个人，道：“不对，他们身上穴道毫受制之象……”

她随手拉起一个汉子，道：“待我仔细点查看！”一言甫毕，那个汉子倏然惨叫一声，双目一翻，便自气绝毙命。

无名氏不由得为之一怔，同时发觉房中之人个个面上都流露出恐怕惊慌之容，可见得他们人人都知觉未失，尚有惊喜之情。

瑛姑道：“这事太邪门啦……”说时，顺手又拉起一名汉子。

那个大汉面上露出万分恐怖之容，接着面容骤变，似是突然痛苦难当，惨叫一声，便又气绝毙命！

瑛姑大大一愣，不服气地伸手又向另一个汉子抓去，无名氏飘然过来，猛可推开她的手，道：“不能再动，已经死了两人啦！”

瑛姑怒道：“我不看清楚的话，如何查得出来？”

无名氏皱眉道：“若然依你这样查看，这儿所有的人非死不可！”

瑛姑怒道：“我不管啦！”

无名氏听了这话，心中道：“我正在后悔找你管呢，你不管最好！”但他天性不是尖刻之人，故此只是默然不语，并不置答。

瑛姑一晃身，便出了房外，转瞬间走得无影无踪。

无名氏找了一阵，方始发现那运通镖局局主胡冠章在角落里，当下走过去，蹲低身子道：“对不起，我找瑛姑来查看你们的情形，谁知反而害了两个人的性命！”

胡冠章面部微俯，瞪大双眼，却不说话。

无名氏又道：“你既不能说话，又不能活动，可景是心中却十分明白，如果有法子得知你们心中的话，那就好！”

房中虽是有数十人之多，可是除了他的声音之外，别元音响。

无名氏沉吟一会儿，道：“胡局主，你的眼珠尚能转动，如果能够听清楚我的说话，请转一下！”

胡冠章的眼珠在眶中滴溜溜转一圈。无名氏叹口气，道：“总算得到一点点回答，现在请听着，你们落得这般模样，是不是沈扬所为？”

胡冠章眼珠转一下，无名氏道：“这就奇了，他为何不杀死你们？却用这种奇怪手段？”胡冠章眼珠运转，无名氏猜他是表示他也不明白之意，当下又道：“那沈扬不是用点穴手法的了？”胡冠章转一下眼珠，表示他说得对。无名氏沉吟道：“既然不是用点穴手法，还有什么方法可以使你们不能说话，不能动弹？除非是用邪法，他不是用邪法吧？”胡冠章眼珠一转，表示他又说得对。

无名氏满面皆是迷惑之色，沉吟道：“既非秘传点穴手法，又不是邪术，那么还有什么奇怪手法呢？”

突然间无名氏泛起喜容，道：“唉，我真是愚不可及，放着一个大行家在此，却不向之请教……胡局主，你们且耐心等一等，我马上就回来……”

他起身迅速地冲出去，一忽儿就找到殷三姑歇息的地方。

只见殷三姑端坐在飞张高背椅上，身躯靠着椅子，眼睛睁得大大，见到他进来时，不但没有起身，连话也不说。

无名氏纵到她面前，道：“殷三姑，运通镖局的那一批人，全部都不言不动……”

他突然咽住下面的话，目瞪口呆地瞧着殷三姑。

过了一阵，无名氏懊丧地叹口气，道：“看你这种情形，无疑是当我走开之际，遭那沈扬暗算了！这可惨啦，我怕一辈也弄不明白他用的什么手段……”

殷三姑想是怕他不知底蕴，出手拉扯她，所以面上透出十分紧张的神色，此刻顿时松弛不少。

无名氏心念一转，轻轻道：“我试试着能不能追上沈扬，除此之外，恐怕别无他法了……”

他已来不及试探殷三姑是否同意此策，为了争取时间，转身就出了屋子。

此庄房屋虽不算多，但如要一一搜寻，仍须花费很多时间。无名氏猜测沈扬下了毒手之后，没有理由还逗留在此地。因此放弃搜索此庄之念，径自驰奔出庄外，首先向通往洛阳那一面追去。

他放尽脚程，快若飘风闪电，转瞬间已奔出七八里之远，忽见前面人影一闪即隐，他暗一笑，加急赶了上去。

大约走了十多丈，他突然在一处三岔路口停住脚步，双眼望着路边树丛，朗朗道：“我听说积恨山离魂阁二恶威镇豫晋一带，虽是积孽如山，但武功高强，不比等闲，哪知道不过是浪得虚名之辈……”

树丛后有人沉声一嘿，接着走了出来，正是那黑眉墨手沈扬。

无名氏道：“你今日无法逃出我掌握，如果识相的好，最好乖乖跟我回去，将功赎罪，尚可饶你一死……”

黑眉墨手沈扬浓眉一掀，沉声道：“好大的口气，我沈扬还是头一次听到，姑勿论你是否吹牛，但我沈扬岂是贪生怕死之辈……”

无名氏听了这话，心中微慎，但表面上并不流露出来，微笑道：“闲话少说，店子里几十条性命正等你回去施救，你如果逃得我的掌握，自无话说。

如若不然，那就跟我回去。”

沈扬迫近几步，道：“你先拿点真实本领出来，再放狗屁不迟。”

无名氏等闲不会生气，这刻也不过微晒一下，便凝集功力，蓄势待敌。

沈扬嘿的一声，踏步扬掌，“呼”的一声迎面劈去。

无名氏朗朗道：“你最好用上全力……”话声中随手一招“推窗望月”，招式虽是平凡不过，却把沈扬攻势挡住，甚且还迫得他变式换位。

他接着道：“不然的话，你输了决不心服……”

沈扬想不通过对方这一记普通手法，怎能发挥如此巨大骇人的威力。闷声不响，呼呼呼连发数掌。

无名氏继续使出最普通的架式，一一封拆。只听沈扬厉声一喝，双掌变得漆黑如墨，连环推击。

无名氏武功虽强，阅历却有限，丝毫不知道沈扬这对黑掌乃是武林中有数几种歹毒外门奇功之一，不管是身体四肢哪处部位吃他双掌印上，顿时剧毒侵骨，很快就蔓延开去，全身骨节酸疼无力，那时节只好任得沈扬宰割。

他连拆两招之后，第三招使出“如封似闭”之式，“劈啪”一响，沈扬双掌先后拍在他手臂之上。

无名氏朗声笑道：“你如果只有这么几手，恕我不再等你施展啦！”

沈扬纵开寻丈，冷笑道：“从现在起，你抵御得住我十招，我就甘拜下风，跟你回去救活那些人。”

无名氏道：“你自信心强得惊人，很好，就依你的话便了……”

双方由分而合，再度交手。无名氏仍然只守不攻……任得沈扬凌厉进扑。不久工夫，已激战了九招。无名氏朗叱一声，施展出凌玉姬所传的“十二散手”中第四式“西风残照”，左手蓦地化虚为实，五指勾处，轻轻沾在对方掌上，接着向外一甩。

黑眉墨手沈扬加念头也来不及转，已经攒出七八尺以外。急急翻身爬起来，只见无名氏负手站在面前，神态悠闲之极。

沈扬口中咒骂一声，道：“这算是什么武功家数？我沈扬一生会过无数高人，却从来未曾见过这么奇怪的招数……”

无名氏道：“我如果只守不攻，你输了也不会服气，现在你觉得怎样？要不要再击倒你才算数。”

沈扬骇异地望着他，过了一阵，见他仍然没有一点中毒的样子，不由得又咒骂一声。

无名氏面色一沉，道：“我虽不容易生气，但你最好别胡乱骂人。”

沈扬也不分辨，道：“你再摔我一个筋斗，我就服气啦！”话声甫歇，突然一掌拍去。无名氏连让他三掌，才再次使出十二散手中的“西风残照”之式，左手一勾一甩，沈扬二度攒出七八尺之远。

这一回这个名震一方的魔头也不由得不心服口服，爬起身皱眉道：“你的开瞄是我平生仅见的第一位高手，我跟你回去……”

无名氏淡淡一笑，和他一同转身向庄子走去。刚刚走了数丈，前面路上突然转出一伙人。双方凝神一看，都停住脚步。对面那伙人当下有一大半迅速掣出兵器。

无名氏只认出其中一个年轻小伙子正是那天晚上碰见的李佳。其余四五个人都未见过，但是另有一个汉子，帽子压到眉际，遮住大半面孔，因此瞧不清他的面貌。然而此人身材衣着却甚为眼熟，只是一时却想不出什么人。

他觉得这一伙人敌意之强有点可怪，当下淡然一笑，道：“李佳，还认得我么？”

那边的人都讶异地转眼去瞧李佳，似是惊异那无名氏怎么与他相识。

李佳呐呐道：“诸位师长，这人就是那天晚上戏弄小侄的人。”

无名氏扬声道：“可见得我对你并无恶意。”

李佳面色发紫，厉声道：“你少说损话，有本事就取我性命……”

话声中疾扑上去，迎面就是一刀。无名氏眉头一皱，退开数步，那边厢纵出两个人，无名氏暗一看，忽然忆起这两人都曾见过一面，当晚他跟随李佳以及另外两个夜行人到了一个村庄之内，见到这两人在房中说话。

左边的面色赤中带紫，洪声喝道：“李佳，回来……”

另一个面色白皙的中年汉子道：“我们是天鹤派南宗三友，我是洗辰……”他指一指那紫面大汉，道：“这是敝师弟施元古，你也许对我们三人姓名略有耳闻。”

无名氏老老实实道：“对不起，我没有听过……”他忽然觉得这话太不客气，连忙解释道：“我的意思是……”

刚刚说了半句，天鹤派南宗三友中的洗辰和施元古二人都气得目瞪口呆，施元古厉声道：“不管你是什么意思，老子先教训你这狂徒。”

他大步扑上，一拳迎面劈出，拳力沉雄，功力甚是深厚。

无名氏一招“点中落脉”，掌势虚虚实实，硬把对方拳势打半途中就迫了回去。

洗辰眼力甚是高明，一看无名氏仅以极其普通的招数，就迫得师弟功力深厚的拳势撤回去，面上微微变色，大喊道：“二弟且退，待为兄对付这厮。”他抢上去连环劈出两掌。无名氏使出一招“拨草”，轻描淡写中就化卸了他的掌势，接着上身微倾，可就吓得洗辰急急纵退寻丈。

那施元古抽出明晃晃的利刀，冲将上去翻腾刺击，一口气砍了六刀之多，刀刀都挟着锐烈风声，显出碗力极强，刀法也甚是神妙。

无名氏不悦道：“当真用刀子拼命么？”双手一分，使出“顺风扯旗”之式，暗蕴修罗七诀中“扣曲”及“锁拿”两大诀。举手之间，把个凶狠劈攻的施元古迫得脚下不停地直往后退。

洗辰一看这笑话已闹大啦，把心一横，也掣出长刀，迅疾驰援。

这两人手中和刀幻起一片光华，卷住无名氏。无名氏并不想在多人面前打倒这两人，免得他们在武林中元立足之地，是以好整以暇，见招拆招，乍看上去，似是陷入刀光之中。

突然间有人低咳一声，却强劲震耳。无名氏不由得诧然转眼间向那人望去，却是那个戴着帽子压到眉际的人所发。

那人接着沉声道：“黑眉墨手沈扬已经趁机开溜，两位何必还在缠着这厮……”

无名氏一听此人话声，陡然忆起此人是谁。

洗辰高声道：“今天能够除去这厮，等如去掉沈扬臂膀一般……”

那人嘿嘿一笑，道：“那也不见得，这个无名氏虽然算不得好人，却也不至于帮助沈扬为恶。”

无名氏陡然间使出一招“大鹏展翅”，双臂探伸出去，忽一分，洗辰和施元古齐齐哼了一声，腾腾腾连退四五步。

无名氏顾不得说话，高声道：“原来你是指丁岚，沈扬往哪边跑的？”

那人倏地掀起帽子，露出面目，果然是神指丁岚。他们曾经恶斗过，故此彼此都印象深刻。

丁岚沉声道：“我遮住本来面目，可不是怕你，却是恐怕骇走了沈扬……”

无名氏道：“你是名列爵榜中的高手，怎会怕我。他到底往哪儿跑的？”

无名氏无心之言，却使得神指丁岚面上大感光彩，心中一高兴，举手指着西面，道：“他虽是从西北方跑的，可是我担保他稍后便转向西方逃走。”

无名氏抹转头，当真向西方迅疾追去。

沈辰虽然十分诧异，却还沉得住气。施元古可忍不住，道：“请问岚老，这厮是什么人物？”

神指丁岚道：“他就是最近名满武林的无名氏，嘿，嘿，他武功之强，说出来你们诸位未必肯信，单说我丁岚一个人，可不敢夸口赢得他……”

众人尽皆露出骇然之容，神指丁岚眼珠一转，道：“他们之间必有文章，我们快追上去看看……”

那边厢无名氏迅快急奔，顷刻间已奔出数里，耳中已隐隐听到前面有车马行人之声，心知必是到达官道，方想那黑眉墨手沈扬如果奔上官道。他可以不管别人惊讶与否，放腿疾奔，这么一来可就不易追上。只因他可以这样做，自己却似乎不好跟着办。再说上了官道之后，他往哪一方奔跑，也不易确定。

转念之际，已奔近官道，突然如有所觉，停住身形，向左侧两丈外的树丛望去。

片刻间，树丛后走出一人，正是那黑眉墨手沈扬。他耸耸肩，道：“你的耳目真灵，不过钉没有存心躲你。”

他们一齐走出官道，正往回走，一辆马车迅快驰过，无名氏无意向车厢看了一眼，蓦地站住脚步，满面皆是惊诧之色。

那辆马车之内坐着的人，如果只是无名氏所认识，他决不会理会。即使是凌玉姬坐在车内，他也将置之不理。可是那车厢内的人却极似是数日前设下骗局，以他无名氏为饵，把那金老板价值连城的玉猫骗走的两个骗徒之

他近来心神不宁，陷入世间是非漩涡中，都是因这两个骗子所引起，他曾经想过此事，如果要抛撇开一切恼人的是非，唯一的办法，就是设法尽早找到这两个骗子，追回失物。等到失物交还那个金老板之后，他才可以恢复以前那种无挂无碍的流浪生涯。

那辆马车去势甚是迅疾，转瞬间已出去四五丈远。无名氏犹疑了一下，见那马车已经去远，心中一急，倏然回手向黑眉墨手沈扬胸前穴点去。

他并非要制沈扬死命，只要点住他的穴道，省得他趁机逃走。

黑眉墨手沈扬一直好像没有防备，但是无名氏手方一动，他已经迅若飘风地跃退寻丈。

要知这黑眉墨手沈扬乃是雄踞豫晋一带的黑道顶尖人物，虽然武功无法与得到帝疆绝艺的无名氏相比，可是要论起眼力阅历和心计，无名氏却万万比不上他。

当无名氏瞥见车厢内的人而露出那种极为惊愕的表情时，黑眉墨手沈扬早就瞧见，心念一转，立即装出没注意的样子。

但沈扬其实早已暗作准备，是以无名氏方一动，他已跃退了寻丈之远。

无名氏衡度形势，情知自己如果一定要点住沈扬穴道，非追上去与他

动手不可。这一打说不定要耗费不少时间。设若那辆马车内的骗徒已经瞥见自己，势必想法脱身，一误再误之下人可能弄个两头俱失。

他迅速一想，朗声道：“沈扬你最好等我片刻，如若不然，我发誓要教你尝一尝本门秘传的魔焰焚心毒刑的滋味！”

沈扬听了不觉一怔，眼见无名氏已转身向那辆马车追去，赶紧向大道侧边荒地奔去，心头充满对那般三姑泄漏本门秘法的仇恨。

且说无名氏放步疾奔，一会儿工夫，就追到五丈以内。

只见前面不远处出现了一伙人，正是那神指丁岚及天鹤派南宗三友等人。

神指丁岚远远瞧见无名氏跟着那辆马车急追疾赶，立即振吭大喝道：“无名氏，你追的可是这辆马车？”

无名氏朗朗应道：“不错，就是这辆马车！”

神指丁岚纵到大道中心，对着迎面疾驰冲来的马车，嘴角泛起冷笑。

那名车夫长鞭一挥，发出刺耳的裂帛之声，万声喝道：“叱，你可是瞎了眼睛……”

喝声中马车朝前急驶，一下子就冲到神指丁岚身前。

前面的两匹马见有人拦在前面，虽然嘶叫停步，但因去势太猛，无法煞法。

神指丁岚两手齐出，正正抓住两马口上嚼环，身形随着马车冲来之势退了三四步，便制住两马。

那个车夫看得目瞪口呆，做声不得。

无名氏已赶上来，落在车厢旁边，一面朗声道：“别让那车夫跑掉……”

神指丁岚冷冷道：“他敢么？你追的是什么人？”

无名氏道：“我得瞧一瞧才晓得对不对！哼，果真不错，给我滚下来吧！”

车厢之内一个人靠着壁闭目端坐，无名氏叫过之后那人仍然动也不动。

无名氏冷笑道：“你不是名叫李保的么，下来呀，当真是睡着不成。”

李保仍然闭目不动，神指丁岚听到只有无名氏一个人自说自话，便走过来，眼光闪过车厢内之人，皱眉道：“他敢是已经死了？”

无名氏吭了一声，伸手人去，摸摸他的面孔，触手冰凉，果真已经气绝毙命。

神指丁岚沉声道：“此人乃是中毒而死，且让我瞧瞧下毒这人是什么家数。”

无名氏退开数步，一面看他检查，一面盯住那个车夫。

神指丁岚看了一阵，道：“下毒的家数虽看不出，但此人死去未久，可能是上车以后方始毒发毙命，这等手法要相当高明的专家才办得到，故此仍然算得上是一条线索。

可惜鄂都秀士莫庸不在此地，他精研各种毒药制法及用法，若是叫他来看一看，定然说得下毒之人的家数来历！”

无名氏倒没有想到单是下毒杀人之事，就有这么多的讲究。

当下怔了一怔，道：“这么说来，目下无法查得出他是被何人所害了，是也不是？”

神指丁岚道：“那也不然，就先瞧瞧他包袱中的东西！你可深知他的底细？”

无名氏道：“这人是这个大骗子，我是听他说过自己叫做李保，但一定是

个假名！除此之外，别的我通通不晓得……”

那车夫听说车中人已经死掉，顿时面色泛白，左张右望，大有逃走之意。

无名氏道：“我劝你不要打算逃走，免得自讨苦吃……”为了镇吓此人，特地暗运内力，凝集五指之上，隔穴遥向那车夫抓去，“夺”的一声，那车夫手中长鞭脱手飞出，落在无名氏手中。

那边天鹤派南宗三友等诸人一见无名氏武功这等神奇，都骇然地面面相觑。

却听神指丁岚惊讶地咦一声，无名氏转目望去，只见神指丁岚手上一个包袱已经解开，却是一个雕饰华贵精美的盒子。

无名氏一看便认出正是那个藏放玉猫的盒子，心中一阵大喜。

神指丁岚道：“这事大有蹊跷，大有蹊跷……”

无名氏沉住气，故意不提盒中之物，道：“什么事这等蹊跷？”

神指丁岚指一指盒子，道：“你不晓得盒中所藏何物？”

无名氏摇头道：“我不知道！”他撒了这个谎之后，自己也不懂为何要这样做。

神指丁岚道：“你自然不晓得啦！”

这时，天鹤派南宗三友中的洗辰及施元古等走到切近观看。丁岚转眼望着他们，微笑道：“诸位可曾听过武林中一件盛传百年之久的传说？”

洗辰微微动容，施元古大声道：“可是关于百余年前被称为黑道第一高手财神钱干的传说么？”

丁岚微微一笑，道：“他的传说最是脍炙人口，无怪你一出口就猜中了。”

无名氏道：“我可没有听说过，怎的武林人物又是黑道第一高手却得到财神的外号？”

丁岚知道无名氏失去以前记忆之事，是以一点也不觉的诧异，道：“你以前一定听说过，那位财神钱干一生之中唯一嗜好，就是聚敛珍宝钱财。他武功之高，当代第一，黑道中人，无不服服贴贴，按时孝敬，是以数十年下来，他财富之多，甲于天下，是以得到‘财神’的外号！”

无名氏恍然道：“他既然是富甲天下的人，身死之后，自然不免有许多传说！”

“不错，尤其是他的坟墓，更加令天下武林人垂涎。百余年来，人人都晓得他的坟墓建造在华山之内，证据确凿，可是没有一个人当真找得出来！”

无名氏道：“如果那座坟墓是他自己建造，别人找不到并不希奇……”

神指丁岚微微一笑，道：“你猜错了，他自己在华山一处名胜天隐岩岩壁上，刻下地图，并且注得明明白白，说是这座财神墓就在天隐岩周围五里之内，并且说明要找到该墓后得以进入，须先获得何物，如何下手，须要多少人力等等细节！他并且以自己的声名刻下誓语，声明句句字字，元一不真！”

无名氏摇一摇头，道：“这就叫人难以置信了，他既然注得明明白白，为何百余年也无人得到？况且，他何须这么做？”

丁岚哈哈一笑，道：“你可知道那天隐岩上刻着四个什么大字？我一说你明白啦！”

那四个字是‘千古之谜’，远在十余里以外，就可瞧见！”

恍然道：“原来如此，他竟是向天下武林人挑战之意！”

洗辰插嘴道：“岚老既然提起此事，敢问你手上盒子之内，可是盛放着那只称为‘解谜之钥’的玉猫么？”

无名氏内心一震，忖道：“幸而我没有说出见过这只玉猫，不然的话，这些武林人势必要找到那位倒霉的金老板——啊，现在我可明白那位金老板为何不肯向官方报案之故了！敢情他也略闻此事，无怪不敢张扬！”

只听神指丁岚沉声答道：“不然，这盒中盛放的不是那只玉猫。”

他一扬手，把盒子抛向洗辰。无名氏长鞭疾然一挥，卷住那只盒子，一下子抢在手中。

神指丁岚诧色满面，道：“你怎么啦？我一向以为你不是贪财之人。”

无名氏淡淡一笑，脑中里连忙努力砌词回答。

洗辰冷笑一声，道：“岚老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自是不免出错。”

无名氏并不打开盒子，若无其事地道：“我只想请问丁岚你一件事，那就是你怎会晓得盒中并非玉猫？”

丁岚微一怔神，道：“好聪明的家伙，原来你想趁机偷学一点秘法！好吧我不妨告诉你，其实十分简单，我提起包袱时，无意转动一下，听到盒中物件滚动之声，如果盒中所藏乃是玉猫的话，这等希世之宝，别说还是解谜之钥，单以它本身价值而论，也难以计算。是以任何人都决不可能如此草率放置，一定垫得十分严密，以免伤损——现在你可明白了？”

无名氏道：“这个理论虽然高明已极，使我十分佩服，但我仍然要开瞧一瞧！”

他小心地把盒子打开，只见盒内果真立放着一块石头，于是衷心佩服地道：“到底是爵榜上列名的高手，猜得一点不错！”

所有的人对无名氏忽然出手夺过盒子之事都不再疑心，丁岚道：“其实盒内就算藏有玉猫，也不必十分高兴，财神钱干生前对不少人说过，他死后将有十只一式一样的玉猫在世间流传，只有其中之一是解谜之钥，唯一分别之处，就是在玉猫的两只眼睛上面。

那只真是‘解谜之钥’的玉猫，两颗眼睛外表与其余九只毫无区别，可是由于其中一只眼睛后面藏有一粒夜明珠，故此在夜间会发出光彩！不过普通的人仍然辨认不出来……”

无名氏道：“听起来真是曲折离奇得很，这种事连做梦也想不到！为什么普通人看不出？你不是说晚上会发出光彩么？”

神指丁岚向众人扫射一眼，但见天鹤派南宗三友也露出注意之容，不觉洋洋得意，道：“这是因为那猫眼的光彩近处看不见，要相隔二十丈的距离，才能见得到……”

他的话声一顿，望着无名氏道：“你想不想揭开那个千古之谜？”他这话说得真是诚恳，毫无开玩笑的意思。

无名氏怔了一下，道：“想又怎样？不想又怎样？”话说了出口，忽然感到对方态度这等诚恳，如此回答，不免流于刻薄，因此沉吟了一下，接着道：“如果有这种机会的话，谁不想揭开千古之谜呢？”

神指丁岚道：“这就行了，我素知你为人并不贪得，更非反覆之辈，武功又高，能够与你合作，当真是最好不过之事！”

无名氏这才恍然大悟，道：“原来你的意思是要跟我合作！可是那只玉猫在你手中？”

神指丁岚摇头：“目前还未得到，不过既然此盒出现，总归有法子找

到……”

他想了一想，道：“现在我们一道回到洛阳去，先把玉猫弄到手再说！”

无名氏道：“不行，我得赶快去救一些人，糟了，那黑眉墨手沈扬一定趁机跑掉啦……”

神指丁岚亲眼见过无名氏那种对世上任何之事都漠不关心的态度，足以深信他极可能把那“财神之墓”置诸脑后，绝非矫情装假，念头一转，道：“不要紧，我与你一道去瞧瞧……”

他回头向那天鹤派的人说了几句话，着他们把这个车夫押回洛阳去，等候自己来时方亲加审问。

之后，他就偕同无名氏向回路奔去。

大路上那还有黑眉墨手沈扬的踪迹，无名氏大为发急，丁岚问知他乃是迫沈扬去救运通镖局数十条人命，看他的样子若然一日找不到沈扬，他就一日不会有闲工夫去理会别的事情。

当下笑道：“当今武林之中，容或有许多人武功比我高强，但如果论起追踪躡迹之术，我丁某人认了第二无人敢认第一。”

无名氏喜道：“你可肯帮助我一次？”

丁岚道：“当然可以，我们以后合作机会尚多，这一点小事，我焉能坐视。”

他开始查视地上遗迹，又向空中嗅闻一回，便领着无名氏向官道侧面的荒野走去。

无名氏跟在他后面，仔细瞧他的各种动作，发觉他的追踪之术，除了一些特殊技巧之外，便须天生异禀才能办得到。

丁岚走得很快，走着走着，忽然折转方向，竟然又走了回头。

不久，他们又越过官道。无名氏跟着走了一阵，突然道：“不好了，这方向正是往那座村庄去的！”

神指丁岚面色一沉，道：“我决不会弄错，这条路上业已发现他来往过的踪迹，我正要向你说出心中疑惑，谁知前面当真就是他的秘巢。走，我们如果不赶快一步，只怕追上他时，那些人都死掉啦！”

无名氏心中一发急，抢在丁岚头前，放步疾奔，宛似风驰电掣，迅快绝伦。

片刻间，那鼎鼎大名位列爵榜的神指丁岚已被他远远抛在后面。

无名氏一路飞奔，一路考虑奔人那庄子之时，如果尚未追上沈扬，便须决定先到那一边瞧看，如果阴错阳差的话，可能正当自己奔到殷三姑那间屋子时，沈扬正在另一边下手杀害运通镖局之人。相反也许是殷三姑被害…

他想了一会儿，还委决不下应该先到那一边去，这时，那里孤零零的庄院已经出现在视线之内。

寻思之际，已经奔到庄门，在他感觉之中，好像刚刚有人驰过。

当下运足全力，急急扑奔人去。瞬息间已到了殷三姑藏身的石屋门口，探头向屋内一望，只见殷三姑仍然端坐不动，并未发生过任何事故。

他心头一震，连忙转身疾奔而去。到了那座大跨院内的上房中二看，全房之人，纹风不动。这些人之中许多是睁大眼睛，故此一望而知他们性命尚仔。

无名氏愣了一下，转身又往石屋那边走去。原来他想起适才忘了查明殷三姑是否还活着，必须到那边看个明白，才找那神指丁岚计议。

走到那座石屋门口，突然一个阴冷的声音传出来，道：“无名氏，你只要踏入屋内一步，我就先把她击毙！”

无名氏不由得停住脚步，举目一看，只见黑眉墨手沈扬站在殷三姑身边。

他淡淡一笑，道：“她是你的师妹，与我没有一点关系，我不懂你为何用她性命来威胁我？”

沈扬道：“道理很简单，只怪你阅历太差，我回到此地之后，刚刚隐起身形，就见到你奔人来。这时你一直奔到此处，才赶过那边去。因此可知她在你心中份量重于运通镖局之人。再说你本来就非是运通镖局的人，和他们并无渊源，我说得对不对？”

无名氏无话可说，虽然事实上他并不把殷三姑当作关系深切的人，可是这么一个可怜的女人，到底不愿让她死在自己手中。

当下道：“你说得对与不对都不关重要，目下唯一可以谈一谈的，就是你这样做居心何在？”

黑眉墨手沈扬想不到他那等镇静，迫得重估形势，然后道：“那倒没有什么出奇的用心，只想你不要再向我罗唆……”

无名氏这时忽然发现屋角后面隐藏有人，暗忖丁岚脚程真快，原本以为他还有一会儿工夫才赶得到，推知转眼间已经赶到，并且隐身一旁。他既已赶到，形势又不同啦！

当下放软口气，道：“好吧，如果我不取你性命，你如何还报？”

黑眉墨手沈扬冷笑道：“我说过你不要罗唆我，你最好赶紧离开此地，我心中一高兴，也许就把运通镖局那于人救活！”

无名氏道：“那么她呢？”

沈扬道：“嘿，嘿，敢情你舍不得她了？我记得她昔年尚未和那锦衣郎王晋私奔以前，已是擅长房中内媚之术。我经过这么多年来，还没有碰上一个比她高明的女人，此所以我对她也念念不忘！你这几天尝到甜头，怪得不肯放手了……”

无名氏听他说得太过猥亵难听，本待辩解。后来一想分辩也是多余的事，还是速速了结这桩事为止。当下道：“你说完了没有？到底怎样？”

沈扬断然道：“她不能还给你，待我快活几日再说……”

屋子转角那面突然冲出一条人影，一下子就落在石屋门口。

无名氏本以为乃是神指丁岚冲了出来，惊讶中转眼望去。却见来人竟是个面皮白净，衣饰华美的中年汉子。

这人右手握住七节钢鞭，左手捏住一把尺半长的短刀。这时却好左边身躯向着无名氏，因此顺势用左手短刀疾划，同时举步向门口闯入。

无名氏认不出此人是谁，大大一愣，随手抓去，使出修罗七诀中第六诀‘锁拿’手法，毫不费力就拿住那人左手手腕。

那个身躯一麻，动弹不得，面上颜色大变，怒声骂道：“老子今日纵然死在你手也要化做厉魔取你们这些混账王八蛋的性命……”

无名氏道：你是谁？…

那人厉声道：“还有那个淫妇，我变做厉鬼之后，一定要取她性命，方泄我心头之愤！”

无名氏顿时明白了这人是谁，不知不觉五指一松，呐呐道：“你……你就是锦衣郎王晋？”

王晋恢复了自由之后，情知对方武功太强，无法较量，一咬牙向屋内扑人去。

黑眉墨手沈扬狠狠喝道：“王晋你可是想找死？”话声中举起右掌，掌心一团漆黑，甚是可怖。

王晋厉声道：“死就死，有什么了不起，但我决不让这淫偷生……”

他扑过去，挥鞭盘打，激起呼呼风声。

沈扬原本用殷三姑的性命作为对无名氏的武器，这刻碰上这锦衣郎王晋要取她性命，却又不得不急急出手护卫，以免那殷三姑死掉之后，无名氏势必出手杀他泄愤。

他闪翼在殷三姑身前，双掌齐飞，硬劈硬架，抵住锦衣郎王晋凶猛攻势。

无名氏愣在门，竟忘了趁机冲入屋去赶开这两人。

倏地身后风声飒然拂响，无名氏回头一望，正是那神指丁岚。连忙道：“丁兄来得好，殷三姑目下尚受制于沈扬的独门手法，不能碰触！”

丁岚目光往屋内掠瞥一眼，道：“还有那一个家伙是谁？”

“那是殷三姑的丈夫锦衣郎王晋，他呷错了醋，却打不过我，要进去取殷三姑性命！”

丁岚道：“我明白了，刚才沈扬可是用殷三姑的性命要胁你？”

无名氏点头道：“正是，现在我如果冲人去，只怕黑眉墨手沈扬故意露个破绽，让她死在锦衣郎王晋鞭下……”

神指丁岚冷笑一声，道：“这还不简单，你告诉沈扬，假如今日殷三姑有个三长两短，你发誓要剥他的皮，用种种毒刑加诸他身上，至死为止！”

无名氏怔一焉，道：“王晋的账也算在他头上么？”

神指丁岚道：“这有什么好客气的？”他接着晒笑一声，道：“你办这种事到底不行，等我出面就是。”

他举步走入屋内，一幌身已到了锦衣郎王晋身后，五只铁指迅快抓去，恰到好处地抓住锦衣郎王晋七节钢鞭鞭尖。

他接着往后一旋一甩，锦衣郎王晋一时撒手不及，整个人被他甩到门口附近。

神指丁岚不愧是名列爵榜中的高手，气派极大，一着得手之后，连头也不回，好像似本没有那锦衣郎王晋这个人似的。

黑眉墨手沈扬怔得一怔，丁岚冷冷道：“我姓丁名岚，大约大阁主对区区之名也有个耳闻！”

沈扬面色微变，道：“丁兄大名鼎鼎，如雷贯耳，兄弟久仰得很。”

神指丁岚仍然冷冷道：“你毋须与我称兄道弟，丁某特地告诉你一声，那位无名氏说如果你敢伤她一根汗毛，就发誓教你尝遍世上种种毒刑！”

他说到此地，那锦衣郎王晋一听这两个武功奇高之人，敢情一个是新进名震天下的无名氏，另一个就是列爵榜上的高手神指丁岚。自料今日拼命也没有用处，倏然向门口冲去。

无名氏本待伸手拦阻，忽然见到他一面悲愤绝望之色，不由得心头一震，那只手再也伸不出去。

锦衣郎王晋夺门而出，眨眼间不知去向。

屋内的神指丁岚接着向沈扬道：“丁某劝你还是放大方一点，把这位姑娘身上禁制解开，免得同归于尽！”

黑眉墨手沈扬面色变了几次，若果面前的人乃是无名氏的话，他还可以设法吓唬吓唬他，但那神指丁岚成名多年，又是著名的心黑手辣之人，刚才的话，决不会是虚声恫吓。故此怎样也硬不起来，当下道：“然则我沈扬解开她身上禁制之下，你们便放我走，是也不是？”

神指丁岚点头道：“就是这样办”

无名氏大声道：“不行，还有运通镖局的人……”

但他话声甫起，那黑眉墨手沈扬业已一掌拍在殷三姑背上，接着迅快在她背上连点四五处穴道。殷三姑哼了一声，身躯一软，靠在石墙上，喘个不停。一望而知她此刻业已疲惫之极。

沈扬厉声道：“我已把她身上禁制解开，丁兄你怎么说？”

神指丁岚想不到这沈扬存心闹鬼，出手极快，以致目下的局势不得不放他走。这丁岚乃是武林中有名人物，说出口的话自是算数，此刻万难反悔，不便出手拦阻他离开。

然而目下若是让他跑掉，纵然等一会儿想办法，也事无补，眼珠一转，应声道：“总归会让你离开，但你得等一等才行！”

沈扬冷笑道：“丁兄可是有后悔之意？”

丁岚道：“我反悔与否不于你事，但目下得等这位姑娘恢复一点精神，证明她业已恢复正常，才能放你离开……”

无名氏哪知神指丁岚心中正在作难，还大声道：“丁兄，那边还有几十个人哩。”

神指丁岚眉头一皱，计上心来，道：“对不起，那边几十条性命我管不……”

无名氏愣了一下，道：“那怎么行？”

丁岚道：“那么你要怎么办？”他说这话的意思，就是暗示无名氏自己出手擒住那黑眉墨手沈扬，迫他去解救那边的人。

谁知无名氏却不会意，愣完又愣，口中只会喃喃说着“那怎么行？”这句话。

丁岚心中恼得直骂无名氏混蛋，可是表面上却不能露出来。

殷三姑愤然睁眼，道：“总有一天我会亲手取你性命……”

沈扬立刻向门口走去，一面道：“她已经没事，我要走啦！”

神指丁岚急得一顿脚，地下方砖顿时崩裂了三四块之多。

无名氏眼睁睁任得黑眉墨手沈扬擦过身躯，纵出屋外，霎时已走得无影无踪。

之后，他向丁岚道：“若不是丁岚答应过他，哼，我怎肯让他出去，现在怎么办？”

丁岚心中虽气，却因对方乃是顾念他的诺言而不出手拦阻，总是一片好意，是以不便出口说他愚笨，不下长叹一声，道：“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啦！其实刚才你大可出手，说是你还未曾同意我的诺言，不就行了？”

无名氏听听真有理，急的骂自己一声“真笨”转身纵出去，放声疾追沈扬。

但追到庄外，四下人影杳然，竟不知从哪一方追去好。只得颓然回去，打算恳请丁岚施展追踪绝技，指引方向。

回到庄内，顺便先到那边屋子看看，恰好见到有一个因坐得太久，支持不住，身躯一动，顿时发出惨叫之声，身体一阵抽搐，便自气绝毙命。

无名氏看一看屋中已死了六七个人，心中十分难过，急急奔凶那座石屋之中。

见神指丁岚伸出两指，按住殷三姑背后们道之上，助她运功行气。因此，他只好忍耐住心中焦急，在门口那边团团直转。

过了片刻，便听到殷三姑道谢之声。无名氏连忙道：“丁兄，赶快帮忙我再把那厮追上……”

丁岚道：“隔了这么久，如果那厮业已到达官道，弄到车马之类代步，可就无法找得到啦！”

无名氏道：“不管怎样，总得麻烦丁兄一趟……”

神指丁岚耸耸肩，道：“我这一生罕得有人敢找我帮忙，但碰上你真役法子。”

殷三姑接着道：“卫公子何必慌急，我迟早找得到那厮！”

无名氏摇头道：“不行，运通镖局几十个人跟你刚才一样，已经死了好几个啦！”

殷三姑提高声音道：“如果只为了此事，我有法子！”

无名氏道：“真的么？哎，我竟忘了你和沈扬同门学艺！”

他那种欢喜快活的表情，使得丁岚这个心黑手辣的老江湖也十分感动，只因他深知无名氏和运通镖局绝对没有什么交情，却居然高兴成这个样子，这等心地实在不是平常的人所能具有。

殷三姑轻捷地起身，三人一道走到那边的屋子去，殷三姑赶快聚精会神，出手施救。

那丁岚和无名氏都是武林罕见高手，看了一阵，便都学会解救手法。当下分头施为，不一会儿就全部救回。

那些人全都委顿不堪，个个躺在地上休息。无名氏等三人趁机离开，出庄之后，殷三姑便向无名氏告辞，说是要设法找到沈扬之后，以命相拼。

无名氏道：“你可赢得他么？”

殷三姑道：“这一点可不一定，但我总有法子杀死他！”

无名氏半信半疑，又道：“刚才你丈夫忽然出现，他听信沈扬的话，对你我误会甚深，你必须找他解释明白！”

殷三姑当时身受禁制，是以不知锦衣郎王晋出现之事，闻言大感惊奇，同时也露出欣喜之色，道：“他居然敢找到这个地方，竟不怕被沈扬杀死！当日沈扬及范丹合力擒住我，禁在石屋中时曾说过只要有一天我丈夫锦衣郎王晋敢找上门来，他就放我夫妻归去。若然我在这期间另与别的男人发生关系，就得嫁他作妾，我等了三年，锦衣郎王晋没有一点消息，使我既灰心又悲哀，想不到他终于来了……”

她辞别之后，径自去了。无名氏满面皆是欣喜之色，丁岚却紧紧皱住眉头，似见怀有沉重心事，和他一同向洛阳走去。

无名氏随即发现那神指丁岚心事重重的情形，大觉讶异。忍不住停步问道：“丁兄，你心中有什么事？如果可以公开的话，我愿一听其详！”

神指丁岚沉吟一下，道：“我见你对人甚是真挚诚恳，因此有句话本不想对你说，谁知竟然觉得有点不安，你说怪不怪！”

无名氏笑一下，道：“如果是关系到我本人的事，我听不听，都不要紧！”

神指丁岚道：“这事与你本身无关，不过你知道以后一定伸手要管！”

他停歇一下，接着道：“那就是关于殷三姑，以我看来她此行凶多吉

少……”

无名氏说道：“为什么？”

神指丁岚道：“她的武功我虽没有亲眼目睹，但从她口气中却听得出毫无赢得黑眉墨手沈扬的把握，你别看轻那黑眉墨手沈扬在你手底不堪一击，事实上他在江湖上已是叱咤一时的人物，以我来说，想取他性命的话，也不是在一二百招以内的事，试想殷三姑既然赢不得他，一旦碰上了，情况如何，你也想象得到……”

无名氏道：“是啊，她若然败在沈扬手下，势必被沈扬杀死无疑！”

丁岚道：“那也不见得，我倒不是这样想法，而是认为她一定有法子杀死沈扬，不过，杀死沈扬之后，她自家也难免一死！”

无名氏道：“这就奇了，你说她打不过沈扬，却又能杀死他！这还不说，又怎会在杀死沈扬之后，仍然难逃一死之厄？”

丁岚道：“道理很简单，第一，她不是凭武功杀死沈扬，而是凭仗女人天生利器，就是她的肉体，先把沈扬迷惑住，然后才下手暗杀，可见那黑眉墨手沈扬当获得她之时，定然设法让殷三姑丈夫晓得，好教她丈夫王晋死心，以便永久占有殷三姑！这么一来，沈扬死后，殷三姑如果不是真心爱她的丈夫的话，倒还罢了！假使她对他真心相爱，那就绝对免不了悲剧收场……”

无名氏瞠目道：“丁兄真行，竟然想得出这个结论，兄弟万分佩服，还得请教丁兄计将安出？”

丁岚耸耸肩，道：“这就是我不想把结论告诉你的缘故了。只因我一说出解救之策，势必耽误我许多时间，也许去迟一步，玉猫被别人捷足先登！”

无名氏也十分想得到那只玉猫，以他的想法，那位百年前独步天下的黑道高手财神钱干既然说过有十只玉猫之多！则目下他失去的那只可能不是解谜之钥，彼时他就可以设法取到手中，还给金老板，恢复自由自在之身。

因此这时不免踌躇起来，一时难以决定。

丁岚突然仰天一笑，道：“你这人真不错，居然为了怕耽误了我们的大事而觉得不好意思，冲着你这一点心意，说不得只好把我们的事暂时搁一搁啦！”

无名氏面上一热，正要开口，丁岚已接着道：“其实以我们联手的实力，当今武林之中难逢敌人。就算被人捷足先登，也可以强夺回来！”

无名氏一听果然有理，便不做声。

丁岚接着又道：“为今之计，就是即速追上殷三姑，跟她研商一个办法，先使她和她丈夫之间的误会冰释，然后着他们夫妇同心合力，仗武功杀死那黑眉墨手沈扬，你认为此计如何？”

无名氏道：“妙极了，就是这么办！”

丁岚转身奔去，一面招呼无名氏跟着。

两人在荒野中奔出十余里路，忽然又到达官道之上。

丁岚摇摇头，连说了几声“倒霉”，然后对无名氏道：“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分头追赶。你向洛阳那一面走，我走相反方向，以一个时辰为限，如果还查不到踪迹，就回到此地来，我们在这路边的凉亭碰头，不见不散！”

无名氏同意了此法，便向洛阳那一边奔去。这时，官道上行人车马络绎不绝，是以无法施展脚程，不然的话，半个时辰就可以抵达洛阳城门了。

他走了一程，忽见官道两边都有店铺售卖酒水面食，不远处还有个村落。当下暗付此处不可大意，若果殷三姑会到那村落而错过了，岂不遗憾？

他转眼四看，只见有一家卖茶面食的店铺，客人甚多，便也走进去，先要一碗面，打算藉故与店家扯搭几句，顺便打听一下。

那店家甚是忙碌，一时没有机会搭话。无名氏耐心等了一会儿，面已下好端上来。

无名氏见到热腾腾的面时，腹中一阵雷鸣，匆匆取食，吃了四五口，忽然觉得面中似乎有点异味，不由得停住筷子。

仅仅是瞬息工夫，他便感到心烦口渴，头脑有点昏昏闷闷。

无名氏大感奇怪，转眼向那店家望去，只见那店家满面皱纹，样子十分老实，决不是开黑店下迷药之辈。

倏然间一个从后面出来，经过无名氏背后时，蓦地一掌向无名氏背心大穴劈落。

这一掌凌厉已极，无名氏虽然头脑感到昏沉，但感觉仍在，陡然扭转身躯，左时疾出。“砰”的一响，那个人的手掌劈在他手肘之上。

无名氏转身出时之际，已感到全身酸软无力，运不出内力。连忙施展修罗七诀中“借势”大诀，顺着对一击之力，向那边滚去。

“砰”连声响处，店中桌子打翻了三四张，那些客人都纷乱起身闪

那人正要扑上去再施攻击，突然一声娇喝，人影闪处，殷三姑业已出现在无名氏旁边。

那人仰天陡然站定，大笑声音甚是凄厉可怖，接着道：“好，好你这个贱淫妇，可敢出去与我动手？”

殷三姑皱一下眉头，道：“可是你在卫公子面中放了毒药？”

锦衣郎王晋掣出钢鞭短刀，厉声道：“当然是我，难道是你这淫妇不成？”

他一取出兵器，顿时骇得全店之人都相争夺门逃出，差一点就把那店子挤垮。

殷三姑俯首看看无名氏，见他双目紧闭，不由得一跺脚，道：“王郎呀王郎，你怎可不分青红皂白，胡乱把一个侠义英雄害死……”

锦衣郎王晋瞪眼骂道：“不要脸的淫妇，吃我一鞭！”话声中那条七节鞭宛如毒蛇出洞，迎胸劲点。

殷三姑疾忙退开，锦衣郎王晋健腕一沉，钢鞭忽的一声向地下砸去，着着实实击落在无名氏身上。

殷三姑一急之下，打侧面冲上来。王晋疾忙收鞭跃开，左手短刀指住殷三姑，道：“来，来，到外面拼个死活……”

地上的无名氏突然缓缓坐起身，朗声道：“王晋，我如果要取你性命的话，岂容你拿鞭侮辱于我！”

他不但没死在毒药之下，而且挨了那么厉害的一鞭，居然无事，只骇得锦衣郎王晋原本白皙的面色更加发白。

无名氏徐徐起身，拍一拍身上尘埃，道：“不过我并不怪你，这个误会确实不易解释得清楚！”

殷三姑接口道：“王郎，你一定要相信我，卫公子真是当世的君子大侠

王晋冷笑一声，道：“你竟然找到一个大侠做你的面首，可真不容易啊，是也不是……”

无名氏看看这个情形，实在无法插嘴，只好默然。他此刻头脑仍然昏昏沉沉，以及四肢乏力。适才运气硬接了王晋一鞭，目下身上骨肉隐隐作疼。

本来站不起来，但适才情急之下，硬挺起身，果然把对方似敢再度扑过来攻击。”

殷三姑跺脚道：“你要我怎样才肯相信我的话？”

王晋应声道：“容易得很，你如果要表明心迹，那就立刻横刀自刎，我就相信啦！”

殷三姑道：“我死了之后，你纵然相信我的清白，又有何用？”

锦衣郎王晋冷笑道：“若然不肯自尽，我死也不能相信你的话！”

殷三姑急得长叹一声，咬咬银牙，突然颌首道：“好，好我依你就是！”

她从腰间拔出一把短刀，道：“在我未曾下手之前，先对你说几句话”

无名氏插口道：“此举实在不大高明，王晋你最好想个别的法子证明”

王晋厉声道：“住嘴，谁要你说话！”

无名氏淡淡一笑，道：“那就只好由得你啦，目下你们要说私话，我回避开就是……”

他缓步向店外走去，王晋警惕地退开老远，防备吃他突施暗算。其实无名氏也怕他陡然出手拼命，外表上力持镇静，终于走出店外。

大路上数丈之内没有人影，所有的人都躲得远远的，遥看这边情形。

无名氏走到店外，忽然觉得肚疼，甚是难受，只好运气行气，拼命压制。他明明知道肚子忽然疼痛之故，乃是王晋的毒药发作，但他不懂得下毒之道，身畔也没有解药，只好拼命运气压制。

忽地一个念头掠过心头，凝眸一想，随即拔步向店内冲去。这一开步，顿时发觉自己四脚已不酸软，头也不昏，生似完全复原。

他冲到店门，只见殷三姑恰恰说完话，缓缓举起刀子。

这时，屋内两人闻声都转头瞧看，见到他站在门口，殷三姑不由得停住自刎的动作。

无名氏大声道：“殷三姑，你自刎不得！”

锦衣郎王晋怒声道：“干你甚事？”

无名氏道：“你听我说完了才动怒行不行？我说殷三姑你目下既然陷入这等不幸的处境，一定要自刎以明心迹的话，我倒有个建议！”

殷三姑黯然一叹，道：“卫公子请说！”

无名氏道：“你的不幸，祸首就是那黑眉墨手沈扬。你反正要死，何不去找他拼命？”

殷三姑愣一下，道：“这话很有道理！”

王晋冷笑道：“她如被沈扬杀死，也不过是白饶性命，我决不会为她报仇！”

无名氏淡淡一笑，道：“没有人要你替她报仇，我只是建议她先去杀死沈扬，再行自刎！”

殷三姑道：“我虽然有把握杀死沈扬，可是做了之后，只怕王郎更加鄙视我了！”

无名氏道：“我晓得啦，刚才神指丁岚就是这样提醒我，说是你去找沈扬报仇，如果武功不敌，势必要利用别的手段，那样的话，更无法使你的丈夫相信你的解释了！”

王晋嘲声道：“丁岚他为我设想得这等周到，我可要向他道谢？”

无名氏道：“他可没有想到你却是这么执拗之人，这些活不必谈啦！我说殷三姑你不妨慢点举刀自刎，待我传你几手武功，最大限度也可与那沈扬

拼个同归于尽！”

殷三姑沉吟道：“屡次烦扰公子，怎好意思？”

无名氏道：“不妨事，我们打后面走，路上有不少人远远在看热闹……”

两人走后，只剩下那锦衣郎王晋独自在发愣。他在后来心中已半信半疑，已不似早先那等固执。可是这两人走了之后，陡然涌起一股妒恨……

官道一阵马车驰行之声，接着停在店门外，一个大汉矫健地纵入店中，放目一瞥，喂了一声，道：“光天化日之下，你拿着兵器干吗！”

这个大汉紫面膛，鼻挺口阔，身量雄伟，气度轩昂，一望而知不是平凡之人。

但锦衣郎王晋却不把人家放在心上，烦躁地道：“你是干什么的？给我滚出去！”

那个大汉晒笑一声，徐徐走人，既不发怒，亦不惊奇。他放目览店中情势之后，才洪声道：“看来你并未遇到强敌，何以一手执鞭，一手持刀，摆出万分紧张戒备之状？”

王晋一肚子妒恨气忿，本就要找人发作。这大汉左问右问，实在使人心烦。当下冷哼一声，道：“你再不自动滚蛋，我可就要出手摔你出去啦！”

那大汉神色自若，道：“我倒想试一试被人摔出门外的滋味！”

王晋举步走去，一面收起右手钢鞭。却见那大汉居然看都不看他，心头火起，左手短刀虚虚一划，右手疾出，擒腕拿脉。这一下如果抓中，只须借

／～\ 势运力轻轻一抖，那大汉身躯再重，也得摔出门外老远。

他右手到处，果然抓住对方手腕，只是觉得对方手腕似是微微动了一下，是以自己五指所扣中的脉穴部位，不甚准确。

但这也无关重要，以王晋一身软硬功夫，略一施内力，对方照样全身软瘫。

当下口中冷笑一声，随手向外一甩。

那大汉若无其事，平臂跟着一动，王晋陡然感到对方腕上劲力山涌，凌厉异常。心中在骇，疾忙撒手。饶他应变得快，虎口也一阵发热，连退数步，方始站稳脚步。

这一回他焉敢托大，顿时改容望着那个大汉，暗自推测此人来历。

要知那锦衣郎王晋在武林中并非庸手，等闲所谓好手来上一二十个也不是他的敌手。

可是这个大汉武功之强，却远出于他意料之外，教他不得不用心向武林中成名高手中推测。

那大汉依然平静如恒地微笑道：“朋友手底真不错，怪不得不把天下之人看在眼里，敢问尊姓大名？”

锦衣郎王晋道：“在下王晋，一向在川滇行走！”

大汉哦了一声，道：“原来是昔年在这豫晋一带享名甚盛的锦衣郎王晋，怪不得虽是一肚子不高兴，却不似时下一些武林好手般动辄就开口要取人性命！”

这话不啻说王晋乃是正派之士，王晋心中大为受用，抱拳道：“尊驾武功之高，在下深感佩服，请问尊姓大名，到此何事？”

那大汉朗爽地道：“我姓楚，名南宫，已经有一段时间不曾在江湖上走动，王兄恐怕不会晓得！”

王晋瞠目道：“你老就是名列爵榜的楚南宫老前辈么？无怪武功深不可测。以在下看来，比起恶名满天下的神指丁岚还要高出一筹！”

楚南宫点点头，道：“哦，敢情你今日气忿之事，就有那丁岚在内？不过王兄过奖之词，楚某却愧不敢当，论起丁岚的武功，比楚某兄高不低……”

王晋道：“楚老前辈磊落光明，单是这等风度就比他强胜百倍。至于刚才之事，虽然与丁岚有点关涉，但主要还是那个卫公子及贱内……”

楚南宫道：“如果是王兄家事，那就不必宣扬啦！”

王晋道：“这事也算不得在下家事，若不是丁岚出手，在下早就和贱内同归于尽，一了百了……”

楚南宫大感兴趣，道：“可是刚才王兄提到一位卫公子，他是什么人？丁岚既然出手不使你们伉俪同归于尽，这有什么过错？”

王晋道：“说起那个卫公子，楚老前辈必有个耳闻，他就是新近名扬武林的无名氏！”

楚南宫不由得哦了一声，道：“原来是他，目下他在哪里？”

王晋道：“老前辈要找他么？”

楚南宫道：“不是我，是另外一个人……”

王晋忽然停口，愣愣地向门口望去，只见一个妙龄姑娘袅娜地走进来，香风四溢。

楚南宫微微一笑，道：“王兄请继续说吧，这一位是凌玉姬姑娘！”

王晋接着道：“无名氏刚刚与贱内一同从这后窗跑掉，这对好夫淫妇果然落在王某手中，哼，哼，我定要亲手剥他们的皮，食他们的肉……”他的牙齿咬得吱吱作响，可见他心中何等仇恨。

凌玉姬那双澄明秋水掠过一阵黑云，但她静静地站在一边，并不说话。

楚南宫心知凌玉姬一定想知道关于无名氏的事，故此开口请王晋把事情说出来。

王晋道：“贱内自从三年前失踪之后，在下到处寻访，数度冒险潜入积恨山离魂阁去，都没有找到她的下落。直到最近，才得到运通镖局局主胡冠章的密告，得知贱内确被她的师兄黑眉墨手沈扬掳去，秘密囚禁于离此不远的一个庄子内。”

“在下早先潜入庄内，恰好见到黑眉墨手沈阳正以贱内一命威胁无名氏，话中并指出无名氏与贱内有染，无名氏未曾反驳，而且答应沈扬的条件放她逃走。在下愤怒之下，冲了人屋，要贱内身受沈扬秘传手法禁制之时，取她性命。但丁岚这时现身拦阻，在下实在敌他不过，只好退走。”

“刚才无名氏经过此店，食面充饥，在下暗施手脚，却被那淫妇撞破，两人一搭一挡，胡扯一通，差点骗得我相信了！后来无名氏借个藉口，说是要贱内先去找沈扬拼命，然后才找我解释，甚且在我面前自刎明志。之后，两人就打后窗跑了……”

楚南宫吁口气，道：“楚某自是相信王兄之言，但还有一点不明白，就是无名氏他几时与尊夫人相识？”

凌玉姬在那边接口道：“我可不大相信他的话……”

锦衣郎王晋含怒转眸视她，凌玉姬见到这个相貌堂堂的男人双目中充满仇恨怨毒的光芒，不由得芳心大震，脱口道：“现在我相信啦！”

楚南宫微笑道：“王兄不须介意，凌姑娘并非江湖中人，对于世事桤橘多变尚未完全了然，更未诸察言鉴色之道，是以直到面对面瞧见王兄眼中神

色时，方始感觉到王兄之言并无虚假！”

王晋苦笑一下，道：“其实凌姑娘信或不信，与在下并不相干。只不过一个人说真话而被人误会是假的时候心中难过！”

凌玉姬轻轻叹口气，道：“你碰上这等不幸的遭遇，心中一定觉得万分痛苦的了！”

王晋想不到这个传说和无名氏要好的蒙面姑娘，居然不因无名氏弄上别的女人而表示愤怒，却先同情起自己的不幸，顿时泛起深深的感激，道：“谢谢姑娘关怀，在下就此告辞。”

凌玉姬道：“你到什么地方去？”

王晋怔了一下，道：“在下目下孤身一人，没有什么地方好去，只有随意所之，到处走走，若果碰上他们，就放手一拼！”

凌玉姬道：“我现在要办一件事，你如果肯帮忙的话，那就和我们一道走？”

楚南宮心知凌玉姬乃是故意找点事给王晋做，免得他闲着无事，更加为了妻子的丑事痛苦。

是以他没有阻止，道：“凌姑娘要办的事，不必瞒着王兄，乃系赶到洛阳去，设法查探一宗物件的下落，此物原属直隶颜家，数月以前被盗，目前落在洛阳城中。”

王晋讶然道：“直隶颜家？可就是号称武林第一世家的直隶颜家么？”

楚南宮颌首道：“不错，就是这个颜家！”

王晋道：“以直隶颜家在武林中的声望，怎会发生失窃之事？谁有这个胆子动那颜家？”

楚南宮道：“颜家被盗的经过情形尚未清楚，但那样物件已落在洛阳，却是千真万确之事。据兄弟所知，直隶颜家主脑人物已赶到洛阳！”

王晋沉吟一下，道：“在下亦有自知之明，像直隶颜家与及楚老前辈这等人物牵涉在内之事，在下实在没有资格过问。不过在下在洛阳却有不少好友，或许在打听线索方面可以效劳。”

楚南宮道：“王兄何须过谦，不过王兄说到打听线索方面，即正是我们的弱点，如果王兄肯帮忙的话，那就太好了！”

他停了一下，接着道：“我们还有好些高手尚未会齐，不过艰难不在于与敌争锋取胜，难在颜家名望极重，情面极大，老实说，连我也不好意思出面与他们为难，所以此事不能不在暗中下手，必要时得耍点手段，譬喻在暗中阻碍他们行事，软禁他们的人手等……”

王晋道：“在下省得楚老之意！”

楚南宮点头道：“王兄既然肯出手帮忙，你需知道详细内情，不过此地并非详谈之处，我等先到洛阳去，再向王兄详说一切！”

当下三人鱼贯出去，王晋赔了一点银子，便与楚南宮各自上马，凌玉姬则自坐马车，那个执鞭赶车的正是夫人府四大高手之一的华奎。

他们一行抵达洛阳时，已近黄昏。华奎赶着马车一径驶到城西。之后，他们在一条僻静街道上的一座宅门停住。

华奎下来打起帘子，一面道：“夫人以前往在洛阳时，常到此宅暂居，故此小的路径十分熟悉，那边过去的一条街道就是龙泉路……”

楚南宮已去拍门，片刻间，有两个下人来开门。敢情他们未到达前，便先布置好居处。

此宅相当宽敞，共分两进，凌玉姬住在后进，已备有两名侍婢供她使唤。

关于颜家的失物，乃是他们家传之宝，乃是一支长约五寸伪精钢小管，两头嵌着上好水晶片，称为千里眼。据说凑在眼上，寻常人目力不能达到之处，能够缩在眼前，清晰异常……”

王晋道：“果真有这么奇异之物么？”

楚南宫道：“当然是真的，王兄必定也听说过颜家武功博杂精奥，每一出手，都是举世罕见的绝招，所以颜家子弟，只要有五分功力，便可与十分功力的高手争强斗胜之事……”

王晋道：“在下虽然听过，但不十分在意，也不晓得是何原故！”

楚南宫道：“据武林中秘密传说，直隶颜家的武功就是全仗那家传之宝千里眼得来，此所以该宝一旦丢失，直隶颜家必须发动全力找回。本来以他们的声望及多年交情面子，武林中凡中是列为高手之人，都不好意思与他们为难，也只有那些高手才有资格与他们为难。既是都不好意思，颜家何须这等小题大做，由此更见得那千里眼在颜家之人心中的重要了！”

他略略一停，又接着道：“这一次颜家失物消息传出之后，因是武林第一世家发生这种事，使人极感兴趣，所以消息散布得很快，武林中各门派都约束门人，只准帮助颜家，不得作梗，当时只有美艳夫人扬言如果得到千里眼之后，要等到过了今年中秋才肯交还……”

王晋满面困惑之色，道：“在下虽然听说过美艳夫人这位当世奇女子大名，但何以独独她出头作梗？又何以要等到今年中秋以后才肯交还颜家？”

楚南宫道：“关于第二点我也不十分明白，只知与帝疆四绝有关，说到第一点……”

王晋惊叹一声，截断对方的话，道：“我的老天，这件事居然牵涉到帝疆四绝，真是骇人听闻……”

楚南宫道：“你放心好了，帝疆四绝可不管这些闲事，不过传说数十年来，帝疆四绝每隔三年的中秋节都在一处地方会晤，较量帝疆绝艺，所以美艳夫人扬言要在中秋以后交还，大家都明白她的意思大概是等她看完帝疆四绝较艺之后才肯归还！”

王晋骇然道：“难道美艳夫人敢惹那帝疆四绝么？再者以楚老的话推测，则你方才说的颜家武功可是就指他们用那千里眼偷窥学到的？”

楚南宫道：“不错，武林中有这么一个秘密传说，说是直隶家的武功，泰半是仗那千里眼，窥遍天下高人艺，偷学到奇招绝学。但此说是真是假，可就无法证实了，至于美艳夫人她敢惹帝疆四绝一事，依我看来，应该说帝疆四绝不敢惹她才对，甚至可说天下高手没有一个敢惹她，包括颜家之人在内！”

王晋听得目瞪口呆，做声不得。

楚南宫道：“你可知道美艳夫人长的多美？”

王晋摇摇头，道：“可比得上凌姑娘么？”

楚南宫微微一愣，道：“玉姬小姐只露出半截面孔，你岂能以她为喻？”

王晋道：“不然，凌姑娘单单是上半截面孔，就足以美压天下。在下可不是未曾见过美女的人，却觉得这话毫无一点夸张！在下曾经想到，凌姑娘不失为绝顶聪明的人……”

“这话怎说？”

“在下觉得如果她不遮住下半截的话，天下男人见到她的玉容时，定然要为她神魂颠倒，无法自持。那时对她这等一个纯洁的姑娘，反而不妙！”

“是啊，在下这刻已不敢揭开她面上那条丝中啦！”

“我们且回到早先的话题上，我说那美艳夫人所以能使天下高手都不敢招惹她的原因，就是因为她长得太美了，任何男人都忍受不住她的诱惑，终将贴耳俯首在她石榴裙下！”

“其次，凡是与她有过关系的武林高手，只要得到她的召唤，莫不甘心赴难，不辞粉身碎身。故此退一步想，纵然你个人能抵得住她的诱惑，不受她骗遣，可是她只须召集另一些高手来，谁也难逃此关！”

他接下去谈论目前局势，道：“那号称为武林第一世家的颜家，因前此听到美艳夫人扬言要强借千里眼，所以一面邀约那些从未和美艳夫人打过交道的几位高手，均是名列爵榜上的名家，一面加紧查那千里眼的下落，几个月来均元头续，想不到十余天以前，也就是当我们以及无名氏等均在汉中时，此地传出一个消息，说是千里眼落在洛阳城中。

由于颜家的调查，因此我们也就晓得了消息来源，乃是一个手底颇为不低的武林人物，听说目前任护院的差事的人传出来。可是再进一步追究时，洛阳并无这么一个姓雷的，出自名家门下的武林人物！”

王晋寻思半晌，道：“只要那千里眼当真在洛阳城中，无论如何也查得出来！现下当急之务，就是查明这个消息是否确定！敢问楚老怎能确定那千里眼真在洛阳城中？”

“王兄问得好！”他说：“据我们探悉直隶颜家十分认真地赶来洛阳，听说是因为那千里眼向来不肯出示于人，故此外间只知道那是一支五寸长的精钢管子，至于管身的颜色，椎也不晓得。但那个消息却形容得出那根钢管精光耀眼，通体没有一丝雕刻花纹和颜色。是以颜家之人认为这个消息绝非无稽之言。”

王晋点点头，寻思一会儿，道：“在下这就出去打听打听！不过在下为凌姑娘效劳之事，尚未有别人知道，最好不要泄露，在下行动就较为方便！”

楚南宫道：“这个自然，你以后直接与我及华奎联络就是！再者，如果碰上沈扬或无名氏他们，最好不要动手，先回来通知一声……”

王晋得到这么一个靠山，心中大感安慰，便告辞出去。

大约隔了两个时辰，天色业已全黑之际，王晋便匆匆回到这广福街住宅，来。

灯光之下，楚南宫、凌玉姬，华奎等三人都凝神听他打听到的消息。

王晋道：“在下出去后找了几个朋友，知道了不少事情，第一件是关于直隶颜家的颜羽业已抵达本城，第二件是谣传美艳夫人也到了洛阳。第三件是传说要强夺千里眼的人尚有数起，不过举得出姓名的只有蓝岳及夏雪、祈北海，辛龙孙等人是一帮。无名氏、丁岚及天鹤派南宗等人是一帮，其余的便暂时举不出姓名，却绝不止举得出人名的两帮，第三件是有几个多年前名震一时的高手，因受挫于长胜将军吕飞之后都在江湖隐退，业已多年，目下都到达洛阳，要找长胜将军吕飞雪耻报仇！”

楚南宫禁不住失声一哼，道：“长胜将军吕飞么？武林中以前传说这位毕生未逢敌手的好汉隐居在中州之内，也有的说他就住在洛阳，但数年来中州各地都有人张贴过向他逃战的海报，词句甚是侮辱，但始终不见他出头应战，因此大家都认为此老业已亡故，不然的话，以他好勇狠斗的性情，怎会

忍受得住？”

凌玉姬插口道：“我也听过他的名字，连我爹也对此人的胆勇超人而赞不绝口！”

楚南宫颌首道：“我曾听说以往有许多名家高手，到晚年时都从江湖隐退，一则是修养功深，不愿轻易再与人动手。二则阅历既多，深知人上有人，天外有天的道理，渐渐地就失去勇气……”

凌玉姬道：“楚大叔的话只有一半对，我想那长胜将军吕飞以胆勇超人闻名天下，晚年时就算不似年轻时气盛，却也不至于失去勇气……”

楚南宫道：“这事目下没有证明，辩之元益，日后也许事实能证明我的话！”

他转眼望着王晋，道：“还有其他消息么？无名氏的下落可曾查到？”

王晋沉吟一下，道：“没有他的消息，但洛阳城目下来了许多的武林人物，热闹极了。除了夺宝一事之外，还有就是天鹤派南北两宗阅墙之斗，双方都约请了不少能手助阵，看来这一千人将有一场惊天血战……”

楚南宫道：“这天鹤派自从第三代掌门人亡故之后，就分裂为两派，互相仇视，至今数十年来，已发生过几次惨烈血战。如今人才寥落，想不到双方还不肯罢休！我看这‘天鹤派’三字终将因自相残杀而消灭。”

凌玉姬诧道：“天鹤派为何要自相残杀？”

楚南宫道：“原因谁都不晓得，他们天鹤派不论南宗或北宗之人，虽是互相仇视痛恨，可是却相约不将内情泄于外人，故此数十年以来，还无人知道底细！”

当下王晋再去打听消息，凌玉姬和楚南宫谈了一会儿也转身回到内进休息。

在房中她正要卸衣就寝，忽然感觉有点不对，转身一望，只见窗门洞开，房中已多出两个黑衣人。

这两人面色青白，毫无一丝表情，那副面孔宛如死人一般。

凌玉姬大吃一惊，其中一个黑衣已迫前一步，冷冷道：“姑娘最好不要叫喊，否则的话，你可怨怪不得我们手底毒辣！”

凌玉姬以前由夫人府逃走时，曾经被那神指丁岚，鄂都秀士莫庸等人追踪，吃过苦头。此时一听那人口气，便乖乖不敢做声。

另一个黑衣人接口道：“其实就算楚南宫赶人来，我们也不怕他。不过，我们想私下与姑娘了结一事，不必传出江湖，所以请姑娘不要做声！”

凌玉姬长长嘘口气，道：“什么事呀？”

左面较矮的黑衣人道：“我们请姑娘出去一趟，希望在天明以前解决一件私事，悄悄回来，免得传扬出江湖！”

凌玉姬道：“到哪儿去？”

较矮的黑衣人冷笑道：“走吧，你也有不敢去的地方？”此人口气不善，似是对她毫无好感，另外那一个却显然和气得多，这时接口道：“师弟莫把凌姑娘骇住，姑娘请吧，大概不会十分为难于你！”

凌玉姬道：“要我走并元不可，但到底是什么事，你们总得说说啊……”

较矮的黑衣人道：“姑娘想必还记得死在你手下的玉虚宫浮尘子此人，我们师兄弟就是从玉虚宫来的！”

凌玉姬顿时记起在夫人府中，有个长身玉立的中年道人因揭开她面上丝中，所以死在她口中毒针之下。目下这两人既是从玉虚宫来的，无疑是要

替浮尘子报仇，此去哪有好结局？不由得花容失色，退了一步。

那个黑衣人又接口道：“我们已深悉姑娘并未练有武功，因此今晚如果我们强行出手，早就把姑娘带走啦！可见得我们对姑娘并无恶意……”

凌玉姬深感迷惑，想不通为何他们对自己竟无恶意。不过他们用强的话，早该可以点住自己的穴道带走了。

她寻思一下，颌首道：“好，我跟你们走！”当下她先走出房去，经过后园，打后门走出街上。

两名黑衣人一前一后，夹住她向另一条街走去。转眼间一辆马车元声元息地驶来。

凌玉姬上了马车，车厢中只有她一个人。不过那两名黑衣人却分贴在马车两旁跟着疾奔，牢牢看守住她。

马车走了老大一会儿工夫，最后驶入一条僻巷之内，倏然停住，凌玉姬下车，立时被那两名黑衣人夹在中间，走入一个后园，然后进入屋内，凌玉姬很快就发觉此地敢情是个道观，地方相当宽敞，不久，她被带到一间灯光明亮的静室中，室中已有一个人等候着她。

那个人背面而坐，因此凌玉姬看不出此人相貌，只知道是个身躯瘦长的道士。

她入室之后，那个瘦长的青衣道士动也不动，宛如不知有人入室。

那两个黑衣人齐齐叫声“观主”，青衣道士依旧不动，较高的黑衣人定睛望着凌玉姬，看了片刻，突然轻叹一声，道：“刚才匆忙之中，怕惊动楚南宫他们，所以没有细看这个妞儿，哪知道长得这么漂亮……”

较矮的黑衣人作个手势，意思要他注意那个面壁而坐的青衣道士。

较高的黑衣人皱一下鼻子，道：“观主人定未醒，这又不是第一次在他背后说话，怕什么？”

他又转眼望着凌玉姬，道：“凌玉姬，你把面纱除下来，让我修元真人瞧一瞧！”

凌玉姬吃惊地退了两步，却不料后面就是一张太师椅，双腿受阻，顿时坐在椅上。

那个修元道人面上全无丝毫表情，缓步迫到她面前，冷笑道：“我的样子好看么？”

凌玉姬不敢不说，呐呐道：“不……不好看……”

修元道人举手在面上一抹，忽然变了样子，竟是个修眉朗目的人，相貌相当英俊。

第十四章 鹬蚌相争失陷烦恼峡

凌玉姬怔怔地瞧住他，修元人道：“我的真面目等闲不让外人见到，目下既然给你看了，你自然也该揭开面上丝巾才公平！”

她颤声道：“请不要迫我……不要迫我……”声音异常哀婉动人。

那个较矮的黑衣人倏然大步上前，沉声道：“修元，你最好走开，不然的话，我一定禀告观主！”

修元道人冷笑一声，道：“修心你敢禀告观主的话，尽管请便，但现在走远些……”

修心道人举手把人皮面具抹下，露出真目，却是个鼻大唇厚样貌的人。年纪也在三四旬之间。只见他露出愤慨之容，沉志道：“好，我忍了多年，这一回一定要禀告观主……”

修元正想开口，突然室外有人叫了一声，修元转目一瞥，便匆匆出去。

室中只剩下修心道人和凌玉姬，加上一个不言不动宛如活死人的青衣道士。

修心道人忿然作色，道：“观主订的规矩太以令人费解，因此那修元虽是屡次违背观主之命，我都迫得忍在腹中，这一回已忍无可忍，非告发他不可！”

凌玉姬对这道人大有好感，道：“你怎生告发他呢？”

修心道人道：“观主曾命我们不得对姑娘无礼，我照直把事实说出就是了……”

凌玉姬讶道：“既是如此，难道还有什么妨碍不成？”

修心道人叹口气，道：“观主前此订下一条规则，说是如果发生这等情形，将由告发者与被告之人决斗，以一方倒地不起为止！”

凌玉姬惊异地哦一声，修心道人接着道：“我的武功一向比不上修元，所以忍气多时，不过最近自觉颇有进境，因此决意与他一拼！”

“你可有把握么？”

修心道人沉重地摇摇头，没有做声。

凌玉姬想了一下，忽然道：“我虽然没有修练武功，可是却识得一些深奥武学，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这就传你两招，或者会有点用处！”

修心道人大喜道：“姑娘如果有心指点，请趁这机会赶快传授……”

凌玉姬立刻指点他两种手法及脚下方位，虽然只有两式，可是修心道人却学了老半天才算学会，这两式原是十二散手中的招数，奇奥异常。但仅是十二散手其中两招内的一个变式而已。

修心道人比划了两次，正确无误，凌玉姬刚刚点点头赞许，修元道人就走了进来。

这时面壁而坐的青衣道士突然长长吐一口气，修元、修心两人顿时肃立一旁，声息毫无。

那青衣道士深深呼吸几下，突然开口道：“凌姑娘已经带来了么？”他身子仍然面壁僵坐，并不转过来。

修心道人恭身道：“启禀观主，凌姑娘业已在此室中！弟子等没有惊动楚南宫等人！”

那青衣道士缓缓道：“你们办得很好，可退出去！”

修心道人忽然道：“弟子尚下有情面禀观主！”

修元道人轻轻冷笑一声，凌玉姬转眼望去，只见这两人面色都变得甚是苍白，显然内心都甚是紧张激动。

青衣道士沉声道：“什么事，你即管说！”

修心道人道：“弟子等奉命不得对凌姑娘轻薄，但修元却违背观主命令，此事凌姑娘可以作证！”

青衣道士哦了一声，透出惊异的意思。接着便道：“本观主不须再询问凌姑娘，只问你可记得本观的规矩？”

修心道人应道：“弟子记得，但像修元这等三番四次违背观主之命令，弟子实在忍无可忍！”

青衣道士哼一声，不置可否，凌玉姬忍不住道：“观主这条规矩似乎不大合理！”

青衣道士接口道：“这是本观之事，凌姑娘不该干预……”

凌玉姬只好缄口不语，只听那青衣道士吩咐修元搬开静室中桌椅丹炉等物，然后道：“此室地方足够，你们可以在室内动手！”

修心道人激动地道：“弟子遵命！”修元道人只简短地应了一声，转身向着修心道人，冷冷一笑，道：“这番动手，只怕难以留情啦。”修心道人面罩寒霜，道：“哪个要你留情！”

他跨步迫近，举掌劈去。修元道人等他掌势使足之时，陡然出掌硬对。“噤”的一响，两掌相交，但见修心道人震得退了一步，显然内力比不上修元道人，凌玉姬顿时大感紧张，颇悔没有把修罗七诀中“借势”大诀传授与修心道人。

可怪的是那青衣道士直至现在，还不回转头看修元，修心二人搏斗。

凌玉姬紧张地瞧看着，只见那修元道人趁着一击之势，连环迫攻，一连四五招，把个修心道人迫得绕圈疾退，完全落在下风。

修元道人冷笑连声，双掌运足内力，直劈横扫，越打越见凌厉。

修心道人虽然屈居劣势，但面色甚是沉凝，显然他功力是比不过对方，可是这修心养性的镇定功夫，却十分够火候。

那修元道人又连环疾攻了七八招，修心道人倏地手脚一慢，被修元道人抓住机会，大喝一声，抢人去一拳当胸猛击。

修心道人在这形势危迫之际，一扭腰身，左边时掌先撞后劈出去。

这一招看似没有什么奇怪特别，但配合起他的脚法，却化腐朽为神奇。

只见修元道人首先那只拳头被修心道人一时撞开，他急急趁势旋开，哪知修心道人手掌已到，恰到好处地拍在他肋下要害。要是修元道人不是疾旋开去，这一掌绝对无法击中肋下要害。

修元道人惨叫一声，口中喷出一股鲜血，立即栽跌地上，动也不动。

修心道人似乎也没有想到这一招得自凌玉姬指点的手法这等狠毒，一击即毙对方于掌下，怔了一怔，面上涌起愁容。

那个青衣道士低低嘿了一声，道：“修心，你用什么手法把修元击毙？”

修心道人呐呐道：“启禀……观主……弟子自家……也不知道……”

青衣道士冷冷道：“这话可是当真？”他的话声蕴含着一种震慑人心的严酷。

修心道人不敢抵赖，道：“弟子蒙这位凌姑娘指点，学了两式，想不到一出手就把修元击毙！”

凌玉姬颇感不解，忍不住接口道：“观主的规矩既然是规定告发和被告双方动手搏斗，这位修元真人死得虽是悲惨，但是这位修心道长却不该有罪啊！”

青衣道士沉默片刻，才道：“修心以别派绝学杀死同门，自是大大不该。况且，姑娘可知修元是贫道的什么人？”

凌玉姬摇摇头，哪青衣道士生似已经瞧见她的动作，接着道：“修元就是贫道尚未出家时的独生爱子！”

凌玉姬娇躯一震，呐呐道：“对不起，我想不到你们这间有这种关

系！”

青衣道士沉声道：“贫道自修元年幼之际，即弃家学道，潜心武学，那知当了玉虚观观主之后，修元这孽子竟投到我观中出家。其后，此子武学精进，冠于同辈，他虽不知贫道就是他生身之父，但贫道却不免对他宠爱偏私，为了恐怕他做错事而为同门告发，以致我不得不按门规处置，因此，贫道不借破坏祖师家法，另立规矩，不准他们同门向贫道告发别人罪行，其实全观弟子哪一个做过什么错事，贫道心中仍然十分清楚……”

凌玉姬这才懂得那玉虚观观主定下这条奇怪的戒律，敢情是为了保护儿子。但由此也可知道他这儿子必定时时犯错，禀性顽劣无疑。

青衣道士又道：“修心的话，我只能相信一半。他说不晓得这一招的威力竟能出手毙敌，诚然可信。但说是由姑娘所传，却难以教贫道置信！”

凌玉姬连忙道：“他没有打慌，却实是我教的！”

青衣道士沉声道：“姑娘还要替他隐瞒么？我试问你，你懂多少招？”

凌玉姬道：“一共一十二招，每招变式多寡不同，称为十二散手！”

青衣道士急急接口道：“且说出这十二散手每一招的名称及口诀！”

凌玉姬为了证实此事，连忙背诵出招名及口诀，背了六招之后，才住口道：“观主可相信么？”

青衣道士默然不语，半晌之后，突然缓缓道：“你的武学竟然真是帝疆绝艺了？下面的六招呢？”

凌玉姬忽地恍然大悟，道：“原来观主也想学我的十二散手，所以利用刚才的情势，使我背诵出口诀！只不知那修元道长是否真的就是你的令郎？”

青衣道士道：“姑娘真是聪明不过，贫道出家已达四十余年之久，投身玄门之时，尚是童子，怎会生有儿子。只知道这么一来以后，姑娘还肯不肯把十二散手口诀相告？”

凌玉姬听他这么一说，本来觉得不好意思拒绝。可是见他居然置那死去的门下弟子尸身不理，先急着要学武功，这种行为又使得她发生恶感，当下闭口不语。

那青衣道士直现在，仍然面壁而坐，不曾转过而来。他接着道：“那个死在你手下的浮尘子乃是玉虚观在武林中声名最盛的高手，名列爵榜之内。贫道为他报仇，取你性命，想来武林之人也没话好说！不过，这样做，损人而不利己，凌姑娘如果答应把十二散手详细传与贫道，我们之间这段恩怨，就此一笔勾销，姑娘意下如何？”

凌玉姬这时才晓得对方竟是开始就存心要从自己身上学艺，看来他对自己一切已调查得十分详细。这项半夜劫持，谅必早有安排，楚南宫他们万万难以寻找得到自己，本来他提出此法，可说甚是宽大。然而她总觉得这个青衣道士诡异可怕，自己的家传绝艺如果传了给他，不啻是助纣为暴。于是。她低头缄口，既不拒绝，也不答应。

青衣道士等了半晌，突然冷笑一声，道：“修心，带她到隔壁石室之内，锁在刑架上！”

修心道人恭声应了，带着凌玉姬走出石室。

他们走入隔壁的石室之中，只见此室空无所有，当中竖着一具坚实粗大的十字形木架。

凌玉姬自动靠着那个十字形木架，伸展开双臂。

修心道人在她双手腕，玉颈，足踝等处扣上钢制的圆环，于是凌玉姬

再也不能动弹。

这个道人一直垂低目光，不敢与凌玉姬眼睛相触。

凌玉姬也没有开口说话，他等扣好钢环之后，自己轻轻叹息一声。

那个修心道人怔了一下，低声道：“姑娘请勿见怪，贫道奉命而为，实是迫不得已……”

凌玉姬道：“我怎会怪你呢，你们的观主那么阴沉诡异，连我也甚是害怕，别说你们是玉虚观门下弟子，自然更加恐惧他了！”

修心道人低声道：“凌姑娘说得是，玉虚观中，上上下下百人之众，无不十贫敬畏观主！”

凌玉姬道：“你们这个玉虚观主在江湖上可有声名？”

修心道人颌首道：“当然有啦……”他接着道：“不过他自从在十多年前惨败在长胜将军手底之后，对外就佯称已经仙逝，由贫道的师父玄水真人出名接掌观主之位，此事极为秘密，至今尚未有人得知，所以现在提起他的名头，武林中人知者恐已无多！”

凌玉姬眼中露出惊慌之色，道：“你把这么秘密的事说给我听，如果让他晓得，一定处罚甚重，你最好不要说啦！”

她一片慈悲心肠，处处为人着想，其中没有一丝一毫矫揉做作，完全出自真心，这种伟大的品格，实在令人深为感动。

修心道人怔了一怔，道：“啊，凌姑娘你真是我平生所见心肠最好的人！”

凌玉姬道：“我哪里称得上心肠最好的人？道长你大概一直在玄门中，与外界接触不久所以不晓得这世上还有千千万万比我还好得多的人……”

修心道人默然片刻，然后像是费了很大力量才说得出来似地道：“凌姑娘，你最好把那几手武功传给我们观主，免得受苦……”

凌玉姬定睛望着他，道：“如果你是真心要我传给他，为何好像艰于出口！”

修心道人呐呐道：“是……么？我……”

凌玉姬接着道：“是不是你晓得我把那几手传给观主之后，反而不妙？”

修心道人面色一变，迅快回顾，然后转回头低低道：“你一天不传，就一天不会有事……”他接着大声道：“不，凌姑娘猜错了，如果你把那几手秘艺传给观主，他一定十分感激，日后如果有事，玉虚观将会为姑娘效劳报答……”

凌玉姬也提高声音，道：“等我思量一下，再把答案告诉你……”

她接着低低道：“你替我报个讯行不行？那样你便不会搭上干系！”

修心道人吃惊地震动一下，面色大变，急急转身走开。

且说在那洛阳西城广福街的住宅中，大明之际，突然一阵大乱。

那厅子中聚集着好些人，除了楚南宫和华奎之外，尚有刚刚抵达的玻姑，鄂都秀士莫庸，灵隐山人，苦行禅师，铁胆赵七等五人。

他们一共七人无不面色凝重，沉声讨论凌玉姬失踪之事。

瑛姑道：“这事怪不得楚师父及华奎，从来人留下极少的痕迹看来，可知已有严密布署。我们这么多的人比她早入洛阳，居然还不察有人向她图谋劫走之举，说起来大家都有责任！”

这一干高手们个个默然不语，等如都承认了她的指责。瑛姑接着又道：

“诸位应凌姑娘之邀，帮忙她相机夺取那千里眼，你们既已应承下来，目下她虽已失踪，但诸位却不能半途放手，不知诸位意下如何？”

众人齐声表示决不中途放手，瑛姑微微一笑，道：“那么我就宣告一事，便是那宗物件已经有若干可靠线索，证明极可能落在龙泉路银鱼精舍内。目下要请诸位先决定的，就是我们应该先行集中力量办哪一宗？先营救玉姬小姐？抑是赶紧夺取千里眼，以防被颜家取回？”

众人沉默片刻，鄂都秀士莫庸首先道：“我认为须先行夺宝，若是被颜家取回，那就没有法子啦！”

灵隐山人轻抚手中金钗，应声道：“此话虽然近似不情，但确是实情。凌姑娘相貌极有福泽，一生有惊无险，诸位也不须过虑！”

楚南宫朗声道：“不行，如果不先营救凌姑娘的话，万一出了差错，千里眼纵然夺到手中，却有何用？灵隐山人虽是谋略出众之士，但适才看相算命之言，到底不可当真……”

众人开始热烈辩论，然而这番连苦行禅师，铁胆赵七也不附和楚南宫，最大的理由是假使那千里眼回到颜家，便永无再得的希望。

瑛姑微微一笑，接着道：“以银鱼精舍罗门居士的声威，我们之中任何一个人想单独行动，只怕不易得手。但如果集体前往，以多为胜，虽然有点用处，却未免闹得天下皆知……”

灵隐山人道：“瑛姑且慢研讨对策，请先把你所得的线索公开，俾可收集思广义之效！”

瑛姑道：“这线索先是我抵此间后打听出大家都认为盗宝嫌疑最大的双钩尹南的尸体，乃是从银鱼精舍中运了出来。这一消息，业已得到直隶颜家方面证实并无虚假……”

铁胆赵七插口道：“此一消息虽然算得上有根有据，但那双钩尹南也不过是嫌疑很大而已，目前尚无法证实他就是盗走颜家之物的人！”

苦行禅师道：“赵兄说得不错，这一点最是重要，如果能够证明颜家之物确是被双钩尹南所盗，我们才可以全力进行！”

瑛姑微晒道：“那双钩尹南业已身死，目下谁能使他吐露真情？”

楚南宫宏声道：“既是如此，我们不如先用全力营救玉姬姑娘为是！”

他此刻的意见，博得苦行禅师，铁胆赵七的同意，都附和此议。

瑛姑道：“我虽然无法证明那双钩尹南是否曾经盗宝，但还查出一件事，说出来之后，诸位也许会重新考虑！”

灵隐山人道：“我料姑娘必定另外有所发现，现在就请玻姑快说出来！”

瑛姑道：“据我布于银鱼精舍的内线报告，那天晚上，双钩尹南伤重而死之际，曾勉力画了一幅地图，并且对罗门居士断断续续说了几句话。那双钩尹南死后，罗门居士就偕同他一个朋友出走，翌日始归，手中多了一个小箱子，这个线人说，他虽未见到箱中之物，但看那罗门居士神情凝重，显然这只箱子之内，藏的物件异常宝贵。”

他转眼扫视一众高手，接着道：“诸位试想，以罗门居士这等身份之人，还有何物能令他这么重视？推了颜家之物以外，只怕再无别的解释了……”

众人都默然寻思，过了一会儿，灵隐山人首先道：“既是如此，我们怎生下手？”

鄂都秀士莫庸，铁胆赵七：苦行禅师都相继表示相信那罗门居士已得到颜家失物。

楚南宫虽然不赞成他们先下手夺宝的意思，却也认为颜家之物无疑是落在银鱼精舍。

瑛姑道：“除了以多为胜，迫得罗门居士把颜家失物献出之外，诸位有何良策？”

鄂都秀士莫庸接着道：“我想最秘密的法子，莫如毁尸灭迹，不知诸位以为如何？”

苦行禅师诵声佛号，道：“莫兄之意，可是说把罗门居士杀死，同时消灭一切痕迹？”

鄂都秀士莫庸颌首道：“禅师一猜就中，使人甚感佩服！”

他的话半真半假，教人测不透当真佩服苦行禅师？抑是讽刺对方身为出家人，却熟谙这种毒辣残酷的计谋心思，显然不是出家人应有的智慧。

苦行禅师眼中闪过怒光，却不发作，只冷笑一声。

瑛姑接声道：“莫老师此计果是最有效的法子之一，若然大家能够同心合力，以诸位的身手，定可在极短时间之内杀死那罗门居士，接着毁尸焚屋，消灭一切线索，教外人无从猜测得出他的死因！”

铁胆赵七摇头道：“只怕未必，试想当世之间，谁能杀死罗门居士？而且非杀他不可？据我看来，越是布置严密，毫无痕迹的话，越是容易被人猜出是我们联手所为……”

楚南宫道：“赵兄之言有理，凡是有人被谋害身死，必有动机可寻。在目前情形之下，除了我们这一批，别无必须用这等手段的人，再说也只有我们这一批才有这种力量！”

灵隐山人冷冷笑道：“楚兄的话表面卜听来有理，其实最是不通！”

楚南宫含怒起身，凝望着灵隐山人，洪声道：“你若是说不出道理，别怪楚某人不客气……”

灵隐山人毫不慌忙，反而流露出得意的笑容，转眸四瞥一眼，缓缓道：“楚兄这等态度，就是山人最好的答复啦！”

一众高手都暗暗怔住，一时之间想不出个中道理，楚南宫沉声道：“灵隐山人你再敢戏弄楚某的话，别怪我鲁莽得罪……”

说话时已运气聚力，准备出手。灵隐山人深知他的连环铁拳威猛无情。连忙暗加戒备。

瑛姑接口道：“楚师父不要动手，灵隐山人既然这样说话，必有道理！”

灵隐山人这时有了台阶，便趁机说出自己的看法，他郑重地道：“诸位试想，我们这几个人事实上都怀有心病，按理说很难弄在一块儿而不彼此闹翻，何况要同心协力做一件秘密大事，外人看起来必定感到没有可能……”

瑛姑连连点头，道：“灵隐山人果然大有见地，外间之人，必因这个理由而放弃对我们的怀疑！”

众人觉得灵隐山人之言有理，故此这时连楚南宫也没有哼气。

他本想宣布退出，自个儿或是带了华奎，先去查探凌玉姬的下落。

然而他是个老江湖了，情知目下大家既然定下这等毒计，如果宣布退出的话，定然有人趁机扇动，以不能泄秘为藉口，群起来攻，首先把自己杀死！像这种不明不白的死法，实在不划算。

故此他想了又想，终于不敢轻举妄动。

众人商议了一阵，决定目下先分散出走访查，待晚上戌时回来聚齐碰头，再作最后决定。

大家决定之后，楚南宫正要离开，忽然听灵隐山人叫道：“楚兄，且慢走！”

楚南宫停步回顾，冷冷道：“灵隐山人有何见教？”

灵隐山人道：“楚兄不能单独行动，必须与我们这于人其中之一结伴同行！”

楚南宫怒哼一声，倏然翻身连踏数步，劈面一拳击去，接着左拳迅发，右拳缩回，又极快地击了出去。他出拳之际，口中大喝一声“山人小心”：算是动手之前的警告。

他一连三四拳连环击出，每拳发出的力道汇合成一股凶猛绝伦的拳力，轰轰有声地向灵隐山人冲击而去，这连环铁拳乃是当今武林中一宗绝技，施展出来有如千军万马一齐冲杀，其势勇不可当。

灵隐山人连连闪退，饶他身形迅急，身子也被对方拳力洪流带了一下，带得他身形直晃。

楚南宫占了上风，哪肯轻易成过对方，步踏连环，迅疾冲上，正要发拳，忽觉侧身风声飒然拂到，同时听到鄂都秀士莫庸的口音响起来，道：“楚南宫你敢是心怀鬼胎，所以如此暴躁……”

话声中那鄂都秀士莫庸的掌势已经劈到，楚南宫势一转，疾击出去。

他这一拳恰好和鄂都秀士莫庸的掌力碰上，“膨”的一响，鄂都秀士莫庸飘飘飞退七八尺之远，稳稳落在地上。

众人都看出这鄂都秀士莫庸乃是故意引开楚南宫拳力，并非有意与他硬拼，是以借着拳力飘开老远，并非落败。

那边厢灵隐山人手中那金挡快逾闪电般向楚南宫头顶砸下。

楚南宫虎躯陡地半旋，一击从怀中击出去，拳力如山，拳在那面金销之上，发出震耳的“当”的一声。

灵隐山人那面金挡展开奇诡迅快的招数，但见金光旋舞，罩住楚南宫密袭迅击。

楚南宫使出铁拳绝学，一对拳头激起满厅激烈风声。

这两人以快制快，一转瞬间已攻拆了十余招之多。接着就响起一片震耳的“当当”之声，敢情楚南宫仗着一对铁拳坚硬元匹，硬碰疾打，几乎每拳都击在那面金挡之上。

瑛姑瞧了一阵，倏然跃上去，打袖中掣出一柄长仅一尺的短剑，剑身闪出一汛蓝晶晶的光华，一望而知此剑不但锋快异常，同时也淬有奇毒。

她一扑人圈中，短剑疾挥，划出一道长长的蓝虹，光华强而不烈。

她使出这一招，一众高手都叫不出什么名堂，看上去也没有什么出奇之处。可是圈中激斗的两人却倏然分开，各自纵退数步。

瑛姑冷冷一笑，道：“以我看来，两位未免过于心急，若然要动手的话，何不约定时间，等大事办好之后，才决一死战，那时没有有人会出手阻挠，岂不痛快么？”

她话声一顿，望了两人一眼，接着道：“不过这是两位私事，我决不愿多口，现在却要请问灵隐山人，适才为何指责楚师父心怀鬼胎？”

灵隐山人沉声道：“在下以为楚兄不该单独行动，只因他已存有不愿先行夺宝之心，这次各自分散，楚兄三思之下，无疑会私下独力查探玉姬姑娘下落，但这等情形尚不足虑……”

他沉吟一下，忽然停口不说。

瑛姑接着道：“灵隐山人何故吞吞吐吐？”

灵隐山人道：“下面的话一说出来，楚兄又要找我拼命啦！”

瑛姑向众人招招手，当下鄂都秀士莫庸、苦行禅师，铁胆赵七等三人都走上来。

瑛姑道：“灵隐山人但说元妨，目下我们有四个人拦在当中，料想楚师父决不愿意得罪这么多人！”

楚南官沉声一哼，一面蓄势运力，一面道：“这也说不定，要看他说些什么才能决定！”

灵隐山人提高声音道：“山人怕只怕楚兄为了迫使我们立即合力营救玉姬姑娘起见，可能一出去就向直隶颜家通风报讯！甚且通知罗门居士，早作准备……”

这话一出，楚南官反而仰天大笑，道：“灵隐山人你居然说得出这等话，适足以显示出你自家轻诺寡信，满肚坏水……”

鄂都秀士莫庸接口道：“我却认为灵隐山人的话很有道理，诸位必须设法防止此事发生！”

楚南官骂道：“你和他也不过是一丘之貉！”

鄂都秀士莫庸阴险地轻晒道：“楚兄千万别忘了这儿的人身份都差不多，可没有哪一个是省油灯……”

瑛姑朗声道：“诸位目下不要斗气了，等日后见到罗门居士时，是英雄或者是狗熊，就可立见分晓。”

她停口向众人瞧来瞧去，然后又道：“我看目下还是由莫老师陪着楚师傅，彼此寸步不离，如此大家就用不着心怀鬼胎。万一那银鱼精舍的罗门居士有什么举动，谁也不能疑惑到楚师父头上。”

楚南官面上露出激愤之容，众人见了以为他就要发作，哪知他只哼了一声，没有言语。

鄂都秀士莫庸大声道：“玻姑要莫某担起这个任务，可曾设想到楚兄也许因心中愤怒难平，到了外面就向我暗算？”

楚南官没有做声，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瑛姑道：“我知道楚师父绝非使用暗算手段之人，莫老师大可放心！”

鄂都秀士莫庸接声道：“其实莫某也不在乎，只不过向大家提一句而已……”

当下众人纷纷移动脚步，走出厅外。玻姑高声唤叫华奎，却找不到他的踪影，当下连忙又把众人找回来，道：“华奎不知去向啦！”

苦行禅师诵声佛号，道：“此人忠心耿耿，跟随着玉姬姑娘，此刻既然失踪，无疑是外出打听她的下落！”

那鄂都秀士莫庸和楚南官是一路，并肩走到街上，那鄂都秀士莫庸极为小心地戒备着，以免被楚南官含恨淬然施以暗算。

楚南官面上一一直浮现着阴沉的神情，并且不跟莫庸说话。

两人在走到城中繁盛热闹之处，这时因为街上人群挤迫，所以他们二人行走之时不得不靠近，彼此肩肿相触。

忽然有个人擦过楚南官身侧，楚南官似是被那人撞得身形一歪，贴向莫庸。

莫庸处处提防，楚南官身形方自一歪，他已打横冲开两三步。

在他侧边本有行人，这刻被莫庸身躯一碰，却踉跄撞开，顿时有两三

个人大声叫骂起来。

楚南宫倏然伸手拦住莫庸道：“莫兄如果出手的话，马上就传遍全城啦！”

鄂都秀士莫庸本想出手收拾那两三个骂他的行人，闻言顿时打消此念。

那行人见他们是一个虎头燕颌的彪形大汉，一个是斯斯文文的读书人，都觉得惹不起，只好各自走开。

鄂都秀士莫庸转头望看来路，冷冷道：“刚才那厮居然碰得楚兄脚下游移，想来定是武林中不可多见的高手啦！”

楚南宫冷冷道：“你何不追上去瞧瞧……”

鄂都秀士莫庸道：“那也用不着，如果那厮当真是盖世高手，兄弟上去也不过是自取其辱。如果那厮不懂武功，却又于楚兄面上太不好看……”

楚南宫虎目一睁，迅即又变为冷冷一笑，大踏步向前面走去。

他们到了几处地方，巧妙地刺探一些事情。但是毫无所获。

这时已届中午时分，两人步入一间饭馆，用毕午饭之后。楚南宫忽然从囊中取出一个绝团，打开阅看。

鄂都秀士莫庸不晓得楚南宫在看什么，眉头直皱。如果对方乃是武功比自己低弱之辈，这刻他非伸手夺取过来阅看不可。

楚南宫好整以暇地阅看完那枚纸团上写的字迹之后，若有所思地沉吟一下，然后道：“兄弟要出城一趟，相信此行必有不少收获……”

莫庸道：“楚兄言下之意，可是想单独前往？”

楚南宫冷笑道：“兄弟如果坚持要单独前往的话，不知莫兄如何区处？”

鄂都秀士莫庸道：“假使楚兄一定要违背众人公意，不惜自惹嫌疑，兄弟自然不能勉强！”

楚南宫起身结帐，不理莫庸，逞自大踏步走出街上。

鄂都秀士莫庸在后面跟着，也不叫喊他，这两人一先一后走出西城之外，生像是互不相识之人。

走了一程，他们已处身在荒野之中。

片刻之后，他们走入一条狭长的石峡之内，此峡两边尽是陡峭石壁。寸草不生，地上一路皆可见到大如磨盆的石头。

楚南宫走得不快，不时向左右瞧看，似是要查视什么东西。

鄂都秀士莫庸突然赶上楚南宫，道：“兄弟看此谷形势，无疑就是以凶险著称的烦恼峡了，楚兄以前可曾来过？”

楚南宫冷冷道：“没有，你如果害怕自寻烦恼的话，我劝你趁早退出峡外！”

鄂都秀士莫庸打个哈哈，道：“想我莫庸此生中历经了多少次大风大浪，就算是龙潭虎穴，也没有不敢闯的。此峡虽然名著武林，却仍然远比不上天下三大绝险之地……”

楚南宫淡淡道：“听莫兄的口气，生像是存心要闯一闯这烦恼峡了？”

莫庸摇头道：“楚兄却想错了，兄弟偏偏要退出此去，在外面恭候楚兄功成身退！”

楚南宫为之一怔，道：“哦，你不进去？”

“不错，兄弟性情与常人不同，楚兄故意用言词相激，兄弟偏生要退出去！”

楚南宫仰天朗声大笑，声音甚是雄壮嘹亮，倒不知他这一点意思何在。

莫庸不禁迟疑一下，接着向来路放步疾奔。

突然间一阵隆隆的震耳雷声，响彻全谷。

莫庸刚刚奔了两步，只见两边峭壁之上，无数石头滚堕下来。

这些石头块块都有石磨般大小，体积浑圆，是以滚动之际，极是快速。

他目光到处，头上已有七八块圆石挟着风雷之声砸到。同时在他前方路上，也有圆石飞坠下来，不过前面那些石头时间上迟了一点。因此如果莫庸向前跃去，那就恰好纵人那一阵圆石下砸所笼罩的范围之内。

若是换了别人，此时定然向后面跃退，避过当头这一阵石雷。同时也可以免得跃到前面时被前面的那阵石雷砸中。

但鄂都秀士莫庸性情的确与众人不同，偏偏不肯停步，仍然向前奔去。

那七八块圆石一下子都砸到地面，莫庸虽然奔行迅速，仍然被最外面的一块圆石砸到头顶。只见他铁掌一挥，发出一股掌力，向头顶的石头劈去。接着伏身前蹿，这一来虽然劈开那块圆石，可是他却又置身在另一阵迅急凌厉的石雷之下。

只见他施展全身功夫，身形忽左忽右，双掌连接向空中劈击。

那阵石雷在十余丈高之处滚坠下来，力量凶猛。莫庸武功虽强，但一连劈开四五块之后，已经感到双臂微麻。

那几块吃他劈震开去的石块与旁边砸下的圆石一撞，发出震耳的响声，同时也折转方向，斜飞横撞。

那峡底石路只见有寻丈之宽，几乎可说是无法纵身闪避。

鄂都秀士莫庸此刻才晓是这阵石雷的威力，敢情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但这时已不能退却，咬牙运集全身功力，继续向石峡人口奔去。一面劈击闪避那些宛如雷霆似的圆石。

尚幸那一阵石雷先后只落下这么十几二十块，鄂都秀士莫庸强冲过之后，一路奔出峡口，都平静无事。

楚南宫看鄂都秀士莫庸已去，便转身继续向峡内前奔。走了三四丈远。忽然听到身后传来异声，转头一瞥，但见一道人影风驰电掣般驰到。

他不禁讶然道：“莫兄不是说在外面等候的么？”

来人正是鄂都秀士莫庸，他阴阴一笑，道：“楚兄难道忘了兄弟所说的话，兄弟出去之后，偏偏又要再度进来，瞧一瞧究竟还有什么烦恼？”

楚南宫道：“原来你与烦恼峡缠夹先生曹廷斗上啦！我一向虽不曾把他放在心上，但看了他方才那一阵石雷，才知道这厮真有两手！”

鄂都秀士莫庸冷冷道：“哼，哼，除非他像乌龟般缩起来，找他不到。不然的话，今日定然教他到阴间地府去跟鬼卒缠夹……”

两人并肩走了一程，那道石峡弯弯曲曲，目力无法及远，因此无法看得出这条石峡到底还有多长。

他们都渐感不耐，脚下加快，哪知转一个弯，陡然见到前面波光荡漾，水声淙淙。

原来前面的一截两旁虽然仍是峭壁插天，但地上却尽皆是水。

楚南宫停步皱眉道：“此地大概低陷，所以能够灌满泉水。这两边石壁不但比我们经过的都要光滑，而且微微内陷，确实无法附壁前进！”

鄂都秀士莫庸哼了一声，道：“我们难道不能涉水前进？这厮要是落在我手中，非取他性命不可！”

楚南宫突然放声大笑，鄂都秀士莫庸不知他笑什么，只好在一边于瞪眼。

楚南宫笑了一阵，道：“莫兄且勿烦恼，此峡既然如此取名，定然不易通过，我们刚才都甚是烦恼气忿，正好中了人家道几……”

鄂都秀士莫庸道：“话虽如此，但到底令人恼恨难消。这一截积水砂峡不知有多长，待兄弟涉水走到那边转弯处瞧瞧……”

楚南宫凝目寻思，没有回答。

莫庸迅速将身上要紧之物用油布包好，放在革囊之内，也不脱鞋袜，就走入水中。

初时只有两尺左右深的水，鄂都秀士莫庸笔直前走，大约走了七八步远，已到了转弯之处，却见他陡然间身形向前一栽，全身浸入水中。

楚南宫倏地纵去，水声响处，人已落在早先莫庸身形尚未栽跌之处。

那里的水只有两尺深，楚南宫用左脚向前一深，半尺以外的地势陡然凹陷，怪不得鄂都秀士莫庸会栽倒沉下。

莫庸浮了起来，两臂拨动，继续向前面游去。他的姿势甚是拙劣，一望而知绝非身怀水上功夫之人。

他游了数尺，已瞧见弯角那一边的情形。接着便转身泅回来。

楚南宫眉头一皱，道：“那边还有多长的水路？”

莫庸似是因泅游吃力，没有回答，一味双臂弯拨，急急向他立足之处泅来。

楚南宫提起拳头，蓄势欲发。鄂都秀士莫庸一只脚已碰到地上，尚未踏实，一见楚南宫拳势将发，迅即运力到脚尖上，用力一点，身形顿时冲退数尺。

楚南宫厉声道：“我问的话你听见了没有？”

鄂都秀士莫庸因退势甚猛，身躯下沉。楚南宫的话刚刚说，他已连买沉没在水面之下。

却见他一下子又浮起来，双臂拨划，向右边石壁游去，泅到石壁之下，伸手向壁上抓去。

楚南宫运功蓄势，准备等那莫庸抓住石壁，停住身形之际，凌空扑击。虽然自己不免跌入水中，但对方因在水中无法施展武功对抗这一击，多少总要负伤吃亏。

他算盘打好，却见鄂都秀士莫庸右手抓到石壁上时，竟无法扣入石内，这一来身躯摹又下沉，贴着石壁滑入水面之下。

楚南宫朗笑一声，但见鄂都秀士莫庸又冒出头颅，双臂用力拨滑，以免身体下沉。

原来莫庸刚才运起指力，向石壁上抓去时，因双脚不是踏在实地，只能用出五六成功力。谁知那石壁不但滑溜之极，不易着力，同时石质特坚，是以五指一触，扣抓不入石中，顿时沉落水面之下。

目下他再度浮起，形势已十分危险，除了向转角那边游去，来路这一面因有楚南宫守住，万万冲不上石岩。

楚南宫眸中射出光芒，洪声喝道：“那一边到底是何情景？”

鄂都秀士莫庸嘴巴一张，却因浮得不高，泉水灌入，以致没有法子回答。

楚南宫目光转动，倏然一拳向石壁遥遥击去，他这一拳功力十足，但

听拳风震耳呼啸，一股凌厉力道直向石壁上撞击。

他拳头所击之处，乃是莫庸早先右手扣抓之处，原来楚南宫深悉这鄂都秀士莫庸为人阴险多诈，莫看他此刻在水中动作拙劣，又表现得四面楚歌之状，处境似是十分危殆。

其实也许他是故意假装，即使是真的不懂水中功夫，但转角那边也许已经是堪以站立行走的浅水之地。纵然转角那边当真仍然水势甚深，并且另有弯角，瞧不出这一段水路还有多长，以致他不敢向前继续泅去，可是刚才他向石壁抓那么一下，表面上没有抓得住，其实那石壁却没有那么坚硬。凡此种种，都有可能发生，只因莫庸为人狡诈多计，极可能装出身陷危殆之中，测看楚南宫怎生对付他？

再想深一层，这莫庸更可能想诱他落水之后，才显出真正的水底功夫，反过来向他暗算加害。

因此楚南宫首先发拳试一试那石壁是否坚硬到莫庸也抓不进去的程度。

他的劈空拳力非同小可，此刻相隔虽有六七尺之处，但拳力到处，仍然发出震耳的“轰”的一声。

只见那光滑内陷的石壁竟然纹风不动，由此可知石质确实坚实异常。

楚南宫放目一瞥，只见莫庸忽浮忽沉，似乎已支持不住，快要溺毙。

他转念一想，双足踏在深浅交界的最边缘处，力聚双足之下，身形猛向前面倾去。

这一手等如在陆地上的铁板桥功夫，只不过改后仰为前倾。

他的身材本就高大，向前倾去已有四五尺远，加上右手伸出的两尺，可就离那鄂都秀士莫庸的头颅只差那么半尺。

莫庸乍又浮起，左手疾出，已抓住楚南宫伸到面前的右手。

楚南宫头脸完全浸在水面上，这时一感到对方的手业已入握，连忙运劲后拉。

他这种功夫全仗一点巧劲，要不然一个人怎可能用两只脚板吸住地面。

莫庸倏地发出一声冷笑，五指这上力量蓦地增强许多倍，抵消了楚南宫握他之力。

楚南宫顿时感到不妙，双足一蹬，身形冲入水中，右手仍然紧紧抓住对方手掌。

这一来两人全身都浸在水面之下，只露出头颅在水上，彼此相隔恰是两条手臂伸直那么远。

莫庸这一会儿不但轻易地浮在水而之上，而且下半身暗暗向前飘起，双脚拳曲，倏然向楚南宫胸胁端去。

在水底交手，除了锋利的短刀短剑之外，若论徒手相搏，最厉害就是双足，以他们这等内家高手，蹬中一下，就算是铜皮铁骨的人，也非死不可。

楚南宫大喝一声，右手一沉，使得对方身形疾地沉坠。

那鄂都秀士莫庸因上半身往水底沉没，脚上端出的力量便自行消卸。

楚南宫趁势振臂拍水，哗啦啦一声响处，整个人跃出水面，但他的右手仍与对方左掌紧紧握住，因此虽是跃离水面，其实却是头下脚上，整个人宛如倒挂在水面之上。

他这一跃并非无缘无故地闹着玩，只见他腰上一使劲，双腿拳曲起来，恰似一只煮熟了的大虾。

接着双脚打胸前疾端出来，直直喘踏水中的鄂都秀士莫庸。

浪花四溅中，忽见莫庸借对方右手上提之势，身形倏地向横荡开，带起大片水花，宛如似巨鱼在海中踊跃，快捷美妙，楚南宫整个人像飘他似的向水底迅疾沉坠。

他不但身体雄伟，臂腕之力也极为强猛，下沉时也把莫庸一齐拖落水底。

这两人都是一时高手，应变迅快，经验丰富。刚才这几下当真是凶险绝

目下两人一齐沉入水中，因均是内家高手，俱能闭住呼吸，一时三刻决不至于淹死，所以大家都不作淹死对方的打算。

转瞬工夫，两颗人头一齐浮出水面，彼此相距仍是两臂之遥，原来他们沉落水底之际，都急急运力手上，互相推拒，所以马上就恢复了直立水中的形势，同时两只手臂挺直，免得碰在一起时，纵然能够击毙对方，自家也不免受伤。

他们各以一手双脚，在水中轻轻划拨，就足可使头部浮出水面之上。

楚南宫怒道：“你这厮心肠太坏啦，我好心出手援救，却反而被你拉落水中……”

鄂都秀士莫庸冷笑道：“算了，你忘记我起初游回去时，你握拳运力，准备出手之事么？哼，哼，若不是我还有点头脑，也把你弄落水中，今日只怕非眼睁睁落在那缠夹先生曹延的罗网中不可！”

楚南宫洪声道：“笑话，我那时可有出手么？难道说我一握拳就是要对你加害不成？”

莫庸冷道：“总而言之，兄弟拉你下水之举，乃是为势所迫，你不高兴我也得这样做！”

两人在水面上对峙了一会儿，可是双方都找不出对手有破绽可以施予攻击。

过了一阵，莫庸首先开口道：“楚兄可是想在这水中一直泡下去？”

楚南宫道：“如果莫兄有意这么办，兄弟自当奉陪到底！”

莫庸道：“我敢是发疯啦，在这儿泡下去，岂是光荣之事？”

楚南宫道：“然则莫兄意下如何？”

鄂都秀士莫庸道：“兄弟仍然打算闯入去，好好教训那老家伙一遭！”

楚南宫豪气地长笑一声，道：“自然是要闯到底，不然的话，岂不教这烦恼峡中之人耻笑！”

当下两人一齐拨水向前游去，但右一只手仍然紧紧抓住，不肯放松。

莫庸眨眨眼睛，道：“目下正是同舟共济之时，我们只好互相信任才行”

楚南宫沉吟一下，道：“好吧，我先告诉你此行目的，那就是我早先接到消息，得知华奎失陷在这烦恼峡中……”

莫庸讶然地哦一声，速速眨眼，然后道：“我和你一直寸步不离，你几时接到消息的？”

楚南宫晒道：“莫兄何须在此事上花脑筋？”

莫庸突然放声一笑，道：“我知道了，早先在街上便曾经被人碰得脚下移动，敢情那厮就是你的线人！怪不得居然有人能碰得你脚步浮移而你却若无其事广他歇了一下，接着道：“且说华奎这件事，他就算落在此地，也不关重要，何须急急找他？”

楚南宫道：“莫兄心切夺实之事，却没有想到华奎既然失陷在此地，可能那玉姬姑娘也被困于此。目下莫兄尽管请便，兄弟独力前闯就是！”

莫庸沉吟一会儿，道：“不错，我没有想到玉姬姑娘也可能失陷在此。楚兄既是决定前闯，那就不必管我前进或者后退，你自可即管行动，就当如没有兄弟一同来便是了！”

楚南宫想想也对，便甩开相牵住的手，径自向前而游去。

鄂都秀士莫庸面上泛起好险的笑容，静静注视楚南宫此去有何事故发生？

楚南宫泅过转角，游出五六尺远，身形已完全被头上白网笼罩之下。

直到这时，那面白网的网才籁地一响，从空中掉下来，极是迅急。

楚南宫双臂疾拨猛划，刹时已冲出数尺。但仍然吃那面白网罩住，顿时沉落水中。

鄂都秀士莫庸冷笑一声，迅速游过去。恰好楚南宫又浮了起来，莫庸右掌运力，猛可劈去。

楚南宫咬牙哼了一声，在网中急发一拳。那面白网虽然罩住他全身，无法甩脱，但此刻尚未缠得很紧，是以他发拳之际，仍能伸缩自如。

这一拳的拳力透网而出，固是贴着水面，是以拳网带起一股水花，激射莫庸面门。

莫庸掌势疾变，改直劈为横扫，掌力恰好撞上对方拳风。发出“膨”的一声，两人都各各震退下沉。

莫庸趁势潜下数尺，打算在水底向楚南宫施以暗算。

他刚刚潜泅了数尺，陡数一股强以功绝伦的水流猛撞上身。

莫庸眉头一皱，在水中急急翻滚，一面发掌推出一股水流，抵御对方的力道。

双方力量一触，各各猛退数尺。莫庸浮起水面一看，楚南宫仍然没有浮起。心念一转缓缓沉下五尺之深，然后慢慢向前泅去。

他推测那楚南宫如果能从那面白网之中脱身，定然浮上水面泅游。如果挣脱不开，自己只要摸到切近，他四肢不能灵活转动，绝对无法应付近身肉搏的打法，可以说是稳操胜券。

但却不可让对方警觉，否则他预先发出拳力，利用水流使双方分开，就不易下手。

故此他缓慢小心地向前潜泅。

谁知泅了七八尺远，仍然找不到楚南宫，这鄂都秀士莫庸只练过几口水底功夫，普普通通的场面可以勉强应付，但碰上水上功夫高强之士，可就差得太远。

因此他忽然警觉不可在这一股水中耽留过久，免得吃这烦恼峡派出水中功夫了得的人前来，把自己生擒活捉了去，那真是贻羞天下。

此念一生，登时斜斜冲上水面，转目四看，那楚南宫仍然没有浮起来。

当下他双臂迅划，迅速向前游去。

转过前面的急弯，只见过去尚有两丈许就没有水。再往前去就是先前一样的石路，两侧仍是陡削峭壁，难以攀登。

但那石路只有两丈左右，便被麻麻密密的竹树阻塞住通路。这些竹树株株均有碗口粗，长得极密，看来除非手中有斩金削玉的神兵宝刃之外，决难凭籍内力或寻常兵器铲除这片竹林。

莫庸并不把那片竹林放在心上，只是忖度这一段两丈余长的水路，内中不知还有什么古怪？

他放慢速度，向前泅去，以免游得太快时，水花激扬以致瞧不见水中有没有埋伏。

大约游了数尺，忽然发觉水底有面巨网，此刻正缓缓向上升起。

莫庸见识过刚才那面白网的厉害，心想这回绝对不可被这面巨网困住。心中迅速盘算应付之法，但到底元计可施，只好尽快泅到峭壁旁边，贴住石壁继续向前拨去。

底下那面巨网升起的速度不快，莫庸陡然发觉有机可乘，疾忙双臂运力，加快拨划。

转眼之间已冲到离石路只有四五尺远，他也不知那面巨网到底升起来了没有，奋起全身之力，四肢一振，“哗啦啦”一响，宛如巨鱼般飞离水面，带起一片水花，向石路上飞落。

他脚踏实地之外，不觉大大松口气，回头一望，只见那一片水面依然如故，等了一阵，巨网仍然没有升上水面。

莫庸哑然失笑，忖道：“刚才见到的巨网或者是骇人的玩意儿，要不然上升速度这么慢，连我这等仅通水性的人也来得及逃走，可就别想困得住水中功夫高明之士啦……”

这时他也不晓得楚南宫到底怎样，当下大声叫道：“楚兄……楚兄……”

转角那边毫无声息，不知那楚南宫乃是永沉水底？抑是不愿作答？

他耸耸肩，向那片竹林走去。走到切近，先伸手摸一摸竹树树身，发觉极是坚硬，不易折断。

当下退了几步，双臂一振，身形腾空飞起两丈，轻飘飘落在竹林末梢之上。

他的轻功自然不比凡俗，脚下只须微微借力，便踏着枝叶向前疾驰。

这片竹林大概有六七丈长，尽头处隐隐见到峡口豁然开朗，可知这片竹已是这座烦恼峡的最后关头。

他可不敢大意，两个起落，已到达竹林中心。忽然“轰”的一声，前后左右齐齐升起一层黄雾。

这一层黄雾敢情是数以万计的黄蜂，那一片振翅之声，尖锐震耳，令人惊心动魄。

鄂都秀士莫庸急忙舞袖挥掌，发出内家劲力，交织于全身上下左右，不让黄蜂侵到身上。

这一群黄蜂似乎与普通的野蜂毫无区别，弥漫环绕住莫庸身形，迅即被莫庸发出的强劲绝伦的内家真力迫开一个空隙。

如在平地，莫庸定然不把这一群黄蜂放在心上，但此刻身处竹林顶端，全仗提气轻身，借那竹末枝叶一点点力量，停住身形，目下这一施展手脚，便无法在上面再行停留。

然而如果掉落在茂密的竹林之内，那就等如掉在罗网之内，任是武功再高的人，也因无法出手而被蜂群侵袭。

是以莫庸奋力向前面击出一掌，脚尖点处，人随掌去，硬向那团黄云似的蜂群扑去。

掌力到处，挤塞空中的蜂群立刻破开一个空隙。莫庸冲入空隙之内，

一面连挥铁掌，毫不停滞地向前冲去。

他的武功虽是高妙绝俗，但那蜂群盈千盈万，就像潮水一般，此时他的前面固然吃他掌力开出一条路，可是身后已被许多黄蜂袭到身上。

莫庸急急运气护住后背，继续向前跃去，转瞬间已冲出六丈之远，脚下这片密密的竹林只有大半丈之远就没有了。他只须跃落平地，便算是闯出这黄云也似的蜂阵。

在他身后丈许高的石壁上突然传的“铮铮”两声，竟是弹簧响声。接着金光闪动，两丝极细的金光从两边石壁上交叉向他双肩交叉射到。

这两丝金光快逾闪电，莫庸因耳目被蜂群所扰，同时后背也抓附了不少黄蜂，使他训练有素的灵敏感觉大受影响。

那两丝金光一下子都钉在他左右双肩之上，鄂都秀士莫庸但感全身突然瘫软，整个人自竹林掉下去。脚下麻密的枝叶反而替他拂擦掉附在他身上的黄蜂。

他只掉下六七尺，就被强韧的竹枝夹住，停滞在上面。

片刻之后，竹林上空的蜂群渐渐都落在中心处几个巨大的蜂巢内。

两边峭壁上都有人影出现，同时垂下几条长长的绳索。

一个全身黑衣裹住的人迅速缘索滑落，坠在莫庸那儿，用另一条绳索穿过莫庸双肋，打个结，接着迅即缘绳攀上峭壁。另外那条绳索也向上收缩，把莫庸吊起，向峭壁上升。

那边另外有一个汉子迅速地滑下水中，用另外一条绳索在水底缚住什么，然后径自缘绳上升，在他身侧的长索也同时向上收去，转瞬之间水花四溅，竟从水底吊起一团巨网，网中有个人正是楚南宫，他身上那层巨网不但未弄脱，外面还多了一张黑色巨网，把他们包得像个粽子一般，无法动弹。

楚南宫虽是被两面网困住，一身功夫无从发挥，但他在水中一直闭住气，是以仍是好好的人。他瞧见不远处的莫庸正与他一同向峭壁顶端上升，忍不住宏声大笑道：“莫庸，目下情景正是陷蚌相争，渔人得利八个字。”

莫庸身受金针之制，软瘫无力，但仍能开口说话。当下冷笑一声，道：“我只要不死的话，誓必扫平此地！”

这时那两个汉子已经先行上去，相距甚远。莫庸停了一下，又道：“你猜那老家伙怎生对付我们？”

楚南宫没好气地道：“我怎会晓得？适才若然不是你乘危暗算，我就不须设法沉到水底，缓缓向前步行，以致走入另外这面巨网之下……”

莫庸哦了一声，这才明白早先自己见到那面巨网缓缓上升之故，敢情是因楚南宫在水底触动机关，而那张巨网乃是用以对付意图在水底潜过之人，并非要对付他，故此他才来得及逃出那段水路。

楚南宫心中犹有余恨，接着又道：“我倒希望那老家伙有胆量把我们一齐杀死！”

莫庸哼了一声，道：“楚兄的豪名虽是武林皆知，但死在此地，却不见得光荣！”

楚南宫放声大笑，道：“我们都被害的话，最少武林之中可以少去一个阴险无耻如你之辈，是以楚某不辞一死，倒不是光荣不光荣的问题。”

莫庸接口道：“楚兄对兄弟含恨已深，故此有此一说，我倒不觉得奇怪。但若是等会有机可乘，而又必须彼此合作的话，我猜楚兄仍然会和兄弟联成一气？”

楚南宫气恼地低骂一声，不再理睬他。

不一会儿工夫，他们已经升到峭壁之上，四名大汉把他搬到平地。

这峭壁上面空出一块七八丈方圆的平地，靠左边尚有一座石崖，高约三丈，底下却凹陷进去，有座石屋就连在石崖内陷之处。

这座名为烦恼峡的两边峭壁乃是从一座高山中伸延出来，宛如两条腿平伸，对面的峭壁与那座高山相接，这边的峭壁两头都中断，另一面也峭直光滑，无法登越。在这片峭壁顶端建屋而居，当真是天险难越，万分安全。

在峭壁边缘架设了许多坚固的辗转架，一望而知此地的人全仗辗转绳索上落。

那上名大汉都蒙住面孔，仅仅露出一对眼睛。

莫庸卧在地上，突然放声笑道：“楚兄你想我们一齐被杀的心愿落空啦！”

楚南宫左右四顾，并无发现，心中甚觉不解，道：“何以见得呢？”

鄂都秀士莫庸道：“楚兄请看，这几个家伙可以是缠夹先生曹廷的手下，也可能是曹廷的朋友，若然那缠夹先生曹廷有意杀死我们，则这四人何须蒙住面孔？难道他们怕我等在阴曹中指证他们曾经做帮凶杀死我们么？可见得我们今日不至于一齐被害！”

楚南宫听到他这一番推论，颇为佩服。

那四名大汉没有一个出声，却分为两组，每组二人，把楚南宫，莫庸两人抬起来，向峭壁的边缘走去。

这一面的峭壁也十分光滑峭直，高逾十丈，底下地面上尽是些巨石，若然掉了下来，纵然是一个铜皮铁骨的武林高手，也难逃粉身碎骨之灾。”

走近了边缘处，才见到有枝竹竿伸出峰外，竹竿的一端插在峭壁边缘处一个洞中，那洞口比竹竿大不了多少，所以竹竿斜向下垂。

在外面一丈远的竹竿末端，有条细细的绳子，细绳竟吊住一个人，压得那枝竹竿弯曲下去，宛如钓到一条大鱼时，那支钓竿下弯的形状。

那个被吊在竹竿末端的人，瞪大双眼，那条细绳穿过他双臂，在胸前打结。

他双手紧紧抓柱那条细绳，努力保持稳定。可是身在半空之中，被劲厉山风吹得一直打转。

楚南宫哼了一声，道：“华奎，我看你双手功夫尚在，为何不设法上来？”

那个被吊在峭壁之外，险状百出的人，敢情正是他们寻找的华奎。

华奎道：“楚爷有所不知，只因小的双腿被他们用金针钉住穴道，已经毫无感觉，是以未敢造次冒险弹上峭壁……”

莫庸接口道：“不错，如果华奎冒险行动，却反而跌落峭壁之下，那时纵是粉身碎骨，也怨怪不得曹廷老儿……”

第十五章 缠夹先生竹竿吊群雄

那四名蒙面大汉分为两对一齐动手，他们分别取出金针，楚南宫双腿都钉上一枚，另外上半身也钉上一枚，使他四肢都软软麻麻。莫庸原本在双

肩之上各中一枚金针，目下再被他们在双腿穴道上各钉一枚。

当下楚南宫被他们从网中弄出来，其中一人去取了两枝竹竿和细绳。就像华奎一样，他们都被那几名蒙面大汉以细绳穿过双臂，在胸前打个结，然后缚在竹竿末端，约摸是三尺左右的距离。这一来他们伸直双臂仍无法抓到竹竿，必须耸身上冲，方能抓到。

以后，由两名蒙面汉子合力把持竹竿，另两个合力抬起楚南宫，缓缓推出峭壁之外。

离开峭壁四尺左右，其中一个蒙面人身形斜倾出去，另一个蒙面人抓住他的左手，助他稳住身躯，不致跌下悬崖。

这个斜倾峭壁外的蒙面人伸出右手，迅速地拔去楚南宫身上那枚金针，接着缩回手臂和身躯，稳稳站在原地。

楚南宫身上金针一去，除了下盘双腿麻木得毫无感觉之外，双手及上身已能活动。

这时唯恐身躯摇晃得太厉害弄断那条细绳，连忙用双手抓住细绳，尽力稳住身躯。

那两个持竿的蒙面人缓缓把竹竿伸出去，最后竟要四个人一齐合力帮忙，才把这枝竹竿插在石壁上的一个石洞之内。这一来楚南宫才明白这枝竹竿插得毫不牢靠，只要一经震动，就会滑脱出来。

接着，轮到鄂都秀士莫庸，他等到被细绳缚好，吊在竹竿末端之际，突然朗声道：“诸位慢一点动手，我有一句重要的话要说……”

那四名蒙面人果然停住动作，八只眼睛凝注在他面上。

莫庸道：“我只要请问一句，曹廷这个阴毒可恶的折磨对头的法子，可有规定几时结束？”

那四名蒙面人对望了一眼，其中一个开口道：“你问及此事，敢是怕死么？”

莫庸冷笑道：“纵然真是怕死，也算不得丢脸之事，不过你们却猜错了，只因此法对付平常之人可能很有奇效，但以我们这几个人，却可以捱上十日八天，因此我必须有个打算……”

这话不但那四个蒙面人听不明白，即使是楚南宫和华奎也听得大惑不解。

一个蒙面人应声道：“你这些话等本峡主人回来时再说吧！”

莫庸眉头一皱，面色变得十分阴沉，似是心中有件极大之事正待决定。

他们把莫庸吊出悬崖外四尺左右，才又依法炮制，由两个蒙面人手臂倾伸出崖外，把莫庸双肩上的金针拔掉。

那蒙面人动作甚快，第二枚金针起出时，急急往回缩。

哪知鄂都秀士莫庸比他更快，手臂一探，已扣住那个蒙面人右手手腕。

若在平时，他轻轻借力一拉，一方面可把那蒙面人拉出崖外，如果对方另外那人松手得慢，可能两个都一齐掉出悬崖之外，另一方面他本身却可惜这一拉之力，毫无问题地纵回峭壁之上。

然而目下双腿麻木不仁，下半身根本无法使劲，所以他可不敢贸然发动，弄得两败俱伤，一齐摔落十丈峭壁之下。

那蒙面人一方面稳住身形，不让对方拉出去，一方面暗运内力，反掌也抓住莫庸手腕，极力推拒，不让他乘势荡过来。

莫庸阴森森笑一声，道：“我的性命固然危于累卵，但朋友便也活不成

啦！”

哪个被莫庸抓住手腕的人面色看不出来，但五指微微发抖，显然在这等生死一发的关头时，可就没法像莫庸那样若无其事的样子。

一个持竿的蒙面人厉声道：“你的武功虽高，但若是掉了下去，也难免要粉身碎骨……”

莫庸冷冷望他一眼，道：“闭嘴，我早就知道啦！”

那蒙面人为之一怔，果然襟声不语。

另外一个蒙面人道：“莫老师你身份甚高，并非低三下四之人，这样死法可值得么？”

莫庸嘴角浮起阴险笑意，道：“我刚才问你们可有限期的规定，你们却不肯说，我想既然迟早也难幸免，何不弄上一个陪死，总算捞一点本钱……”

那四个蒙面人与及楚南宫，华奎等这刻才恍然大悟地他刚才问话的用心。

莫庸接着向那个被他抓住手腕的人道：“快说，到底有没有规定？”

他虽然陷身死难之中，口气中仍然有一种震慑人心的派势。

那个蒙面人呐呐道：“我……我……不知道……”

莫庸接声道：“曹廷老儿几时回来？”

那蒙面人业已被他震慑住，紧接着回答道：“快则一会儿就到，最迟也不会超过明天！”

莫庸道：“道理何在？”

那蒙面人道：“那一位早上被擒时，我等已经向本峡主人报讯……”

鄂都秀士莫庸冷冷一笑，道：“既是这样，我就无须与你同归于尽啦！”

要知这鄂都秀士莫庸不但一生经历过无数大风大浪，人又智计百出，眼力过人。首先他发觉对方意思坚决，绝不让他乘机挣上峭壁，大有宁可牺牲同伴也不让他脱身之意。

不然的话，那个被他抓住手腕的人就不至于这等惊惧害怕了。

第二，他深信对方在这种危急局势之下，决不可能还有余力措辞欺骗自己，尤其是他乃是使用紧迫问话之法，对方根本没有时间可以考虑。

因此，他不得不放掉那人，免得一下不小心，当真弄出两败俱伤的场面。

他一松手，那四名蒙面人迅速行动，把竹竿伸出峭壁之外，然后插在石洞之上。

莫庸双睛闪闪生光，盯住早先那个被他抓住手腕之人。只见那人身量比其余三人都高些，动作敏捷有力。

那四名蒙面人一排站在峭壁边缘，俯望那三个武林高手，像三条大鱼似地挂在竿末，都流露出踌躇满志的姿态。

鄂都秀士，莫庸重重地哼了一声，道：“想不到我莫庸终日打鹰，今日却被鹰啄了眼！”

楚南宫道：“莫兄这话是什么意思？”

莫庸恨声道：“现在我才晓得，刚才被我抓住手腕的人，敢情就是正主……”

那四名蒙面人眼中都露出惊讶的光芒，那个个子最高的蒙面人大声道：“你的话有何根据？”

莫庸道：“你敢不敢揭开面幕？”

对方踌躇一下，果真举手把面幕揭开，却是个面目清濯年约六旬左右的老人。

莫庸冷冷道：“你不就是烦恼峡缠夹先生曹廷么？我可没有猜错！”

那清瘦老人道：“不错，老朽就是曹廷，你怎生猜得出来？”

莫庸道：“第一点，你在我放手之后，惧态顿时消失，立即帮着他们动手，可见得早先的惧态俱是伪装，同时你动手之际显示出的功力，并非凡俗之流。第二点如果你不是本峡主人，另外那三人决不会僵在那里等你的暗示而行事，定然有人自作主张与我谈判。可见关于这一点，我却误以为其余的人有不惜牺牲你的意思，所以我才会相信你的答话……”

他这两点判断委实高明微妙之极，那缠夹先生曹廷一挑大拇指，道：“好个鄂都秀士果真是名不虚传，曹廷心中十分折服……”

他接着又问道：“曹某有一件事十分疑惑，如果莫老师惠然见告，那就感激不尽……”

莫庸这时心中甚为舒服，道：“你有话就问吧，我看你为人当真有点缠夹不清，如果我们朋友的话，非头痛而死不可……”

楚南宫冷笑一声，道：“莫兄这话真真好笑，你这等阴险狡毒之人，谁能跟你做朋友？”

莫庸鼻子中哼了一声，正要反唇相嘲。那缠夹先生曹廷已接口道：“曹某就是觉得两位行径十分可怪，所以要向莫老师请教！”

他话声一顿，跟着又道：“两位同行结伴而来，一路上大有机会动手，可是你们两位却相安无事，反而碰上危难之时，却反颜相对！宛如宿世之仇。不过有时又互相问答，似是已经化敌为友。像这种忽友忽敌的行径，委实教人测想不透……”

鄂都秀士莫庸阴阴一笑，道：“我们之间关系十分微妙 / 想说也说不清楚，你只好受点委屈闷在肚子里便是了。”

楚南宫本想指斥说在危难之际，只有莫庸屡次想乘机暗算自己性命，可是目下莫庸既然没有向曹廷解释，他的话到了嘴边，又忍住不说。

曹廷在上面和另外三人低声密议，楚南宫转眼望住华奎，道：“你怎会陷落在此地的？”

华奎道：“小的出来之后，访查了好些地方，忽然碰见神指丁岚大爷和无名大爷，丁爷把我唤到一边，问我出来何故，我把玉姬小姐失踪之事说出。丁爷讶异地寻思一下，便指出小的到此地来查探。小的来时路上又碰见五爷，便请他转告老……”

楚南宫皱眉头道：“那么无名氏知不知道呢？”

华奎道：“小的可没有问他！”

鄂都秀士莫庸干咳一声，道：“兄弟已经听出一点眉目啦！”

楚南宫知他智计过人，忍不住问道：“什么眉目？”

莫庸思忖须臾，道：“以我看来，关于丁岚指点华奎自投罗网之举，可有两个假定，一是丁岚本人就是掳劫凌玉姬姑娘之人，为了转移众人的注意力，故意把华奎诱到此地……”

楚南宫接着道：“第二个假定呢？”

莫庸提高声音道：“第二个假定可有是丁岚想破毁这烦恼峡，因此施展惜刀杀人之计。他算定若然华奎被擒，我们一于人势必起来，以我们众人之力，必可踏平这区区烦恼峡……”

话声甫落，上面的缠夹先生曹廷应声道：“只怕未必……”

楚南宫和莫庸举目望去，只见只剩下那缠夹先生曹廷站在峭壁边缘。

莫庸冷冷一笑，道：“你以为这烦恼峡当真是天险难越之地么？我老实告诉你，如果适才我和楚兄不是有意见么，以致互相牵掣的话，哼，哼，这区区弹丸之地，早就被我们踏平啦！”

曹廷神色如常，道：“老朽纵然出口反驳，谅你也不会相信，咱们等着瞧吧……”

他说完之后，便转身走开。

过了一会，峭壁上传来隐隐人声。这时山风已停，莫楚两人已没有那么紧张。

楚南宫道：“莫兄素以智计过人见称，可猜得出上面发生何事？”

莫庸道：“楚兄这么一说，兄弟倒不好意思胡猜啦！若是猜不中时，岂不教楚兄见笑！”

正在说时，崖边出现一个蒙面人，取起一枝竹竿。

莫庸接着道：“我们倒不如猜一猜这次被擒的是什么人？”

楚南宫道：“总不会是我们的一帮人就是！”

莫庸道：“那可说不定，楚兄以为我们来此之事无人知悉，其实兄弟已设法送讯回去……”

楚南宫还未说话，只见另有两个蒙面人抱起一人，吊在竹竿上，仍用前法把那人送出崖外，方始替他拔去上身的金针。

莫庸运足内力，用传音之法向那人道：“赵七兄赶紧把握时机，趁那厮起出金针之际，立刻用大擒拿法抓住他的手腕……”

却见那个蒙面人起出金针之后，从容缩回崖上，跟着那枝竹竿缓缓伸出来。

竹竿上吊着的人正是武林高手铁胆赵七，这时他突然睁目，身子一动，竹竿猛颤。

不过这刻那枝竹竿仍然被上面几个蒙面人执持在手中，故此虽是竿身跳颤，却无滑脱之危。

铁胆赵七迅即看清周围形势，同时也瞧见了楚莫及华奎等三人。顿时朗声道：“你们两位结伴同行，势雄力厚，怎的也被擒受辱？”

莫庸冷晒一声，道：“赵兄也不是凡庸之流，如果凭藉真正武力，只怕也不会落到这等地步！”

铁胆赵七颌首道：“原来两位也和兄弟一样，根本没有机会动手。不过兄弟却深信此地必有能人暗中主持，并且相信那厮武功绝不在兄弟之下……”

莫楚二人都同声追问原由，赵七道：“兄弟入峡之后，见有水阵挡路因平生不谙水性，意欲退回再筹良策。哪知一阵石雷从天而降，威力奇猛，兄弟正在闪避之际，忽然感到暗器袭体，急急闪时，三支金针贴体擦过，但接着另一支金针射到，因此无法再闪，兄弟看此人手法眼力，均非一般俗流所能办到。尤其是当时兄弟已经运气全身，那支金针却深刺透骨，这等手法也不易见到……”

莫庸突然低声道：“诸位觉得上面还有没有敌人？”

楚南宫和赵七倾耳一听，都摇摇头。

莫庸低低道：“兄弟相信赵七所说之人，就是神指丁岚。第一发射那金

针必须是武功绝世之辈。第二，我早先听说此事可能是丁岚借刀杀人之计，意思要提醒那曹廷，谁知他不声不哼！可见得他与丁岚早有默契。如果真是丁岚主持大局的话，我们这一干人别想生出此峡……”。楚南宫道：“那也是没有法子之事。”

莫庸道：“不然，兄弟有一个脱身之计……”

楚南宫和赵七听了这话，眼中都露出欣喜的光芒，齐齐注视住他。

莫庸接着道：“兄弟自告奋勇，冒一次大险，我这就荡到楚兄身边，只要楚兄尽快替兄弟起出足踝上的金针，那就行了。”

此举果真豪勇惊人，虽然他们这几个人都是武功超凡绝俗之士，胆气壮于常人。但在这等局势之下，只要竿上细绳一断，或是竹竿因跳弹而从石洞滑脱出来，那时节纵然大罗金仙打救，也难以幸免。

鄂都秀士莫庸平常绝不是这等豪壮勇敢之辈，他一向阴狠毒辣，谋定而后动，绝不做任何没有把握之事。此刻却肯冒险逞强一试，未免使人感到可疑。

他因身处楚南宫及华奎之间，故此非与楚南宫讲好，由他拿捏时间，代为起出金针不可。

楚南宫脑筋一转，冷冷道：“莫兄且慢，兄弟已参悟出一点道理啦！”

莫庸面色一变，缓缓道：“什么道理，我看楚兄你有话最好等大家脱身之后再说不迟，目下可以说是良机难遇，一去不再……”

楚南宫冷笑道：“以莫兄的为人，若是首先使你脱困，只怕我们数人仍然悬吊在此地，一辈子也不能脱身……”

他停顿一下，接着又道：“我虽然一时还想不透你敢断定这竹竿上的细绳不会中断，但你想利用我同仇敌汽之心，为你起出足踝上的金针，我这一回绝不中计……”

华奎在那一边突然接上道：“楚大爷，小的猜想大概是适才赵爷被吊下来时，起先赵爷失去知觉，及至身上穴道的金针起出，赵爷回醒之际，动作甚是猛烈，但那根细绳仍然不断。再者对方既敢让赵爷失去知觉之际弄这手脚，无疑已算定那根细绳具有足够的效力。”

楚南宫连连点头，道：“不错，不错，莫兄休想趁机脱身……”

鄂都秀士莫庸阴沉地哼一声，楚南宫已转面向赵七研究此事。

铁胆赵七深知楚南宫为人光明磊落，因此立刻答应等他荡到身边之际。出手替他起出金针。

楚南宫心中大喜，当下细算形势，发觉自己虽然荡到赵七身边，但必须双足翘起，让赵七尽快起出金针，同时更须马上就震断身上细绳，借势纵上峭壁之上，动作必须一气呵成，中间只要有一点阻碍，那时竹竿因跳颤而滑脱，可就无法挽救。

因此，他必须先双手把两腿扳起来，然后等荡过去时才突然放手，双腿不荡之际，掠过赵七面前，赵七方能出手起下金针。

莫庸突然阴笑一声，道：“这一回哪个都别打算脱身啦！”

这时，峭壁上面出现了几个蒙面人，个个动作矫捷，他们迅快地把一个人吊在竹竿上，那人四肢软垂，头低目闭，一望而知穴道被制，已失去知觉。

众人都讶异地望住那人，莫庸首先阴笑一声，道：“好啊，各路英雄都落在烦恼峡罗网之中啦！”

楚南宫接口道：“这位祈北海中伏之故，无疑是因营救玉姬姑娘而来。”那些蒙面人七手八脚把祈北海推出峭壁，起出身上金针，然后如法炮制，等他睁眼之后，把竹竿插在他们脚下的石洞之内。

祈北海回醒之后，双手紧紧捏住细绳，放目四瞥，起先见到上面的蒙面人，正要破口大骂，但旋即见到楚南宫、赵七等人，顿时按下怒火。

铁胆赵七道：“祈兄可是孤身入峡的么？”

祈北海点点头，道：“想不到烦恼峡中各种埋伏皆是世上罕见，我纵上竹林顶时，被蜂群和金针所阻，急急纵退时，不慎陷跌竹林之内，转动不灵，遂被金针所伤……”

莫庸哼了一声，道：“这样说来，我们这一千人竟无一个遭遇相同，可见得烦恼峡这种埋伏都能变化运转，潜力难以估计……”

只过了半盏茶工夫，又有一人被擒送到峭壁边缘，却是与祈北海形影不离的辛龙孙。

他被悬吊之际，已经见到此处人数不少，便也像祈北海一般，不觉得十分奇耻大辱。

众人向他一问，辛龙孙道：“我在水中刚刚逃过那两面巨网，水中忽然出现一个蒙面人，此人水性之强，功力之高，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数招之后，我便被他点中穴道……”

众人讶骇相顾，都不做声，过了一会儿，莫庸道：“此峡实力如此雄厚，我们纵然有法子脱身，但要出峡的话，势必有一番浴血苦战……”

正说之际，步履之声大作，几个蒙面人迅速动手，把一个读书人打扮的人吊在竹竿上。

楚南宫、莫庸及赵七三人一齐失声惊嗟，楚南宫道：“这一位莫非就是以擅长天下各种埋伏见重武林的巧手书生雍叔谋？”

赵七接口道：“兄弟也觉得极像是他！”

莫庸阴冷一笑，道：“如果连巧手书生雍叔谋也被烦恼峡的埋伏困注，我可就想不出天下还有哪一个能够闯入此地……”

众人听了皆不做声，可见得莫庸所说的话并无丝毫夸大。

一忽儿工夫，上面的人蒙面人已纷纷离开，只剩下一个手持长矛，严密防守。

那个读书人打扮的俘虏目光闪动，警视众人一眼，便垂下目光，不声不响。

祈北海最是莽撞，大声道：“喂，朋友，你可是巧手书生雍叔谋？”

那人低低哼一声，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

辛龙孙道：“祈兄这等问法，未免教这位朋友感到为难……”

那人突然抬头，道：“区区正是雍叔谋……”他的目光缓缓移过众人面上，接着又道：“诸位大概都晓得区区平生别无所长，单单精研天下各种埋伏机关之类的秘术奇技。

是以区区此次被擒，诸位心中定然感到大惑不解……”

楚南宫朗声道：“雍兄到底是英雄胸襟，这些话我们虽有所疑，却不好意思询问……”

莫庸道：“以我看来，这烦恼峡中种种埋伏，诚然可使外行感到烦恼不安，但如果仗着这些玩意儿要围住雍兄，恐怕难以令人置信……”

那巧手书生雍叔谋叹息一声，似是心中十分沉重，接着道：“区区把经

过说出之前，诸位可否把高姓大名见示？”

楚南宫朗声道：“这有何不可，打那边起第一位是夫人府高手华奎，其次是鄂都秀士莫庸……”

巧手书生雍叔谋惊讶地啊了一声，道：“莫老师位列爵榜之中，武林中威名赫赫，今日幸会了。”

鄂都秀士莫庸道：“兄弟在此何足为奇，第三位是楚南宫兄，第四位就是铁胆赵七兄……”

巧手书生雍叔谋一听敢情都是名噪一时的名家，口中连声“幸会”。

楚南宫道：“那边的两位就是新近名震江湖的祈北海，辛龙孙二兄，雍兄想必也听过他们的大名！”

巧手书生雍叔谋颌首道：“当然听过，他们两位大闹金陵甘露寺之事，武林中的人无不知晓。”

这时他的神情轻松得多，生似由于此地被擒的人莫不都是名震当世的高手，因而他的被擒也就算不上是十分丢人的事。

他接着道：“说到区区被擒之故，也许诸位不会猜想得到！”

他寻思一下，又道：“区区踏人这烦恼峡之后，一路上的埋伏都难不住我，待得我突过竹林之后，那边不远就是石峡尽头。区区冲了出去，只见出口处本是一片平坦草地，此时只剩下当中一条宽仅寻丈的小路，两边都挖掘成深坑，每一边的深坑都阔达三丈，那条小路长度约摸是四丈……”

他说到这里，众人还听不出其中有何蹊跷，所以没有一人做声。

巧手书生雍叔谋接着道：“区区细看那两边的深坑之内，都倒插着许多锋锐刀剑，若是失足跌下，非死不可，在深坑的那一边沿着坑沿架设着罗网，若然从小路纵去，越过当中两丈宽的空间，就可掉在网中。那种罗网均系特制，只要有物件掉落，就会自行缠搭起来。区区看了这等布置，虽经用心推算，仍然猜不透用途何在！”

铁胆赵七道：“既然雍兄也测不透该处布置，我们自然更无法测度！”

巧手书生雍叔谋摇头道：“赵师父这话未必就对，区区后来才知道该地的布置，竟是有意对付熟请机关埋伏之人所用，由于懂得机关埋伏之学的人胸有成见，所以反而想不通其中道理……”

这几句话有如奇峰突出，使得众人都大感兴趣，个个用心寻思。

辛龙孙首先道：“照雍兄所描述的形势，我第一个反应就会猜对方使用证阵仗，不知对也不对？”

雍叔谋道：“不错，事实果是如此！”

鄂都秀士莫庸阴沉地道：“这种手法正是虚者实之，实者虚之。对付深诸埋伏机关之道的人，便故弄玄虚，其实简单不过，反而使行家莫测高深。”他停顿一下，接着道：“兄弟说这一番话的意思，乃是意欲证明主持大局的人必定另有大智大慧之士，绝对不是缠夹先生曹廷设计……”

楚南宫等人听了都嘿然无语，面上流露出忧虑之色，只有祈北海、辛龙孙这两个初生之犊，反而轻蔑地冷笑一声。

巧手书生雍叔谋道：“莫老师这话可提醒我啦，当时我发觉那两个深坑似是刚刚挖好时，甚感奇诡。目下才明白敢情是另有名家在幕后主持，新近才布置了这么一个以实力虚的陷阱！”

祈北海道：“管他还有什么高手名家，下面到底怎样呢？”

雍叔谋道：“区区看了好一会儿，脑筋总转不过来，因此顺着小径向前

走去。刚刚走了两丈许，对面小径尽头处的地底陡然冒出一个蒙面大汉，此人身量高大之极，宛如一座小山，区区当时心中一动，真想转身回去，但那蒙面大汉已举步走上小径，脚底十分沉重，一望而知此人武功有限……”

莫庸不愧是阅历丰富，工于心计之人。这时脱口道：“嘿，我明白了，雍兄你一看不对，只好运集全身气力，借势跃去，自投罗网之中……”

巧手书生雍叔谋接口道：“莫老师猜得一点不错，区区身跃落网网之际，忽然感到羞愧异常，心情激动中，取出银针用迅快手法拆散网结，才拆开了一个小洞时，一支金针射到，钉在穴道之上，区区就此失去知觉……”

楚南宮接口道：“以眼前的情形看来，除非有几个高手同心合力，才攻得人此峡，若是单人匹马的话，纵有通天能为，也终归无用！”

巧手书生雍叔谋道：“以区区所知，只有一个人可以在这烦恼峡出入自如！”

他见到众人的目光都询问似地望住他，便接下去道：“那人就是长胜将军吕老前辈……”

莫庸道：“原来如此，只不知长胜将军吕飞现下在什么地方？”

雍叔谋道：“区区还不晓得他老人家住在何处，要是知道的话，设法送讯与他，凭着柯老前辈与他的渊源，他老人家一定出手相救。”

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人被俘送到，敢情乃是甘露寺苦行禅师，只见他僧袍全湿，可知他一定是在水中被对方擒住无疑。

紧接着又有一人被擒送来，众人最先便见到那人挂在腰间的一面金裆。

楚南宮失声长叹，道：“这一回我们可以说是全军覆没啦！”

那灵隐山人被对方吊好之后，张眼四顾，见到众人的情形，便知道难以逃脱，当下也嗟叹一声，道：“想不到这烦恼峡弹丸之地，居然一网打尽天下之士……”

辛龙孙道：“我一直在寻思这烦恼峡主持之人为什么不干脆把我们一一杀死，却故弄这等狡猾，难道仅仅存心侮辱我们？”

铁胆赵七道：“不可能，他应该晓得捉虎容易放虎难的道理。日后这一批人个个都将向他报复，谁受得了？”

正在谈论之际，又有一人被擒送到。

众人都仰头观看，莫庸阴声一笑，道：“好啊，我们总算凑足啦！”

楚南宮道：“可是瑛姑么？”

莫庸道：“兄弟只隐约见到是个女子，因想除了瑛姑之外，还有哪一……”

峭壁上一共有五个蒙面人，其中四个分别动手取竹竿细绳过来，剩下个身穿长衫的蒙面人，站在一边，并不动手。

那个女子俯伏地上，后背上有支金针闪闪生光。

两名蒙面人手持细绳，弯腰把她抱起，正要捆缚。那女子突然双臂一分，那两个蒙面人直仆开去。

她这一站起身子，峭壁下面的人都瞧见她的面貌，祈北海放声大叫道：“夏雪姑娘，我们在这里呢！”

夏雪提高声音应道：“你们别急，等我打发了这些家伙，就可援救你们……”

灵隐山人向楚南宮，苦行禅师等人道：“此女竟是夏雪，我们看来没有希望脱身子……”

苦行禅师道：“这可说不定，我们与她并无仇怨！”

莫庸忽然噓了一声，道：“诸位快看，那蒙面人是谁？”

峭壁上的夏雪这时正与那个站在一边的蒙面人动手，由于他们并非站在峭壁边缘处拼斗，是以众人只能偶尔见到搏斗的两人的上半身。

那蒙面人拆解了夏雪数招之后，忽然改守为攻，双掌连环劈出。

此人掌力沉重如山，卷起一片狂飏，夏雪的攻势顿时被他阻遏住。

夏雪心头一凛，厉声道：“你是谁？”

那蒙面人闷声不响，双手忽拿忽劈，招数奇奥，内力深厚。

夏雪一身武功虽是传自盖世高人，但到底经验有限，竟认不出对方这一招是什么名堂。

这时玉腕被扣，顿时全身软麻元力，那蒙面人取出三枚金针，首先钉在她颈侧“天鼎穴”上。她颈上没有衣物遮蔽，因此看得清清楚楚。

那蒙面人接着以迅快手法，把剩下两枚金针分刺在她双足足踝穴道之上。

然后用手在她后背上摸了一摸，低哼一声，自语道：“原来穿上了特制金丝背心，怪不得那枚金针滑开两分，没有刺中穴道……”

其余的蒙面人都围拢过来，动作迅速地把夏雪缚起，弄出峭壁外吊好。

一众高手元不骇然相顾，只因那夏雪的一身武功，实在不比等闲。可是刚才那蒙面人在数招之内，就把她生擒活捉，由此推测，这蒙面人的武功当真已达炉火纯青的境地，竟是深不可测的了。

却听那蒙面人低声问道：“还有多少位于？”他的声音深沉异常。

一个蒙面人应道：“尚有十个位子！”

这个身穿长衫的蒙面人点点头，道：“大概总够用了……”

之后，通通都走开，只剩下一个手持丈二长矛的蒙面人在坚守。

莫庸首先朗声道：“夏姑娘，你与那厮一共动手几招？那厮是什么家数？”

他的声调不甚客气，原来这莫庸本来就是架鸞自骄之辈，一向说话口气就不大客气。

加上他心中急于晓知这事，问得匆急，更显得生硬无礼。

夏雪一身红衣，在这九个男人之中，宛如是万绿丛中一点红。

她不悦地哼了一声，祈北海粗着脖子嚷道：“不要理他，嘿，嘿，那厮大概以为他自家是皇帝老子啦！”

辛龙孙接口道：“他虽不会认为自己是皇帝老子，但无疑自以为在武林中很了不起。

可是依我看来，却也不过是个无能之辈！”

鄂都秀士莫庸想不到惹来这两人的谩骂嘲讽，气得咒骂一声。

灵隐山人接口道：“其实莫兄问及夏姑娘的话，正是我等都想知道之事，如果夏姑娘肯说出来的话，我们大家好猜一猜那厮是推！”

夏雪仍不做声，灵隐山人接着道：“我们这几个人被困于此，本来还猜得出一点原因，可是目下祈辛两位及夏姑娘也来了，可就使得我们都感到十分迷惑，还有那位巧手书生雍叔谋兄竟然也到了此地，一同被困，这一来此地真正在幕后主持之人是谁？他布下这罗网动机安在？在在都使人感到万分困惑……”

苦行禅师忽然大声道：“雍施主还没有说出此行内情，不知是否可以坦

诚见示？”

众人都转眼望住雍叔谋，等着听他答话。

雍叔谋歇了一下，才缓缓道：“不敢相瞒，区区此行是奉了直隶颜二先生之命，来此地查看一下传言是否属实！”

众人都讶异地啊了一声，苦行禅师道：“雍施主口中的颜二先生，可就是武林第一世家的直隶颜家么？”

雍叔谋道：“正是！”

这时，只有夏雪，祈北海，辛龙孙三人没有露出惊讶这色。生似他们对于名满天下的直隶颜家毫不重视。

众人都不再询问那巧手书生雍叔谋，歇了片刻，楚南宫大声道：“夏姑娘，你可肯把刚才的情形详细示知么？”

夏雪道：“如果大家客客气气，我当然可以告诉各位……”

鄂都秀士莫庸哼了一声，道：“偏生这臭丫头有这么多说的！”

夏雪大叫道：“我不说啦！”

楚南宫大怒喝道：“姓莫的你胡搅些什么？”喝声中突然一拳隔空劈去。

他的拳力非同小可，那郎都秀士莫庸万万想不到楚南宫在这种情况下，仍然会出手攻击。他可不敢发掌硬封，生怕两人力量相交之际，震荡太甚，以致那根竹竿在石洞中滑出来，因而跌落惨死。

当下急急舞动双掌，施展精微奥妙手法，破解对方强劲拳力。

饶是这样，那楚南宫和莫庸头上的竹竿也颤跳得甚为厉害。

莫庸用尽全身功夫，稳住头上那根竹竿，然后阴沉地道：“楚兄我要提醒你一句，你如果逞强动手的话，我们两个都别想活啦！”

楚南宫厉声道：“闭嘴，你再开腔的话，那就准备一齐葬身在峭壁之下……”说话时握拳蓄势，又要发出。

鄂都秀士莫庸深知楚南宫天性刚猛，加上对自己仇恨甚深，这话决非危言恫吓，心想如果和那楚南宫一同死在此地，实在是划不来，只好憋住一卧闷气，不声不响。

祈北海哈哈大笑，道：“喂，你这酸秀才敢情是贪生怕死之辈？我可瞧不起你啦！”

莫庸愤怒得肺都要炸开，但他可不肯逞一时之忿，招来粉身碎骨的下场，是以仍然闷声不响。

楚南宫朗声道：“夏姑娘，现在你可肯说了么？”

夏雪道：“冲着楚师父你，我只好说啦，刚才那蒙面人武功手法之奇奥，实在是我生平仅见。他先让我攻了数招，然后就出手反攻，我也说不出他的手法是什么家数，只觉得他在擒拿手法之中，蕴含有闭穴及硬攻的招数。我只抵挡了三招，就被他抓住手腕！”

灵隐山人急急问道：“姑娘可记得他手指扣住你腕上什么部位？”

夏雪寻思一下，道：“当时我没有注意到，但现在回想起来，似乎被制脉穴甚多，大概是神门穴，内关穴。太渊穴三处被制……”

众人默然寻思，歇了片刻，夏雪又道：“我细细一想，好像还有‘经渠穴’也被他指头扣住……”

灵隐山人摇头嗟叹一声，道：“此人武功这等精绝奇奥，当真是罕见罕闻之事！”

他接着精神一振，道：“奇怪啊，此人既然武功这等高明，何必利用机关埋伏对付我们？这还不说，如果他对我们不满，要杀尽我们的话，不但大可以在动手相搏之际取我性命，即或不然，他也不必把我们吊在此处……”

大家都没有言语，峭壁上那蒙面人手持利矛，露出侧耳聆听他们说话的姿势。

灵隐山人接着道：“因此山人敢说那厮把我们吊在此地，必有绝大阴谋，不过目下纵然绞尽脑汁，也无法猜出内情！”

片刻间，步声纷沓，众人仰头观看。辛龙孙道：“这一回好像不止一个人呢！”

过了一阵，上面的几个蒙面人一连吊落三人。

第一个乃是个女子，正是那机智狠毒的瑛姑。第二个身形矮横，一身锦衣，眉粗口阔，年约六旬左右。

第三个面长如马，身量高瘦，浑身皆是水渍。

巧手书生雍叔谋面色一变，道：“峰世兄几时到洛阳来的？”

旁边的灵隐山人道：“雍兄说话的那一位可是直隶颜家的颜峰兄么？”

那个面长如马的人应声道：“区区正是颜峰，雍老师可否引见一下？”

雍叔谋当下替他介绍过众人，颜峰指着那个身穿锦衣的矮横汉子道：“这一位就是隐退江湖已有多年的混元手欧充欧师父！那边的姑娘就是玻姑，我们是一块儿来的！”

楚南宫等一听这敢情好，瑛姑本是这一边的人，目下表面上倒变成颜家的人啦！

他们自然不会说穿，却暗暗纳闷那颜峰既是颜家之人，又素负智谋过人的盛名，怎的还不晓得玻姑及这一批人都是帮着凌玉姬与颜家展开争宝之事。

只过了一阵，又有人被擒送到，吊下来之后，众人转睛看时，只见那人身量雄伟，颌下留着黑须，长得修眉朗目，气宇不凡。

楚南宫首先朗声叫道：“那边可是南阳十二金钱叶大侠么？”

众人听了都感到十分惊讶地打量那鼎鼎大名的十二金钱叶葆。

叶葆虎目一扫，朗朗道：“正是叶某，适才下间的可是楚南宫兄？”

楚南宫也应了一声。

叶葆有点英雄气短地叹了一口气，道：“想不到与楚兄阔别多年，却在这等所在重逢……”

楚南宫哈哈一笑，道：“叶兄何须感到难过，等兄弟介绍过此地诸位之后，叶兄就晓得今日中伏被擒，并非十分可耻之事……”

正在说时，步声响处，又有人被擒送到。

众人都没有瞧见被擒之人是谁，故此个个伸长脖子等候。

不一会儿工夫，一根竹竿吊起一人，送出峭壁之外。

那个被吊在竹竿末端的人，身穿蓝布长衫，足下登着布履，甚是朴素老实。相貌端正，双鬓微斑，竟是个三旬上下的中年人。

十二金钱叶葆突然失声道：“哎，怎的连罗门居士也陷入罗网之中？”

他久居南阳，是以中州人物他都见过。

众人一听这个朴素的中年人，竟然就是封爵金榜中最高一级的高手银鱼精舍罗门居士，人人都睁大双眼，不住打量。

罗门居士苦笑一下，道：“叶大侠也在此地，当真想不到。这烦恼峡我

以前曾经来过，可是这一回重临是间，那些埋伏机关完全不同，虚虚实实，难以测度，显系出自名家精心设计……”

十二金钱叶葆道：“谁说不是，若不是寻常埋伏，岂能难倒我们这一千人……”

这时，峭壁上一共插着十五根竹竿，齐整地吊着十五个人，其中有男有女，远远望去，当真是百世罕见的奇观。

十二金钱叶葆向旁的颜峰道：“世兄赶到洛阳之事，令叔可曾晓得广颜峰摇摇头，道：“我一抵达洛阳，就听闻许多高手被困此峡之事，便匆匆赶来！”

那边的罗门居士接口道：“这样说来，令叔在短期间之内，不会来到此地了？”

颜峰道：“那我就不晓得啦！”

罗门居士沉吟一下，道：“此峡到底是什么人在幕后主持，若然他意在一网打尽武林高手，又何必把我们吊在这里？”

灵隐山人大声道：“实不相瞒，早先山人还以为此峡幕后之人乃是罗门居士你呢！”

罗门居士眼中闪过一丝奇异的光芒，道：“灵隐山人你这番推测之间，有何根据？”

灵隐山人道：“适才夏雪姑娘在峭壁上与一个蒙面人动手，数招之内，就落败被擒。

山人想来想去，目下在洛阳的人物中，只有三个人能够办得到！”

许多人都出声询问是哪三个人，因此罗门居士根本不用开腔。

灵隐山人道：“第一个就是直隶家的首脑人物颜二先生，他目下已在洛阳城中。颜家素以武学博大精深见重武林，手法之奇奥，每每令当世高手叫不出家数名称，所以被推为武林第一世家……”

他停歇一下，接着道：“第二位就是银鱼精舍罗门居士，老实说，目下在武林之中，如论单打独斗，能够高于山人之流的高手，寥寥可数。在洛阳也就只有罗门居士一人……”

罗门居士连忙道：“灵隐山人过誉之词，实在愧不敢当。我能够与诸位打个平手，也就很心满足啦！”

灵隐山人道：“居士谦逊是一回事，实情又是另一回事。山人敢说把罗门居士列在三人之内，在场诸位大概不会反对！”

楚南宫道：“灵隐山人说得不错，但那第三人是谁？可否说出来听一听？”

众人这时都伸长耳朵，等着听听灵隐山人的推测。

灵隐山人从容道：“第三位就是隐退多年的长胜将军吕飞！”

灵隐山人道：“欧兄这次到洛阳来，大概有意乘便找寻长胜将军吕飞较量武功，一雪前耻。据山人所知，长胜将军吕飞在他们那一帮痴人旧友群中，武功数他最强，我们这次在沙漠中曾经见识过马痴欧阳老人的武功，极是高强，由此推测，那长胜将军吕飞武功更是深不可测……”

混元手欧充不服气地哼了一声，道：“如果吕飞武功这等高强，为何多年来都躲起来，不敢出头？”

罗门居士寻思一下，接着道：“长胜将军吕飞那时须发皆白，但毫无丝毫老态，可见得一身武功并未放下！他听了我的话之后，便约我翌日早晨在

郊外一处地方动手，翌晨，我依约到达……”

他说到这里，话声一顿，莫庸忽然大声接口道：“长胜将军吕飞没有依约赴会，我猜得对是不对？”

罗门居士道：“莫兄头脑之佳，令人叹服。当日吕飞果然没有赴约，但他曾亲口对我说过，他绝不离开洛阳。虽然事后想来，这话有一点正似缓兵之计，可是他当时其实不须告诉我这话，因此，我仍然相信他埋名隐姓住在洛阳城内！”

灵隐山人道：“这就是了，山人猜测目下只有这三个人能具如许身手，打败夏雪姑娘。但以现在形势看来，颜二先生及罗门居士都可洗脱嫌疑，至于那长胜将军吕飞，山人窃以为绝不会是他！”

众人都不反驳他的话，因为长胜将军吕飞既然肯忍受许多人挑战时的侮辱，可见得他当真绝心隐姓埋名，不再踏入江湖。由此推测，他怎会再惹是非？

这时已是午后未申之交时分，斜阳晒得众人身上阵阵懊热。

峭壁上出现那缠夹先生曹廷瘦长的身形，他举手取下蒙面青布，大声道：“诸位在武林中均是名重一时的高手，今日驾临敝峡，曹某这等对待诸位，简慢之罪，实不可道……”

祈北海怒骂道：“混蛋，净说些废话作什？有屁快放！”

曹廷面泛怒色，冷冷道：“你到烦恼峡来，乃是自寻烦恼，但如果你一定要找死的话，曹某人也可以成全你的心愿！”

祈北海一听这话，才记起自己一条性命还捏在敌人手中，便不做声。

曹廷兀自罗罗嗦嗦说了半天，这一回楚南宫忍不住了，朗声道：“喂，你到底有什么话要告诉我们？这简直离题太远啦！”

曹廷眉头一皱，道：“你急什么？假使你们终于不免一死，就算早些听完我的话，又待怎样？”

他开始转移目标，向楚南宫罗嗦起来，闹了许久，楚南宫本来气得不得了，忽然间朗声大笑，声震四山，打断了对方的唠叨。

曹廷等他笑声停歇，唠唠叨叨道：“你笑什么？有什么好笑的？”

楚南宫道：“我笑你元怪外号称为缠夹先生，敢情真是缠夹不清的人，楚某本来气愤填膺，但这刻已不生气啦！”

曹廷也哈哈一笑，道：“我这脾气就是这样，老是改不掉。”

他扫视众人一眼，接着道：“诸位一定想知道曹某既然擒住各位，却为何不即下毒手之故！”

祈北海忍不住骂道：“废话，当然都想知道啦！”

曹廷这一次不再唠叨他，接着道：“曹某先告诉诸位一件事，那就是吊住各位的细绳，乃是曹某特制之物，坚韧之极，以诸位手上功夫，却也不一定能够扯得断……”

他含有深意地微笑一下，接着道：“不过诸位且慢试验，否则跌将下去，粉身碎身，可划不来！”

瑛姑突然插口道：“曹廷你自家的性命也在我们掌握之中，你可相信？”

她一直没有开过口，话利似剑，众人都为之动容。

曹廷面色微变，道：“你不妨说说看！”

瑛姑冷冷道：“我也先告诉你一事，那就是你只要作出一点后退的姿

势，就立刻魂归地府！”她一边说，一边举手向他指指点点。

曹廷果真不敢鲁莽后退，缓缓回头一瞥，在他后面除了有两个蒙面人站在寻丈之处以外，没有别的人影。

他回头道：“姑娘敢是危言恐吓于我？”

瑛姑冷笑道：“你且看看自己所站的位置，是不是在我们十五人的中间？”

曹廷点头道：“不错！”

瑛姑道：“目下我们十五人之中，已有六七人手中准备好独门暗器，只要你身形略有后退的迹象，就将招惹来各种暗器。我猜以我们这六七人的手法功力，三面夹攻于你，虽说是你只须后退三步，就可以脱出我等暗器威力范围，然而却仍有把握取你性命！”

曹廷转眼扫视众之后，面色大变。

这时，有几个人一齐喝起彩来。

曹廷双眼凝望着叶葆指缝中的金钱，道：“诸位使用暗器的话，就算杀死了曹某，也不是得光彩！”

瑛姑冷笑道：“对付你这一流人物，就算缚住一只手赢了你，也不见得光彩……”

十二金钱叶葆也没有因对方藐视之言而收起手中金钱，他久走江湖，经验丰富，明知瑛姑此举，目的只在镇住对方，以便脱身，因此他必须助她的声势，此举可算不得丢脸。

缠夹先生曹廷当真动也不敢动，生怕对方数人中，只要有一个误会，发出手中暗器，其余的人，定然也跟着发出暗器，那时即非死不可！

不过瑛姑这一边也不敢造次，生怕他忽然下令，指挥手下出手把这一干人都扫落峭壁之下，故此瑛姑一直保持冷静的神色，缓缓道：“你既然又知逃不出我们手底，为何还不弯下腰，把我们拉上去？”

曹廷面色灰白，露出不知所措之状。

楚南宫朗声大喝道：“快一点把我们拉上去，听见没有？”

他的声音响如雷鸣，把众人都吓了一跳。

缠夹先生曹廷移前了一点，忽然中止了俯身弯腰的动作。

祈北海大喝一声，又把众人吓了一跳。

曹廷沉声道：“诸位别忙，也千万不要用力，尽量提气轻身，不然的话，那条细绳突然断了，其罪可不在曹某身上！”

瑛姑冷冷道：“你只须说一句，到底拉不拉我们上去？”

曹廷皱眉道：“非是曹某不肯出手，事实上那些吊住诸位的细绳，现下已变得极为枯脆，只须加上一点点力量，就会断为许多截……”

众人一听这话，虽然未知真假，却也不能不惕然惊凛，个个都暗中提气轻身。

曹廷接着道：“这些细绳乃是曹某特制，刚才取用之前，已经涂上一种药物，此刻绳质已起了变化，由极韧变为极脆，如果我动手一拉竹竿，被吊之人势必掉跌下去！”

瑛琅姑冷冷道：“胡说八道，你以为我们都是初出茅芦之辈么？”

缠夹先生曹廷无奈地道：“好吧，既然诸位不信，曹某就只好遵命动手。不过话先说明，如果曹某动手拉动竹竿，以致有人跌了下来，其余的人却不得出手暗算于我……”

十二金钱叶葆大声道：“这个自然，除非你暗中弄了手脚！”

缠夹先生曹廷道：“还有一点，就是万一其中有些人能够安然脱身，却不得向曹某报复！否则我横竖不免一死，何不与诸位同归于尽？”

颜峰道：“这话颇为有理，未知诸位以为如何？”

别的人都没有异议，因此就等如答应了曹廷的要求。

缠夹先生曹廷道：“现在哪一位要最先上来，请开声见告！”

回答他的话却是一片缄默，谁都不愿首先犯险，虽然吊在竹上也是十分危险，可是目下尚能提气轻身，拖得一阵就是一阵。

缠夹先生曹廷等了片刻，见没有人回答，当下向后面招一招手。

两个蒙面人走到他身边，等候他的吩咐。

曹廷问道：“那边还有竹竿没有？”说时，举手向左边指一指。

众人的目光大部份都随着他手指之处望去，个个觉得这活有理，只须取支竹竿来，便可以一个个拉上峭壁之上。

曹廷突然间缩退半步，双手抓住两个蒙面人的腰身穴道，往中间一并拢，那两个蒙面人顿时变成一面人肉盾牌，拦在他前面。

曹廷扬声大笑，道：“目下曹某可不怕诸位的暗器啦，如果有哪一位不服气，无妨设法挣脱上来，取曹某性命……”

这一下当真大出众人意料之外，个个目瞪口呆，无法可施。

颜峰突然大笑道：“好，好，想不到今日我们这一干人，都栽在你手中……”

夏雪忽然向他白一眼，道：“你倒像是很高兴呢！”

颜峰怔一怔，道：“夏姑娘这话未免教人感到出奇，区区也一同陷在罗网之中，怎会高兴？”

瑛姑忽然道：“你们两位早就认识的么？”

夏雪哼了一声，颜峰道：“不错，区区在半年前已经识得夏姑娘了。”

这时缠夹先生曹廷抓住那两个蒙面人，缓缓后退，转眼间已被峭壁边缘遮住身形。

众人都默然不语，暗暗运功调息，提住一口精纯真气。

这些人元一不是当代武林杰出的人物，这一提气轻身，当真轻如羽毛。

苦行禅师忽然诵声佛号，道：“贫僧似乎听到呼呼风声，但愿我佛慈悲，这阵风别刮到这边来，不然的话，我们没有一人可以幸免！”

罗门居士沉声道：“此事真真可恨，咱们人人都不是凡庸之辈，目下却弄得有力难施！”

铁胆赵七嘿嘿一声，道：“不知我们还能活上多久才归大？”

瑛姑暗中在腰间弄了一下手脚，然后冷笑道：“我们反正活不了多久，哪一位已经得到颜家失宝，何妨坦白说出。”

楚南宫道：“瑛姑说出这话，莫非颜家失宝就在我们众人之中？”

瑛姑接口道：“得宝之人，就是颜峰！”

这话一出，所有的人莫不惊讶相顾。只因颜峰乃是直隶颜家之人，那千里眼现在他手中，如何算得失宝？

颜峰没有做声，但他似乎也感到众人都望着他，因此片刻之后，抬头道：“这个误会太大了，我不得不把真相向各位宣泄……”

他话声一顿，仰天长叹一声，接着道：“说来惭愧，区区实系因平日不大听从家叔之言，是以外间传说我颜家之内不甚和睦，叔侄对立，这等话说

出来未免使人汗颜。正因有此传说，所以玻姑娘及罗门居士一旦听说失宝在我手中，便都深信不疑！可是两位却未曾想深一层，如果失宝确在我手中，家叔怎会亲到洛阳来？我又何必赶来，同陷此间？”

他说到这里，罗门居士及瑛姑面上都流露出相信的神情。

颜峰接着道：“那双钩尹南确实伤在我手底，他与罗门居士有旧，知道我的手法，除非找到罗门居士以外，无法解救。而当时我因另有变故，无法拦阻于他，所以他能够负伤逃走！而我事后因认为他无法支持到洛阳，所以也就不再追究。哪知他终于能支持到洛阳，方始毙命！”

瑛姑插口道：“当然啦，他在中途曾经得到别人援救，虽然不能治愈伤势，却能暂时镇压住内伤，所以他才到得洛阳，而我也因得到那个帮他之人告诉我，才知道失宝在你手中！”

颜峰道：“这就是了，要不是瑛姑娘解释，我真怀疑，当时用的力量有错，以致估计不确呢！”

他转眼望着罗门居士，又道：“至于居士你听说失宝在我手中，无疑是双钩尹南濒死以前告诉你的了？”

罗门居士道：“不错，是他亲口说的！当时他伤势太重，已无法挽救！”

颜峰道：“这就是了，区区把当时情形一说，诸位就会明白为何双钩尹甫会说失宝在我手中了！”

他停了一下，似是回忆当日之事，然后缓缓道：“寒家一向蒙武林朋友推重，从无在直隶地面发生事端，想不到一年以前，家叔父二先生忽然发现寒家世代相传的千里眼失去踪迹，当下严密侦查，不久就发现线索，敢情就是年余前曾经在寒家寄住多日的双钩尹南所为。于是寒家上上下下都出动搜索那双钩尹南下落，本意以为他一定逃到偏僻之地，如南荒塞外或蒙藏边地，隐匿，但搜寻整年之后，才由我发现他竟然就藏在直隶地面之内，不但改名换姓，而且变易容貌。我找到他之后，就先用家传斩经截穴手制住他，迫他献出失宝。当时因失宝日久，害得我们全家天下奔波，受尽风尘跋涉之苦，所以火气甚猛，言语态度之间，未免失之粗暴。因此双钩尹南认为纵然献出失宝，也难以活命。可是他又深悉寒家的斩经截穴手的厉害，不敢不带我到失宝之地……”

祈北海忍不住插口道：“那厮可是哄骗于你，后来脱身之后，又用嫁祸江东之策”

他说出这几句话，自己觉得十分高明，因此流露出一派得意之色。

颜峰道：“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可就被这小子坑惨啦！试想他目下已经死掉，失宝再也找不出来，我纵是把实情说出，有谁相信？”

祈北海怔了一下，闷闷地闭住嘴巴。

夏雪在鼻孔中“嗯”了一声，道：“颜峰兄的话似乎颇有道理，可是既然不是被那双钩尹南所骗，难道说以你一身武功绝技，还有人能从你手上夺去不成？”

她的话声口气之中，并不十分友善，一听而知她乃是有意维护祈北海。

颜峰中掠过一丝奇异的神色，不过他革饰得好，是以无人瞧见。

他道：“夏姑娘猜对啦，区区当时已得回失宝，但就在此时，双钩尹南带伤遁逃，而我恰恰碰上一个夺宝之人，忙于应付，以致被那双钩尹南逃掉！”

夏雪道：“那人是谁？”言词之间，隐隐流露出不大相信之意。

颜峰缓缓道：“那人就是诸位都知道的无名氏！”

这活一出，众人都不禁大为诧异。但是却没有人出声反驳。

颜峰接着道：“无名氏武功之强，竟是区区平生仅见。是以当时无法保存寒家世代之宝物，青之不免有愧……”

众人都不则声，要知此地之人，除了有限数人之外，莫不见识过无名氏奇高奇强的武功，故此颜峰的话，几乎人人皆信。

罗门居士沉吟一下，道：“然则以颜峰世兄的话为根据，那双钩尹南之言，竟是尽难相信了？”

颜峰叹了一口气，道：“我们大家被困于此，眼看不免死亡，区区何必哄骗各位？”

这个理由极是合情合理，于是，这十多高手无不深深相信。

忽然间峭壁上传来一阵步履纷沓之声，众人转眼望去，只见上面出现了四个蒙面人，却没有缠夹先生曹廷在内。

那四个蒙面人扛着一个双目圆睁，四肢瘫软的俊美少年，此时把他放在地上。

祈北海首先怪叫一声，道：“那不是蓝岳兄么？”

夏雪沉重地嘘口气，道：“他居然也被擒住，我们可没有人来援救啦！”

颜峰听了这话，眼光又现出奇异的光芒，但此刻众人的注意皆被上面的蓝岳吸住，是以谁也不曾察觉。

只听曹廷的声音在上面透传下来，他道：“这人不必吊起，可安在弹架之上！”

众人都不晓得“弹架”是什么东西，有何作用，故此都瞪眼瞧看。

那四名蒙面人迅速地把蓝岳抬起，又走了回去，瞬即被峭壁边比挡住视线。

瑛姑突然不声不响地取出一条长长的丝带，轻轻一扬，另一端已缠卷在竹竿上。

众人转眼瞧见，都出惊讶之容，但这一千人无一不是武林高手，聪明过人。一看之下，尽皆晓得瑛姑取出丝带之意，乃是藉以稳住身形，不致因细绳忽断而坠跌峭壁之下。

进一步则可设法借力弹上峭壁之上，或者可以首先设法扳起双脚，把足裸上的金针拔掉，恢复自由。那时要跃上峭壁，更是容易。

众人都不则声，看她如何处理。

只见她用口咬住丝带的另一端，然后垂手设法扳起底下没有知觉的双腿。

但她身形微动，上面的竹竿顿时间震动起来，一望而知若果勉强扳动双足的话，那根竹竿可能因跳颤而从石洞内滑出来。

旁边的灵隐山人低低道：“不行，不行，那竹竿会滑出来！”

瑛姑放弃了扳起双足，去掉制穴金针的用意，抬头望着上面。

忽然听到上面传来曹廷的大笑之声，接着听见他朗朗道：“瑛姑你最好不要企图逃走。如若不听警告，别怪我先行下手啦！”

第十六章 修罗七诀轻松败神指

众人转眼查看，发觉那缠夹先生曹廷分明人在峭壁上，被岩沿挡住，竟不知怎能瞧见下面的情形。

他们查看之际，瑛姑也只好停止任何动作。最近处的华奎突然大声道：“哎，那厮在这一边安了一面镜子，怪不得他身在上面，却把我们的举动看得清清楚楚……”

大家都为之感到惊愕，莫庸这时也找出一条长带，依样葫芦地将另一端拂起，缠卷在竹竿末梢，用口咬住另一端。

其他的人因找不到可用的绳索带子，故此刚才虽然看到玻姑的举动而动心，但却也只好静候她出困之后，再来援救。

瑛姑右手在袖中摸摸短剑的剑柄，她的兵器就是这柄长仅一尺的短剑，剑身泛起一泓蓝晶晶的寒光。此剑不但淬有见血立死的奇毒，同时锋利元匹，果真可以斩金切玉。

却听那颜峰接口道：“诸位不可造次，这厮故意提醒各位，内中必有阴谋毒计！”

曹廷又是一阵大笑，道：“不错，不错，我索性告诉各位！如果哪一位弄断了细绳，设法借竹竿的弹性飞上来，在下有两个法子对付……”

他得意洋洋地大笑着，众人都气得瞪眼吹须，面上泛起杀气。

曹廷接着道：“第一个法子十分古旧平常，那就是在下已埋伏好两队弯箭手，每队十人，个个手挽强弩硬箭，哪一位身形乍现，先得应付这两队弯箭手的连环箭雨……”

众人都皱眉寻思，发觉这一关虽是普通，却极是有效。如若只有三数挽弓搭箭，以他们的身手，虽然只剩双手可以活动，却也或可勉强挡住。但这些弓弯手竟有两队，每队十人之多，谁也明白无法抵御得住，非变成刺棍不可。

缠夹先生曹廷缠夹不清地咦叨了一会儿之后，接着又道：“诸位可想知道第二个法子？”

祈北海大声骂道：“他妈的，你要说就说，不讲就拉倒！”

曹廷也不生气，扬扬自得地道：“这法子甚是别致出奇，那就是我特别做了三个弹架，每具弹架均可把百斤重的石头弹出数丈之远，而且准确异常……”

他说到这里，众人已悟出他话中含意。内中夏雪和瑛姑两人面色大变。

曹廷道：“用这弹架上石头，攻击敌人固然是好主意，但在下这刻却已装上人弹，只要哪一位跃上来，除了连环箭雨之外，还可奉送一枚人弹，绝不食言！”

夏雪恨声道：“姓曹的你除非把我们通通杀死，不然的话，我们骑驴唱本，走着瞧……”

瑛姑接口道：“曹廷你用心歹毒，可恨可杀，蓝岳目下怎样了？他可曾已死在你手底”

缠夹先生曹廷没有作答，片刻之后，只听蓝岳哼了一声。

夏雪大声道：“表哥，你没事么？”

蓝岳道：“还好……”声音中一片懒懒的意味。

瑛姑喜上眉梢，大声道：“这下面许多人落伏被擒，你怎生被困的？”

蓝岳仍然用懒懒的声音，道：“我中了一种迷香暗器，失去知觉……”

楚南宫怒声道：“这厮好生卑鄙下流，什么手段都用得出来！”

忽然一阵步声纷沓，这一回众人都瞧不见上面发生何事。

过了一阵，曹廷笑声又起，却渐渐远去。

又过了片刻，蓝岳突然道：“无名氏，你原来没有死掉……”

峭壁下的一千高手，听到“无名氏”三个字，顿时都骚动起来。

无名氏没有回答，因此他们都不知他的生死。

祈北海忍不住大声问道：“蓝岳兄，那厮可是死了？”

蓝岳道：“没有，他不愿开口就是！”

罗门居士突然开口道：“老朽以为此峡乃是他在暗中主持，却不料他也落伏被擒。”

灵隐山人道：“目下可说不定，如果他用的是苦肉之计，故意装出被擒的局面，企图以苦肉计混淆视听，也说不定……”

楚南宫大道：“山人这话对别人也许不错，但无名氏不是这种好狡之辈，绝不会是诈局！”

莫庸冷笑一声，道：“楚兄维护于他也不中用，越是大好大恶之辈，外表上越是教人测不透！”

只听蓝岳的声音道：“无名氏，你来干什么？”

无名氏淡淡道：“没有什么事……”

灵陷山人突然大喊道：“无名氏，那件宝物可是在你手中？”

无名氏没有回答，蓝岳道：“什么？你已得到那宗宝物？”

颜峰眼中光芒闪动，似是内心波荡不安。

过了片刻，无名氏淡淡道：“是又怎样呢？”

蓝岳哼了一声，道：“那就算你本领大……”

无名氏没有言语，等如默认失宝当真已落在他手中。

峭壁上吊着的十余人也都不出一声，个个暗自盘算如何能从无名氏身上夺得失宝。

不过目下最急的却还是如何脱身之事，假如大家都无法逃脱，死在此地，纵然想出法子夺得失宝，也等如泡影幻梦。

楚南宫突然长叹一声，道：“难道以我们十多人的身份武功，却死在此地不成？”

苦行禅师诵声佛号，道：“若是命该如此，那也是没有法子之事！”

巧手书生雍叔谋道：“可惜元人可以送信，不然的话，长胜将军吕飞前辈赶到此地，何愁不揭开此峡之秘？更不愁我们脱不了身！”

曹廷大喊道：“这话我曹某可不服气，请看此地多少名家高人，还不是照样束手被擒，吕飞何足道哉……”

他话声歇一下，接着道：“你不妨把吕飞住址说出来，我派人去通知于他。若果他胆敢前来，管叫他也成为瓮中之鳖！”

雍叔谋双眼一睁，道：“吕老前辈如果不能踏平你区区烦恼峡，我敢用人头打赌！”

曹廷嘿嘿冷笑，道：“冲着你这句话，我非通知他前来不可，他住在哪里？”

巧手书生雍叔谋迟疑一下，道：“吕老前辈刻下住在龙泉路三号！”

无名氏突然插口道：“那位长胜将军吕飞可是个须发皆白的老人？”

罗门居士笑道：“错了，错了，吕飞虽然年逾八旬，但胡发漆黑，看上去真如壮年之人！”

曹廷阴险地笑一声，道：“居士何须费心，等吕飞赶到之际，诸位已经一命归西，哪管得这些闲事！”

他口气之中充满杀机，众人为之面面相觑。

曹廷又道：“本来我打算要各位赌咒不得向我寻仇生事之后，就把各位放了。无奈世事多变，目下已不得不取诸位性命。”

莫庸低低骂道：“放屁，说了等如不说。”

瑛姑道：“这厮可恨得恨，真后悔早先没有把他杀死！”

只听曹廷接着道：“无名氏，你把宝物放在何处？你只要交出宝物，就饶你一命……”

无名氏淡淡道：“我也不知道那件宝物刻下落在谁人手中？”

曹廷道：“曹某说得出做得到，你最好考虑一下，再回答我，如果还是不据实供出，我就把你弹出峭壁之外，教你粉身碎骨而死！”

无名氏不假思索，道：“我不知道！”

缠夹先生曹廷怒道：“小子你想错啦，你以为死了之后，就查不出宝物下落么？哼，哼，我总有办法查出你曾经到过什么地方！”

他一挥手，两名站在架后的蒙面人踏前一步，提紧手中绳索。

这时只要他们用力一扯绳子，那块木板弹起，就可把无名氏弹出峭壁之外。

曹廷冷冷道：“我这只手一落下，你就粉身碎身。现在你回答一句，说是不说？”

蓝岳也感到极是紧张，忽然插口道：“且慢，无名氏他一向不把生死放在心上，你这样迫他，全无效力！”

曹廷道：“你可是打算劝他供出？”

蓝岳道：“正是此意！”

无名氏道：“你何必多此一举？”

蓝岳道：“你刚才也听见曹廷之言，说是要把我们全部杀死，若果你也死了，还有谁照顾凌姑娘？”

无名氏心头大震，道：“她目下在哪里？”

蓝岳道：“问一问瑛姑就晓得啦！”

楚南宫响亮地道：“她已经在昨夜失踪，不知被推动去！”

无名氏和蓝岳都为之一震，开声道：“有这等事么？”

祈北海及辛龙孙也目瞪口呆，祈北海厉声道：“你们这一干人干什么的？哼，都是脓包！”

无名氏喃喃道：“这样说来，我可不能死啦！”

他面上渐渐现出光彩，显示出胸中泛起豪情，生机复萌。

站在一边的缠夹先生曹廷诡笑道：“无名氏，你既然不想死亡，那就把宝物下落说了出来！”

无名氏倏然侧转头，望着曹廷，道：“你以为真的杀得死我？”

曹廷顿时骇得目瞪口呆，呐呐道：“你……你怎能动弹？”

无名氏忽然翻身跳落地上，动作迅快轻捷，丝毫也没有阻滞之象。

架下的两名蒙面人一齐掣出兵器，急急拦截。

无名氏缓步走去，那两个蒙面人刀剑齐施，迎头劈到。

这两人身手不俗，大大出乎无名氏意料之外，尤其右边的一个，左手利刀劈出之际，左手也同时运掌急拍，招数手法极是高明。

无名氏微一错步，双手齐出，但每只手招数不同，分别应付那两个蒙面人。

右面那个持剑的蒙面人被他怪异手法，迫得收回剑势，闪开两步，倏地剑走空灵，刷刷刷一连三剑，从侧面攻上。

持刀的蒙面人也被无名氏的奇奥手法迫得后退两步。无名氏一只手对付一个人，这时偏身迫上，单手进搏，他使出一招擒拿手法，其中却暗蕴修罗七诀中“锁拿”心法。

只见他的手灵活如蛇，迅快如电。恰好对方刀势削扫出来，无名氏手腕一转，不知如何五指已锁住对方手中之刀。

那蒙面人运力夺刀，无名氏微微向前一送，一股潜力直袭对方胸口，蒙面人急急运气抗拒，左手五指刷地扫到无名氏夺刀腕臂间，毒辣绝伦。

无名氏虽是占尽优势，可是对方左手这一招指法奥奇狠毒，不得不松指缩手。

这时他另一只手也使出十二散手中第三招“玉钩斜”，掌势忽拍忽扫，精严奥妙。

那持剑蒙面人剑势虽是轻灵迅恶，却被他举手之间震出数尺。

无名氏向那持刀的蒙面人冷笑一声，道：“原来是你……”

那蒙面人首先急疾后退，另外那个持剑的蒙面人却反而奋剑力攻。

无名氏随手发出一招，又把对方震退数尺。

他目光一掠，只见持刀的蒙面人和曹廷已奔出五六丈远，一边走一边低声说话。

那个持剑的蒙面人再度扑攻，无名氏迅速转念忖道：“那两个也许知道凌玉姬的下落，我绝不能让他们逃走……”

此念一生，登时泛涌起盈胸杀机。那持剑的蒙面人还不知进退，挺剑拦劈。

无名氏剑眉一剔，右手疾出，探入剑光之内，食中二指伸直，巧巧夹住对方长剑剑身。

那人不舍得弃剑，左手运掌猛劈出来，无名氏身形一侧，反而欺近寻尺，右掌分光错影般拍去，一掌拍在那人胸口。

那蒙面人惨叫一声，跌开七八步远。

无名氏更不迟疑，放步急奔，疾追前面两人。

罗门居士忽地大声问道：“他们都走开了么？”

蓝岳嗯了一声，他大穴被制，转动不得，故此也全靠两耳查听。

他本是大行家，因此从无名氏动手时发出的风声已听出无名氏手法奥妙绝伦，功力奇高，不觉沉重而又钦佩地叹息一声。

罗门居士大声道：“目下趁敌人俱被无名氏赶走之际，我等必须设法在此时脱身……”

琅姑的手指在袖内摸到剑柄，她知道只须掣出此剑，割断细绳，然后缘着业已卷在竹上的丝带援升上去，抓住竹竿，那时，不论是借竹竿之力弹上峭壁也了，顺着竹竿攀到壁边，再翻上去也好，脱身大概不会发生困难。

不过她为人深沉阴险，想到此地的人没有一个不是身怀绝技的高手，定必有人能够像她一般脱身。可是此刻却没有一个人尝试，不知是何缘故，因此她沉住气，不肯轻举妄动。

这时，上面的无名氏已经不见影踪，敢情对方已经缘索垂落峭壁，他

也跟着追了下去。

蓝岳双目圆睁，屏息静聆。

一种怪异的沙沙的声音，从两三丈外传来。

他起先以为是蛇虫之类，后来听听不像，一则蛇虫爬行时不会弄出这么大的声响。

二则这阵异响进行得甚是缓慢。

蓝岳初时不过是奇怪地聆听，但一会几工夫，俊脸上就变颜变色，露出愤怒骇交集的神情。

原来他听了一阵，可就听出这阵异响，似是衣服擦在地面的声音。

他本是聪明机智过人之士，一旦听出声音来历，登时就推想出内中的情

峭壁上吊着的十余高手个个没有动静，生似是没有一个人有法子脱身。

蓝岳望着晴碧长空，忖道：“那一定是早先被无名氏击倒之人，目下恢复了一点气力便手足并用地爬过来，用意欲把我弹出峭壁之外……”他想着此事时，心中一方面愤怒，一方面惊骇。愤怒的原因是自己眼看已可逃脱大难，却想不到将要死在一个垂死的人手底，实在教他难以甘心。惊骇的是那人越爬越近，只要他拉动机关，自己就弹出峭壁之外，粉身碎骨而死！

他一点也没有猜错，那个本来持剑的蒙面人此时利用手肘膝盖，缓慢艰困地向蓝岳所卧的弹架爬去。

那蒙面人移动得虽是迟缓，可是毕竟越爬越近。终于爬到离那具“弹架”两三尺之处。

峭壁上吊着那一排十多个人，此时仍然没有一个动弹。

瑛姑突然想起来，大声道：“蓝公子，无名氏可是跑掉了？”

蓝岳难过地哼了一声，道：“不错，他已经撒腿跑掉，却留下一祸胎送与我受用！”

夏雪惊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蓝岳道：“他曾经打倒一个家伙，却没有取他性命，目下那厮用尽残余之力，爬了过来，大概想害了我，好捞一点本钱回去……”

瑛姑惊道：“那厮离你还有多远？”

蓝岳道：“已经爬到我身子底下啦！”

瑛姑不暇多说，倏地掣出短剑，轻轻向细绳挑割，蓝汪汪的光华过处，已把那细绳割断。

她利用丝带援升，因怕那根竹竿颤动，故此动作不敢快速。

旁边的灵隐山的人沉声道：“姑娘！你的宝剑可否借来一用？”

瑛姑不暇抽手把剑扔给他，一面攀升，一面道：“等一等，你别急……”

那边罗门居士已和混元手欧充商量好，只见他凭仗双手之力，缓缓摇推吊住他身形的细绳。他那修长的身躯随着他的手势，开始向两边晃荡。

罗门居士的身躯越荡越高，由于他力量用得十分均匀，轻身功夫又高人一等，是以头顶那枝竹竿并不十分颤跳。

莫庸也想作邯郸学步，道：“楚兄眼下可肯助兄弟一臂之力？”

楚南宫道：“只要你脱身之后，发誓不乘危加害于我，自然可以遵命！”

莫庸道：“兄弟怎会做出这种卑鄙之事，楚兄尽管放心！”

楚南宫道：“好吧，我尽力替你拔去脚上制穴金针就是了！”

莫庸立即用双手按住细绳，暗暗运力推摇，只见他的身躯马上就随着

手势开始晃荡。

他也是越荡越高，可是还未到达双脚能让楚南宫碰到之时，头顶上那枝竹竿已经颤跳得相当剧烈。

楚南宫眉头一皱，道：“莫兄小心，我看你那只竹竿好像就要滑出洞外！”

莫庸骇得出了一身冷汗，双手赶紧停止加力推摇，一面运气下坠，转眼间已停止了晃荡之势，却总算没有掉落在峭壁之下。

这时，罗门居士的身躯已经荡得很高。混元手欧充拿捏时候，蓦然探臂伸手，快如电光石火般把罗门居士双足足踝上的两枚制穴金针拔了出来。

上面的蓝岳已经感觉出峭壁上吊着的人纷纷有所动作。可是更使他心弦大震的却是那个蒙面人已经当真到达他身子底下。

那蒙面人喘息之声，清晰入耳，一听而知此人内伤甚是严重，即使好好将养，也不一定能够拾回性命。目下经过这一番挣扎，结局更非死不可！

但蓝岳并不关心那人将来会不会死，只关心他目前要害死自己之事。

他想努力挣扎翻下木板，可是身上有数处大穴被人点住，休想移动分毫。

这一刹那间，他想起那无名氏当真是神通广大，只因他明明像自己一样，穴道被点，只能说话而无法移动。可是他却有本事在紧要关头，自行打通了被点的穴道，反而把敌人打得夹尾而逃。

那个蒙面人剧烈喘息声中，伸出一手，五指已抓住那条扳动机关的绳子。

这时，瑛姑恰恰双手搭住峭壁边缘，臂上一用力，头已冒上峭壁之上。

她是何许人物，目光到处，见到那蒙面人已抓住那条绳子，挽得毕直。一看就知道蓝岳马上就要被那块木板弹出峭壁之外。

她这一惊非同小可，浑身都冒出冷汗。最可怜可恨的是她此刻只有干瞪眼的份儿，毫无法子挽救危局。

尚幸瑛姑一身武功不同凡响，这才没有松手掉落在峭壁之下。

蓝岳瞧不见底下的人，却瞧得见瑛姑冒出峭壁之上的面孔。

他见到她满面均是惊恐之色，便已明白底下的蒙面人已经控制全局，她已无法抢救。

要不然以她那等机智之人，只要有一丝机会，她也不会放过。

既然已经无法挽回大势，蓝岳反而变得十分豁达，仰天朗朗长笑一声，道：“这种摔死的滋味，实在不可多得，瑛姑何须为我难过……”

他的话声陡然停住，瑛姑也露出一一种奇异的，难以置信的神色。

同时之间一道人影像巨鸟般从峭壁下飞上来，一转眼已落在瑛姑身前，正是那罗门居士。

瑛姑也赶紧用双手之力一捺一按，身形便飞上平地。

但瑛姑飞上平地之后，尚须赶快起掉足踝上的金针，之后，还得运气行血，恢复双腿机能。

那罗门居士俯视着脚下那个蒙面人，沉声道：“天下之事，有时实在奇妙难测。这人用尽全身残余气力，好不容易爬了过来，抓住绳子，但只差那么一点点时间，他都支持不下去，恰恰断气毙命……”

他把眼光移到蓝岳面上，接着道：“不然的话，阁下已遭粉身碎骨之劫，无人能救！”

蓝岳松一口气，道：“原来那厮刚好断气，我刚才就是在奇怪为何我说了好几句话，仍然未曾被他拉动机括，把我弹出峭壁之外？”

罗门居士凝眸注视着他，道：“久闻尊驾乃是武林中有名的美男子，今日得睹风采，果然不凡，怪不得那两位姑娘都为尊驾焦急。”

瑛姑走过来，道：“居士算得是佛门中人，怎的口中尽是些不正经的话？”

罗门居士笑一笑，道：“我不能和你斗嘴，且待我去把众人救上来。”

他转身向峭壁边缘走去，迅快地把众人一一弄上峭壁。只有灵隐山人乃是自行脱身的。

瑛姑先把蓝岳放落平地，查看过他全身之后，就把楚南宫、莫庸等人都叫过来，原来她发觉无法解开蓝岳身上穴道，所以向众人请教。

谁知楚南宫，苦行禅父、灵隐山人，莫庸、赵七等都不识这种解穴手法，夏雪走过来也束手无策，不一会儿，祈北海、辛龙孙都走过来，他们看了好久，只有皱眉的份儿。

华奎一直在提心吊胆，这刻趁着众人查看蓝岳身上穴道之时，悄悄溜走。

不一会儿工夫，罗门居士，十二金钱叶藻、混元手欧充、巧手书生雍叔谋等都围拢在蓝岳身边，一个个查看之后，竟没有一人能解救。

大家议论了一阵，夏雪突然叫道：“颜峰兄，颜峰兄……”

众人扬目望去，只见颜峰独自坐在两丈之外，盘膝瞑目，正在调元运气。

夏雪奔过去，宛如一朵红云般落在他身边，道：“颜峰兄，你们颜家在武林中以渊博著称，可否去看看我蓝岳表弟的伤势？”

颜峰仰头看着她，他长得面孔甚长，因此虽然五官端正，可是仍然令人感到丑陋。

这时，那边的人仍然在讨论蓝岳身上的点穴手法来历，没有人注意他们。

颜峰低声道：“夏姑娘既然找到在下，只好勉强应命，前往看看。”

夏雪道：“那就快一点吧！”

颜峰道：“我如果懂得那种点穴手法，能够为他解救的话，那就真是我的不幸！”

夏雪眼中望着他的面孔，心中泛起蓝岳及无名氏挺秀英俊的容貌，忽然涌起作呕之感。

不过目下她为了蓝岳的原故，暂时不敢得罪这人，反倒嫣然一笑，道：“他和你无仇元恨，你如果救得他，他还须感激你，必图报答，你却说是你的不幸，这话未免无稽……”

她还要说下去，但颜峰已经举手止住她的话头，道：“我晓得姑娘乃是在装糊涂，但不要紧，我颜峰一生以坚毅自励，从来没有办不到的事……”

他含有深意地对她笑一下，接着道：“在下以往也知道姑娘对令表弟很有点意思，但又深悉令表弟性善浪迹天涯，有如不羁之马，所以没有十分在意。最近听到一些消息，得知姑娘居然对那无名氏印象极佳，竟然超过了令表弟……”

夏雪玉面忽然泛起红晕，皱眉道：“你别胡说八道！”

她口中虽然这样斥责对方，但心中涌现无名氏俊美飘逸、落寞遗世的

容貌时，禁不住泛起一种又甜又苦的味道。

颜峰点点头，道：“对不起，在下不知不觉中竟失言啦！”

夏雪怕他心中不高兴，等一会儿明明识得解救蓝岳的手法，却诈作不识。因此忙道：“我也出言太重，颜兄请勿见怪！”

颜峰诡笑一下，道：“姑娘好说了，我这就过去瞧瞧。”

他站起身，忽然又道：“但在下还有一句肺腑之言要告诉姑娘。那就是姑娘这等退而思其次的想法要不得，尤其是男女之间，更须专一，不然的话，即使将来如你之愿，这一生也未必会快乐……”

他的话分明是说夏雪心中最爱的是无名氏，但因知道得不到无名氏，所以退一步缠上蓝岳。因此他预言夏雪日后即使能嫁给蓝岳，也未必快乐。

夏雪怔了一下，寻味对方话中的深意。

两人先后挤了人去，只见罗门居士正以本身绝高内功，替蓝岳按摩穴道。

颜峰看了一阵，道：“在下功夫虽是有限得很，但这种点穴法似乎听寒家前辈讲究过！”

罗门居士马上释手起身，道：“颜世兄家学渊源，武林同钦，敢问这是哪一家派的点穴手法？”

众人却肃然起敬地望着颜峰，个个都觉得他真不愧是颜家弟子。

颜峰道：“这等手法甚是歹毒，如果不在半个时辰之内加以解救，被害之人奇经八脉自行锁闭，不出一盏茶时分，就气绝身亡！”

夏雪若有所思地眨一眨眼睛，这时她才明白适才颜峰何以会走到一边打坐之故，敢情是希望混过半个时辰，好教蓝岳死掉。

不过她此刻却无法表示心中不满，一则这颜峰对希望蓝岳被害，乃是天经地义之事。

焉有人不想假别人之手，害死情敌？

二则如果她表示心中不满，那颜峰可能一怒之下，撒手不管，谁也奈何他不得。

只听颜峰接着道：“这种点穴手法源出凤阳，不过据在下所知，凤阳在近数十年来，似乎没有什么出类拔萃的人物！”

他说话之际，罗门居士及瑛姑两人却流露出一派深思冥索的样子。

颜峰开始动手解救蓝岳，只见他左敲右打，手法繁复，一共推揉拍击了十五处穴道，每一处穴道所用力量俱不相同。

之后，蓝岳长长舒口气，翻身坐起，道：“颜兄赐救之恩，兄弟决不敢忘！”

颜峰道：“些须小事，何用客气。蓝兄目下不可多言，即速运功调息为要。”

他本视蓝岳为情敌，可是此刻的态度却十分深情款款，除了夏雪一个人心中明白之外，谁也瞧不出那颜峰蓝岳的真实情绪。

蓝岳如言闭目盘坐，运功调息，过了片刻，似乎已恢复过来。

瑛姑找不到华奎，便不再追究，回来问蓝岳道：“蓝公子怎生被擒的？”

蓝岳道：“我在那片竹林顶碰上一个人，与我动手。那厮轻功之佳，是我平生仅见，在那等柔软枝梢之上，还能够使出雄浑的硬功掌力。我接不上五招，就被那人以极为神妙的手法，点中我的穴道……”

这一千人大都知道蓝岳一身本事，不比等闲，是以听他这么一说，都

骇讶交集，面面相觑。

祈北海大声道：“蓝兄你如果没事，我们这就动身走啦！”

蓝岳道：“这敢情好，留在此地也无用处！”

瑛姑柔声道：“蓝公子意欲何往？”

蓝岳瞧她一眼，徐徐道：“我想找两个人，一是凌玉姬，另一个是无名氏！”

瑛姑道：“婢子也得查出玉姬姑娘下落，如果顺便碰上无名氏的话，却也甚为理想！”

她转眼看一看楚南宫等五人，他们都点头示意。

颜峰瞧瞧夏雪，道：“如果蓝兄不弃，兄弟也愿追随！”

蓝岳怔了一下，道：“颜兄肯与兄弟一同走，自然是求之不得，但令叔知道的话，恐怕有所未便！”

颜峰道：“不要紧，关于寒家失宝的事，到时我们互相不侵犯，若是蓝兄先行取到手中，兄弟便放手走开，等家叔自行处置！”

十二金钱叶藻似乎甚感不悦，嘴巴略动，却又忍住，只低哼了一声。

当下众人缘绳垂落峡壁，四下一片静寂，他们跟着巧手书生雍叔谋平平安安走出峭外。

由于大家都先返洛阳，所以结伴同行。一路上颜峰对蓝岳显得十分亲近，谈长论短。

这颜峰面貌虽是丑陋，但武功心思都高人一等，雅擅词令，不久工夫，就使得蓝岳感到十分投契。

他们从西门走入洛阳之际，正是无名氏从东门出城之时。无名氏一直紧紧追赶那个蒙面人，反把曹廷轻轻放过。

那蒙面人人城之后，已取下蒙面黑巾，拼命设法想甩下无名氏。

无名氏现下已不是从前那个混饨的无名氏，自从他被凌玉姬拖出消杭之海，屡经忧患，饱历沧桑，江湖阅历已甚为丰富。故此那蒙面人在洛阳·城中施展金蝉脱壳，瞒天过海等计策，都骇不过无名氏的眼光，终于吃他一直缀出东门之外。

两人相隔七八丈远，走了数里之遥，前面那人突然停步，似是等候无名氏追上来。

无名氏并不客气，笔直走到那人面前。他面上虽然仍旧笼罩着淡漠的神色，但双眸之内，却射出机智坚决的光芒。

那人道：“你老跟着我干吗？”

无名氏缓缓道：“敢情名列爵榜中的神指丁岚，不过是个以诡计阴谋害人之辈……”

他挖苦了两句，便即住口。

对面的神指丁岚面上可有点挂不住，但仍不发作，道：“你跟我这么久，只是为了说这两句话么？”

无名氏淡淡道：“你何须明知故问。”

神指丁岚哼了一声，道：“无名氏，你不要迫我太甚，不然你将终生后悔。”

无名氏漠然一笑，道：“我这一生，还有什么事值得后悔？”

神指丁岚怔一下，道：“你纵是不要性命之人，总也有些事情能够令你动心。”

无名氏道：“废话少说，我本该取你性命，但看在你助我取到宝物之事的份上，饶你一死！不过，我却不相信凭你在幕后主持，就能困住那么多的高手。”

神指丁岚道：“笑话，你就是在竹林上被我擒住的。”

无名氏道：“你的轻功尚不及我，这话明明乱吹牛皮！”

神指丁岚道：“在那竹林顶端枝叶之间，暗藏有坚固钢枝，可供提气借力之用，此所以我在上面能进退自如，并可施展雄浑掌力。”

无名氏哦了一声，眼珠一转，道：“乍听甚是有理，但我仍然知道不是你出的手。”

如果你要我相信，我有一个法子……”

丁岚道：“什么法子？”

无名氏道：“我记得那个蒙面人的点穴手法极为奇奥，喊力无穷。只要你此刻比得出这一招，我就相信了。”

神指丁岚怔一下，道：“你信与不信，与我毫不相干！”

无名氏冷冷一笑，道：“你可知道，那蒙面人点穴的一招，手法之奇，威力之大，乃是我平生所见最高明的一招，你哪里骗得倒我？”

丁岚皱皱眉头，道：“不是我又怎样？”

无名氏迫前一步，道：“如果你不告诉我，我就出手擒捉住你，送给瑛姑！”

神指丁岚被他迫得无法再退让一步，不然的话，一世英名，便付诸流水。但他对面前这个强敌，却又委实有点心怯。

他心中尽管念头起伏，面上却毫无变化。无名氏又迫前一步，这时如果动手的话，已经够得上部位。

神指丁岚阴阴一笑，道：“你如果一定要动手的话，此地乃是官家大道，行人不绝，我们到路边旷地再拼个高下……”

无名氏道：“悉随尊便！”他那副漠然的神色，确实使对方莫测高深，不知他心中有什么玄虚。

神指丁岚首先向路侧的树林疾跃，刷地蹿了人去。无名氏双肩微晃，跟踪纵人。

这片林子甚为稀落，神指丁岚在林中转来转去，无法隐起身形。不一会儿，两人已穿出林后，却是一片平坦草地，正合动手之用。

神指丁岚停住身形，运功蓄势，等到无名氏奔到面前五尺以内，倏地出手发招，抢制先机。只见他掌指并用，带起一片有如利刃劈风般锐烈风声，每一招一式都指向对方身上要穴。

无名氏被他制了先机，只能见招拆招，用心招架。那神指丁岚武功甚强，这时凌厉扑攻，迫得无名氏连连后退。

只见这两人忽而静如渊岳，忽而有如星飞电掣。那神指丁岚满面杀气，眼中凶光四射，手上招数也狠毒元伦，用尽全身功力，一望而知存有毙敌的决心。

无名氏虽是居于劣势，但表面上神情依然那等冷漠，只偶尔在眼中掠过一线湛湛神光。

两人片刻之间，已激斗了三十余招。神指丁岚已竭尽全身之能，仍然无法伤到敌人。

而令他最惊心动魄的，便是对方用来封架他凌厉攻势的招式，俱甚为

平凡。不过这等平凡招数在无名氏手中施展出来，却别具威力，不管丁岚如何用心揣摩，也找不出一个道理来。

要知无名氏全仗那修罗七诀融化在招数之中，是以能化腐朽为神奇，举手投足之际，威力环生。自然这等妙绝的绝艺心法不易测破，否则的话，也就不能称为绝艺了。

丁岚锐气大挫，指掌出手时便不似早先那等凌厉。无名氏淡淡道：“你最好还是把幕后之人告诉我！”话声中招化“黑虎偷心”，暗蕴修罗七诀中“圈打”大诀。只他的拳头，不知怎地就闯入对方掌指影中，直捣前心。

神指丁岚暴退两步，但敌人拳头仍然跟上来向他前心猛击。迫得他指拂掌劈，一面大弯腰斜栽柳，侧蹿数尺，才算是化解了对方这一记“黑虎偷心”。

无名氏淡然道：“你再不肯说，我就要施展毒辣手法啦！”

神指丁岚目光一转，迅即看清四下形势，知道想逃也逃不掉，忽然感到一阵颓丧，道：“好吧，我把知道的告诉你就是！”

无名氏道：“快点说，我还有事！”

神指丁岚大感诧异，道：“你夺去那只玉猫之时。曾经说过那是你唯一的心事，只要玉猫离开了你。就可以无牵元挂了，怎的现在又有事啦？”

无名氏道：“我不告诉你！”

丁岚叹一声，道：“当初我找到你做伙伴时，一心以为你这人既不贪心，也不使诡弄诈，武功又高，满以为可与你合力揭开千古之谜，谁知等到我们费尽心思，甚且把同伙的天鹤派南宗三友的老三孔灵杀死，方始从他们师侄李佳口中迫出玉猫藏处，取到手中，而你却把玉猫抢跑……”

他停歇一下，又道：“那次你仗着轻功高妙，把我撇下，但分手前曾说过只要玉猫脱手，就可恢复元牵元挂之身！现在却忽然有事，看来我以后谁也不能相信啦！”

无名氏道：“我纵然有事，也与你不相干，你何须说一大堆话，非迫我说出心中之事不可？”

丁岚道：“因为我认为你身上之事，必与千古之谜有关！”

无名氏摇摇头，道：“不对，毫无关系！”

丁岚紧接着道：“我知道了，必是关于凌姑娘失踪之事，对也不对？”

无名氏摇摇头，道：“也不对，关于玉姬失踪之事，我只须回去把那一千人放出来，他们自会设法找回她！”

丁岚谄笑道：“你不须回到烦恼峡去啦，那于人早就逃出来了……”

无名氏讶道：“你怎生知道？”

丁岚道：“我根本就没有打算害死他们，不然的话，何须多费手脚，把他们吊起来？”

无名氏眼睛一亮，道：“我明白了，那些被吊之人当中，必有内好，是也不是？”

丁岚似是料不到他这等机智聪明，愕了一愕，道：“胡说，没有这等事……”

无名氏道：“我绝不会猜错，你可以走啦！”

丁岚于咳连声，掩饰住面上窘态，无名氏也不理他，径自转身向官道走去。

他穿过树林之后，走上官道，却见神指丁岚随后跟来。于是停住脚步，

道：“你最好不要跟踪我！”

神指丁岚道：“我不必瞒你，即使你走到滑影，我仍然跟得到你的踪迹！”

无名氏道：“你这种心地狠毒之人，我不喜欢和你一块儿走！”

丁岚道：“俗语有道是无毒不丈夫。若果我处处都存有妇人之仁，什么享也不用办了！我晓得你是指我设下毒刑，威迫那天鹤派南宗三友时，致令孔灵丧命之事而言。但要是我不那样做，使得李佳明白了我真有杀死他们所有人的决心，所以才把玉猫藏处供出的话，我们只好任得那天鹤派南宗三人带走玉猫啦！”

无名氏哑口无言，过了一阵，道：“我此去与玉猫之事全不相干，你跟着我做什么？”

丁岚道：“我必须跟你谈一谈，那就是关于那千古之谜，我实在不肯死心，要是你能够把玉猫借来，我们先去揭开那谜，然后把玉猫还给人家，岂不是大家都受益？”

无名氏道：“等以后再说……”

丁岚道：“我跟你结伴同行的话，彼此可以照应，你看怎样？”

无名氏缠他不过，只好答应。当下两人向城内奔去，不一会儿工夫，已进入洛阳古城。

他们才走入城不远，神指丁岚突然道：“此地必定发生了什么事，不然的话，绝不会平静至此。”

无名氏没有什么感觉，只淡淡一笑，放步向西城走去，不一会儿，已走入一条狭窄的街道中。

神指丁岚忽然举手把他拦住，道：“你再往前走，可就得碰上罗门居士瑛姑那一干人啦！”

无名氏面色微变，道：“定是找到长胜将军吕飞那儿去啦！”

丁岚恍然道：“原来你雄心未泯，竟是要找长胜将军吕飞较量武功。”

无名氏微微一笑，并不解释。丁岚突然把他拉到一边，缩在篱笆后面。

片刻间脚步声纷沓，十余人蜂拥而至，其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无名氏几乎低哼出声，敢情这十余人正是罗门居士，混元手欧充，十二金钱叶存、瑛姑、蓝岳等人。他们簇拥着一位须发如银的老人，却是无名氏见过一面的那位老人家。看这一干人的阵仗，那个老人无疑就是名满天下的长胜将军吕飞。

他们转出这条窄街，无名氏和丁岚随后跟着，远远吊住。

丁岚道：“那个老人步履龙钟，神态间毫无火气，难道真的就是以好勇狠斗，武功高强，震动天下的长胜将军吕飞么？”

无名氏道：“不错，他就是吕老前辈。你可想得出这些人怎生对付他么？”

丁岚笑一笑，道：“按照江湖规矩，他们人数众多，个个都是有身份的名家高手，大概要在什么地方设下筵席，公开比武……”

无名氏道：“我们混得进去么？”

丁岚道：“只要你肯把玉猫借来，我们一道去揭开千古之谜，你想怎样我都替你办到！”

无名氏沉吟一下，道：“这事以后再说！”

丁岚感觉出已经有机可剩，便不亟亟迫他，道：“我们改变一下样子，

就可以混人去！”

那罗门居士等十余人簇拥住长胜将军吕飞，走入一间镖局。这间镖局大门敞开，门内门外已经有许多武林人打扮的劲装大汉。罗门居士等十多人毫不停步，一直走入镖局后面的一片旷场中。

这时旷场内也有不少人，个个都是劲装打扮，兵器随身之辈。

他们涌入旷场之后，内内外外的武林人物都跟了过去，片刻间已把这一千人围在当中。

混元手欧充环视四周一眼，突然仰天豪放地大笑数声，道：“目下此地的武林朋友已有百余之多，我欧充今日若然能够在诸位面前，击败这位长胜将军吕飞，多年耻辱雪于一旦，也不在我多年来埋头苦修了……”

他不但声音激烈，而且神态豪壮，因此围观的上百武林人物都轰然叫好。

那位白发飘萧的老头子龙钟如故，一派衰颓老迈之象。

围观的人墙中顿时传出窃窃私语之声，怀疑这个老头子到底是不是那位曾经威震天下，以好勇狠斗著称一代的长胜将军吕飞。

罗门居士缓缓道：“欧兄难道忘了这位老朋友还不肯自认是长胜将军吕飞之事么？”

混元手欧充道：“他是与不是，我欧充一眼就认得出来，别说他还活在世上，就是化为飞灰，我欧充也断然不会认错……”

他的话声陡歇，转头望着那位白发老人，举步走到他面前。

瑛姑等人不知不觉退开一点，只剩下那位罗门居士还留在那儿。

于是旷场中的形势变成那位白发老人及混元手欧充，罗门居士等三人站在一起。外面一个小圈子，却是瑛姑，楚南宫，蓝岳，夏雪、颜峰等十多人。再外面便是闻风而来，想瞧一瞧百年罕见的剧战的武林人物。

混元手欧充转到白发老人面前，洪声道：“吕飞，你何以不敢自认？”

那白发老人干咳一声，缓缓垂头。

混元手欧充又道：“你如果不是长胜将军吕飞，那就当众说出你的身世姓名！”

全场百余人寂然无声，都凝神定虑地聆听这位老人回答。

白发老人道：“老朽实在弄不懂你们在于什么……”他的声音苍老异常，并且显得年衰气弱，有点接不上来之概。

罗门居士突然咳嗽一声，虽不高亢，却沉劲震耳，使得四周围观之人都微微骚动。

他接着道：“吕飞啊吕飞，想你昔年英雄一世，脾阴天下，何等威武雄壮，想不到今日相见，竟自苦口抵赖，见笑天下之人……”

这罗门居士的名声在武林中甚是崇高，是以他这么一开口，四周的人都不能不信。

那个白发老人仍然不做声，颤巍巍地站在当地，宛如年老力衰，不耐久立光景。

一团红影突然飞坠在白发老人身畔，现身时却是个盈盈佳丽。

这个身披大红斗篷的女子正是夏雪，她冷笑一声，道：“老头子你如果真的不是长胜将军吕飞，那就向我下跪，叩三个头，待我替你向这两位说说情……”

她的话尖锐胜剑，锋快赛刀。四周围观的人听了都不禁面面相觑。

要知尊老敬贤乃是天下公认应该格遵的道理，目下这位白发老人岁数已逾八十，而夏雪却不过是个青春少女，似这等情况，纵然吕飞千不该万不该抵赖不认，可是要他这么一大把年纪的人，向她下跪叩头，未免太过刻薄。

那位白发老人果然怔了一怔，抬起那双昏花老眼，望着夏雪。

一片寂静之中，忽又有一个青衣女子纵落在夏雪身边，扬声道：“这位夏雪姑娘的话甚有道理，老头你如果下跪叩头，托她求精，也算上我一份……”

这女子居然助长夏雪气焰，更令人感到大违常理，顿时从四方八面传来嘘嘘之声。

这个青衣女子正是美艳夫人座下贱婢玻姑，她自幼生长在夫人府中，耳濡目染，尽是些不三不四之事，从来没有所谓人伦道德的观念灌植心中，是以她这一回挺身而出，并无一点矫情，反而乃是出自真心。

她那双凤眼中倏出煞气威光，四面瞥视。但四面仍然传来不屑的嘘声。

瑛姑心中大怒，反身一纵，宛如掣电般纵到人墙之前，举手指着三个一式装束的大汉，冷冷道：“你们嘘什么？有种的讲出来！”

那三名劲装大汉全是一式衣服，背斜插长剑，气宇不凡。

当中一个紫面大汉洪声道：“姑娘既然下问，在下只好掏诚奉告，那就是大家都认为姑娘的话，有欠考虑。那位老人家年逾……”

他下面的话尚未说完，瑛姑已冷笑一声，道：“本姑娘也奉劝你们一句，如果想保存性命，最好闭住狗嘴，不然的话，哼……”

那三名劲装大汉哪里吞得落这种话，齐齐向前跨出两步。

瑛姑抢先道：“怎么啦？你们居然不服气姑娘的美言么？”

那个紫面大汉哼了一声，道：“姑娘虽然不是等闲之辈，但我们崔家三虎也不是好欺之人！”

瑛姑仰天冷笑一声，反而退开几步，接着冷冷道：“你们三人一齐上来只要能够在我手下走上三招，我就当场自杀！”

她口气的骄狂自大，不但四周的人听了，耸然动容，连楚南宫、灵隐山人等都面上变色。

罗门居士沉声道：“姑娘武功虽是高强，但崔家三虎也是武林知名之士，家传武功。

不比凡俗之流……”这位高踞侯爵宝座的高手尚且这等说法，可知连他也自认无法在三五招之内取胜崔家三虎。

要知这崔家三虎的一身武功，均是家传绝学，他们的父亲崔真曾以三盘剑法享誉江湖。而这套剑法最适合于防身御敌，尤其是三人同使，更加别具威力。以崔家三虎目下的功力，三剑联手施展，连罗门居上也不敢夸口能在一二百招之内取胜。

崔大虎盘算之后，立即大声道：“这位姑娘言重了，若在三招之内，胜不得在下兄弟，双方就此罢手如何？”

楚南宫洪声道：“如此甚好！”

瑛姑却冷笑一声，道：“不行，我素来话出必行，你们兄弟三人一齐上来，如果走得上三招，我一定在天下英雄之前自杀，但如果三招之内，被我杀死，可怨怪不得我手段毒辣……”

崔大虎气得怒哼一声，二虎三虎同声大喝道：“好个不知死活的丫头，今日这场架可打定啦！”

瑛姑点点头，招手道：“都上来一齐发招吧，我劝你们小心一些为妙！”

崔家三虎心中尽管气愤，却真个不敢小觑于她。三人一齐上去，掣剑在手，分三色围住瑛姑。

崔大虎低喝一声道：“姑娘接招。”喝声中一剑平刺而去，势急力猛。

二虎三虎也同时递出长剑，一攻上盘，一攻下盘，这三剑虽是三个人施展，可是混然一体，宛如一位绝代名手使出的一招，分击对方三处。

这一招的时间部位，无不显出严密奥妙，俱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手法。

会场百余人无不屏息静气，看那瑛姑如何收拾这个局面。

瑛姑冷笑一声，倏地扬袖拂去，袖影中掌指并发，忽扫忽拍。脚下所踏方位，神奇异常。忽然之间，对方三支长剑全数落空。

她的双袖及指掌反而迫得对方三人回剑自保，说得迟，那时快，但见蓝汪汪寒光一闪，崔三虎在吼一声，长剑撒手，身躯旋了开去，然后跌在尘埃。

她这一手神奇毒辣，世上罕见，四周的人无不惊嗑出声，连楚甫宫等武林高手也都看不出瑛姑这一招如何制敌取胜，虽然他们见到瑛姑乃是趁敌人们回剑自保之际，掣出袖中短剑，一发即收。她那短剑剑身上发出蓝汪汪的颜色，一望而知淬有剧毒，可以见血封喉。可是她竟能在对方攻守兼顾的情形之下，以短剑剑尖划破敌人皮肉，实在玄之又玄。是以他们这一群武林高手也都露出讶骇之容。

崔家三虎已死其一，看这种形势，那瑛姑分明准备好一招杀一人，恰好三招就把崔家三兄弟都杀死。但崔家兄弟此刻却反而因三弟之死激起满腔仇炎恨火，忘了畏惧，齐齐大喝一声，挺剑奋攻。

此时虽是剩下二人，但剑气仍然凌厉精严，颇具大匠风度。

瑛姑身形忽进忽退，同时挥袖拒敌，袖影之中掌拍指扫，功力奇强，震得对方二人都感到有力难施，无法迫近。

崔家兄弟一招快完，疾忙退守，哪知瑛姑急旋斜掠中，蓝芒又现，这一回崔家老二惨叫一声，噗的一响栽倒地上。

崔家大虎不禁呆了一下，满腔悲痛之情泛滥起来，顿时眼都红了。

瑛姑冷笑道：“还有一招，你如果怕死的话，那就跪下求饶吧！”

崔家大虎厉吼一声，身剑合一，猛然冲去。

瑛姑口中笑声不绝，却不闪避，双袖一抖，接着并掌迎面劈去。

她的掌力发出一阵啸风之声，威势惊人。四周观战之人，这才晓得她功力极为高强，不由得都替那崔家大虎担心。

崔家大虎那等猛烈凌厉的剑势，被她掌力迎面劈到，倏地震得退了回去。

但瑛姑掌力犹劲，源源向他身上涌劈。

一道人影落在崔家大虎身边，一拳劈出，发出一道强劲拳风，接住瑛姑的掌力。

但听“膨”的一响，瑛姑和这人各各退了一步，竟是势均力敌。

崔家大虎已被掌力震得头昏眼花，几乎栽倒。那人伸出左手，在他后心穴道上拍了一掌，顿时把他拍醒。

这人洪声道：“哪一位肯出来帮忙把地上之人搬出去？”当下果然有两人跃出来，把地上尸身抬起。那人接着把崔家大虎推出人墙以外，这才转头望

着瑛姑。

瑛姑面上甚是不悦，道：“楚南宫，你可是替他们接下这场过节？”

楚南宫朗声道：“楚某岂敢与姑娘相拼，只是崔家三虎已死其二，我知道你不是怕人报复之辈，所以出手为他们崔家留下一人。”

瑛姑傲然环顾全场，朗声道：“武林之中强存弱亡，乃系不易之公理。如果哪一个学艺不精而又多嘴多事，崔家三虎就是榜样……”

她这番话不啻向百余群豪挑战，但她目光流盼四顾，所至之处，当真没有一个胆敢出声。

身穿大红斗篷的夏雪尖声道：“老头子怎样啦？若果你肯当着天下武林之人，向我下跪叩头求饶，那就算你不是长胜将军吕飞！”

白发老人望望她，又转眼望望四周豪，眼珠转动，似是难以委决。

空气像凝结住一样地沉重，令人十分不安。要知这长胜将军吕飞在武林中已属英雄偶像，谁都不忍心当真见到这位以胆勇著称的英雄人物受到此等屈辱，竟然当真向一个女子跪叩求饶。

假使那位白发老人真的向夏雪下跪的话，这些人自然都会打心底拒绝相信这个老人就是那威名赫赫，宛如神话中人的长胜将军吕飞。

正在这等尴尬之时，忽然一阵朗越话声冲破了沉寂，说话之人乃是丰神俊明，英挺异常的蓝岳。

他道：“这位老人家一大把年纪，看在须发如霜的份上，表姊你最好回来……”

夏雪怔一怔，转头道：“你说什么？若不是这样，焉能迫得他承认？”

蓝岳摇头道：“回来吧，还有你瑛姑也别多管此间事……”

瑛姑倒是听话得很，一声不哼，走向他身边。夏雪迟疑一下，当真走了回去。

百余群豪万万想不到这两个其势汹汹的女子，被那蓝岳三言两语就弄了回去，顿时都泛起钦佩之情，一则蓝岳他表出敬老尊贤的风度，二则这两女子并非好惹之人，却都听从他的话。

混元手欧充仰天大笑道：“姓吕的，你昔年的威风何在”

白发老人叹一口气，眼睛转到别处。

罗门居士无奈地耸耸肩，道：“吕飞你虽然不肯承认，但此地不止我和欧兄两人心中明白，还有别的人认识你，只是不便也出来指出你的真面目。既然如此，我也只好再放过你这一回！”

白发老人霜眉轻轻一皱，目光四转，似是查探罗门居士口中所说认得他的人。

混元手欧充厉声大喝道：“居士且慢，我欧充苦修多年，为的就是今日的一战，挽回昔年颜面，这个老匹夫如若不认帐，我欧某今日就把他毁在当场！”

他话声音亮而坚决，白发老人面色微变，不过别人却不易看出。

罗门居士道：“欧兄如何打算，本人不便参加意见，欧兄尽管施为。”

混元手欧充厉声道：“欧某多年以前被这老匹夫所辱，以致无颜在江湖上立足，遁隐数十寒暑，此仇此恨，自然不能轻易放过，若然欧某这一掌劈下去，老匹夫愿意送命，当场死在欧某掌下，我欧某为了多年仇恨，自然只有快意。若然诸位以为欧某只会欺凌老弱，不以为然的话，尽管出来……”

他把话交代完毕，铁掌迅即举起。

祈北海倏然大喝道：“欧充你满口强词夺理，我祈北海第一个不服气。要知那混元手欧充在武林之中名声甚是响亮，人人都听过他独门混元掌力厉害。不比那玻姑武功虽强，但江湖上却少有人知悉。是以这刻全然无人胆敢出声。”

祈北海话声出口，人也随之前纵，蓝岳一把没抓住他，摇头道：“这人大急躁了，欧充的混元掌力可不容易招架。”

辛龙孙阴阴一笑，他与祈北海本来就是情敌，虽是日夕形影不离，其实却没有深厚友情。

祈北海纵落欧充身前，还待说话，混元手欧充冷笑一声，道：“废话少说，先接老夫三掌……”

他斜踏一步，铁掌疾劈出去。掌势一发，顿时狂隳呼啸，声势猛恶异常。

祈北海运足功力，呼地一拳捣去。他的拳力非同小可，拳头一动，也自发出猛烈风声。

双方力量一触，“膨”的一声，两丈以内风柱冲激排荡，砂石乱飞。

这等威势，只看得四下群豪都骇然色变。祈北海接实对方掌力之后，忽感对方的内力刚猛中暗蕴韧性，身子不由得震退半步。

混元手欧充似乎也想不到这个眉粗口阔的少年，具有这等沉雄的拳力。更不多言，铁掌一翻一劈，掌风再度呼啸卷去。”

祈北海虽是硬碰不过对方，但他心眼不够活动，仍然用老法子发出拳力碰击。

“呼”地大响一声，砂石纷飞中又退了一步。

辛龙孙疾跃出去，落在祈北海身边，一手拉住他的衣袖，低声道：“我看你真气业已被他震得浮动，若然你再扑上去，更是吃亏。不如装着被我硬拉口去，面子上便可过得过去……”

这辛龙孙见祈北海已经落败，所以立即出去把祈北海拉住。

祈北海一听辛龙孙的话有理，便跟他回去。

混元手欧充拼了三招，却也不免耗损真气，连忙运功调息，不再理会祈北海。

罗门居士道：“吕飞，你如果不肯动手，那就说点道理出来听听，总比不明不白地死在欧兄掌下强些，你说是也不是？”

白发老人仍然没有回答，他已忍受了不少耻辱，似乎已不再把荣辱放在心上，但也像是真的不是长胜将军吕飞。

沉寂了半晌，混元手欧充已经完全恢复，手掌一举，厉声道：“吕飞，你果真甘心做一个蒙耻受辱而死的老匹夫么？”

白发老人举目望望他，全场之人无不紧张异常，等候事态发展。

白发老人微唱一声，白皑皑的头又垂了下去。

混元手欧充怒哼一声，手掌再举高了一点，正要劈下。

突然有人大叫一声：“欧老手下留情……”叫声中一条人影飞纵出来，落在他们身侧。

混元手欧充举目一瞥，哼了一声，道：“原来是巧手书生雍叔谋，你可是要接夫老三招？”

巧手书生雍叔谋退了两步，道：“小可接不住，欧老万勿发掌！”

他话声一顿，接着走到白发老人面前，突然双膝跪下。

全场群家包括混元手欧充在内，都露出惊讶疑惑之色。

巧手书生雍叔谋长叹一声，道：“师伯在上，不孝师侄雍叔谋向你老请罪来了！”

白发老人望住地上之人，缓缓道：“你是谁？你干什么？”

雍叔谋沉声道：“师伯住处，乃是师侄大意泄漏……”

第十七章 长胜将军雄风依旧在

白发老人突然身躯一挺，登时变得十分高大，衬托起他那双精光炯炯的虎目，当真神态威猛异常。

他飞起一脚，把雍叔谋踢出七八心尺远，怒声道：“混账，你记名师父呢？”

雍叔谋仍然跪在地上，道：“师侄罪该万死，但不知你老人家找师父有什么事？”

白发老人哼了一声，道：“我要打他两个嘴巴，谁叫他收得好一个没用的弟子……”

雍叔谋虽然挨骂，却没有一点反抗之容，仍然恭敬地道：“你老骂得是，如果你老要责备的话，这刻吩咐下来就是！”

白发老人威猛的神态震慑得全场豪寂然无声，只听他道：“我懒得理你这等没有的东西！”

巧手书生雍叔谋道：“师伯骂得是……”他叹一口气，道：“启禀你老，师父业已仙逝啦！”

那位长胜将军吕飞双目一睁，光射数尺，满头白发也根根竖起，仿佛雄狮振鬃，那种威猛悲壮的神态，教人看了永难忘记。

片刻间，这位老人渐渐平复，仰天悲啸一声，震得众耳鼓嗡嗡作响。

巧手书生雍叔谋接着道：“师侄不敢打扰师伯清修，是以一直没有禀告此耗！”

长胜将军吕飞沉重地叹息一声，忽然尽数收敛了早先的威猛神情，道：“罢了，你起来吧！”

雍叔谋道：“师侄尚有话叩禀，那就是你老昔年何等英雄豪勇，天下之人俱都不放在眼内，目下却受人侮辱，师侄痛如身受，真恨不得代你老出手一战！”

吕飞摇摇头，道：“你哪里知道这许多，我此生已不再和人动手，任凭他们怎样侮辱，我也忍受得住！”

混元手欧充大喝道：“吕飞，你再推三阻四，可别怪我骂你……”

长胜将军吕飞垂首不语，巧手书生雍叔谋突然大笑出声，起身掩面飞奔而去。

这一幕只看得群豪个个心中泛起说不出的味道。瑛姑尖声道：“真没有意思，早知这样，我们不该找他，还可替武林留下一个崇敬的人物幻影！”

长胜将军吕飞沉重地摇摇头，没有答话。

罗门居士突然朗声道：“吕飞你留在世上，徒然变成武林的耻辱，于己无益，于人有损，还不如死掉，欧兄，你的铁掌还举得起么？”

混元手欧充踏前两步，大声道：“怎么举不起，老夫一生杀人无数，从不手软！”

他的手掌果真疾然举起，运足功力，猛然向五尺外的长胜将军吕飞胸前劈去。

一股掌力呼啸而生，全场群豪眼看那威震一代的长胜将军吕飞命丧当场，人人都紧张起来。

蓦地一道人影飞落长胜将军吕飞身前，随手一掌推去。

“膨”的一响，地上砂飞石走，那人身子晃也不晃，混元手欧充却退了半步。

四周群豪见来人身手这等高强，都不禁讶骇交集，凝目望去。只见那人头戴毡帽，压到眉际，急切间看不出真面目。

瑛姑尖叫道：“欧老，他就是无名氏！”她这一叫，灵隐山人，鄂都秀士莫庸等人顿时都暗中明白瑛姑与那混元手欧充竟有扯搭爪葛。

混元手欧充哦了一声，无名氏举手揭开帽子，淡淡道：“我来做个和事佬如何？”

罗门居士冷冷一笑，道：“无名氏，久闻你武学奇奥，似是帝疆绝艺，这话确也不确？”他说话之际，举手遥指，一缕冷风直袭对方面门。

罗门居士这一指指力非同小可，不但奇快奇重，而且出手之际，不易看出痕迹。

无名氏向凌玉姬所学的十二散手之中，有一招“金指度厄”，手法奥妙异常。是以他在对方举指遥点之时，一眼便自看破。

他全凭自己练过的一招指法，想出应付之方。这时举手扬掌兜住那一丝寒风，顺势也化为遥遥举指点去之势，口中应道：“确与不确，在下也元从答复……”

他话声中指上发出潜力，已袭到罗门居士的面门。

罗门居士感到对方这一指的威力，直有穿山透石之功，心中暗暗凛骇，不敢大意，疾忙侧跃开去。

要知无名氏一身功力，已经是深不可测，何况他这一指遥点之力，其中有一半乃是罗门居士早先所发，被他以修罗七诀中的第一大诀“借势”反击回去，是以内力更强。

这时只看得场中一众高手无不骇然色变。楚南宫朗声道：“无名兄台的武功当真高深莫测，数日不见，便又飞跃精进。”

瑛姑冷笑一声，道：“楚老师何须长他人志气，且看罗门居士大显身手，就可以明白武功之道，不是可以侥幸得来。”

混元手欧充大喝道：“无名氏，看你的举动，竟是要把这场过节包揽在你身上了……”

无名氏尚未口答，蓝岳陡然跃了出去，落在他们身侧，面含冷笑，道：“居士及欧老师两位把这厮让给区区如何，我与他以前曾经约定，碰面之际将作一次胜负之战！”

罗门居士求之不得，道：“蓝兄请便！”

欧充见罗门居士这么说了，便也不坚持，道：“欧某拭目看蓝兄一显身手便是！”

蓝岳道谢一声，缓步走到无名氏面前。这两人站在一起，都生似是玉树临风，丰神俊朗。

无名氏淡淡一笑，一派不在乎的神情，但却绝不是心存骄傲，倒像是修养功夫到家的大勇之士，见危不惧，心如止水，毫无一点波澜。

长胜将军吕飞在一旁本来有如枯木般直立不动，这刻忽然目露异光，在无名氏面上转了几下，迅即又敛没不见。

蓝岳道：“无名氏，我们今日在天下群豪之前，动手相搏，必须打出个胜身才能罢手，生死各安天命，你敢不敢？”

无名氏道：“我本来不是准备与你动手，也谈不上敢与不敢！”

蓝岳咄咄逼人地踏前一步，道：“你一定得亲口答应愿与我决一死战，那样你如果死在我手底！日后别人也不能怪我！”

无名氏知道他意指凌玉姬，陡然心中起了一阵波澜，颌首道：“好，我们今日决一死战……”

旁观的瑛姑及夏雪都明白这两个美男子其实是为了凌玉姬决一死战，因此都泛起一种说不出的，难受的滋味。

蓝岳面容一肃，运功聚力。无名氏则仍然闲散地站在原地。

罗门居士，混元手欧充拉了长胜将军吕飞退开寻丈，以免阻碍两人动手。

蓝岳手掌起处，迎面拍去，只见他的手掌变成刺目的青紫之色，掌风呼呼，声势惊人。

他不但掌上奇功内力十分骇人，同时出手的招数也奇奥异常，武林罕见。

灵隐山人楚南宫等这一干高手都深知蓝岳的武功，是以并不惊讶。罗门居上及混元手欧充两人却不禁讶然摇头，大有想不到蓝岳这等高明之意。那个面长如马，目光阴险的颜峰却微微冷笑，无人能知他忽然冷笑，乃是何故。

无名氏一招“青龙探爪”，手掌直劈出去，竟是硬封的招式。但招数稀松平常，显然无法抓挡得住对方的奇招。

果然不出一众高手所料，蓝岳沉腕变化，掌势忽拍忽拿，奇奥凌厉，眨眼之间，已把无名氏迫退四五步之多。

蓝岳抢制了先机，双掌翻飞，毫不放松，只见他一轮快攻，四方八面都有他的影子，把无名氏困在当中，占尽上风。即使是武功稍逊的人，也看得出无名氏决难抵御十招，便将落败。

罗门居士举步走到颜峰身边，道：“颜世兄，那位蓝岳兄的手法可是帝疆绝艺？”

他虽是位列封爵金榜中侯爵的高位，但如果论到见识眼力，却及不上武林第一世家直隶颜氏的人。尤其帝疆绝艺武林之中相传只有颜家识得。

颜峰沉声道：“不错，但节外之枝，不须十分重视！”

夏雪冷哼一声，道：“他是节外之枝，然则你却是得过嫡传心法？”

颜峰道：“姑娘何须不悦，在下是就事论事，不过在下所见所闻有限得很，也许说错了也说不定！”

这时蓝岳攻势越见凌厉，当真是气壮山河，掌劈指扫，把无名氏打得只有狼狈招架之力。

夏雪娇躯一动，似要走出，两侧的祈北海。辛龙孙同时伸手拦阻，辛龙个具有他这种威风神勇之态，是令人心中折服！”

夏雪道：“是啊，我也有此同感！”她歇了一下，接着道：“我猜想他年

轻之时，一定有许多女孩子倾心于他这种豪雄威猛的气度之下……”

这时罗门居士和混元手欧充都分别答了活。他们虽是当世高手，又是一心一意要找回昔年过节的人，但事到临头，眼看长胜将军吕飞忽然恢复当年气度，却也禁不住在心中泛起寒凛之感。

长胜将军吕飞并不再迫夏雪。玻姑她们回答，他一生好勇狠斗，以生死相搏为最大乐事，但从不与妇女小孩动手，目下他仍像过去一样，宁愿忍下适才两女的侮辱，也不大想与她们动手。

他转眼望住无名氏，凛然道：“你想受了没有？”

无名氏见他意思坚决，万般无奈，道：“既然吕老前辈执意如此，晚辈拼着日后一身麻烦，也不得不公开奉告了！”

他寻思一下，然后道：“这一招乃是羊森前辈把陆凡前辈所得到的达摩秘复刻在石墩上，晚辈从而学会！”

长胜将军吕飞摇头道：“此言不确！”

无名氏心知他不相信之故，因此无可奈何从囊中取出一本薄如蝉翼的小册子，道：“这就是秘复原本……”

要知那长胜将军吕飞不信之故，乃因他深知羊森刻在石墩上的达摩嫡传心法，其中失甚多，无人能够将这些奇奥无比的武功心法连贯起来。凡是见到石墩上种种图解的人，一旦研思，定必沉迷其中，最后绝难逃出呕吐心血而死之厄。

不特一般的武林人如此，便是那位道德深重的神尼伽因大师也不敢探究这本达摩秘复上的秘字心法。

前文曾经说过，痴人旧友之中，以陆凡最是精通天下各家武功，他的名号就是“武痴”，只要他晓得世上有某种绝艺，必定千方百计求到手中。神尼伽因大师也被他缠不过，终于把这册达摩秘复给了他。

陆凡嗜雕刻武成癖，自然无法逃出呕吐心血之危，临死之际，便托酷嗜的羊森把这一册达摩秘发中的武功图形通通刻在天龙寺内的石墩上。

羊森本人也是武林高手，他虽是心存戒惧，不敢钻研那些武功。可是受托把这些秘学都刻在石墩上时，却也入了迷，不久就呕血而死。

长胜将军吕飞知道这宗往事，是以认定如果有人一旦研思石墩上的武功时，定必入迷，无法自拔，死而后已。

但目下无名氏一亮出那本达摩秘赏，他可就不能不信。登时虎目精光暴射；洪声道：“你从谁的手中得到此物？”

无名氏道：“是欧阳铭前辈托我……”

刚刚说到这里，四面传来劲疾风声，敢情这刻有四条人影迅如闪电般向无名氏扑去。

这四人个个伸手张指，全力向无名氏掌上的小册子攫去。

无名氏何等灵敏，只见他缩手哈腰，身形一转，竟钻出了那四人形成的圈子之外。

那四人乃是罗门居士、混元手欧充，颜峰、瑛姑。个个武功高强，身手奇快，并且因心意一样，同时出手，以致无意中形成合围的圈子，哪知无名氏居然容容易易就钻了出去。

这四人毫不停滞，像狂风中的轻烟一般，眨眼散开，复向无名氏跟踪急扑。

无名氏这回已无法躲开，急急把那本小册子放入囊中，使出一招传自

凌玉姬的十二散手中“千军辟易”之式，双掌齐飞。

那四人一齐出手，猛攻无名氏，威势有如天崩地塌，两丈外的长胜将军吕飞怒吼一声，如霹雳轰劈，山摇地动。但他这一喝对于罗门居士等四位高手毫无影响，这四人皆是当世间第一流高手，早就判断出长胜将军吕飞无法及时帮得无名氏化解这一招。是以人人用出全力，打算一举击毙了无名氏，别的事慢慢再说。

这一来长胜将军吕飞的怒吼声空自震得四下群豪耳中生疼，掩耳不迭，却无补于大局。

无名氏这一招“千军辟易”，内中用出修罗七诀中的“拦劈”和“圈打”两大诀，以这等奇奥威猛的招数，加上修罗七诀中的两大秘诀，更是如虎添翼，威势难当。

罗门居士等四人攻出的招数快要发挥威力之时，突然感到对方掌势诡奇凶猛，不但攻不进去，甚且有被敌人反击丧命之虞，是以都收招急撤。只有瑛姑因识得这一招“千军辟易”，仍然进攻，仅仅变化手法，左手擒拿敌腕，右手寻隙拍人。

无名氏自家也料不到这一招“千军辟易”如此神奇奥妙。眼见只剩下一个瑛姑，不由得冷冷一笑，掌势丝毫不变，挥劈出去。

瑛姑左手五指迅已拿住对方手腕，可是五指一扣，才知扣歪了一点，并未拿住脉穴，因而无法令对方酸麻无力而停住掌势。

也这一惊非同小可，要知她也得过凌玉姬传授十二散手，熟借这一招“千军辟易”的手法及尺寸部位，本来她左手的擒拿招式应该正确地拿扣住对方腕上脉穴。然而这个无名氏却有神鬼莫测之能，偏偏让她拿扣住，却歪了那么一点点。

说时迟，那时快，无名氏冷笑之声未歇，掌势才发便收。只见玻姑腾腾连退七八步远，最后一交倒坐在地上，连连喘气。

颜峰大声道：“这厮当真得到帝疆绝学，但区区不懂的是瑛姑娘分明也懂得这一招手法。为何擒拿之际，竟会错了一点尺寸”

四周没有一个回答他的话，敢情连罗门居士他们那么武功高强之人，也不知道无名氏的手法乃是帝疆绝学，旁的人自然更无从识得。

瑛姑面色甚是苍白，苦行禅师和楚南宫跃到她面前，楚南宫看了一下，便转头望住无名氏道：“你怎可对她下这等毒手？”声音中甚是不悦。

无名氏淡淡道：“她死不了……”

颜峰道：“无名兄，你刚才手中的册子，可是……”他忽然停口不说，似是不想让别知道。

无名氏道：“我不知你想问的是什么，但我却可以奉告各位，那本小册子乃是达摩秘复。我受托将这本秘籍设法送还神尼伽因大师！”

罗门居士，混元手欧充，颜峰，灵隐居士等一千高手无不眼射奇光。连有大侠之称的十二金钱叶谋也禁不住动容。

无名氏又道：“如果我想害死你们之中任何一位，只须把这本秘发送给给他，不出一日工夫，这位得书之人，便将呕血而死！”

长胜将军吕飞咳了一声，似是想开口阻止他说穿内中奥秘，但也觉得此举过于阴毒，便又忍住。

无名氏接着解释道：“这本秘友之内所载招数不连贯，怯失甚多，谁也无法参透，但又无法停止研思，是以终必呕出血而死……”

他举手指住祈北海，道：“他就曾经尝过苦头，险些死掉，诸位不妨问问他……”

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在祈北海面上，只见这个粗豪少年臊得满面通红，因此他虽不言语，群豪俱都看出乃是实情。

这时，瑛姑已服下苦行禅师的独门灵药，运功调息，面色渐渐恢复正常。

她睁开眼睛，向苦行禅师低低道：“请禅师转告各位，只等罗门居士及混元手欧充两人，与长胜将军吕飞动起手，大家便一齐向无名氏袭击，务必要趁此机会把他擒走……”

苦行禅师点点头，径自走开。瑛姑迅快起身，走到蓝岳，祈北海，辛龙孙等人身边，道：“目下无名氏身上除了颜家失宝之外，还有那本达摩秘发，我已请那几位封爵高手伺机而动，你们三位如果肯合作的话，相信我们的实力足可把他生擒活捉……”

蓝岳面上神情变来变去，似是打不定主意。瑛姑赶紧道：“蓝公子可是觉得不好意思参加，以免自贬身份？但现下时机不同，如果不能捉住无名氏，让他和长胜将军吕飞联成一气，以后谁也别想得手！”

祈北海道：“颜家失宝还有点用处，至于那本达摩秘发，最好别抢到手中。”

瑛姑冷笑一声，道：“诸位不要听那无名氏的鬼话，既然那达摩秘发不能学，他又怎会得？由此可知天龙寺内石墩上刻着的图解与他囊中的秘发，大有分别。”

辛龙孙道：“这话有理，那厮刚才的一招果真奇奥无比，威力绝大。哪一个得到这本秘复的话，不消多久，就可变成天下第一高手。”

蓝岳心中大动，毅然点头道：“好，我参加瑛姑你这一边！”

祈辛二人也答应了。于是这面擒捉无名氏的罗网已经织好，瑛姑面含阴沉冷笑，继续走来走去，安排细节。

那边厢吕飞已挺身而出，大踏步走到无名氏面前，朗笑道：“我那欧阳老友平生不大看得起人；老弟既然受他重托，可知老弟必是志行高洁，才华绝世的人，只不知欧阳老友往哪里去了？”

无名氏谦然道：“吕老过奖之言，愧不敢当。欧阳老丈得他的小火龙之后，业已放怀骋驰，此刻侠踪不知在天涯何处？”

蓝岳在那边厉声接口道：“恶石谷巫老前辈正要找你的火龙驹一段过节……”

长胜将军吕飞哦了一声，道：“原来小火龙也是你替欧阳铭夺回的？”说时，在他威光迫人的双目之中，流露出钦佩敬重的神色。

无名氏道：“任何人见到欧阳老丈和火龙驹久别重逢的光景，也都会为之感动。欧阳老丈格于昔年诺言，无法可施。是故区区替他老人家担当起来，其实算不了一回事！”

长胜将军吕飞转目一瞥，只见罗门居士及混元手欧充两人都在默默运功，准备出手。

他微微一晒，转面向无名氏道：“你可知道那恶石谷巫婆子乃是出名的孤僻怪诞，武功极高，早就名列当今武林中三个最不好惹的人之事么？”

无名氏道：“区区管不了这许多，请问还有两位是什么人？”

长胜将军吕飞精神一振，洪声道：“昔年武林之中，公推三最不好惹，

一个是美艳夫人，一个是恶石谷巫婆子，还有一个就是老夫！”

他转眼望住罗门居士他们，接着道：“老夫隐迹遁世已久，今日被你们迫得重作冯妇，说不得只好请罗门居士及欧充你们尝一尝老夫手段了！”

他的话声雄壮响亮，有如铁板铜拨，大声锤螳。益当显得威风八面，凛凛迫人。四周群豪眼见这位武林勇将恢复昔年雄风，许多人忍不住都激动地喝彩鼓掌。

罗门居士及混元手欧充都准备好，罗门居士道：“欧兄定然听到吕飞的话，你且替兄弟押阵如何？”

混元手欧充道：“我们不必争先恐后，最好抓阄之法解决！”

罗门居士点头同意，瑛姑挺身而出，替他们安排，结果是混元手欧充先上，罗门居士押后。

当下众人一齐退开，只剩下长胜将军吕飞及混元手欧充在场中。

瑛姑趁机低声对罗门居士道：“我看那吕老头子威勇不减昔年，如果居士先上，正不知鹿死谁手！”

罗门居士怔一下，道：“原来你有意让我打后一阵……”

瑛姑诡笑一下，道：“居士等会儿设法多延时刻，我们如果得到颜家失宝及达摩秘发，论功时以居士为首，如何？”

罗门居士沉吟不语，他本是武林中名声早著的高人，岂肯施展诡谋，与瑛姑等人同流合污。可是那颜家失宝及达摩秘复都是百世罕逢的宝物，尤其是武林之人，更是难以抵受诱惑。

瑛姑低低道：“我们一言为定。”说罢便走开一边。

这时，会场之人都注视着长胜将军吕飞和混元手欧充两人。

无名氏也直凝神观战，后面人墙中一个人缓缓挤出来，向无名氏那边举步走去。

瑛姑倏然急急跃去，落在那人身边，冷冷道：“站住！”那人怔一怔，果然不动。

道：“你虽然化装了，但我一眼就认得出你是丁岚，我告诉你，除非你打算和我们众人决一死战，不然的话，请你别管闲事！”

神指丁岚一直站在人墙后面，冷眼旁观，看出了瑛姑阴谋，正想去警告无名氏，却不料刚一举步，就被瑛姑阻住。他孤身一人自然无法与灵隐山人等一干高手对抗，只好悄然退回人墙之后。

那边长胜将军吕飞和混元手欧充已经开始动手，欧充首先进攻，威势惊人。

这混元手欧充的独家掌力非同小可，一出手气转风啸，令人惊心动魄。

长胜将军吕飞使出巧妙手法破解，一连拆了三掌。那欧充第四掌劈出时，吕飞大喝一声，举掌疾拍，迎击对方掌力。但听“膨”的一响，长胜将军吕飞身形稳如渊岳，那欧充上半身却晃了一晃。

罗门居士看得双眉一皱，暗自忖道：“这老儿的武功越发精进了，掌力之猛，犹胜于昔年……”

混元手欧充似乎也想不到对方这等厉害，面色更见凝重。深深吸了一口真气，提聚十成功力，连贯双掌之上，只见他微微停顿了一下，便翻起双掌，先后劈出。一掌收回，另一掌又跟住劈去，眨眼之间，已连续劈了七八掌之多。

他的混元掌力在武林中自成一家，此刻尽力施为，果真大是不凡。这

种掌力比起楚南宫的连环铁拳略有不同。楚南宫的连环铁拳是接连击出拳头之后，拳力汇成一道洪流狂飏。欧充的拳力则依然单独击到敌人身上，可是一掌比J掌沉劲雄猛。生似是因为掌势使顺了之后，每一掌都暗暗加上几成冲力。

在对方来说，欧充这种掌力生似是两个巨锤连环砸到，如果硬碰的话，极是消耗真力以致后来内劲减弱，无法抵御。

长胜将军吕飞洪声大笑，也自使出硬打硬架的招数，只见他左掌右掌，连环疾劈。

每逢掌势一发，总是无声无息地化解了对方的混元掌力。右手拳头击出之际，则发出震耳的响声，硬是把对方雄浑无伦的掌力击败。

十招不到，周围二丈以内已激起无数风柱。这些风柱互相排荡倾轧，卷起满天砂石，向四下激射。

观战之人莫不纷纷出手拍扫射到身上的砂石，人人都被这一场凶猛绝世的搏斗场面所震慑，无暇去想别的事。

瑛姑念念不忘擒捉无名氏之事，但她发出数次暗号，那些高手们没有一个理会，人人瞪大双眼，凝神瞧看场中的猛烈搏斗。

她气得杏眼圆睁，眉笼杀机，缓缓移步上前，神不知鬼不觉地移到无名氏身边。

无名氏卓立烈风中，依袂飘举，益发显得丰神俊逸。

瑛姑看了竟也呆了一呆，禁不住轻轻叹一口气。要知她虽然心胸狭窄，阴毒过人。

但到底仍是一个少女，大凡是怀春期中的少女，多多少少总有一点绮思，不似涉世已深的女人，全无幻想。

她叹口气之后，目光一转，只见混元手欧充这时已连劈了二十掌以上，掌力虽然一样凶猛凌厉，可是锐气已衰。

他这连环迅击二十余掌，真有山摇地动之势。无奈那长胜将军吕飞功力似乎比他更为深厚，阴柔时手法招式诡奇莫测。阳刚时拳力之重，比欧充的掌力更见威猛。是以虽然此刻未曾把欧充击败，但欧充脚下总共已退了两尺之多。

这一战的确紧扣住全场群豪心弦，除了拳掌呼啸风声之外，不闻人声。

瑛姑一想此时再不下手，更待何时，暗暗提功聚力，骄指向无名氏肋下疾然点去。

她的纤纤指尖刚刚沾到无名氏肋下皮肉之上，陡然感到无名氏肌肉一震，把她的手指震得滑开几分。

说得迟，那时快，无名氏手肘一夹，便把她的手腕夹紧，一阵热流传到她腕上，顿时血脉塞塞，半边身子软酸无力。

瑛姑的指力原本极为锋锐劲厉，可是点不中他的穴道，终归元用。

无名氏缓缓地转头望住她，眼中射出使人惊心动魄的光芒。

瑛姑何等老练，一看他的眼色，便知今日难逃公道，却又无法挣扎，只好轻叹一声，闭上双眼。

无名氏满腔憎恶之念，忽然化作烟消云散。原来他早在瑛姑在身后叹气之时，就发觉她的踪迹，当时诈作不知，却暗暗运聚真气，护住要穴。瑛姑才一动手，他已先一步封蔽住肋下穴道，并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运足内劲，夹住她的手腕。

他回头望她之时，心中便泛起下意识中对女性的憎恶，加上她暗算自己的恨意，故此目射寒光，甚为可怖。

现在瑛姑闭眼待死，他忽然发觉一闭上眼睛。掩役了诡毒可恨的眼光之后，顿时变得十分妩媚，甚且与凌玉姬有几分相似。于是，胸中的憎恨元端消散，却涌起一阵说不出的情绪。

他也没有细想其中缘故，只把手肘内力一收，举步走开几步。

瑛姑收回右手，抚抚手腕，酸痛之感犹存。但她一点也没有注意到手腕上的感觉，却恫然地望住无名氏挺逸的侧面。

长胜将军吕飞蓦地发出雷鸣般的叱咤声，只见他一头白发，皆尽竖起。同时之间，踏步迫上去出手猛攻。

混元手欧充只好放弃了以混元掌力连环击敌之法，也自施展出一身功夫，与敌人周旋。

只见两条人影兔起鹘落，动作神速如电，双方出手时掌指所拍扫之处，均是敌人身上必死的大穴。

这一番剧烈迅快的搏斗，只看得群豪更加凝神屏声，瞪目而视。

他们一形成近身搏击的局势之后，立时可以看出吕飞的武功路数精奇威猛，远高于混元手欧充。

二十招未到，长胜将军吕飞展开猛攻，不再封拆敌人招数。一望而知此刻已激起他昔年好勇狠斗的天性。

混元手欧充一则实在功力未及对方，二则被对方这种威猛狠勇的气势所慑，脚下连连退却，眨眼间已绕了两个圈子。长胜将军吕飞威风凛凛，连续攻了三招，忽地放声大笑，跃开数步。

却见那混元手欧充面色煞白，左手按住右肩。。

长胜将军吕飞朗声道：“你中了老夫拳风，虽无大碍，却也得即速将养数日……”

他虎目一转，眼神如电移到罗门居士面上，接着道：“居士到这边来动手吧！”

罗门居士求之不得，大步走过去，道：“你力战一场，纵然勇武过人，也该休息一阵才是！”

他口中这么说，极实心里可不这么想。

吕飞豪笑数声，道：“老夫虽是年迈苍苍，但筋力未衰，你放心动手好了！”

全场群豪至此不深深钦服这位勇将的豪壮气概。

罗门居士深深吸一口气，提聚真气，踏步一掌拍去，出手之际，口中朗声喝道：“既是如此，看招！”

他的掌力与混元手欧充大不相同，其是柔和自然，舒卷吞吐之间，功力浑厚异常。

长胜将军吕飞酣战之后，意犹未尽，双肩一晃，疾欺前去，施展出快攻猛打手法。

但见他身法迅快，左掌右拳卷起一片呼啸风声，直有别开天地，横绝古今之慨。

罗门居士沉着应战，施展出一路细腻掌法，指扫掌劈之间，大半是防守之势，他这一路掌法火候精纯，绒缕极密，浑然不露痕迹。

这两人打起来又是另一番光景，只看得四周群豪个个神摇目眩，如在

山阴道上，眼花缭乱。

无名氏平生第一次见到这种高手激烈相搏，这刻一时难以分出这两人的高下。他不知不觉间，竟把罗门居士视如敌人，凡是他出手之际，都暗自设想如何破解反击。

十余招之后，无名氏越发入神。而这时那长胜将军吕飞及罗门居士两人正是奇招迭出，内力山涌。强劲的风力刮得四周的人衣服猎猎有声。

瑛姑一直注意着无名氏的神情，她的目力何等厉害，已看出无名氏业已沉迷在那两人的招数间，便又发出暗号。

这一回仍然没有人理会，她弯腰抓起一把砂石，暗运内劲，迅速地向蓝岳。祈北海，辛龙孙，楚南宫、苦行禅师，铁胆赵七，灵隐山人、秀士莫庸等人身上击去。这一千高手被沙子击中，惊醒，才注意到瑛姑的暗号，纷纷向无名氏走去。

蓝岳首先出手，运掌向无名氏后背心拍去。

无名氏一点也不曾发觉，被蓝岳的掌力击个正着，不由得身形一晃。

蓝岳大惊失色，接续连环迅击。要知他刚才的一掌虽然不曾存心杀死无名氏，可是照理无名氏中了这一掌，也该跌倒地上，负伤不起才对。

其余的人也纷纷出手，登时七八股潜力密集击到无名氏身上。

无名氏双掌齐飞，护住全身，接着脚踏奇门方位，飘忽进退。

那八位高手个个施展出一身绝学，追踪猛攻，身法之快，手法之奇，都是武林罕得一见。

无名氏冲突数次，都逸脱不出敌人围攻的圈子。没奈何只好放弃了冲出的打算，使出一身绝艺，应付四下强敌。

那边的长胜将军吕飞及罗门居士层战正酣，都不知道这边的事。他们的掌力原本就卷得四下群豪衣袂飘举，此时加上无名氏这边九个高手的拳风掌力，旷场上一片砂飞石走，迫得观战群豪都纷纷移动脚步，直向后退。

这时颜峰，瑛姑和夏雪三人都移转目光，望住无名氏这边的恶斗。

瑛姑及夏雪都流露出焦急关切的神色，可是两人心情大不相同。瑛姑是希望那八位高手早早把无名氏收拾下，擒捉住之后远走高飞，以免被长胜将军吕飞击败了罗门居士时，过来干涉。

夏雪却为无名氏担心，一方面也怕无名氏把蓝岳击毙。

她明知无名氏武功高强，这八个围攻他的高手如果单打独斗的话，没有一个是他的对手。可是目下形势都是以众凌寡，无名氏武功再强，绝对无法抵御得住这八位高手的围攻。

颜峰凝目看了一阵，随即移转目光，察看夏雪的神情。

片刻之后，瑛姑顿足道：“这一干人都是废物，连一个无名氏也收拾不了！”

其实无名氏已经被那八人打得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只不过心急，所以才觉得那八位高手不中用。

夏雪却忧心如焚，生怕无名氏死在众人手下。

颜峰突然微微一笑，道：“无名氏的手法奇奥，功力深厚，大概还可支撑好一会儿工夫，但如果我上去出手，三招之内，就可以擒下此人！”

他的话乃是说给夏雪听的，原来他会错了意，以为夏雪忧急之故，乃是为了蓝岳。

所以他故意这么说，表示他比蓝岳强得多。

夏雪恨恨瞪他一眼，瑛姑却接口道：“既然如此，你就快点上去动手。颜峰又错以为夏雪恨他说风凉话，所以狠狠瞪他，当下更不迟疑，飞身上去。

他扑入圈子之内，一下子就迫近无名氏身边。但他却不立刻出手，一味跟随住无名氏移动。

那八个围攻无名氏的高手人人奋勇，个个争先，狂风暴雨般凶猛进击。

无名氏感到四周压力太强，难以一一应付。当下又使出十二散手中“千军辟易”之式。

颜峰直到这时才面露喜色，口中嘿地一喝，迅快出手攻去。

原来他家传武学，渊博无比，竟识得无名氏施展的十二散手，故此这一招“千军辟易”，无人能当，独独他反而喜动颜色，抢先出手。

只见他忽拍忽拿，脚下所踏方位，奇幻诡变，身形左旋右转之下，居然迫入对方掌影之内。

无名氏第一次被人如此攻将人来，不禁大为凛骇，测不透这个面长如马的人，武功究有多深。

这时已不暇多想，掌势一变，化为“玉钩斜”之式，也是十二散手中的招数。

这一招颜峰可就拆破不了，不过他业已制住机先，虽然掌指扫劈之时，无法立刻败敌，却仍然控制住局势，招招不离对方身上大穴。

蓝岳见猎心喜，大喝一声，从侧面疾地攻入。他的手法也是奇幻莫测，威力绝大。

无名氏感到难以应付，手法连变，接续施展出达摩三式图解，全力对付那颜峰。

蓝岳掌上发出风雷之声，连环迅攻。倏地勾开无名氏掌影，一掌急急拍入。

无名氏似是无暇顾及，竟被他一掌拍在肩头之上。

旁边助攻的一干高手之中，有四五个看得清楚，齐齐大喝一声“倒下”！

说得迟，那时快，无名氏肩头一侧一沉，蓝岳但觉这一掌简直没有击中敌人似的，那股重如山岳的内力反而呼的一声，向颜峰左肋击到。

颜峰面色一变，怒声喝道：“你干什么？”身形微旋，探手一拨一抓，扣住了蓝岳手腕。

蓝岳被他扣住手腕，心中唯恐无名氏乘机反击，疾忙向颜峰怀中撞人去。

两人一齐冲开数步，蓝岳好不容易才挣脱了对方五指，其时另外的七人早已接上，继续围攻无名氏。

颜峰那么深沉之人，此刻也禁不住心头火发，厉声道：“...蓝岳你想趁机杀死我，好独霸她的芳心是也不是？”

蓝岳愕一下，道：“谁的芳心？”

颜峰哼了一声，道：“你心里明白就是，何必要我说出来！”

蓝岳实在没有想到他说的是夏雪，却以为他指凌玉姬而言，忍不住冷笑连声，道：“爱上她的人多着呢，这等事只能各凭本领，暗算人有何用处？再说本公子要取你性命的话，岂用得着以这种手段.....”

颜峰眼中射出毒恨之光，道：“好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徒，你学的虽是帝疆绝艺，但只不过是蓝大先生一身绝学中最普通的几手招数而已！比起无

名氏得自帝疆四绝之一的凌波父的十二散手，还差得远哩！”

他这几句话乃是武林中人都想得知的秘密，因此无名氏与那七个围攻他的高手都不知不觉缓了下来，仔细聆听。

蓝岳剑眉一耸，冷笑道：“我既然这等不济事，且看你今日可有本事把我杀死……”

颜峰退了一步，面目又回复一向的深沉冷静，道：“取你性命并非难事，但你运气太好，出身于蓝大先生门下，此所以等闲也没人肯招惹于你。但你别以为是自己的本领，这都不过是蓝大先生的福荫而已！”

这几句话比臭骂还要令人难受，蓝岳一张俊面，变成了青紫色，气得浑身发抖。

无名氏朗声道：“颜峰你可知道凌波父的长相如何？”

颜峰转眼瞥见四周群豪，个个凝神瞪目，心中一阵得意，应声道：“我当然知道，凌波父身上永远穿着白色府绸长衫，身量高大，满头如银白发，面色却青紫难看，大概是戴了人皮面具……”

无名氏目射奇光，心中泛起三年前他在黄山一处石洞内回醒之时，所见的老人正是这般模样。他记得凌玉姬曾秘密向他说过她的父亲名叫凌波父，但连她自己也不晓得他是不是帝疆四绝之一。无名氏以前也曾想过此事，不过由凌玉姬口中所形容的凌波父在家时是个面貌俊美的人，出外时改名为皮水灵，面上有一颗比指头还大的朱砂，所以联想不到一块儿。刚才他听到凌波父三字，赶紧问颜峰一声，用意不过是想证实那凌波父是否就是凌玉姬的父亲，从而可知凌玉姬是不是帝疆四绝之女。

哪知目下不但证实了三年前救了自己一命，又援以内功心法的老人正是凌波父，更知道了此中的关系渊源。严格说起来，自己就等如是帝疆四绝之一凌波父的门下弟子，也是他的挂名女婿。

此事使他心情波荡甚剧，幸而上下围攻他的七个人都分心疏神去听那颜峰的话，是以尚无大碍。

颜峰其时已接着道：“蓝大先生蓝渊我也见过，他身量瘦长，面容清秀严肃，举止十分斯文。这两人的形貌有没有说错？”

无名氏和蓝岳都微微颌首，忽听瑛姑厉声道：“你们私人之间的怨仇等会儿再说，目下先同心合力，把无名氏擒住再说！”

蓝岳哼了一声，向颜峰道：“现在且便宜了你！”

颜峰应道：“便宜不便宜日后自知，眼下且看哪一个先击倒无名氏？”

他们再度加入围攻，俱都用尽一身绝学。但见这九个高手此进彼退，声势浩大猛烈，眨眼之间，把个无名氏打得招架不迭。

那边的长胜军吕飞和罗门居士仍然相持甚烈，罗门居士身列侯爵之位，武功的高强自不用说，可是比起长胜将军吕飞似乎还差一点。可是由于长胜将军吕飞力战混元手欧充之后，耗去真元不少，拳掌内力不及初时威猛沉雄，因此两人恰好打个平手。

四周群豪真不知看哪一边的好，忽而左望，忽而右顾。瑛姑握紧两拳，神色紧张。

夏雪则面色苍白，牢牢瞪住无名氏的情势。

那颜峰果然不愧是武林第一世家出来的人，不但功力深厚，手法之迅快奇奥，更是高人一等。

无名氏原本就难以力敌蓝岳，楚南宫等八位一代高手，这刻加上了一

个颜峰，宛如百上加斤，更加无法可施。

转眼问他已陷身重围，危机百出。

夏雪越看越不对路，急将起来，不顾一切，飞身向战圈中扑去。

那些围攻无名氏的高手，瞥见红影飞扑人来，起初都没有想到她会帮助无名氏，故此大家略略撤开了一点，让她插入。

夏雪冲到无名氏身边，突然发掌袭击鄂都秀士莫庸，接着攻向灵隐山人。

她这一出手，使得无名氏的危急局势顿时弛缓许多，蓝岳厉声道：“夏雪，你可是疯了？”

夏雪也大声道：“无名氏快走……”

无名氏精神一振，朗声笑道：“我不怕他们，你快退开才是正理……”

他口气之中，流露出深切关怀之意。夏雪心中一阵欢畅，使出独门奇诡手法，左劈右扫，又替无名氏接了两招。

她在不知不觉中已忘掉落败身亡的恐惧，一边出手，一边道：“那一天在天龙古寺我跟他们大伙儿走掉的事，你还恨不恨我？”

无名氏心中根本已忘怀此事，在这世界上，能够令他感到心波荡样，或悲或苦的女孩子只有凌玉姬一个人。因此他毫不迟疑地应道：“我一点也不恨你！”

夏雪更加欣喜，一双玉手施展出来的招数，又毒又快，四周围攻的高手反而吃他们两人迫得放大圈子。

夏雪接着道：“那么你快走吧，日后碰上这些人走单了，你便可向他们一雪今日之恨！”

无名氏环顾目下形势，虽然有法子脱身，但自己已撒手一走，夏雪却非死在当场不可。

这时蓝岳及颜峰两人都目射奇异寒光，杀机外露，尤其是颜峰更是妒恨。直到此刻，他才晓得真正的情敌竟是无名氏而非蓝岳。

无名氏道：“不行，我若是走了，你怎么办？”

只听夏雪连忙道：“我自有法子，你即管杀出重围……”

就这几句话工夫，那九名高手业已逐渐加强压力，圈子又开始收缩。

无名氏道：“你的话教我难以相信……”

夏雪眼看对方人多势众，威力一直增强，再缓片刻，他就算想走，也没有法子。不禁急得双眉紧锁，迅快地道：“你快走，他们若果真对我下煞手，蓝岳决不能袖手不管……”

无名氏一听真有道理，蓝岳与她乃是表亲关系，如若众人向她下手，蓝岳纵然对她气愤万分，却也不能不反过来袒护她。

却听瑛姑的阴冷话声道：“蓝公子可用全力对付无名氏，颜先生你在三招之内，可能取那贱丫头的性命？”

颜峰冷笑应道：“我如果真心要取她性命，两招之内担保她尸横就地，不然的话，我颜峰从今而后，永不踏人江湖一步……”

无名氏在诸人之中，最忌惮的就是这个颜峰，此时听他这么一说，不由得暗暗大凛，不敢不信。

他一误再误，良机已逝。只见那九位高手宛如狂风骤雨般四方八面凶猛进攻。使得无名氏及夏雪二人根本无暇说话，更别要冲出重围。

正在危急之际，猛听长胜将军吕飞长啸一声，响彻云霄。

长啸声中，这长胜将军吕飞拳掌更是威猛迅快，连环疾劈，一连五招，把罗门居士迫退七八步。接着“膨”地一响，一股拳力已击中罗门居士肩头，罗门居士脚下连退四步，终于跌坐地上。

长胜将军吕飞举目环顾，眸子中豪情飞扬，衬起满头竖起的白发，当真有气壮山河的威势。

四下群豪都齐齐喝彩，声如雷动。长胜将军吕飞目光一落在危急中的无名氏，夏雪二人身上，立刻大踏步冲过去，洪声喝道：“鼠辈们以多为胜，简直不识羞耻为何物，看打！”

他大喝之时，拳掌齐发，势猛力雄，加上声如霹雳，威势无伦。把迎面的灵隐山人。

辛龙孙二人骇得心胆皆寒，不战而退。

长胜将军吕飞已激起当年的豪情雄风以及以生死相搏为乐的勇狠天性，这时哪肯罢手，左掌猛劈，右拳力击，继续施展绝学。

晃眼之间，那九名高手合围之势已自冰消瓦解。

那九名高手没有一个是愚鲁之辈，一见长胜将军吕飞出手帮助无名氏，便晓得今日已无法杀死无名氏。个个不约而同撤出圈子，谁也不跟谁打个招呼，先后迅快地纵出群豪人墙之外，瞬息间走个干干净净。玻姑可比谁都走得快，最先隐没不见。

四周群豪见到长胜将军吕飞这等威风凛凛，武功高强，都鼓掌喝彩，潮涌过来。

那边罗门居上勉强起身，自有银鱼精舍弟子把他扶走。混元手欧充也有门人在场，此时也把负伤的师父抬走。

许多武林人都过来拜见长胜将军吕飞，扰攘了好久，吕飞才和无名氏。夏雪三人挤出人堆，走出这座镖局。神指丁岚跟了上来，四个人一块儿走到街上，这时天色已暮，他们转入一条僻静横街之内，无名氏停步道：“多蒙吕老前辈仗义出手，此恩此德，永铭于心。在下有事在身，这就拜辞……”

夏雪讶道：“你有什么事？”

无名氏道：“去找回凌玉姬……”

夏雪面色一变，一股寒气从心底冒起来。

无名氏没有注意到她的神色，探手入囊，取出那本达摩秘复，道：“这本武学宝典请吕老前辈查收，当日欧阳老前辈说过，或是交给吕老前辈，或是代为奉还给神尼伽因大师……”

长胜将军吕飞持髯一笑，道：“老夫这就动身寻觅一处隐僻之地，永远埋名隐遁，只怕不容易代友偿还心愿……”

无名氏怔一下，道：“如果老前辈没有工夫，那就待在下去办就是！”

长胜将军吕飞道：“错非是你，老夫还不肯让这本秘复落在他人手中呢！”

无名氏道：“老前辈的一位徒孙杜国镇兄，不久以前忽遭惨死，死因起于他查出财神钱干的玉猫……”他接着把停放杜国镇尸身的地方说了出来。

只见长胜将军吕飞面上掠过一阵惨然之色，登时好像苍老了许多。

无名氏又道：“那只玉猫目下已被我找到，并且送还失主，老前辈如果要追究的话，只须对付那凶手，无须查问玉猫下落……”

他恭敬地躬身抱拳，然后独自转身走开，夏雪和神指丁岚都不敢跟他

无名氏走了七八步，忽然回头道：“丁兄，我们一道走如何？”

神指丁岚受宠若惊地应一声“好”，赶快过去。

两人又走了几步，无名氏忽然道：“丁兄且等我一下……”他转身奔回长胜将军吕飞身边，夏雪喜出望外，满面泛起笑容。

可是无名氏却没有望她，一径向吕飞躬身道：“老前辈一身武功，天下无敌，为何一直含垢忍辱，难道你已改变了？”

长胜将军吕飞点点头，显得甚是苍老衰迈，缓缓道：“是的，老夫已改变了好勇狠斗的性情，不瞒你说，我一想起要和别人动手，心中就充满了恐惧……”

无名氏目瞪口呆，既惊讶又失望。

吕飞又缓缓道：“当我隐退的那一年，正是我声名最盛之时，平生大小数百战，从未败过。可是有一天……”

无名氏忍不住道：“有一天你碰到比你更高强的对手，把你老打败了，是也不是？”

他摇一摇头，道：“不，有一天我白昼人睡，忽然梦见我被人击败，从此在江湖之上，到处都碰到比我更强的对手向我寻仇……我一觉惊醒，全身都出了冷汗。无意中想到假如有一天我在天下英雄之前，败在一个敌人手下，那时我怎么办？自然非自杀不可！

这一想使我又出了一身冷汗……”

无名氏面上渐渐露出同情之色，道：“你老的话有理，越是身居高位的人，就越发害怕摔下来，所以名望隆著的人，行事往往不择手段……”

长胜将军吕飞叹一口气，道：“从那时开始，我便懂得了恐惧的滋味。但这个心事却没人可诉，这些年来，我越来越变得胆小，但这个不能告诉人的心事却越来越沉重……”

他长长吁口气，生似忽然轻松了许多。

无名氏了解地点点头，躬身一礼，转身大步追上神指丁岚。

他们先饱餐一顿，然后在暗僻之处打坐运功，到了半夜时分。神指丁岚被人推醒，睁眼一看，却是无名氏。

他已感到这个无名氏深沉莫测，只因自从与长胜将军吕飞及夏雪分手之后，至今都不跟他说一句话。

无名氏双眼在黑暗中身出两道寒光，凝望住神指丁岚。

神指丁岚怔了一下，忽然涌起一阵寒意，道：“你心中想杀死我，是也不是？”

无名氏冷冷道：“不错！”

丁岚道：“为什么呢？”

无名氏没有回答，生似在考虑是不是马上出手。这刻他站在丁岚身前，一坐一立，形势自是对无名氏大为有利。

丁岚感觉出额上有冷汗沁出来，但他仍然力持镇静，沉声道：“你如果改变心意，我就把幕后主持烦恼谷的人告诉你……”

他等了一下，见对方没有声响，便接着道：“那人就是颜峰……”

无名氏生似被他勾起好奇之心，淡淡道：“颜峰用意何在？”

神指丁岚道：“他的连环毒计，谁也无法想得到！首先，他要设法把颜家失宝千里眼栽赃在你头上！因为在烦恼峡被困诸人之中，有两个人隐约查出失宝在他手，他一来害怕颜二先生向他查问，二来也怕罗门居士的武功了得，所以非栽赃不可！那哪当时被认为已经恢复一切漠然的人，却寻到烦恼

峡去……”

无名氏冷冷一笑，道：“这一点是你告诉他无疑，只有你晓得我说过把玉猫送还失主之后，就可以恢复从前无挂无虑的生涯……”

丁岚无法否认，便接着说下去：“他算定那巧手书生雍叔谋知道长胜将军吕飞下落，在那种绝望的情形下，他一定肯说出来，这样，只等他们脱困之后，把你杀死，而罗门居士这个强敌再伤死在吕飞手下，他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无名氏道：“原来如此，这条连环毒计当真厉害之极。”

丁岚道：“我还未曾说完哪，颜峰他因爱上夏雪，以为夏雪钟情于蓝岳，所以打算当场假手他人，把蓝岳害死，情敌一除，他就有希望占有夏雪芳心！谁知夏姑娘真正钟情的却是你……”

无名氏愣了一下，道：“你不要胡说，我且问你，凌玉姬被谁动走的？”

神指丁岚一直都隐藏不住心中危惧之意，虽然像他这等一时高手，平生历经过无数次大风大浪，生死之事，要比普通人看得淡许多。然而真真正正面临死亡威胁时，却又是两人单独相对，没有旁的人在场，少去面子问题，到底免不了心惊胆战。

直到无名氏开口询问他关于凌玉姬下落之际，神指丁岚忽然感到一阵轻松，危惧之容也立时消失。

无名氏淡淡道：“你面上的神情变化得好大，难道说你认为我不会向你下手了么？”

他不但语声淡漠，面上更是没有一点表情，教人测不透他的心意。

神指丁岚迟疑一下，才道：“我自知有法子助你找到凌姑娘下落，因此我觉得暂时毋庸担心……”

无名氏不再多说闲话，简短他说道：“那就带我去见她……”

神指丁岚站起身，道：“找到凌姑娘之后，你得应承去把玉猫借来，我们一道去揭开那千古之谜！”

无名氏寻思一下，道：“好，走吧！”

神指丁岚道：“我先把了解的情形说一说，那就是当凌姑娘失踪时，恰好是你把玉猫强行带走，和我分手之际。其时我碰到颜峰，交谈之下，得知他已安排好陷阱，却苦于未曾找到机会，使那两个知道颜家失宝在他手中的人人伏就擒，除去后患。于是我们一道去查看凌姑娘这一边的情形，忽然发现她已经失踪，当时我暗中踏勘查看之下，已经发现一点线索，不过，我却没有告诉颜峰……”

无名氏道：“你想以后独自去把她救出来，那时她自然会对你万分感激啦！”

神指丁岚摇头道：“你猜错了，我当时不可能想到这一点，因为从留下的线索中，已可推测出有什么人物主持其事，试想这对头既敢得罪楚南宫他们六七个人，自然大有来历，我一个人决无法救得她脱身……”

无名氏大感兴趣，道：“那么是什么原因？”

神指丁岚道：“原因是颜峰一知道了凌姑娘失踪之后，马上就想出那条连环毒计，我一方面甚是佩服，另一方面又暗惊于他的心计。生怕如果把详情都说了出来，势必又被他利用，或许反而危及了凌姑娘一命，是以我就忍住不说……”

他到底没有说出是谁，却举步前行。无名氏怀着满肚疑惑，默默跟在

后面。

第十八章 道观护花巫婆施毒爪

两条人影在黑暗中向东北奔去，不久，已奔到离城墙不远的地方。

四下甚是幽僻清静，人家稀落。神指下岚似是早有成算，脚下毫不停滞。最后，忽然在数株高树下停步。

他举手遥遥指住前面，一座黑压压的房屋，低声道：“凌姑娘可能就在那屋内……”

无名氏忽然感到热血沸腾，便要奔去。神指丁岚连忙拉住他，道：“等一等……”

他接着从囊中取出两枚长如拇指的铁筒，递给无名氏，道：“这是我最近特制的碧烟红雨炮，只要如法掷在坚硬地上，就会爆炸弹上半空，日间是一团碧绿色的浓烟，久久不散。夜间看不见烟，却有一蓬数丈方圆的红色光雨，极是惹眼。你等会若是见到这信号，必须即速驰援于我。又若是你碰上扎手强敌，亦即施放，以便让我晓得，可以抽空下手救人……”

无名氏放入囊中，道：“那座屋子里是什么人？”

神指丁岚道：“我所确知的，就是有玉虚观的高手在内。”

无名氏询问似地望着他，丁岚接着道：“玉虚观在武林中声名甚著，目前的掌门是玄水真人。不过那位名列爵榜中的浮尘子比玄水真人声名更高不久以前在夫人府中死在凌姑娘手下的道人就是浮尘子……”

无名氏面色一变，道：“这样说来，她落在玉虚观的人手中，岂能活命？”

丁岚道：“我从各种线索上推测，这次玉虚观出来的人身份甚高，大约是观主玄水真人亲自出马。那玄水真人素来以持法谨严见称，谅他不会加害于凌姑娘，再说玉虚观观主也不能做主，此事应是另外一位武林高人主持无疑……”

无名氏见他几次都不肯说出那个幕后之人是谁，便不追问，低低道：“我从正面进去，你打后面潜入，如果你业已把她救了出来，能够通知我固然好，不能的话，你就连放两枚碧烟雨炮，作为讯号如何！”

丁岚沉吟一下，道：“好吧，不过这回成功以后，你却不可食言毁约。”

无名氏淡淡一笑，道：“我一定与你同去解开那千古谜就是。”

当下两人分头行事，无名氏奔近那座屋宇，这才发现是座道观，登时对丁岚的话信了八成。

那座道观之内寂静如死，全无半点灯光。无名氏悄然奔入第二进屋宇，左张右望，一时感到无从找起。他想了一想，突然举掌向一扇木门拍去，“轰”一声整扇木门倒下。

他这一着叫做“打草惊蛇”，反正无从下手，不如弄点声响，使观中之人闻声起来探视。

果然片刻之后，两条人影先后驰到。星月微辉之下，隐约可辨出这两人俱是玄门之士。

他们手中都握住长剑，一下子就发现那扇木门，其中一个仔细验看之后，低低道：“门上留有掌印，必是有人潜入，只不知他此举是什么意思？”

另外那名道人道：“且不去管他，你先赶到密室去巡视，我去禀告老观主……”

两人分头走开，隐匿在黑暗中的无名氏听得清清楚楚，心中大喜，暗想对方口中密室，一定是囚禁凌玉姬的地方无疑。

当下他看定那名道人去路，潜跟上去。走过一座院落，忽地讶然停步，忖道：“这厮既然要赶到密室去巡视，为何去势不速？再说他们都是普通的人，难道不会想到有人在暗中偷听？”

疑念一生，顿时觉得破绽百出，这名道人故意走得不快，分明是怕有人跟踪他时赶不上他。

无名氏冷冷一笑，转身向原路奔去，赶回早先击倒木门之处，已不见早先那名道人影踪。

他躲在黑暗中等了好一阵，忽然又有人走进来。

这人也是个道士装束，长得面阔唇厚，一望而知此人心慈肠直，并非工于心计之士。

无名氏查听四周没有别的异响，陡地跃出来，落在那名道士身前。

那道人似是万万想不到潜入本观的人，居然也敢露面，吃了一惊，凝目打量。

无名氏冷冷道：“玄水真人可在此地？你叫什么名字？”

那道人呐呐道：“贫道修心，敝派掌门并未离开玉虚观一步，施主高姓大名？深夜驾临，有何见教？”

无名氏本来对玉虚观的人一肚子不满，这番现身，正是要重惩这些道人，教他们晓得利害，哪知这修心道人不但相貌忠厚，出口之言更是斯文有礼，登时恶感全消。

不过他也说不出对这道人有什么好感，冷冷应道：“我就是无名氏，特来要人……”

那修心道人双目大睁，呐呐道：“你……你老就是无名氏？贫道久仰英名，想不到今晚得睹丰采……”他随即低声道：“无名施主最好快点离开，若然惊动了别人……”

前文说过，这修心道人感于凌玉姬指点武功，击败了修元道人，是以处处袒护于她。

他自然晓得凌玉姬这次被劫，就像是钓鱼之饵，目的就要把无名氏诱来，只要惊动了主持之人，凌玉姬立时便遭惨死。所以他急于把对方劝离此地。

无名氏哪知对方心意，噗然一笑道：“废话少说，我问你人呢？在那一间密室中？”

修心道人急得说不出话，双目左顾右盼。

无名氏迫近一步，道：“我早知道你绝不肯说，且看你玉虚观绝艺究竟有多么高明……”

修心道人急忙后退，无名氏更不迟疑，举步扬掌，迎面拍去。

修元道人连忙横闪两尺，使出擒拿手法，扣拿对方手腕，一面还想开口劝说，哪知无名氏一身武功，出神入化，掌势一变，也用出擒拿手法，反而向他腕臂疾抓。

修心道人一看对方手法，神奇绝伦。他浸淫于师门武学已有数十年之久，本门手法，自然精熟已极。然而此刻却感到自己所学的手法之中，没有一招可以破解敌人攻势。

危急之际，他忽然发出左掌迅击，右手五指化拿为扫，这一招变化微妙，五指扫处，已弹开对方掌势。同时左掌的一招，也把敌人迫得横跃数尺。

无名氏跃开之后冷哼一声，道：“这一招好像不是你师门手法？”

修心道人低声道：“不错，是凌姑娘指点的……”

无名氏突然心中一冷，暗自忖道：“她居然肯把家传秘学传授这道人，这种关系自然大不寻常，我去救她，也许会被她嫌我多事……”

此念一生，登时又记起那日在天龙古寺大门外，被她下令教楚南宫等一千高手围攻自己之事，早已情继义绝。

一阵痛苦淹没了他，却听到修心道人低声道：“无名施主你还是快走吧！”

无名氏郁郁不语，转身便走。但走了几步，忽然停住，回头道：“我可不是被你劝走的……”

他接着便举步奔出去，修心道人大大怔住，如坠五里雾中，一点也摸不着头脑。

无名氏纵出这座院落，忽见前面神堂中灯烛辉煌的人影闪动。

他只望了一眼，就腾身纵上左边的墙头，神堂中一条人影闪出来，沉声道：“尊驾既敢夜闯本观，何故匆匆就走？”

无名氏在墙头忖思一下，但觉心中一片落寞，连话也不想说。当然他没有半点害怕，只是不想再理凌玉姬的闲事。

他正要纵出去，却听那人又道：“本观老观主已在神堂中恭候大驾，阁下可敢在灯烛之下露面？”

无名氏淡淡道：“我本想走开，但你们如果一定要我留下，那也可以……”

说时，已纵下墙头，大踏步向神堂走去。

那个说话之人，乃是个佩剑道士，面尖颧突，双睛流转不定，一望而知不是善与之辈。

无名氏也没有理他，径自踏进神堂之内，目光一转，只见神堂中灯烛辉煌，却没有影子。无名氏心中不悦，随手向那道士抓去，一下就拿住对方手腕脉门。

那道士并非没有挣扎，只是对方手法神奇迅快，闪之不开，顿时面色大变。

无名氏心中虽是不悦，但却没有流露在脸上，使人感到莫测高深，因而多加几分敬畏。

那道士呐呐道：“老……观主……就在那边墙根……”

无名氏转眼瞧去，只见在那墙根处果然有个青衣道士盘膝坐在地上。由于他刚才只注意神堂中两边的椅子，所以不曾发觉在墙根竟然有人。

他淡淡一晒，五指轻轻一甩，那个道士站不住脚，连退数步，一交跌翻在地上。

无名氏举步走过去，但见那青衣道士面壁而坐，动也不动。一种诡异的气氛，笼罩在这神堂中。

无名氏走了七八步，见那青衣道士仍然不言不动，于是停住脚步。

神堂中一片寂静，早先被无名氏摔跌地上的道士已经爬起身，悄悄溜出外面。

大约过了半盏热茶不久，那青衣道士似是因听不到对方的声息，反而感到迷惑不解，大袖倏然无风自动，袖影中光芒一闪，随即隐没。

无名氏明明见到他袖影中有面小镜子一闪即逝，情知对方乃是藉镜子反映窥测自己的动静，却仍不做声，既不上前，也不走开。

寂静中又过了大半盏茶时分，那青衣道士身躯微微一动，镜子光芒再度一闪而没。

无名氏因凌玉姬将武功传授修心道人之事而感到灰心，所以已经回复了他那种冷淡漠然的态度。此刻他根本不把这个青衣道士诡异的行为放在心上，自个儿却耽溺在冥思之中。是以如果对方全无动静的话，他也可以在原地上站上一夜。

那青衣道士突然开口道：“施主高姓大名？”他的声音冷酷低沉异常。

无名氏漠然道：“随你的便，你爱把我当做什么人都可以……”

那青衣道士身躯微微一震，道：“这样说来，施主就是无名氏了？”

无名氏道：“无名氏就无名氏吧，你是否已把凌玉姬害死？”

青衣道士身前又闪动着镜子的光芒，似是暗中细细打量这个名闻天下的高手。

他一而打量，一面道：“假如凌姑娘已经香消玉殒，你怎么办？”

无名氏道：“把她的尸体交还给我……”他声音之中，毫无一点感情，因此谁也无法从他话声中猜出他的心意。

青衣道士道：“贫道想不到能够这样和平地结束这宗事……”

他停顿一下，见无名氏仍然没有反应，当下又道：“把她的尸体交给你并无不可，但如果她的亲人来到，教我怎生交代？”

无名氏冷冷道：“我就是她唯一亲人！她是我的妻子……”

那青衣道士突然发出泉鸣似的刺耳笑声，这一阵笑声可没有半点伪装，一听而知这声音乃是听到可笑之事，真心真意地大笑起来。

无名氏剑眉轻轻一耸，旋即平复如常。

青衣道士笑了一阵，道：“你可想知道贫道为何发笑之故？”

无名氏淡淡道：“无所谓……”

青衣道士道：“凌姑娘她分明还是处子之身，贫道亲自验过，绝元讹错，试问她怎会有丈夫？”

无名氏第一次面色变动，虎目中射出令人心悸的光芒。

他举步向那青衣道士走去，一面调气运功，聚集真力。

眨眼间已走到五尺以内，那青衣道士迅快举手向墙上一拍，一面直径只有两寸的小圆镜登时嵌在墙上，问闪生光。

那青衣道士动作好快，双臂齐挥，只见两团青色袖影向身后的无名氏袭去。衣袖上内力奇重，不亚于用手掌发出的掌力。

无名氏掌扫脚端，封住对方两团袖影，接着呸的一声，一口唾沫吐在道士头上。

他这一下自是大出对方意料之外，因此那青衣道士被吐个正着。

无名氏一肚子鄙视憎恨之念，所以啐他一口，聊以泄愤，仅是侮辱对方之意。但他一身气功何等高强，这一口唾沫力量不轻，就像一个小铁球般击在对方脑袋上。只震得那青衣道士头脑一错，几乎昏死过去。

无名氏感到对方衣袖力道倏弱，趁机变化掌势，使出修罗七诀中的“借势”大诀，掌心吐力一推。

只听“呼”的一声，对方特长的衣袖激射回去，击在墙上嵌着的小圆镜上，“啪”的一声，镜面完全粉碎，玻璃纷纷掉落。

那青衣道士只昏了一昏，立刻就恢复清醒，急急发招攻敌。他的招数诡奇之极，全是仗着双袖从双肩之上或双肋之下向后面拂击，竟不转过身来瞧着敌人。

这种打法虽然吃亏在不能纵跃闪避，可是一则坐在地上，可以让敌人攻袭的面积减少，二来招数诡异举世皆无，出手攻取部位，都是下盘极低之处，使敌人不易抵挡。因此如果那面镜子不破，抵消了不用眼睛的缺点，便反而占了不少便宜。

无名氏弯腰蹲腿，掌势忽扫忽拍，抵挡了四五招。忽然感到对方身上似乎发出一阵阵强劲绝伦的潜力，迫得自己不能移上前去。

此刻的无名氏业已身经百战，今非昔比，一看敌人功力绝世，不觉微凛，攻势略缓。

那青衣道士一面应敌，一面沉声道：“贫道以为无名施主什么事都不放在心上，哪知嗅心仍盛，也不过是平常之人而已！”

无名氏不明白他的话是什么意思，懒得作答。这时却发觉自己攻势稍缓，对方发出的迫人潜力也就减弱不少。

那青衣道士接着又道：“老实告诉无名施主，凌姑娘其实未死，不须为她担忧……”

无名氏记起对方所说“验出她犹是处子”之言，因而想到凌玉姬事后，居然仍然偷生苟活在人世之上，心中除了痛恨之外，又泛起一种说不出的憎厌。

这一刹那间，他已决定务必把这可恨可憎的青衣道士杀死，也不去见凌玉姬，径自扬长而去，并且永不再踏人江湖……

一动，掌上真力陡增，迅击抢攻。

那青衣道士双袖灵活无比，迭连向背后激射劲拍，招数诡奇无比。

不过无名氏却觉得对方双袖好破，只是他身上源源涌出的潜力却不易当。而且那阵阵潜力奇就奇在他越是急攻猛扑，就越是强劲沉重，迫得他无法移前半步，怎样也够不上部位击毙敌人。

转眼间已攻了二十余招之多，无名氏空自耗了不少真元，但对方仍然稳如渊岳，秋毫无损。

蓦然间听到外面“轰”的一响，无名氏想起神指丁岚的碧烟红雨炮，立时转身奔出神堂。

刚刚纵出门口，目光到处，只见黑漆的天空中，出现一蓬红色火雨，流转变幻，甚是好看。

门外四条人影迅速向他扑到，幻起一片刀光剑气，猛袭上身。

无名氏低哼一声，左手施展出达摩三图解中一招擒拿手法，右手使出十二散手中“千军辟易”的一个变式。

只见他左手伸处，不知怎地已抓住一个人的手腕，明晃晃的利刀反而向那人的同伴劈去。

那人的同伴惊叫一声，连忙放弃攻敌，挥剑封架，“豁”的一响，刀剑相交，发出一溜火星。无名氏此时向外一推，那人直撞入同伴怀中，都立脚

不住，一齐滚跌地上。

无名氏手劲奇重，加上深厚内力，这一推看似平常，但那两人都被他震伤，一时爬不起来。

另外两人刀剑袭到之际，被无名氏一掌扫去，先后挨了一记掌力，砰砰地摔跌开去。

无名氏举手之间，就击倒四名敌人，心中陡然涌起一阵舒畅之感，长啸一声，直向那蓬红色光雨下面奔去。

这座道观占地颇大，加以那蓬光雨高上云霄，要断定在什么地方发射，却不容易。

无名氏只是向前奔去，越过三重院落，忽听到左侧传来一阵低低的冷笑之声。

无名氏迅即纵去，身形一掠，已落在左边的院落中，放目一瞥，只见前面一道长廊，廊上正有人在动手，其中之一据门奋守，另一个身躯瘦小，头上包着一条黑巾的老妇人则要冲入房去。

这阵低沉森冷的笑声正是那老妇发出，只见她双手连续抓去，每一出手，都激起锐烈风声，可见得她功力之高，武林罕见。

那个据守住房门之人，正是早先与他动过手的修心道人，此刻已经头发散放，形势危殆，但幸而仗着十二散手的几下奇奥掌法，苦撑危局。

无名氏自然不会出手帮助修心道人，但双脚却不知不觉向那边走去，纵到廊上门边，静静看那老妇人如何夺门而入。

那个黑中包头的老妇人身手矫健，内力深厚，房门四周的墙壁已经被她的内家真力震得粉剥恶落，露出石头。

她似是想不到这个道人居然能连续抵挡她这么久，满面暴怒的神情，看也不看旁边的无名氏一眼。

修元道人心中虽想瞧瞧是谁来到，但生死悬于一发，形势过于危殆，实在无暇去看。

再说他也晓得没有人会出手援救，所以全力对付面前强敌。

眨眼间那老妇人施展出强攻硬打的手法，左手照掌快攻，右手却运足内力，缓缓向对方面门抓去。

这种打法一望而知她存心一举毙敌，所以单用左手保护身上要穴。右手则硬迫人敌人掌影之内，准备仗着精纯功力，强忍对方扣脉点抓之苦，一把抓死敌人。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无名氏忽然运聚真力，隔空一指向那老妇人身上点土

指风一发，老妇人登时发觉，迅快绝伦地抽回右手，封住他的指风。

修心道人急急施展凌玉姬所传的十二散手中的手法，一掌拍去，把老妇人迫退一步，登时又占回原位，拦在房门当中。

那老妇人冷笑一声，随手一掌向无名氏拍去，发出一股劈空掌力，呼啸震耳。

她只向无名氏攻了一掌，随即就回手向修心道人疾抓，凌厉异常。

无名氏举掌封架，“膨”地一响，震得身形微晃，不由得大大一凛，凝目猜测这个老妇人是谁。

正在转念之际，那边墙头上有人叫道：“那是恶石谷巫婆子，快截住她！”

声音入耳，竟是神指丁岚的口音，无名氏心中一动，但仍然没有出手。

接着房内传出一个娇软柔媚的声音道：“道长让开吧，她太厉害啦……”无名氏心头大震，虎目中突然射出光芒。

这一声娇声软语，正是无名氏极力想忘记，而又片刻难忘的凌玉姬的声音。

那老妇冷森森喝道：“哪一位高人居然认得我老婆子？”

喝声中双爪迅发如风，忽地伸入对方掌影之中，五指一落，扣住修心道人腕门。

无名氏也不知为何一阵冲动，施展出达摩图解中一招精奥手法，掌力凝聚击向对方面门，但手掌却沉下一点，直取咽喉要穴。

恶石谷巫婆子面色微变，她如果不放开五指的话，其势得伤在无名氏掌下。因此迫得掌指一松，向横跃开一步。

无名氏左手仍然向巫婆子发招攻袭，右手却向修心道人拍去。

巫婆子被他迫开一步，满腔怒火，这刻也举掌猛劈。

两股强劲绝世的掌力一触之下，发出“膨”的一声，登时烈风旋卷。房门上的修心道人一半是退闪无名氏的掌招，一半是被这一连烈风所迫，一阵退了两步之多。

无名氏身形一晃，抢入房内。他的身法快极，宛如闪电般从修心道人身畔掠过。

修心道人急急发招阻拦时，恰子碰上随后冲入的巫婆子，无意之中，又把那个老妇挡住。

房门口刷地落下一人，却是那神指丁岚，只听他沉声道：“道士不用慌张，我来助你一臂之力……”

话声中伸指疾戳，手法阴狠迅快。巫婆子哼了一声，回手猛抓，口中厉声道：“原来又是你这厮……”

神指丁岚冷笑道：“巫婆子名不虚传，刚才我与你动手之际，一言不发，所以你认不出我的口音。但我招数一发，你看也不看，就知是我……”

他口中说话时，双手丝毫不显迟滞，凶猛地向着巫婆子背后夹攻上去。

巫婆子武功虽高，可是她吃亏在心神不定。原来她此刻既想转身用心对付神指丁岚，把他当场击毙，以泄心中之愤。却又不想放弃这稍纵即逝的机会，闯入房内，杀死那凌玉姬。

这个老婆子目下已猜出那个武功奇高的美少年，大约就是她一心一意想找到的无名氏，因此如若被他救下凌玉姬，打后面逃跑，那时即使能够杀死神指丁岚及修心道人，也难泄心头之恨。

她这一委决不下，正好便宜了神指丁岚，趁机使出全身绝艺，抢制了先机，暂时困住对方。

无名氏冲入房门之后，只见还有内间。他一晃身已闪入内房，放目一瞥，房中有具十字形的木架，架上锁住一个千娇百媚的美人。

她的面庞仍然蒙住白色丝巾，秋波一转，见到来人竟是无名氏，不由大大愣住。

无名氏冷漠地望着她，那种神情，好像没有救她的意思。

她那对澄如秋水般的美眸中，突然流露出惊慌的光芒。

无名氏淡淡道：“我知道你是怕我不肯救你，如果你是我的话，那就用不着害怕了……”

凌玉姬眼中惊慌之色忽然敛去，低低叹一声，道：“你不救我的话，我马上就会死在那个巫婆子手中……”

无名氏点点头，道：“你的话本来不错，可是如果她早知道我不救你的话，她就不会用尽气力，想冲人来取你性命……”

凌玉姬举目向外面望去，只那神指丁岚已渐渐控制不住局势，全靠修心道人偶然发出的神奇招数，迫得巫婆子不能回手自保的话，丁岚这刻准被巫婆子迫开。

她恍然微笑一下，道：“那么你就走吧，其实那巫婆子就算想亲手杀死我，也办不到……”

无名氏迅速地把她的话寻思一下，登时已明白她的意思是说可以用毒针自杀，所以对方无法杀死她。

这种形势之下，他觉得纵然对这个女子极是不满，却也不得不先拖她救下来再说。

当下更不多言，举手揪住木架上的铁链，运力一拔，首先把她左手的束缚除去。

接着又迅快地把她右手及颈上的铁链扯开，只剩下双足足踝上的铁链，还未拔掉。

无名氏双手搂住她的娇躯之际，心中涌起一阵激动的情绪，一时竟忘记赶快把她脚下的铁链弄掉。

外面的巫婆子一面动，一面注意房内光景，正好瞧见那对少年男女拥抱在一起。

她生似受到极大的刺激一般，厉啸一声，运聚起全身功力，猛然向背后的神指丁岚击去。

神指丁岚架之下竟被她强劲绝伦的内力震开四五步之远，体内真气波荡荡甚剧。他大吃一惊，急急运功调息，缓住体内这一阵波荡。接着迅即纵起，跃上屋背，眨眼间消失在黑暗之中。

巫婆子一招震退扎手强敌，转回掌势，全力向修心道人猛劈疾抓。

她掌指之上内力沉重如山，修心道人支撑了这一会儿工夫，早已力竭，登时招架不住，噫噫直退。

巫婆子抢入房门之内，不暇击毙这个可恨的道士，仅仅随手猛劈，又把他震得斜退数步。

无名氏被这一阵猛恶搏斗之声惊醒，回头一看，恰巧见到巫婆子迎面扑到。

只见这位老婆子面容清瘦，双颧甚高，满面笼罩住凶狠杀气。那一双瘦长的手上，留着长约五寸的指甲，颜色青紫，一望而知蕴有稀世剧毒。

他已无暇把凌玉姬脚上束缚解除，急忙推开她的娇躯，转身发招，迎击上去。

那恶石谷巫婆子双爪齐发，宛如狂风骤雨，内力之强，招数之毒，武林中委实罕睹。

无名氏不似对方存有拼命之心，是以一上手就被对方这等凶狠打法迫得连退两步。

凌玉姬骇得急急把美眸闭上，不敢观看，可是又忍不住不看，便又睁眼。

无名氏宁神定气，提聚起全身功力，对付这个平生第一遭碰上的扎手

强敌。他的手法全部是帝疆四绝之一的凌波父得意绝艺十二散手以及修罗七诀，奇臭之极，加上在天龙寺石墩上刻着达摩嫡传的武功图解，他也参悟出其中三图，这时分由双手施展出来，宛如水逝云卷，风驰电掣，眨眼之间，已自稳住局势。

要知无名氏一身内功乃是传自凌波父本人，上文曾经提过，这一套内功心法，乃是凌波父最近方始参悟，当时特地传授于他，要他转而传授给他一个最亲爱之人。

无名氏无意之中得到当代奇人的心法嫡传，他本人天资极高，加以数年以内，每逢心中那阵莫名其妙的痛苦泛升起来时，就运起内功，进入忘我之境，借此减轻心中痛苦，三年以来，根基扎得深厚无比。

往昔他与别人动手时，因一来经验缺乏，二来十二散手只学得六招，并且不算精熟，所以威力有限。但自从天龙寺一番经历之后，同时又参悟出达摩心法之图解。再加上不久以前和灵隐山人蓝岳等八九名高手的一场剧战，动手相搏的经验已经足够应用。这刻施展开全身绝艺，那恶石谷巫婆子竟无法再把他迫退一步。

两人迅快地互拆了十余招，恶石谷巫婆子心中越发惊凛，暗自忖道：“这厮内功修为之深厚，居然不下于我老婆子逾一甲子的苦功，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再说他有时使出帝疆绝艺，我老婆子还认得出来，但有时使出的招式，表面上方正简朴，其实暗蕴追魂夺命的威力，看来看去，都不像是帝疆绝艺，此人今日如果不除，我老婆子再活一百年也别想报得夺我爱马之恨……”

凌玉姬忽然柔声道：“这老婆子眼珠乱转，一定是在思量毒汁阴谋，夫君可要多加小心……”

她这一声“夫君”，把无名氏听得心头大震，情绪波动，手法为之一滞。

谁知巫婆子却没趁机扑攻进来，反而不知怎地，露出一破绽。

无名氏熟习修罗七诀，擅长借势伤敌。对方才一露出破绽，他的掌势便如水银泻地，破隙而入。铁掌到处，拍在巫婆子胸口大穴之上。

巫婆子哼了一声，摔开数尺，但却不曾立刻死去，犹自在地上蠕蠕而动。

凌玉姬眼看这等惨状，不由得芳心大震，急急把眼光移开。原来她心肠最是慈悲良善，巫婆子虽是想杀害于她的人，却也不忍目击这老妇惨死。

无名氏心中震动的情绪尚未平复，但他懒得理会，转身先把凌玉姬足踝上的铁链去掉，抬头一看，只见她眼中流露出不忍之色，极力避开地上兀自蠕动的人。

这一来使他禁不住记起当日在绝壑天牢中被东海狂人来洛困住时的情景，也溯忆起其时那一段温馨绮妮的时光。

他心中突然泛起一种软软的感觉，转身走到巫婆子身边，弯腰伸手，打算把巫婆子的尸体搬出外而。

无名氏双手刚一搭在巫婆子双肩之上，那个老妇人半瞑的眼睛陡然睁开，射出凶恶狠毒的光芒。

无名氏心中陡然一凛，膝盖弯处，压住巫婆子小肚上面。

就在他心头一凛之际，巫婆子十只尖利的指甲已经分别抓住他双腕脉穴之上。

凌玉姬等了片刻；听不到一点声息，忍不住转眼瞥去，只见无名氏俯低身躯，双手按在巫婆子双肩，右膝膝盖压住巫婆子的小肚，动也不动。

她走过去，柔声道：“你怎么啦！”

无名氏摇一摇头，数点汗珠飞起溅落地上。

巫婆子也是双唇紧闭，目射凶光，凝瞪着上面那张俊美白皙的脸庞。

凌玉姬细细一看，不由得骇得那颗芳心一阵狂跳，几乎跳出口腔外。

原来无名氏的右膝已运足内家真力压在巫婆子小肚的死穴上，只要发力一顶，对方立时气绝毙命。可是巫婆子喂毒十爪也紧紧扣住无名氏的腕脉，她也是只须双爪运力一扣，不但足以抓住无名氏腕上皮肤，剧毒侵入他体内，同时爪上内力一发，也足以闭塞经脉，使他无能运气抗毒，如此片刻间便将中毒身死。

这两人都是处于举手间即可杀死对方，但同时亦将死在对方手底的紧张形势之下，因此饶他双方均是不把性命放在心上之人，却都感到万分紧张，冷汗不断沁出。

凌玉姬骇得面色苍白，几乎昏倒在地上。惊惶中举目一瞥，外面杳无人迹，那修心道人大概是因见无名氏足可抵挡住那恶石谷巫婆子，所以趁机逃走，以免被老观主来到时处死。

她一看不但没有了外援，更深恐那冷酷多诈的老道人忽然现身，那时这两人无法分开，首先遭难的，反倒会是她本人。

危急之下，突然涌起一股勇气，当下走近无名氏身边，柔声道：“你们都不要用力，闹得两败俱伤。我只想请问大婶何以要取我们夫妇性命？”

恶石谷巫婆子双眉一皱，缓缓道：“你叫老身什么？”

凌玉姬道：“我叫你大婶，难道错了么？”

巫婆子哼一声，面上神色可看不出是喜是怪。

无名氏渐渐缓过气力，也能够开口说话，当下道：“她恨我替欧阳老前辈做主，夺走了她那匹火龙驹，所以用你为饵，诱我入网……”

凌玉姬微微一笑，生似心中已有主意，显得动人异常。

却听巫婆子冷冷道：“本来我非杀你们两个不可，但目下我杀死无名氏之后，不再杀你……”

她的话乃是对凌玉姬而发，凌玉姬生恐无名氏一答话，把巫婆子激怒，闹个同归于尽。赶快道：“谢谢大婶美意，由此看来，大婶也是个极有人情味的人，夫君你实在不该夺去她的火龙驹……”

她忽地楞一下，似是想起什么事，接着：“但我记得那火龙驹是蓝岳向你借来的，蓝岳他一直与我夫君作对，因此我夫君把火龙驹夺走，自然是情理中之事……”

无名氏一听到她提起蓝岳，心头就冒出熊熊炉火，冷哼一声。

巫婆子厉声道：“不对，无名氏明知此驹乃是我老婆子相依为命的老伴，却硬生生夺走，把事情揽在头上，我可有冤枉无名氏你么？”

无名氏道：“没有，不过那火龙驹原本是欧阳老前辈的宠物，欧阳老前辈自从失去爱马之后，孤寂了一辈子。当时我想你既然夺人之爱，那我也不妨让你尝一尝寂寞孤独的滋味……”

巫婆子似是没有想到他会这么反驳回答，呆了一呆，喃喃道：“他有千百名驹良马，怎会孤独？”

无名氏道：“欧阳老前辈虽是爱马成痴，但自从失去火龙驹之后，就抛弃了所有的名驹。你要知道，凡是真心钟爱之物，决不能用别的代替……”

巫婆子默然一语，过了一阵，喃喃道：“真心钟爱之物，果真不能用别

的代替么？”

凌玉姬插口道：“你们一齐把手放了，慢慢再说好不好？”

无名氏听到她的声音，突泛起一阵刻骨憎恨，登时精暴地道：“用不着你管，走开……”

凌玉姬怔一下，道：“你怎么啦？”她本来要接着告诉地上的两人说，那玉虚观观主久久不露面，一定是想等他们拼个同归于尽。如果她一点破，巫婆子一定肯放手起身。

谁知无名氏妒恨攻心，粗暴地斥她走开，使得她忘了指出玉虚观观主的阴谋。

巫婆子也感到十分诧异，但同时也泛起一阵狂怒，厉声道：“无名氏。你敢对妻子这样，我老婆子先跟你拼啦……”

无名氏精暴如故地斥道：“不干你事，要拼就拼，谁怕死不成……”

这两人话已说僵，眼看双方剑张弯拔，一触即发。忽地外间传来一点低微异声。这一点声息传人这两名高手耳中，登时听出乃是有人迅急扑人来，陡然在半途停住身形的声响。

无名氏厉声道：“把你的帮手都叫人来，我无名氏谁都不怕……”

巫婆子、长眉一皱，还未答话。凌玉姬在一旁道：“那老道人才不进来呢，他正想你们拼个同归于尽之后，好迫我传他武功……”

巫婆子无名氏都怔一下，倏地一团青影电急扑人房来，挟着一道森森精光，直向无名氏后背急落。

无名氏疾忙滚倒，双手一用力，反把巫婆子举起来挡在上面。

那道青色的人影一剑落空，倏忽又起，剑光如冷电掣空，微一闪动，再向两人卷去。

这一剑去势毒辣，把地上两人都罩住在森寒光华之中。

凌玉姬骇得尖叫一声，双眸一闭，不忍观看。

地上的两人全是当人一流高手，早在那道剑光复现之际，就看出剑势来路。不约而同地互相借力疾翻开去，是以抢先一线之机，脱出剑光威力范围。

这刻他们仍然互不松手，生恐先放手时被对方乘机震死。

那道剑光乍落又起，这时看得清楚，只见一个陷鼻缺唇，面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丑恶道士，手掣长剑，再次向地上两人攻去。

那房中地方有限，充名氏和巫婆子已滚到墙边，仍然是巫婆子在上面首当其冲。

巫婆子更不寻思，右手锋利如刀的指甲轻巧一挑，已划破无名氏腕上皮肤，顺势放松向那道士击去。

无名氏但觉腕上微疼，不暇理会那丑恶道士，先转目瞧着手腕，只见上面留下一点乌紫痕迹。

他心中顿时大怒，一面运足内功护住另一只手的腕脉，一面运聚功力，膝头向上一撞。

巫婆子被他膝盖撞了一下，身躯陡地掀飞数尺，口中哼了一声，一听而知受伤不轻。

她正运功迫解那道士剑势，是以另一只手虽是抓住无名氏腕脉，急切间用不上全力，竟被无名氏一下子挣脱。

这巫婆子的武功毒辣阴狠异常，是以招数一发，就把那青衣道士剑势

挡了一下。

无名氏跃起身，使出一身绝学，向那青道士凌厉扑及，转眼间就把那道人笼罩在掌影之内。

巫婆子仰卧地上，喘息连声，这刻她内脏受伤，一身真力已用不上来，是以无法起身。

凌玉姬见到两人分开，虽然巫婆子已伤，却也暗暗欣慰，连忙贴着墙壁走过去，从怀中取出一粒丹药，塞入巫婆子口中。

巫婆子见到她时，眼中凶光暴射，但真气接续不上，全身动弹不得，是以凌玉姬把丹药塞入她口中时，她也无法拒绝。

无名氏虽是以全力困住那青衣道士，但仍然见到凌玉姬的举动，厉声道：“我手腕被她毒爪抓破，剧毒已侵人体内，你还救她于什么？”

凌玉姬惊得呆了，低头看时，只见巫婆子眼中凶光已敛，一时惻不透她是因为自己赠药救命之恩而收起仇心？抑是忙于调运真气才敛去眼中的凶光？

那青衣丑道大笑，声若鸟鸣，接着道：“无名氏你还不赶紧运功御毒，再耽延片刻，大罗神仙也难以挽救你所中的剧毒……”

无名氏听了这话，心中微动，掌势不觉略滞。那青衣丑道手中长剑蓦地一紧，使出一路精奇剑法，隐隐有风之声，反而抢制了先机，把无名氏罩在剑影之中。

凌玉姬空自着急焦焚，却又无从加以援手，心念一转，蹲在那巫婆子身边。

巫婆子森然投她一瞥，缓缓道：“你可是觉得后悔，想取我性命？”

凌玉姬举起玉掌，按在她胸前“紫宫穴”上。巫婆子面色一沉，难看无比。

但眨眼间巫婆子双眉大展，眼睛半瞑。

原来凌玉姬此刻正以本身内力，从巫婆子身上大穴攻入，助她复原。凌玉姬她不但练过内功，还精通医道，是以疗伤手法端视伤势如何而变化运用，比起一般武家派秘传的内功疗伤那种呆板手法，自然更具神效。

无名氏激战了二十余招，果然感到右手微微麻痹正是毒发之象。

他心神一分，加以右手转动欠灵，又处在被动之势，顿时更见危殆。

那青衣道士一张丑恶的面上，露出狞恶笑容，同时嘿嘿连声冷笑。手中那柄长剑，招数越发恶毒狠辣。

无名氏手臂上的麻痹已蔓延到肩头，心中大为惊凛。要知以他目下一身功力，偶然让武林好手打中之几拳，也挺得住。可是此刻仅仅被巫婆子抓破了一点皮肤，便抵御不住她甲上剧毒。

青衣道士趁他心神不定之时：刷刷刷连劈数剑，光华大盛，其中一剑几乎刺中无名氏肋下要穴。

无名氏内外交迫，无力再支撑下去，心中长叹一声，陡然想起唐人所作“力尽关山未解围”的诗句，但觉此刻情影宛似，一阵黯然。

那青衣道士眼看快要得手，忽然间收回长剑，头也不回，快逾闪电般跃出房外，眨眼失去踪影。

无名氏愣了一下，猛然身后有点声息，回头一看，只见巫婆子站在身后五尺以内，眼中精光闪射，身上内伤生似业已痊愈。

目光移过去一点，只见凌玉姬蹲在地上，不住地轻轻喘息。

巫婆子冷森森道：“我看你已被剧毒侵到肩，尚可自行运功闭住天池及缺益两穴……”

无名氏不暇多想，赶紧运功闭住那两处穴道，但这一来，整条右臂已无法动弹。

巫婆子又道：“可笑那玉虚观天架子一见老婆子起身，动作毫无迟滞之象，以为我业已完全复原，生怕死在老婆子一只毒爪之下，赶紧逃走。其实老婆子只恢复六七成功力，决难取他性命……”

无名氏见她没有向自己动手之意，自然不去惹她。双肩一轩，道：“那厮原来叫做天架子，总有一天撞在我手中，要他好看。那厮面貌实在丑怪的可怕，怪不得他早先一直不肯转面对人！”

巫婆子晒道：“你懂的什么，先说他的面貌，原本就丑陋惊人，加上昔年与吕飞一战，被吕飞一掌打得鼻塌嘴歪，面皮皆裂，治好之后，更加丑陋。但面目丑陋与他不转身向人却没有多大关系，听你这么说来，你一定曾经与他动过手，而他当时面壁而坐，一直没有转头过来，是也不是？”

无名氏点点头。

巫婆子接着道：“其实他是练了一种特别的借力工夫，必须面壁盘坐，方能把敌人击来的力量全部反震回去。因此敌人武功越高，所遇上的反震潜力更强。总难越雷池一步……”

“原来如此，当时我真被他唬住啦！”

“他这套功夫是在吕飞击败他之后，回观诈死，日日面壁自创出来，用来对付那些日夕想暗算他的道侣门人，正好合适……”

凌玉姬在那边深深呼吸几下，巫婆子转眼望去，只见她已缓缓起立。

巫婆子冷冷道：“你于我虽有救命之恩，但我老婆子不但不杀死无名氏，还传他闭穴抑毒秘法，保住一条性命，再加上以前那一段过节，从此不提，总算偿还对我的恩德……”

无名氏哼了一声，正要说话。巫婆子又接着道：“不过无名氏只能活上十天，除非在这十天之内，老婆子擒捉住蓝岳，或者是你们代我把蓝岳杀死，老婆子自会将解药送到……”

无名氏虽然感到她的话奇怪的很，但他心中忽然涌起淡漠的情绪，便懒的开口。

凌玉姬却接口道：“如果蓝岳死了，到何处给大婶你送信？”

老婆子一面走出去，一面应道：“老婆子这十日之内，不离洛阳，你们送信的话，可到广源镖局去说一声，自然会传到我耳中……”

转瞬间房中只剩下无名氏和凌玉姬两人，凌玉姬走到无名氏身边，轻轻道：“你觉得怎样了？”

无名氏低哼二声，淡淡一笑。

凌玉姬对他清楚的很，知道又犯了老病，当下柔声道：“我们且去找个地方，休息一会儿，也待我替你看看伤势，也许不必去求巫婆子！”

无名氏淡然一笑，道：“我没有时间休息。”

凌玉姬讶道：“你有什么事？”

无名氏道：“我要去找蓝岳拼个生死，如果我赢了他，就可找巫婆子要解药。如果死在他手上，那就不必找寻解药，你也解决了难题！”

凌玉姬讶道：“我有什么难题与你之死有关？”

无名氏心中道：“她以为我仍未知道她的全貌已被蓝岳看过之事！照她

自己的规矩，凡是看过全貌的男人必须杀死，只有她的丈夫除外……”

凌玉姬见他沉吟不语，心中也满不是滋味，但她终究是面慈心软的女孩子，犹疑了一下，便接近他身躯，一面查看他左手上的毒伤，一面柔声道：“我没有什么难题，你如果真心喜欢那位夏雪姑娘，那就等到把毒伤治好之后，再去找她……”

无名氏淡然轻晒，并不辩驳，心中却暗暗道：“你的问题多着哪，除蓝岳之外，还有一事就是早先那恶道提起说是验过是处于之身，这件事真使我想不透你怎能忍受的住……”

他听见见她低低叹息之声，低头看时，只见她美眸中一片幽怨。

他陡地记起那位埋骨黄山的凌波父，今晚他前来此地，并非单为了营救她出困，主要先把这个恶耗告诉她，以免她到处流浪，找寻她的父亲……。

可是暮然间却替她感到难过，因为他知道凌玉姬除去父亲之外，就没有一个亲人，此刻已是孤零零一个人活在险恶的世上，当下渐渐浮起同情和怜悯之感。

凌玉姬哪里晓得这位名份上的丈夫，心情有这许多变化。

她细细查看过他所中的剧毒，盘算了一会儿，道：“假使你不坚持要走开的话，我便和你找一个僻静安全的地方，然后替你放血清毒，倘使运气好的话，说不定可以很快就医得好……”

无名氏摇摇头，道：“你不用担心我的问题，我即使死了，只不过像蚂蚁一样，元足轻重……”

凌玉姬迷惑地望住他，道：“但你在别人心中并不像蚂蚁那样贱……我宁愿代替你死，不知你相信不相信？”

无名氏不肯直接答复，道：“我活着有什么用呢？”

凌玉姬道：“你的武功一日千里，目下已经能与天下最难惹的三个人并驾齐驱，假以时日，说不定可以和帝疆四绝一争雄长……”

无名氏长眉一皱，觉得难以决定是否立刻把她父亲已经去世之事告诉她。

他身受凌波父救命之恩，并且传授他最深奥神妙的内功心法，因此才有今日的成就。

此恩此德，决难抹煞。因此如果凌玉姬真是他的女儿的话，他可以为她做点事，借此报答……

凌玉姬揪住他的右手，道：“走吧，我们找个安全的地方……”

无名氏耸肩道，“现下洛阳城内的武林高手云集蚁聚，我又没有朋友，住客店更不妥当，何处是安全之地？”

凌玉姬也没有熟悉的人，只好默然望住他。

无名氏寻思了一阵，道：“你跟我来……”

他当先向房外走，外面闯静无人，但他们可不敢冒险打正门离开。且喜无名氏虽是一只手臂麻木不仁，但一身功夫仍在，于是用右手抱住凌玉姬，跃上屋顶，奔到街上。

这时已是四五更之间，街上没有丝毫人影，无名氏抱住凌玉姬迅快向城北奔去，不久，已到了一座镖局门口。

凌玉姬吃惊地在他耳边低声道：“这可是巫婆子所说的广源镖局？”

无名氏摇摇头，临到切近，凌玉姬才看清楚那是运通镖局。

他逾墙跃了进去，闪到最后的一进，找了一会儿，突然闯入一间上房

之内。

他来运通镖局就是要找唯一有点交情的胡局主胡冠章。不过他却不晓得胡冠章住在哪个房间，找了好一阵，发觉这间上房最是宽大华美，便闯了人去。

无名氏先把凌玉姬放下，伸手挑亮油灯。内间已发出些微声响。

无名氏低声道：“胡局主在不在？我是无名氏……”

内间一条人影闪出来，正是那胡冠章。他一见到无名氏，喜得跪下拜谢。

无名氏连忙拉起他，道：“我一只手已被巫婆子毒爪所伤，现在急于觅地医疗，因此想到胡兄也许有法子可想……”

凌玉姬盈盈走上前来，无名氏只好替他们介绍，先说了胡冠章的姓名身份，继即向胡冠章道：“这是贱内……”话声微顿，接着道：“她就是最近颇有名气的凌玉姬。”

胡冠章连忙行礼，说了好多仰慕之言。旋即引领他们，从后门出去，左旋右转，走入一座花园内。

那座花园占地颇大，内有假山流水，影色幽雅。胡冠章指住侧面一幢小楼，道：“本宅主人就是洛阳聚珍庄金老板，他与在下私交甚笃，是以得知这座小楼元人居住。”

他提起聚珍庄金老时，虽然发觉无名氏眼露光芒，却没有十分注意。

“贤伉俪且在此处暂候顷刻，在下这就去与金兄讲一声……”

无名氏当然认识金老板，而且明知天下武林高手都在查追的颜家失宝千里眼及解谜之钥玉猫均在金老板手中。他原想离开此地，可是一则天已近晓，时间元多。二则此举也许会惹起胡冠章疑心，反而泄漏了这个武林大秘密。

凌玉姬低低道：“啊，那幢小楼看来美极了，白天想必更饶佳趣……”

无名氏心意一决，当下道：“如此有劳胡局主了，不过那金老板虽是生意之人，却也不必向他提及我们的姓名来历，胡局主可办的到？”

胡冠章一拍胸膛，道：“这点小事，自然办的到啦！”

胡冠章去了一会儿，就转回来，手中提了一串钥匙，交给无名氏，道：“两位先上楼去，在下赶紧趁天色未明，亲自去弄些食物清水来，夫人如有特别之需，请吩咐下来，一并办好……”

凌玉姬平生第一次被人叫做“夫人”，心中喜悦之极，道：“岂敢当得吩咐两字，就请局主带个小火炉及木炭来，以备疗伤之用……”

胡冠章急急去了，凌玉姬偎着无名氏向小楼走去，道：“我心中快乐极了，你可知道？”

无名氏淡淡一笑，道：“什么事值得你这么快乐？”

凌玉姬轻轻道：“第一是你向别人家承认了我们的关系，我时时怀疑你到底肯不肯将我认作妻子，使我烦恼非常，但以后我用不着再想这恼人的事啦！”

无名氏道：“第二件呢？”他的话声中一片淡漠，纯是敷衍口吻。

凌玉姬却不介意，按着道：“第二是那位胡局主称我为夫人，这是我平生第一遭被人称为夫人，心中觉得又陌生又高兴……”

无名氏只哦了一声，两人走了几步，就踏入院子之内从大厅后面登楼。

他们在房间内先把窗帘门帘放下，才点上灯，只见房内打扫收拾的十

分干净，不似无人居的样子。他们只休息了片刻，胡冠章已带了许多东西来到，放下之后，便匆匆告辞走了。

凌玉姬欢愉地在房中走来走去，过了好一会儿，才坐在无名氏身边的床沿上，道：“假如这时就是我们的家，我已经十分满足啦！”

无名氏想了一想，道：“那么你还要不要找你父亲？”

凌玉姬怔一下，随即道：“我不知道，也许我应该回去一趟，设法留下消息，好教他老人家知道……”

无名氏脑海中想起那位已死的老人，不禁对凌玉姬深深同情怜悯起来。暗自忖道：“照这种情形看来，我应该和她在一起，那就不必告诉她那个恶耗。至于蓝岳看过她的全貌及天果子验过她是处子之身之事，我也忍受下来就是。”

话虽是这么说，但他一想到蓝岳和天泉子两人，心中就禁不住焚起怒火恨焰。

凌玉姬注意地望住他，见他沉思之际面上的表情忽而坚毅，忽而凶暴，使她甚是迷惑不解。

她轻轻道：“你忘不掉夏雪么？”声音温柔异常，竟不敢流出丝毫妒嫉不满的意思。

无名氏没有回答，她幽幽叹口气，道：“那一天在天龙古寺门口见到你们时，竟是那么亲热，而你未这样对待过我呢……”

她把面上纱中揭下，露出美艳绝伦的面庞，无名氏看她一眼之后，便移不开眼光。

凌玉姬被他看的有点不意思，含羞一笑，道：“我可是和以前不同么？”

无名氏想起天泉子，忍不住冲口道：“当然不同，你已改变了很多……”

凌玉姬讶然睁大美眸，道：“什么地方改变了？”

她的一频一笑，举手投足，都美到极点，但她越是美丽动人，无名氏就越发难以遏抑心中的妒恨。但他最后还是忍住了，只淡淡道：“大概是很久没有见到的缘故吧，我也说不出……”

凌玉姬展颜微笑，接着铺被叠枕，体贴地要他躺下，她自己也躺在他身边，亲昵地挨在一起。

阵阵香气扑入无名氏鼻中，加上娇软的躯体，使他暗暗激动起来，顿时忘记了一切令人心烦意乱的事。

也不知几时，这一对仍然是名份上的夫妻双双入睡，直到中午时分才醒过来。

凌玉姬从胡冠章带来的一大堆东西中，虽然找到面中等物，便湿点清水，替无名氏擦脸，接着弄点食物，权作早餐。

她服侍得极为体贴周到，神采焕发，眉梢眼孕含着春色喜意，无名氏本来想冷冷对她，后来忽然想到自己不过活上十日，现在只有九日光景，何不索性让她元忧元虑地度过这短短的光阴，于是不但一切由得她去管，也不向她浇冷水。

很快又过了两日，两人在闲谈之中，把各自的遭遇都说出来，因此凌玉姬才了解无名氏其实没有爱上夏雪。不过她却没有对无名氏提及蓝岳见过她全貌及怎生查验她乃是处于之事。

无名氏也不触这两个足以令他们破裂的问题，这刻他已深深缱恋于无限温馨之中，这种温馨由于仅仅是精神上的契合和满足，更加令人感到回肠

荡气，铭心刻骨。

到了第五日的早晨，凌玉姬动手去生火炉，正在引火之时，无名氏把她唤到身边，道：“你生这个火炉，可是要为我放血验毒？”

凌玉姬道：“正是，我会先用金针刺穴手法，使你丝毫不觉得痛苦……”

无名氏道：“你可有把握，要多久时间？”

凌玉姬道：“放血驱毒之法一定奏效，但放血之后，仍有余毒附在骨上，那时就要看我父亲的乾清涤毒丹能不能清除余毒了。至于放血驱毒之法，大约需要一昼夜之久。”

无名氏迷惑地道：“你爹的干清涤毒丹的神效我已见识过，的确十分高明，何以你早不取出试一试？再者你说放血驱毒之法一定有效，只怕余毒附骨，假如乾清涤毒丹解不去余毒，又会怎样？”

凌玉姬道：“乾清涤毒丹虽然可御千毒，可是这种专门淬炼的毒爪，可就没有把握了。假如贸然试，此药服下之后，就算解不了毒，也能遏制一时，其时表面上似是把毒解掉，其实却潜布全身经脉之内，等到发觉不妥，已没法解救，所以要先用放血驱毒之法……”

无名氏点点头，道：“我懂了，你是先用这放血驱毒之法，保住我一条性命，然后再设法消解余毒。假使乾清涤毒丹无效的话，我仍不至于中毒而亡。此意本来甚佳，但倘若灵药无功的话，余毒难除，却有何后果？”

凌玉姬道：“那样的话，你就无法施展武功，变为普通的人一般。最多也不过每年要在床上瘫卧上三数十日而已……”

无名氏微笑道：“听起来似乎没有什么不妥，可是我却想到一件事，那就是以我这样一个家无恒产，居无定所之人。如若每年要瘫卧床上三数十日，这些日子不知在何处度过才好，即使有个容身之所，只怕到头来仍得饥饿而死。”

他虽然微笑地说着，但话中之意，却蕴含无尽凄凉辛酸。大凡流浪天涯的人，最怕的就是病倒床上，其时贫乏迫人而来，加上无人照拂，潦倒凄凉，莫过于此。

凌玉姬不知不觉流出两行珠泪，满面幽伶之色，另有一种楚楚动人的风姿。

“你何必这样说呢，难道我还会离开你么？”

“话不是样说，假使我要靠你养活的话，我宁可是不活……”

他淡然一笑，又着道：“再说你身为女子，有什么法子可以挣钱来养活……”

凌玉姬哑口无言，失神地望着无名氏。

无名氏叹口气，道：“假定我愿意任你摆布，也肯被你养活，然而我一旦肯活下去的话，就是个自尊心极强之人，以后的岁月中，我一定变得脾气极坏专找麻烦的人，试问你可能忍受得住这种折磨。纵使能够，但忍受得多久？”

难题像波浪般一个个冲涌而至，千古以来，最难解的还是人生之谜。

凌玉姬缓缓道：“这一点倒不须考虑，一个人最多不过活上一百岁，我这一辈子都会像现在一样侍奉你，决不后悔，可是，要我挣钱养家，这问题却不易解决。谁肯用一个面上永远用纱中遮住的女人？”

无名氏心中泛起一阵难过之感，只因他一方面深深为凌玉姬这种舍己的爱情而感动。

但另一方面，提起丝中遮而，他就想起蓝岳。这两个对立不相容的情绪激起心中阵阵波澜。

凌玉姬发觉他面色很坏，便安慰他地笑一笑，道：“这些事到时自能解决，现在动手解毒要紧……”

无名氏摇头道：“不行！你把乾清涤毒丹给我试一试，若是把毒解掉，自无话说。

如若不然，我尚可趁这三数日时间，找蓝岳一拼。”

凌玉姬再三劝他，都不能摇动他的决定，当下只好取出灵丹，给他服下三颗之多。

